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九册目次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四十五卷四十八）（二）

〔明〕朱國楨輯

明刻本

朱國禎輯

閣臣

國朝閣臣惟三楊和衷南陽深不滿于文貞歷數其短洛陽餘姚共事遇明主號稱極盛旋遭逆瑾其患難卒得令終長沙委蛇補救甚多新都承其後卓然名世南海能揣已讓賢千古僅見永嘉剛愎逼逐鉛山鎮江幾無人理分宜陷貴溪至死華亭柔分宜而傾之凡若此者原非同調便生異心小者逞口舌大者動殺機勢逼使然潛心獨運然未有新鄭之知江陵與江陵逐之之

狠者大權驟握必危高位久居必跌此後出以和平持以黽勉受腹心之寄而猜疑乘之牢事權之柄而議論侵之扃又大變矣

嚴分宜殺夏貴溪（以後書縣或書姓取便）獨當國雖有許靈寶張茶陵不久于位徐華亭副之凡十餘年委蛇相從而嚴懲前慮後得挨頭殷勤從中默默救正甚多四十一年嚴氏敗徐遂當國請添閣臣不允惟袁慈谿同事四十四年嚴世蕃市斬慈谿亦卒請添又不許尋吏部尚書得入者二人亦未久即歸先三十一年二王出就婚裕邸講官用編修高新鄭簡討陳西充景王皆簡討示別然人言藉藉謂嚴有二心世蕃一日造新鄭曰某父子事二府低昂在心因　主上多疑外間形蹟不得不少渾合乃聞殿下微有介介何也曰某史官之長頗有虛名尊公推擇首用進講此默寓東宮之禮殿下亦深識此意但不敢明言即中外意下亦自曉然公何所聞爲此言且休矣某在此可以相信矣世蕃實以新鄭伉直有懷即吐故以此試必徵詞色應之事貞情肇大喜而去然實小煽動其説益長甚有撫拾語即較尉酒食小過報于錦衣陸炳上之炳亦欲因此探向背疏入候苑門外　上覽而呵曰炳大膽得無驚動哥兒鄉去不省

炳爲驚悸嚴亦心死而外亦竟無知者方士陶仲文聽選時故與新鄭相遇下其必貴至是來通殷勤却之曰公天子幸臣某王府老長史也交結近侍國有常刑獨不鑒覆轍乎既自負才氣侃侃日益發舒每進講聲宏語壯昂立班中王傾聽敬禮殊甚嘗問曰余出藩先生資高能屈同行坐僉事下乎（長史與僉事同品坐其下此舊制也）即首曰殿下無爲此言惟益起孝敬以人合天必有大福將官府雖隔絶而小豎覘報無虛日　上悉其狀凝然不發一語雖殺楊焦山郭中允而意又已大定矣言亦益引嫌移居傍王邸與朝士日遠舊知契同年皆以一官目

之不復加意惟張江陵數過從慷慨譚天下事人莫能
測久之陞爲祭酒凡邸中有事雖夜半必馳馬問之于
嚴氏爲門生進見頗露桀驁態覩世蕃茂如嚴生辰同
鄉皆集高往候送出徐日有古詩二句恰相似嚴問何
詩曰大雞昂然來小雞揖而立蓋俗謂江西人爲臘雞
頭也嚴大笑無如之何又心薄華亭形跡甚疎雖曲意
相待終不屑徐已積資至侍郎學士稱邸天表非凡天
序已定景邸之國卽覺無東宮之稱而有其實高勢亦
日重乙丑典會試　世廟多忌諱各鄉試以句字犯而
得罪者甚多有杖死者邸中第一子生入直侍郎閔如

霖賀表中云慶　賢王之有子賀　聖主之得孫　上
大怒劍擊其疏曰可斬渠先子而後我降俸三級出爲
南禮部尚書慈谿其門生也止之曰師旦夕大拜一去
南不可復至矣蹙額曰吾以逃死諸子自爲之其危陵
如此至是高孟子題一節中有民之秉夷句北虜方疆
歲歲入邊　上憂之甚督撫以下死者已數人見之震
怒曰夷有何德而好之以問華亭曲爲解將去得君
上亦春秋高漸平恕乃霽威若一二年前必重得罪雖
救無所用力矣明年三月以禮部尚書同吏部尚書郭
安陽兼大學士參機務徐引之也明知瀋邸必嗣位以

此收之事徐無加禮且侵之徐曲恐若不聞又明年十
一月　上疾給事中胡應嘉彈高不忠二事一言拱拜
命之初卽以直廬爲狹陋移其家屬西安門外晝夜
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一言　皇上近稍違和大小
臣工莫不籲天祈祐拱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
動臣不知爲何心拱疏曰臣進閣內直得賜直房前後
四重爲楹十有六從來入直之臣並未有此而臣獨得
之方自以爲奇遇乃謂臣嫌其狹隘豈人情乎緣臣家
貧無子又鮮健僕乃移家就近便取衣食爲久侍　皇
上計不意科臣借此誣臣在直諸臣每遇紫宸殿展禮

必攜所用器物而去旋卽移回相率以爲故事而科臣
又借此誣臣尤爲不根應嘉前此本無怨于臣每見亟
稱臣爲大材近因臣所親工部侍郎李登雲被應嘉劾
罷疑臣憾之遂乘間論臣忌臣之入直而乃以爲出直
昔則稱爲大才而今則論爲非才情態反復如此惟
皇上裁察疏入會　上病未省華亭票擬著供職批出
應嘉揚州人與徐同鄉益致疑謂應嘉承望爲此兩人
隙始構互相根排小人交鬭其間幾致黨禍實此一疏
啓之越三十餘日　上崩徐草遺詔建言者召用郎錄
見監者釋放方士各正刑章又盡撤西苑諸殿扁額尚

大不平謂發揚　先帝之過且云所草一字不涉華亭
徐曰趙結處亦無不通高攘臂而出　穆宗即位改元
二月應嘉劾吏部尚書楊博曲庇鄉里考察不公以私
憤論給事鄭履御史胡維新徐謂應嘉黨護同官挾私
妄奏首犯禁例擬　旨黜之臺諫疑出高意給事中歐
陽一敬論救語侵高下所司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
芳等復以為言徐奪于衆論亦自悔改擬調用而高又
疑一敬之疏徐實與聞嫌隙愈甚京察拾遺南疏至高
亦與焉前此所未有也　五月御史齊康劾華亭陰邪
貪位專權蠹國狀復言　先帝往欲建儲階堅執不可

及　皇上登極有疑懼心遂詐稱病以嘗　上意又與
大學士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令階春芳
安心視事於是階疏辭言齊康劾臣過惡皆曖昧之事
謂父子請托則各部當事之臣可以召問俱不必與辨
至　建儲一事係臣臣揣尤為妄誕臣昔在禮部曾四
疏請立　東宮不報及備員內閣　先帝嘗問及傳繼
于是恐啓他衅以故不敢贊成而　皇上之仁孝曾懇
為　先帝陳之至今繳進御札及臣所藏皆可查對亦
何待臣之言而後明耶獨臣父子叨逾已極展潰虞盈
昔人所戒乞罷臣父子官以謝言者　上曰卿夙効忠

懇朕已久悉茲當初政方切倚毗豈可遽以浮言求退
宜遵諭即出供職是日春芳亦具疏乞休　上並溫旨
答之不允於是科臣陳瓚歐陽一敬等道臣凌儒張槓
等交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而大理寺丞
海瑞言階事　先帝無能改於神仙土木之悞畏威保
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亦有
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于拱左都
王廷言拱前後被論不行引咎輒復遲辨以故言者不
已康懷奸挾私黨邪誤國不重治之無以慰人心定國
事是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等各奏康妄言

上納其言乃重譴康而諭留階始康疏上科道諸臣集
闕下相與唾罵之二敬尤不勝憤首疏論康而康亦論
一敬互相指為黨邪譁然攻訐無復忌憚高前後疏辨
詞旨頗激言者益衆極言醜詆連章特疏不下數十其
持論稍平者勸　上亟賜拱歸以全大臣之體而其他
輒目為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劍誅拱以必去
拱為快御史趙按在遠方者轉相倣傚非不言衆共趣
之大抵隨聲附和而已高既稱病乞休疏屢上　上為
遣醫診視宣諭賜賚恩禮有加終不出求去益堅乃報
許馳驛還仍賜白金文綺行人護行明年七月給事中

張齊劾華亭事　世宗十八年神仙土木皆所贊成及
世宗崩乃手草　遺詔歷數六過階與嚴嵩處十五
年締交連姻曾無一言相忤及嚴氏敗卒背而攻之階
爲人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者諸邊告急畧不省閣惟
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　上曰徐階忠誠體國朕所素
鑒張齊輒敢肆意詆誣調外任用徐數辨求罷略言修
撰玄文臣不能獨辭何所逃責永壽宮之燬臣見　先
帝寢居無所又係　成祖舊宮似宜修復委實不能諫
止亦無所逃罪其餘三端夜升一節巳經下部覆准施
行而臣等遇　皇上登極之初擬上詔條先巳及於招

徠去冬會議防邊又巳申明其說中間行之力與不力
乃在邊臣非臣等所能代爲也前歲　先帝所頒　遺
詔草雖具于臣手然實代　先帝言也臣不自量欲于
文字之間成　先帝之盛德贊　皇上之新政是以有
蓋愆成美竊伏後賢等語實非敢彰　先帝之失也臣
與嚴嵩同官安能盡與相違然中間勸諭調維固亦多
矣其後事敗御史鄒應龍林潤等據公論以劾奏于外
三法司錦衣衛按公法以議擬於中　先帝秉公道以
主張於上古者大義滅親誠以國家爲重也推齊之意
則爲人臣者必當不顧君父而惟私交之是重然後爲
君子長者之道歟斯則於人臣之大義未明者也臣淺
才薄德無補　聖時嘗累疏求退玆益何顏立于百僚
之首伏乞　聖明削奪以謝言者疏入　上令即出視
事不必再辭再疏乞休得　允左都王廷等乃發齊奸
利事言齊前奉　命賞軍宣大時有鹽商楊四和故與
齊父棟相善齊入其賂數千金還爲言恤邊商華餘鹽
等數事皆窒礙難行爲階所格四和見事不遂復抵齊
父索金賍跡頗露齊內慚且恐得罪乃借以攻階爲名
驟亂無狀宜正刑典疏入　上以齊既受財枉法令錦
衣衛逮齊父子及諸疏內有名者送鎮撫司鞫實以聞

後皆遣戍尋釋爲民徐既歸閣中止李與化先芳與張
二人李和厚不爲衆所忌自狀頭凡十九年入閣張明
慧深刻華亭號知人深賞別毋舘中事請進止必曰問
張太岳張亦數數告歸郎二王講官之選不與至嘉靖
四十二年尚爲諭德時修承天大志徐以少師李以少
保總裁纂修者止張一人猶以前銜供事越一年官與
李相次叅徐之優遇如此高亦深知之過從靡間議論
多相合方爲祭酒張爲司業僉繆寄張謂高曰若撥亂
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節時擬此此公之事吾不能也抑公才敏而性稍急

若使吾君傚效帝弦之功亦不可無閒者以爲確論然
華亭精審輸心腹其交不替高爽明而蹤名高位尊引
重藉之同升相形相軋待問而發終非好相識者而徐
在事久家富傳言有田十八萬畝諸子嗜利奴僕多藉
勢縱橫蘇州太守蔡國熙清勁執法徐主僕出没其閒
有所干請不遂又捷其僕蔡一日以事如松群僕裸而
逐且詬之至是蔡轉蘇松兵備繩以法不少恕瑞亦僉
都憮應天方瑞下獄階實用意保全其初擬罪故令法
司重之嘗　上意益　上懷疑凡輕擬必重處重則沉
冷未即從階探得要領從中斡旋瑞既得留中深感之

而人譸張謂徐欲殺瑞瑞頗　上聖明不聽固怨入骨高
故遣之修怨而瑞擢巡撫高尚未出山也惟瑞專抑豪
强來訴者無不准行勿論虛實有司承風斷給徐氏尤
多諸子至囚服待理徐令人持刀侍側有急即自裁人
皆危之此際紛紛難以口舌勝尋趙內江貞吉入閣十
二月吏部尚書楊博致仕起高理閣務攝吏部事內江
起廢以禮部侍郎掌詹府　上方幸學祭酒胡杰不任
調去趙有威儀善談說署監事進講朗朗　上屬目已
陞南禮部尚書十日問曰舞而善講者何在仍召還大
拜　上在宮中每每念高不置故相次發言趙在京即

屢任凌强視之若無高繼至强極言趙之横且曰公進
至兩月不能待矣趙亦嘗强之短高爲兩調停解而趙
喜任事吏張京管與兵部尚書霍冀交訐冀勒婦嘗務
竟亦仍舊高待之無所左右遂相失高既掌吏部不自
安會左都王廷致仕以趙掌都察院欲照嘉靖丙辰年
考察言官其時閣臣李本署吏部奉嚴氏指專行都察
院不得與至是趙上疏以爲不可高請會同示公且平
其氣比蒞事議不合大訢然終不能勝高遂爲高門人
給事中韓楫所劾有庸横大臣之說趙奏楫言官也其
惡臣之深者直爲近日乞止考察科道一事與大學士

拱意不合益拱欲藉手　聖諭以報復私憤故臣冒死
陳請以阻其謀既不得　命即至吏部同拱等考察蒞
視惟拱言是聽楫謂臣極力救解恣意抵排者何人考
察之事其容楫亦在數中果何人以此言告之又劾臣
爲庸横夫人臣庸則不能横横非庸臣之所能也　上
以拱權大重故畀臣彈壓之司以分其權此明君御臣
之術也僅以此一事與之相左其他壞亂選法縱肆大
惡耶然在人耳目者尚噤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如此
臣直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謂横也已僅隔日趙與致仕
殷士儋入閣又與高競未一年亦去高出理部事入參

闢務興化爲首揆受成而已遇大事立決高下在心應
機合節人服其才比于排山倒海未有過也惟恩怨太
明與同難化并遺詔亦有所翻如方士王金等免刑加
恩及加秩者亦爲報罷皆自華亭起見人莫敢爭又念
張齊欲直其事齊上疏自白則韓楫已爲吏垣都給事
中矣疏下刑垣倒有抄送有抄參甚者參褫舒化爲都
給事中持之欲褫其奏楫強爭謂自古諫官論罷宰相
因而受害俱是常事然未聞直坐賍罷官謫戍者今宜
法司究虛實實則罪無所逃不則辨明量還其官舒終
不聽亦會舒以他事陞參政齊再疏送部補官年中得

爲順天治中而楫驟信用越資居省臣之長頗規以無
念舊怨一切當持以平初聞亦自悚然比臨事意有所
之都不復覺亦生性然也聲勢既重于徐似亦相忘而
張齊一案顯爲之標徐頗震駭傍觀者愈揣摩尋釁陸
光祖方以少卿家居深爲扼腕陸先在吏部每以事與
徐力爭必申而後止徐每每優容至是獨造其家存慰
且解之各司風指不可承奉攻訐不可又開聞者頗爲
感動并詰瑞曰公在朝固有持平之論今撫此土使元
老不得保有家室是誰之過愕曰安有是或徐氏自取
其奈之何姦素以秋肅當陽春心雖無他爾則甚今竟
不克從中少加委曲也居無何瑞在事苛碎被劾高薦
言志大才疎原官調督南儲朱大器代蔡國熙亦調山
西督學徐事稍解而京中店尚未收傳言有本十四萬
方

世宗末年多妖寇潛入京師奏聞官軍往捕不能
得徐益以家人乃就擒于是門下頗藉武健士備非常
至是尚往來道路小人流言謂將不利于高頗惑之一
日韓楫來見聞槩呼之聲甚厲蹔出見色猶不平問盛
怒爲何曰徐老我未曾尋他日遣人來京圖我楫曰且
息怒天地間豈有是理　朝廷宰輔豈容易使人害
得色少霽因曰無信小人架捍此輩造事端踵門求見

激怒往往皆然高意乃解既別適一聽事人犯事當笞
楫試令曰今一罷閑主簿潛居某處營求害人果能訪
出當貸汝罪其人去少選報曰有數人不知幹何事見
在對來楫即令擒之給事宋之韓亦至恐有隱匿脫放
亦自隨去果獲二人其一顧紹爲徐諸子虐害赴京陳
訴徐遣人馳解正索重賄其一孫五原舊掌詹禮部尚
書孫承恩家人投徐掌京店者凡往來簿帖俱搜至中
一禮帖係蔭子知府孫克弘送首揆二百金求河東運
使首揆其父門生也遂以二人付兵馬司聞于高曰欲
重處則科中奏聞行法司提究若從寬則當令巡城御

史發落高曰只令徐老尙說吾害某若行法司益不可
解盡焚諸緝帖御史王元翰兼孫克弘龍獸顧紹孫五
元軍而舖中星散搶掠幾盡徐致書求解答書猶引乙
丑試題爲感謝又從傍調停孫元泰亦中辛未進士遂
得安枕矣高決策定貢市合七鎭爲一歲省邊費百餘
萬挹安圖育出就理畫平兩廣諸變一時經畧俱慨直
任皆有成功然興化不勝迫辭位去高居首當選內閣
而帚之不疑既辭請柔閣臣皆不許獨張一人辦事素
與內臣交通司禮太監馮保狡黠陽子子附名義張頁
心結之倘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每招致於家密謀傳

達高不甚防于部務方有大振飭張乘之暗收人心所
用則曰我薦之也所黜曰吾言而不聽柰何楊太宰復
起理兵部事冀還舊席高殊快意亦慫高令于張總兵
慮南塘繼光俞虛江大猷征倭立功有名張甚向之俞
在廣東被參革任甫半月言于楊即推福建總兵科謂
大猷前日之革是則今不當推今日之推是則前不當
革雖泛論實侵兵部參將金科朱珏贓罪巡按論劾兵
部覆行巡撫勘問撫臣何寬下運使發牢家方徵浙兵
繼光奏以二人赴浙聽副將胡守仁統領往邊薊俾巡
按所劾不當下巡撫又不當屬運使御史又以爲言楊

無以解張亦出謳自言于高乃得寬六年閏二月 上
御門疾作還宮（視大政末卷）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
三日高以東宮幼而講官新選無慣熟者請五日一入
看張嗾保官于 上每日輪一人自此畧試與同矣尙
寶司丞劉奮庸疏五事一曰總攬大權言先帝英明果斷
恩威莫測臣下斂手無敢弄權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
之所奉行人才之用舍國是之更張果出于宸斷乎協
于公論乎卽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只圖身便朝廷
名器本礪世之具而輒以市恩 先帝之世孰敢爲此
乞大奮乾綱獨觀萬化則政柄不至偏重益爲高而發

也給事中曹大埜劾高大不忠十事言前 聖體違和
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曹金飲酒作樂一也 東宮出
閣講讀拱止欲三八日叩頭而出是敢于自尊無人臣
禮二也自拱復用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除黜殆
盡善類一空三也曹金無一才能乃自副使陞刑部侍
郎給事中韓揖其親愛門生也歷俸未久以承指而超
爲右通政四也科道乃 陛下耳目拱每當選授卽于
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過失五也結言官爲腹心凡
陛下微有取用卽交章上奏主拱罪惡皆隱諱不言
六也久掌吏部凡黜陟去留不恤清議肆權之專過于

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類亦甚于嵩七也副使董文
采餽六百金即陞爲河南參政吏部侍郎張四維餽以
八百金即取爲　東宮侍班招權納賄贓迹大露八也
沈鍊論劾嚴嵩譎發保安楊順路楷受指阿意誣鍊勾
虜無辜見殺此順楷論死天下稱快拱乃受楷千金强
辨脫死衆皆不平九也操江吳時來在　先朝抗疏論
嵩所謂忠臣也拱以私恨借一小事黜之大學士徐階
受　先帝顧命古所謂元老也拱以私恨乃多方害之
必欲置之死地至于大監陳洪之閑住出自　宸斷拱
與洪密嘗諷官官欲爲報復倫答歸順惟　聖威所致

拱乃揚言于人而歸功于已十也大楚本少卿曾省吾
門生曾則張同鄉最相厚者御史張集獨劾大楚傾陷
輔臣內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　先帝
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
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
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保匿之
不發遣內官至閣曰　上位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
世將欲廷杖集在朝房聽挐分付後事謂必死矣竟寢
集疏與臺省彈馮保五顆史俱削去科道皆欲論張疏且上高亦上之方
待罪九卿科道並上疏保留給事中徐嶽桂疏劾喬庸

怨望譏刺程文又盛頌高摘大楚疏一一辨析待　旨
喬庸降二級調外大楚爲乾州判官張知不能掩自往
請罪高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
曰遺詔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
保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
張益俛首願赦罪容改過乃推尚書高儀入閣益有人
在傍不無顧忌也五月二十六日庚戌受顧命　上崩
六月十一日甲子　上即位改元十四日丁卯高上新政
五事庚午高遂被逐以上詳大政未卷　庚午高儀卒凡高所厚
者次第黜去而楫爲之首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執之則無鬚男
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
曰自戚總兵所來閣票著馮保鞫問保令人以刀劍各
一置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廠藉之密語大臣曰汝只說
是河南高老使汝來刺　朝庭我與汝官享富貴隨屬
一心腹毀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大臣朝夕同處共
飲食唆行前討又敎之誣稱高老家人李實高本高來
同謀保發廠校五名至新鄭挐此三人硬成其事原非
張本意又難與保異同復疏請令追究主使中外大駭
謂居正實主之楊傅已轉吏部尚書言于張此事關繫

內豎絡繹至對之作槃曲狀扶以僕隷叩頭彊之立而
受曰此頭寄上馮公公也客議起徐華亭代首揆以僕
終制二次輔阿指引奪情例以聞褒答日赴請勉留又
遣吏部尚書張瀚往諭六卿而下匯門如織保留之疏
南北大小衙門幾徧內閣官送本票旨卽舉筆曰機務
不可緩也內使就喪次問某事某官張先生云何具以
對凡三疏卽言守制是常情小節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何惜瞽議乃允留京以次子馳驛回籍營喪
事十月彗星見芒長數丈赤光亘天大內火十八日編
修吳中行疏星變非常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

天意而順然後天變可消居正乞歸守制是舉也萬古
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覘聽攸關居正謂父子相別十九
年則子之由壯至强由强至艾與其父從衰得白從白
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外遂成
永訣乃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　皇上必欲其違
心抑情啣哀茹痛於廟堂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調
元熙載或者非其情也刱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四
海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可以正萬民　皇
上之所以必留與居正之所以不容不留其微權深意
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遐觀遜聽之夫拘曲守常

之士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名安能家喻戶
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
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尊敎用協丕式或者
非其理也居正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
法度夫宰予短喪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
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喪正聖賢
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庸人小
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
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
日不去之謂且當時諍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

題之疏方以討問遂以例請諉矣台省諸諫臣乞留之
疏實爲贅詞允睞成憲抑又誘矣然則奪情正非祖宗
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十九日簡討趙用
賢疏昔楊溥李賢在先朝省母還家賢旣已回籍奉旨
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　陛下
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朝庭政令賴以叅决四
海人心賴以觀法者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
惚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
遜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必有不能
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勳望積之數年而

陛下顧欣之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憑而爲此也臣
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則所以干天和而動
象者莫甚于此然臣竊因是而感夫士氣之日靡國是
之不明也夫　國家之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任
糾繩之寄非謂其阿意順旨爲先也今輔臣之留　皇
上主之亦既有成命矣烏用是嘵嘵者哉不過逐影附
聲以希寵要榮之念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
誼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倡異論皆斯言啓之臣誠不知
其可也二十日主事艾穆沈思孝同疏謂項居正有父
之喪　朝廷援例奪情曾不移時而彗星突見意在廷

之臣必有能因天象指陳大義以感悟聖衷者詎期附
炎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三謨干犯清議望
風保留致使人心長死國是若狂綱紀風俗將大壞而
不可止矣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列如異時國家有
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大臣者若欲避之則於君父大
義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又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
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宜速令奔喪守制以全
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
不一于正而一正足以格天尚何災異之不可弭哉疏
入方以修省未發先二翰林具疏即授揭于張諭令毋

上對曰已上矣怒甚令候　旨摺劉榜眼瑊入語曰吳
子我甚愛他有厚望何乃做一箇羅一峯使了他一生
羅有甚好處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
可乎昔有劉臺誰郎諾眼房師取上來幹此勾當因連
晋羅倫小子者三禮部尚書馬乾菴自強掌院王學士
荊石錫爵約衆詞林造門爲解拒不納馬以郎典爲言
乃得入微言外議藉藉並有章奏在相公自處意此紛
拏亟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王學士見景象非是逕造
喪次曰書生輕率亦是一種道理平平處之則無事矣
曰　聖怒不可測曰即　聖怒亦爲相公而怒屈膝舉

手索刀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王駭趨出劉
榜眼在門怒目厲聲曰若與吳趙素有隙今非若下石
加膏時也衆遂散二十二日二翰林杖六十即日驅出
國門二主事杖八十加鐐鎖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
許學士國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
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
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沉黃在中爲君子壽贈
用賢進士鄒南皐元標聞四人當杖不勝憤而杖畢劾
論廷臣曰群奸藐朕冲年忌憚元輔忠正不便已私借
綱常之說肆排擯之計再有黨奸懷邪欺君無上必罪

不肯鄉亦不顧疏亟斥輔臣回籍守制以收人心以正
綱常專臣于九月二十六日聞居正三疏乞恩守制
皇上三留之意尚啣哀懇求必見允而後已何求歸之
情未切督留之疏遂上臣讀此涕泗交流冀常言責者
有言也今不惟不言且乞留矣臣復默而不言三綱淪
九法斁日被冠裳無異禽獸敢身冒鈇鉞爲 皇上陳
之居正之不去天下人共知也 皇上之留居正豈以
其有利社稷耶不知居正之父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
偏頗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
姑舉其最者一進賢未廣限郡邑進學何寥寥也一决

囚太濫各省驛首何纍纍也三言路不通凡建白不先
禀命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罹罪者四民隱未周如水潦
旱魃之災有司不以奏聞恐于大臣德政者其他用深
刻之吏沮豪傑之才不可枚舉卽使有利社稷猶大壞
紀綱況無利有損若此而可留之耶居正以非常之人
自待今有人于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不曰異類則曰
喪心可謂非常人乎三年之喪果可謂小節乎先朝李
賢奪情起復羅倫力辨斥之居正之不歸無情可奪無
服可起遠非賢之儔矣伏讀 皇上諭曰朕學尚未成
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棄可挽留之居正脫有不

測 陛下之學且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若留之在京
綱常自此而壞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
有攬權戀位者輒援爲故事逼脅至尊窺竊神器特反
掌間耳抑又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臺省事係綱常
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謂曠職臣觀御史曾士楚保留
一疏不勝驚愕謂公論倒地蓋至于此矣今日上疏留
輔臣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陳三謨也省
臣效之身服豸繡心同犬羊不斬士楚三謨臣雖死不
瞑目也二十四日杖一百發戍次日召張見于平臺慰
諭從此素服入閣出朝房見客洋洋如平時而先沈修

撰懋學後書懋修謂今日之事盡孝于忠行權于經是
矣顧不佞前所奏記意或未蒙深察昔伯夷太公並就
養于西伯一則鷹揚揮鉞一則叩馬採薇君子不以爲
異心卽令太公亦未嘗以伯夷爲非義也老師之留爲
世道計而諸子之疏亦爲世道計獨柰何視爲狂童斥
爲佻黨乎二語出而天下疑所云力不能救者人不之
信矣夫宰相以安人心培善類爲首策古今未有失天
下志阻天下善而可以有爲者人心疑則奸雄借指善
言阻則佞諛從風天下將有假豪傑非常之説以伺其
意者而忠言日遠富貴之徒日近造事機大謬初心而

後悔之無及矣文書云此事原由聖明眷注而保留之疏似由逢迎此諸君所以有激而言也且子之孝臣之忠同倫之心原無軒輊老師以純忠報主容諸君存孝之說以植綱常收人心廣相業計當在此然廷杖之舉老師竟不力救門下亦不進一言其得稱純臣稱諍子乎文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止李答云以君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若豎儒腐生安能知之本朝惟王新建可以語羅生正不逹此其時邪說倡狂而先張太宰往諭不

自得謂當力辭何少宰惟相亦對太宰謂天經地義不可廢南御史朱鴻謨救五臣革為民南都御史張岳疏俯允元輔忠孝完節調外寺陞任復尋致仕何攻南部謝病去寧國諸生吳仕期托言海中丞傒上書于張勸言當為天下第一等人毋徒為天下第一品官太平府同知龍宗武緝知報操江都御史胡檟檄寧國推官史元熙捕仕期置蕪湖獄七日斃沉修撰其同郡人也勢岌岌處不免久乃得定而其時獻諛者不可勝紀張多厭惡擲去惟麻城人副都耿天臺先以御史與張引重至是撫福建初亦以為不可久之貽書云辱示奏對錄

一冊仰惟　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悃精誠纏綿溢于緗帙藉令世有仲淹而繇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為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撻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自與暌隔故不無拘蔽膠緇惟尹任之重覺之先其恥其痛若此卽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為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

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攣于格式而習狃于故常哉乃茲議論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為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士紳僉艷羨之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懵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為忠告訏謨而先生故以為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為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呫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為賢而其恥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為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明年二月副英公張溶冊　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淶疏言

典不宜預供事山人毛有倫見而刺以詩有市人不識
宮袍色只道啼鵑血漸襟之句閒仕期死遁去三月給
假歸葬　上及　兩太后遣中使郊送安車數十人畀
之迎者方面而下用見部禮趨奉綦塗過河南新鄭已
病矣而出見相慰勞曰旦夕人乞佳木為欲許郎致之
既至尧勞且盡曰楚材當磔以洩吾恨抵家合省官俱
來會葬惟巡按趙應元不至巡撫陳省守巡道馬文煒
等請閱武莽玉南面坐如大閱禮　五月還朝中使迎
如前賜賚甚厚　丙申召見文華西室南戸部員外郎
王用汲言臣近請即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事

竣陳謝內叙四月十六日葬父大暉山之原湖廣巡撫
陳省撫治鄖襄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會葬獨巡
按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臣竊為臺中有人慶矣及數
月應元有患病乞歸之疏乃掌院陳炌求悅輔臣遂參
論其托疾欺妄　陛下但見炌劾應元恣肆任情巧為
趨避即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為其事
而為其人不為此事而為他事則曾莫不與之故也又
如舊歲星變示警奉　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所懲
抑者半為不附宰臣之人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
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

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容者主事
蔡文範也考後勞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
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
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雖
才志素負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臣不意　陛下以為
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為宰相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
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酬其私矣可不為太息甚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
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人則逢君之人少
而逢相之人多臣竊憤之特為是言將使權臣聞之稍

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或稍斂戢于將來而潛消
其逸志此臣之所以忠　陛下之心也坐恫藉居正疏
向者劉臺為專權之論今者用汲造阿附之言不至傾
人國家不已此孔子所以惡利口大舜所以疾讒說也
其詞愈遁而愈無忌憚矣九月遣太監魏朝取其母趙
氏入京將至　上及　兩宮遣內臣郊迎厚賚十月新
鄭卒乞卹典　上猶以不忠欺侮為言張奏潛邸舊勞
乃與祭葬先後毀書院晉太傅遷捷考滿加恩二十七
月釋服累以忠孝兩全厚賜佯上疏辭政諸臣奏留傳
示奉　聖母諭拜張先生侯　皇帝三十歲再作商量

其年與辰子戀修狀元及第九月丁江西按問劉臺戊
遐辛巳行丈量法福建巡撫勞堪殺前侍郎洪朝選壬
午春杭州兵變民變徐華亭八十存問張自爲文言從
來大臣安國家定社稷爲上然及身所得爲而止惟徐
能托之後人以永太平功尤大蓋自命也自巳卯而後
居正之焰已極凡鄉試出題皆借之行如湖廣題曰敬
大臣則不眩乃錢御史所爲維持者來辭出奶子見之
其極口稱贊曰不忝乃兄居正嘗曰若論文學遠非諸
兄可及蓋意在解元南宮握定必不居次遂古三元以
配商文毅也五月居正已病迫試期不可去按者絡繹

遣人迎之進三百金爲路費儀大冊圍風鐘以伺六月
病加太師自九卿而下建醮保護殆遍有重舉者人稱
爲再醮洋洋不恥也丙午卒太監張誠視喪事賜賚不
可計贈上柱國謚文忠喪歸過高郵大風漂溺甚衆方
疾革起潘晟入閣以其黨王篆爲少宰曾省吾爲副都
舊用王國光等掌部院同心聽命馮保蒲州無得異同
可以久持十二月馮保發南京其黨已失與援言官蜂
起各有論列諸人相繼被逐下詔削居正秩奪贈謚諸
子皆爲民遼莊王次妃王氏奏居正陷親王罪　詔刑
部侍郎丘橓錦衣都指揮曹應龍太監張誠往籍沒監

以給事中楊廷相得金及器皿六千餘兩銀十萬七千
餘兩房產價一萬餘兩曾省吾王篆傳作舟高志進寄
銀三十萬兩檢空宅一所田十項養其母敬修先自縊
死又十五年新鄭贈太師謚文襄再蔭一子
此後申時行王錫爵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相軋之風稍
息漸與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內閣與掌院爲主
壬辰一案部議決用王肯堂以出入申王二家指爲黨
其實原舊交非附麗且學問優裕行誼端方輩中罕見
其匹主者協慧者猶津津得意稱爲自來考察第一不
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你與吏部尚書孫丕揚

互訐其語至不可讀沈一貫獨相十年沉沉嘿遲去京
與總憲溫純相左前以妖書事欲羅織郭正域則臺官
寬瞞者實有罪焉又牽沈鯉同去無以自解尔時爭正
存厚李廷機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曰頑何異詆伯嚭以
淫誣伯夷以盜廢卒于位廷機杜門五年去得去不克
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臨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來又
看此公論也臺諫之橫抹煞天理于斯而極葉向高繼
之孫丕揚復出極相得凡事擬議補救甚多丕揚去趙
煥以刑部尚書攝篆莫即真開誠自結于衆既入手寒
冰衆方從哲又繼之、　神皇崩集再內遊進伏于內苦

口力爭初猶曲聽後漸格力求歸得允此後閣臣捧大
權歸于逆六部皆失其職而吏部尤甚不忍言已
附錄
夏貴溪既策免 上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
公謹者夏字也左右密語分宜素相恨不得已欲自為
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有詔徵入京數使迎問
於道比至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未有間久之以河套
事陷之殊死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神住長安
出入公卿間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行
者因為之 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

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華亭以報道行即
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奏事 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
矣 上即疑焉或以告御史鄒應龍以為奇貨恐有先
之者即遂上劾索其事狀不能盡得惟取一二者者列
之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華亭諭延平推官勤于職見
上官守常禮不失有御史入境至建寧其縣幕故以科
臣謫高臥自如將至延平疑徐亦必不出獨隨隊罄折
甚恭御史深歎服歷浙江僉事督學一卷有顏若孔之
卓句批曰杜撰此生直上曰出自楊子何以云然即起
拆曰不道少年登科不曾讀得書承教即拔優等由此
潛心學問尋究良知之說見之躬行居常儉素如老僧
後雖極富貴終不改或曰矯飾以公孫弘布被為比矯
之不止乃成君子古已言之矣 在江西為督學副使
出鄱湖毛伯溫方視師貴州相遇邀酌毛故洪飲引滿
公觴之綽如終日不變色毛退而歎曰真宰相也與
分宜同官十餘年凡入直必五鼓起坐大門內閣呵殿
聲即上輿疾行與並不失頃刻其他委蛇之態實有之
延飲并招其僕永年所謂鶴山者列席兩廂令諸公子
陪之大呼猜拳轉陸使之鬭分宜亦以為敬主及僕益
親密即胄子至狠亦貌視為不足防也獨無奈新鄭何

或問其故不答蓋柔而無骨易弄剛而好勝難犯設使
分宜柔中豈得乘間高之過剛入江陵度中不覺也
華亭善收人心陽明追封侯世襲謚文成而講學之派
歸之矣海忠介即陞京堂而節義之派歸之矣撫王弇
州兄弟復其父官而文章之派歸之矣追雪貴溪而分
宜容死世蕃市斬益見好惡分明矣似皆天留以待人
不可無福天子宰相何獨不然乃若新鄭江陵不免自
用失人心識既不透亦由福之不齊何者 穆廟久于
位必不見逐且更表表得自盡其才張老見尚可活具
慶何至忿人言弄出許多手脚口舌公子未出幼何至

蹈諸城覆轍而過之耶　隆慶巳巳　上特旨相趙内江素豪直自用又爲　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内監陳洪新鄭里人於是以原官召還掌太宰事免其承　旨庚午罷内江巳而陳南充自去明年罷李淮南又罷殷歷下於是新鄭江陵並相有　詔不再卜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屡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華亭幾殆　内江以理學著名既大拜三管之議隱然知

兵自負有鞭四夷之志而實非其人做出一番没究竟事且原非特見祖景泰初年分營操練之説不知當日文武大臣何如人今三世冑三督臣未見有善兵者且當薊州飭備諸將菀勸之日集思廣益何不就謫二華戚南塘謀之而輒倡此議何居至考察事既知不可上疏矣自當堅執以去就决之乃出與共事又不免忿爭共則必爭爭則必不勝日見多事亦未之深思耳　江陵仗華亭之援而入閣仗新鄭之庇而安身一全交以相遠也一下石以相逼也自六年閏二月　上疾作知必不能久意勃勃難一日容故發之甚容甚驟略無顧

忌設以華亭處此必從容待機會乘之盍新鄭氣高原人所畏惡既易代悵悵巳失所恃且以幼主覩　上必多破綻將群起攻之以應劉奮庸曹大埜之説又何煩汲汲也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搆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惻然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僕入京上疏求卹典因齎千金器物往獻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

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得生　新鄭壽日衆皆以伊周爲賀其一獨舉孔子謂孔子生于魯國周流不遇魯用之不終高獨生一統全盛之世又事明主成蓋天事業覽之大喜張于堂上出入必須稱快凡數日忽曰此老畢竟讓他即命撤去　新鄭兄弟六人長捷都御史次掇千戶次公次撝次扶經歷次棟通判操之子務實爲後後爭立疏于朝久之始解　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畏之説譏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從吏激怒目爲誹謗　上遂震怒下獄問狀刑書王崇

古當之罰金不從令謫戍極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
文華殿開講召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
杖先生何以不從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罪
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非如此處置外人已知朝廷
紀綱、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科道何以
申救奏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
說應禎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撿之禎但有母無父
此何謂不欺又申解一二、天顏乃霽故事朝紳下詔
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及禎下獄江陵令錦衣
余陰偵送者以聞於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巖李禎

皆謫去、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
說爲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石遠
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江陵止之司
何必紛紛如此旣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楊太宰博旣去廷推代者大司空朱衡御史大夫葛
守禮皆時望所屬與江陵議論數有異同皆非所便諭
令以南大司空張瀚居第三疏入　上曰朱某在工事
煩不可動對曰是　上又問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
再問張某何如對曰踈遠之臣用之不敢負恩　上曰
善命下舉朝大駭朱葛不久皆引去朱治河有功曰工

部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河又建玉女祠於涿
皆力爭內中不悅　太后又嘗爲武淸治第費以數萬
積故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卿之勢自不得安矣
舊例書帖外紅簽寫一正字江陵當國皆換啟字編修
李貴起服相見當用賓禮其人謙甚江陵稍移其座李
復來整且曰老先生居正廳聲答曰禮貴得中方進閣
日影照其冠新鄭戲曰朝日斜照學士頭俗呼湖廣人
謂醃魚頭也應聲曰春風早過先生耳俗呼河南人謂
驢耳也其敏捷如此　江陵極愛華整一鄉居尚書致
禮甚盛其帖自蘇州織成錦爲地金爲字用手軸展之

三丈餘色喜而禮不甚納終是孩子氣　受知華亭最
深方在史館凡事華亭必曰張太岳以爲何如無項來
問後報之厚高蔡之際斡旋甚多且中其孫文集內往
來書札另刊一卷皆短幅家人父子不啻也足見華亭
眼力、喪過淮安湖上人夢兩金甲神各帥兵大戰其
一敗走得脫旣至湖中日色皎然舟近千餘夾隊而行
甚整旌旆蔽天鼓吹之聲聞數十里大半皆督撫遺軍
弁護行者忽驟風盡飄散溺死甚衆幸存者樓櫓窗槅
俱盡喪舟獨無恙神旣怒矣猶不敢犯其柩固餘盛尚
在耶　所至縣官費千金府倍之省會又倍之蓋護行

者多夫價廪給會式豫貯以待諳者祭器尚用銀死猶如此則生而治喪往返又當何如或曰至南京久停爲魏公所驅未必然節有之與伐喪何異況馮保尚在守備內監作主誰敢枝梧魏公在南終是一閒冷衙門其敢出此令樹此風節耶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

朱國禎輯

神宗

上自幼岐嶷神慧　穆宗一日馳馬苑驟試曰　父皇神人主馬必雙控徐行以示威重若獨騎加鞭寧無銜蹶憂爲即下馬勞曰哥説得是特賜異錦數十匹一日却步輦行夾道中徐階等召入相遇叩頭慰曰先生每辛苦再叩頭請讀書寫做曰已讀四字經問即寫字安用做　陳皇后病居別宮每晨謁　奉先殿朝　上及貴妃即往候曰娘娘寂寞禮不可曠　后聞履聲即喜彊起取經書指而問之莫不響答　貴妃聞亦喜由此兩宮益和既即位視朝享　太廟禮度儼恪鳴贊少錯誤亦不阿責惟遣內使諭之無不悚服有具本認罪者却曰此小失要當演習非侍班官糾舉亦何必使聞于外申時行微時嘗有祛倦鬼文覽而喜之灑筆改曰倦魔由此屬意大用機務之暇遊心翰墨常親書學五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中又面諭張居正等朕欲賜先生等各大書一幅以寓期勉之意可于二十五日來看是月講讀畢居正等詣文華後殿見諸內臣捧泥笺廿幅　上縱筆如飛大書宅揆保衡

同心夾輔各一幅賜三輔正巳率屬九幅賜部院責難陳善五幅賜講官字皆踰尺頃刻畢就凡賜輔臣多手書筆畫遒勁思致懇篤即家人父子不是過也

萬曆九年四月十八日辛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居正因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聖心　上曰依先生議處居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傷　皇上即惻然閔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慨然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聖衷無日不以憂國爲心安民爲事四方奏乞蠲貸擬旨允行者無月無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上非惟不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坐視民瘼痛癢不相

閉如作其疏云報災則曰不敢報何不敢報之有又云
請賑則曰不敢請何不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怨
君上何嘗有憂民之心即如積穀屢奉旨申飭竟成虛
文彼皆自理賍贖未嘗佐公家之急臣等不勝憤惋此
輩遇 聖祖不知當以處何法上怒色曰有司爲民害者
當着實重處居正對云今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居正
復奏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
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幾
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
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爲出加意樽

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
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
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爲尤
大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
無所增加居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
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
如嘉靖中 世宗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積
餘隆慶初年尚積百餘萬金今每歲金花銀一百二十
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
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

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上嘉納之
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先日講閣臣侍班翰講者稍稍句
字之誤免糾稱曰先生禮待最優一日講過位章色勃
勃字當作入聲誤爲去聲南北音異也張可之聲顏厲
上不懌此時冲主權臣習爲故然了不自覺方辛巳大
計京朝官吏部尚書王國光考功郎孫惟清悉取六年
內建言得罪者俱入察籍南則何寬李已爲政點趙世
卿等庚辰三月居正上疏歸政 上傳 慈諭重托少
師張先生莫與此念以全大義震主之威識者知其不
終矣中間殺侍郎洪朝選陷御史劉臺父子殺生員吳

仕期皆其黨阿意爲之居正既卒王篆曾省吾等盤踞
馮保從中主之而吏書王國光等惟所頤指他布列要
津効力者甚衆家居禮書潘晟乃居正座師也方病棘
爲身後慮欲起前首輔徐階以壓張四維其年階八十
遣行人存問老不能出乃密疏薦晟即報允數被劾行
至杭州疏辭予致仕蓋獨斷示意保亦不能爲之地矣
其黨不悟益聯合呼吸爲持久計大約倚重于保覗閣
臣庶如四維邑邑不得行志幾欲避去、一老生賦絕句
云氷山已被夏日照狐鼠猶誇三窟安不料 天顏容
易幾雷霆迅發避時難生蓋出入中官豫知輕重且開

日者謂保敗只在浹月敵云然人不信也南御史郭惟
賢疏薦編修吳中行等以黨救奏擬降二級調外然
上意已漸移因他事挫保不得近御史楊寅秋始露章
首劾王國光六罪得　旨國光欺君蔑法着閒住御史
曹一夔并劾四維遣文書官孫斌諭曰國光恣肆卿亦
未知所言朕亦不信留供職御史張問達劾疏再上降
三級調外于是四維得安其冬發保南京閒住尋籍其
黨徐爵張大受楊舟皆籍沒曾省吾王篆勞堪陳思育
殷正茂陳瑞陳省高文薦周詠梁夢龍次第劾罷其黨
大濆復官者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王用汲余懋

學宋鴻謨趙應元傅應禎趙世卿田部聽選者鄒元標
其以才望薦用者又二十餘人　旨曰朕一時誤聽奸
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的起
用郭惟賢著復原職其餘降非其罪吏部都查明奏來
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　上曰老奴爲張居正所
惑無他罪賞銀千兩衣服二箱諭且召還潞王婚禮所
需殊寶尚未備　太后聞以爲言上曰辨此不難年來
廷臣無恥者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價頗高雖僅完一
二已用銀數萬兩　太后曰已抄沒矣必可得上曰奴
黠猾盡竊而逃自此內中張先生張太岳字而絕以爲

諱而日後籍没之芽亦伏于此　御史江東之叅協院
副都王宗載遼東巡按于應昌謀殺劉臺以快居正之
心　旨王二人附勢枉法殊爲殘忍所奏着法司從公
擬罪來說議上謂臺戍死可憫得贈光祿少卿　給事
中燕邁疏近年兩京各省文武官員裁革幾半其中未
妥者殊多項御史王國乞復順天鄖陽二撫臣臣以爲
太倉總督京營協理其當復尤急報允行凡係　祖制
設官毋得輕議更革　南給事中阮子孝論科場重典
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下閣擬　旨斥革四維疏居正諸
子所習舉業俱可進與前翟鑾子不同在翰林者調用

在部屬者照舊王篆二子宜覆試上手批張居正王
篆結連爲保的上行私馮保弟侄及名下已皆革職治
罪居正篆諸子不論進取公私都一體斥退篆子之衡
時疏劾居正之黨者日衆　上亦厭之南御史于有年
以趙應元事叅左都陳炌得　旨言官論人須當審究
事實叅詳公論不諳事情始末不分人品高下輒肆詆
謗將人自危豈成政體于有年妄躁當治姑從輕罰俸
半年近日科道官爭以奸黨爲言斥退已多今後務要
體國惜才用養和平之福若再違旨搜索往事定重治
不饒炌竟告病去

十六年三月御史魏允貞疏四事中曰嚴科舉之防居正故世丁原中齡厥溥憝典垂涎制科考試官寬職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監試官又加意應條分別式樣以擬主司圈點批評諸子後先及第海內人士無不憤歎以爲二百年科舉之制壞自今始若謂事倘偶值原出無心蕭■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家寥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嗣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庭訓獨源家驤人望若斯受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旣以勢脅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貢監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如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北京内外官引嫌廻避事例俱以單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廻避子弟其有懷才抱志甚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得 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蹟虛心爲國言事這本漫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參看來說四維時行俱上疏辨理請罷甲徵用懋回籍

肆業如允貞奏待臣等去位之後俟補廷試不允戶部郎中李三才疏論救 上以魏允貞參看尚未處分三才輒出位妄言窺探 上意降三級調外任允貞許州判官三才東昌推官 吏部覆原任南京兵部王事趙世卿疏論時政考察去官仍應起用有 旨趙世卿先年建白有裨時政如何處以王官又以考察罷斥以前朋奸獻諛傾排善類的姑不追究你部裏旣説他公論可惜且有 皇祖明訓趙世卿准以郎中起用不爲例京官五品以下在外方面三品以下着科道官從公會舉不許狥私濫及 龍巖縣知縣曹胤儒考察降調復

上撫恒言撼禹㒺等十二事 上曰所奏欲陳時政必須建白如何摭拾浮詞朦朧不明顯是懷很怨上着爲民 南御史孫惟城言寧國生員吳仕期萬曆五年遊學金陵聞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宥召言官而太平府同知龍宗武求悅輔臣因之獻佞遇蕪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僞造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刊行宗武乘機密拿仕期到縣申操院胡檟絶其飲食七日未亡復以沙囊促死此事勘問者宗武而主之者檟也得 旨着撫按官查勘明實具奏檟回籍聽勘勘上各謫戍檟卒于貴州事初發檟報應天撫

臣胡執禮同奏曰好事不欲獨專也執禮方刮句容得之亦甚喜知縣丁賓入見問之對曰此事人言藉藉以爲杻旣操院所發聽自爲之若一與聞今日未必分功它日不免分過乃止後語人曰某之得免行成者丁之力也 洪朝選妻朱氏奏翅撫勞堪畨令同安知縣金樹撫坐夫罪造無稽揭條以興奏牘旨命未下邸報未至差把總楊昌言帶兵三百名金枝添兵快一百名五鼓圍屋撞門持刀追夫嫂漫捆逞徒跣驅行至縣星夜解府幽禁冷舖已而解省二日夜驅五百餘里到省押付按察司獄送入重囚監中非法淩虐幽至別獄不知如何身死形容漆黑面目非人沿身發痕十指勾曲太腸突出旣已身没復謬言詐死䆳換六日發凂臭爛方許收屍又將棺封置大中寺差兵擊柝環守臣男望寺哭奠仍被趕逐長男典競撾皇含寃陳愬闕下堪仍遣千金密遣承差數十輩賫厚幣兼程至京覰男所爲而設機伏穽以待之縉紳

罔其事皆云臣將必不復遣藉口聖諭以不死感激天恩豈敢復行奏擾但殺夫之冤未伸情死之條未雪臣夫地下之目未瞑也

于是朝選復職許子競承蔭劣堪革職勘問競再奏臣父於居正初無異也及勘遼獄輕罪以全朝廷親親之恩而居正始憾父矣及父彈朝一疏有權勢未使之語而居正益怒父矣世侁劉蒙龍等乘隙行間父與鄒進士另縉修私通造作言語激怒居正殺機不可解矣堪受居正之意遂肆豺狼之毒知同安知縣金枝曾以漏報賊情被職軍門訪拿住俸意父有甚臧也即以殺父事與劉蒙龍等百計羅織呂鷹嚮爲造條款審報勞堪誣奏奉旨命甫下勞堪云云夫人而已死有人心者亦宜惻隱乃謬言父在四川有還魂丹禁不許收斂越六日而後蘇出臣父即無纖介之罪既辱其身復碎其命復鬆其骸書傳所記未有被禍如臣父如此之慘者也　陛下憐憫臣父准復原職冤帝罔任又推用及臣是父之冤已伸矣臣伏覩往時撫臣故殺沈經歷其子赴奏撫按問擬罪近撫臣誅殺劉御史亦以永成伏罪臣父被極慘之冤而曾不得如二臣之申雪抑吳仕期一生員可殺之者一侍郎一副使俱

不得漏網臣父待罪鄉宗　先帝昭察而禮者獨不如一生員乎臣區區之愚惟願與堪同死不願與堪等同作

命下此事屢有　旨處分曾否究抑未明速勘來說堪等謫戍金枝爲民　給事中王道瞻疏論兵部學顏有　旨前科道官曾說要久任責成今紛紛論列拌擊大臣更易過半以致兩部院推用不敷這本如何輒要更調尚書總兵擅擬處分殊爲輕妄王道瞻着降調外任孟一脉丁丑選御史戊寅五月建言爲民癸未起原官至是亦上言尊元首以重根本作士習以調命脉充倉廩以實臟節財賦以理心腹臣觀　陛下數年以來御用銀撥動不數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或以沉檀犀象爲貴或以金寶珠玉爲翫或窮歲月之力而攻淫巧一器或費平生之貲而易玩好一執周鼎商彝秦鉦漢鑑唐盂宋鏡汝窰

宣寡可致之實數至疊出財賦之出有限將然之費無窮既耗于國復索于民奈之何心服不告病已則用不至匱竭也臨邊境以運手足　皇上知漁人受漁夫舍餌以喉魚其忘將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幣綺繡爲夷狄之日用常服名雖貢市實則媚夷是使中國之力日益竭而夷狄日益驕中國之幣帛日益耗而夷狄之文物日益盛邊臣假貢市以賂虜虜每肆竊掠以邀賞彼此朋欺以誑　陛下極矣

有　旨朕孝事　兩宮近年織造袍服及器物等項專備供奉皆不容已況發有內帑銀兩原不擾民市賞從來故事孟一脉如何輕率瀆奏姑調外任令後言官建白時政都不許掇拾浮詞搪撫舊事賣直沽名再犯重治　虜犯黑谷關等處　上曰該關賊情督撫官以拒堵敘功巡按御史又說隱匿欺罔彼此互異該司道將

領有無揑報情弊着巡按李植會同巡撫崔鏞親詣各關寨從實覆勘務要虛心秉公各不許偏執徇情倒置功罪上緊奏報植復奏彼此臨時強執不服是非虛實終難歸定乞特簡風力正直科臣會同別差御史公虛勘究報事情已有　旨嚴勘還着屯田御史江東之會同撫按官務遵前　旨上緊勘明具奏　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莽應裡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兵部接出　聖旨雲南緬賊猖獗戰守機宜鎮巡官作何處置部裏便馬上差人傳示彼處着沐昌祚劉世曾務遵前　旨同心僇力共保無

虜兵餉事宜會同戶部郎與設處騰永等處有無聲息
總兵官一月一報如係緊急半月一報俟事平停止應
給火牌便查與他
十二年正月御史張文耀參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
謨原任湖廣道御史曾士楚邪佞遺奸汙衊臺諫等事
有　旨陳三謨曾士楚附勢滅倫有玷臺諫都着革職
爲民時又有河南道御史王九儀論劾江西巡撫曹大
埜假諫章以濟私阿權門爲捷徑所當罷斥原任御史
朱璉阿意權佞無異犬羊所當併論追究有　旨曹大
埜閑住朱璉爲民科場事自魏允貞發明後揆地之子

連擢高第人遂益致疑不可解御史丁此呂追論前各
主司分考之罪四維已憂去時行疏辯下吏部議尚書
楊巍疏欠平和次輔許國極言近時輕躁小臣大傷國
體此呂謫外任彈文內各有處分高啟愚已革職爲民
又以南給事中劉一相疏盡奪誥命矣冢宰首次揆皆
被論　上溫旨慰留（見科舉一則）陳炌之子以德并朱璉子
皆中江西鄉試亦爲言官所攻覆試璉子黜爲民以德
上素知炌清正劾疏方上遣內使諭閣臣留用宛奏
聖諭誠當炌亦甚能其官第廷論紛紜臣等猶不免指
摘煩陛下保全炌一日不去朝端一日不得安靜暫避

再用方可（文定公親面語者）比以德覆試文理甚優監視者亦
無以難得免後戊戌登第江右人甚以爲喜蓋言者不
論公私可否但以江陵爲例殊失其實猶喋喋不止追
論湖廣監臨官郭思極錢岱南京監試官林應訓張一
鯤先後劚揭屢上自是　上頗懷疑凡閣中揭帖不盡
報封事多留中言者益衆益扞格幾無所措手幸　上
聖明用必得人相仗三十年雖有水旱兵革之事終不
爲害也是年從遼府次妃王氏之奏籍沒張居正家居
正非貪者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株連頗多荊州
一府爲之騷動既報命　上曰遼府廢革朕奉　先帝

宸斷又無應繼之人着推舉親枝以本爵奉祀還准王
歸𡍼原封地方抱養子術𡍼准依親居住給與廢糧二
百石本折中半支王氏從厚撥嶶府例贍養張居正誣
衊親藩侵占王墳府地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廢遼
地畝假以丈量遮飾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
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効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
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都着烟瘴地面充軍
上詣天壽山行秋祭禮相擇　壽工尚書徐學謨薦南
尚書陳道基賫捧僉事胡宥工堪輿同往視通政司參
議梁子琦與焉梁三擇地皆不可用學謨斥之反奏彈

牽引亡事罰俸三月定于大峪山之下
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壬子諭内閣三祈雨澤天未霈施
朕心憂懼擬步行親詣南郊祭禱爾等傳示禮部查例
來行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輔理無狀致有旱災仰
壓 宸論宵旰焦勞至欲省扈從之駕儀撤擺列之衛
士郊去輦乘步詣郊壇益顯天之誠既精虔而獨至憂
民之念又懇惻而靡寧其與商湯之衣茅禱我 太
祖之草蔬糲飯 世宗之親禱祟雩同一遇災警懼側
身修行之心非特如前代減膳撤樂之文而已十五日
丙辰 上致齋于武英殿以大學士申時行等從詣郊

壇布服未備特賜 上用布疋癖行青藍各二疋許國
王家屏青藍各一疋十七日戊午昧爽 帝親御布素
自武英殿至皇極門御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郊
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百官皆前導 上數目輔
臣使近前至南郊次昭亨門賜輔臣九卿茶恭詣壇位
祈禱如儀仍分遣定國公徐文壁等詣北郊社稷山川
雲雨風雷等壇各行禮 上躬禱畢出御幄次召輔臣
及九卿諭曰天時亢旱雖繇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
司官貪贓壞法剝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干天
和祭後還着該部加慎選用將遲延侍請進法駕 上

遠麾御復步至皇極門御座退詣 奉先殿謁 聖母
告至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 聖躬而 帝
親舉玉趾無難色竊窺 聖容儼然若思穆然若深省
憂惻惻但形于辭色者備至百官萬姓咸喻明天子敬
天勤民之意發于誠心不由勉強無不舉手加額歡呼
頌聖焉是日勑六部都察院官天時亢旱雨澤愆期夙
夜殷憂屢禱未應雖繇朕不德所致亦因天下有司官
多貪贓壞法酷害百姓不肯撫恤愛養上干天和該部
今後宜慎加選用都察院便移文申飭務修實政毋事
虛文朝廷加意小民欲新吏治有故違不奉行者重罪

不宥十八日己未申時行等題今日文書官李恩口傳
聖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免錢糧一年又思見年災傷
地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災傷地方尚賠因累則帶徵錢
糧是也蓋往歲撫按官報災該部以正數錢糧蠲之則
損額而民方困倦徵之則不堪故權擬停徵于目前而
帶徵于豐歲如此連年帶徵愈多而錢糧愈不能辦即
有豐歲止可完當年之正賦豈能復補累年之積逋有
司畏避查參反以見徵之額那爲帶徵之數支吾展轉
奸弊多端而不才有司不惜百姓止以箠笞敲村逼民
賣男鬻女以完舊逋正戶逃亡則累里甲里甲盡絶則

累別𠕇雖遇豐等民窮如故蓋以此也臣等以爲帶徵
錢糧一節亦當議處以蘇民困謹并擬傳帖一道進覽
諭戶部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爲邦本今小民困
苦各災傷地方錢糧由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惻然戶
部便查各撫按官奏到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
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難完者酌量具奏定
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五月朔日大雨十九日己丑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
輔臣時行等至前手陝西巡按董子行本授之時行閱
畢奏曰臣昨接得董御史揭帖曾畧節看過其一言撫

鎮官當親自巡歷地方巡按一年一次總兵一年兩次
其二言巡撫當久任責成其三時行方簡疏中條件未
及言　上曰是說方面官時行曰邊方兵備官宜加優
異其四是說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愼選用破格遷除
所言多是　上曰然邊務重大各撫鎮官不親歷地方
事委卑官下人多不用心整理豈不誤事時行曰聖鑒
允當邊事全賴總兵巡撫整理若每年巡歷地方則凡
險要修築與不兵馬齊整與不都自親目擊下人不敢
蒙閃欺弊自能盡心整理　上曰然必須親到地方看
某處該修守某處該設備纔好專靠下人查看豈不悞

事時行言巡撫遷轉昨蒙　皇上以方弘靜任淺不准
推陞臣等深服聖斷着令久任恭在任年久不惟其才
猷得以展布地方百姓並得相安　上曰然即年久寧
可加俸加銜不可輕易更動這本將去看來
十五年八月三日庚申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三輔
臣入　諭曰各處奏報災傷小民不得安生心甚憂鬱
事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行時
行等對臣等竊見近日以來各處奏報災傷如陝西亢
旱江南大水江北又有蝗蟲河南一帶又被黃河衝決
委的災傷重大今　皇上聖德方隆豈宜有此是臣等奉

職無狀所致除臣等痛加修省外伏望　皇上深思邦
本少留聖心　上曰近來有司官貪婪不恤百姓又刑
獄多有冤枉撫按亦不爲伸理這都傷害和氣如今懲
貪墨理冤獄是第一要緊的事情着部院行與在外衙
門知道時行對　聖見高明深切吏弊民生臣等不勝
仰服但一得之愚竊謂今日救荒之政還有兩件一是
蠲免一是賑濟　帝曰雖是蠲賑有司官多侵尅了只
充自己囊橐小民不沾實惠時行對有司有不才的只
在上官稽察朝廷恩澤自不可已如錢糧出自田地田
地既荒錢糧無出百姓乏食自救不暇就日加箠楚終

不能辦　皇上若施曠蕩之恩大賜蠲免人心纔得少安如今帑藏空虛經用不足蠲免固難輕議然古人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自前雖不足用郤百姓還在田土還在一年耕種便可出辦錢糧民者　皇上之民財皆　皇上之財何憂匱乏　上曰災傷須分別輕重使實惠及民時行對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此在按臣覈實奏報該部照例施行聖見允當　上猶諄諄言有司虛應故事覩詔令如故紙時行奏　皇上有此德意申令既嚴有司當不敢違犯臣等尚有賑濟之說蓋無田無食之民蠲免所不及者若不加賑恤則餓死

道路趨■他方強暴之徒起爲盜賊　上曰有司剋剝百姓百姓極了怎的不做盜賊時行對爲今之計須查各處倉庫見貯銀穀或給散或煮粥亦可救旦夕之命賑濟必不容已　上曰還議擬來行文奏蠲賑事情若出自臣下所請則恩歸臣下惟自　皇上獨斷則恩出自上人心必然感悅容臣等撰擬上請　聖裁施行上是之

十七年南直隸蘇松等處浙江杭嘉湖等處旱災特遣戶科給事中楊文舉賚太僕寺馬價兩戶部銀各二十萬兩賑濟

工部尚書石星奏救荒之策次第舉行可無言矣惟織造糜費錢糧最多民間最苦盖段匹有歲造傳造而歲造之費多傳造有袍段賞段而袍段之費尤多萬曆九年傳造袍段十四萬六千一百餘匹派浙江蘇松爲二十六運計工價銀一百六十餘萬兩乞停今年秋運明年春運其價即與蠲除災民幸甚　上曰既說災困准暫停緩以示朝廷憫恤小民至意

十八年元旦召對閣臣見國本

戶部奏去年入數三百三十九萬有奇因荒蠲免出數多一百萬有奇類請發窖房銀一百八十三萬充數即老庫今

歲入數不下四百餘萬除上半年發出見在庫銀僅四十餘萬窖房銀僅一百一十七萬無論一切諸費即如九邊年例下半年當發一百四十萬盡括見數以充猶少一百餘萬　上曰國計空虛經用不給覽奏惕然依擬兩京九卿科道悉心計處條議具奏

西虜酋長火落赤招順義王扯力克渡河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畢渡報方至　上召對閣臣見後虜合兵住牧莽剌捏工二州至七月初九日入河州殺掠攻景古城殺副將李聯芳等敗總兵劉承嗣特差尚書鄭洛經畧七月二十六日乙丑　帝御門視事畢召閣臣

時行等皇極門候閣出陝西巡撫趙可懷奏報虜情本
手授時行且曰朕近覽陝西督撫梅友松等所奏虜王
引兵過河侵犯內地這事情如何時行等對近日洮州
失事殺將損軍臣等正切憂慮伏蒙　聖問臣等敢以
畧節具陳洮河邊外都是番族有兩樣中茶納馬的是
熟番其餘的生番先年虜騎不到只是防備番賊所以
武備單弱今虜王過河是被火落赤勾引多爲搶番又
恐中國救護他聲言內犯然虜情狡詐不可不防　上
曰番人也是朕之赤子地方都是　祖宗開拓的封疆
督撫官奉有勑書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既不能

預先整理防範刑虜酋過河侵犯纔來奏報可見邊備
廢弛　皇祖時各邊失事督撫官都拏來重處朝廷自
有法度時行等對　皇上責備督撫以不能修舉邊務
仰見聖明英斷邊臣亦當心服如今責成選將練兵及
時整理　上曰近時督撫各官平日把將官輕賤凌虐
牽制掣肘不得展布有事都總用他且如各邊但立些
功勞督撫官有陞有賞都認做自己的功及至失事便
推與將官及些小武官虛文搪塞時行等對各邊文武
將吏各有職掌功罪須要核實如總督巡撫只是督率
調度若臨陣定用武官武官自總兵以下有副總兵有

叅將遊擊守備各分信地如有失事自當論罪　帝曰
古時文臣如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諸葛綸巾羽扇
都能將兵立功何必定是武臣時行等對此兩人都是
名臣古來絕少人才自是難得臣等遵奉　聖諭卽當
傳與兵部轉諭督撫諸臣盡心經理以紓　皇上宵旰
之憂　帝曰將官必謀勇兼全曾經戰陣方可時行等
對人材難得如今都是選擇而用但是款貢以來邊將
經戰陣的絕少　上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要好的也
有只是不善用他雖有關張之勇也不濟事時行等對
近日兵部因科道建言推舉將材　帝曰前日有御史

薦兩將官時行等云云是王化熙曾提督巡捕只是中
常之才可作腹內總兵一一是尹秉衡先年是勇健今則
老矣　上曰這不論年老趙充國是老將只要有謀畧
上又曰朕在九重之內邊事不能悉知卿等爲朕股肱
宜用心料理如今邊備廢弛不止陝西差科道或九卿
大臣前往如軍伍錢糧一一整頓商量書云事事有備
無患趁今收拾還好往後大壞愈難用力時行等對當
初許虜款貢原爲內修守備外示羈縻只因人情偷安
日漸廢弛所以三年閱視或差科臣或就差彼處巡按
上曰三年閱視是常差時行等對臣等正在閣中商議

要推舉大臣一員經畧且重其事權使各邊聲勢聯絡
庶便行事容臣等撰擬傳帖恭請　聖裁施行　上曰
還擬兩人來已復言欵貢事、上稱　皇考聖斷者再
時行等奏自俺答獻逆求封賴　皇考神謨獨斷許通
欵貢已二十年各邊保全生靈何止百萬　上曰欵貢
亦不可恃宋家之事可鑒時行等對我朝與宋事不同
宋時中國弱夷狄强原是敵國今北虜稱臣納貢中國
之體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備耳　上曰雖是不同然亦
不可媚虜虜酋心驕意大豈有饜足之時須自家修整
武備保守封疆時行對今日邊事既未可輕戰又不可
專主撫只是保守封疆乃萬全之策至失事有大小情
罪有輕重若失事本小而論罪過重則邊臣觀望退縮
虜酋反得挾以爲重又非所以激勵人心自今尤望
皇上寬文法核功罪　上曰今失事亦不輕了時行等
對顧　皇上從寬處分、　上又曰山西五臺一路多有
礦賊劫掠如何隱匿不報時行等奏近日聞河南嵩縣
等處聚有礦賊廵撫官督率官軍驅逐已解散矣　上
曰是山西地方五臺山因釋氏故知之　上恐時行等
誤以爲失事也復曰釋氏是佛家曾遣人進香耳時行
等對容臣等傳示兵部查明具奏

二十年平寧夏救朝鮮此後此事書皆另見
二十三年河南大饑命光祿寺丞鍾化民兼監察御史
齎内帑三十萬往賑三月己卯朔大學士王錫爵等題
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廵按陳登雲封進
饑民所食鴈糞示臣臣等不勝哀痛不勝憐憾竊念民
窮至此眞從古未有之變天時人事眞是十分可危惟
幸　皇上憂勤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
庶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致醸成大亂耳臣等查登
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救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宣布
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俟鍾化民續有報來儻彼
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別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
民亦望　皇上暨兩宮各院量發内藏十分之一分投
布施此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己福而其功德勝於齋
僧造寺萬萬者也且此舉一倡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得
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捐貲者不賞而勸矣是日曉諭
内閣覽奏已知昨朕看饑民圖說時皇貴妃在侍因問
此是何圖畫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
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饑民圖今彼處甚是饑荒有吃樹
皮者有人相食者故上此圖欲朕速行蠲賑皇貴妃聞
言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五千兩朕意其必欲待再

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
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助賑又卿等
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再諭若是
不數還諸部議處諭卿等知之
二十八年平播州
二十九年立　皇太子上　兩太后徽號
三十一年緝妖書
三十二年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頒詔大赦諭吏
部　恩詔一款郎中歷俸七八年以上應陞外任者擬
與應得職銜填補

三十三年正月諭禮工二部朕第二子福王出府成婚
有年宜遵　祖制分封豫建藩府會同擬議來看定于
河南府內監孔一龍工部主事房楠督造　二月　皇
太子第一子百日命名傳諭禮部朕元孫誕生尊上
聖母徽號書諭天下宗藩復思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
氏每欲進封因帑藏錢糧不敷暫行停止今宮闈大典
業已告成　恭妃進封皇貴妃其　皇太子下欽命選
侍王氏亦當有封號以襄慶典查照禮儀以上　禮部
奉　聖旨冊封　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
以成禮朕覽皇明典禮一書　皇太子正妻封妃次皆

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擬封號仍以其書
頒闕中及禮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　皇太子第
二子生諭內閣先年面奉　聖母慈諭傳浙江南海普
陀寺古刹被毀基址尚存欲要發心修復不費官貲民
力欽發銀兩益造繼續祀延香火用表護國祐民之誠
朕即遵奉同　皇后等俱遵助工銀兩道官今已修完
朕思　聖母面命朕發虔誠理當勒石恭成始終以傳
永久俾可作一碑文特諭卿知
臣國顧曰昔成化初　皇太后壽節姚夔等諸大臣建
醮行香給事中張寧力諫大謙官之體自應如此然

主上一段孝思大臣將順亦無不可以　泰陵恭儉好
學宮中不廢慶讚傳至　神皇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夫
宮中雖號壯麗然兢兢守法度不敢移一步無機務之
煩罕接對之禮瞻佛像以申崇嚴因焚修以志禪從母
道也陰教也繼體之君豈能時時奉侍緣而飾之經厥
之開與凡名刹之建聚百順以效承歡孝莫大焉家有
百金之產其母拜佛拈香其子趨蹌奔走是謂家慶慶
必冒而不然者曰悖
三十四年當大察吏部都察院皆缺正官署印者吏部
左侍郎楊時喬都察院左副都詹沂慶請補正官或各

部尚書代攝不報惟命時喬沂協同行事正月二十日考
察起初四月復有　旨戶部尚書趙世卿代理時喬冊
請印務合併專管報曰察典已有　旨着楊時喬詹沂
舉行凡二日考過三省如何又有此奏非誤發批紅文
書當即查回停寢今不遵已降之旨却請未出之命輒
自就廷成何政體着即依行以竣大典時喬沂皆厲清
節禮部署印左侍郎李廷機如之當除夕　上在宮中
謂左右曰此際廷臣受朝覲官書帕開賀抒闊惟楊李
詹三老見清寂可念甚其深受　上知如此
三十五年閣臣朱賡年七十獨任又病疏不當十餘上
皆極哀苦至五月十五日額請速補閣員末云臣生死
直一身一家之事今且先其所重、上感動手諭曰枚
卜卿屢懇請朕以明悉連日愼思但任大責重且因近
來新進喜事之人私結朋黨援引濟援是以遲疑卿可
傳示吏部即會九卿科道推素懷忠義堪任的六七員
來簡用卿宜保護調燮毋生疑畏以副眷懷時其子左
通政朱敬循省父北行至嘉興得疾歸卒賡以聞報曰
卿子病故聞而傷痛朕心惻然但股肱輔弼先國後家
宜抑情遵理愼加調攝稍可即出贊襄太醫堂上官領
御醫看視簡命閣員已有　旨了尋會推七人于愼行

趙世卿劉元震孫丕揚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廷機淸
品爲　上所知爲士大夫所亮然有病其鋭厲者幾不
與列推上點于葉李復傳諭內閣朕思在籍舊輔王錫
爵贊襄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特覲
欲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擬諭來行吏科都給事中
陳治則上會推本未批曰李廷機日講有年功多啟沃
晉部屢遇大典勤勞懋著爾等衆議素負清節已點了
當以國體爲重不必紛紛肯擾廷機三疏辭職舊止兩報
以卿近在輦轂宜直前任事仍猶趑趄固讓急公之誼
謂何邊旨到催來毋再辭夫李之人品如此、上之
眷注如此亦可靜聽觀李之設施何如而言者攻之不
已傳諭吏部近來兩衙門專以揣摩猜疑枉害良善逞
臆制人全無國體昨日枚卜在廷各官皆有品隲請自
上裁有何審疑至光翰胡忻暾暾求勝不已疑君誣人
成何國體姑且罰俸半年廷機上疏求退、旨曰卿乃
朕所特簡被命五旬亦無逡巡不出之理乃幾一屆任
徇私羣黨輒來攔阻逞臆抗命已有　旨了卿宜信心
直行即日入閣　先是南中有妖寇劉天緒事文武爭
功張皇牽累不逞者因而播私帖驚擾上下南兵尚書
孫鑛奏妖黨屢布妖言等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

陵廟尊臨設有內外守備衙門及兵部叅贊機務俱有專勑如何事多掣肘致使奸黨妄肆跳梁是何法紀職掌奚存所獲犯人着兵刑二部覆加詳議行南京法司從公問擬具奏一切善後事宜責令孫鏓悉心經理始終其事毋得疑畏罪人既得此後只宜撫綏鎮靜宣布
朝廷德意以安重地近來科道官借言時政挾私滅公牽引瀆奏誣害忠良旁觀者杜門推避當職者解體隳心致機務遲疑非激濁揚清之任好生可惡姑念言官俱不究治　閏六月京師大雨兼旬不止街衢深者丈餘禁城塌四十餘丈張灣大木盡數漂流糧船撞壞失

米四萬餘石民房倒者無數壓死數十人　上曰京師災民着五城行查照例量錫房租銀、救濟戶部發太倉米十萬石平糶工部急濬溝渠疏通水道又曰今幸雨歇又未知天意如何着大小官員常時恪恭乃職毋得玩愒直待有災方行修省祈禱豈未雨綢繆之意　江西通省南糧船料盡與豁免、太監李道之奏　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禎使琉球還却所餽黃金共一百九十二兩既還其王舅毛鳳儀正議大夫阮國疏致原餽、詔曰覽奏具見該國誠欽但夏子陽等却餽能廉正得使臣之體禮金着來使費回　福王庶第一子生疏言外藩舊例請名必待五歲臣男生于京師事體不侔若拘于例則臣父子面覩之時不無呼抱之情入朝　皇祖母
父皇御前寧無歡愛承應且請名填註玉牒非敢請封下部覆、上曰福王尚未之國准百日賜名以便呼直
廷機復自陳宜去者五且言近日奉　旨處分皆
御筆親書如雲漢昭回發下該科有目共見乞有關係者旨輔總票盡以歸臣至禁發抄一旨亦謂出臣所擬欲箝人口而壅聖聽一唱百和臣性戇直實不耐此六宜去言者始比臣于包拯王安石今比臣秦檜過此以往何所不至七宜去　上曰卿勤誠敬慎朝野共知每

章疏票擬皆朕親覽裁斷有何專擅豈得以浮言疑似介意遽求休致何忍于心卽出安意輔政　湖廣巡按史學遷薦隱逸舉人瞿九思又薦華陽王奉銃賢孝九思黃梅縣舉人萬曆癸酉科春秋第八本縣知縣張維翰激變小民借九思求解不應反誣檄黃撫按辯自江陵持之沉閣門若者三十餘年華陽王分封豐州蠖拱宸樓以表喆祀擴思親樓以事繼母處祖不及千盡散貧宗積書幾萬卷朝夕先世莊靖以純孝稱溫養以崇文著于實錄賢當與三十四年襄府郎城王載懷並美併旌、工部奏內供難缺貧商難僉　上曰內供商役偏累五六疲民殊為可憫着遵履　旨皇親戚畹緡紳錦衣衛及世職驚敕俱皆優免不得擅聽佽誣報派餘酌定人數會同僉報其間覈虛實杜囑託滅塾費禁需

索等項俱要從公執議加意體恤務使人心樂從稱朕
愛養饑民之意　京軍該給布花者十九萬三千有奇
工部以缺乏那處請詔內庫暫撥九萬匹工部再請
詔如數與之蘇州五年內欠至八十萬二千餘匹載入
考成嚴追有司停俸　河南災　聖諭朕念小民貧苦
今歲又多水旱各該被災地方着撫按上緊勘實具奏
照分數蠲免其積穀去處就便從宜放賑災重者多方
設處戶部奏議內災民委實異視　上曰這六郡災傷
之處准照順永賑糶事例發臨德二倉米五萬石平糶
以蘇民困倉銀徑解該鎮抵充年例　聖諭兵部朕雖

靜攝宮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荒遠安邇詰戎振
武之事尤惓惓焉昨見滇夷作孽昨附作亂克　撲滅非難何
日久蔓延任其焚劫失郡邑戕官民如入無人之境撫
鎮官平居防守何為臨事制禦何策陳用賓沐叡都着
住了俸戴罪殺賊自贖如縱寇遺患併治不貸其保身
失事為國死事官員了無分別奚以激勵人心着巡按
作速勘來處分又粵地遠在萬里交夷竊發果否遁逃
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何保禦着撫按也從實勘報遼
東建酋不思國恩不遵貢典招亡納叛意欲何為地切
陵京豈容如此怠忽該督撫鎮巡等官務要申飭軍令

嚴戒將領毋習故掊尅以失軍心毋自弛威嚴以生戎
心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該部即便馬上差人行文與
他毋知道昨余懋衡閱視條奏邊務業已有　旨未見
奉行具奏仍還傳諭各邊守臣一體振刷以稱朕意
安南賊寇入欽州事聞　上曰夾賊乘虛入城肆行焚
劫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説撫巡等都着戴罪
剿賊自贖楊應春等着革冠帶充為事官立功贖遇等
着巡按嚴行提問夷情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
燿久任總督本居禦制謂何豈得盡委下吏姑着上緊
討賊仍嚴督黎惟新合兵同剿擒獻首惡及助賊人立

限與他待事寧之後再行議處　廷機復上自責自訟
累君累友懇求罷免以癒罪殃疏言　御批御史宋燾
降調並重降姜士昌臣不勝驚惶今日又批臣疏以閣
務命臣即出臣不勝感激尤不勝危懼　因念臣至不肖
皇上用臣費許多主張既用之後復費許多庇護臣之所以累　皇
上者一至于此而諸臣為臣費多少口舌多少白簡更
因罰俸貶秩臣之所以累其友者一至于此臣非得罪
甚觀之不過為舊臣一貫發耳臣不幸叨中一甲同庶
吉士讀書臣有敬吾館師為舊轄門生又不幸臣之鄉
用舊輔在朝又不幸當南北二輔偶有猜嫌之際然臣
本無偏黨當其會問妖書臣作色直言府部九卿科道
錦衣而諸臣所共聞見則臣心事照然而人見臣師生
之[illegible]如遂疑其阿附一人疑而羣疑焉一人言而羣
言矣[illegible]雲翰徐陳年例一節未宥及舊輔臣謂禮部
官莫管科道事雲翰怨臣因而陵躁百端至呈臣[illegible]
臣[illegible]挽禍之陵夷未審與散六年考察禮部衙遞二員

乃以浮躁處之今言者引大學一條以雲翰為有技彥
聖臣為詔嫉而臣則引論語一章忽訟上意不避至謂
死由考察則禮部司官四年內死者七人蓋有美陞而
死者矣要之風聞言事言官之常謂所云殺人媚人比
之豺狼比之秦檜而自比于劾嚴嵩之楊繼盛不無過
激然而言官論事濺其常也其意為封禮衙門請賢未
見推用督過舊輔而發憤于臣之新進者誠為波及然
面言官論人波及亦其常也乃不意上干聖怒而重加
[illegible]則臣之過益積而不可解罪益大而不可贖矣
明旨不許救援臣何敢救言官顧不敢不自救代望
皇上原宥求言士民免其降謫惟將臣放歸田里踞
羣猜盡融萬鎮俱靜臣下不累友上不累君抑難而退
臣之幸也亦朝
端國體之幸也、 上曰卿忠直清正朕所鑒知妄言亂
政的已處分了卿宜即出安心佐理勿生疑畏慎毋固
辭
三十六年四月朝鮮國王妃金氏奏前王昖卒于去年

大事記　卷三一　九　三二

二月立光海君琿請命為科臣胡忻所駁謂臨海君珒
居長琿居次珒因倭患被擄復歸遂有立次之請未允
今擅立非次當駁 上曰立子以長萬古綱常該國素
尚禮義何乃敢行廢立自取亂亡移文秉公詳究臨海
何以廢光海何以立具奏定奪 兵部奏滇南元兇未
獲報捷冒濫宜防 聖諭該省賊首未擒府印未復戕
戮甚慘師老無功乃猶屢報捷音豈無掩殺避罪之弊
且張名世正在軍中報功獨多尤屬可疑着巡按一一
從公勘來以憑議處撫鎮二臣失事不小姑着戴罪殺
賊必以獲酋復印方可自贖仍另推堪任的刻期前去
夾勦毋得久延悞事、 劉綎往雲南討賊請給關防
聖旨與做雲南討賊總兵關防事平之日奏繳該省人
民旣遭賊害地方官若復掩殺避罪禍豈不更慘西南
僻遠此等情弊難以遽聞朕垂念遐方甚懷惻惻已有
旨着巡按從公查勘還作速回奏毋得遲延掩飾今後
用兵務在除害安民不許沿襲舊弊自取罪愆劉綎沿
途要安靜無擾若量處地方寧息爾部即另行推用
閣臣朱賡奏故鄉水患異常、 聖旨連日見南直隸江
浙各處報災方深軫念覽卿奏家鄉水患益用惻然便
着該部行文各該撫按官分別蠲賑毋事虛文請寬龍

大事記　卷三一　九　三三

段量留稅銀已知道了其改折等事通將省直所奏酌
議來看今民窮財盡又當此異常災變國事艱危方藉
卿忠謀至計悉力匡維奈何以修墓為辭堅欲引去甚
非為國家分憂共患之誼宜體朕此意即出贊襄毋得
再辭、 雲南報擒賊首、 聖旨這賊夷連破城池八處
殺戮平民無筭乘虛直入幾失會城撫鎮三司官各有
地方之責平居備禦謂何臨時束手無策徒以印信餌
賊為退虜全身之計卻又上下蒙蔽妄冒報功據獲首
惡是眞蓋見前報之僞欺君殃民法難姑息隙用賞沭
敵都着撫按官解送至京從公問擬薛夢雷身為藩長

印從司出漫無主持且着回籍聽巡按查明來說該處時本轄失事降三級調用楊俊臣帶道有失姑降俸二級羅希益失事較多着降三級調用汪如淵范繼斌華任聽勘陳典白明通黃榜毛文彩都着撫按官扭解來京究問王啟光等三員唐肇元等七員馬阜等四員都華任提問魯化等三員都調任用　時大寮多缺侍郎楊時喬以署吏部老病力辭不允考選久不下固請得發大閱朱賡當國力攻恣意描寫賡不勝困苦廷機亦不能出止向高在事最子最苦宮府益扞格賴葉二酋寬劇外邊報踵至

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西直門外所居一帶軍民忽報虜至盡皆逃避然原非虜人係新推薊鎮總兵官王國棟帶夷丁赴任從昌平經過訛傳所致久之始定　聖諭朕第四子瑞王長成理宜婚配着選民間淑女擇日行禮時喬竟卒于位起孫丕揚吏部尚書初至上四事卽不報凡兩月推上無慮百餘疏俱不報窘甚丕揚疏明之知人誠未格主天厭素飧老病眩暈乞放回籍向高亦極言　皇上篤念舊臣委以重任必有一番信用一番轉移乃推舉諸疏概留不發以致抑鬱請病大失人心　上始批丕揚本曰卿公清端亮簡召方新正需碩德表正百寮如何遽稱疾求去且目下推陞大選朔迫宜卽出供職不准辭其題補內外官待朕詳覽卽與簡發仍慰諭向高亦言銓臣之賢有　旨留用當卽出佐理于是督撫以下等官稍稍得旨凡事若塞若通向高竭力綢繆閣部號稱同心雖不能止臺省之叫號而其說亦卒不行葢腹心清定股肱堅強斯耳目眩亂亦不至顛仆也　兵部尚書李化龍疏秋防事宜各邊戰守當加謹隄備極言遼東危急之狀　上曰邊防事宜依議嚴行申飭近來各鎮糧餉日增武備日弛兵數雖多堪戰者少督撫官如何不用心振刷料理以致有警

之時動輒驚惶責將誰委你每屢說遼東緊急着戶部卽發應還太僕寺漕折銀十萬兩太僕寺發班價銀五萬兩南京兵部借銀八萬兩戶工二部共七萬兩解赴該鎮以爲募兵充餉之用仍着各該督撫巡鎮官責實用心整理邊備訓練士伍設法修復屯田以助糧餉不許因循怠玩專靠增添違者重究　增遼東試額五名上曰試額准增以待遼士耶　朝廷軫念重鎮鼓舞作興至意以後中過科目不許圖便遷移以致地方空虛違者不論已未仕進盡行革黜問罪其餘俱依擬行戶部請各邊糧餉　聖旨朕深居靜攝每念未嘗不在

小民邊討今歲各處奏報災傷重大況遼鎮等鎮兵餉
急缺朕心憫惻欲發內帑但節年拖欠金花銀兩數多
雖有各處稅銀接濟官用尚且不敷准借馬價銀二十
五萬兩工部稅銀十五萬兩解發各鎮支用其北直隸
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福建四川當年征在官聽解內帑
稅銀准留以二分解部以充軍餉一分賑濟饑民務丈
彼處撫按官務要分散得安窮民獲沾實惠方稱　朝
廷軫念優恤至意
三十八年　上益恭默批發者內外庶僚推陞只一是
字巡按復命舉劾下部凡閣臣部院條陳告歸疏皆留
大事記　〈卷三一九　三三五
中淮撫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後凡一年有
餘參積不可勝數其餘兩衙門聽其自作自止自相攻
擊皆以不聞不見處之從自出城者自詹沂侯慶遠而
下數十人不能止也自冬及春畿內山東河南兩淮四
川大旱四月初二日正陽門城樓火十二日器皿廠火
始批河高疏云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已來恒
風亢暘又兼門殿被災朕甚儆惕精心虔修消弭所奏
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卿豈恐慗然求去還着鴻臚
寺上官宣諭朕意行望速出贊襄慎勿再陳傳戶部
聖母慈諭發銀十萬兩朕將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
銀共六五萬兩又令　中宮等各出費剩共七千兩一併
給發行撫按官酌量災傷重輕賑濟畿輔災民各處流
來饑民發倉米二十萬石分給廷機三年中百疏不下
六月裹首自往會極門拜表求去　聖旨覽奏知卿病
尚未瘳又兼天暑失調扶掖具本親奏情詞愈懇朕心
惻然卿為朕股肱但天氣暄熱宜愼加保愛特遣太醫
院堂上官診視卿還善加調攝慰朕至意明年東■構
禍攻南北關尋張差事發　上方居　太后喪辛慈寧
宮見羣臣本見國
四十三年十二月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
大事記　〈卷三一九　三三六
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因思物力
艱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浚河修城一時並舉工
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
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思惻
然已遣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其開磺抽稅原
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征天地自然之利今開
礦年久各差內官俱奏礦砂細微朕念得不償費都着
停免礦俱封閉以完地脉靈氣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
有司照舊徵送稅監一半許二產解進內庫濟賞賜供
用之需一半解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奏帶員役止着

押解催價錢糧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令地方提徒
搶奪致民不安商稅不行友爲正課撫按官同該監官
不時訪拿治罪昭朕仰上天仁愛祖宗鑒臨敬畏修省
實政及朝廷權宜濟助夫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
有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狹旬　聖諭朕思孔子繼往
聖開來學筆削魯史春秋明善惡順陰陽百王不易大
法萬世所當誦法者已有吉卿等傳講官日每撰寫講
章進覽又朕聞先臣丘濬纂述大學衍義補書古今事
理備具考論節目精詳有裨政治嘉悅無已命該監重
刻傳布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卿等撰一文來序

首簡示朝廷明德新民圖治至意
補錄 計十二條
上即位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宗一日
穆廟恭妃遣內使持金茶壺一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
上曰此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闌出　詔答內使三
十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　先帝所賜器
不可出也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送至內閣閣中
蓮花早開江陵并以獻、　上溫旨諭答已而出白燕還
江陵、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臣六人題詩扇
扇繪花木鳥獸人各五柄六人者學士申時行中允何
洛文陳經邦贊善許國編修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示閣臣四駿者　成祖
用兵所乘也各爲詠題奏之、　上悅賜金巳又檢　成
祖騶虞手卷一幅以賜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臣
皆有題詠翰墨甚精賜內閣者一小卷仍有一卷長丈
許鋪文華後殿竟卷此則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官
六人分賦學士申時行諭德何洛文各賦五幅洗馬許

國中允陳思育修撰陳于陛于慎行各四幅奏　上賜
銀豆畫多蟲魚山水竹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精絕
一幅爲玄兔圖以淡烟籠之意態安閒如生稱神品于
公所分者、宣廟汀鷺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
鶺鴒也、
丁丑武清伯李文全舍人任軍士布花從人多所乾沒
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浙支布一疋驗之
果紕繆不堪即謫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
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狀江陵爲營
救得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

之而抵其家人於法由此服罪歛戢矣
庚辰文華殿西内角門柱礎有天下太平四字拭之不
滅江陵以爲瑞也請　上臨觀　上見不懌曰此僞也
蓋龜尿書之入寸許摹一層不滅術家戲法　上固知
之矣
癸未五月出百子圖命三輔臣申時行余有丁許國各
賦詩
丙戌七月　慈聖皇太后宮中花盆内長出紅蓮一朶
心内生一朶九莖尚未開着文書官宋紳送内閣看畢
仍送回隨上詩賀

戊子三月大學士申時行進　聖祖御筆凡爲御批勅
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或片楮短札或累牘長篇硃書
墨書眞體草體備具謹裝演成冊進呈奉　旨　聖祖
御筆留覽着査取慶朝寶訓及實錄來進（三十八年九月前南京尚寶司卿蔡悉奏進高皇帝大學贊）
八月　上閲壽宮領嘗觀沙河見水勢洶湧因問黄河
何如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對以十倍未止　上愕
然俱命賦詩述其狀
乙未九月復　建文年號附于　太祖高皇帝實錄之
後

類補

從祀
十二年十一月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先隆慶五年進
薛瑄（三十七年獻章諡文恭居仁諡文敬）
二十三年七月周嗣成（敦頤之父從祀啓聖祠）
四十一年十二月羅從彦李侗

賜額
十二年五月王守仁天貞書院額曰勳賢
十四年八月　國初龍陽縣典史青文勝祠額曰惠烈（有傳）

二十三年二月于謙河南祠額曰忠節

優賢
二十一年正月劉元卿爲國子監博士陞禮部主事擧
人吉安府安福人
鄧元嶽國子監博士擧人建昌府新城人致仕
王敬臣國子監博士擧人吳縣人遣授
原任通判王升吳縣人馮行可華亭人加一級
三十三年十月章潢順天府教授布衣南昌人致仕
三十七年十月瞿九思翰林院待詔擧人黄梅縣人

存問

十年五月大學士徐階八十賜　勑大紅蟒一襲彩幣

四表裏銀五十兩閣臣皆用此禮

十六年六月南京兵部尚書郭宗皐九十二

十八年三月大學士郭朴八十加月米四石人夫八名

前致仕未給

二十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陸樹聲九十

三十年十月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以立　皇太子

三十四年八月加　皇太后徽號再問

其年十月吏部尚書楊巍九十

三十六年戸部尚書畢鏘九十

二十八年南兵部尚書楊成八十

四十一年五月大學士申時行沈鯉八十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

朱國禎輯

國本

萬曆六年戊寅二月庚子納皇后王氏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　皇長子生宮人王氏出封爲恭妃逾月命名常洛取太倉銀二十萬光祿寺銀十萬充賞上　兩宮徽號　詔赦天下頒諭朝鮮十二年甲申七月冊貴妃鄭氏十四年丙戌正月皇第三子生貴妃鄭氏出命名常洵取太倉銀十五萬充賞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疏曰元子誕生五年于茲　祖宗朝故事　宣

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今元子聰明克類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冊立禮儀允宜速舉至出閣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次第上請　上諭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越數日再請溫答如前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沈璟各有疏請　上怒降諭又有救者　諭閣臣朕覽科道救姜應麟沈璟二本前者朕之降處惡彼疑其君立幼廢長故先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己意以壞公論彼意置朕不善之地故以是處卿等出票來看十五年時行等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爲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聖志何嘗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此紛紛以故逡巡待命踰年於茲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警民生可虞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羣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儲冊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其說我　太祖三

年四月詔曰朕嫡子正儲位衆子當封以王爵　成祖　英宗　世宗皆可考竊謂皇長子宜正位東宮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舉尤爲盛事　溫旨報聞晉鄭貴妃爲皇貴妃寺冊寶廷臣請并加皇長子母不聽十八年正月朔　上在毓德宮召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　上以雒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詳諄辨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任勞任怨叩謝畢因進云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懸望今聖體靜攝臣等不敢數煩起居但一月間或三四次間一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
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脚軟行
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册立東宮係宗社大計望　皇上
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
妃亦再三陳請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徒
使出綫放心時行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
正在今日宜命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
能一一教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
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卿

[illegible][illegible]叩頭出[illegible]宮門數十步　上復令司禮追之云宜
少俟　速已令人宣長哥來看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
還至宮門內立待良久司禮傳言皇長子至矣皇三子
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皇
長子在榻右　上手攜之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後時
行等既見因賀云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佳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
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
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
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
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
上復答曰已知乃叩頭出于是在京九卿科道合辭懇
請册立皇貴妃弟國泰特疏以請閣臣又請追路訛傳
皇貴妃獨蒙眷注屬意所生京師百萬軍民[illegible]倡浮議
今國泰之疏已票而不行則外間又生疑議且以為皇
貴妃姑令國泰塞責　皇上姑為皇貴妃解紛何以杜
軍民之口副四海之心傳諭朕昨覽卿等所奏固是但

皇長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
豈有搖動朕前已面諭卿等今卿等又來陳請待朕旨
處豈有諸言惑朕裁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
年至今日有幾年幾月一日不激聒者否此輩心懷無
幾志在求榮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卿等可
思予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
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
父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
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槩不發惟其聒
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非有別故至鄭國泰之奏

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
敢有干預國政者國泰出位妄奏朕姑容之其建儲之
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又諭云冊立事
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冬日傳旨冊
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時行復奏謝言即日傳示
部科訖　上復諭云冊立事只傳與先生每股肱大臣
如何傳與各衙門想彼屢屢未止為臣的疑上為上的
不得不疑朕所以動火自今後若能靜聽一年明旨當
無中變
十九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

為請　上怒曰父子至親已有明諭豈待爾輩煩擾遂
功張有德罰俸三月本欲過壽節舉行既屢催激冊立
之事着改二十一年各衙門不得又來瀆擾以致延改
時行因人言杜門已久惟國與家屏在直具公揭謂有
德所言自其職掌請仍依期冊立　上遣中使詰責先
生輩奈何與郎署小臣比時行在家亟上密言臣久不
與閣中事二臣列臣名實不與知舊例閣揭止存閣中
至是發出禮科明首臣之自同心也時行亟遣人取去
衆疑大鬨給事中羅大紘疏糾削籍中書黃正賓再糾
廷杖為民時行不自安引歸國亦得請還家屏求去不

允時行初無他意謂臣下不失信于　皇上去而後可望
皇上之從故以此自明冀上之亮而無改舊諭然上之
易期匪朝伊夕不待有德之疏二老之揭首揆只合從
衆待罪而周旋太過犯此嫌疑故紘正賓之忠自在而
必欲以此實首揆之罪則情有可原且亦事理之必無
也家屏當國錫爵方以省母歸請趣入朝
二十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　嚴旨降級申
救及續請為民者給事中鍾羽正舒弘緒孟養浩張棟
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陳尚象御史鄒德泳賈
名儒郎中董嗣成惟養浩加杖一百方獻可之謫家屏

封還詔旨　上怒連及諸臣加重上言誠不足動主道
不足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責以希名不遂且示小
臣薄罰自宜調停居處緩詞解諫乃遽駁　御批故激
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
去家屏復疏臣罪無容辭但皇子與　皇上至親也冊
立豫教大典也言涉至親不必怒事關典禮不宜怒臣
與諸臣知為宗社大計豈意激　皇上之怒哉一言不
投萬事瓦裂惟是孤忠獨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性歸
死為幸報允郎中于孔兼疏家屏之去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義固如斯獨惜　皇上既內變之情欲搖主鬯之

重逐言事之臣而又遷怒吏部如饒伸獲罪王錫爵未
嘗獲罪　皇上吏部以久淹推用反因得罪不知輔臣
何術能結主心遙制用舍之柄　皇上以此市恩冀其
復來共成他圖錫爵等臣知其或不爲也設有人焉且
借尚方之劍斬其頭矣姦其轉相猜疑如此
二十一年癸巳正月錫爵至京即以定國本自誓乃密
奏　皇上親發大信定二十一年舉行册立且戒羣臣
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羣臣未敢先發一言今交春半月
有餘　皇上片紙遲速可以自裁而諸司造辦器物定
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以

至稽延日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
名而又緩是非蜂起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
壓矣臣新從外來既封衆將順復自行密請以實渙汗
之言以明　皇上靑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主之
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
轍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降諭使盛美皆歸之獨斷天功無與于人謀
而臣一生遇　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顔面于班行矣
奉　旨忠愼可嘉朕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嫡不
立庶之訓今皇后年穉倘後有出册東宮乎封王乎故

朕遲疑未決既卿來奏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
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背違　祖訓
下于事體兩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錫爵復疏自古
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
倫序致啓爭端今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長子年巳至
十二齡尙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
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母而此
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
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
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

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應于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
日事體正與相同與其曠日遲久待將來未定之天孰
若酌古准今以成日下兩全之美今請中宮養之爲母
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
撫養不必以子非巳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
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文皆仰服　皇上
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視頌將垂之史册而有光矣
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尙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
俯從後者可以曲全恩義報以不必假借擇所擬並封
前諭批發于是廷臣大鬨歸罪閣臣錫爵皇恐請收回

前論具言科臣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王從來無此事
體三王並冊名分如何可辯且責臣蒙恩如此萬里入
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紛飾如此之過舉
將來萬世譏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官至亦稱該
司議論與科臣紛紛上既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
之初心本以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　皇上所諭
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悔不得不畧露前論中
所云以明此舉原出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
足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
擬定期尚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

非臣之所忍言矣夫　皇上自知自信本末洞然而外
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
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
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
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
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
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
漢唐宋明主故事急勸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
妥萬當蓋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
之言謂臣奉　勅即行略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主終

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訪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也人
以僞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既以祖訓爲必
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揣摩無據之言既謬許臣公清正
直欲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暇煖而使臣先蒙衆
口之誚必不可一日立朝臣固自悔自咎痛其始之差
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卑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
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囂者也
三十八日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因思
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
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備並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

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
但思以僞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是
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亦不必疑阻朕爲天下主無端
受誣卿何忍見光祿寺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各疏
爭　上怒甚革職謫戍錫爵特疏懇救免戍光祿少卿
涂杰寺丞王學曾繼之削籍二月閣臣請會議冊典以
安人心　上諭靜候輔理小畜疑譌不必自疑不必廷
議錫爵復引咎自劾　旨曰卿若認錯置朕何地朕爲
卿含忍尚量別處且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
行冊立錫爵疏曰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辯而

直引爲巳過亦自有說蓋連日繙閱祖訓委無皇儲待
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
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在　世宗朝曾封爲王然封
王之時歷于莊敬太子之下並未曾以元子受封也今
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許二三年册立之
期眞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群臣自可無言顧臣私
憂過計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
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
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册
立豫敎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命旣

改于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
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巳爲之頒詔覃恩而
詔書內所稱祗承宗祧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
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羆未協又明露彼時
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
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
待嫡子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巳疑
心一生則將誣及宮闈之隱情將慮及于萬世之流禍
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著紛呶詔令四格亦豈太
平景象故臣復苦勸　皇上旣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

決此狐疑之討使册立豫敎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
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外有抄錄萬曆十年詔書一
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
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
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巳
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
衆卿其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
宮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朕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
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巳而朕矣其册立

巳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又疏曰册立議與人之初
疑　皇上謂不欲以恭妃歷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
之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待嫡之條而及茲待嫡命
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
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
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册立以愧之因其愧而處之何
人復敢爲疑侮敢爲黨附若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
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蠱惑者至于皇長子年
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册
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敎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

從陛見儀上請朕 可以少安人心矣奉 諭云豫敎還
候吉行
十一月十九日 上坐暖閣召王錫爵至叩頭奏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 聖恩累次差官齎諭敦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
今日又蒙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
寧真萬萬年 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
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對曰
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
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

全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宜如 皇上召
臣本付托以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頭緒若
于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冊立一事不定生出無數
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耳所以連進
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
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對聖意豈有不定臣等亦
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胡言亂疑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乎白受人言令開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宮有生却怎麽處又對這事數
年之前說起猶可今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况
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况皇
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潤
悉苦心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
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
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時出御朝頻召臣
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
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對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
清心寡慾保養聖躬萬安以遂群臣願見之望即如今
日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務言

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
錫爵謝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茂齎捧
御札一道到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教冊
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候待嫡且朕不老又無重
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
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遠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臣今日
正以長至節後諸中旨不出群疑又興方與同官臣志
皐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 手諭相
與盥手叩頭捧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

匠夫之誠止知爲主疚熱無他竒見可以安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敎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眞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日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千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

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以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趁閒趁早趁宮中吉祥歡喜不須廻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解衆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敎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庭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前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出閣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愼而聖心又聊案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並見兩皇子時皇長子之年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嘗其時憐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日遽信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塲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所以不敢主張並出之議而臣志皐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

而、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太容候、敕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　祖宗成法上請奉　聖旨朕非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者非疑于卿等朕思今古人心殊異議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敕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敕諭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敕奉行不許又來激擾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十二月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籍始知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請又必先自閣臣擬旨傳下禮部
方可據以奉行即今皇長子講讀之期擇在明春二月
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行傳
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請奉
諭朕知道了朕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着甚冠服
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中詢于卿等今卿等奏來甚
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衮冕皮弁二服冠則
皆同其服則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暫着常
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錫爵疏

今擬又蒙賜手札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
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
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所用器皿物件及備用等項
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其過費出講少俟二三年與
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卿等知臣等伏讀後當即
封該科使其傳諭該部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
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
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之體宜然也昨該臣等因
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
而言乃一力護　皇上之深心惟恐部科諸臣有言也

蓋臣等昨于下午出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
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
查徧舊案並不見有出閣買金玉之事即據　皇上冊
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寫之誤此以事
言者也在科臣則謂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以儉
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籍而先講服玩
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宮禁之費與外家寒儉不
同即今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夫臣
等外爲　皇上據當口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

傾吐腹心以求君臣之兩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國用
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之
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國者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即如近
日出閣命下執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他日
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初聞之不覺爲血噴
于口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謗君父至此決當墮阿鼻
拔舌之刑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舜
之明一舉一動皆被人算破此臣之所以爲　皇上不
耳也伏望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旨以絕

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物該監示裁省之數或明諭部臣節此就當將來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四日長子出閣講學侍班官二員禮部左侍郎兼侍講學士范謙司經局洗馬兼修撰李廷機講讀官六員修撰唐文獻焦竑編修鄒德溥郭正域全天叙檢討蕭雲舉侍書官二員制勑房辦事鴻臚寺署丞范可悛誥勑房辦事中書舍人茅閒詩提調講讀各官侍班閣臣王錫爵趙志皐張位輪日從而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疏出閣有期講讀官已有成命乃

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仗請不報禮部以儀註請不報部覆鸞駕請亦復停留無以顯 聖慈光盛典罰俸一年工科給事中黎道炤又以爲言并罰俸貞觀降雜錫爵疏二臣之言與別衙門出位者不同 皇上不得不容臣等不得不救詔降三級調外尋以給事中許弘綱之言竟削道炤貞觀爲民五月錫爵得請去

二十五年丁酉代府山陰王俊栅奏皇長子今年十五歲當選婚行禮但儲位未定所選何名位終當定禮終當行臣遵制不敢赴闕餘剪髮隨本進獻不報六月泰山崩裂凡一里餘

二十六年戊戌五月給事中戴士衡劾承成初山西按察使呂坤集閨範圖說修撰焦竑以使事至托爲序因携歸鄭國泰見之取去增后妃一款以貴妃入其中衆因謂焦爲鄭而作好事者著憂危竑議一書指貴妃將傾元子魏允貞張養蒙程紹劉道亨白所知劉光祚薛亨等十人咸舉大義毋以予貴之說同盟羽翼貴妃闢之泣愬于 上謂出士衡之手閣臣張位實嗾之即令其侄承憲奏闢 上曰閨範一書朕賜與皇貴妃閱看其書大略與女鑑彷彿戴士衡以外轉私恨造書妄指官闈着發烟瘴充軍與樊玉衡同一發承憲不必深辯并措東

征事遂張位革冠帶爲民七月諭閣臣朕念皇長子素稟清弱冠婚之禮所以遲緩者正要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至夏朕屢召見問察習學之功見皇長子氣質比去歲漸加充實且書做對句頗有進益朕甚嘉悅皇長子欲先行三加冠禮次及冊立選婚朕思未正名封冠服不便况三宮不日落成待煥然一新行此大典庶嘉禮有所以便臣民具瞻十一月復諭禮部具選婚儀然竟未舉

二十七年己亥三月吏部進士謝廷讚疏內亂將作請冊立冠婚不報

三十八年庚子鄭國泰再疏請三禮萬分難緩國本建
則宗社安則臣等之族安亦不報廷讃已授刑部主事
三月傳旨削爲民諭內閣朕以皇長子所居狹小修葺
慈慶宮移住次第舉行嘉禮畜物謝廷讃出位要功以
致少待卿等揭奏具見忠順傳示諸司靜俟卽發勑行
矣七月禮部尚書余繼登奏欽定吉期報候旨行又諭
內閣溽暑煩勞朕心已定傳示文武不必再瀆十一月
都給事中王德完請篤厚中宮未用漢文帝愼夫人同
席袁盎引却爲言、旨曰王德完意欲激阻大典妄聽
流言扯遞着實打一百革職爲民又傳大典本欲舉行因

大小臣工瀆奏所以遲延今日爲皇長子重爲王德完
重如重德完可再上本來太宰李戴疏救切責姑宥時
沈一貫當國聞宮中兩龍不相見見卽災以是爲諱乃
言華封老人之祝堯欲多男子也我　太祖二十五子
一百二十一孫而　皇上未有一孫聞宮中有傳無端
忌諱不足信也、　太祖多孫而身享高壽未嘗疑爲妨
已也於是忌諱之疑始破又辨素問壯婚之語表長至
輝珥之符引解縎題虎之詞舉七夕鵲橋之譬　上多
感動
二十九年辛丑司禮監傳　旨戶部催補宮錢糧覆前
後共進二百二十萬較　皇上大婚十七萬不啻十七
倍庫銀見在僅一千九百鹽課又已無解邊餉困莫能
支乞　皇上節縮爲望鄭國泰又再請奪俸一年餘皆
不報惟查器具次第以示取盈之意三月移元子於慈
慶宮一曰迎禧宮宮在乾淸之左外甚寂歷議者交欲姑順
上心之所欲而先冠婚緩册立臺省大集一貫第議之
貫曰先冠者奚冠太子冠乎諸王冠乎婚奚婚太子妃
乎諸王妃乎婚於何所官中乎諸王邸乎不正名而苟
成事明降元子爲諸王不如仍稱長子猶有望也某則
以爲徵冠莫婚徵册立莫冠三事一事不必離析必正

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後禮成婚不可後則趣
立矣五月給事中楊天民等復有疏催　上曰、明旨
曉然有何疑惑有何逢迎覬覦有何陵逼黨附況初春
內外遵　旨靜俟卽擇日命其移居豈欲遷延今欲將
旨擇日舉行楊天民等輒敢逞意瀆聒假此要譽沽名
而實離間遲緩降調七月傳册立事卽欲行禮因朕壽
節在邇事體頗多須從容了當況成造未備尤宜催辦
不得再緩八月罰引既醉斯干之詩以諷言元子聰睿
之性強壯之年血氣既充天機默啓親父親子喘息相
通不望之父而誰望者昔　皇上之婚及時故毓皇子

發然　聖母已遣官四出教蕭猶遲之也人情篤於愛
子則必愛孫而愛貴孫也滋甚。皇上爲元子大禮討
必欲具儀文備珍寶以厚之而推念眞情不如暴諸佐
僶之爲速耳、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備物盡禮
而推念眞情不如暴遂合飴之爲承懽於是始得旨已
勑禮部擇十月十五日具儀行冠婚並舉冠行三加禮
妃名未正而十一日又以冊寶未備傳諭改日買封還
上諭極諫。皇上最善慶事國家極重大典務言改自
則天事不謂所司不辦請、皇上生機端累白沸騰甚
於嗜昔而人心解體矣臣萬死不敢奉詔復言冊寶節

大事記　卷四上　二三

未備可以黃箋權代俟他日補之未晚於是　上收改
日之命復急責大司農金錢十五日冊立　皇太子第
三子常洵爲福王第五子常浩瑞王太子常潤惠王七
子常瀛桂王同日上。聖母徽號慈聖宣文明肅貞壽
端獻皇太后十一月。皇太子冠遣官存問閣臣申時
行王錫爵未幾冊寶告成。
三十年壬寅二月丙子　皇太子婚妃郭氏。
三十一年癸卯十二月緝妖書 見楚事中　上怒中外危疑
幸　上意素定方嚴捕將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
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

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同
宮就宣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
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
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
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
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
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
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
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
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

大事記　卷四一　二四

淚叩頭請去遂至慈慶宮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
罈傳與先生知道
三十三年乙巳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熹宗皇帝
十一月十四日戌時也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恭上　聖母徽號加恭熹冊　皇太
子生母王氏爲　皇貴妃仍存問中王二人十二月皇
第三孫生爲　今上皇帝
自三十二年東宮輟講侍班講官日久盡缺閣臣葉向
高每以爲請語極懇切皆報聞至
三十九年庚戌正月內官監請造福王府第自冬月

聖體違和外庭多有異議向高票前疏着令督促人情
稍安、上亦尋愈三月贈王錫爵太保諡文肅錫爵殁
于臘月二十九日至是疏至、上嗟悼者累日素以清
直當 上意力阻三王並封先定豫教最爲有功九月
皇貴妃王氏薨 皇太子生母也久不侍 上日恚得
疾無敢傳者比病革始報 皇太子自至宮門尚閉抉
鑰而入徐以手循太子衣泣曰兒長大如此我死何恨
太子號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須臾薨越三日始傳閣
中具疏奉慰得 旨朕以誕育皇太子命居一宮自適
前月聞偶疾即着皇太子問安數次不意昨以疾逝朕

深悼惜閣臣禮臣屢請擇塋地至十一月始得 旨喪
儀一切從厚舊用三萬今加十六萬隱然皇太后之儀
祠郎鮑應鰲極力擔任向高爲之主持 上心是之鄭
皇貴妃亦不敢阻竟皆得請發引 皇太子送至厚載
門而返因之深德向高言輒泣下每告左右曰我有大
恩人未報俟登極召之

四十一年癸丑奸人王曰乾事

四十二年甲寅福王之國（曰乾之獄二事俱見福王傳中）要典中謂福
王之國早晚無關大計夫王一日不行鄭氏之心一日
不息、東宮一日不安中外之疑一日不解爲此言者
抹煞衆之苦心非鄭氏之死黨而何

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己酉酉時不知姓名男子持棗木
梃撞入 慈慶宮門打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
下爲內官韓本用等所獲付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
收之次日 皇太子奏聞、命法司提問方 東宮正
位內官徃徃引疾去張差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
年七十餘一年六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搘一人至
殿超級而上羣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庚戌巡
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奏人犯供名張差係薊州井兒峪
民語言顛倒似相風狂臣再三考訊本犯畋畋冊喫齋

討封等語話非情實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
貌的係黠猾情境叵測不可不詳鞫重擬者 乙卯刑
部審張差供被李自强李萬倉燒差柴草氣極於四月
內來京要赴朝聲冤從東進不認識門徃西走適路遇
男子二人紿說你没有憑據如何進入你拏摃子一根
來便可當作冤狀等語差日夜氣忿失志癲狂遂於五
月初四手拏棗木棍一根仍復進城從東華門直至慈
慶宮門首打傷守門官跑入前殿下被縈擬依宮殿前
射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斬秋後處決加等決不待時
審者司官胡士相岳駿聲趙會禎勞永嘉也、

戊午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言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末至新犯張差見年力壯強非風魔人初招告狀着死撞進復招打死罷臣問實招與飯不招餓殺你即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之招稱張差小名張五兒父張義病故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老公騎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舖初四到京問何人收留復說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說你先衝一遭撞着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遂與我棗棍領我縣後宰門進到

宮門上守門的把我一把挐我一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輸着老公公多了就挐在我小爺洪福大了又招還有栢木棍琉璃棍棍子棍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名至死不招臣看此犯不癲不狂有心有膽懼之以刑罰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飲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願　皇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或勅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則其情形可以立見矣　辛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挺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為人死至大姦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

庸庸者姑試之于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察聽用其死力于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彼三老三太互為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等今竟匿于何所變豈無因警亦非小乞　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消明肆兇人于市朝以謝天下庶可警後疏中有姦戚二字　上惡之與王疏皆不報衆得擬其後矣

方張差下刑部時當事者只以風癲了事絕不及可疑處就中隱微回難深言然謂鄭國泰不皇急諸臣不附

麗末日在上決不可欺比王之寀疏上衆方大快而刑獄諸人嫉之如仇公然詈罵人人聞之顧題目甚正其情甚真不可易相與密謀掩飾御史過庭訓有心討為移文薊州踪跡之已而知州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未謂差以砍柴為生而李自強李萬倉李守才則以燒灰為業先是差傭工於張某家傭值未支三十五年十一月宗才擬以養女妻之差屢索前值為聘張故不與因而成癲第食力傭作則猶無病之人耳四十二年內監積柴四百餘束自強等欲買燒灰差以價少弗與未幾悉燬于火差意強等所為忿甚前疾益發絕不以生理

爲金矣又嘗種張仲金等所租史男善地其米粒爲金等所收獨遺田租累差明普剝其衣穗風癲益甚差雖夫孔道所居相去二十里餘本年三月內差詣孔道家適偶他出見其家有鍬柄一根因携以歸四月初二日差負荳二斗倂携前棍以出不知所往蓋皆實癲之一字并無出棍自外來之鍬柄非由人指授又增出差曾入薊州道衙門諸多不倫道臣袁和審係癲病釋而遜之無非證一癲字以謝國泰乙卯再審司官雖有十人實一二殫槩者力與之宋爭然不能奪友執前審大肆猖狂矣

大事記 又四一 二九

乙丑刑部再審張差供稱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同在井兒峪居住又有姐夫孔道住本州城內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大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三舅外父常往龐公處送灰龐劉在玉皇殿商量和我三舅外父逼着我來說打上宮去撞一箇打一箇打小爺吃也有穿也有劉跟我來領進去又說你打了我救得你又有三舅送紅封票封我爲真人等語刑部行薊州道提解馬三道等疏請勅三法司提龐保劉成對鞫是日會審者胡士相陸夢龍鄒紹光曾曰唯趙會禎勞永嘉王之寀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光鼎曾道唯劉繼禮吳孟登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灃宋瑞鳳也

給事中何士晉言張差持梃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 皇上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計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於官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今形見勢迫業已至此所爲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而今方待勘米卜的耗何如臣愚不敢預擬也留中

臣疏僃

大事記 卷四 三二

上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奉養大典追思慈恩罔極哀慕不勝方在靜攝中突有風癲姦徒張差持梃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嚇朕恐懼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國根本豈不深愛臣傳本宮添人守門關防不時衛護連日覽卿等所奏姦究臣淵俗徑隱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日刑部據原薊州同文以上奏申其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

給事中何士晉以戚臣鄭國泰揭辯陸大受疏復奏大變藏肉雖有身犯姦宄克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下

深並未嘗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曹
之勘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膽戰輒
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告宮中
方求　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送法司拷訊如
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
不能庇即　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臣請與約
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　皇上嗣後凡　皇太子皇長
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疎虞即坐罪則
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犯招舉一味熒惑
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逃或陰斃張差使口

滅則疑卽生疑將成實事惟自審處以消後禍
癸卯巳刻　上詣慈寧宮召見百官輔臣方從哲吳道
南先至文武各官陸續至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行一
拜三叩頭禮時　上西向倚左門柱設低座俯石欄百
官復至御前叩頭　上連呼曰前來稍膝而前去　御
座不數武　上練冠練袍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青袍
侍　御座右三皇孫及皇孫女鴈行立左階下　上諭
曰朕自　聖母升遐哀痛無已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
每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
不敢懈怠昨忽有風顛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

多閒說誰無父子乃輒來離間適見刑部郎中趙會禎
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凌
遲處死餘不波及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尋執
東宮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
復跪於後班大言曰　皇上極慈愛　皇太子極仁孝
語未竟　上不甚悉詰問為誰中使以御史劉光復對
光復猶大言不止　上斥之至再光復不聞復申前說
詞氣益峻　上色頓改連呼錦衣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遂令中涓拏住梃杖交下　上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
待　占從哲等叩頭言小臣無知妄言望霽天威怒稍

解從哲等因請　皇太子講學　上言此事朕豈不知
近因　聖母之服不便舉行因指袍帶曰你每看我所
穿何服乃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
成丈夫矣使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今又何疑且
福王既已之國去此數千里自非宣召彼能插翅飛至
乎因命內侍傳呼三皇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皇孫
俱圓帽青服南面而拱立　上又言　皇太子天性至親
祖宗　聖母俱所深鑒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眞
是姦臣言之再三天顏稍厲從哲等又叩頭奏諸臣豈
敢如此時刑部侍郎張問達大理寺丞王士昌亦跪在

後復至前讀本內五犯名字。 上又曰止照本內名數
不許亂拿、又問近侍曰彼為何官衙以法司名姓對又
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再說來 皇太子云似此瘋
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
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令我為不孝之子深
為可恨 上謂各官曰你每聽 皇太子所說否固逆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羣臣跪聽未起、 上屢顧閣者
曰但有續到官員、一一放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突至
拜跪錯亂時後來跪班者稍居右與帝座不相對、 上
又持皇太子而稍從右問曰你每都見了未眾俱伏謝

上乃目從哲等速作諭來從哲等叩頭承旨因奏聖諭
已明人心已定望 皇上毋以此介懷至再 上若為
傾聽時天語諄諄二臣將起復止叩頭者三四次已起
去、 上猶東向謂從哲等速作諭來無誤乃顧左右令
諸臣同出田成決張差于市
乙亥 上命司禮監會九卿三法司於文華門前鞫審
龐保劉成保原名鄭進成原名劉登雲其與差飯及木
棍引進等情俱輾轉不招方審問東宮傳諭曰張差持
棍闖宮至大殿簷下當時就擒遍搜並無別物其情實
係風癲誤入宮闈打倒門官罪所不赦後復招出龐保

劉成本宮反覆察詳保成身係內官雖欲謀害本宮於
保成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於差差故肆行報復之謀
誣以主使本宮念人命至重造逆重大事情何可輕信
連日奏求 父皇速決張差以安人心其誣攀龐保劉
成若一槩治罪恐傷天和況名姓不同當以誣干連
從輕擬罪奏請定奪則刑獄平於本宮陰德亦全矣
六月丙子刑部以龐保劉成鞫審未盡復上疏曰張差
已決龐保劉成易於支吾抵飾文華門嚴禁之地訊問
不敢用刑何從得情乞 皇上發付外廷從公鞫審疏
入、 上曰昨日發出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名字

不對前者皇太子在朕前言的係風口誣攀今司禮監
回奏二犯招詞互異難以憑據且皇太子屢奏不必再
問着與馬三道等一併速行擬罪以顯皇太子睿明仁
孝部臣又具疏請 上諭如初
丁丑 上諭輔臣曰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
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詣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
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只這各犯已得
真情傳將本內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
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宮朕同官傳司禮
監將二犯上緊拏來正法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

太子就來乾清宮行問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
風癲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評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
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同九卿三法司
於文華門會問鞫審真情二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
乖異朕復着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
前後五次供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氣
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諄諄懇請恐傷天和其
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
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

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即讞奏聞裁定究昨張差
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
屢面奏的係攀誣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
波及無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爾
等抗違不遵即着回話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為從律論應
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從之
八月庚辰太常少卿史孟麟請立皇太孫降五級調外
甲辰駙馬都尉王昺疏救劉光復　上怒昺黨護譏謗
革衣冠押原籍為民

十一月戊寅御史翟鳳翀上疏責備大臣不言則小臣
不能無言　上以黨救罰俸于是廷臣盡尤王之寀適
當考察決意重處王為知縣不能無議因而緣飾甚其
罪餘皆羅入其中有病死者益其時臺省横甚臺臣韓
浚為之魁與省臣徐紹吉司察典徐惟所順使其智計
極精密窺鄭寵方盛甘為護法草草了事自是本意而
上英明見王之寀疏和之者不少知事體難掩召　皇
太子令貴妃叩首謝罪且曰凡事仗小爺顧看　太子
亦叩首曰還仗娘娘顧看且拜且泣　上亦掩泣為皇
二闘以歸從此鄭氣奪宮中亦知警畏邪黨亦息若如

初審留龐劉二人于宮中手滑膽粗禍必不測故之寀
人品不知何如而其功甚大臺臣氣類相助恃強恃衆
必欲求勝不顧大體總坐一呆字可唾也
丁巳四月辛亥主事王之寀為科臣徐紹吉臺臣韓浚
所糾部處擱存中旨特黜為民
庚申正月元日釋劉光復于獄
十二月給事中郝士膏言劉光復生平背公樹黨招權
納賄第止利歸身家未至毒中宗社若　皇上慈愛皇
太子仁孝二語非因此得忠懇之名乎方張差未及究
擬光復輒有無訛奇貨無居元功之說諷切問官預為

逆黨出脫此其肺腸欲何爲也及　宸怒一發魂魄俱
廢不敢復申一語自明初心前之越次陳言何其壯後
之隱忍含糊何其萎也忠慝者固如是乎
庚戌南京御史王允成陳保治十事其一愼防範有曰
先帝在東宮時張差持棗木大挺徑入其內鬼神呵護
得免于難說者謂爲風癲然青宮非發風之地龐保劉
成豈欲風之人皇城排門列戶何獨風入太子之宮讀
何士晉王之宷等參疏與刑部爰書良可寒心是宜防
之豫也
天啓辛酉正月辛卯御史張愼言疏張差一獄爲輔臣
者宜何如虔愼乃從哲姑票曰着法司提了
問若尋常細瑣之事于是承風望旨者遂以風癲二字
結此案矣夫用張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其情形
顛末諸臣發無餘蘊臣不必再爲覼縷大抵此一獄也
若引繩批根宮闈骨肉之間君臣父子之際大獄將興
深未穩便當群議沸騰　神宗御慈寧宮召百官棄張
差于市斃龐劉于宮使羣臣不得贊一詞上師無所措
其手偉哉廟號　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黨與亟結此
案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邪謀陰褫姦魄者
亦政以明　君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宷李倖必以考
功之法中之諸臣之意何居乎從哲秉國之均而乃僉
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疏張差一案議久紛紛不可遏塞興
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葛藤夫人骨肉之間者原不
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梃擊之姦化
爲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宷
誠非高品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旨奪其勑命可乎陸
大受之任撫州幾於吸風飲露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
乎至於李倖之禁錮張庭之瘐死又爲甚奇卽云不剪
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
差者捏爲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卽黨亦是四
皓之擁護寧爲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
巧敵風癲今批鱗之直黨跡鬱烟諸言之微倂危虎視
至今團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澧王之宷等天下知
其功廷臣知其功卽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
鍊以爲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
也
辛巳給事中郝士膏奏張差持梃主使者自龐保劉成
馬三道外戚臣鄭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

時王之寀之審語何士晋之彈疏皆鑿鑿可據劉光復乃言毋詭奇貨毋居元功方匪人之誅賊此果為調和兩宫歟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審處骨肉夫引繩批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也乃曰聖諭已明自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癲之說也夫使張差而果風癲何以聖諭言風癲又言姦徒既癲矣又何姦乎其說萬萬不通者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疏王之寀一事關係國本公論久鬱今若再為沉匿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於心者臣冀亟結此局為 先帝褒直臣為 皇上廣孝思且慈

寧召對之時 皇上不嘗侍側邪當時逆天之變業經聖目並今日而遂忘 先帝邪 皇上不忘 先帝豈遂忘之寀邪其餘言者甚多復召為刑部主事

壬戌三月王之寀疏乙卯之變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遽蓋姦謀以風癲具奏矣胡士相等改前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通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以滅口而不知臣疏在神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許其張差出笏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驚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無復忌憚厚于鄭氏而薄 先帝荼毒至今未歇長安公論有曰風癲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條於差之梃受之書烈於晳之書也疏中抹殺逆情一十八款大約皆揑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嘉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

龍所稱直任改招者則李倬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疏張差招案所開先後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當時衆官帯問情節臣以事體重大先委四司官於獄中共審口詞且各書官銜畫押審完然後據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題衆所共悉定也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鈐蓋縫間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又恐久而殘毀埋沒乃刊板印刷散之各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即王之寀亦自領十冊帶去為後券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八年矣之寀尚以法

紀未伸上疏欲究其事參臣具招語轉意圖先允風癲
後寬姦究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藁
以待但事關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
明罪之輕重何以定伏辜　皇上勅下刑部將王之寀
疏開出首手本并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
原封卷案及原刑招冊查閱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國
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宮禁次日內廷把
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
審再三在差猶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宮

寢無問風癲不風癲法所不赦立時具稿有云按其迹
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
鞫而重擬之一面控題　神祖一面參送法司矣夫叙入
風魔之申文乃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
始諭曰疏未奉旨臣復以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
萌軫念大本立賜神斷以戢兇邪以安宗社催請彙題
視循職効忠所得爲者止此之隸法司反覆窮訊擬議
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姦徒請殛未嘗以風癲從寬
即司寇以姦徒正法亦未嘗以風癲逸網乃拈出風癲
兩字則　神廟　光廟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每

稍迷臣疏何嘗以二字疑臣之寀提牢出疏亦稱臣疏
深憂遠慮爲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助
戚鄭國泰但有牛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官胡士相
勞永嘉等但有撒眉便當顯戮長安百只安得人人障
之當日臣疏憤憤于鼠器路馬蓋爲鄭國泰發也之寀
疏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無片語隻
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誰氏之欲耶
廷臣集議梃擊一案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
都馮從吾太常卿陳于庭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
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金何喬遠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鄒三
俊順天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郎
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
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
希令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
皐馬鳴世吳甡喻思恂樊尚燝陸獻明鄒復宣李日宣
吳之佺沈循龍錢士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
癲爲非是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張差持梃闖宮正東朝危懼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

門之處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當何如
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癲輕輕轉語贅以點猾
眼目顯然伏案順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
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
牢詰究而風癲之計破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
網羅密布矛所潑張凡爲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徒或
察或謫以爲張差報讐以爲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
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頓甭無餘總皆廷元之爲
也 史馬逈臯疏意畧同中言貌之一字乃舞文爲脫
卸 劉廷元揭曰初四日薄暮有閗官事初五日辰

要典　卷四　二十三

接出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草疏申而叩閽是爲延緩
否 刑云簡乎有衆惟貌有稽貌亦聽獄所不廢也況
疏云的是點猾是爲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任
址可查凶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爲鄭國泰護法龐保
劉成卸身否疏上而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
折姦謀是先爲逢否罪無過于大辟請重寃姦徒請天
牀逆犧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實也是謂輕輕轉語故
爲縱否要之之案此舉托名則是覈實猶非馬張二疏
以護局面則是以課忠義則非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張差罪誅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

此何者　先帝固無恙尚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
直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光景能得
之神祖否神祖不傷心否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
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册者此類是也
然處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陶大受等直攻諸秘
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
故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
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偉議所以折姦謀於既
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
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壽吏

要典　卷四　二十四

部覆疏廷元陞三級調外事已結局廷元爲衆受過亦
非得已蓋當時處法不差因刑部問官乃廷元同鄉有
才智者筆衆不敢爭其迹似乎迎合又重處之案陸大
受等人心不平遂致紛紜之案一說東宮爲重題目既
大自然趨彼不趨此就中亦有持平之論日久自定乃
局面一變之案得罪去廷元等皆出山可以相忘矣必
欲申其說說非扣舌能申求申已屬下策況乘魏逆風
帆直做去不兩年身爲尚書而之案因之慘死死則
名必歸之無可自解矣
五年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三案事成書如明倫

大典例其黨起而和之六年正月開館五月書成閣臣
請其名曰傳信鴻編曰三大政紀中旨定曰三朝要典
梃擊始于萬曆乙卯五月紅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
宮始於是年九月先梃擊首列　詔諭之關係者爲原
始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總裁学院施鳳來楊景辰
孟紹虞曾楚卿爲副刊行頒布天下　又
請改實錄、
葉文忠曰、光皇在位僅一月實錄所載多潜邸時事
然其間亦有干礙而難直書牽連而難盡書脫草日余
與同官互閱皆以爲允而自余歸後言者閧然以張差
進藥移宮三事爲非是得　旨改正余忠移宮事原未
叙及其叙進藥亦甚平惟張差事則因土之寀既侵張
太宰余偕同官往問張曰此事之發生輩皆里居不及
知其詳公親讞此獄虛實云何張曰謀逆事于眞萬眞
之寀所發覺事情無一不實其當時讞奏皆與之寀同
何以罪張余又問當時風癲之說云何張曰此飾辭也
安有持梃入宮門而可稱風癲者此余與同官共聞朝
紳議論亦皆如是故　實錄中稍採其說而詞亦委婉
乃當時之言風癲者遂眈眈矣問官如岳駿聲遂上疏
力駁時局已變無敢出片辭言官從風而靡皆附會駁
辭而之寀被重譴矣余念事關　宮闈似屬曖昧但罪
疑惟輕施于他事則可　東宮何地而持梃突入當時
頼有中官格之耳萬一進而不止則跬步間便成大難
而　宗社有不測之憂矣在禮齒君之路馬有誅而春
秋于許世子趙盾皆書弒君凡以絕干犯之萌爲萬世
立此大防也今毋論風癲之眞假卽使眞癲而持梃入
宮幾危　儲貳可但以風癲蔽罪而遂已乎況禁中千
門萬戶他處不入而獨闖于東宮乎當工日乾告變已
云劉成龐保二奄有謀令張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
出于癲者之口而　神祖憐二奄于禁中不遣之就理
亦　聖意淵微可以默喻者惟是事體重大難以深窮
當日　聖斷處分原自妥當至欲併此一段情形而盡
沒之竊恐千秋萬世而下終無以厭人心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終

朱國禎輯

平府江

府江諸苗東岸屬平樂曰右江西岸屬荔浦曰左江延袤千有餘里樹木藤蘿深茂交錯巢峒互相盤結沿江偷劫最重者魚鹽彼覘我甚明以鐵鈎鈎船或上樹顛投石無一得免與貨投入江中爲常歷來烈而焚之伐大木前後數千章其患稍息然潛伏突出終莫能禦也嘉靖中陳金用兵尚不及東岸其曰北三北五生會日頗西岸益與賭田沒爲患酋長楊公滿壽奪荔浦坊郭平樂縣山及峯門南源諸寨據永安知州楊惟説以數百金賄獞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等所開東畝西里及二都五都諸賊相與表裏又多用騎兵一日夕馳數百里人悍耐勞其俗號刻馬賊常陳兵走東粤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奪道左諸道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並受其禍通酋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抵右江焚大盧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兩江守巡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聞是歲隆慶壬申七月也以李錫爲總兵協以參將王世科錢鳳翔徵土兵合三萬六千人副使金柱鄭茂監軍龔大器劉廷舉紀功參政談直督餉十月十五出師王世科攻古西巖只破之斬捕二百四級賊奔入筍尖古造阻山爲巢四城東蘭兵搏戰斬三百五十三級已疏捕諸山斬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追逐斬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公滿等三百六十餘級錢鳳翔攻東岸黃洞古擂糯洞破之生得黃公護斬一百一十三級攻黃泥嶺水涯洞生得黃公送斬一百二十六級已捕何冲莫家冲斬二百一十級餘黨殲入倒流苦竹蒲巖諸山追斬四百一十六級都司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二百二十二級兵益進至癸酉春正月連斬二千餘級併前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四百四十八人沈子木遣指揮下碧奉檄入北三北五宣 朝廷威德趣降削老苗法貞等皆願歸所奪田輸賦許之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龍壁永安之古眉諸邏司爲諸獞所奪議改土巡檢分領督以尋梧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歲時巡警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亭諸縣久沒爲猺獞窟穴乃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及仙廻土司爲龍平舊址立縣曰昭平屬平樂府兩岸闢五道列十三屯庶幾通行

壁間一出掠然亦益稀矣　諸猺既破置土吏上中崗
屬名色把總齊凱下崗屬土官政聿平樂管兵三百五
十人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陳應春裁爲六錢戊
卒張鳳猾且好亂倡議請增餉約其黨分爲五總直走
城中鼓噪脇增殺人燒民居會齊凱諸府兵備葉朝暘
使守備武應龍同凱往諭覺相隨渡江去總兵呼良朋
提標下卒馳縣列營中叛去者已二百六十餘矣鳳凱
走荔浦城下叅將白玉提未寧兵至諸叛卒見之皆殿
衆猶發衆矢玉擊破之斬二百六級生獲鳳凱等二十
二人事聞上謂平樂太守周圻支放後期致激衆倡

亂逮問給事中陳璧言致圻重法非所以肅反側予之
心振國威給事中鍾千淳則言府江去蒼梧尚遠其關
山高林茂爲兩粤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營兩
岸則門戶三峒其堂奥也非兵不守將非其人不堪彈
壓前醒叛卒既伏誅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官兩
營兵別莫若練土著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猶可圻竟
奪職

平羅定

羅定在嶺之極西與雷廉相接廣一千三百里巖洞貫
串蹊逕幽折猺生長其中日跳躍時亦迷所歸往但以
崱姓爲別號曰峒猺自來大征所不及既各處用兵多
所破碎其脫走與一切亡命附于巢者號曰淚賊益猖
盤腹心此則其耳目羽翼也其酋曰鳳三合陳地平盤
大西等尤彊悍殷正茂爲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
以郭守貞進兵行至隘口不敢入遣使招之出就撫者
爲良猺淚曰撫民頒賞賜師旋輒又出掠又撫又掠以
爲常近地數百里咸被其害而我軍衛時入其藤臘峩
漆砂椒之利共擁匿居民受毒訴者下跡捕不可得反
有縛而沉諸江者萬曆丙子凌雲翼總制擇衛所官十
人分道持檄撫之降者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圖籍

爲營初亦徉聽編籍實縱恣如故時撫江陵當國用曾
省吾被都掌蠻受賞澳艷之欲取爲功集所屬議之皆
[illegible]穴深固不可輕探彼以欵狃我我亦自狃爲常
且兵不用命驅之甚于畏虎徒費餉二番擾擾又多生
謗奈何獨一老弁自請言事進之曰猺所畏惟狼兵兵
調至不給賞惟以搶略爲務故無功若先賞鼓其勇猺
不足平也從之請于朝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
土兵凡十五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
張元勳總兵是時巢山則有冒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
之險稜凹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郡

有都門之險古芳之險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兵分十道偏將朱玨軍羅旁劉天慶軍瀧水陳璘軍信宜王瑞軍岑溪楊瑶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化中軍德慶黃充中軍伏峒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叅政沈子木趙可懐周浩等監軍兼督餉下令狠兵斬一級者予銀三兩皆大喜赴鬬甚力自十一月二十齊進明年丁丑三月十五日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十四百餘人奪還被虜者萬有餘人奏捷先是瀧水縣東西山之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陞爲羅定

州設神電衛東山黃簍峒設東安縣西山大峒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曰南鄉又西南一百里曰雷霖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廵徼改嶺西廵道爲兵道駐羅定州彈壓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勛右都督加賞餘各有差告　郊　廟宣捷後巳卯東山猺賊誘撫猺西山岑溪諸峒賊及逃卒犯思慮營殺傷哨官又犯封門所僉事侯廱壁引把總伍科擊走之叅將陳璘被劾戴罪立功璘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三百六十六級皆紅豆蠻埗餘黨曩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南寧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走江上奪舟遁去叢神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爲之倡也行至清遠所過擄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于是定撫民皆附土着免其征調始得安至癸未東山建關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完役令各出金錢以施方正月大風雨皆怨適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轉水東門飲酹畧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譙責之營兵挑釁狀幾死遂反東安令陳公大閉門城上撫諭不從恣殺掠璘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并其黨百餘人餘逃入賊巢糾合撫猺及守備歐洋所部叛兵並

竄粵西屯陸川劫北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勍璘虛冒糧餉激變得白立功贖罪總兵戚繼光亦至合擊大破之斬二百餘級

蛋戶

廣東雷廉之間有蛋戶盜珠爲患久矣其酋長不一惟蘇觀陞周才雄羅漢聊曾國賓最著皆來自安南阻島境多浪爲險日夜習水戰舟檝或八櫓或十櫓諸賊能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衆海上號爲水獺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世擅珠池利往往交驩大　因而稱貸道招致四方亡命十餘人自

衛然惟利是視往往爭便益自相賊雖其親戚兄弟不
顧也漢鄭乪中路港尤貪暴諸偷襲殺之萬曆元年曾
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明年犯上村及合浦冠頭嶺五
年犯永安還入大廉角軍中大疫悔禍請降七年徙為
珠商所迫鼓棹入于海因犯南板村受招撫復降是年
蘇羽二酋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又犯安南永
安州我兵追急二酋乃逃還烏兎烏兎北枕高山南濱
大海采巨木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壍壘開東西二大
門其一向海往來得通他門皆重封識門者弗為通啓
閉必張旂鳴金鼓晝夜嚴儆惟恐官一旦得入擣其穴

也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永安所甚近百戶張禎備白沙
哨千戶田治備濱涎哨蘇至禎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
於擊剣横行諸蛋中無敢當者然卒被創死都司陳居
仁廉州推官汪尭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十餘級蘇等
遁走復突入東山殺掠分守張明正陸萬鍾請用兵樓
船二十七艘為西哨督以把總李如桂三十一艘為東
哨督以指揮文濟武分兵斷其走路雷廉高三府軍分
道倚之期九月十八日出師下令自縛歸降者聽賊聞
夜半從欖樹港逃井村我兵追之生獲蘇觀陞蘇觀深
陳鷹瓜等一百八十九人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沮死

諸將分道逐捕餘皆請降　梁本豪者廣海蛋酋也先
曾一本雄海上豪誘導入城中本既死豪裒于海曲其
黨漸集至千餘人結東倭西番將冠省城已有約為内
應者矣壬午撫按陳瑞羅應鶴發兵討之指揮徐瑞陽
往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備雷廉諸蛋叅將楊
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内海分守
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不足則
借及漁舟七月十五日分道並出沉其船二十餘艘生
獲本豪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餘斬獲又數百人
聽撫者二千五百餘人而海賊　許俊美從吳平為亂

平旦竄高州願效功贖衆皆不信遁去官軍追戰破之
俊追至雷州望雞山幾獲遇大風舟多沉俊美逃得走
馬頭嘴登山矣俄厓門蛋民請兵合勦海道檄各縣商
漁船兵四面攻之俊美鼓而出香山大洋議治艚船往
討時海賊鄭大漢張朝乘隙相扇而起寅犯瓔海朝犯
甲子碣石之間我兵駐虎跳門求敢進會諸偷私相攻
擊逈殺俊美及其妻蔡屍水中鄭張二酋旋亦被獲蓋
海賊甚多先有　林道乾者澄海人剽畧海上與諸良
賈來降凡三千人給田千畝自耕而食聽調立功隆慶
中總兵郭成調乾征曾一本有功雄據禦貨日益甚總

督殷正茂徐寬假㫖屬叅議顧養謙圖之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爲都夷使㫖約乾于萬曆癸酉二月乾謂叅政陳奎曰極知制臺意不相容抗非吾意降亦不免男子各自求生豈必中土遠托異國不復還矣繳舊所給十七劄徑出既行至甘浦寨制臺檄令南暹羅索乾及老賊何[illegible]等報曰乾今更名林語梁在臣海灣中聲欲會大泥國來攻不得已與爲盟而去今已行至頭關矣頭關者閩海之大洋也香山澳人吳章佛郎機人馬羅咪呲諸自治裝往擊乾許之不果初乾在東埔發兵攻暹羅不克制臺使人賞諭東埔令與暹羅並攻乾乾

覺格殺番衆畧兵舳艫往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諸良寶潮撫民也曾一本既誅其黨許瑞二千人逃在海島寶與瑞有隙相攻殺既與林道乾歸降亡何復縱兵殺畧道乾逃入于海寶亦接踵去尋與林鳳合兵爲寇戰敗走後突犯陽江燒諸村落泊大金門數日乃去復歸原巢巢皆高山臨海維以土垣聚死士固守攻之輒失利乃以陳璘爲叅將督軍賊方出洋擊敗之追至三丫港賊棄船登巢璘分兵四面攻之築土山乘城而入生獲良寶共斬一千二百三十級時甲戌三月初十也　林鳳潮逋酋從諸良寶寇掠爲總兵俞大猷所

敗遂泛大洋未幾自玄鍾所還潮陽請降授以官令散諸海舟不奉命自官易欺人竟以百餘艘突入淸瀾所港久雨城頹引衆入畧畜産鹵七十人而去地介閩廣間集兵夾勦遂至大星海斬二百五級俘七十五人奪三十四艘鳳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之頭灣復集黨畧商船環結爲固我兵覘知用大艢舟載火刻日攻之覺而遁去追至臨高外海斬一百餘人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跡之匿于老萬山澳已涉閩海至彭湖潛往呂宋築柵港爲城自稱國王欲脅番衆我守將諭呂宋招番兵五千人襲港內焚其舟幾盡

還走于潮遇廵海兵擊之斬二百級衆纔三百人舟不過二十艘復掠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舟民船遂至一百五十餘艘徜徉海中時以小舟進內港取雜貨厚與之直海中諸艘亦入其賄庇之不發臧亦慨然曰道乾吾師也遂遠遁後鳳黨澳主黃棠[illegible]與棠莫敷敎等使酋長至潮請撫曰鳳已走西番年老不復來矣竟之容吾等歸故土爲良民報允二千餘人皆復業惟林奇林李茂等三大䑸復回道乾寨中盡收財寶而去又數年死

杭州兵變

浙故有羅木營見勝國時在候潮門外當是歷來屯兵之所倭患棘胡宗憲爲總督聚兵四千五百人多括蒼諸郡應募者携家長子孫習練武藝雄勇有根抵入城與三衞兵及居民爾汝不甚忤歲終還故里置土物來營交易爲生差得相安督撫一號令竦賜立備衣械應調世遂稱浙兵浙兵云其營沿江結柵編舍（近營中起一浮屠）江海本相接自海口一望連亘二十餘里甚壁賊頗憚之胡方用兵自月餉一兩二錢外賞厚而罰嚴士皆用命卒以成功既事平得罪去尚書趙孔昭代定月餉九

錢五分一切操賞花布而已兵分九營歲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江陵當國久廷臣爭言汰冗費首及兵餉仍鑄錢折廩俸給事中柴聯新疏請再減營兵廩三分并請以新錢半之新錢五當舊錢十京師舊錢甚薄罕用新又精好上下軍民通行杭人狃舊不習新新者無以賒舊直反倍之遂擁不行營兵相率訴于監司第云當言之兩臺使時兩臺使爲張文熙孫旬明日營兵詣臺廳訴許言于中丞中丞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槩迂第曰奉上旨奈何兩臺使不敢爭令于錢自如衆乃洶洶爲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蓋自萬曆辛巳冬起至壬午二月盡鼎沸不止衆知有變于是兵有爲首二人曰馬文英楊廷用三月初二日擁其黨譟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踰垣遂擁至軍門人各執一雨蓋林立大呼中丞不敢出排門入中丞匿它室跡得執之幘首以竹兜乘之至營窘辱甚勒反狀誓死不從兩臺並至爲請南關主事王謙兵部尚書崇古之子也有膽略聞變盛儀從往麾曰汝曹何爲者朝廷清明四夷賓服吳公節制大臣敢梱辱汝欲反耶家大司馬驃十萬虜如群羖狗反反即族矣衆錯愕跪以缺餉爲言曰易耳郎取二千金畀之聽命二兇猶勒吳腰削狀乃釋

歸兩臺執謙手曰今日微君我輩幾不免杭城百萬流血矣明日二兇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娖隊中逵匪朳以待乃陽自縛詣吳吳慰不見遂詣兩臺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皆好語慰籍之具其事聞時江陵已病僨聞之頗侮懼廷推當往者兵部右侍郎張佳胤先令滑縣擒巨盜塡撫江南上谷皆有定亂功威名甚盛加兼副都以行陛辭聞河南遊擊徐景星謀勇請調浙營許之令疾馳至軍察變吳方避候若中出代于平望張行至嘉禾而杭城民變報至杭城內外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掫名曰火甲

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皆不任相率倚豪家以免而游手賦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文與市猾韓謹等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下同知吳日強問狀鄉御史沈棟以爲不可仕卿憤憤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已復謀曰此非官意官素患苦諸勢家爲梗我撲而焚之官聞無弗快且從我言或走告御史急密報所司執仕卿杖而荷三木干市諸猾嗾衆奪之亡賴子響應至千人走御史家縱火焚屋掠其貲仁和令陳良楨錢塘令孫宛並馳救被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出得免其

勢逸張各據隘巷以所奪諸絳襦裙折竿爲旗旙令令每家懸一燈十家揷一旗耀如白日而益嬌都給事中陳三謨等家擄金錢甚多時爲四月下旬張且行且偵聞之歎曰無知輩效尤營兵取死可憐也徐景星亦馳至問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二營尚在耶曰猶未動也曰吾得之矣速馳之二兇率兵來迓覘張談笑自如又寬然長者私謂其儕曰名果不虛是能容我且不可犯也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諸亂民持梃衛臺者可一千餘人張從數卒乘肩輿出至望仙橋相値皆羅跪罵其叱曰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事盡言之衆乃以司夜

役告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猖獗至此且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然陽散其饑欲旣熾狂悖益不自制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備火光燭天闤闠巷哭聲達旦張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恣曰余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召景星曰民果反矣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往說之必得要領以報然營兵實利民亂幸自寬景星剌得其情召二兇飲之酒謂曰抗城焚蕩如此人謂汝輩作俑彼特效尤是利歸亂民罪獨歸汝也汝何以堪此不若取之爲功之一兇心動猶曰官家一日

事平即有功恐不足贖景星笑曰前幕府已得罪去汝輩不殺人不刼庫方整隊出迎若無事然新幕府寬仁大度已具草以安集報適値此變鳥合易與游徼卒奮臂可縛營兵皆虎士失此機會倘爲所先耽就甚焉且賞可邀而坐失之誰謂汝勇且智者皆聽命即召入臺諦視曰昔首難而自縛以獻者非汝耶叩頭曰死罪有之曰徐將軍開汝生路此吾意也汝知否叩頭曰具知願効力以死報于是出驍健爲先鋒徐遊擊爲中軍兩營爲左右翼夾之郡邑民兵又夾之嚴部伍明束約戒毋多殺前薄亂民敗之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

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馘梟反
縛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仇𦙶護在焉前已要臺使者
至 訊得其倡謀挾刃勝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轅門各司捶死者又數十人餘悉放歸於是諸惡少
爲獸散不敢復出聲而郡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
遁惟恐蹟之矣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兵
勝太甚苟欲以自庇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
既毒積久必潰犬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
有深於此者江陵已病篤得之且喜且愠部院來請事
領曰浙撫議是覆允見減賜張飛魚衣及白金文綺而

悍卒在肘腋間急之則必生變假它事罷之或密掩而
殺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爲請二說曰功差足贖
兵士之氣養於營而逸譬如餧肉養虎不以饑累恙
逆之萬帖然服獨二兇者始賈衆怒辱中丞而當自辯時
又要衆以一死蔽若等誅始乎抑楷發爲妻子衆欲
覆巢全數百家而不復反顧衆始愧之亦有以發也
領其氣從溢往往違度可謂克服其人加武斷焉人亦
備悉用奏其敢誰何時議浙中監司不任自學侯劉東
星外吉易抗疏追最岳雖其人頗義素前在雲南平土
酋號鄭兵已轉金衢分守請于吏部得之會秋闈科試

事迫曉嘵談文并遊山水關顧既至畢試事密謀侯奉
旨發兵時處分惟徐遊擊得與聞諮諸營最彈者自一二
兇外東右營陳鑑蔚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
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宗成西後營龐洲
凡七人而指揮李承勳有心計方難發時伏劍護中丞
獨力衆頗憚之甚得免反德之日非公遂犯大逆至是
喝徐藩補爲用陳然曰固所願也手斯爲三月初三日
傾建牙誓師密以名捕捕者至李爲内應悉獲之二兇
方宿轅門外并捕皆斬之梟首天未明城門閉纂嚴營
兵皆觀望震恐未敢動乘擊第告以首惡正法餘一切

無所問衆乃大安侵晨諸司入謁啟各門顧鼓吹歷遲
營中親撫之皆崩角稽顙迎慶更生初張之行也或請
調兵笑不應或欲以兵助者辭私念營卒雖悍顧宗族
墳墓在浙東妻子在營決不敢叛一旦囂然而起由操
縱失宜以致憤激當無難處者原非陰謀一飽即止而
又適與事會因民變以收營兵之功矣二兇以解各營
之惑識者曰寃帶正所以繫頭卽營中甚點者亦曰必
有一日無恐不過數人止耳至是事定奏聞璧張右都
御史兼侍郎尋召還朝顧徐李而下遷賚與中丞號嚇
前監司奪爵貶秩有差按察使郝杰與焉非其罪也後

官至尚書萬曆三十五年善言子維東進士戸部主事
上書陳狀求復父原職致仕下所司
朱史氏曰是年余方以諸生應試從輿中望見張公方
面多鬚且斑白矣眉宇欣欣似才而有度有尋入爲兵
部尚書以功名終其定變也疾徐中節在有意無意間
非胸有成筭何以能此然得力處在初請徐遊擊再請
顧窓副余入試夜半徹卷有衛軍盜燭與杖宜竟不可
制一貴官便服出座厲聲喝之衆辟易其人嘿嘿受杖
去問之則卿也又聞一日營操士忽坐麾之不起徐遊
擊入內韎韐持大刀躍出呼曰鼠輩速起手飽吾刀皆

俯伏摘出數人割耳送臺迎笑曰此真將軍矣由是軍
中肅然事在得人文在妙用領其本領何如才雖不其
然乎王弇州與張故以文字相知稱曰沉深雅靚藏用
不露露則無餘春之花也蘊含秋之實也苟孕愈收歛
愈光華愈成就學問文章政事大略由此而人才因之
矣

回夷

陝西有回夷一種大約國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盡者
散山谷生齒日煩俱從漢俗爲編民與邊外之種相隔
西延慶平鳳漢間皆遍長于射獵不習耕種無積聚歲
時視麥熟皆攜家賣藥謀命仰食他旁郡性直易欺中
土暴子弟每疏而狃之反侵侮奪其衣糈時有爭鬪官
不爲理直曰夷耳何敢然輒加捶楚忿恚非一日釀禍
午李宗鴉趙進忠等阻山公行督撫高文薦蕭廩奏聞
部曰地方官及時勦除不許借名招安苟幸無事然與
土著雜處結婚姻有根柢作梗者指名可數江陵操切

直曰勦除而事實難行守土者遣人撫之李趙等皆納
款解去報上江陵已發蒲州知狀允行得免用兵相安
者數年丙戌歲大荒夷五百人皆騎馬執兵器由涇州
走靈臺縣縣尉尹三聘帥邏卒逐之于是止高山爲壘
居一二日復犇麟游縣掠畜產諸什物分廵平涼李伯
强關西苗浮然告于都御史李汶請兵使千戸偏金以
六百人合廵徼鼓行而進夷虜兵至郿敵遁走來壽縣
過分水嶺我兵追至王梅灣殺十六人奪牛驢五十遂
走三水縣土橋鎮巳走淳化鄭家山復走耀州與饑民
合勢益熾遂據文王閣爲險圍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

可三十里關內分延田大年使參將高節率兵驅逐與
通判杜存合擊破之夷走同官之馬鞍山議者謂外兵
塞隘只堅守十日可立斃蒲關兵備原一魁西安推官
張守乾執不可曰此古所謂乞活且窮寇也潰圍而下
所傷必多其夕果大呼突出至某道坡去同官已百里
矣諸軍追及射殺三十餘人餘盡走白水縣給事中顧
九思劾關中諸臣畧言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
蹤縱之罪何以懲于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稽駕則
蔓延之禍何以杜于後部覆賊以乏食犯內地非兵不
威然其數不多若窮極兵勢盡殺恐傷天地之和況夷

中順化者十居其九懼而生心或投北虜或走西番均
非國之利宜止索渠魁餘得減死給票釋歸可保無事
報以尚兩處置明年進兵夷先已四散走所存無幾撫
馬毛等十餘人報捷斬三人餘發戶外失事者下巡按
提問仍嚴保甲練屯兵夷人與民往還聽便勿得凌虐

鄖陽兵變

鄖陽設參將一人其公署高廠一曰行都司萬曆丁亥
都御史李材至故好講學諸生請闢書院便建業許之
行相地請參將署地實承平無事兵益弛散中多鞠為
茂草其將鄭印方解任可改而郎縣舊廢學金星居然
旗鼓刻期可擬帥府其實址隘不堪築託形家言文其
說而進臣丁懼寮鄖陽守沈鈇謬為主不敢異同也十
月初二日起工其日卯巳出城代者米萬春會于雄城
之途河南印愈甚進曰署巳拆矣我去不必言公始至
衙虞着足故事文武並重參將初莅事陳兵吹角儀衛
甚設惟稍稍紛于都臺而署中受參謁發號令自如既
拆改新者雖議定尚無片瓦一椽權寄玄妙觀萬春大
怒曰歷武臣至此官至參府業已建牙并其牙門奪
之謂我黨奪民不若罷事固當一決爭去就郎激軍士
挪移五所鄉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印舊中軍粘錫

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諸生首事者皆毀其家圍逼
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至門外燒燬又索餉銀
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
又次日米入城金鼓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
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
此冒賞近于劫庫米徉怒而心是之郎諷軍士告加月
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郎
云各宗兵將擁汝為主耶米勃然擁眾喧亂揮刃彎弓
而上守備王鳴鶴伏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

米亦氣懾丁僅得免以小舟遁去李遊走襄陽太僕卿裴應章陞僉都來代訛言洶洶不一、兩京臺省疏又甚其論或有請勦者前戍卒一千五百徙其家且先發應章將至萬春出迎不敢不如禮且言軍情實然事非得已頻首請罪願揄梅林自贖裴佯慰安之曰一人足矣將軍當共事終始以安軍心米亦大喜因入城鎖院門共飲草疏米得寓目大約言臣以諶　陵行至均州援驛騎書枓臣餙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為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慓悍必不可逮及臣到鄖先一使縛林已下獄矣不盡如諸臣言上下乃

安遼撫邵陛疏至奉　旨村開住惟寧降三級鉄二級林庾死不及正法萬春覼事如故有功者亦不聽材先以雲南按察使征緬報功授鄖節鉞軍變　上不懌欲重治閣臣寀揭言軍驕漸不可長遂一軍門以快其志更難議罪尋雲南巡按蘇鄭劾材殺降冒功　上發怒逮入欲以門牌說議擬斬廷臣爭之不聽長繫十餘年釋出發戍閩中王鶴鳴後陞總兵僉南左府鄭亦擢兵在北邊有功萬春卒坐廢

辰沅兵變

辰沅兵餉凡三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戶糧九千八百有奇米六千六百餘石戊子以來水旱多逋負參將許德守備彭鴻漸請諸軍給餉由遠及近將三年內額征截數支領抵逋負之餘軍舍張勝豪素奸黠憤曰以新抵舊舊必沉為烏有矣我輩何處得食壬辰三月合其黨米如學乾州哨兵潘仕遵謀脅補舊額亦守陳性學以口糧金命官給散豪等自乾州哨各執兵擊破監戶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破門毀屋居直走箄坪攀城而入守備袁特太引兵伏岩山伺如學至執之豪大呼曰立釋則已不且斷爾頭遁解縛即馳洞口已馳清溪哨毀指揮公署其衆團巳三百餘矣麻陽令羅俊

民使巡簡朱廷臣奉檄招撫不從竟馳水塘凹入麻陽掠酒食俊民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俾饜飽且犒之復給豪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豪不滿意必索原餉而後可請于守巡發沅州庫四千六百二十七金給之密下檄索渠魁俊民知豪得志不為備先期遣人伏栗山凹候其至撲而就縛如學穿隘走追獲于土溝中上聞豪等三人梟斬餘皆遠調餉金仍舊

蘄黃盜

蘄黃間故多宿盜道臣劉蘄州其地下接安慶并受節

剿益南京上游安慶當其衝江與鄱湖交會處帆檣如
織土沃而梟民稠方千里間皆其淵藪也萬曆戊子蘄
州盜梅堂等刼掠諸富民衆七十餘人宿松長溪山有
劉汝國故以匠役爲郡邑敎師雄傑有武用犯法繫獄
逸出附堂其勢愈熾執巡簡枷項彀弓兵數人蘄州守
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聞居民潘按能幹家有壯丁托
以擒盜按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古東嶺擒堂送官
汝國逃至太湖縣名而先番僧玉人善棍劉客三人善刀
簡汝國皆與游至是遇逆旅大喜會旱災無所得食衣
裝皆盡遂乘勢嘯聚焚刼自稱順天安民王鑄銅符大

書剗富濟貧替天元帥汝國紅袍出入擁大蓋往來二
郎河凡富人有積聚者借宿開囷招致饑民數十百人
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界上有守兵不得去遂焚燒楓
香停前二縣居民多逃指揮茆勳百戶鄭國重追逐解
去蘄黃備兵副使陳村上于湖廣都御史邵陛御史柯
挺移應天操江二都御史周繼王用汲合勦給事中李
廷謨過而聞之上于　朝餘次第皆奏報將安慶守李
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討行得免治
治署篆者徵兵已丑二月守備孟儒周弘謨率兵過黃
梅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貌猙獰可畏不宿而

去庵內火已發矣虞兵不足用怵于賊又爲耳目請徵
播兵待戰會蘄州倅陳策自負善射帥鄉兵數十人
往弘謨止之不聽分前後隊繼發國等聞之自長溪移
竹麻尖據險以待策夾兵出不意乘隙從山後擣巢我
師仰攻賊乘勢馳下不能支皆潰走策中鎗死弘謨亦
被傷走趨道陳吾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自爲機使二僧
招汝國降不聽反移書縣官謂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毋
以小失大二僧反命衆知其爲間也執而錮之汝國夜
宿民家官兵攻之殺傷相當遁去一日乘輿入宿松城
中適縣令亦自府至大懼會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蔣

守誠自後至聞之疾進令從隸大噪聲振數里賊乃避
去復栅二郎河我兵襲之走清河灣廷議以賊久未平
由互分彼此遠构誤事請于　上詰責乃合諸路兵分
道入賊夜半焚巢而遁追獲二十餘人國欲奔師工山
竄安慶入黃州渡江而是時德州盜袁子登亦欲並起
爲州守任春元所執於是諸將急追賊猶拒戰大敗悉
走天鵞尖隨道斬獲百餘人追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
斬于安慶市其年江南亦報太湖賊太湖卽震澤文曰
具區中有東西洞庭山多巨室四周蘇常湖三府支港
交錯皆有居民及哨守卒盜不可藏或歲饑則沿湖刁

民人而揚帆刼商旅然亦不數數山屬蘇州凡貴官及
使者至必以遊洞庭爲勝事巨室爲主饋酒作樂其俗
皆市買流通四方梨園待時往來一日天晴有數葦渡
湖扮武備建旗揮戈鳴金大噪衆望見明盔甲緋袍互
相驚以爲大盜巡徼聞之懼當報官然無主名捏爲殷
應采上于郡邑遂巡撫余立報浙撫勝仰輪會勦兩京
臺省封事條陳凡十餘疏而盜竟屬烏有也繕報賊倏
忽不常曰桃灣曰沙塘曰百瀆夾浦香山嘴莫可蹤蹟
最後謬云已解散矣于是條陳掣吳淞遊兵五百人或
以參將若遊擊統之于吳溇則備胥口石湖大閼口白

洋灣莫舍漊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口溪
壻闕以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湾荊溪瀆東蠡河陽
溪瀆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花渡
橋而它問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
於武進則備戚墅堰凡張皇者歲餘次年余計偕至京
衆爭問于家近太湖徼于盜否對以不知皆笑爲癡一
給諫詢及對如之走入携條陳疏出示曰江南根本地
朝野得此信駭絕幾欲發京營兵助討賊子閉戶讀書
若不閑國宜今高擱且服官不可不加意也
宋史氏曰太湖介在三府中雖云浩渺然余熟遊由前

所云盜可入不可出名曰絕地往年一商船被刼雇小
漁舟數十尾之不得脫凡三日執而投之盜由此絕跡
惟是湖州東抵南潯可七十里與吳江接界又十里爲
震澤枕左右皆有漾瀰太左與湖接右迤邐迄于平望
折而東南爲嘉善漾瀰比比達吳江東走松江可三百
里洄漩曲折間有汾湖綮里諸鎭衣冠甲第可以自守
餘小小聚落多者百家少不過數十皆漁人盜所借而
炊且泊者宛然東南雲夢彼一棹倏忽百里其實只隔
一腴樹我終日盤旋不能越十里迷所向亦如洞蠶在
内貫串視外甚明我自外而視叢林密箐暗甚難以用

力非久習慣者不能進一步稍得志也故在湖州謹備
其東使盜不得乘虛西入西則運河橫亘南嘉興北吳
江相去可百里支港不甚多小者塞之大者哨守防其
出當無大害議者欲以蘇松兵使轄嘉湖夫捕役以盜
爲佃戶表裏作奸漁肉商民而蘇松爲甚引入嘉湖坐
窮山而聚虎豹其禍尤烈不如各守其境得能吏精心
剿而捍之乃爲上策惟窩盜者甚多不可問不敢問聞
嘉興之東有某姓者子弟亦列青衿威行數十里盜皆
仰鼻息態中丞値此不知何如亦可太息已
余歸田之八年爲崇禎五年壬申先太湖之濱有孀婦

得一枯竹枝宛具人形諺云此觀音大士也禮拜十餘
年托夢曰旣處事何不雕像早起果有匠來叩如夢留
而成之再數年又夢曰何不用金如其言加飾前後三
十餘年有聞者皆來禱頗驗近地孫方伯無子禮而盟
曰得子助貲立廟逾年果生一子衆共詫香火輻輳遍
江南延及江北山東日可萬人仕紳無不往余亦不免
逐隊其地晰浙直之交俗頑梗漁鹽爲生善訟結衙役
橫行方建廟競起乾沒有狐而擶者推一老僧復元爲
主僧故能詩與余遊且三十年落拓衆所不喜閱三月
廟成歸矣余之密戚其素狠有求不遂恨甚囑一土棍

資錢米呈南撫臣稱曰作亂聚金錢數萬以復元爲名
將衆及余余不察猶致書撫臣寢其事愈忿走南中與
其兄刑部尚書某合謀益土棍二十金叩閽先貽書按
臣拘復元爲證尚書故深心與余爲仇必殺爲主者時
方有陝西山東之亂且錢糧匱乏 上焦勞疏語較原
呈必加嚴必銀臺不敢遏 上見必怒逮治追贓而先
五年渠兄弟唆陶中丞參奏余二萬金陶寧死不爲且
遣人來言狀謀寢不行余浅夷時以爲言更益其怒終
欲一逞此則適逢便會疾不能自已者又聞復元一逮
賊人以余實之謂庇僧窩賍發動 天聽余慮禍發難

辨卽辨明亦已糜爛乃致書南撫臣告以本末謂干係
不直地方卽撫按難辭其責莫若拆廟以泯其跡卽題
知以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說又托一友從臾深以爲
然猶拘復元爲證余直發事有由來不可聽乃得止且
以所貽書錄出見示有曰募施浩太往來混雜地方必
有後憂僧尼夾當重治究然原呈語氣已盡見肺肝矣
撫按細詢曲折一節推又探實力解于是疏語甚平謂
廟已毀僧尼已解散絕無他事乃一一惡少所爲

萬曆元年四川都掌既平（見十二卷）群蠻懾息　移兵似皆可定然大征之後論功頒賞勢須休息解嚴而蠻種類既多蠢蠢思動乘虬盤結勢必出遊狼犬嚎跳卒難豫料我之隄備未必時時處處申儆周密于是有三寨之役有疊溪之役（松潘）有建昌之役有賦乃之役事在巨細間亦自可述而他瑣屑者不能及也

三寨者丟骨人羌沒古也松潘南路羌有四千八寨而此尤暴桀時設伏弩飛鎗以伺過者千戶王詔延遲至佯奉牛酒出迎受賞而去行不百步至一崖下矢石亂發死副使林應節赴任乘傳而過劫取財物傷二人家

屬幾為所虜有司莫能禁我師艱于轉運賊往往從間道截殺死者甚衆連寇安化等關戊寅八月知事余希顏往給軍食諸羌自新塘突出裨將陳金相胡欽力救得免益公行無所忌我兵雖間有斬獲不能當十一道路幾絕兵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軍楊廣墩指揮徐承芳史載勳軍安貫頂守備康鶴軍椎溪屯游擊吳餘軍羅鍋嶺參將胡大賓軍木瓜坪數道並出而裨將楊御陽亦率精兵從間道擊其東北羌與寨固守我軍擇便齊進斬獲甚多縱火焚丟骨寨益進延及人荒寨兩寨見火舉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盡獲其旗鼓及夷器鎗刀雜畜于是諸羌引其衆往來窯房間我軍跡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羌突犯歸化關略我轉轂而去急追之遙望堅壁青上灣希彬之垣令所將卒自環為營縱兵直前衝之羌盡東南散走追至小寨悉燒碉房斬捕甚衆楊御陽墮崖下被殺子喜生誓復仇鏖羌戰又死之承芳載勳適引軍至急擊破之焚沒古寨斬二十七級明年正月四十八寨喇麻番牌等六十餘人叩關言三寨實欲請降罷兵許之盡革一切雜賞編藉而白草番相近亦出冠掠嘉靖中巡撫張時徹總兵何卿討破之

至是疊溪諸羌為梗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輿梁逃于黃頭山後之間拒絕羌衆不與通石泉令孫兔往諭其酋納麻舌皆降餘種落聞風俱至凡數十寨

疊溪

疊溪諸羌隸茂州夾溪立寨（名溪實河也）數出為寇殺我百戶陳克勤先指揮田賦猶貸于楊柳寨葉兒這五百金久負積怨殺人遂啓釁端結別寨羌圍金瓶平夷急指揮宋文達擊却之擊鬬日甚各有損傷萬曆乙酉撫臣雒遵詢天全大渡河兵進討監以副使劉禹謨偵楊柳將犯永太諸堡禹謨議先攻麥兒寨以分其勢乘風縱

火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楊柳來救我甚發火器殺數
百人旦日進至新橋毀巖賊不右走水尾則左走牛是
令步兵悉渡河伏以待禽十餘人羗始請降我亦遣人
招之降者二十餘寨不一月喇麻棧叉𤯌蒲江關指揮
曹鈴朱文達往援道遇蟬蚆溝諸羗千餘擊殺數十餘
人幽關道去明年正月黨滿大小二姓諸羗再冦蕭
江關達逆戰賊望風而遁總兵李應祥副使黃炌謝
詔案諸羗分別順逆議大征　上方念西羗事令中
使張丁會極門　詔兵部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
戒蜀撫舊先治餉蜀輸陝者廿萬四百有奇留之濟

以新冦借蜀二十萬索之徵土兵播州楊應龍七千人
酉陽冉維屏五千人平茶楊光祖四千五伯人纆洞兵
七千人三月朔分四道並進破二十三寨斬四百六十
六級四月二十六日治船筏渡河破十五寨斬三百廿
二級諸羗皆震懼求降下令各擒旁寨出劫者以贖乃
許于是爭先來獻凡數十人生埋之

建昌

建昌土酋與軍衛雜居時作不靖萬曆初安守最著守
本鳳氏之後鳳爲土酋迎止所殺討之數年未能定止
既死其子伍咀咱克悍好殺守與相結盡奪鳳氏田土

聚黨千餘人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用王者儀甚所至乘
風縱火殺官軍百戶楊枝春請有司遣問益負固不
出裨將劉天倖謝兵至建昌城屯時越巂衛黑骨夷最
獷猵勇凡三千人數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興國
等三十餘人天倖不能制都御史徐元太議大征總兵
李應祥副總兵朱文達而下異道並進副使周光鎬參
議李士達監軍期丙戌十二月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
邛合諸土兵先以二千人待河上我兵至彭土坎發火
器擊敗之捕斬一百二十六級伍咀咱遁西溪合安守
等人馬尚衆指揮張輔周度地形得山箐後別道可通

涼山科州乃以兵守半站橋阻諸酋往來文達等遂至
阿囉哩大破之夷始震懼請降凡千餘人而伍咀咱安
守尚依障木麻柳魚水爲險且倚盧白木及木拖爲犄
角盧白木者伍咀咱之女兄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
來也贊畫同知陳忠請伏兵以俟守果從山後遁走遇
伏被擒諸羗降者復數十人伍咀咱勢大窘遁橙村小
荒游土人來告生擒之分兵搜諸山寨凡平日名捕者
誅之畧盡惟王大咱走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涼山值
得執而戮之先是黑骨夷阿弓阻嶺道劫畧諸巢既破
獨存黑骨乃設伏大孤山伺之巢至就擒邛部印久爲

嶺鳳起所竊干是使使者薄責郎獻出指揮徐部文秉勢直走廣洪兎布諸寨皆破之是役也自冬月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共斬二千八十六級降三千餘人鹵獲器械雜畜甚衆

賦乃

賦乃者邛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掠祭丁賴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民以聞屬御史中丞曾省吾正罪會有尤綠之役議寢乃建六堡以官兵一千二百人戍守久之爲患益甚丁亥都御史徐元太請討之李應祥總兵率都司李獻忠守備陸繼祖指揮尹從壽等將發

賛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秋哥之巢東有牛他卯包咸咱之穴而賦乃酋長撒假寨于安興親外兄弟依水海以爲險接輿地其間由回龍崗雪山可直走黑屹由鳴龍洞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新歐崗唯是賦乃日夜與雷坡之屬虔劉我人民無筭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他何可勝言今誠欲征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邊制平夷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回龍崗攻其北非然則由溯家營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凉山攻其東南從之第恐建越兵道遠夾攻不便乃下兵備鄭東昇議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款塞歸降賦乃以氣拍秋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抄畧我分兵各守要害劄梁山爲大營先建昌而後越雋及馬湖獻忠令總旂胡祿引兵屯大赤口東保詐降請祿下山款語射殺之夷進圍凉山尹從壽引兵衝突不退撒回堅守賊又詐稱聽撫許令盟誓犒賞訖撤營行二十里夷伏兵萬餘蜂起官兵散走李劉尹三將俱被執事聞各治罪於是馬湖軍爲三哨偏將郭成等將之中鎮軍爲三哨遊擊周于德等將之建昌軍爲三哨都司邊之垣等將之副使李士達武尚耕周光鎬監軍參政張

孫繩紀功參政周嘉謨督餉刻日齊進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斬阿拍等首一百六十二級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白祿等首二百餘級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三百四十二級俘及奪獲各有差求降者凡二千五百餘人歸我田土約六百七十五里歲貢馬匹氈蠟奉金錢卯格阿什咱等二十六人斬馬湖市以徇御史何倬上善後十六事陳效上兵事採行之於馬湖設屛山縣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二　　朱國禎輯

寧夏之變

哱拜虜黃毛種也嘉靖中虜勢甚盛拜得罪其酋長父兄皆見殺拜伏水草中得免投降平虜城守備鄭印隸麾下驍勇多武藝常擊虜大青山斬其首九人拜與土谷赤阿木高鄭暘虎卜亥五人稱五虎將再擣虜花馬池有功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勑鈐束總督石茂華巡撫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叅將妻施氏孕將產拜

夢空中大響天裂出火焰一妖物如虎入施脇下不見拜急手刃之響覺產子猊虎貌梟啼名曰承恩（名字仙猴道人）妾又生子曰承（台之云一十一十十一才ゝ一個菲觴衆人唆五鳳樓前書第一才拜不輸其意）寵又有義子哱雲哱洪大皆勇悍難制自馬市開首虜功益少邊餉漸有減損開府者視此輩爲虛糜恨不即革去拜等鞅望會土谷赤死其子文秀襲職陞指揮共要結虜通貢市套虜切近黃台吉著力兎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兎台吉等入市夷凡二十八枝鄭暘方爲莊浪遊擊病死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文秀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肆十四年丙戌十月也拜推擇當入

衛舊例以降夷不得與恚甚請告已丑問孟請加拜副總兵致仕承恩襲所部既多且善戰見邊兵孱弱心輕之後二年辛卯例當閱邊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文秀等頂之党馨爲巡撫都御史馨山東益都人先爲西安太守以猛鷙驟致顯位既視事益嚴刻衆心不附其秋火落赤大入青海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鎮兵馨遣文秀率千騎西援拜騖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齎發甚簡馬羸當易者亦不許拜不敢爭而心恨至金城戰有功取徑虜地馳歸虜畔

易不敢逼益驕恣雕麥下多縱其曹掠冐糧部下把總王徽等攎拜諸不法上狀洛以降夷寘不問馨獨究冐糧事拜以賄求免藏金樹瓜種中以進（瓜生樹上杵）馨大怒下其事河西道副使石繼芳鞫之石與党同鄉爲姻家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侍數人治如律已而從末減拜自念効力西陲五十年受寵秩乃以衰遲見僇辱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強娶民女爲妾馨箠之二十益憤又嘗面許咨雲守備以他事怒而止文秀遷遊擊入謝無加禮並怨之故事市馬給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朋頭肉臟銀馨皆嚴併未完者即於月糧扣之丁辛威

怨未敢發壬辰歲朝天鼓噪占主兵謀時冬衣布花草價銀久不給而帑金胃橝事愈急拜等益懼始與承恩謀欲挾衆復歸虜時土文秀方守亦家堡烟兒堢（上通虜之徑）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暘者靖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梟桀狡譎有逆志每以馨浚剴欲為亂至是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關王廟封羊歃血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杯中酒滬大者當之獨東暘滬大久不滅遂共推之期廿八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反形大露巷市洶洶坐營江廷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衆心馨曰此有挾而求

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而總兵張維忠素鮮威望為衆所輕二月十五日丁亥催前銀并見餉月糧猶不肯給承恩于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賊盡聚入帥府白事維忠先知狀驚悸不敢出遂露刃突執石繼芳擁赴軍門馨急與母及家衆上層樓賊且縱火不得已下執至書院同繼芳僇之益合訴朝（朝本巨奎滑西僇月劫校百戶坐罪發于萬鍾犯竊糶）何應時等盡焚公署收印符釋囚略城中劫維忠以印餉激變奏時河東僉事隋府宅事至鎮入通政務來輔丞使歸併劫請招安以罷師夏鎮北樓最為雄壯俯視城內外歷歷賊群聚其上東暘

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後劫暘專上北門許朝南門文秀承恩西門虎北俱有關城與大城嘗）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詣寵諭降二十三日雲文秀兵五百互市中衛歸承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疑而殺之二十五日索維忠敕印與之自縊東暘遂于翌日自稱總兵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文秀雲左右參將其黨為官校者數十人因挾慶王代請赦勒兵出先執玉泉營遊擊傅桓分土虎何安等據城堡聲言挾大虜取長安擣潼關會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旅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寧夏不者馳而南下誰能禦我

時河西諸堡皆陷諸將非降即走惟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遂略鳴沙洲將趨河東全陝震動前是總督檄副總兵李昫攝總兵進剿乃于三月四日絲遊擊吳顯趨雲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洲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楊汝寧監軍攝兩河道務參政顧其志督餉時靈州有土官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來攻為內應惟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郤之昫聞兼程馳至賊不得行賊始遁去若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翌日進兵橫城獲棄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亦至鳴沙洲轉戰獲賊

于正等八人舟十八艘賊鋒少挫又翌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底賜以修理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佛奉金帛勾着宰等酋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贼明安台吉虜切齒套酋十失兔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兔莊禿賴等議暫封賊爲訥閼那顏（那顏虜呼官長之稱訥閼若此穴地似鼠不安之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來援獨切盡妣吉（妣吉虜妃號）止弗住着力兔哈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盜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昫乃分發渡河復各營堡廣武僞遊擊張大紀大壩僞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擒中衛捕王虎來獻石空寺堡亦

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日虜千餘騎圍邵剛堡千總汪廷藏二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日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文秀朝分馳玉泉廣武迎之二十五日着力兔打正等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聲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辮髮胡服糾虜攻玉泉趙武等悉力禦之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并傷驍賊吳毅霸方蕭抗賊時奉　御座中門諭

諸將士以君臣大義有死不可背諸將士咸涕泣願效死妻楊總督尚書兆之女謂蕭若能爲忠臣妾何難爲忠臣婦盡脫簪珥出饗士士益感奮虜亦遁走因掠慢道聲犯花馬池諸處四月二日總督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近妣吉諭虜無助逆急檄李昫援玉泉園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翌日抵鎮城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棄城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董一奎總兵李黃副之尋以黃非衛邊才起麻貴自謫戍代昔從之又命朱正色巡撫贊軍昫等既抵鎮城時延綏兵

五千最勁爲軍鋒賊于東北二門各出梟騎二千搏戰我卒列火車爲營五日我師盡銳衝擊多斬首級奪大車百輛追奔入湖溺死賊無算延綏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其家丁高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殺入北門招榆林遊擊俞德爲據不至被殺（後賜祭每人各贈百金）通亦重傷還營翌日賊脇慶王及稱通政隋僉事至南門城樓呼都司李繼乞暫罷兵願縛獻首惡劉川白金等設語支吾頳投諭勅城下示無所畏拜妻施時時諫不聽又翟珮而立謂拜曰此何來悖德不祥奈何自取奇禍承恩等推跌去之益發家丁出拒衆以軍之見樽因賊求撫請暫假

此休上總督不得已許之于是諸軍皆退　上初聞軍
勝賞總督麒麟服銀五十兩萬妙藥三十兩一表裏比
退責罰刻期勦賊不必顧忌時有以京營在延須邀擊賊太谷等言引總督
乃日夜促飛輓調延綏莊浪兵取至神砲約十七日進
兵而着力兔先于初四日擁三千騎從花馬池西定邊
堡援我以李東渡本兵疏賊初起謀尚未定虜尚未勾
總督親往諭可定不則以計誘之必有縛首惡自贖者
乃遷延至此賊既借虜示以不可攻之形我兵雖衆心
志未一難以銳進乞切責學曾密遣通事往諭松虜毋
貪賊賂自失常年市賞之利其交既携賊乃可破又請

懸賞格擒哱氏父子封伯予萬金餘五千金都指揮賊
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令史酋
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
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冏金五萬兩佐賚時廷臣獻議者
甚多御史梅國禎有文武幹略言學曾素敢任事然變
起徐徐就道豈其之應變之才昧專制之義武亦首尾
牽制輕動爲難況邊事煩瑣萃于一身非特遣無以重
事權非破格無以用豪傑前遣東總兵李成梁屢經戰
陣紀律嚴明其子如松等負大將之才家丁既多先聲
尤重用之剋賊必有成功若慮權多分屬地非素歷則

于文臣中曉暢軍務實心任事者舉一人監軍其他空
閑將領酌量委用于事尤便　上嘉而允之成梁在遼
先以如松往部議請以司屬一員加京堂銜如先年征
倭唐順之故事同行或言李素有異志不可遣梅復疏
云李氏父子但當防之於遼左握兵之時而不當防之
於廢棄離任之後今　皇上已洞察無疑矣彼世受國
恩不以疑之月生其不肖之心而以信且用之之日反
爲族滅之計此劉許所不爲者而謂成梁爲之耶謂臣
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李俱馳寧夏身戎服督戰功
成即日還朝倘中途事平聞報即返若其不效則軍法

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疏入命如松總兵梅監軍紀
功給符驗抽宣大山西精兵五千人往方西兵初退虜
將深入總督告急請宣大援兵此舉適與之值亦朝廷
得籌賊天亡之兆也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自來總督所徵兵道回
遠臨河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俟軍至即移靈州
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岸可渡賊數窺伺
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本兵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
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
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爲聲援因移保定山西

河南各撫臣備潼關、上皆允之今日遣妻使使來願要
說着打二黄令無從逆敗市賞失守國意而蕭如薰先
擒獲五酋長中有爲着酋所亟者願以金易蕭故持之
以要虜虜頗悔恨與賊不無中離而賊日恣淫虐城中
婦女寶貨已經搜括尙根索不已死者甚衆有閭門無
噍類者禁偶語犯者多斃于獄至追脅慶府甚急妃方
氏懼辱拔劍將自刎保母抱持并世子匿土窖中以被
服置井上環哭賊見信爲溺盡取金帛及他宮人去比
發窖妃已死矣總督凡用兵兩月無成功憂之或謂哱
父子皆高爵反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　朝

廷爲脫罪討不亦可說而逃虜還其故若招劉許陰授
意哱土燕不應者督府然其謀遣家丁葉得新往見朝
與東暘俱授叅將歷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二人立
功贖罪時四人方約共死生不十　兵謀執得新折
脛下獄總督聞失討復檄賊開門放農牧不从、虜
被圍已久朱巡撫發援兵道爲虜梗不得達密簡玄甲
數千夜循賀蘭山傍附而度抵平虜蕭得援出奇兵直
搗虜巢斬獲頗衆虜咋指恨要哱拜同攻平虜雪恥賊
緣是復與虜合未幾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各
州原任總兵張傑各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以二

十一日進兵復抵鎮城下塹濠竪雲梯夾攻賊迎戰多
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蕩芠洋河掠秦霸
等堡賊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空虛益賂酋黃台吉妻縱
男揞適大任火落赤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圖牽制
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甘肅總兵劉承嗣抽練士七
千人結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
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百姓背城口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
未至申獲級十六承恩自以精騎同虜潛伏漢延渠由
我糧餉二百餘車總督從花馬池將趨靈州亦被圍賴
援至得解二十九日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

攻城惟滚木壘石擲火傷者千數賊益出兵截餉道時
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于五月
四日抵州决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多採挪稍蒲
草及土修整馬道賊覺來戰牛秉忠中流矢幾死承恩
因率虜從唐渠攻一奎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遂于初
十日退還李祥堡拜率虜可五百騎攻平虜堡急麻貴
精卒百人間道往援卻之十九日朱巡撫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賊詭請降先後送劉川等十餘人遂張
傑入城爲盟聽招撫傑故與拜共事青海俱厚善乃議
遣往二十四日賊鼓吹道傑入城約後三日開門迎朱

巡撫傑至諭曰事起迫脅奈何縱殺掠拒官軍朝謝曰
事已然無可奈何且屢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東北走
可逃死耳傑曰督府累次招安何云不得朝乃遮得新
用間諜殺害傑未信郎昇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
奴計不得行命也天旦夕碎汝何喋喋為朝怒揮刀殺
之傑亦被縶二十八日總督檄叅政楊時寧同麻貴往
撫賊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兔曰幸為我主
招撫後往受賞未晚也時頓兵已久賊陽請撫陰勾虜
抗命平賊無期衆皆患之會日本酋清正行長破朝鮮東
方大震本兵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酋回巢重懸賞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二
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
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千　封都指揮使發冏
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蔣春芳亦疏
請厚市賞歷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　上乃
賜總督劍一中令違者即斬以徇御史孫琉奏總兵李
昫上幕府功非實賊劫我糧草二百輛失事　詔逮問
已以易帥非便免之六月六日夢熊至靈州帶神砲火
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浙撫常居敬發營兵千
人糗粮自海參將楊文率之濟師　詔嘉居敬忠義于
是分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

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戰參將孟孝臣護
糧草二十日並逼城下拜等自北門出邀欲親往勾虜
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卻敵逐拜入城擒斬
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火起為沃水所滅拜既與
虜相結日夜從弟酋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
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
提督李如松兵至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以登二
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梯暗上南城次日遊擊
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梯上城皆為砲箭
擊却我師會食賊即縋下奪梯牌益縱火焚攻具是夜
大事記　卷四十二　三
指揮趙承光嚮臣戚鄉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詐內應
約夜半舉火為號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遂南火未
起城中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不至
承光被執欽急跳下城得免臣等皆死城中益搜許朝
因欲開小南門逐兒門外兵整嚴復返自後惟嬰城守
多以矢石狙擊諸党石家口詭招安望虜救然糧久乏
氣消耗甚矣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
欽語僉事隋府乘間同家人抱關防從城縋下傷肱不
能起賊復絕執繫獄翌日定議水攻寧夏城西北卑下
且與金波三塔諸湖河水相近東南逼觀音湖新渠紅

花猪形如　底遂達城築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
決水以灌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招着力兔如松謂
知狀使裨將李寧追及斬首獲印符令前而賊別使竟
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十失兔日事急幸佐我徇靈州
先壁下馬關阻餉道虜故貪惟利賄無意決戰時時應
和隨即去招之復來至是虜莊禿賴與十失兔合部落
三萬先使土昧糾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
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
別遣董一元乘虛擣虜巢擊虜石溝旁虜倘佯交鋒即
退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總督因令遊擊龔子敬提苗

兵八百堵沙湃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一元尋報擣
土昧巢斬虜百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
苗兵遇之大潰子敬亦戰死然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援
絕我師益決大壩水八月朔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賊
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爲言
城中乏穀士盡食馬民食樹皮敗靴死相屬翌日城東
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叅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
十丈水頓減總督斬吳世顯以徇（郎前叅應賊者）來保用靈州
功免仍悉力補堤賊數出兵來擾多被斬獲城中饑民
捺賊求招安十二日國楨檄賊以饑民來報爲治錢穀

限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闌入會　上
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
縱騎徒遠以葉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
申令益嚴諜知賊重賄勾虜且馮城鳴礮俟虜衝突嚴
兵待之二十一日着酋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如松遣李寧等馳赴黃硤
口擊虜身率勁卒千餘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
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部下縮朒者手斬二人
殊死戰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
殪二虜虜遂却退奔至賀蘭山盡走出塞捕斬百二十

餘級獲駝馬甚衆乃移虜級示賊賊始震懼九月三日
漸兵至巳苗兵及莊浪兵至堤亦補完大治臨衝船筏
刻日攻城懸賞有能先登以城下千萬金後五日水浸
北關城崩南關驛卒夏之時薛永壽等爲賊所逼令出
米給軍違則立刻梟首因聚謀曰賴粒難得死賊何如
殺賊且主將暫往北關（許朝也）圖之易耳遂殺守關賊嗣
夭壽等五十餘人報行營如松遣姚欽覘之信猶恐賊
來并力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等盡趨北壓戰而我潛
以銳卒往南關雲梯攀緣而上賊皆驚散擒斬二百餘
人總督馳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大恐急縋張

僻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逼大城數日不可
破國楨謂如松曰賊今勢窮恐力憑堅攻之死傷必多
若乘機行間庶力省事易集且可保一城生靈如松曰
善而内外乂不通莫肯往者有販油李登跛而股應募
執原給劉許哱氏殺劉許自贖十三日縛木渡至東門
先見承恩諭意郎趨而出賊心動會總督亦遣王機以
幘書行間十六日闖愈迫東陽數曰遂至是即先土文
秀有疾東陽等三分其衆至是少瘥遍起聚飲殺之曰
好頭顱毋爲他人所砍拜父子聞之愈疑懼百戸石棟
王英冠帶官周國柱三人素與哱交然虞其必敗間以

賊中動息輸官承恩勢既蹙甚來詗石棟棟曰周國柱
見事審而決彼雖事東賜然與朝有怨盍呼謀之既至
語之故曰始勸爾勿爲此不肯從今將奈何不得已有
討但可全爾一家不得顧人也承恩曰幸甚遂定計殺
許朝父子國柱走北樓殺東賜皆懸首城上釋諸被囚
者出迎于是如松楊文等先登如薫麻貴承嗣等繼之
拜承恩青衣蒲伏道左大城悉定方北樓火起李如樟
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
尚擁家丁自衛是夕總督下令自日不滅哱氏以賜鄧
從事十七日縶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許以不死出

楊文奉總督令馳之如松等急提兵圍拜家拜方與其
子忠等飲聞承恩已擒兼忠趨出拜衆猶欲拒敵如松
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閩室自焚如樟部卒李世恩從
火中斬拜首生得承寵哱洪大文秀弟文德及何應時
陳雷白鸞張繼武等總督葉夢熊巡撫正色御史國楨隨
入城問慰宗室土庶寧夏平而國楨以殺降有違言題
請譯節文誼上衆議謂御史主守信總督主行法兩不
相背要以邊一日便法不可行竟亦服總督之能斷也
捷奏　上御門受賀前總督劉曾免逮爲民擢致承恩
等獻俘十一月磔承恩斬承寵等頒示天下及四夷君

長毋施以勸千不聽反詈得免死初逆人占夢子十六七乃二丁亥歷二十廿年也十一月十六應十一月廿承恩受刑日也一個旅歸衆人曰此歸國朔象寧夏成賊與官軍交戰也五鳳樓前誓約一方獻賊樓前承恩處承恩處斬設歸斬之一也慶藩復寧夏今年
推玉妃方氏推恩　詔褒異發五千金賑宗室葉夢熊陞
本部御史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戸朱正色右副都御史
撫國楨太僕少卿各蔭一子世錦衣百戸李如松左都
督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蕭如薫署都督同知妻楊
氏勅旌獎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　賜金幣麻貴
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
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

弃其論叙有功者周國柱國柱寧夏人卽畢寫㝡一日畢鄰氣又曰畢邪氣皆寫一字
之誤也以家丁爲孫長國柱有義宗東賜作新偽著爲
中軍與諸生尤鳳亭仍書鳳翔之圖號日來得間徒所
無益也賊欲擬子當信堅守堡百戶陳綺以殺之賊營
善伺耀出堡擬之支辭大戰而死妻楊氏自經殺賊使圍
往將兵攻堡故殺行今鳳弟難無中往演之民得他寫
承恩賊事急召問討不突圍問徐日功秀才當言諸將
軍皆皆贖死許貸也第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日吾
慷承不聞此言幾爲文秀所笑意遂決議欲召二人飲
酢詠之國柱以所家前後左右皆戈鋌之士且以一制
二不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詠卿賊南向往北據乘間取東
賜也承恩曰然吾以猛辛五人作若國柱一日東賜甲衛
如林五人安爲形色一露必敗人適公事往一日足矣千四
日庚午達明風霾蔽天承恩遍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
往南城考試矣不覺察而致納所承恩急往見朝議
日將軍何暇問此有我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
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有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
出宿大寅遂日外營向樓無從久駐此乎恩疾下朝
後從大宣被之婦也當擁朝偶勉欲之首頭擲地分

兵擒其子鄭穰及夷漢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產還趣
有亦舉知事濟乃被鎧登樓佯謂東賜曰宜軍已入南
城乎何援援也東賜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死
走入側房支戶國柱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弑
將軍國柱叱曰詠一逆賊何弑之有奴不避死急走官
軍盡斬汝家乃散國柱縱火焚樓於是關壁城釋二王
來幹府及所執七十人皆所而出日國柱活我北樓爲
東賜所據藏寶貨其中悉被焚國柱後從征楊應龍立
功官至參將 陞都指揮使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
詔免行侯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曹大咸等劾穆來輔
徇府陷賊依違緹騎逮問戍邊贈死事龍子敬都督僉
事立祠廕子世正千戶又之虜着力兔宰僧亦縛送叛
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請市宰僧即打正也

平播州

播州之楊傳已八百年州名始于唐以處遷客所謂非
人所居者是也楊之始祖曰端先太原人仕會稽爲望
族徙京兆家焉唐末南詔叛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詔
募兵往討端得與夢應募至瀘州合江直入白錦軍高
遙山立砦結土豪恵爵蔣黃三族爲久駐討伺蠻入寇出
奇兵擊破之授武略將軍遂有其地唐祚移後梁端夏
禎疽發背死于牧南嗣四傳爲昭二弟各擁兵其一據
白錦東遵義軍一據南近邑楊州討走之入滇無子會
眞州防禦使楊延朗子貴遷持符至廣西與昭通譜卽

置爲嗣蓋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裔孫自是有播州者
皆貴遷之後也十四傳至鏗則我 太祖方平湖湘諸
谿洞酋長皆歸附洪武五年鏗入 朝貢方物納元所
授金牌及銀印賜綺幣衣物設播州宣慰使司以鏗爲
宣慰使學士宋景濂作楊氏家傳甚詳敘略曰播州夷
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揚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
據其土五傳至昭胤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
又三傳至文廣威聲德懷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
前人又三傳至選篤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
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太建學造士

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尊尚伊洛之學言行之相輝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鬭欲擾之態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俊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守官峻爵生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嘗詩書之澤涵濡惟深頗知忠盡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作貴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粲則曰向事偽主當朕親征愛屬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

幾世奕光崇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亦有以也哉其亦播以也哉域中廣袤千里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羈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爲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爲播州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爲關東南倚江爲池蒙葺嶮僻世受封爵遂統八司爲藩衛內倚七姓爲羽翼居然與區八司者黃平草塘二安撫司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雖楊氏所轄而賦稅皆納貴州設通判駐黃平蒞之七姓者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爲目把大事諮決爲國保思州宣慰當永樂改土爲流族多木播張龍虎山舍餘遷居巳久夷中最重族派與楊世

姻婭者也數入朝無定期永樂七年楊昇奏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聚衆劫掠請發兵勦之上勅昇撫輯如不從令鎮遠侯顧成經畧昇遣官宣諭遂皆歸化宣德時楊欽正統時楊烱楊綱景泰天順時楊輝成化時楊愛爲州人張淵等奏其不法狀遣少司寇何喬新等往訊淵坐誣誅輝二子曰友曰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愛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鈞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嫡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棄之以啟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憐友之心終不解所宰長官張淵自清日憾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藏與仲主爲讐日祇貽口實于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使貴而朋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菁險遠恣而易變誣之曰賊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

韓瑄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瑄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濫殺之輝大怒遣岑淵又言不重治事終難底復呼入救死道之皇恐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界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遂命都御史張瓚會兵進未交鋒強者散走老弱皆投降輝遂賂于瓚瓚乃盛陳友功曰諸寇畢手刃七十餘級設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獨果等念天霸以無辜受戮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于凱里寨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漏謀殺愛不克二十二年府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參政謝士元副使孟廷薦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擭詰愛家置酒大會問至重慶觀學選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學宮觀等愛復擄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把然諫曰觀學而觀士元等提兵而樂酒畧法等感敎及下屬竊寫男公耻之士元等大備而趣淵自知不容于衆乃脅淑誣愛通苗趣境將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密陛米諸獲之以報愛乃易書聽于人竊以入稚義信之義責獄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乎凡義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于友言都堂聽從主張

寃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女酋大懼乃詐疏愛當言夢騎
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皆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木
橋以擬宮禁身衣龍袍夫婦同上天主妻稱地主僭立
局院有太監名色廷議大駭命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
四川都御史劉璋御史何鈞等官勘之獄以妖言坐死
土元亨落職與賴劄藉愛友皆論死驪先友發保寧閒住
未幾友黨慕友以締與愛仇殺不已愛死子賦嗣賦死
子相立與友子真尤醜虐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
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
司于郭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俾宣慰屬治四川
如故然其位間自若也云骨肉猜釁參商構凱 弘治時楊賦普安香爐山之
捷 賜蟒衣玉帶嘉靖時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
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請還葬有水烟天
旺地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
歸地乃與柩烈陽許之柩返烈既嗣背約仇殺相攻剽

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奏言三省接壤民苗之
衝若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石阡之
龍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員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叅將於石阡移思石守備於龍泉控扼
播州犬牙相制增設重慶府通判一員駐龍泉撫順該
州民夷督理糧稅道臣以時巡歷皆報允應龍烈之子
也生而雄猜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剌麻諸番
先登多斬獲又征九絲賊乃楊柳溝卻敵氣益軍中先
後 賜金幣萬曆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特給大
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土司而

蜀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于是任洪江洪江先墳
墓所處也修起祠堂置守塚戶而所居僭飾龍鳳擅用
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剔嫁已欲田氏兄所
乘醉封劍取張併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年也既
酷殺樹威人人惴恐初蔵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父
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怨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
關外生苗爲翼肆劫掠至十七年黃平安撫羅承恩草
塘安撫宋世臣等及張氏叔時照飛文告龍反黔撫葉
夢熊請大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謂播僻處西南
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世恭順數赴川貴

軍門調有微勳翦除未爲長策以故蜀撫按芠稽等並
主撫與黔異議有 言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乃就彭水縣適中處聽勘二十年蜀以應龍難制逮詣
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
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兼願自將五
千兵報效 詔可釋回播治行尋報罷蜀撫王繼光至
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往者皆被殺詰之則曰關外苗
爲之我不知也蓋夷性素驕蹇應龍尤甚方勘時所委
官皆以爲奇貨多所需索數以計困之嘗期以某日入
境候勘應龍如期至委官故遷延不行庚應龍且去則

終至以跋扈不服罪之必得重辟乃已以故應龍每赴
勘若就刑戮既淹繫一獄吏得挫辱之厚索金錢上下
輕重萬端殆不可堪龍又自謂前後屢立功七姓實隸
我側待生殺亦何至助若屬急持與我為難也以是一
脫縲輒颺去不復反顧而張時照等奏復上繼光力請
與黔撫林喬相會勘尋得　旨戒以負功妄殺二十二
年正月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由黃平滃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
軍軍川北由永寧衛麻入叅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由安
穩松坎入三道並進俯指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徉

令窯稱炤等約除因統苗兵排闥衛殺禹等齊發之翰
軍覆殺傷大半承嗣頗有斬獲將進會繼光以它事劾
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畧盡黔兵亦退御史薛繼茂乃旋
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　上謂本酋朝廷原無意必誅
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令御史報與本酋奏辦順
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
任與承嗣同黔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疾歸兩省議
未決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
事劉一相贊畫會應龍遣人攜黃白金入燕行間為原
奏目把何恩執詰綦江縣聞于朝又以重賄貝討即家

致兵部尚書田樂樂亦叅奏上下議論騰沸勿論應否
一口言勦二十三年乙未正月蜀御史王愼德上書謂
贊畫可罷報已有旨既總督至察永寧酉陽暨馬千斛
皆與龍通姻婭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為仇讐計先翦其
枝黨然後以檄曉譬應龍可以坐致大畧稱引呼劉王
杲事宜　國威龍來當待以不死不者國家懸萬金購
而頭並致麾下若叅為討吾不面欺也當是時七姓唯
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罔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
為利院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詰龍所問狀檄撤
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

安疆臣請父國亨郵與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
應龍就案得貰罪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
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乃上書言
秦民伏兵伺殺徃有明鑑誠恐中計不敢出有如辱一
介臨播而問其心軍法無假總督許之知成都王太守
士琦有膽畧調代史記紀務重慶守令奉檄詣綦江趣
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遊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李吳故素與相識者應龍乃令其弟兆
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偫郊迎叩頭於舖芻餼牽甚盛
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

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
其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暴奏勘地也卽以五月八日
單騎往松坎應龍果而縛道周流請死罪膝行而前叩
頭請得比安國亨國亨暴亦被訐懼罪不出界今安穩
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
太守爲請總督許之委兩贊畫及道府並以七月二十
四日詣安穩應龍囚服遠迎蒲伏別本云應龍擇親信已者十人分往聽勘
竟不出夫應龍人所共識豈能遁掩人耳目當時有縛諸書皆道府且不抵重慶移而就之彼何所憚不出
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
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補舊欠糧稅不許侵擾地方非

刑害仝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犬子可棟羈府追
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
馬欲緩應龍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
論功賜總督邢玠以下金加玠右都御史歸朝重慶守
卽陞川東兵備使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
悛日求其子出獄不得愈忿五司七姓奴輩害我若非
盡殺根終不滅且自恃兵彊官兵終無奈我何而可棟
尋死重慶則益心痛促取屍棺以勘報未完不肯發趣
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騕千餘傳招魂
而去分東月置關據險嚙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

搜戮奏民刼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推鋒名硬
手州人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皆願出死
力是時有黃七爲應龍謀士進言曰共何能爲惟孫時
泰泰一日智囊也今在長安得爲軍師方可以成功乃使
陰聘之旣至謂欲圖大事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以蜀
王爲質割二隅而守之徐觀天下形勢應龍曰不守近
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謝遣之丙申秋劈餘慶土
吏毛承雲棺戮其屍已又掠石阡大都壩焚刼餘慶草
塘二司遍及輿隆偏鎮都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引兵圍
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明年丁酉春三月流刼江

津縣及南川七月臨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縋城下磔割
之十一月石砫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
覃與應龍私覃寵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
次女爲繫援因緣朋奸詭謀益甚明年戊戌王士琦調
征倭應龍益糺苗兵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
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㞐奏讐民宋世臣父
鑾及羅承恩等舉家匿偏橋衛城提兵蹤且至襲執指
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悉戮以殉令
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
蛇從陰入腹人號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黔撫

江東之疏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蜀撫譚希思御史趙標前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而經歷潘汝資好談兵黔撫奇其意明年己亥二月令同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應龍遣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藏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坐罷以郭子章代而蜀趣撫攺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是時東征業已完局因移劉綎督兵還

蜀議大征總督五月終馳至蜀即請設中軍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漢土兵設防六月初應龍乘我師未集先勒兵犯綦江分屯赴水猫兒岡遣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緝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遊擊張良賢遇賊舊東溪頗有斬獲翌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遊擊房嘉寵誤爇火磚反傷守兵賊乘勢登城嘉寵巷戰蜀兵爭譟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因劫令縱囚焚掠盡取庫金猶索縣印符爲擄掠貲財子女一空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爲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爲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清理總督乃日夜徵調漢土各兵重慶亦獲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延不進賊本穴鼠乘虛反嚙徒以安恐猶狂既覆我師飛練則驕虎勢不得下益結九股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弄兵然猶時冀我如往局曲赦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葬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不肯東無可奈何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以緩賊賊

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謬作好語縻之止駐會城調度已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爲民緹騎逮兵使王貽德 賜劍懸賞 嚴旨進勦總督益調南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攺湖廣駐偏橋貴州總兵童元鎮駐平越專候大舉已劉將軍綎以十月至蜀時總府草創無可恃綎素有威名其家丁良馬皆可決勝方以赴師渝期克爲事官文素與應龍昵人皆疑之牢不可破于是總督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丸絲功爲比綎大慟願誓死報效總督乃騰書于朝謂蜀人皆言可用今細察本

末非兵無以制賊策勵使之必有成功方事亟朝議無
敢異同楚蜀兵專制而總督治軍益有次第賊微聞
江無意肆掠廣結生苗犬治挑釁以黔兵窮時偵黃平
平越閒總督前撤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十一
月應龍乃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據偏橋與隆鎮遠諸衛接取九股生苗平越新
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總督以偏隆間東坡爛橋重安
三處實楚黔滇要害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
出楚無黔且無滇議舜處置勁兵萬餘通道因疏參黔
帥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逗遛革職立功以李

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提騎速治 上以楚地遼
闊撫臣遠不相及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覘
師廷推江鐸往總督須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明年
庚子正月五日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
備楊惟中擁兵三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徃鵝鶴
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瓚妻
芋並死于賊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
賊方移兵進攻閻蜀金竹官壩督撫徊兵金竹官壩南
川信地也正月二日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
于三更時銜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

嘴虎跳關七寨十四日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霸斬
關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遁益二捷有以牽
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
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挑下
督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承恩留囤中時二
月七日也自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
滇浙粵西兵皆集土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
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
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分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
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參政張文耀一南

川總兵馬孔英將參遊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
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總兵吳廣將遊擊余世威等隸
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
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
南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棟川南
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
府瀧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
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
錦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
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

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
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
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劉
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自沅督餉以參議詹啟東紀
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
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延
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
文武盟神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
每路兵約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苗見驚曰今番
眞天兵與昔不同總督諭諸將以抵婁山等關爲期務

鎭重慶節制且曰關外且戰且招降多不可勝誅也關
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老賊詐決不可信也先是蜀
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始播平前兆云
未幾綦江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巫峻嶺茂箐楠木山
羊簡臺等峒奇險爲賊目穆炤等盤據勢最重劉將軍
獨當之十五日進兵連戰破三峒三月朔楊朝棟等統
苗數萬分三路來戰鋒銳甚我師夾攻綎身自陷陣苗
大驚曰劉大刀至矣奔潰朝棟墮馬幾爲我獲始綦江
諸苗自分必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藉首挫其鋒
爲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

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敗賊膽破益爲守禦計而諸路
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克桑木關烏
江則播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克烏江關翌日克河渡
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奪天都三
百落諸囤賊連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
澄會哨益誘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筭　上怒童元
鎭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酉不
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根二十六日賊託用氏修好
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
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

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
攀藤魚貫毀柵入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決死
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
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
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
雲險囤且壁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
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江鐸已抵任陳將軍璘急
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
子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
遞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卽斬使焚書無爲所紿

虜縱與應龍舊檄無通賊縱械其入軍門自明而吳廣
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卻之徼
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病哭云田氏
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
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炮
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慟如失一手廣覺
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
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
待死矣會總督聞訃跳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囤前陡絕
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餘併力攻後

囤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囤核令退劉水西懼曰吾不爲
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廿八日拔營去時久
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霽五日劉將軍身先
士卒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
諸苗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殺其嬖兒四圍營火燭
天徬徨長歎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
矣翌日凌晨我師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
皇同愛妾二閫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
妻田氏急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頃而甦總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

朝棟光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
重慶則賊去歲破綦江日也總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
將軍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士漢兵爲
南川將士先入關最登尤雄偉不羣十二月獻俘 闕
下大司寇請剉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市梟示各夷并
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誅即其地分
爲二郡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真
州改眞安州卽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爲川貴
要區改置州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雍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威
遠衛建學增驛其地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寧犬牙相
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烟天旺及它區脫頗衆黔撫郭子
章許畀水西川撫力阻久之與而復奪遂生變
播州既立府而皮林上下諸苗尚通誘皮林在湖廣極
西地連貴州廣西山峭箐密隸貴州之黎平府府與五
開衛同城衛屬湖廣苗屬貴州漢夷雜處土田交錯耕
種不得不同畔有撫時亦相通勢在必爭平居軍彊苗
弱結怨日深干戈一起苗肆報復其惡日恣吳國佐石
纂太彭舉楊永祿等爲之魁播州之亂實藉其力二十

八年湖廣兵三千勦之敗歿遂入永從縣官吏俱迯反據爲穴知縣李宗周新至寄居五開者年餘會討播州未暇及也至是命陳璘討之江鐸暫管軍事貴州廣西協勦九股苗隸貴州者諭招撫無助賊鐸已聞毋喪許歸行至長沙復回沅請副使魏養蒙張天德爲左右監軍參政梁雲龍督餉副使王應霖紀功明年正月陳璘率參將宋大斌遊擊江騰龍等進兵廣西兵分六哨總兵李如梓統之監以副使陳最自懐慶縣入貴州兵分三哨總兵陳寅統之監以副使袁應文璘至五開衛議賊屯縣城甚堅城前平田後爲峻嶺兩翼險巇攻之恐

腹背受敵探知潘老巢及賴嵩岑岡等處苗之腹心互屯犄角須先擣絕其後勁分八路並入破賴嵩岑岡大小三寨宋大斌克龍巖寨諸將皆有斬獲二月初夾攻潘老寨諸苗來戰皆擊破之遂平其寨留兩營兵據守別將沈弘猷至地青寨斬擒頭目華海等十五人進破草坪其東爲文冲崣係中石運餉之塗地頗寬平各立三營侯應接尋鄉導攀險可七十里賊迎戰敗走部兵兩翼而上賊走岑鬼坡即昔所謂銅關鐵寨者攻三日破之各路兵俱競進報捷賊退據龍頭貫山其險尤甚官兵圍之廣西兵亦至分部力攻賊盡死以抗一柵將

破復擁一柵我兵列營布守凡十餘日守備陳志蕃次南嵎奪關而進賊大潰走生擒石魚太共斬五百八十二級楊永祿及其弟永長逃去尚馬田良凡[illegible]其衆永祿妻石氏被擒審知城後門山陡人騎不可守備乃選驍銳梯城而入巷戰原任參將黄冲霄擒尚馬守備丁寅擒田良餘黨艮袍艮帕俱被兹斬四百二十六級縣城始復事在三月二十六日彭舉吳國佐迯入天通四十八寨皆以計擒之事平是役也廣西報擒斬二千餘級貴州兵斬四百餘級撫天樵一帶共九十七寨立廣化營九股羌谷龍谷諸巢蔓延三省寨至數百江内九股

在下通五開皮林江外九股在上近貴州自土司劉王海被俘以來歷五十載不通王化且助播爲虐既與皮林接壤恐其誑誘遣官審勘皆願降附結營認糧于是皮林援絕三省夾攻元惡盡擒餘皆招撫八月獻俘衆議以黎平府永從縣十三長官司割屬湖廣則湖北之藩籬已固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割屬貴州則黔藩之堡障彌堅從之李總督平播後聚軍中銅器鑄鼎分三等給黔各土司永鑒戒其銅鼎銘曰　維星拱北惟水朝東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　惟敬天念祖庶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

楊應龍又壽銅標一高一丈三尺銘鐫於上竪海龍囤
之顛銘曰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入告訌天皇赫怒爰
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盡俘群醜遂潴其宮設
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我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
化龍江巡撫爲碑銘立石紀功銘曰　上御極廿八載
泰道熙洽四海雍玄菟暨朔方相繼亂旨取亡彼播酋
背世澤敢效尤作叛逆陷蜀民及黔楚血成川骨成土
今　皇帝怒赫斯命臣鐸總楚師馳自燕詣境上申號
令飭鎧仗同心誰中丞君直指使兩監軍大將猝膽如
斗力如熊世無偶更小心奉約束威凜凜嚴部曲初出

兵波斂營五囤潰賊乃窘渡三渡渡水廿賊聞之膽益
寒遂乘勝搗巢窟夜半起戒戰卒不超鼓不張皆攀懸
崖如蟻騰抵賊栅立澣殲殺伐聲動天地賊詫駭類瘖
瘂道楚兵從天下探虎穴搶虎子虎窘逼雉經死諸酋
從囚攸治蠻父老稽顙至飛路布未央宮天顏喜仙桃
紅滿南夷各內懾憚　天威不復反爰鑿石勒茲銘王
猶塞王心寧中與外諸勞績垂無疆照遐邇後三年甲
辰正月敘播功進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
衣衛指揮使郭子章陞右都兼兵侍江鐸陞兵侍各廕
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劉

紱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陞
都督同知加實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
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徐陞俱有差巳故監軍司
道張棟楊寅秋張天德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
疆臣瀧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
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
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署本兵刑部尚書蕭大
亨改兵部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
巡撫缺推用童元鎮已謫戍得開伍
朱史氏曰播州一案當時用兵可不可乎曰可蜀三面

隣夷且借爲用而播爲最勁此不可制四起效尤無蜀
並無黔滇且分八路剋險關彼猶倔強如故勢安得巳
曰既剋矣因而郡縣之可不可乎曰可悉天下全力夷
二千里與區爲國家闢土開疆此盛事也勢亦不得中
棄然奢難未發憂其多費既發乘若摧枯者何曰此
朝廷徵土兵之失也夷本犬種犬之穴可奪犬之性不
可違驅犬噬犬又投以骨狂猘噬噬自戕其類爲力甚
易故用之本地可隣省可它省則不可江浙嘗用之矣
爲民害甚烈而先朝虜儆計無復之乃始議及用違其
性夷乃益驕至山海十八萬之徵夷居三焉有窺而動

亦積漸使然固自無惟易稱作事謀始況兵謀孟浪始
之不慎有能善其後者吾未之聞也

遵義連陷

遵義初設議兵將防守歲用七萬金後減爲三萬然俱
無入額相沿二十餘年司餉甚詘府州縣吏書併各差
役多黑籍亡賴魚肉士著於是舊民浸浸生心矣永寧
切近奢効忠父子垂涎擅殺威遠衛百戶劉訓等家又
欲挾迫土城千戶袁見龍兄弟而見龍族衆強盛憚不
敢發萬曆四十八年見龍與加銜守備雷安民援遼陣

没崇明父子拍掌稱賀天啟元年重慶未發先已發金
刀紅袍于女玉帛糾合把總石良陳加典安鎣等及心
腹阿烏迷水西酋魯仲賢莫德等立應龍族人楊維新
爲典國君土城袁氏殺戮殆盡專委逆黨扶國禎奢宏
等於十月內率兵犯府城是時兵備李仙品推官馮鳳
雛方督兵援遼知府杜天培知縣劉人表病死同知張
起鶚署嘉定州印署印通判袁任素失人心挈印先逃
一時軍民悉被迫脅倉庫焚劫俱盡陳加典等復率兵
攻桐梓知縣洪維翰不屈死典史黃起鳴走至忠萬起
兵仁懷原無正官望風奔潰數百里間烟火盡絕獨眞

安州險遠賊未能入張同知時在嘉定卽棄印從鎭雄
借徑入遵行至畢節爲西賊所留成都方被圍米左伯
燮元在圍中檄綦江令鄒昌魯南川令韓應龍與安知
州楊汝昇同土州判駱麟綏陽知縣任籠募兵扼險固
守黔撫按遣貴陽府推官徐清督參將焦瑞麟等兵至
任籠等各率兵策應遂復府城迨成都圍解水西發難
黔兵一時撤回扶國禎乘間再據是時李副使馮推官
督援兵回救而李已改官敘瀘獨馮推官單騎直入招
流散與任知縣率陳一龍駱麟戰賊於金刀坑俘斬三
百餘級遂入城據守時左伯巳得撫蜀之命委參將周

之德來治兵託故避往重慶水簡二酋遂於七月二十
三日乘夜火攻馮推官衆寡不敵與經歷袁一修司獄
蘇璞俱墮城死眞綏兵潰退桑木關獨守備楊通霈據
守栢楊國扶國禎等屢攻不克參政吳光義等於九月
十六日督通霈及守備任國豬領兵乘月色追殺西兵
悉遁過江因府城兵糧俱乏遂復撤回僉事趙邦清巳
履任督參將秦衍祚侯良柱張奏凱守備李棟等各統
漢土官兵由綦江進松坎別分盧僉事同沈崇極由小
路進桃竹壩趙僉事麾得綦江僞總兵袁衣繡爲從逆
渠魁斬以徇又使侯良柱進攻斬石良三父子因而招

撫如趙國璽安鑾羅安良陳守江陳加輿等相繼來降共率夷民六萬有餘入內地安插二月初七賊憤楊通露固守率兵攻圍通露死守終不能克任知縣復率駱驎戴鳴鳳等策應夾攻賊遂大敗扶國禎楊維新俱被傷逃奪糧食器械無筭天啟三年三月二十三侯良柱陳一龍等會兵進安羅二村將以揭藺逆賓忽糾水西兵八九萬來衝二將俱潰僉事盧瑛田督兵至落紅招撫羅華玉正相等屢有斬獲至是亦潰賊困永寧告急旋卽退兵六月初八日趙僉事與同知冉崟通判連鏴入遵義青蒿白骨腥穢觸人遍非世界矣

楚事

朱國禎輯

楚地名山大川、　皇祖微時西遊過真武草菴顯聖恭
嶺其修真處也因元舊宮改築宮在山巔元以鐵至是
始飾以金未就　文皇起兵其靈尤著姚恭靖稱曰我
師散髮仗劍自雲而下　文皇親見效之出入陳中兵
刃不能傷後益展拓制如皇城歷三天門而上範金爲
殿題曰太嶽太和宮踞五嶽之上靡費萬萬胡尚書祭
告獻瑞光圖香火遍天下設内臣司之每朝登極送像

設旛幢凡祝釐之事皆趨焉靈氣所鍾下灌安陸篤生
世皇入承大統、　獻皇葬松林山崇曰顯陵山曰純德
改州爲承天府設與都留守司正副官遣太監守備又
益以德安府等州縣曰荆西道增試額爲九十名錄文
中列守備名于巡撫上至兩地時時進鮮閣絡繹道上
爲常王府徵祿催租之使不與焉
其藩府惟楚爲大、　高皇第六子楨封國元妃王氏定
遠侯王弼之女也頗富强數被疑謗終得保全然　獻
護衛三之二萬曆二十四年奸弁王守仁王錫龔詭稱
定遠之裔有財産文冊凡八十六本進獻冊中除誥勑
器仗衣服庄田外皆奇異未名之寶銀磚三百萬金磚
百萬遣太監孫舉錦衣莊德祐往會撫按括取勿使遺
漏先洪武二十七年王弼坐藍黨死妃薨已二十年矣
王之子孫無依就養于楚守仁未知于王氏近遠奚爲
此奏駭人耳目舉等至楚合宮號慟王率眷屬出居書
院聽搜摘不過近世尋常之物與所奏絶異報上未發
久之楚王獻銀二萬兩且言阨窮難措　上憐而允之
撤回差官仁錫發原籍尋逮戍論斬時奸人上國用靡
裕疏礦稅内官四出
二十七年御馬監奉御陳奉帶原奏官衛總旗申敏往

湖廣時承天守備曰杜茂茂在事久陰鷙有心計人皆
畏之奉俘而駁貌傴僂直一木偶既至撫按及諸司以
計厚縻與譚利害可否唯唯惟謹衆皆眞謂易制且奉
自稱原籍承天墳墓在焉念桑梓必不大恣然聽人穿
鼻投牏附麗者雲集江湖大盜率皆收用惟所欲爲不
復顧盜三關皆奉勑太和轄行都司提督諸道宮若香
稅擅周山三百里林木之利承天轄本衞若禁山玄祐
宮租入皆不與有司事然亦不勝凌轢掣肘之苦矣奉
總全楚并江廣錯壤處皆得以意行魚肉所在水陸要
津及各村落皆揭竿掛黃旗重徵倭收𢘱彩汙辱殆遍

初至徽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往承天查倉庫
不應卽恭奏逮入詔獄曹楷止之不聽訐楷陽誣陰害
抗 旨撓稅因論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
荆門知州高則巽又有奸人奏湖廣通省各屬存留羨
餘漏稅贓罰空餉佃價不止億萬見在黃金萬兩唐相
李林甫妻楊氏壙中金牌童子各金器重數百斤左右
金窖未開別有古墳黃金鉅萬毋被小民盜空詔清查
解用武漢二府有常周二鄉官奉先至其家嚇以奏請
抄沒各勒千金生儒商買之家都不得免少有趑趄直
入內室奸辱或掠入監府甚多十二月二府人不勝憤

衆忿鎔控之所司皆錯愕第云權在稅監奉方據新署
衆往訴怒曰 聖旨誰敢違卽鼓譟抛磚石直上撫按
隊郤有變先馳往各司官俱至救之奉僅以身免叅隨
重傷者甚衆
二十八年正月疏聞然奉尚有良心謂小民勢窮所迫
且皇木兵餉正在吃緊恐清查事幾數難取盈朋據故
隊金多遺忘苛責于民猖獗復起特賜矜容少垂雨露
解進 御前數之多寬難以取必等語蓋尚戒心于前
年臨清馬堂之變也而更添金銀真鑛之奏與宅遺落
之奏遂遣人至蘄州叅政沈孟化知州鄭夢禎小加約

束卽自往尋釁孟化加禮曲說不聽且含怒衆共斂五
百金托夢禎餽之求解此如以片肉投餓虎咆哮吞噬
不可制矣奏聞孟化調用夢禎降三級又叅常寧署印
通判楊大烈罰俸與茂相表裏其勢愈烈乘船至承天
凡四十艘載兵器火藥沿江射獵劫奪自石牌次金花
灘以淘金爲名索取金盆金爐等物勒居民認償銅釣
釣人肉銅樑樑婦人乳生員俱不免被縛被圍者十餘
人并拘鍾祥知縣鄭堯新遠近大震御史王立賢以聞
不報衆于五月望日訴之守道萬振孫太守王禹聲求
解怒有衹服齎訪單入拔者士民擒而搜之單開五十

餘家遂府拘空室中奉持檄詰問之使踵至城中洶懼
巷哭奉抵城外茂往迎設宴夜闌始歸城外居民隨入
呼噪次日揭竿聚衆守臣諭之乃解茂疏已上并叅留
守黎國輝千戶謝世爵失于彈壓當治罪十八日衆復
變再諭稍寂有養馬人柵疏內士民姓名稿存鍾祥縣
諸生擁入縣索之不可得告以稿在蘭榮家崇茂心腹
主筆也羣往毀門而入果得之茂立遣衛官擁衆千餘
凡素有怨者悉加毆辱其財物一空生員沈希孟素有
膽氣與抗辯捽去家立盡諸生避宿玄祐宮追而縛之
有截耳折兩臂者傷四十餘人茂疏再上坐以殺知縣

賓救解也坐以造兵器其操兵習衛弁也　旨下希孟
等皆被逮接孔于獄振孫禹聲堯弼先後皆削爲民
二十九年辛丑正月元旦江夏蒲圻沔陽州同日變火
各燒千餘家江夏火燎至城外沿及江船布政湯日昭
舟延解藏至江心火熾呼漁舟得免妻女皆死僉事馮
應京疏奉罪狀極言違旨詐脅殺人無數且聚盜耀兵
傳妄無君凡九事并言湖廣苗患加以奉惡不悛人心
厭亂勢必亦乎弄兵青衿披髮疏發撫按皆震虞禍奉
反劾應京降雜調邊方尋傳旨科道逮拿問奉所遣
參隨直入各縣堂逼取庫銀凡鹽商至者加稅勒謝又

欲盡糶倉穀委襄陽府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盤驗不
待棗陽知縣王之翰接待稍遲因恭楚臣朋謀勒措等
事先逮翰棟如削秩尋逮問惟倉穀以備賑得留而應
京將至百姓喧聚詣藩府請留奉得息甚直書其名榜
於衢衢衆大譁奉盛氣叱咤率甲騎三百餘發矢邪殺
五人傷二十餘人于是比屋奮臂皆起格鬥遂攻稅府
奉懼不能敵自焚大門脇之將坐以謀反巡撫支可大
督兵救解或曰兵之必激變不卻傳諭明言命使殺之
禍必重李已破膽從之聽　朝廷自治衆始持磚石林
立不動奉始得奔入藩府不敢出可大尋亦被諭湖口

太監李道奏全楚地廣財富奉征多解少欺侵國課
上怒始撤回治罪仍着杜茂兼督其時錦衣差校尉體
訪被縛投江死者六人餘皆爲土人所殺有　旨可大
革職改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兵部兼副都往代限五日
內起程奉之被攻在三月六日撤在四月十七日可懷
之行則月晦可懷疾馳入境諸司已衛奉至荊州將登
陸所携多違制之物焚其舟凡七楚人趣可懷呼憩者
數萬人慟撫之仍疏請　祖宗湯沐地求寬畧不報執
奉用事人韓士問等索賓贖士問列四十七條大者初
至襄陽朝王嚇孔妃得其珠寶金帛甚多冊索各項值
文事記　卷四十四　江
七千餘金又索棗陽王金環金花玉帶值千金至黃安
縣收耿公子家人聲言擒殺公子獻三千六百金求免
其餘小者發祖墓大者藏亡匿貨所得金銀約十六萬
餘物稱是而諸惡少所私不與焉蓋處處礦稅而奉添
有淘金船料鑄錢水晶石等名目故其禍尤甚然奉至
南上治之甚酷撫按若護行通判趙世美與士民所
報賍貨皆不能匿而楚殘剝亦已甚已
三十年壬寅二月　上不豫傳止礦稅刑部錦衣各犯
釋放還職建言諸臣復官行取科道補用戶兵尚書陳
渠因樂出視事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寨黃堈口荒爲民

一時僅聲雷動次日早　上汗浹體稍平收回前詔旋
論朕偶眩暈所傳之事宮殿未成礦稅難以停止餘事
再酌量當行者擬　旨以聞閣臣沈一貫宛轉以　引
老子身與貨孰重語謂　聖體初安正宜凝承天禮安
得以外物妨內養且勿掛懷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
疑者謹擬　聖諭三道惟即批發太僕寺卿南企仲劾
不正大臣當急斥謂　聖諭已頒自是獄無係囚野無
遺賢乃數日來不聞吏部復職何人且以發訪單爲辭
則尚書李戴當罷亦未聞刑部釋放者何人且以討保
結爲辭則尚書蕭大亨當罷　上怒謂專市私恩新舊

建言諸臣都不准復礦稅干連人犯仍舊監候企仲降
級慰二尚書供職尋給事中張鳳翔奏礦稅不必遽止
將釋罪起廢行取三事併停不得不然閣中擬三旨以
進其意可知當且次第允發特事難徑行故遷延未決
企仲以問安爲媚寺必不問安乃丈夫乎以爲可恥必
不問乃無愧乎礦稅自有停止之日廢棄諸臣優游林
泉處分有時何事取必旦暮　上是之企仲削爲民而
擬諭三道中惟允行取一時反汗人以不堅執罪沈亦
無辭也時李太守贄自楚漸進至通州贄號卓吾溫陵
人鄉科得官致仕寄居麻城結菴說法招聚徒黨雄辯

無敵每日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多
有携衾枕宿菴中者其說新奇有藏書焚書大德等書
以呂不韋李園爲知謀名臣李斯爲才力名臣馮道爲
吏隱卓文君奔相如爲佳偶秦始皇自千古一帝他名
賢皆在譏貶中而大旨在翻孔子之是非士大夫靡然
信之初爲耿天臺所惡後忽協爲一焦漪園耿高弟亦
推尊不容口至被婦嫚恬然受之總河劉晉川招入署
禮爲師通州馬御史經綸延至家爲給事中張問達所
參逮入京下鎮撫司素好潔既束入臭穢大不堪以書
刀自截悉燬其書然家藏尸守至今士風大都由其染

化朱子詘而孔子之道幾晦亦一大厄也而楚故有假
王之誅楚府自嘉靖二十四年愍王弒後子恭王嗣位
至隆慶元年病半廢時有增損已娶弱困臥五年八月
卒明年二月報宮人胡氏生二子請名長曰華奎次曰
華壁衆謂王久病不能御內何以有孕孕且雙生尋者
面貌亦相似一魁梧一癯陋大相逕口語藉藉謂妃王
氏見王無嗣與內官郭倫引族人如綍定議取其弟如
言妾尤金梅所生子僅數月入宮如綍亦將家人子壽
兒生已歲餘同入魁梧者即華奎也奎尚幼叔祖武岡
王顯槐署府事如綍從弟如訓等屢欲訐發訐阻之未

義儀賓汪若泉奏聞時江陵當國遼王坐廢眾皆歸罪
不自安奏王念事未易行下撫按勘明通山等郡王并
宗室數百人儀賓劉宗源等并王妃之說亦具奏并勘
議者不能畏顧愧亦避嫌不敢質隱忍至華蒞奎得嗣
玉璧封宣化王其事雖定其說牢着人口宗人附王者
頗沾潤居爲奇貨儒者自愛者不復言悍者時時忿爭
相激王不能盡鉗王宗仁之訐說者曰因此起釁不得
而訐也中尉華越素彊梁屢與王忤其妻亦如言之女
居常數息欲言又恐比如言死謂父有族誅之禍今雖
死恐株連終不免乃言于越謂王實其親弟姊妹昆仲

面貌言動酷肖述始末事縷縷越乃約宗人歃血舉奏
王聞檢人加刑將除之俄得脫去妻亦走藏儀賓家索
之皆不可得王曰此去作大事矣
三十一年癸卯正月王奏越抗違諸不法狀　上以廢
宗罪狀多端下部參看二月越奏楚藩大變異姓假王
事通政沈子木持之不卽進詹事郭正域與王同城而
居素有以呂奪嬴之恨實主其說聞之與子木頗有違
言四月正域晉侍郎同部署事議論漸沸楚王聞劾越
有疏上疏自辯越疏始得達俱未報郭乃上疏請勘大
略謂　高皇帝家法待宗室與臣庶不同宗室小罪不

遽加刑大罪必下撫按會勘或差法司往勘未有止據
一偏之詞輕與處分者亦未有不經勘問能得真情者
楚王所奏華越之罪事在彼中華越所奏楚王事情干
係　皇上家法宗社大故其有其無臣等不敢于京師
三千里之外輕意遙度如果有之當急爲宗藩改正如
果無之當急爲楚王昭雪使楚王所奏得實則親藩貴
重豈容誣衊使華越等所奏得實則天潢宗派豈容冒
濫宜並勘以求眞確凡勘必解職以聽楚王在勘中卽
當撤府事然從無此例首輔沈一貫諷止不可又不能
奪閣部齟齬口語交關釁在楚并在朝矣閣旬日批華

越奏云此係楚藩屬宗如何結集群黨輒參正王以小
犯大豈得公論該部院會同該科參看來說覆奏楚王
襲爵二十餘年何至今而始發且不發于民而發于本
宗又發于女子骨肉之間果係眞知眞見否能無別項
私仇希圖傾陷否楚王止論一人而越等二十九人齊
不顧身同來陳奏果係公心仗義否抑或別有他故結
黨搆變否當下撫按勘問楚王之源委明而後名分可
正各宗之眞情得而後罪案可成時首輔因部議不合
註精欲輔沈鯉入閣票上報允楚王奏亦併發然礙于
例終不及撤府事也楚王聞之甚懼尤令楊應龍如訓

迩臣巡撫趙可懷巡按王立賢會諸司王太妃亦押郭
倫等俱至分欵究實凡王病與一切蹤迹俱不能諱然
不敢決第云以爲眞也而王氏抒之甚堅其言又足交
發互諍郡主縣主并申其說以爲假也于犯七十餘人
寧死不承未敢輕易出入具聞奉　旨關係重大部院
叅詳時左侍郎李廷機已至改署矣楚王疏再至報曰
奏辨事情與前撫按官勘報尚有異同九卿科道看議
御史康丕揚力攻趙謂勘疏未盡者三趙之不通者七
于是廷臣于九月五日會東閣各具議單凡三十七單
戶部尚書趙世卿至于三百餘言中云事理可恳國論

可採彼此之情詞可叅對舉趙之初揭可查明武岡王
之卷宗可覆按婦人之言決不可聽部中節略以進隨
以言者并全單盡上大約與世卿同正域之議始紬續
甚直奏通政匿疏出首輔一貫之意一貫堅不欲勘無
以服天下士夫之心且非大臣腹心事君之誼并楚王
百金爲壽許萬金爲謝書帖具進通政首輔辯疏皆上
得　旨楚王眞假之事何至今發覺且夫主訐奏其妻
証見豈可憑信禮帖原是壽儀後無押字俱難爲據科
臣遂有顯劾者正域且辯且求歸禮部仍會議以上報
云楚藩訐奏事情年遠無據佻口難憑眞假甚明不必

再勘便行本處撫按敕王安心整理國事華越等分別
議處十月正域再請允歸楚王訐疏又至列其四恨且
謂華越至京主其兄國子監丞正位之家乞褫職示懲
下部衆將因之并心焉諸學士皆不平廷機奮起代白
謂正域始終未嘗以假之一字加王無容再議從之以
上票旨皆又次輔賡之筆一貫及鯉引嫌杜門已久正
域亦出都下潞河泊楊村守凍矣忽妖書事發先首輔
獨相者數年　皇長子前二十二年已出閣講學王文
肅定儀注用講官六人蓋隱然太子禮也正域居首肅
宏貌肅長子矚目其講定于昧爽一日大寒衆皆齒擊

長子儀狐裘禁不能堪爐火藏密處未得旨不敢驟用
郭大聲叱內侍移出長子稍温適甚德之　上聞亦不
懌一貫輪看講讀不懌曰此我輩事講官錚錚便家壓
倒耶他辭色多侍郭行之自若其文筆雄傑自負空所
推讓獨與同年葉向高善皆有時名葉亦以他事爲一
貫所疎終不與講官之選久之俱出南京名優之實遠
之也衆頗以爲疑比礦稅紛紛委蛇出入不敢力爭左
都御史温純西人彊直又多齟齬既閣中添鯉及賡
同鄉同年調停甚難鯉家居久躊躇望獨重衆皆歸之
郭又與相善閣臣雖無水火之形已緼其情朝士左右

祖益分科臣楊應文姚文蔚韓讓顧爲一貫所用後又益以錢夢皐御史康丕揚至楚事發楊康攻郭甚力錢亦有遁其跡大露黠者因之爲此書且借鄭爲辭發難端其書刻版加面葉凡四題曰國本攸關內曰續憂危竑議（東廠中書趙士禎所爲事士鼎公侈病發自言內祕滲一如數出光熙狀）凡三百餘言謂 上于東宮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其特用朱賡者更也與鄭貴妃約暗寓而一時內外官依附鄭者文則王世揚（向書友政）孫瑋（延撫）李汶（陝西總督）張養志（知史）武則王之禎（錦衣都督）陳汝忠（東廠提督）王名世（錦衣）王承恩（錦衣）鄭國賢（公事方吉言）錦衣又有陳矩朝夕 帝前以爲之主沈一貫右鄭左王以規福避禍宅日必有靖難勤王之事末綴曰都給事中項應祥謨御史喬應甲書十五日夜散投各處 上得之大恚傳內閣諭東廠訪獲妖書一本朕一見怒恨何嘗有此意念今日見卿等所以因何駕捏虛言無跡生影混謗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誣陷大小臣工以翻天覆地之罪首傾卿等忠良一網打盡使朕孤立於上蓄謀叵測心愈忿懣必有主使之人卿等可傳示便着廠衛緝事衙門嚴訪擒治在外行各撫按緝拏務在得獲真實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等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墮中奸計驚危 宗廟社稷可即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諭知之時惟首輔又次輔有惡語甚激切誓不俱生且求避位報曰妖言誹謗朝廷動搖宗社使我一家不寧大逆不道已下嚴拿卿須居中鎮定主持國是其書中牽及者皆自辯報皆云尚誣及朕何況于汝惟李汶在陝西其子錦衣指揮僉事李楨國代辯報知之下刑部定賞格報賞者照軍興例賞銀一千兩授衛所百戶 上以爲輕賞五千兩實授指揮僉事兵部布滿街衢道路以目人情洶洶凡三日衛百戶崔德獲皦生光及子其篇鞫趙氏陳

入事記　卷四十四　一四

氏生光順天黠生慣誆騙刊粘揭帖者鞫之或認或否衆方惕息丕揚獨再疏前幾越有詩逆之檄奏王之蘊未必盡出其手及歸勘拆府牆毀下馬牌不待明命敢肆焉凌今日妖誣事不相蒙情則相合望嚴緝奸人正無君之法又嚴責楚撫按詳究華越等加律以正前日謀陷親王之罪因以隱然羅正域于內矣方正域被攻時知交斷絕惟次輔與之通問吏部郎王士騏刑部郎于玉立皆次輔門生于又郭之同年最相厚者昌言爲助山人沈士林（[illegible]）與于皆師事僧達觀因于亦得見郭并謁次輔于以請告家居二十年始補原官首輔

欲收之不可得其黨始躭躭謂次輔當國引郭爲副于
王據要津事不可測適值　聖怒乖機作事便不可樸
此一隙也王之疏疏內有就中委曲催衛奸人知之乘
恩名世又有奸惡陷害等語命指名來說此又一隙也
生光等展轉窮究并獲其弟生彩質對勘以取供呼曰
供也死不供也死只是不供廠衛遮闌止曰奸逆于誣
顯明未敢確以爲是不揚獨請緩之以蹤跡可疑執沈
十林達觀等承恩名世疏上皆指錦衣都督僉事周嘉
慶下九卿科道究問嘉慶祖訹以軍功蔭吏部尚書李
戴姻家使氣與寮宋多忤二王皆武舉第一遇之不如

嚬恨之故指及事巳更端然只環衛中相軋非科道意
也方鼎澌時首輔又次輔皆入直　上喜褒答次輔尚
辭病不出久之上揭雖有震驚人心以及宗社語其意
較寬又與所知言此何大事過于張皇頗傳于人又從
而潤色焉嫌忌日甚正域家人尚在京中寄書往還不
絕人益側目有同知胡化妄奏教官阮明卿所爲明卿
菱皐鄉人也本勃勃欲發事適相湊十二月一日膳疏
顯攻正域并及次輔大約謂有奸黨而後有奸書書中
皆怨誣　朝廷中傷二輔與當日會議楚事之人其刑
刻流播又適在楚王疏入之時假令楚王而終誣此書

必不作矣元輔一貫早去此書必不作矣次輔朱賡不
擬票不决楚事此書必不首及矣盖前侍郎郭正域乃
次輔沈鯉之衣鉢（韓疏云艮文非門人）沈令譽正域之食客胡化
正域之同鄉同年也（化荆州人舉人業中同知聽聲歸與知州死上卿皆開室上恐乘申報下推官刑仲行知縣林風翔問得進入京遇上卿弟明卿選渠縣訓導假建言爲名搜本證明卿兄弟并及君林自至文華門進之爲廠校所執坐妄言奪職）羣奸結爲死黨計日取相位
故示寬假以滅楚藩而修怨亦爲樹威郎藉楚事以逐
元輔爲巳地三輔賡將順德意一擬楚王非假之票一
擬正域回籍之票則怨盖歸之皆臣之一疏激之也彼
正域方將飛揚跋扈而況加之怨乎且正域身雖去國

而兄正位尚怡然此中爲奸黨淵藪其黨或捐千金或
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譽達觀貫山徧行賄于中外
正域出國門一月尚逗留近地楊村乘小轎三入都城
賂投次輔家　聖旨所謂奸黨可疑者孰過于此獨謂
次輔鯉密勿重臣休戚宜與　聖上一體胡屢屢爲奸
人緩頰奸書始發舉朝以爲大變彼獨以爲小事舉朝
以爲當捕彼獨以爲當容奸書出巳逾旬未聞有一起
居之章迄今半月始得一揭中皆套語支詞無一字及
國本且有震動人心虧損　聖德語回互隱伏代奸人
作説客意欲何爲疏入中外大駭不揚亦檢達觀裝得

沈十林所與于王書金加羅織廷樣及詹事唐文獻力
爲排解論德陶望齡自南畿典試至直造首輔第償責
聲色俱厲并見又次輔言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
紹將不得比于人數荀委之不救陶生願棄弱拜疏與
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時正域舟次所在發兵爲守鈴
柝之聲震動遠近僕毛尚文在京已被執又即舟中攝
幼子乳母去子方三月幾斃行取推官熊廷弼餽酒百
瓶以慰次輔寓所旗較塞門騎墻童孺買瞥出入必嚇
日送出郭侍郎來于王又不必言一時如狂凡兩日
皇太子遣奄王閣中傳曰先生毋容得我將就容郭侍

郎罷 上亦召太子寬慰諭無恐傳閣中知之首輔本
有心討覘 上意已定外間人情未可盡拂僕夢皐吉
日正域着在籍聽勘次輔鯉容勿重臣豈得過爲搜索
言官宜存忠厚次輔辯疏亦加慰安文獻飛書報郭曰
湯網解矣逵觀拷問奏上則日不守清規言辭誇太從
重擬罪竟死獄中于王皆削籍而毛尚文沈十林胡化
屢獄終不服事亦小挺獨重嘉慶執其書辦袁鯤供稱
生光往來議妖書有據吏部尚書李戴見事急甚懼
上亦以王士騏事責令回話既認罪又責以用印失錯
勒致仕歲行盡獄移東廠陳矩爲政矩素清直虛心細

審得嘉慶冤狀與表甥刑逼妄認以聞 上曰事情矛
盾何日得真甚時結局嘉慶有妻妾子女行拿金鞫自
事發以來至此四十五日他株連不可勝數幸大體尚
未決裂人歸功于李唐陶而所費詞說已多國體政體
亦少損矣生光在獄中箕踞嫚罵曰朝廷得我如至寶
一移口汝輩皆爲粉矣
三十二年甲辰大計會場未暇及三月俱廠衛嘉慶妻
妾子女無異辭聞 上始送三法司定罪生光擬斬再
擬從謀危社稷例四月二十七日磔于市其屍只外爲
既嘉慶華職巡捕員役各叙功次輔復疏乞歸言臣一

念朴忠或可結 上知取信于一二寮友比詔說事勿
過搜索臣乃得掩其瑕疵不膏斧鉞及至府部等會審
時取具招由亦開輔臣沈鯉奉 明旨無容再議臣益
得逃于法此不坐深文雖巡徼羅列環臣寓所譏察兩
月而後解嚴而臣首鼠深藏卒亦無所發覺雖臣原籍
喧然騰播謂臣已坐奸黨舉家驚怖欲死而久亦流言
漸息保有室家盖秋毫皆 上恩也臣何敢忘亦何所
不愧于心惟是臣親疎內外朝野遠近之間見臣有此
一番知其闒望輕鮮不善涉世遂無復信臣朴忠而臣
失其質矣臣將安所挾與在廷諸臣尋舊日之盟此肩

事主哉 温旨慰留鴻臚堂上官宣諭而湖廣勘疏亦
至先華越既歸楚東安王英燧武岡王華增江夏王華
埴通山王盛滾通城王長孫盛浮奏爲楚變監據已深
衆論異同難定事 上謂前斷已盡不必再問惟將軍
蘊鉼中尉華垛華堆朋謀妄上華爲庶人與華越并問
至是疏至重處者一宗爲華越并處者八宗罰處者十
三宗不揚復疏駁情法未協欲誅首謀時正域尚未至
家楚疏先上失不揚本意故也後華越竟發高牆沈十
林等亦編口外九月楚撫上親王事權宗學督教疏允
行楚俗剽而輕閭宗二千餘人公議所在求申不得反

受揣摑此豈調停所可得禁令約束所能行始謀不臧
必至于訟訟而不竟必至于師由來者漸矣閏九月朔
楚王以謝恩爲名重賞出城渡江至漢陽初三日宗人
二百餘往奪之崇仁爲首崇仁名蘊鍪負膂力可敵百
夫斬關劫三千餘金官兵力拒被獲者三十二人蘊鍪與
焉楚撫命副使周應治往視用擒盜法悉鎖肘鳴鑼入
城曰名其爲賊罪乃可正左方伯薛三才按察使李薫
勸稍寬從中分別不聽悉下之獄初五日各宗擡一老
媪入號曰娘娘訴撫院諸司官次第至遇應治詬曰此
慣戕宗人者共擊傷從者掖至別室窮搜越墻下漁舟

走貞安撫臣一身當鋒曲諭必欲取出獄中人踰午始
至蘊鍪等皆手梏加鎖負傷直前奮起以梏撲撫臣前立
砟函扶入衆隨之共躪其腹子守直號呼求免則已死
因脅三才求復全祿堅拒之得止按臣吳楷在荆州及
鄖陽撫臣胡心得飛檄以聞詔盡法擒拿河南鄖陽二
處切近楚地嚴加整理以防漏網陞上荆南道布政梁
雲龍副都撫之事起倉卒黎狂詐稱仁府令旨有釋獄
因殺假王順流而下坐鎮南京等語又刻榜歷數撫臣
黨助假王與內閣書僞傳文書房索賄之說因之劫掠
護衛及書辦人然從惡無籍不過十餘人就中有識事

者違自欽且傳帖言前不在奏之列後不在劫之內安
心俟命務全忠孝左伯密令居民團保甲嚴備各門置
兵五十人楚府亦申傑至初十日稍定撫臣柩登舟鄖
撫移襄陽遣牙兵二百戍漢陽守臨口各道皆駐近地
楷馳至省城十月十一日擒前三十三人并後四十三
人送各郡王邸收禁餘皆下獄仍請重臣會勘 上停
遣專委撫按議者猶謂前處分太輕故有此禍終未能
釋然于正域也幸彼中事情甚明絕無疑似之迹則左
伯主持之力居多雲龍既至事定已旬餘仍請法官會
議止之上疏比于王陽明擒宸濠之功云云

三十三年巳巳廣東巡按林秉漢言楚宗次第就縛大
義既伸國法亦正然假之一字殊駭聽聞夫諸宗非盡
與楚王爲仇者重以　宸斷猶且肆行者何蓋天下事
有不可以常理測意見決者楚有李園進妹之隱我朝
韓府漢陰王有抱他人裔宮中之獄國之詐終世莫能
明漢陰獄年久而後發倖成者遂淑其祀伏法者何傷
國體今假王之語一倡百和諸宗執以爲假而巡議槃
以爲眞則諸宗之心不服楚王自以爲眞而諸宗爭以
爲假則楚王之權不尊蕭陵爭奪遂啟亂階重者被誅
殘輕者收田七罪及多衆誰非支胤忍至于此今不辯

辯眞假千載而下何以自明大凡虛心而觀其事自明
泥案不改其詬必太甯爲盛朝耻之夢皐駁左袒逆宗
非無其故在廣多議正域移書長安爲之救解并作屬
太再起戈矛且疾臣等有疏今當考察不先不後恣其
邪說以圖傾害　上下數百言備述楚事降秉漢五級
褒夢皐忠義可嘉祈免宗典而竟亦不能得也四月獄
上分等定罪一等蘊鍪蘊鈞二名斬華堆等三名及二
等華塀俱勒自盡三等華焚等二十三人發高牆三等
蘊鈁等二十二人革封爵發遠處王府閒宅禁住四等
蘊鏊等十八人降爵一等革祿二等內未封者不准封

華塷定熈常淨改入三等二體改發遠府閒宅五等蘊
鉞等十五人姑從寬免議內華煃等著加戒飭該處決
者撫按于承天府告廟正法刑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
知悉贈可懷太子太保陸守直中書舍人方議善後事
宜而夢皐復追論正域推本于左都御史溫純初夢皐
以妖書事攻次輔衆謂阿首輔敢倡議起大獄陷老成
卽出爲豫議一出可謝人言消後釁矣首輔欲留之以
書問次輔答我輩休休全不介意以言官爲名請于
上事在必濟可益世道揭進果得留衆謂答自宜爾問
者何心欲蓋彌彰其計甚拙比京察少宰楊時喬與純

主計首輔委曲代之祈免純齗齗決去中旨留并繭
京亦如之事遂膠結首輔亦無以自解第揭云　皇上
有非常舉動則臣等必受無端之疑于是夢皐復上疏
謂正域禍根前後撫臣皆畏之不敢發純附和初不出
會單比變作定罪刑部謂宗室子殺父者斬純獨欲輕
之引毆死職官律且欲使其黨往勘楚事覬翻案以行
其說蓋禮部議楚中八郡王久不入楚府今欲與之更
始必須勑遣法司官齎往則諸宗相率會聚迎候聞臟
之情一旦可通大理少卿涂宗濬稱善願往然未及行
也于是總補南郎中劉元珍謂夢皐掛議得留罵言楚

事轉作風波首輔比昵儉人嫉視善類疏上諭日有排
誣元輔夢及言官牽引楚變搖惑人心當重處之諭又
次輔■爲解止降一級調邊方牽寬小臣所以安大臣
之論御史葉永盛疏夢皐特留且温吉褒嘉自來言官
所無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寢閣如彼夢皐之疏
響答如此無端生疑疑夢皐因疑首輔挺護元珍新從
外來信耳輕舉罪固有之今日處分雖曰薄乎云爾恐
首輔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誓不傷言者之一毛尚未
免刺戾南給事陳嘉訓御史朱吾弼蕭如松疏踵至兵
部主事龐時雍列首輔欺罔者十誤國者十總自夢皐

起見夢皐洊歲波此嘵嘵總自楚事起見吏部員外賀
燦然有清平之論謂純與被察而留者皆當去議者謂
婦姑勃谿既不分曲直又不別尊卑一體逐出殆于不
可南北同聲歸重純及次輔而詆首輔曰四明四明爲
口實云正域方聽勘事益日解名日益起純致仕歸被
留者皆予養病不復齒元珍時雍燦然降三級調雜辜
削職其時意氣馮凌風雨黑暗即京察一案凡七閱月
而後下閣中惟又次輔一人催揭屢上既合公論又當
聖心轉移之功甚大甚苦事多起于楚中先丁酉年武
昌城外黃鶴樓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

淘腎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鈴
鈴急上急其人入見前人兩傍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
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其人大呼撼鈴起驗幾死
爲人言如是闔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
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聲之無有民間見龜蛇鬬死自此
以後水旱饑饉相仍稅使宗愛交作凡十年朝端聚訟
顯陵地震風沙太和宮大淨樂宮道士辱襄陽太守
馮若愚揭督內官黃勳辱之指太守乘輿至宮犯龍牌
欲奏闕廟嫌先發乃得止
三十八年杜茂論劾原任兵馬劉文藻方文藻在任屬

妖書事起阿意極力搜索沈于王之禍皆其所爲衆都
切齒原係守 陵人尺籍高當國素知其事即下茂提
問治之甚酷而言者不爾然也隨即引咎然甚合 上
意得之大喜謂司禮曰陳臣乃爲我受過從此深信凡
事力爭皆爲曲聽翻按史記事過承天有許杜茂各役
闞光裕等之害人者下承天太守馮勞謙檄治因而相
激茂即遣人哭訴于 聖母 皇上言勞謙困辱不堪
捕去人皆剜目折脛備極楚毒 上怒令逮勞謙與郡
幕官已寫駕帖矣向高具揭勸 上此事輕發則地方
不安且致多事後難收拾 上心動下茂疏併發 世

廟所給護守　顯陵碑以示命役此擬上蓋陵碑中謂
守陵諸人役有犯當奏聞不許地方官擅拿違者即拿
地方官故　上執此為辭復揭言勞謙以郡守擅拿雖
是違制但臣聞此事之發因御史經過郡民訴諸役之
惡幾至激變御史不得已令郡守暫拘以濮眾忿隨即
奏請定奪蓋權宜解救之計不當以違制論且人情若
此若復逮郡守勞謙則地方必至大閧震驚　陵寢其禍
將不可言望　聖明詳思而慎處之勿至有事而罪臣
之不言也　上意解向高復以危言動諸大璫皆得免
逮守謙以守大郡光裕等卒正法

四十二年　聖母大喪當須赦時楚宗錮高牆閒宅者
五十人家屬百餘人廷臣屢請釋不報向高擬入赦條
中揭言楚宗當日誠為有罪但坐以謀反則非其辜且
誅死六人已足正法諸宗懲創已久天潢之派殊當憫
念揭稿已具然其中有兩項一訐奏楚王一戕殺巡撫
若只言戕殺不及訐奏則猶未得全釋復欲增入部臣
孫慎行言訐奏者釋則楚王不安當日主議者愈恨不
聽疏入得允御筆改訐奏為誣訴未幾向高得請歸
釋者來見諭以　聖恩宜省躬安靜慎勿及前事皆羅
拜而去正域先卒　光宗立得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加

贈太子太保再蔭中書舍人賜誥　正域才情自是
不群然發而名愈高沒而贈甚厚皆四明成之劉文簡
每言浙中相公造化低遇着對頭不好信然信然同時
以氣才三方布置失事坐誅者熊廷弼楚為短氣然中
有可原與奸人內監挾亂敗人又竊而思之并江陵
亦與昭雪皆公論其處置終不敢也惟因黔變屢觸八
十餘萬過江建于偏沅不勝勞怨藩司老庫僅銀十八
萬皆從盡發秦五十萬送黔一戰而敗其害與黔相終
始說者謂熊楚以事黔非計而黔終不可棄則楚亦終
未能息肩也幾及十年少保尚書朱燮元以總督撫黔

大為減省乃得少寬崇禎元年有岷藩之禍撫按俱得
罪司道府而下被逮者甚眾

礦稅

太祖初定常賦商稅三十取一有請開山東銀礦及發山海寶藏與階州畍外金坑者皆斥之惟盜礦者多官或設或停封閉不常于是有淅閩之寇用兵十年而後定稅則歸于各關增設鈔關七抽取爲牖舟之用成化中開礦尋止嘉靖三十五年開薊州玉望峪等礦差太監崔閔錦衣千戶全爵開採明年戶部主事沈應乾錦衣千戶李鏜開河南嵩縣礦皆奸民題奏請天錫至寶脉潤氣騰以應聖瑞、　上方求長生從之官四民六所得甚微不久卽停萬曆初西山渾河房山涿州等處礦

盜數起遂捕或逆或搶嚴保甲築臺于洞口列障守之頑盜者終不已約砂一斤得銀五六分止耳十一年房山民史籍又請開下撫按查實報山險無可用力得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奏本州湯家庄黃土灘等洞生成奇瑞每砂一石約煎銀五十六兩沉埋年久可惜乞差官採取民願効力並不干預有司御史邵以仁駁其三不可且言臣黔產也與滇爲鄰孰聞彼中銀礦利弊大率利少而害多其說起于無賴之徒當其未開預擬爐火科料使用小民貪利竭力赴之成則奸民飽橐不成則小民傾家生事害人惟此爲甚乃下言法司

贖杖言等再以法祖爲言、　上不無心動而大臣中有內養籍眞砂養汞者暗主其說會連歲有寧夏朝鮮兵事未暇及而奸人財用靡裕之疏數上給事中楊應文蘇洪武十五二十等年王德亨丁戊言開礦、　太祖以言利之人皆戳民之賊斥之不聽成化十一年郭鏜楊鼎言礦　憲宗以銀礦在山谷道路險阻礦脈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閉之不開嘉靖十五年開河南盧氏嵩縣等州縣礦民六月得銀二萬五千兩二十五年又開先年所得銀二萬八十五百兩、而灾費用反倍之後因洞深泉湧礦夫困斃逃亡過半遂議停止萬曆十八年易州民周偕奏開部覆奉　旨礦洞既稱開究有碍害多利少着照舊封閉、

二十一年葉縣礦徒二千餘人掠文馬二峒　上謂礦開則賊亦可化爲兵且在外可救饑在內可備用尚持

之未發

二十二年御史何倬請開河南礦

二十六年六月郎中戴紹科後改眞永錦衣楊金吾往河內臣王虎錦衣張懋中往順薊永各開礦時指揮王勲請蓉產功工求改衛　上惡之下法司提問給事中侯廷佩疏勳當嚴刑凡報礦武官宜令兵部盡數查審以正欺誑之罪不報自是開礦之使紛紛四出皆挾原奏官鑿空行事山東則陳增請便宜行事承委文武同撫按舉刺河南則魯坤請各聽臣所轄爲給事中戴士衡所駁、　上皆不報二人之說亦寢于是湖口則李道、

横嶺昌平則王忠　昌黎田進　眞定王虎　山西孫
朝　張忠　陝西梁永　趙欽　天津王朝用　王濟
河南復有胡債　通灣張燁　臨清馬堂　廣東珠
池李敬　廣州王相　雷州李鳳　兩淮鹽督保　儀
眞暨祿　浙江劉成曹金劉忠（初稱隆帶管後并于成）　江西潘
相　湖廣陳奉　雲南楊榮　廣西沈永壽　四川丘
乘雲　遼東高淮　福建高宋　貴州張慶　南京一
帶守備邢隆兼理（凡一省有二人三人者分礦稅或死而代續奏與縣遣祖遣產者就近帶管）
二十七年三月堂江百戶王官請于黃天蕩等處設兵

船立營抽稅閣臣沈一貫密奏此地當江洋最衝處留
都右臕入盜易集必生窺伺官等竟欲招兵立營陰蓄
異謀　上然之未發官等數十人遁一貫子端門尾而
置之以聞乃逮官究問它請開者率多失職升流殆遍
申七甚者謂海外呂宋機易山金豆生樹上可取遣官
驚悸而死　上亦不問也
被害者二十八年庚子五月給事中王德完疏𢷬解知
縣自福山韋國賢始而益都吳宗堯星子吳一元富平
王正志接跡矣𢷬解知府自南康吳寶秀始而尋甸知
府蔡如川繼踵矣𢷬解荆州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巡

檢陳奋而趙州知州甘學書次第隨之矣革職自眞定
通判劉光文始而夏縣知縣韓薰兩淮運副丁啓承平
通判羅大器皆爲編珉矣降級自臨江知府顧起淹始
而襄陽知府李商耕黃州知府趙文煒荆門知州高則
巽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元卿皆謫用矣近且
荆西副使蕭振孫承天知府王禹聲被論不及蘄州知州
鄭夢禎江防參政沈孟化仇口中傷梓調有差矣鄉官
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潮舉斗煌生員張聚奎
等以無辜皆株連繫累道路矣至撫按二臣建牙持
斧一方而內使恣橫敢爲彈劾如王虎之論眞定巡撫

李盛春陳奉之論湖廣巡按曹楷楊榮之論雲南巡撫
陳用賓張忠之論河東巡鹽汪以時高淮之論遼東巡撫
按李植王業弘孫朝之論山西撫按魏允貞趙文炳皆
以鴟擊鳳以狼噬麟是何等世界也此後逮者生員沈
希孟湖廣僉事馮應京西城兵馬戴文龍饒州通判陳
奇可襄陽通判邸宅才孔時推官何棟如河南知事張
有倫臨淮知縣林錦咸陽知縣滿朝薦同知王邦才推
咸陽知縣宋時濟已逮得免者謝問而渭南知縣徐伸
斗被辱死江西宗室被毆不能問也
陳增既縱惡山東䧟兩縣官民數萬群起欲毆之懼走

徐州地當咽喉諸榥輻輳而徼人陳守訓爲之魁其禍
愈烈各處樹旗徵稅淮撫李三才直以氣凌之見則汗
必沾背凡各稅官無狀者令死囚攀爲同夥捕而捶殺
之移狀于增增亦無如之何守訓得加中書舍人李增
以計激之抗增不勝忿撻于庭守訓大恚欲盡發其奸
入奏增且怒且懼一夕步于庭大叫死守訓亦逮入死
徼人取其屍支解投于江楊榮被殺見滇記陳奉被逐見楚記
二十九年六月蘇州機戶捶死參隨黃建節等其年水
災絲價甚昂蘇民素無積聚多以絲織爲生東北半城

大約機戶所居織造太監孫隆帶管稅事隆本安靜識
事機四月中至蘇會計五關之稅日縮借庫銀以解顧
嚴漏稅之禁建節投爲參隨交通土棍湯莘等十二人
擅自加徵妄議每機一張稅銀三錢訛言四起有謂□
家謀管一門者有謂每段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三
分者有謂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者
眾聞大懼謂且罷織人人饑死一時閧聚塡街塞巷擁
石擊死建節盡燬莘等十二家文傳鄉紳丁元復家人
取利貸建節金謀入用事并掠其家然皆赤身不持一
械不搶一物郡守令曲諭乃解下令索首惡有葛成者挺

身應之官司成非佳兆或爲賢奏聞錮于獄方變作隆
走避申文竟家凡二十日乘小舟走杭州從此不復至蘇
隆辨稅務歸之劉成機戶皆得免專取盈商舟矣時有
蕭山童姓者少以歌童侍文定遂掌書記積資爲州判
既歸居于我湖因稅事起亦投爲參隨管劉河口最衝
處變作士民逐之蹈水而渡者二辛免竟中熱死舊所
積盡被劫奪既下獄眾義之餽者甚眾後得赦出老
矣天啟六年緹騎至蘇被捶死猶及見之縉紳皆待以
賓禮稱曰義士
五月江西稅監潘相眾所積忿一日輿而出僞童試儒

童畢聚見之大𡘝相怒擒四人以入其一則輔國將軍
謀桄庶宗宗逵也捶之傷甚各宗大閧毀門入相走免
更以上饒知縣李鴻報怨爲詞上聞鴻削職內外諸臣
皆以細毆爵宗奏彈相亦懼餌各宗求解撫按諸臣曲
諭乃止
高淮差往遼東在二十九年惡黨宋希曾余東翥縱恣
詐害軍民不可勝數巡按何爾健疏聞遂拿承差截其
實封者凡再并一切文移皆絕廣寧遼陽至于罷市生
員劉三才等三百餘人至委官處講明相激即冊盜入
劫取稅銀八百餘兩衛官懼甚以庫銀償之乃解捶死

指揮鄭遇春張汝立㕘總兵馬林戍邊復請加勅即
眞鎮守按臣極言鎮守之不可且遼旣有一人東西兩
河又有協守二人如復用准新者旣奉欽依舊者將置
何地而自來題准假印下獄重犯皆劫獄取去其殺人
逃匿者亦占之不發印兒軍餉甚至圍商民索詐種種
惡狀皆出理法之外巡邊申號令虜至報進止凡出入
帳下摔衛動二十人夷丁乘馬凡七八百騎所過將領
索禮多者三五百金少亦二三百矯上命檄朝鮮製纛
善冠一頂每頂飾東珠百顆餘物稱是三十一年四月
率壯丁三百餘馬皆有副旄幟金鼓直至廣渠門外以

進貢馬爲名欲入大內逮近驚駭久之始去或曰有密
旨不欲露諭令自來故滿朝疏劾皆留中常差司房與
守政散馬各衛所并雜物勒重價衆憤幾變守政遂自
刎總督蹇達疏至　上命撤回并于通灣張燁時礦巳
先六年停矣淮旣又開誣奏金州海防同知王邦才協
謀參將李獲陽逐殺勅使搶奪錢糧下詔逮治
馬堂于二十七年差往入津即至臨清剝取太甚召募
長隨之人凡零星米豆盡加抽分脚夫聚三四千于四
月二十四日約聚衆開刀其黨聞之人告于堂曰先發
可制擒數人脹剪取首墻上盤舞擲外衆大集內即放

箭傷人外亦縱火力攻破門挺手相搏委官四十餘人
皆死守備王煬率家二十餘人衝入抱勅印負堂而出
其黨鄭惟明及許煬始禍鐘申救亦被邀截煬竟逮入
方變作天津撫臣汪應蛟總河劉東星皆以稅監殺人
報巡撫尹應元巡按張大謨止言激變不及殺人聊城
鄉紳傅光宅疏汪劉得眞撫按失實時應元憂去大謨
明其不然盛言非得之親見死者是何姓名流傳之訛
不可據給事中郭如星駁死者之家皆懼禍不敢認擾
攘中何人得見其說乃絀
二十六年巳差陝西礦監趙欽矣明年復差梁永收稅

及名馬貨物其從呂四與奏官樂綱道之橫行下各縣
取索輒値三四千金淳化知縣王應選至棄官去渭南
縣稅課巳完永司房杭大賢等張旗幟直入縣堂知縣
徐仲斗餽以下程嫌少叱罵復索常例不能應執吏胥
收頭等三人捶殺之仲斗忿甚退而氣蹶死所過劫商
貨陷富民甚于大盜私造兵器畜戰馬五百匹占軍丁
千餘各處亡命積賊無不歸附卽四綱出入呵殿嘗數
百人奪民間小兒稍清俊者閹割至百餘人死者十九
古帝王陵寢多所發掘擅鎖宗室索進獻檄按臣余茂
衡執正屢發其用事人仗庖人吳得水于署進蠱服中

砉然有聲覺之廷醫灌以牛黃數錢大吐少解病不能
興者數月得水逝去咸寧縣緝獲永發數百人挾弓刀
逼縣堂欲殺知縣滿朝薦皂快市民力拒叅將領兵來
救始斬關而出反誣朝薦被逮內外諸臣且救且劾奉
旨永着撫按差官伴送來京稅務着河南太監胡濱帶
徵
四十二年六月徹福建稅監高寀寀貪暴不法納紅夷
之賄令屯彭湖為海上大患又取各舖段細物值可千
金皆不給價三月十二日羣聚顧索反被捶擊眾怒擁
千餘人于稅門大譟寀懼率馬身佩勑印手執雙刀領
叅隨魏天爵等二百餘人各執兵器突入撫臣袁一驥
行臺拉之并其子同行尋營兵救護暫入別署團聚不
散御史徐鑒令三司勸解薄暮一驥方得歸復挾副使
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庭張鶴翀等為質同入署
中至四鼓李趙方出呂張竟留宿次日同知陳豸為代
乃得還葉向高方當國臺省及閩人皆來問計曰係撤
回一無所碍便了密揭寀失人心若非地方官救護必
有雲南楊榮之禍又偏語大璫從吏　上曰此首臣本
貫莫贊多年當為寬之乃數寀不諳事體激變地方差
官伴回各司視事如故稅務併　江西潘相併罷承天守

備杜茂向高賜歸復遣少監劉用
其廠屋被燒者在在見告而景德鎮為甚鎮在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以陶窯為業四方總聚且數萬人稅官立
廠肆虐眾共焚之原駐有通判千戶力救得免通判被
逮郎陳奇可也而採珠激變不與焉
是時　上號嚴明能檢制內臣張誠等俱籍沒降奉御
其中賢者如陳矩稱最多所救正為　上所倚又見別　田
義連進二疏其一請發章疏其二御前執事官人內官
聖怒責處發遣死者無虛日近尋訪楊山女一事連繫
幾命耳聞目見哭聲震天之亦聖世所宜有之　上亦不罪
他差勢恣行者甚多壬寅工部侍郎敖文禎過宣武門
內使三人鹿馬衝轎為扇柄所驚遂碎扇捶從者文禎
見辭狂不較反大罵亟走民家避之擁逼嗔嚷不解錦
衣遣人勸諭亦被毆事聞令司禮查明重處　丁未廣
渠門內使遇泰興知縣龍鏜覩同索貸捽而毆之傷重
死下司禮治之其餘為害不可勝數
總考礦稅差內官在二十五年明年徵店租又明年徵
各稅其停礦在四十三年十二月稅行之十餘年半濟
部用半進內府凡諫止者言雖痛切皆不聽內官訐撫
按者亦不聽惟孫朝于山西撫臣魏允貞最甚下部議

覆覈上得免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鋭處人太峻其自奉持甚苦用欲推以絶人與之處者或不
能堪然無言以來事事節省公費慮絀盡免修邊賑荒
之用布兵議貞不憚妾了首中主忠當謂邪撫但飲山
西一口水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通鮫合日之
言允貞孤立獨行多執少與卯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
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嘉靖中至欲食其肉發處
其皮宰　皇上前日山為其罵詈其在鎮中盛氣加凌
臣可知相發相爭撫臣既參內臣內臣亦參撫臣此乃
二臣所相挾而兩相訐非敢於　語上也若謂其貪還
撫兩臺嘆三十餘萬則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
南樂去京不遠　聖上試加體訪其身量出產多寡虛
實當可了然若指廉潔為貪瀆指節省為擾慈使天下
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
之理也然內臣一經撫按彈疏　上故持之俟竭所有以
歸乃得安又特遣之土安納賄同輩而輩中所得　上又
借事括取故以之輩無論留已差者皆歷群棍詐取之財
浪費外或敗於所竊或攜之去中途多劫殺無一人善後
此天道甚明者而　上樽節不妄用天府之藏寇于千古
似與國課若分為二二課約四百餘萬止供一歲之出近
年征權費一百餘萬征權一百二十餘萬征倭五百九
十六萬餘鋪宮典禮三百六十餘萬添進買辦三百餘
萬各省直認價裁價扣留及濟邊二百九十五萬雜課
歸內使者每年十四萬餘鹽課每年十八萬五千餘兩
以上皆本色　真公私俱竭而天下宴如則　上獨運權不旁
落徼倖必裁諂諛必拒浮沉汙垢之言必寢百司庶府
盡力支撑各盡其情與力也　終

早稻未刻

朱國禎輯

紅丸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八月丙午朔　上即皇帝位初
神皇寢疾至七月中旬不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
閣中止方從哲一人臺省叩閣請間御史左光斗曰公
宜率百官問安應曰　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
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
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
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宮中人知廷
臣在門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曰潞公不詞史志聽
此何時尚問故事壬辰會九卿臺省入思善門父之司
禮監傳命且退甲午　上御榻整冠被衿召見閣部大
臣稽首祝萬福吏部尚書周嘉謨以補大寮臺省請
上曰待朕小愈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邊事請　上倦不
答諸臣遂出日旰　皇太子尚踟躕宮門外漣光斗使
人語東宮伴讀曰　上病亟不召　太子非　上意薄
暮可還宮遲明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輕出丙申
神皇崩遺詔內閣司禮監輔　太子丁酉　光皇視
含殮畢以內帑百萬犒遼東戊戌百萬犒九邊己亥盡
罷天下商稅撤還中官　悉下諸奏給事中有要閣臣會
極門者曰　大行在殯以今旨行非便宜封還未下者
屬司禮留中御史張潑曰朝臣望奏下如饑渴食飲留
中二字天下方戚頞何得出自我輩且旨奉父命繼述
大孝也何不可之有閣臣語司禮司禮曰官家閣章奏
恒至夜分某等何敢留時鄭貴妃先以侍疾在乾清宮
既成服托保視為名尚未還本宮多獻珠寶美女知李
選侍尤被寵為請封后結懽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
重　上仁孝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壬寅召輔臣問遺事
銳意勤除朕不惜費計安封疆輔臣請下舊點史沈二
相命再舉五六人發五千金克運餉儆費無煩郵傳既
即位天顏和而莊廷臣舉手加額稱慶辛亥定三六九
常朝乙卯不豫召醫官陳璽等胗視十四日　壽節傳
免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力疾彊出　聖容頓減時
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侍姬八人　上體始憊內醫崔
文昇用藥藥固下利劑也　上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
支離床褥聞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為名邀有封太后
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爭因傳立
皇太子十四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
謂　上已必不起鄭圖太后李圖皇后共逸皇子附己

看承諸宮侍俱不得近皇子所亦向人流講　皇爹素
徤令諸奴捉弄如此如何是了庚申掞　神宗薛給事
中瑰應嘉以恭靖未盡厥美乃改定廸光斗倡言于朝
請諸大老約貴妃佂鄭養性請貴妃移宮並辭封太后
之命辛酉上　神宗皇帝謚畢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
養性至吏部尚書周嘉謨諭曰先朝不早定國本歸罪
汝家今乘全盛而不返衆議未息若宜代奏固辭封何
久處乾清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噍類矣養性奪
魄而退傳貴妃知之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尚未收
閣臣同諸大臣具疏乞選愿謹內臣奉皇長子居慈慶

宮、上一意靜攝此時閣臣謂宮中事非外臣得與閣
又謂移宮爲離間遽抗聲折辨謂　上操心慮患爲日
已久今得爲不爲誰任其責于是有唆鄭李家飯做鄭
李家宮等語甲子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入閣何尚在家
劉韓新受事未及有所發明而　上特注意舊輔葉向
高遣行人特召從哲慮壓巳上持之未發中外皇皇
上疾日加甚矣諭二月初六日立　皇太子壬戌召閣
部吏科河南道（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illegible]嘉善黃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入視疾則數夜不得睡日
食粥不滿盂諸大臣再問安後得頭目眩暈身體軟弱

不能動履之旨乙丑漣奏　皇上纘承大統哀思勞瘁
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鄉內官傳出
全是用藥差悞以致困頓如此則內官崔文昇之爲也
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　皇上
日日萬機然又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文
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此有心之悞耶無心之悞耶有
心則蘗粉不足顧無心一悞豈可再悞　皇上奈何尚
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
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宜尋諸臣中善知藥者日
至宮門前齋心問候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

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
司禮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如知　聖躬不安非與居無
節侍御蠱惑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再疏臣接都督僉事
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事因思　祖
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養性所稱爲封者尊
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碍、　皇上非可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輕
自卑之理宮嬪無可妄自尊之事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院省心回念正所以善安其分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
有終與姝恩無已也丁卯傳錦衣官入宣兵科楊漣并

召閣部科道意　上且杖連示傚既入自注漣乂之答
諭以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慰中外懸望
辛未再召見諸臣於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皇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進諭云朕見卿
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
極後勞着些又未得安靜今大病服藥無效閣臣方從
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上曰朕便令他
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請　上愼醫藥
上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停視乂之曰宮中無甚麽事因
曰皇子曰哥兒你說一謎皇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

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　上又諭冊封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謚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乃退
甲戌　上再召方從哲等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
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十期宜移近番
跂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
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
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
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鴻臚寺丞
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卽命中使宣可
灼至同進診視具言病源及治法　上喜命進藥諸臣

復出令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媼至　上
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
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
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
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
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
如前是日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宣
急召諸臣趣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
也丁丑御史王安舜啟　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

奕蹈賓天之事此東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進
爲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
報恭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莫大　先帝之
脉雄壯浮大內結煩燥宜淸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
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於虛火燥熱之症
幾何而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
恨其膽之大也以天地百神擁護之　聖體而敢以方
外下吏不叅衆論自神其術眞是包天之膽而又挾妖
術以欺人倚與援以敗類罪在必誅乃蒙　殿下頒以
賞格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能起死回生乎竊謂

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耳人見其于 先帝
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訐之而不知其線索關通知
有宵小不知有君項刻大故豈忍言哉盍輕用藥之罪
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
以其爲謬而薦之不可言也夫使賞之不須臣已不能
無言況見其一介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亦不能嘿嘿
矣臣亦知機關已成言之無補亦厤不足以辱白簡但
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淸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
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時具
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愼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

年
御史鄭宗周啓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愼 大行皇
帝一旦崩逝伏乞 殿下卽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鞫是
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速應窮究以消不軌卽使
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
昇尚然不問將姦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 上曰
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
錯誤令司禮監查明奏處
己卯御史馮三元啓李可灼輕用其藥陷 先帝於倉
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爲誅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幾

而賞行矣臣畢不知此賞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
之始議罰臣又不知此罰爲何名也夫賞與罰不並行
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
旣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揚猶駕言於 先帝不可救
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爲
許世子不嘗藥猶曰弑君況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
間作此舉動大駭人心遠騰物議如可灼者重則當斬
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
令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叅大學士方從哲言崔文昇輕用

下瀉劑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
從哲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敢作私交情
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
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
處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癸巳南太常寺少卿曹珍奏 先帝春秋鼎盛卽涉憂
勞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姦黨陰
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譴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
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

輙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愛子亦未一聞
先帝垂殁之事以報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眞爲
宿證眞爲哀毀所致乎益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
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先朝恩
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
自有存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可竟不
問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
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
也今衆口諠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
而獨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宄

必發臥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
秋書之曰趙盾弒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弒逆豈必
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
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文灼
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曰但亦愛君
之心矣 先帝身輙一證是否青宮宿疾至於查明藥
方有無違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
復問其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
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
之變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

日不明則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
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
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爲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爲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輔臣方從哲票擬多乖崔文昇
宜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行輔臣既以不忠名之矣可
使不忠之臣輕處以降職閑住之條乎而其票李可灼
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待以不死爲
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爲么麼脆卸之地誠
者以爲可灼進藥實輔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

主之今不虛矣 上曰章奏票擬取自上裁也後言官
論事務虛公詳審不得詆誣紛淆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君
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神宗之
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
侍者非忠其理人所易明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
案也今鄭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
一爭册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

完丁懋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爲生色然
猶可諉之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梃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
確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御門
召諭若非韓光祐之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治
而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
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奕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
容進奕張差之梃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幼崔文昇之藥
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

甘蒙不白之寃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
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鄭貴妃乞權
止宜求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
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崔文昇必不可不磔若 皇上
竟置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黃克纘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
帝力請尚方誅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寃爲忠臣孝
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
論餘已有 旨
給事中魏應嘉奏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

痛恨誰敢直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持鬚督
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妝 帝鑒忘心有天知
嗣後以七品小官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
彩感動上徹于黼扆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
皆爲失色漣獨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
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擊忝
在肩隨而愧於後人者也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克奏唐元和李道古薦方
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
灼揚揚晝錦綱紀凌夷莫此爲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

灼之人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
四月戊寅光祿少卿高攀龍奏 先帝虛症庸醫亦能
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藥弒
也在律故違本方殺平人者皆斬況于至尊乎 陛下
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憤懣不平今文昇復
潛住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 陛下父子
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蓋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特
當時失刑不及考訊故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之人
不同張差劉保發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天
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谷

斯破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賜乾斷將鄭
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昇卽正典刑則人
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國家之紀法一明天
下之神氣一振然後凡事次第可行也　上曰崔文昇
朕自裁處不得牽扯生事
巳卯禮部尚書兼學士孫愼行奏綱常大分宜明弑逆
顯形難掩　皇考賓天雖因夙疾實繇醫人進藥不審
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
院官呈方藥咀飮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
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
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勠自裁以謝　皇考義
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次也而乃晏然傲然含糊
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巳實薦灼恐
與同罪夫巳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
巳實忠愛不知爲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
而從哲之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
曾有大臣薦藥事否臣以爲縱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

欲辭弑之名益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卽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其敢不直書乎纔進藥須臾　上崩恐百口
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于此
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　祖制未有以
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絶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卽彌留之
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
云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
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
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

主持一任其行止事成則巳操其重何所不爲卽事不
成亦巳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
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禮部奉行而巳夫宋之恭端
巳係將亡衰主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爲晉恭
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
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倭平
哱平夏平播功[illegible]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比降王遺裔
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爲念豈眞不學無術至此謬盭貫

乃兇咀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夫選侍官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幺麽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者以爲遜忠屬既業偷珠寶藏之從哲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倡言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之所恐 皇考社稷將不血食可爲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攔之以往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恣 冲主之蹺阨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愼重之事反覺勇猛嘗試竟致君父溘先夫進藥尤可爲忠愛而三事尚可爲忠愛乎此又賊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爲解今謫陰將終大禮畢就 皇上宜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若從哲之獄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鋤姦臣逆賊於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入其攀援中毋拘忌諱、入其布置中立下臣章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言無當即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愼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孫愼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爲臣所進致損 聖躬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明之 皇考即位之後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官劉一燝韓爌於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勳戚文武俱進朝問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退逮 皇考疾革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宮視疾諸臣恭候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因問聞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召及至即令診脉可灼奏

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執奏臣等出至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至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候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覩、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為臣所薦紅丸為臣所進乎慎行驟聞道

路之言信以為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弒逆二字古今極惡不惟臣子所不敢為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縉紳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　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

四月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疏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憶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先帝卒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先帝无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問　先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先帝大事令人閣筆說到壬辰以後諸相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益復致疑近讀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及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方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其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將　祖宗櫛風沐雨一片東方土地盡屬夷人試問其誰秉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使張差闖宮使豺狼當道使宵人亂政使潛鱗駭浪將何辭以對從哲近在肘腋羣陰密布臣椒林一

世恥言人過豈敢過求從哲惟是臣身為風憲之官名在會議之列畏禍緘口勢所不能君臣大義今日不明再無有明之日臣官不言再無有言之人臣亦知　陛下禮隆舊輔未必能毅然剖斷諸相同籍同官未必能捐情立剖易曰益之用凶事正所以益之也又曰酌損之言斯酌其損之之道也從哲負此大疑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損之之道草一日紓臣民之紛結其禍速而小遲一日蘊士民之憤懣其禍遲而大臣等豈不細加參酌特以臣紀當肅公論當申今綱常毀而復整日月晦而復明斯臣等之心也而一代直筆于此可定

臣讀學士公鼐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又云盡除天下之清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眞史筆也僉議惜其歸矣夫國史不書野史必載載者或出名筆則國史反輕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脉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世道何所底止臣不知忌諱爲　先帝計卽爲陛下萬壽無疆計爲天下萬世君臣計也爲寒將來奸臣賊子之膽殺將來奸臣賊子之謀計也惟陛下熟思前年之光景勿忘當日之艱危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敕纂修豈容以意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務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乎據奏不勝疑憤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時會奏乆不上尚書黃克纘述該吏部抄傳于外大約用從哲辨疏惟增可灼袖出萬春書一卷載有此方句進藥始末　皇上所詢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義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将安避之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竊惟李可灼紅丸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朝臣子自有耳目卽謂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龍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囘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謝天下

給事中薛文周奏　先帝彌留之際崔文昇用泄藥李可灼進紅丸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據實會奏不意尚書黃克纘硬將從哲力庇可灼據其疏詞旣曰可灼自欲進紅丸又曰入宮問安　先帝言及輔、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丸藥着喚他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内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豈無人汲引而然至末一段復辯進藥且爲可灼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是又以可灼爲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況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讐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爲此欺朦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纘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爲所欲爲舉朝敢怒
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使衆臣議論俱不
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其膽在昔指鹿爲馬之姦所爲
不過如是也伏祈　皇上將克纘疏與臣疏一一並會議
克纘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
從哲可灼關窮相通亟正刑章併姦逆本末與舉朝之
公議猶不至以克纘一片紙含糊不明此　皇上之孝
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有法度實在此舉
也
旨會推愼行奏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

從哲疏受吾韓爌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析之李
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
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內傳催
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
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
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詢相
宜與否如何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
亟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
而滿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貸如是
夫賞金可誘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誘乎縣前
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縣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
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弒逆者也昨見戎政尚書黃克
纘疏據實會奏自共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旣知愼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
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癸當有情節豈
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
一爲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
營爲豈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
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

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
靈停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
矣　上曰已有旨會奏
辛酉御史張愼言奏　先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
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爲嘗試徼幸之藉有心無心姑
不必論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帝虛怯之證崔文昇
攻以剋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於崔非法
也今可灼奉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升遐後五十兩之
賚庸醫誤人者罪爲常人言也今不幸而在至尊縱不
加等而猶得揚揚出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之於父母
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文昇實促之使 先帝
蚤棄羣臣以抱終天之恨何能自已又 先帝德政史
不絕書乃深宮之中婦處傾城男戎不勝再設討於女
戎實玉大弓貽禍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
皆知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從哲一人無足
深惜遼膏斧鉞頗關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
甘心如飴無已沾如所請將官階錄廕盡行削奪彼固
德清人尊之出藉使自收其田里老於菟裘薄示不與
同國之義更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下所司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
裔以禦魑魅先後彈者主事劉宗周給事中周希令彭
汝楠傅櫆御史吳甡安伸溫皐謨等甚衆
壯猷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 先帝上升咸歸咎于崔
文昇之用涼藥以洩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
邪火是固而實備舊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隱禍既
也不能止小臣之倖心究也不能討二臣用藥之誤
明旨處分所輔臣則曰票擬太輕又曰朕念一兩朝舊
臣歲久又曰事關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

而一字之嚴姦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拏解究問罪人
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令再發遣南京刑法
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臣叅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
涼藥泄瀉太過以致 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
而以數片之攻咀代張差五尺之梃者臣雖未敢遽信
然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 先帝在天
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
文昇遣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況文昇果有
他腸非不止于遣如無錯誤罪不至于遣而爰書未成
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昇展萮之口臣謂當與李可
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奏辯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
合何方同進藥者何人 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投
傳天下乃以一時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
邪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
自來矣前有張差之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癲二字結案
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
非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謂鴻臚
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可雜投以 君父爲
嘗試以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不

容死夫復何辯我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揭稱與閣部
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藥言間
臣李可灼進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
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
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從
之也此實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纘以司寇之長受
顧命不勸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又從而爲之辭與從
哲票回籍之意如出一轍大抵是案也在李可灼有應
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執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愼行痛　先帝崩殂討
舊輔臣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
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
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言若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
蔣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百端至薇亂毒于
女謁侯元精耗損憊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
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
迄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
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賊之臣何
也春秋書趙盾爲弒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
名爲弒以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乙
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晰也何以迄
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
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
之於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堯舜一旦
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眞無人
心者且賊必有所恃或先之或後之恃從哲也于逆爲
志于罪爲魁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
之逆不邇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

參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
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
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官奏曰
竊惟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
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
書孫愼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
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辯疏此事于國家重有關係
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
藥之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辯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郎

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行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各衙門送到議單并疏奏本內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參疏及各議單參之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以後用從哲擬蓋賈司魁會稿也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皇考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參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辯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爵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勑行拿解可灼于法司究問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皇考哀傷感寒之時開進大黃涼藥且丸藥之進又寂無一言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勑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今史館已開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毋庸臣等贅言爲也、上曰朕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亓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十月刑部問李可灼發遣依擬、

會議紅丸之謀除前議持梃同聲五十六人外尚有尚
書汪應蛟王永光姚思仁侍郎丁懋遜陳大道陳邦瞻
李宗延僉都鍾羽正通政何喬遠大理少卿饒伸扶克
儉曹于汴科道二十餘人其他兩持者往往有之而宗
伯則先已告歸矣尋逆璫得志可灼赦歸與宛帶宗伯
行戍崇禎返正吏部議起廢刻可灼名而遺宗伯有爭
者乃得與尋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丁巳三月詹事公鼐疏　先帝以　神宗元子倫序已
定、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
而先後大小諸臣翊序寬視將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

大事記　卷四十六　二十八

之功遷延者爲容悅之計遂使皇衷激怒經典晦冒之
事謬議異議層起于是繳還冊立之後（並書此事悉之不得其解請看再詳）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
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徂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
照臨鬼神擁護禍可忍言哉然而　神祖之眞慈未減
睿斷未搖雖讒心靡蔓蜴諸不休則何益矣臣蒙　聖
祖簡拔爲東宮講官叅欲廣輔導之員藉保護之力而
向來醜類忌臣恐有開發先事刺譏哆口張顯立康寇
格以歸向東宮者謂之小人不向東宮者謂之君子設
東林淮撫爲陷阱而盡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

科條而陰剪元良之羽翼根引蔓于紀綱常臣內懷
隱憂語有外洩幾被中傷引身不出當時忠智之臣顧
亦聞其梗概也
庚申十二月御史方震孺疏　皇祖英明天縱誰不知
其慈愛　先帝乃聖心原有獨見而羣下過于私憂于
是有以貴妃不同封而爭者有以閣臣密揭欲遲冊立
而爭者有以儲教宜預忠言彼斥而爭者有以早定大計
固本伏鍼而爭者有以三王並封而爭者有以出閣講
學而爭者有以冠婚冊立而爭者諸臣爭之不得至于
或降或斥或罪至戍烟縹緲不歸瘴癘之魂杖底模糊

大事記　一　卷四十六　三一

曾染衣襦之血在諸臣所甘者一鳴所輕者九死而
皇祖雖棄其身而卒陰用其言主聖臣良照映今古臣
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而不惟是也、孝端皇后居
恆顧復　先帝即屬毛離裏何以駕焉鳳闈　孝端之
臨危矛是科臣王德完有恭請篤厚　中宮一疏人知
其安　孝端也而不知正以安　先帝科臣毛士龍所
謂夾日虞淵豈虛語哉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不惟是也一變而禍潘之剪桐屢翌反汗禮臣孫慎行
辨吐心瀝膽傳髓繼之齊集挺以文武之同呼而之
國如期維城早建此其功誠臣子所不敢居此其心則

人臣所獨苦矣猶不惟是也再變而有張差之事夫差
卽癲人乎然不癲于他所而癲乎元子之宮 先帝之
危且在五步之內矣乎是科臣何士晉等有逆謀稽訊
等疏惟時 皇祖感動召諭羣臣立決三豎雖小臣之
披肝不無過計而意外之叵測賴以全消此又 皇上
之所耳聞目擊者也今先後諸臣存歿已相半而 泰
昌登極一詔存者擢用歿者恤錄生幽谷之陽春回皎
日于長夜則諸臣未盡之餘年多旣朽之枯骨業得感
風雷而見天日更何言哉所痛乎國本者流落孤臣鵷
班之有色而殷憂 先帝竟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

卒不危乎青宮之癲漢而拆肱無念反連禍于肘腋之
剛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天子此
敷天共慟卽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泗之縱橫也臣
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朱史氏曰 神皇以元子氣體淸弱稍遲冊立長幼之
論旨甚明前後之召對甚確只因鄭貴妃在側福王年
次相逼中外生疑封章數上因而發怒謂爲市名謂爲
結黨謂爲陷朕不善至易化爲至難至平變爲至險小
者貶大者與杖褫爲民王文肅再出唇敝舌穿請得冊
閣講學又久之冊立冠婚又久之福王之國事已大定矣

而貴妃潜伏衆猶揣摩張差之闖猶曰事關皇上難以
盡法殺一人滅口未爲不可紅丸之進事在臣下不戴
之仇人人得而誅之乃以門面話逸此大慝結此大恨
幾成黑暗世畍諸臣群起而爭要自立志成忠今其疏
具在棄而存之十不得三天討雖稽筆誅不貸正論雖
鬱邪膽尚驚廷臣之報 先帝亦可以無憾矣

續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人發揚盛美
也要典一書先敘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詈無所
不至然後綴以駁者之疏其人謂誰則楊維垣趙興邦
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何人肉足食

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不啻百十人或死或竄其
疏稿未必盡存乎孫未必能盡能守纂者亦安能一一
捜集而要典收之略備借 聖天子威靈旣藏內府又
下郡邑遍散民間幾與六經四書並行可謂密矣未幾
內府告焚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
擊節歎賞于駁者無不切齒唾罵而史臣數語尤可
恨可羞譏莫加焉罪莫甚焉是殆天奪之魄自投羅網
中喉喉有味而沒頂不可救也五人旣坐大逆其二又
娶大僇如劉廷元如岳駿聲對質求勝猶曰常情又靈
耕鑿者天分儘高筆底甚響只以一外轉憤憤入其中

前出疏爲助臣謗崇顯欲以視師避　逆賊之桀計其生
平果可當此任而事則已無及矣廷　元自請南兵亦是
此意二人與駿聲皆有才皆可爲平　世卿士吾甚惜之
如逆賊旣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從古已然立身
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一差則思過半巳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臣自丙辰秋備官講幄伏覩　先
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已未秋傳
聞感冒靜攝尋値　皇祖考妣相繼大喪比泰昌元年
八月一日卽位十二十三日御門諸臣覩　聖容羸減
以爲勞毁所致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　視閣揭問安二十

一日臣與輔臣劉一燝入閣辦事以後同從哲辦事增者云云帝答語多飫
因日不如此便好了又云輔臣劉一燝語臣其鄉兩用此光祿藥恭進又云可灼至思善門具本進藥
也　先帝召見群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
勞侍側臣等環跪旁徨擦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到此
恨不身代見今所謂宜愼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
于口　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爲致疑
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心伏念　先
帝睿聖夙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膏被于垓
埏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而値　兩朝鼎湖
之遞屬四海喪考之悲卽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
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如何情景乃　進藥始末實是如
此若不詳剖直舉非命之凶冊而加之好德考終之
聖主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　皇上終天之念
何以爲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祖不白之冤于天上
留不美之名于人間貞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
今已臣是以據實陳奏臣冉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
知渙發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摩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融明之令名　皇上光
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親見大臣宜同
臣言　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曰覽卿奏事情

甚明已有旨、
朱史氏曰紅丸之誤首輔方從哲極力推闢然終不能
指爲何人引進第曰與衆共議歸之　皇上開而宣召
所謂稱天以壓之莫敢牴牾者十三人中引英公張惟
賢輔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爲證事之低昂必係內閣閣
中最重班次當日班在先者有劉一燝劉同赴召何以
不引而引韓明明乎劉有異議不可彈舍而之韓韓厚
道人出疏剖白忠愛悲切之情溢于言表其含蓄總在
不忍二字筆如其人劉之寓目與否不可知而黃司寇
揭巳先出此衆人所深喜深願而要之六卿大須擬議

刑卿攘臂而起役家卿之機關禮部都察院之口苟無
所窺與安排布置妥當安敢輕發老奸本末于此可見
天下事栽理而行乃彊弱衆寡勢之所分又能移奪舊
輔世居京中當國父劉韓新拜兩家門生故吏甚盛文
昇之黨彌縫于內貴敗歷中外負望最深所至氣岸驚
人閣與部合內外小大漸相湊合霧濃則日色爲掩炮
震則鐘聲不揚宗伯與衆之執議者口不得開卽總憲
亦退聽又且繼宗伯而逐矣究之可灼不損毫毛旋欲
推用全完人以詘正論無復顧忌或曰難以成獄張瑜
劉文泰之獄非耶若以王金爲比金之藥用在平日追

論治罪新鄭得以爲辭今申刻進丸劇而時呼未明殂
落藥力甚健催之甚速略無有任其責者于心安乎若
曰留不美之名于人間則　泰陵何嘗貶罪新鄭與徐
文貞作對本末甚明諸公與孫宗伯作對其故謂何吾
大罵考之則舊輔汲引同升輔臣一歸卽同死灰獨京
居者灰中一線可以通天微乎微乎就中機括識者固
已覷定矣

庚申正月詹事公鼐奏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
屋悼歎竟夜徬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
一節迹涉惟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
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不蔽之譽以萬
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逼國之人安于朦朧
而不早爲之辯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評力
思滌濯兩月之中疇諮密諦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
景最爲眞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費兩代光明
謐靖之治

壬申尚書黃克纘奏臣惟古今立國惟此三綱五常人
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中國變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

矣臣近見禮部尚書孫愼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爭
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止弒君欲以爲舊輔方從
哲罪奉　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
冢宰爲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已經數月適冢臣
怒內翰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諸疏催
臣合疏又至臣竊催臣臣以事關會奏卽對　君父之
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未原無奉　聖
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疏參臣假
借會議黨護姦邪臣具疏以辯之意乞休文周又上疏
謂臣垂涎大拜不宜遽擬閣體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

揭當類送吏部參進何爲驗看臣觀今日諸臣一疏一揭
至纖至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奏何等 旨意所議何
等大典禮獨以孫杪爲臣咎乎皆不足辯但謂臣絶滅
綱常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與 世祖 世宗何
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發明之夫文周主禮臣
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弑君罪從哲臣竊謂其欲附
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
書法外國之君見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
君與夷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内君見弑則諱其事
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暈而書曰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
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
安國所謂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
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
有討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乎其臣孔子猶且諱之
況非被弑而可强名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始因
事也孔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夏許
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夫瘧非速死之疾
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
以自解然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

斷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以用藥偶誤得
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罔效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
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人臣之
不嘗藥㮣坐爲弑則在宮在官人人可論矣夫 先帝
以天年終今已葬矣一月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
誦盛德傳之無窮則亦已矣而强誣以兇弑之名使之
抱恨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修實錄
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巇巧于陷人
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
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人于弑君之罪者直目之爲弑

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
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
爲許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於 君父君母爲誣
誣大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絶矣今夫市井小
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浸
尚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見殺惡名爲子道斷臣
懼薛文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不暇爲
臣憂矣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李可灼一事方從哲身爲首輔
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臣所謂縱無弑逆之心却有弑

事此實錄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見至
引父母爲庸醫誤試一段而含忍者爲孝子以首告者
爲薄惡夫克纘信以爲人子之心能若是恝與率天下
而爲亂臣賊子者必此之言太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頃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禮部尚
書孫愼行疏參舊輔云云方 皇考召見文武囑輔太
子叅巳自知無起色矣不虞賓天之期適値飲藥之後
舉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藥之幺麼可灼安所逭三
尺僅僅奪俸冋籍乎哉寇太緩矣責以不誅姦之義從
哲當自心悖而必曰爲醫進藥有弑事焉毋重誣舊輔

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即利刃臣何敢知第想
當日同受顧命立藥白之旁臣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
英國公張惟賢等不敢羣信毋亦勢處彌留主與臣交
迫于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謀弑逆大惡誰
甘獨承豈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居宗伯獨
抱孤忠耶 光廟實錄既巳開館纂修今愼行疏經會
奏是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臆願
皇上愼重鉅典 勑下閣部再加酌議盖有弑逆而護
弑逆則護者爲亂賊攻之者爲眞忠義無弑逆而捏弑
逆則捏者非忠義爲所捏者豈眞亂賊以好德考終之

聖而書之曰弑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府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言弑逆
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三月丁丑給事中汪慶百言可灼用藥一節吏部發冊
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
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夫小大之獄未有衆
證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
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證
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孫可灼賓
天可灼果繇從哲進藥此其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

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至
今議者猶爲紛紛況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日凡有諸
臣不聞沮其進且甘同其賞非愼行此疏將終存而不
論耶既有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
御前目自處謂何令日奉 旨文謂何尚書張問達黃
克纘皆親見人也臣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
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賊黨稱
謂閣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
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臣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

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弑逆之名臣何忍聞
臣不能議者乞勅四臣據所見聞 皇上處分
朱史氏曰以上四疏官詹老儒不道其變黃克纘以雄
辯濟其邪說方給事駁之婉而實切徐景濂黃之同鄉
挺身而述梟聲既高鳳音俱寂蓋黃之言曰今市井小
民父母偶病庸醫投反病之劑以沒隱忍不告官恐被
惡名是矣抑有義憤之僕將醫嚙其唇碓其胸碎其箱
舁與共死者為是乎非乎念綢繆薦引之舊加饋加餽
者為是乎非乎既以餽饋者為是反繫義憤之僕請出
不祥之語加不美之名欲重治以謝庸醫可不可乎然

則以父母被人誤殺其不復仇決矣春秋一書莫重
于討賊不非孔子之正文而引左氏書瘞公羊書葬為
言何居至啓隱魯閔之諱正以不討賊為恨為當日君
臣罪而豈有所隱避于其間就事論事則可援古事證
案則可然猶必于其倫敢于引經文敢于即引春秋而
別為之說于是汪慶百請專以四臣為主更添一足云
筆之聖人至今議者尚為紛紛誰是紛紛侮聖裂經哆
然不顧一至于此乎是信孫宗伯千載一人也孔子何
嘗討得一賊春秋亦懸空之書豈必其言之行然人猶
凜凜知畏畏者真心發動決當提醒不畏自近日始然

心雖暫死夜氣猶存死者一二人不死者千萬人宗伯
之疏終難埋滅誰之入相拂之不入相何足毫毛加損
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六終

朱國禎輯

移宮

萬曆庚申八月朔丙午 上即皇帝位改明年爲泰昌元年（後以大故即八月至十二月用泰昌年號）諭禮部曰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皇長子生母薨逝後奉 先帝旨委托撫育視如親子厥功懋焉着封爲皇貴妃欽天監擇九月初六日行禮庚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 上曰選侍生男女幾胎止存一女隨傳 皇長子出見 上又言皇五子亦無母亦是選侍

看管傳皇五子出見辛未 上再召諸臣於乾清宮又諭速封選侍禮臣孫如游奏 聖意惓惓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謚加封郭元妃王才人爲 皇后皆未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畢之後若論皇儲保護功則選侍之封惟恐不蚤即從該臨之請未爲不可 上是之九月朔乙亥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乾清宮畢即請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始出遂擁護至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慰皇長子即正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請即日 登極

上曰諸大典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時司禮監太監王安本 先帝青宮舊人得居中侍左右諸臣集文華殿前議 上暫駐慈慶宮大臣英公以下每一日輪二人直房伴宿因合疏請選侍移宮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之有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今大行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剌名分倒置即 先皇貴妃之諭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今日誠有不忍言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知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選侍宜仍守舊職速移置一號別殿陛下仍回乾清則禁禦嚴而名分定矣 上諭移宮已有旨者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部再議前五日給事中楊漣具抄參曰大寶將登上有自靈呵護下有群工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稱爲乎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宮闈之禁秘雖不敢妄爲猜疑而揭帖之

喧傳實槩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
蔓難圖愼始慮終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給事中楊漣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選侍儼然以毋道自居託名保護實欲專權大小
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 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
于 皇祖鄭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
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
俟五日卽位已定明日奏旣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
偏處東宮之理而倚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遲遲處于其
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

劉遜劉朝劉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目無幼主夫
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選侍非嫡毋非生
毋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也但
遵天語卽是吉祥稽日擇日便是違旨當年部春女得
幸外廷猶能傳之況今業已顯播有不可回掩濡遲者
乎閣部大臣旣當鼎軸宜擇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
直者日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志氣
淸明精神強固益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淸左右雖終于遣出而
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嫌疑之際煩言嘖

嘖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哉其勿選
侍始移仁壽殿初六日 卽位內侍盜庫者皆下獄方
從哲等疏請從容訪實庶人心可免惶惑事體不至紛
紜奏入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劾從哲十罪三可殺內言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以因緣近幸之故敢抗 先聖
毋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反受劉遜等
盜藏美珠夜半密約爲之解脫藏絕臣禮一至于此疏
入 上以風聞輕詆責之癸未御史張潑言連日以來
捉獲大璫試問來歷强半皆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李

選侍之近倖也 先帝訃聞之始中外紛紛有言謂選
侍素讐于 今上生毋付託非人旦夕恐有別故 先
帝誤命及此益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以爲冊封
之地流言編布揭帖抄傳顧命諸大臣所長慮却顧當
如何壹諫始不得不慷慨言事吳御史袁化中言 聖
躬孤危共議移宮以防萬一元輔亦爲首肯且草二揭
示衆欲各衙門共效力也及各衙門疏上而元輔之揭
反入袖中事在不疑尚懷覬望直至大家喧爭進而後
上議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內臣曹應魁等奏察寃抑恥法紀事有部春女與

心腹劉遜姚進忠等同謀輔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言宮闈事秘臣
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即位三五日即捐四百
萬金爲犒遼濟邊建三殿之用其不爲財利動心也四
海所共仰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覷甚以其生男女
數胎又生第四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
言之李氏若愛己所生則鳴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覷意也如曰進銀而且暗進則其事影
響不可信况可形之章奏見于邸報使　先帝目不白
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罰而斥逐之勿使入

宮得肆譸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
天下曰大孝誰云不宜奏入未允　錦衣衛千戶梁慈
等奏拷問劉遜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忠王永福
鄭稔山等隨從李選侍挐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
及李進忠劉尚禮逃匿情辭　給事中魏應嘉參看李
進忠劉尚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關
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挐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
未經接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在外
必有囊橐窩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京師親屬應多弟
侄非貧窶孤身可以逃脫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

首謀天發其姦儻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緝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爲支吾出脫弁髦法紀故抗　明
旨定行一併嚴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揭
輔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
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
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
事者其傷顯光景傳聞紛紛職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
痛心疾首長嘆噴泣而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冥然
不與臣救無論青史貽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
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仰對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

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眞可爲堯
爲舜之第一義矣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矣
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眞可謂之不忍不
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人言嘖嘖伏
之不問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
側目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冰釋此是何等忠
厚何等盛美何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凉乎縱
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屬鹹亦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
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耶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
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數胎青有幼女秋歇事情草木感

傷而況我輩臣子乎、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
作多少好事臣子輩受多少鴻恩而玉體未寒遂不能
保一姬女寘可傷也職久欲上疏廷爭惟以新進小臣
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委曲調
護極力回天令李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己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上言先諸臣聞變倉卒
趨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
居慈寧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
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

傳李選侍右前後盡是賄買腹王姦璫布滿陰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若父鴑寬未定臣子敢爾即
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
初三日宮中震怒禍機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
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等舉手
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
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之後存以大
體捐其小過此其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
所能臆慶也二十九日辛丑、

諭內閣朕覽御史左光斗奏朕避宮之繇朕昔幼沖時
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忿成疾崩逝
皇考病篤關部大臣俱進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
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朕暫居慈慶宮又
差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
與朕覽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言李氏他日必
為武后之禍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
朕今奉養李氏于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喧傳實未知朕心
尊敬不敢忘也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證

明確自干憲典法當首論以正國法勿使賄囑脫罪波
及無辜卿傳示部院遵行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
即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人言不息昨
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委着遵 旨即行
發抄從哲等又具揭遵 旨已發惟望 皇上益弘聖
度無念舊惡終始看 先帝分上曲賜保全皇五子并
王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聖德彌光又
諭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意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
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選侍李氏業移居噦鸞宮撫養
所生皇八妹選侍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

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從隨宮眷養
贍錢糧並從優厚俾各得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
念親親之誼而御史王允成料輔臣曰　陛下於移宮
後發　聖諭不過是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輔臣歎
自封還夫封還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
者也此則何所關而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十月丁
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
勤宮與噦鸞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宮雖燬選侍李
氏暨皇八妹俱無恙特此諭卿知十一月丁亥給事中
周朝瑞以賈繼春上輔臣之揭爲喜樹旌旗妄生題目

繼春復揭曰保全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
非詭眼旌旗驚心題目也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
以貪天功忠厚相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于
此處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
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
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選侍以安之
耶卽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豈必立刻驅逐群聞打搶華
其已進儀注之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皇
八妹又并詬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我輩臣子亦
有心肝豈其人人覃恩異數家家廕子封妻而　先帝

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爲興言嗟悼泣下
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戈于解忿平爭者繼春又
揭職非操戈乃止戈也聖德無損卽已普天胥慶爲臣
子者心同爲國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
者之費詞乎朝瑞旣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天理外見
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眞知也　壬辰尚
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
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
得珠結還與選侍乃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
就戮不無失輕重之別若曰選侍事　聖毋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爲　先帝
優容之蓋父毋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毋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
冊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
帝所賜者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
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也　上曰朕初登
大寶刑政豈不遵成法昨因內犯王永福擬罪第獄當
日移宮朕隨差人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雖加斬未
盡其辜還遵前旨各斬不必瀆陳又執奏曰臣于問擬

王永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恩貸中有故是
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
軍四人臣謂此足以正法紀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田詔
劉朝等推廣　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下人故有履
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毋並尊事有出於念毋
之誠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
迹方爲大孝此臣區區之心也因力求罷、上曰卿委
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内外本無
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當李氏之人逞詞偏執非朕諭
傳豈得已哉宜安心供職不必疑慮輔臣方從哲等仍

以原本擬票進白　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
法之平且容縱欺弊奈詔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
少累、皇上光揚之孝而覺有得伏願俯從所請未允
已亥御史周宗建言　先帝身履震驚然能護持於青
宮之授挺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洩月之闇盡
需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幾貽禍本三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兩朝遍匹后之
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其駭人耳目亦已多矣
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言　先帝賓天、皇上出震
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　聖尊

聖遇今於未免至而[illegible]而久處慈寧則　孝端且恐恫
於旣而移爲宮闈之當亦豈能虛空兼以佳治之薰蒸
有於梃刃爲　聖躬詒舊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于求
穩中之穩則始而請　駕胖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
再思闢文武捧護天日之姿慰示群臣此亦雲龍風虎
之不背也卽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主之心不妨過于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無外仰
慰在天湯網之宏罰赦及有罪然仁義弁是一心前後
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
然也至若宮中之與府中畢竟龍爲可托宦官之與正

人君子畢竟龍爲可親、先帝十年來茹盡多少艱苦
歷盡多少憂患未竟作用責在　皇上一身而再思
孝靖皇太后、孝和皇太后未正慈寧相繼早世則
兩宮賫志之餘惆獨鍾需于　皇上之脈以　皇上純
孝格天所以展霜露之思、惟有護　聖體先使志之清
明自然身之強固至于朝夕周旋惟二三内臣而頻笑
易輕窺瞷可慮竊意旨以巧嘗移太阿而不覺近以
中旨之屢宣恐滋斜封之隱禍戎伏于旁臣願　皇上
念之而惕然也乙卯楊漣疏移宮始末曰前選侍移宮
一節護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及今不一昭明醜

今日之疑端浸成他時之實話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
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
內敢詳述以存定案方　先帝憑几口𠻳則曰輔　皇
上要緊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攙　皇上而入復推而出
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懣君
臣正相引痛之時忍于要挾求封萬一事權到手僅僅
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此八月二十九月之
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急召諸臣臣從諸
臣再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于請
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宮門內使乃持挺不容

閣部大臣入者臣目犯忿詈譙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
晏駕　皇長子年少未知安否汝等閉宮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
景也諸臣哭臨畢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天
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卽日登極諸大
臣以儀注未備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
祀告未行傳論卜吉而諸臣皇皇深以本日未卽登極
爲危葢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獄藉而旁之窺伺誰爲可恃此初一日辰刻之

光景也邇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臣思前日攙
入推出景象大有可疑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托之
素無恩　德之婦人且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雖
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雖強之留
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
光景也　御極之期旣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
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復有專疏葢因　皇上一
正九五決無避宮之理無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
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
有正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旣不得不移自有

定分亦各有定所卽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不移
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擅
踞天子之宮是何禮法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慈
慶宮前憤爭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臣隨向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于此審
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只宜殲渠魁無深求蔓引大
抵　主上冲齡方宸居未定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
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已定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
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

議移宮者始終如此當日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狥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既移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倡選侍徒跣跟蹌欲自裁者捏稱皇八妹至欲投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訛以傳訛恐遂成此日不白之案關係不但在臣安敢無言若夫緝拿罪璫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只在法司酌議亦且于選侍恩禮何與顧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況兩奉　聖

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帝之唏歔海涵天蓋義盡仁加無以尚已　詔曰奏內登極移宮事情不獨科臣親見文武大小臣工所共見極公極正極眞極切甚慨朕心著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所奏諭安加恩等事知道了

又特諭廷臣曰朕沖齡登極內外清平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輕聽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實話誠如科臣楊漣所奏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等官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寧輸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何在猶記是

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叠回竟不聽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選侍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未畢差人傳着朕必欲再朝見方許回慈慶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選侍照管朕不任彼宮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不相干只每日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

者〻　皇考旣知其故自來勸朕并使各宮慰解凡彼極
毒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彼
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何矣旣屢崩　聖母
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
聖母原任各官講一語如舊人來問安亦如之不則執
去重處此朕苦衷外廷不能盡知旣前刑部執奏文毋
之恩猶天地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故停封號
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愛
該部亦可以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
備朕躬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後毋得植黨背公自

生枝節以取罪愆時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言　皇上
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昌期勤
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辯致廑　聖懷伏
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
悽境危衷宛在其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嘉郎早毓主器之祥尙忍讓以安　皇考
之愛眞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郎抱此終天隱
痛益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
先情景宮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郎知亦何能詳審以
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爲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

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恐有之若云
庇護黨私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
然茲復家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佚省
圖仰副慮意者非人臣子也
御史王業浩疏今日傳　旨臣捧讀再四內中情辭不
無微有可酌敢以四言進夫一選侍也昔爲寵嬪今一
子爲匹婦耳當曦鷩之一炬不灰而　皇上逼來所以
憫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何所虧欠而舉朝尙有煩
言乃〻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而諭批諭〻一諭再
諭者何居〻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亦白于天下至安選侍之趣目又誰敢
爲之耶此臣所願　皇上靜思者〻　先帝青宮毓德
止孝止慈〻月當陽于秋讓美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
之微生如許枝節令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逾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必大慰設如　諭內選侍有不可言之毒
惡尙秘〻諭內陽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選侍者
郎所以不死〻先帝也倘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歐崩等
語天下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
損且牆人何必至此此臣所願〻　皇上愼重者〻　聖
母篤生〻聖帝正位素定何至于房闈之細横來批頰

之咒在選侍卽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姤寵此臣
所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聖諭至
此且與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淸旣未得爲義之盡今此
之優厚亦不得爲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
工此咸誤錄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旣判玄黃之戰辯方興讐
不讐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願　皇上潛消
默奪者四疏入　留中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不
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闗禁廷事恐傳訛垂
簾之秘計未聞入幷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

天下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
義之間而已旋荷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
發揚　主德之苦心誤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
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
謨等也初出乾淸宮羣臣擁護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
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埸蹶呼號
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
二也宮禁日就肅淸　社稷有何阽扤而　聖諭以志

安社稷爲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社國之天而臣獨
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犄爲過情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
睹乞浩蕩之恩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而已
丁卯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爲
二后者爲思則爲李選侍者非忠選侍不過一宮人耳
尤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
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
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宮闈之事外廷雖不

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
于煖閣慮欲何爲挾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况又拜
臣乎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惟有涕零已
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
至今卽沖齡而英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
豎膽太包天義者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
上之本心則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選侍乞憐亦
豈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矣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
犯之臣測罪不容赦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

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父毋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奈
何敢以忘毋之說進、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皐奏前歲八月三十日 先
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
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
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
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宮以待 皇
上登殿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叅者科臣暴謙
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發鄭宗周等

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叅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
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
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恐因之淬 聖
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
明言漣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
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車馬塡門總非朱
履之客燈燭繼照透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
漣可以去矣惟是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發
其忠直而未竟忠直之獄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

時矣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
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
不必會議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
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
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其居之以
爲貲而未嘗遺會乘機取 中旨之寵命將謂其居之
以爲冨而未嘗驅神使鬼私罪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
也三尺童子亦能辯之矣意者其借以爲話柄者乎而
不知何以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

漣能呼吸之間交結宮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
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智無此
手段而或者謂漣曾叅新輔種禍有根卽不言移宮亦
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服今
漣且脫然去矣它年之候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
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諾于國事底定
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
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
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
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册傳之天下且謂 皇

上乘機竊之恭真有交通之臣使肘掖之間敢于矯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聖德聖政豈其細
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
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疏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增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　上曰
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論乃朕面對閣部大臣後論是朕
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有何交通矯旨不容給
事中毛士龍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責移宮之楊漣而
其誓死定策排闥𢃄　主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
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眾決春明之血心摧

雲路之車但恐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癲
所以終難蔽揚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之反而
寃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深疑其心乎此亦功
罪數十年來翻翻覆覆之案而今反借去國之臣見其
公也御史周宗建奏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
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千有餘章闡發既明
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深志遠嫌不難聽召用于他日
在臺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言從
據此爲名再生議諷將傍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張皇
追痛凡踐者復來事外之憶逆各欲高其聲價爭務表
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
也十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奏臣奉差在籍見前論搖傳
因陳具揭之實以祈　聖斷夫移宮一事宸斷明決
而傳聞光景淒楚紛紜通國有若吞若吐之隱舉朝有
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臣硜硜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
具揭而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毋女之保
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不祥觸璫者無幸哉蓋念　冲
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脈當從折挪先防威福大權莫向
中涓送卻而至于　皇考之瞑目九天　聖母之不警
匹婦又豈得而變嫩耳此微臣當日具揭之實也　上

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滋蔓爭端大起大
臣求退小臣紛囂咸謂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
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
然排辯自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
其可否却借遞揭爲襪線遁耳之說辯制朕躬要名減
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朕着
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冀轉
達　天聽及捧讀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爲保

全而小臣之狂愚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鑒　上以其疏中無李選侍
雉經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當　鼎湖再泣中外倉皇巳幸國有長
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倍用周防偶值選侍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鼎豈爲重則　先帝之
簪履爲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宰周嘉謨之疏也又不
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宫
府郎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爲望矣既而閶
闔弘開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上之龍飛

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
所以臺臣賈繼春不得已而具揭諄諄于閣臣周旋內
外之間也此借日之定案也有何曖昧不可見之迹而
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外乎御史高弘圖奏賈繼春直
陳具揭之實大率謂感泣　明綸控伸孤憤以向所告
同列者今直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
樸誠而信友護上自此明白昭徹于天下矣夫楊漣之
去國則以移宫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以選侍之一揭
同屬耳目之臣各灑忠直之血此冢求同乎彼彼亦不
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安則選侍亦無不安縮惟宫禁

危疑之際而決策于呼吸此不可謂非漣之功卽繼春
亦未嘗不以漣爲功而漣第不敢自以爲功也安選侍
之說起于移宫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
中外曉然知移宫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于骨肉之
心但謂乾清爲　至尊所居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
有是移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則選侍不安傳聞復有殉
謗則選侍安而猶以爲弗安繼春所以有安選侍之說
也卽漣亦未嘗以繼春爲非是也聞　皇上踐祚之初
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比肩赴召其主于移宫
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者也有安選侍之餘慨

總結移宫之餘案繼春與漣亦何以異也伏祈　敕繼
春入境赤手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
榮矣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云繼春席藁待罪
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宫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
賈繼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言等
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爲名實乃背公植
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屢爲申救姑准從輕張慎
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宫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却

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汚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
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恤其他獨揑造李選侍雉
經朕弟妹四位亦同日移宮繼春何不垂念朕弟獨汪
意皇八妹入井頭是受奸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
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
朕何得深究今旣昇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雉經
入井眞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
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買繼春着再回話已
而削繼春籍又　諭曰朕以沖齡　皇考見背仰體在
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播煽
流言誣詆朕躬及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遁
飾支吾朕欲面質虛誑令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揑
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春認罪情
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爲民永不敍用
南御史王允成疏克纘當鄭穩山乘選侍移宮之際盜
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
死不同倡言實係選侍之物不知選侍大內之人寶卽
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首從之例乎至辯臺臣焦源溥
疏語更刺謬源溥疏云在　皇祖爲　元子者爲忠爲

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爲　二后者爲忠爲選侍者非
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纘謂爲　皇祖全貴妃之富貴
其愛子者爲忠之大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試問克
纘再將如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省猶
不爲富位列親藩猶不爲貴克纘再將何以富貴之乎
克纘又曰光廟刑于之令德莫虛傳宮闈之訛言尤爲
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宮
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
傳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
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出此不祥之語以此

人而久濫朝班恐三綱淪而九法斁也克纘奏王允成
論臣凡三事其一二因臣去歲有疏言貴妃選侍二事
爲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
不敢不出一言夫人臣愛君當眞力于重者大者識易
儲事于兩代繼述之後則大器久定爲臣子者但宜慶
其授受得人而追咎選疑之私愛何以爲　皇祖地然
則舜愛謨蓋之弟非與議郤席事于思慕擧號之時則
體悉宜深爲臣子者但當追頌刑于有則而指摘宮門
之竝哄何以爲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
耶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

出涕又何必與人辯是非哉伏乞勿聽言移宮一案[illegible]
鷄乍驚嘗燕藏其翼　龍馭已安當愼防其過此又天
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
奈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慰留者三錫非佞
識者權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
論天下且前且然何況後世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愼行言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
垂簾大變事卽劉遜李進忠幺麽小豎何遂膽大揚言

言欲以爲遜進忠臨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事曖
昧從哲却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
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
無住處所爲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
之始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爲遲數日也無妨已又
欲感選科臣攙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
此光景豈可與聞佐輔帝之縱橫而特佐其餘忍　沖
主之隱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
也又言垂簾撤簾竟從哲疏云其揭立催亦止爲移
宮非爲撤簾在初二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淸宮不入慈慶宮者已二三日國政幾于中斷頼他
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宮
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
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爲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烟
里僚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
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也
御史江日彩奏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
大臣當國家危急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勇決
直前爲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宮時意復悠悠

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
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兄見琦
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吿大臣決大疑定大難其
勇決類如此從哲視慈寧不媿死章下所司
給事中薛文周奏邸報中見抄有黃克纘一本讀之則
爲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朝忠臣
義士恨不立啖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纘之口覺淺淡無
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之未見有奉　聖旨三字臣
以爲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
子臣恨其滅絕綱常暱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

具疏參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事及其生平也今于
邸報中見克纘辯疏輕輕照殺猶是虛理前說昔 皇
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
在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
相見矣（此從當與國本後紅丸一節互看）御史張慎言奏 先皇帝
御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偏處傾城當先
乃逢狐媚蠱惑美疢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實
王大弓脫靷之辛知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寓目耶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乃封后移宮嘆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爲臺省諸
□□□□ 卷四 二七 三二
臣禮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傳宣宰相爲公論所輕
及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
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卽移
宮一節恐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從哲
安敢具揭此亦庸而狡之左券矣 給事中傅櫆奏選
侍者鄭黨也 先帝寵眷既深開有無禮 母君之
事不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戴
嵩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爲哉儻使 皇
上無着居仁壽選侍從哲遂謂選侍者實爲 皇上之
母爲 先帝之未亡人而大人之孤 遂謂置之安則安

平且據從哲揭云奠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宮非妃嬪
所宜占住則是微外廷之議從哲遂不一吐詞又何其
不任怨也
文周又言當李選侍移宮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
刑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內璫與克纘認同鄉者關通克
纘克纘力爲庇護贓私狼籍傳布長安克纘因爲轉求
庇于從哲于是從哲與克纘合謀朋比專欲抹殺選侍
一案以爲寬縱盜庫之地總之知有選侍不知有 君
父知爲金錢不知有法紀同聲一氣陰上行私甚至欲
并後先 聖諭公然斥爲假托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
大事記 卷四 三三
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纘何從
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囁嚅不肯傳 皇
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讐舉朝皆傳誦之克纘身在班行
獨不聞耶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宮庭秘
密之事克纘何所執證而敢于哆口若此 皇上英明
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宣諭中外此何
等事情而權璫媚臣得以行其假托克纘耶 皇上爲
何如主若此番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
如以封疆宮闈等事譏諷多人亦皆權璫媚臣爲之耶
禮不敢當君之路馬而況于煌煌 聖諭自爲假托指

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纘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
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
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 諭內責刑部乃克纘也克纘
就裏機關已破 聖諭一一點破且懸且恚無地自容
遂欲委罪于假托之人以自爲遮飾之計此所謂欲蓋
而愈彰也設使 聖諭果假克纘果孤忠殉國當時何
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邪畏權璫邪克纘何以解也
至于盜庫一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眞罪當已
服厥辜者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稽
囹圄者咸則皆 皇上之威恩則皆 皇上之恩而克

纘沾沾市恩煦煦見德專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
用爲護身之符又借爲陷人之穽如此人品而高談綱
常自負忠孝令克纘終夜思之亦有啞然失笑者矣
上俱下所司
御史徐景濂奏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疑蓋當 鼎湖
再泣 寶御未登即幾筵孺子靡怙靡依夫豈無嫡庶
少長之嫌不借羽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
主也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託然
非兩宮比也餘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
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沖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

乾坤哉彼孑然一嬪呱呱一女逼遷不遷者何故空戀
冊妃之遺命邪抑有要挾之陰謀邪宮中一段眞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有明斷中貫之口臣寮之耳皆
風影也自垂簾語出而內廷閧然矣促移宮者輒攘爲
奇功矣自李黨語出而外廷閧然矣言加恩者幾中以
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之煽搆簸弄邪臣孤
孀而不自醒耳總之未移以前爲國之念同殷既移以
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互爭醸成多事而傚李家官喫
李家飯此等僞語可涵 宸聽乎可汙大臣齒頰乎
皇上曰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併宮闈等事皆朕所

親見自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
修在即着宜付史館
給事中方有度奏徐景濂之疏稟擬者欲宜付史館似
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
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削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宜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
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選
侍毆辱之 聖諭乎天啓元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
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必不能一筆抹殺若

使奉前後 言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何謂信史臣
所謂纂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日國史傳信萬
世但當據事直書所奏併付史館叅酌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 聖諭云選侍李氏
侍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眷時來
探聽不知此兩 諭者真邪假邪如以爲假則克纘之
言爲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爲捏克纘是
何肝腸乃欲匿選侍之凌虐總 聖母之怨讐是何肺

大乃敢以臣子之逆謀奪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爲
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宮禁之疏內有武
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
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
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登清宮禁後疏敘述移宮始
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
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己功
而後乃有居功之說此胡爲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
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邪 上日選侍向有觸忤
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等當

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議、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葬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闖者
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因請叩慰 皇上久之始出郎
擁之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迎于 文華殿議定登
極、 聖駕暫還于慈慶宮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
啓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
我 皇上何知有李娘娘內使始去臣等公疏奏選侍
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
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

其心猶以附奏不毅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
共持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儼然混
居令其竊弄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是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愼行論方從
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
者在結交鄭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梃繼
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
大亂如黃克纘者論選侍一事混白爲黑指鹿爲馬皆
皇上不多讀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聖明務學
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黃克纘曰選侍一事 陛下

念　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
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
明如　聖諭以爲假托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
功其居罪君父有憂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不可不明
也癸亥二月給事中王志道奏臣頃報　命途中見會
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于　神廟之朝則爲國
本爭此于神器再傳之後何爲乎爭此于　光廟顧命
之際則爲預防爭此于大寶久定之日何爲乎則曰爲
兩朝實錄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苟念及此寧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

揆論以人情況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冊
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
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母愛子抱之際也無冊
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暁然也垂簾二字
又非出于灼見灼聞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爲不必然之
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從而寔之甚至謂寔出
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
李氏托乎此又人情也理代慈孝卓絕前古豈可傳會
疑端若將懲艾往事而後快心者何可訓也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說出自　皇上何嘗確

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覓繼春之扱
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以自悔爲人之誤也志道言
孝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
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專以門戶
鋼人謂東朝爲大東謂東林爲小東凡有功　宗社之
憂者輒目爲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歸之小東彼所
爲門戶者如此志道尚忍循其口吻乎主志道復書曰
垂簾二字見于章奏亦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

所謂設爲不然之慮激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
上近來屢旨既明言一時之論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
將順必欲舍後命而執前言乎前疏斷之以人情者又
未可破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選侍據來書既以
不薄待爲是矣上合　聖諭下合輿論當日何誤今日
又何悔哉繼春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
也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不悔不可
用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
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
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爲一時

之權邪東朝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提作對何忘
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出何人書札
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可自標以爲佳語邪萬舜
史孝希孔疏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嚴鼠
窺難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愼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
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爲
宮請徙移宮奕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
至反以爲罪㡬禁錮之屏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illegible]王諸臣未嘗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

今 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
究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呻吟此臺臣霍鍈楊方盛
所以慷慨而言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七終　[illegible]希木刻

滇孽

朱國禎輯

雲南自麓川木邦而後土夷之變時時有之或勦或撫未有大動兵者嘉靖六年冬有安銓之亂銓尋甸府土苗也國初為仁德府土官安氏屬焉高明馬龍二州隸之沿至安洋安適相繼煽亂改郡名尋甸設流官蒞之高明為嵩明屬雲南馬龍屬曲靖皆復為州安氏降馬頭嘉靖初知府馬性魯以督徵糧稅繫銓并其妻褫撻之銓憤造逆焚掠大寮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參政黃昭

道副使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等性魯棄城走詔停三司掌印官俸切責鎮守黔公沐紹勛勅川貴鎮巡官嚴兵夾攻武定軍民府土舍鳳朝文聞之亦作亂鳳氏其先曰弄積妻商氏率眾歸附授土知府正德間弄積三世孫阿英死妣瞿濟奇與謀至是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劫奪府州印與安銓合圍省城二寇交作滇中大擾

上命廷臣會舉威望素著諳曉夷情大臣一二人往督兵務兵部奄右都御史伍文定刑部左待郎梁材詔文定為兵部尚書兼右都提督雲貴川湖等處軍務調四鎮土漢官軍討之改梁材子戶部兼左僉都理糧餉戶部給銀三十萬兩差屬官一員隨帶備買糧草及軍前犒賞滇鎮撫巳擊賊解圍矣輔臣楊一清疏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高皇始命西平侯沐英取之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為土官令各統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襲黔國公世鎮其地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襲官司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命者止令以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凌眾暴無所不

為黔公雖名總兵不得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土司以土官為不足憑恃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地方日壞誰之過歟臣切思雲南各土官夷兵人馬眾多若肯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何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懷怨畏罪雖係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畏陰助寇逆恐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陰破從逆之黨別遣大臣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五賊自作兇逆法不可赦爾等土舍皆世受國恩宜殫忠

撫諭天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有應襲而不得起
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進京有罪未
結者除謀逆外悉從赦宥仍懸重賞激厲人心夫兵固
有先聲後實者若無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無
發令大臣既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攝其心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下督鎮行之適鎮雄逋賊會奴合烏撒毋
響陸擧水西諸夷民攻刼畢節并索鎮雄府土官印爲
慰令文定會兵勦殺文定疏臣仰仗天威以順討逆勢
當必克但國體所關不可算有遺策思昔麓川之役命
將四五人調兵十餘萬始克平定今宜下廷議選掛印

武臣統領幾輔諸處勁卒與臣共事豈須內帑以助餉
給 上曰文定等所奏亦欲以全取勝但已有勅旨諭
沐紹勛推誠處置今宜兼程前往會兵協力撫勦不可
自生疑怯有辜重託紹勛疏言臣奉命調發漢土官軍
分道進勦叛賊安銓鳳朝文復多方撫諭而諸賊抗逆
執詔所遣官軍將銓丁全二人各土司亦懷疑不出謹
以便宜榜示先給冠帶待後奏請承襲衆始感奮於二
月初十日進兵擊斬強賊十餘人賊勢稍挫遂執殺蔣
銓丁全奔遁土舍紹勛功賜勅奬勵初朝文詐其衆謂
武定土知府鳳詔毋子已被戮撫鎮請于朝且盡勦一

府夷衆故人心大駭從亂如市既敗于會城其黨稍稍
解散至是詔同其毋率衆自會城歸府夷民相顧錯愕
咸投降朝文計無所出絶普渡河而走官兵追敗之朝
文率親信數人取道霑益州擬奔東川至湯郎箐爲追
兵所及裂其屍而死銓衆猶盛逃往尋甸故巢列寨數
十官兵分哨夾攻諸寨先後俱破乃併力攻其必古老
巢克之銓欲奔東川未知朝文先死潛入芒部爲土舍
祿慶所執雲南以平凡生擒渠賊及黨逆一千有奇斬
獲首虜二千九百有奇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二百有奇
散夷黨二萬餘人奪獲器械牛羊無算詔晉紹勛太

子太傅歲加祿五十石餘以次陞賞諸失事官戴罪者
復職土官一一如約酬之仍行文定同鎮巡官賑恤殘
傷軍民修明武備搜捕遺黨一切善後事宜並聽便宜
處分時芒部爲變議乘文定兵威進討 上以災荒罷
兵召還巡撫歐陽重奏尋甸府先年草創土牆故爲叛
賊所陷近詢居民僉謂鳳梧山下地形勢便及兵燹之
後未有屋廬宜即遷立府治於其地高築土城仍設守
禦千戶所則文武並用可以久安查嵩明州等處有雲
南左右中前四衛馬步土軍三千九百餘名設有本管
土官指揮千百戶且多没官田地可以建屯或准令設

所分撥官軍令其三分操守七分屯種歲入租賦以供
軍餉人不告擾而樂從府有軍屯而勢猶如議名其所
爲鳳梧守禦千戶所其後有岑鑑者本元江府土舍
國初岑中率衆歸附冊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興學較鑑
其餘孽也殺侄土總管岑憲 朝廷屢命官審勘抗不
奉詔縱兵攻刼村寨鎮守沐朝弼遂撫石簡調武定壯
勝亦佐等土漢兵分五哨各監以二司官左布政徐樾
督餉兵旣集鎮撫移駐臨安府分部進兵破木籠寨招
降其莊賊勢漸蹙鑑乃遣經歷張維及生儒數人詣南
羨哨監督僉事王養浩乞降樾以督餉歷諸哨適與維

遇謂鑑誠計窮畏死欲自取爲功乃與維約翼日令鑑
面縛出城樾親來受降衆咸謂夷詐難信不聽至期率
百餘人以往至元江門外鑑不出方責問賊縱象馬夷
兵突出衝之樾及左右悉死時三十年四月十四日也
朝弼降敕切責莊期擒斬首逆簡褫職閑住養浩等各
住俸戴罪勘賊樾贈光祿寺卿祭葬錄其子爲國子生
鎮撫復集伍哨兵環元江而壁撫五月二日令南羨哨
渡江攻城路通哨其莊哨各兵二千佐之岑鑑聞知二
哨精卒悉歸南羨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我兵出不
意倉卒燒營走監督參政郝維嶽奔入其莊哨其莊初

望見路通火起衆心已惶駭比維嶽至遂大潰督哨副
使李維亦遁是時賊勢甚熾唯南羨一哨逼城而軍武
定府土官知府瞿氏寧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
陸友仁等成恨鑑嚴主奪嫡誓不肯退督哨僉事王養
浩因益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兵迎戰大敗遂閉門
不敢出列兵圍之鑑乞降我懲徐樾之敗不應城中樵
採路絕拆屋而爨斗米價至三四錢人畜多饑死值瘴
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再征事聞巡按趙炳然論
二哨失事諸臣之罪以李維爲首維初不欲分兵簡彊
擊之則怒詈其使簡以是憾維謂維受岑鑑金因沮敗

成師以壯賊勢故炳然重劾維兵部議覆維先革職下
按臣覈實奏報惟嶽褫冠帶戴罪自効瞿氏祿紹先陸
友仁等行撫臣厚賞仍給敕朝弼會同新撫臣鮑象賢
鳩兵討賊象賢旣至鎮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儲糧運
三十二年正月朔分哨進勦爲必取計岑鑑大懼仰
藥死象賢檄百戶馮輔入城撫諭其黨衆咸歸命擒斬
戕土官知府岑憲者曰阿捉及殺布政使徐樾者曰兇
龍光色首以獻鑑子恕輸退所占岑昕封鑾等村寨并
出所質鎮沅府印納象十二隻代累歲逋賦象賢命推
岑氏當立者衆舉前土官岑從仁疏言其狀請廢恕貸

死從仁暫統其衆加汪輔千戶督視之象賢而下各加
陞賞尋從仁不法革官收印信令歸安衛指揮一人往
署而印猶懸舟氏之家每官書移白指揮取其印必以
夷兵辟擁環伺之署諾復擁去今土酋舟天福鑑之孫
也蓋凡自立三十九年東川酋阿堂與安九鼎爭印相
攻巡撫旃居敬疏請討之下川貴撫按勘明具奏居敬
不候會勘即調土漢兵五萬餘費以數萬計進兵勦之
雲南承平久一旦召募督趣嚴急賦斂百出諸軍衛有
司及土官土舍等乘之爲姦利由是人心嗷嗷遠邇騷
動巡按王大任言於朝曰逆堂奪印謀官干法在所當

誅第彼猶借 朝廷之印以約土夷冉祿氏之宗以圖
世職而四川之差稅辦納以時雲貴之鄰壤未見侵越
此其非叛明矣居敬信一方之辭敢違三省會勘之明
旨輕動大衆以蹈不測用兵不可必成之功恐患生意
外請亟罷居敬暫停征剿之三省諸臣亟如前旨勘上
戢兵將動爲便疏入逮居敬問黜公沐朝弼亦言居敬
議征東川一切調兵支餉並不關臣夫巡撫贊理軍務
蓋鮑象賢始是時元江兵亂之後臣未[illegible]知是勅
爲一時平亂計耳今總督事權既有所歸而居敬猶倔
然妄以軍門自處擅興師旅變動夷民臣知而不與謀

謀而不得聽祖父二百年職掌蕩然矣惟上裁察待命
部議仍舊巡撫革去兼銜堂聞大兵至逃入深箐諸將
分兵於新舊等城窮按不獲營長阿易謀于堂心腹人
毋勸阿濟鷄直等掩堂於戛來尖石之地殺之堂子哲
時年八歲冒姓爲祿哲謀奪土官者于是貴州宣慰安
萬銓取東川府印藏之以府經歷印畀故土知府祿位
妻寧著署之以祿磨印付羅雄土官者濟節以寧著女
妻者濟子乃留水西兵三千于東川防衛水西與東川
鄰萬銓本水西土官故議者籍籍謂萬銓陰據東川巡
按王大任以誅阿堂聞因言東川地方殘傷而該府三

印悉爲土官私相部署請通勅川貴總督及各撫按究
土官私擅操署實跡從公更正訪祿氏的派爲土人所
信服者立之招撫流亡賑卹傷困并議所以處阿哲者
部覆報可哲免死立其族祿紹先三印皆追出四十年
武定土知府鳳詔死無子母瞿氏攝事瞿氏老舉詔妻
鳳索林代既而悔之比索林襲官遂失事姑禮瞿氏大
恚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挾其甥儂水西土官安
國亨建昌土官鳳氏欲廢索林以繼祖嗣職不克則具
疏自稱爲索林因禁令繼祖詣闕告之繼祖歸即詐稱
受朝命襲職驅目兵逼奪府印索林抱印奔會城撫按

官苟冀無事使人諭解之歸索林武定令視事如故而復聽瞿氏留繼祖由是姑婦嫌隙日深左右復各從臾之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劫和曲祿勸等各州縣格傷各路調至土官王一心等兵索林復抱印奔省於是巡撫曹汴議以夷性犬羊不當盡繩以法下令收索林印逮其左右鄭竑繫獄令瞿氏暫理府事貸繼祖責自新巡按孫用獨以爲方繼祖發兵圍府之時守臣既已名之爲賊調兵會勦今乃先議鄭竑之罪是幸而繼祖擒則衆將以爲功不幸而敗則鄭竑獨任其咎亡竑何足惜獨不念爲諸夷咲乎即今者麻者

繼榮爭贊于霑益尼繼光高欽跳梁于姚安與夫干崖南甸之讐殺順寧永平之侵擾所恃以讋服之者以朝廷之法耳繼祖罪逆顯著若置而不問諸夷效尤恐遐荒自此多事亟當議勦與汴疏並入部覆武定乃鎭城附腋撫勦之計當令守臣悉心議處以靖地方仍檄申誡安國亨等不得陰行黨助自貽罪譴于是撫按王諍敎宗慶集土漢兵擊之殺其弟繼英衆潰繼祖逃江外鎭巡官議留土兵二千令都指揮王世科守備金堂將之守武定將武定民爲繼祖積威所劫日夜數警索林竟不敢居府治避處富民縣繼祖乘虛復入武定視事

鎭巡議復大徵土漢兵繼祖聞之懼請献贖罪銀一千五百兩願分曾波河外四莊自贍永奉約束許之四十四年叛夷阿方李向陽等兵起先攻易門所流劫嶍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號稱王約土官王一心王道行爲援一心後悔詣軍門請討賊自效巡撫呂光洵允之尋出榜招降其黨數百人督土漢兵分道俱進先擒向陽乘勝攻大小木址二寨克之斬阿方首餘黨悉平四十五年武定新城成呂光洵遣鄭竑同府復業繼祖聞而恚副使盧岐嶷諭解不聽竟執竑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府通判胡文顯督工百戶李鰲土舍王德隆等兵進

援至鷄街子隘道遇伏鰲及德隆等俱敗死特僉事張澤分督尋甸呐兒新城圍急亟催該呐土官海宇定兵不至乃督各馬火頭土兵二千餘馳救之兵敗澤及千戶劉裕俱被執祿勸州署印知事高心千戶李躬行皆死失亡士卒無筭知府周贇等率兵迎擊于法江渡亦敗于是鎭巡官趣諸道兵並進傳新城逼繼祖東山賊寨圍之繼祖懼携澤及索林走烏始已復殺澤遁入四川會里州依其黨阿伽男阿五巡按劉思問以敗狀聞幷劾呂光洵總兵沐朝弼失律僨事因請卹錄澤等嚴治守備王存孝等罪贈澤光祿寺少卿廕子入監讀書

朝議以繼祖奔遁川東患且未已宜令雲南鎮巡官便
宜調兵夾攻明年川黔兵大集土官鳳氏初亦通繼祖
既而背之發卒七千助擊賊繼祖潰走至青鷄羅山墜
崖谷死者不可勝數官軍追及之因壁淄筒河縱反間
入賊中購以重賞賊黨者色遂斬繼祖首詣軍門降餘
黨姚安土同知高欽及其弟高均升謀王麴時傑皆就
擒先後斬獲一千五百餘人破東山直勒等洞三十一
處焚賊舍三千餘間招撫叛夷四百六十餘種土官助
戰効勞者祿紹先而下十餘部惟易門縣土縣丞王一
心陰通繼祖約爲內應事露爲百戶韓世賢弟生員世

佑所擒與繼祖捷音先後列上命加賞光洵朝商銀幣
世仕送監讀書因改設流官授其族鳳曆府經歷以傳
其嗣後每朔望夷目革咸稽首于府幕知府劉宗寅懼
爲後患請于巡撫陳大賓以他罪殺之世官途絕遺孽
在民間者猶豪舉自恣各占馬頭武定一府金沙江環
其東南北三方鳳氏多居江外有十八馬頭以東川爲
淵藪萬曆二十五年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候奉赦構
殺巡撫陳用賓檄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議撫以往徑擊廷瑞平之因請改順寧府爲流官大
候州爲流郡名曰雲州先著以詩酒自娛不樂用兵廷

瑞投千金發縣庫于揭中言及云哄而受之蓋謊語也
比發兵力爭以爲不可騰謗被逮竟死于獄二十七年
命內官楊榮往督礦稅并開寶井榮殘害軍民無算三
十四年指揮賀世勛韓光大率兵圍榮第先伏一人爲
內應麾衆鼓噪攻其大門發火榮力禦窮後殺聲大震
屠十餘人外兵亦破門入榮被殺縊樹投井者百十人
火烈庭樹皆然其徒藏焉并輜重皆盡方被攻鎮臣撫
臣各提親兵東西至不能救疏聞　上怒不食　聖母
爲解閣臣朱賡揭奏謂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若
欲票擬尤當有禹湯格言又數日　旨出謂榮死不足

惜但不知紀綱何一旦至此本處官當治罪首事者正
法中使罷不遣地方乃安世勛斃於獄光大戍邊明年
有鳳克之亂鳳克即阿克年僅二十餘精悍力制奔馬
家盲鄭舉用事豪僭不法州郡每歲供億咸取給焉又
時以事困之已不勝忿克與馬一龍馬化龍交訟二人
已就獄克未至舉代克赴熏和曲州知州黃栫將執之
逃去聲言動文勦殺又有馬尚賢馬騰雲赴撫臣陳用
賓告鄭舉奪田下州捕愈急舉兄鄭文姦佑夷婦阿里
被讐致怨又祿勸州缺官黃栫署印議履并田糧銀千
兩并縱馬一龍等管管環州等二十七處舊額每糧一

斗止徵銀二錢今加至七錢鄭舉等愈恨思亂本府知
府陳典與楊同城明知通同坐視鄭文同男鄭宗舜及
鄭舉容誘阿克謀役土官自擅舉先往江外土舍邀及
會川土酋戈備二處借兵復回法塊糾集壯兵并構師
五阿多五造妖言惑衆立阿克為王鄭文鄭舉同偽堯
司楊藩張文舉鳳恩弟克之弟等約期舉事又密約安銓
遣孽楊禮與大理保禰白者則等糾集夷目同時起兵
陳典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入省黃楊亦以事它出阿克
等乘機號召各馬頭二十三日渡江直走武定由祿勸
州後沿途焚刼陳典離府方三日推官白明適在府聽

守城池本日百戸紹儀告變竟不為備二十五日賊齊
薄城燒毀居民喊震如雷鄭文潛開北門放賊殺指揮
金守仁千戸楊應時黃桂王應爵鎮撫金榮高等執白
明通置鼓樓府同知以下封鎖衙宇刼擄錢糧放出強
盜二十九人聲言速將印送出沿門搜刼殺男婦四百
五十餘人陳典得報不知為何事而起躊躇至十二月
初一日始報各賊慘殺及刼庫放獄等情辭歸府鬧索
印之言復轉省城納印布政司巡按周懋相在曲靖得
報移書用賓叙鄭乘鳳朝文繼祖舊至省城應宜亟防
惡調露益安紹慶兵衛省城討賊而鎮撫疑安氏不可

用紹慶軍萬人將抵曲靖懋力阻懋相勿輕動不聽厚
犒之且日且至演武場勞汝軍如期而往命所屬督
兵無有應者同知孫台請往卽獎而餞之至楊林塡撫
檄阻一軍怒然孫慰安之馳報令赴嵩明而省城一無
所備賊見十日內官兵未發謀曰鼓行而前兵馬錢糧
自然足用但印未到手難以號召遣白推官赴省代稟
索印如不肯從且縱兵殺僇白欲脫賊圍唯唯出城十
二月初六日赴省不納具以帖進賊督兵尾後初九日
直薄會城南門喊稱我輩節被上官黨護馬一鳳馬化
龍等酷虐好送印免動兵用賓與總兵沐叡懼甚次日

叡登城各賊望見傘蓋下馬羅拜叡徑去不能出一語
指揮賊愈猖狂焚刼西南兩門關廂居民數千家十一
日各賊急攻用賓等益倉皇命取印給賊薛布政惠雷
初至素有膽氣持之不與竟往北門守城用賓謂全印
不若全城堅索與之印至各賊大喜鼓吹拔營于十二
日退至武定偽立阿克為土知府鄭舉為總管傑堯司
楊藩為主文鄭宗舜為先鋒封鳳字紅旗與吳良傑偽
充元謀主知縣攻城知縣毛文彩棄城走鄭舉西殺羅
次鳳恩弟攻祿勸鄭文楊禮與招禰大理保圖尋甸殺
指揮諸瀋裕千戸陳萬國安紹慶兵至敗之復來刼營

又大敗之乃遁十六日原調土漢官兵俱陸續到省楊
禮等于十七日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逃去吏目常
宗孝學正龍旌死之進逼楊林用賓見尋甸張警郎先
分祿家兵馳救十九日破賊于楊林乘勝克復嵩明并
全尋甸十二月二十九日用賓始出兵明年正月初一
日乘賊不備守備王之瑞等領兵即日直抵元謀與賊
戰連十餘陣各賊潰走鄭舉等乘我兵未到進攻羅次
知縣熊尚謨率鄉兵拒守得全本日賊又攻祿豐知縣
蘇夢暘被縛不降初三日罵賊不絕口被殺并掠財物
子女竟不奏報官兵進攻武定破東門入城賊由西門

奔出初四日進復祿豐并擒楊藩十七日與艮傑等復
攻元謀裴守備等率兵來合戰艮冬斬艮傑等十餘人
二月黎溪州土舍承孝獻出鄭宗舜鄭元并各賊家屬
三月初一參政楊俊臣副使羅希益督都司汪如淵參
議康夢相僉事龔雲致督參將張名世左布政彭應時
督遊擊裴希度分道進兵各有斬獲張名世偵知鄭舉
等聚二千餘人臨阿克刼營伏兵山箐以待十六夜半
果至大破之斬三百十二級逆克與焉益搜捕大獲其
黨前後共擒斬六千一百三級惟鄭舉逃東川立阿克
養子交樓或言克首非真六月初三生擒鳳恩窮問克

與鄭舉何在答云自三月十七日之敗克舉等領法千
并武定羅夷逃入永堤箐中不見其跡又問云前日斬
首者是誰答云與阿克同名營中取年貌相近面貌相
似者二三人一齊裝飾乃鄭舉鄭文等設謀以防不測
令料賊必往東川益地與武定尋甸接壤法千雪山綿
亘相連其土酋祿壽祿哲又素黨賊相表裏乃遣官宣
諭彼中獻賊則免勦不則會四川大兵問罪約鄭舉阿
克鎖拿到反補寨內交割二酋各索重賞差官帶兵馬
發購銀往索未幾果獻王餘黨亦悉就擒報捷致仕黔
國公沐昌祚具疏報武尋失事狀語侵其子叡詔逮叡

并巡撫陳用賓繫法司獄相繼病死左布政薛夢雷陞
副都撫雲南巡按周懋相論劾張名世擅殺良民報功
并前報斬阿克不以實罪狀下部勘覆尋逮論死十月
薛夢雷疏題武尋致變失事始末詔逮陳典白明通毛
文彩候訊逆犯阿克鄭舉丘相暨佛司堯鄭宗舜楊禮
丘仕暨鳳恩男鄭國賢等九名奉　旨解京會審正法
堯獻倖而免終不可得改鑄去軍民二字太僕劉文徵
曰是役始於激成終於無備阿克羯夷乳臭子出不意
發難人情皇駭竟莫能禦方酋之造舟彼岸也偵者詣
郡再三報皆默默尋拂然怒扶偵者于是疆吏不敢言

而江干之舟畫濟矣城邑被屠會城方知始尚設幟募
兵未幾寂然民間以為無事居如故者與嘖嘖相率移
入城者相半既不禁遷移亦不為不遷移者計賊奸細
日夜往來或僦屋於大家有受其駿馬者詰之第云新
武定來彼中無事然為之分布寄計者皆此曹也是以
賊首止居賊眾營中計賊所引不過千數百人晝則散
劫夜則樹旗于釀酒瓦器中雜以嚴更鐘鼓之聲而陰
送所得輜重更番出入天明復易幟而來以張疑兵塗
人耳目而我一切倚禦取辦臨時或起街巷石或運水
槳或負釜戴木罌上城城邊居民丁男女相率攜負上

城城上金鼓旌旗俱不設晝夜刀斗無聲惟守陴者望
賊及火甚處大聲舉喊城守者咸應一日晝猜瘵方賊
之南向也城上人錯愕未知所禦及至西城下渠魁皆
席地坐呼城上人為傳語守者回首內顧若傾倒及賊
拔營分數隊旌旗導從如一不辯誰何所擄男婦賊眾
從其後督之一望惟愴楚而已六門晝閉又數日乃啟
緬想當時光景如在目前是以未三日而人心索然勢
不能不予以印且意援兵不日至擊其惰歸可以完郡
符而不虞後事之難憑也賊去一月諸路兵集參將張
名世直搗武定六路兵將抵府城偵者馳報賊于懸署

中潛師襲之一鼓擒矣名世曰此許大事寧能輕易結
局乎揚兵而進賊聞軍聲甚驚望塵懼鋌走速飛不可
蹤跡而大兵始徐入城又徐躡其後幸我兵氣方揚猶
能追及賊狡甚以白金拋於道騎兵下與隊兵爭取金
久之賊去已遠又窮力躡之又及賊賊又以所攜印拋
地官兵又爭取印比解囊開櫃櫃中空印為烏有又力
躡之賊已入東川矣其可嘆如此
三十八年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巡撫周嘉謨屢遣
招諭不聽十二月檄金騰副使黃文炳副總兵董獻策
討之殺安民隴川平立其弟安靖管事四十一年水西

雲益以讐構兵二月安堯臣率兵萬人入雲益境逼安
紹慶巢穴殺傷無算侵及官道并擄男女索厚價取贖
巡撫周嘉謨備述具疏題參行兩省會勘四十三年四
月建水州土舍刀春莫搆引交兵入犯攻破五邦等地
方土舍沙源率兵堵截勝之斬交人僞封侯伯三人擒
斬交兵有差四十六年雲龍州土知州段授卒子嘉龍
立同姓乞養異姓子段進忠驍勇爭襲與其黨千餘人
闖州治焚劫百十餘家嘉龍奔避追殺之勝署印趙經
歷報嘉龍為州人所害行勘撫險不出縱其黨流劫殺
人巡撫沈儆炌初至檄瀾滄道臣熊鳴岐諭進忠獻賊

自贖以寬之奇勒永昌兵至卒往討進忠引五百人營山後張聲勢七八十人入州治索楊求息兵尋從間道且趨大理托言辯訴洩新龍江橋抵下關耀兵官軍四集巳陷圍中不能戰被擒并羅黨十餘人送省城誅之改生爲沅給嘉龍子綠冠帶統其衆段氏世吏目一人北勝州土官府同知高世懋卒異母弟世昌襲族任高蘭妾稱世昌姦生爭官不可得賄知州祝天佩保證又不可得世昌屢被邀殺走麗江府避禍尋回至瀾滄復爲蘭兵所圍宿客舍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盡掘祖父墳墓自稱欽授把總冠帶放兵大掠麗江土知府

木增請討之謂法紀弁髦尾大不掉將有隱憂當道嘉其義即調增及本州土官副同知章成文等進勦蘭懼逃竄未幾獲于順州先服毒至營中死梟示土司泰昌元年四川永寧奢崇明奢寅作亂殺巡撫徐可求明年正月水西安邦彥聞風並起圍貴州省城滇黔接壤曾安安南安莊平夷雖屬黔越在滇界皆被圍請救甚急沅徵炌即發銀二萬以勸徵兩迤漢土官兵分遣都司李天常等統領一救曾安安南安莊二由畢節烏撒救赤水永寧而烏撒叛酋安效良上與霑叛酋羅應魁等兩路截殺阻滇兵救黔之路效良者烏撒土知府屬四

川鄰黔爲其本姓爭官奪印日相讐殺蹂躙黔境且二十年在蜀則鞭長不能及馬腹在黔則鄰父不能制鄰子且其父紹慶在霑益州當滇曲靖之門戶效良在烏撒當滇蜀咽喉父子各據一方節比若輔車然無州縣土司限絕之尾大難制其勢已成前撫按屢請屬黔就近節制不果而紹慶忠順頗亦相安至是死孫安遠當立效良以計逐之遂成逆節（霑益土官安舉宗在元爲曲靖宣慰使其後有祿一天兵平南哲妻實卜與夫弟阿哥歸附卜授烏撒府知府哥授霑益州土知州哥傳至安九鼎世絕妻安素儀典州事因以烏撒安紹慶繼祿哲七世孫祿墨次子此霑益絕而烏撒繼也烏撒酋安雲龍爲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次子效良爲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霑益繼也）正月李天常監紀官知

縣呂聲揚統兵東行至盤江救出貴州都司許成名曾安守備楊文炳與被擒男婦一千餘人而安南曾安兩城得保無恙羅應魁詒天常詐降呂聲揚力言難信不聽領兵千餘直渡江諸兵俱未及隨聲援不接將至安莊三十里曰疊水鋪應魁等詭請解甲受降天常信之令各解甲伏兵四起天常及指揮王懋勳張神武皆死呂聲揚把總劉春元兵五百人曾安城守賊乃退楊明廷將三千人先入畢節參將尹啓易將四千人入烏撒安效良圍畢節明廷初與賊戰殺傷相當後賊兵漸增城中奸細放火[illegible]明廷與中軍程坤皆死指揮蔣藩

屏有戶處應落奉差指揮張聯斗范世坤朱家相居允
欽等縋城走追及俱被殺尹參將在烏撒聞變與守備
李加培同守交水兩路既敗全滇震動議者請撤回交
水兵以固省城撫臣謂門戶既固則堂奥自安不聽而
平夷衛人逃竄守城軍少二月二十日爲土婦設科設科姓安氏安邦彥曾叔母使女嫁霑益州土官安紹慶次子效賢科從幼深慧通文墨好馳馬試劍自適效賢生心奪嫡媾伯效忠居長用計殺亡何效賢亦死孤嫡安紹慶擅寵專權縱兇長孫安遠襲職使敘就迎爲妻嗣管地方邊有爭安邊出之于外遠母隆氏以繼室弗偕担不許役殺鎖於途并殺其與往通定計殺安遠李其官會曲靖兵備吳參政入賀道經霑益安遠候之設科科兵數百伺道至衙傷矽守備護送兵至被邊得脫眾并逐科贊亦佐苗婦隆氏令從經遠所部四十八營附水烏爲逆遠寄空名而已所陷殺

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人掌印指揮唐九官等
被劍奔逃然設科已先與惡目祠鮮奈科李賢期曲等
焚劫霑倘炎崧交白站堡兵交水兵鬪敗輕出三月初
七日行至黑橋遇賊奔潰因而擄掠撫臣執潛逃把總
耿大顯及募兵數十斬以徇乃止徵調之兵亦稍集分
發應援十四日武定夷目張世臣糾東川夷千餘攻陷
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武舉官陳竭忠十七日東川土
舍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率兵數千與設科等合攻
嵩明知州王尙德固守參將袁善督沙源等兵來援至
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餘首功一百五十餘

級賊屢挫回巢遣夷目出倘甸乞降許之十九日賊發
松林劄六營將攻曲靖尹參將集兵于二十日黎明迎
戰破之二十一日設科等率兵入陸涼州境焚劫叛民
段晨一道引知州鄢俊又出禦兵敗死之二十二日張
世臣同歹阿堯張世漢等脅撒裡等夷民攻武定府知
府胡其健率兵民守陴參將李思忠領寧州祿溥祿洪
等漢土兵與戰敗之斬四十餘級賊奔退河外我兵追
剿至天生橋分道深入擒斬二百餘級中多頭目惟張
世臣逃匿四月賊圍烏撒衛後所水西鹽倉助兵甚急
參將尹啓易救解之斬六十七級賊焚霑益州遯去其

據平夷者猶分兵三路一由姚坡一由揚威哨一由曹
家墳尅期十五日啣枚疾進斬關而入賊皆奔走留兵
守之避難士民同城者約四千餘人卽促守備李加培
尉嘉暎出哨擣巢連破馬谷等營安效良統水西烏撒
兵三萬拒戰四月二十九日嘉暎遇賊坡前李加培合
兵行未十里賊分四路伏山谷中尹參將發永騰五營
官兵并鐵索營盡徃賊兵數千各山俱出迎西昂兵北
勝州土兵奔退兩將被圍數重皆戰死失貢象二集霑
益洶懼殘潰尹參將收撫傷殘死守安效良不敢攻而
去五月朔旗纛廟火藥輾槽火起殿上衞吏餘火器盡

焚太匠死傷甚衆尹啓易歸制交夷七月禰鮮安應龍等將攻亦佐縣知縣封存章先逃焚燬縣治民居八月禰鮮攻越州衛焚刼關廂村屯發曲靖兵往援戰于東門教塲斬級數十九月禰鮮阿九安應龍等賊攻羅平州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畀重等率兵民守城賊焚關廂力攻六日不克引去因勦營兵之助賊者斬一百三級撫一百九十九村交木兵破賊斬六十級十月安效良兵入霑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撒衛後所千戶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水十二日交夷犯安南長官司竜古郍土官舍沙源等與新所官軍堵截斬交兵戰衆交

人遁歸時儆蚧已擢南兵部侍郎閔洪學以福建左布政陞僉都代黔中路梗未能進請通粵西及蜀中建昌道路下會議十一月洪學從由田州入滇交代即奏外夷可憂而內夷如疽食腸如疽潰腹更可憂內外賊可憂而公私耗竭綱紀凌夷敝在元神尤大可憂今爲滇計如療久病先護元氣徐祛外邪又如理亂絲必清其緒使務辨而絲不傷則莫先輯內地固人心又莫急招還千里轉徙之民復墾二年未種之土需平炎自一帶賊巢處處荒蕪不得已爲暫羈縻外夷以緩其憑陵又多方區畫內夷以離其反側亦知爵之不必信撫之不

不可恃彼皆據山川之險易之常我朝四暮三祖私大半皆此妨且耕且守亦可退可進者也若夫內地叛人安可勝誅就使力能屠滅有土無民亦復何裨且千貴皮林之役又以　積爲苛政所煎爲過火歇戶所抑勒一時挺而走險此時不震以兵威殲其首惡則跳梁之勢未肯遽下若旣勦就撫之後不從受病痛瘳處徹底爬蘇則釁根不斷終難久安除已叛者見在設法勦處未叛者徧檄道府將夷中患害悉與剗除奥夷之亂旣定則外夷之隙亦塞臣無夜內顧旦夕誓師直前趨安南而渡盤江爲黔効其一臂矣又言今之爲滇寇

者內夷曰禰鮮曰設科白張世臣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外夷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尹王保肘腋之憂朝不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實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者有一焉不誅鋤戡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之乎蓋滇無兵無餉官其地者多不至屢以爲言慶諸夷中安效良未能卒制東川祿千鍾等爲張世臣所誘叛非本心天啓三年正月委官方任伯撫諭安効良申明世代忠義水鎮圍烏撒衛城以索官方勒恐官兵復[illegible]

旨讀岌尋嶽見攻掘墓棄骨等敎損兵損飭逃往曲靖令開誠畢稟濮夷各有罪案似難脫漏各叛目攻平夷衛城白水松炎等處責令陪償丑罪夫復何辭而各惡抄擄激變掘塚抛屍若不依律梟示獨罪激成之賊恐難服四夷之心三省終無寧宇又委尋甸守備金爲貴筌人齊文東川詰責祿千鍾祿阿伽卽伏罪獻賊海臣阿洽二名及三村被擄男婦二十八名牛六隻懇宥撫民通商無敢越境觸犯效良係水西安疆臣之壻而祿千鍾又效良之壻水藺煽亂爲撤東川遂合謀跳梁滇已岌岌今移檄撫諭在效良語氣尚驁千鍾詞意似要

夷性犬羊就中情事難測隨機應之不可執一也猶師宗羅平告急羅平被圍已浹月蔓延及於師宗離城五里二十七村兇燬燒城僅土垣並署宇經歷朱士賢抱印及土兵百餘在耳岸近廣西彌勒莫不震驚卽日檄曲靖道參政蕭鎮發土守備龍在田兵鎮撫自驛儒名臣守備呂元揚土舍普必奎等兵又檄廣西府就近移動黑耳兵以嚮往如縣呂聲揚監紀再檄臨元參將施贛發沙源等兵來會又大書傳牌招撫六齊兎羅二齋羅平爲闔生路兎羅普牌羅孫羅孫撫轉撫而碎之殺齎牌者呂聲揚合廣西營及土舍普鼎貴等兵衝突而前距

月聯達羅平二月初攻阿邦寨擒斬二百八十餘級初六日攻比得寨復斬二百餘是日賊截我護餉土兵於偏頭山死者九十餘人初十日我兵出城撫汲賊掩至殺二十餘人城內銃擊殺七八十人白際儒匹馬衝入賊陣手刃二級吾必奎等以衆赴之追至阿來山下連斬賊級十餘賊奔竄而止蓋七日三捷獲首功五百餘仍攜原刊諭帖偏發夷寨有本自生人莫尋死路等語夷皆感激兎羅輸款者七十餘寨而前所徵沙源等兵亦漸集歷境各寨夷民有入城來投者一一慰勞問所患苦諸苛政槩去之凡七十餘條刻石立禁夷民來者

日益衆稍稍赴州輸糧爲年來所僅見之事道將因請撤兵撫臣謂羅平上下五營從叛者也分管者阿九安應龍也主之者補鮓也阿九應龍未誅兵必再來撫者必叛卽下令誓師明順逆以堅旣撫之衷懸賞格以購首逆之賊得補鮓者二千阿九安應龍各一千阿勒施恩遠而下有差密屬各道將刻期並舉仍以師宗係羅平咽喉餉道委遊擊李恩忠統兵二千鎭之策應羅平爲犄角接餉護耕招復流移於是參將施翰以沙源等兵勦捕兆䆁邑等寨及偏頭山併斬一百九十九級沙如玉手擒施恩遠以獻立賞五十金潛兵襲牟𡊨爲補

鮓所覺披髮騎無鞍馬奔菁遂掃其巢詐誘阿九於法于寨斬其首併于塔及手刃郭知州之阿乩賊焉立賞于金安應龍聞之遁去曾安叛首尹王保同補鮓來刼營道遇沙源兵衝殺斬級二十五急追生擒鼠場營長安氏三銃擊蘆塘營長安楊保殪之安氏三者安應龍親姪而安楊保則應龍叔也是日擒斬六十二人入黔界四百里去望安南三十里而近大雨班師因鮓塔臘應麒之反覆也執之以歸又乘歸師之便與李遊擊合營夾吞歹斬賊餘黨百五十級補鮓兩年以來逸東州衛殘破非一其勿連之勢漸及于西普安之歸順營狗

場營並鮓之將鼠場營蘆塘營並應龍之族而土官普陌雞場等營勢若連雞蓋滇與黔之寇又二而一者也此舉自師宗而趨羅平自羅平而入亦佐蓋應龍巢穴也應龍遁衛其婁陽民保斬多級絳叛婦隨兵以歸縣治摞煃人民登逆諸賊窠匿山箐反側未定檄曲靖道委經歷魏天命署縣印料理收復安插之事再發土兵協守天命既至招撫叛黨阿濮阿腊等出免不肯信再發免死執照招諭來則盡宥前罪不即發兵擒捕始有至者撫慰犒賞各寨夷民見宥渠魁接踵而來凡千餘戶七八千人編甲令照地界與集街場退為買仍築土城守之又自亦佐而長驅曾安轉戰千里屢殲渠魁斬首千餘級賊皆破膽奔安效良及請撫責以擒獻安應龍禍酧無徒狐疑口說支吾五月二十日賊馬步萬餘攻平夷衛城連劄七大營參將袁曾分派城守拥濶出兵銃手打死擻兵數十人賊分千騎往白水邀截援兵是夜賊營砲聲不絕我開小西門擁出衝賊銃擊賊首一人殺之賊繞山舉火良久步賊先行騎賊隨後退去遣王參議鉄尹參將啓易援兵接應二十三日曾率五千餘捕賊皆遁走郎由羅平越州招慰夷民而還平夷衛去交水二舍檄接黔壞滇師出上六衛必由于此首規恢復參將袁善統[illegible]其城爲進取計曾賊尹王保等嫉我壓境補鮓乘而勾之謂先發可以得志再以銃殲于城下追尾賊蹤盡境而止因議由靖鎖鑰全滇交水當川黔兩路之衝扼塞居要無

逾此地乃平夷右所寄居曲靖殊屬無謂或置交水憑險築城俾與平夷衛相望互爲聲援并言城交水有五利移平夷右所亦有三便與工兩月而畢凡州縣無城者分別緩急次第經營以資保障黔圍方急屢旨催滇出援兵而責荃于滇尤切上言滇黔脣齒之國滇之急黔者勢也顧滇自有寇滇寇與黔寇相連其用兵之漸不能不自內而外亦勢也方臣等入境安效良怨然於雷益祿丹鍾反側於武尋補鮓衖兇安應龍輩蹂躪我師羅攻城焚寨迫日有聞此特此際方愁無滇何知有黔不得已用羈縻兩字以緩外夷使不爲我難我得專

力於內也又用分剿兩字以携內夷使不爲賊用我得
專力於一也然而臣等之謀固未嘗須臾忘黔也普安
安南諸營爲水西所賑多方獎其未叛者以招其觀望
者泗城烏蒙爲水西所嫌多方播之以文告而又餌之
以爵土蓋一面驅除滇一面區畫黔也桔据久之祿千
鍾獻賊矣張世臣阿歹出降矣阿九投首矣補舒安應
龍逆矣師宗羅平亦從一帶漸漸寧帖矣可以其餘及
黔臣等猶竊竊焉慮也霑益緊壤曲交東川逼處我省
城二百里內此輩僞儸掣於木烏安知不覬我之虛躡
我之後是可憂也普安千崖萬壑轉輪艱於登天故滇

師屢出無功昨年疊水之役旣覆軍隕將今年四月出
不意長驅通梂猴營縛其渠魁僅有破竹之勢竟以食
不繼道歸絕援絕糧是又可憂也爲之計曰普安雖陷
其守劉世隆尚在可使也其子遺之民餘燼可拾也未
叛諸寨有米不妨高價以致之也卽安南未能驟通軍
民倭甚宜齎金接濟以堅之也於是大集士馬陳之各
隘內地在在有兵矣以五月檄劉世龍招集普民千餘
滇發名色守備焦大受率一旅合之足爲鄉導矣又發
銀赴彼就近糴買得米千石矣三次從間道搬鋮安南
約之刻期擧事矣而又思兵有正有奇徑有分有合必

我之兵不合於一隅賊之勢牽制於首尾於是檄叅
將袁善濟以名色守備王聘選張雲鵬等兵出亦資孔
趨新興襲土官營謂之正兵又檄布政謝存仁同知呂
華揚率名色守備沙如玉土舍海現銀等兵出黃草壩
趨普土襲馬乃謂之奇兵蓋七月八月叢先後並誓師
而前也滇只此兵力而全無餉力臣尺尺寸寸不能淩
虛遠駕其所効同讐之義而少紓、旻上西顧之憂止
此安南之圍旣解則普安之城自復盤江以西無餘事
矣至盤江以外尚須黔師來會滇進止再相機爲之盤
江一水滇在西黔在東其力各不相及也九月叅將袁

善濟守備王聘選等襲土官營初三日自平夷出師晝
夜馳二百餘里值大雨初五日黎明抵營賊首設二截
路選力戰擒設二斬八十九級盡燒廬舍賊遁上八擔
山選等領兵直入初六日早攻八擔出衍五十里山勢
高險大雨馳往安南時被圍已五年食盡力窮幾陷遠
望南方兵至以爲賊大懼問之則雲南救兵又得賑銀
千兩喜若更生而設科李賢三賊出沒爲梗命叅議王
鍈檄弗劉啓易圖之九月二十二日募土人探知科住
廾小寨去霑益六十里明旦以土人爲鄉導守備郝太
極吾必奎率兵幷把總白爾儒土官龍在田等進兵論

令得設科等必生致之二十五日夜啣枚前往遇伏路
賊隨即斬首三皷直抵科寨各夷尚不覺當即奔散郝
太極吾必奎等遂生擒設科李賢及王文李明遇星馳
四十里天始明二十七日抵交水二十八日解至曲靖
照原頒賞格示信刑論斬至需益二十八營招撫安揷
其安南普安叛營土官爲首馬乃次之寨將袁舍出平
夷之師襲破土官巢穴輕騎直達安南布政謝存仁出
黃草壩隨路誅鋤旣蹂躪馬乃焚其積聚大兵刻期十
月七日營於安南之西軍聲已振自此新興普安一帶
漸次芟除盤江以西可望底定初議滇以救安南爲首

務安南扼塞盤江居上六衛之中北爲查城爲關嶺南
爲新興爲普安爲樂民所平夷所南北數城旣陷安南
遂爲孤注自天啓二年二月安南被圍以來其困已極
若安南再失盤江上下徧爲狐鼠縱橫之場卽將來收
復何處下手乃乘秋禾未採之時十月初十日布政謝
存仁兵到安南衛撫諭其酋瓏阿佑投見交印十五日
各兵自黃草壩分路進至品甸得普安衛中左所中右
所印二顆幷收復樂民所而先初二日撫泥堡寨初三
日招撫阿華沖等寨尹王保等賊兵萬餘在江西坡劄
營十六夜分布沙如玉先鋒廣西銃手奇兵等臨兵尾

後自普兵左出海兵右出如玉獨衝賊陣追逐十餘里
擒斬百十餘人貴州遊擊許成名初報安普幷奇算兵
擒斬功級四十三名謝存仁督呂聲揚兵益進隨路皆
有斬獲閏十月初二日移營至新興站收復城池初五
日攻核桃寨生斬數十人新興核桃寨素稱絕險各賊
預匿子女謂官軍難克旣克賊勢披靡我軍運賊寨穀
米一千餘石進新興城留普安衛經歷徐自通督把總
劉啓茂等撥兵數百同招回站軍百姓任守十九日到
普安城中分布休息賊俱逃入八納山尹王保敗回赴
安効良借兵言設科李賢是我左右手今俱劄去自顧

不暇郝有兵借各賊始懼凡救全安南衛所二城幷獲
普安樂民新興平夷四城及亦資孔站黔疆鄰滇一帶
向被陷害者今已靖定擬以安南衛所普安新興四城
爲老營而以呂聲揚所統兵爲遊兵往來四城之間計
程不過兩三日乘餘威按尋坐塞寄箐之賊以時行其
剿撫賊當不出彀中然滇師通安南已三月而黔未以
一旅來會黔之所急者在大方亦西不能分力於此抑
滇豈能長守再一二月黔師不至恐恢復之局終未了
當而尹王保見聚八納山十一月初八各兵大會布政
謝存仁督守備呂元揚沙源沙如玉王聘選張雲鵬自

普安馳七十里至山與賊遇攻破硬寨二層斬獲多級
又併力攻第三層硬寨王保率兵死戰留元揚丑顯祖
截住賊路沙如玉一標刺王保墜馬斬首賊有竄箐者
有奔入絕頂險峯者峯居深箐之中四面懸崖僅一線
攀援而上賊衆當關投木石我兵被傷數人初十日悉
攻破之王保既馘江外群盜罔不震懾天啓四年正月
沙國珍羅應奎聾咸內祀乞哀布政謝存仁數其罪而
赦其死單騎親詣賊營安撫遂達貴陽比還諸酋仍伏
迎道旁各立認狀復站走馬上六衛大通會黔師滔于
大方諸夷復雲擾盤江上下出沒爲梗計滇黔十八站

普安居道里之中普安而下望貴陽益近而滇遠且企
黔雖滇能爲黔復之通道決不能代守督臣楊述中委
黔參政分兵各衞收拾餐餉五千于安南事乃小定而
哈馬谷斜賊兵千餘圍阿底等寨聲言進攻平夷袁副
總分兵邀其前後破走之永西兵攻燬其營截兵禦之
斬數十級續至者數萬過江六枝十二營往鹽倉出曲
靖六枝三十七營安邦彥親統出普安新興四月二十
日已到八納山二十一日劉九家村二十四日劉甘寨
寨二十五日劉鷄場營袁副總率諸將往禦定計賊攻
普安郎戰城下如其未動直擣鷄場以斫其營邦彥先

已燒營遁去葢安位來報貴州兵已至海子內懼且滇
兵在前聲勢漸亦相聞故也蜀建昌夷羅亦焚劫白水
金川甸沙等處僅離會州一舍殺傷千百總數人官商
三五千皆竄避還滇二幾未絕之路忽然作梗因四大
方失利亦因酋安必撤從來管轄地方近因擒解必撤
部夷藉口報讐群起而噪于是蜀中督撫用兵赦必撤
往撫乃得解四月破法墜等巢需益四十八營本奉設
科爲亂經四年自天啓三年九月生擒設科後餘脇從
緊待以不死就中順逆不等尚一二徘徊觀望暗走鼠
倉鳥其鼻息勢不得不出於剿袁副總合兵二千六

百人四月十六日自平夷一晝夜馳二百四十里連破
諸巢十九日旋師有賊截路衝殺盡散行一百里至哈
馬谷剷營二十日行一百二十里至平夷前後攻剿法
墮祿歹普勒木東河以那亦雞都營一帶險峻賊巢百
餘里擒斬八十三人尋又破四營斬級亦如之而世臣
掟他頗通東川武定前守胡其愷爲武舉李瓊單騎詣
巢講折百端酋始一出仍留瓊爲質率精銳數百不使
人知突入城內闔城惶駭歸巢益不自安籌日惡子女
並結親東川以求借兵道路洶洶立賞格生致世臣者
銀二千兩斬首五百兩守備金爲貴發夷兵千人因其

寨幾獲狼迹又幷年李璦招至他頗夷民阿訖阿𠙶等
歃以賞格報世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地名納撞與法
于阿遮會盟飲酒復募探知蹤跡者賞銀一百兩七月
初三日夷民阿翅報世臣已入本寨是夜璦率兵五百
潛伏飛狼村又兵二百夜往他頗接應七月初四日二
更璦督兩路兵登寨合圍黎明世臣始覺據險力戰自
寅至酉璦一矢正中世臣家丁恊力斬首入寨擒其妻
子八月奏臣受事二年呼餉則餉不應萬里叩 閽又
三千里走楚未見一勺之相活也急鄰則鄰不恤千里
爲黔轉戰又經年爲黔戍守而黔之責滇未已也究哉

滇乎滇必危矣滇危而臣受誤滇之罰誰能寬臣臣敢
無說而處此請徹底言之今千急萬急莫如餉臣等止
月請二十萬以延今歲仰 天而號眞一字一血今復
半年矣兵日以久餉日以蹙若此項不以今歲到決難
責臣賠金萬一滇有金池以爲臣罪臣不受也至於黔
之望援滇本無辭顧滇之力亦不容不審也臣昨年曾
爲援黔之畫矣所擔任只在救安南復普安二事始事
之承當卽後來之究竟臣疏具在可覆而視蓋揣滇力
止此若滇不自量破八納之後妄自覬倖輕師渡江此
不過與大方之敗同灰燼耳恐普安亦不免再壞滇之

得全師以全普安則不渡江之筭勝矣今日援法又不
同矣安南普安一帶旣於七月交黔自守不知援師之
出應何途之從仍下安南平盤江去滇千里滇師渡此
所謂强弩之末且軍機呼吸臣安能遥制須黔撫臣傳
宗龍一聞 朝命卽日慷慨叱馭臣發精銳數千護之
安莊黔撫臣見普兵之勁也將招之入黔滇兵以涉普
爲自肩普往而分滇之半矣普兵赴黔是卽滇之援黔
耳此外有議滇師出霑益者霑益距省城八站又四站
爲鹽倉又十餘站爲大方大方於滇遠而黔近黔師出
門便殺水賊若滇師之出須先殺霑益之賊霑賊盡絕

然後殺鹽倉之賊鹽賊又盡絕然後犁流水界以及大
方此豈易言乎滇進大方險遠倍黔則難倍黔用兵與
餉亦將倍黔 國家有此物力否兵餉未集滇能舉事
否卽有餉矣而無本色有本色矣而不能運猶畫餅也
不獨此也進霑益亦非容易也霑益左𠥓烏撒右連東
川爲賊三窟我兵進守非選鋒萬人不能站立又非五
千人連珠爲管則餉道不通及轉運之夫稱是此以月
計之費不下三萬一進之後不復可退殆與黔事終始
頓兵空城以自疲非策之善者故臣於烏撒東川用羈
縻法於霑益用鶡刵法使機括常活放局面常寬漸收

收拾夷之附者十七八具結認修城認保路請州官下
城而臣未之輕許恙意念深矣姑為綏着與民息肩亦
自有見今堂堂正正兵從此出將從前羈縻一刀斫斷
恐需益復動烏撒東川亦一片都動進東鄰賊去處必
在在戰場此寔不容不躊躇者也雖然黔將有事於大
方則滇師之進需益固不容緩也兩年來且行且尼愁
無餉耳請　皇上於滇餉二十萬外再給以需益之餉
滇師下需姑日復城如黔師未舉只以少兵劄防以紓
吾力果其大舉遂駐多兵使虎豹隱然在山則東川之
賊不能飛渡烏撒之賊必牽顧其家而不敢遠出是陰

翦水西之羽翼所以援也是可為也儻黔師遂踏大方
賊勢窮蹙必四面奔突需益有兵賊不至以滇為壑滇
可恃無恐因得借兵威覷賊之所陷挾而取之則滋人
之功可收又所以援也是又可為也安効良以罰之土
府處黔滇附版此貸未除則三省憂未歇也然非合三
省之力亦不能除果機會可乘黔蜀舉事滇不敢不枕
戈以待師期又所以援也是亦可為也三者之外非滇
力所及矣求滇於三者之外是水西之賊滇與黔蜀共
辦之需益烏撒東川之賊滇先獨辦之也滇無是力矣
哉見滇年來小以捷聞未有挫失因疑滇兵之可用而

不然也方天啓二年此兵潰於畢節矣覆於豐水矣又
壞於長坡矣而今否者以未敢輕用之也屈指兩年中
雖大小百戰並在數百里內槩可裹首尾可接仍千籌
萬轉不得已而後一動捉襟露肘之狀臣身經之心嘔
之果能驅諸數千里賊巢所向無前否師不戒於外禍
必中於內援滇者其諱耶即今石嶍元新之間野賊出
沒發兵接捕山箐深密無處下手兵還賊仍出無有了
期見賊數千之師於新平自痛自療自毖自熬有何方
之可揑乎其他何交何起所在見告鬪穴鬪猱瑕釁萬
端求可䙰數臣之痛毋自救不暇語云重為任而罰不

勝遣不勝而罰之亦何所濟乞　皇上憫臣之愚憐滇
之苦立刻予以實餉有滇餉又有黔餉詰違近先滇後
黔滇餉不至臣不能任滇事黔餉不至臣不能任援事
臣惟力是視力所不及望　朝端之上熟思而審處也
新化州新平縣強賊四出刼掠副使胡其懋督諸將兵
大小一十七戰攻剿七十餘日始於七月初七日分元
江土兵五百名屯江邊渡口以防奔逸又分各漢土官
兵散劄於賊營各出要路以絕其糧道而又合漢土兵
二千有奇與賊營箐寨對壘而陣戒無深入為持久計
困之討賊勢漸窘其潛奔渡江者暗出刦糧者為我兵

截殺擒斬甚衆遂下招安之令無不鶴應少壯者收爲部兵老弱者量賑倉粟歸家地方以寧十二月初一黔國公沐昌祚卒安效良差目把何與先保邦正縛獻安應龍勞其使遣之回至曲靖城外被殺者十四人益恭議王鉠與守道黃似華積不相能聞應龍旣擒各遣人就烏撒接取烏撒付似華所差之人以此生嫌遂動殺機効良聞而驚疑黔兵我亟申飭戰備以待霑益州與烏撒後所同城乃滇黔共治之域先年滇之占城三而霑居一焉兩年來在處恢復且以其餘及黔之安南普安而緩霑益者以餉不繼也天啓五年以黔師大舉恐

賊勢奔突滇先受禍不得不獨任其責乃遣副總兵袁善率各部兵五千於炎方取齊進霑益鎮守繕城垣立哨鋪招集流移仍于松林炎方各建土城鷄世昌期曲奈科等俱差夷人投見送米豆若州吏居九漢居一夷之爲營火者四十八錢糧站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宜拱手而受成事焉其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後所官軍也三月十二日永甯烏霑賊數萬到霑益城四山劄滿分爲三股攻東西北三門袁副總同監紀同知吳思溫于北門設伏誘賊來攻百銃齊發擊死甚衆賊四山齊下衝城又發銃擊退明日力戰追十餘里前後擒斬二百

二十九級十四日早賊兵萬四五千從東山往炎方分三枝官兵止二千五百亦分爲三再發城中步兵接應夾戰共斬一百四級十五日賊從石龍山頂下窺城中橫劄二十餘里馬步相兼寸寸埋伏霑炎斷絕其夜我潛出南門劫營賊屍遍地十八日安效良率兵三萬餘圍炎方繞十餘匝我放百子銃打死賊百餘賊又增兵數萬十九日早擁木牌堆集草束縱火順風來攻我以火箭噴筒投草旋積旋燒至黃昏賊方退吾必奎大銃烏銃龍在田交銃每銃打死二三人者五人者賊死三百有奇屢戰已三晝夜我營中各兵懼而思逃必奎在

田仗劍喝止募死士張文魁等劫營賊擾亂四鼓撤營去袁副總亦以是日來救行八十里困乏大雨不能進三十日賊哨馬三百餘分二枝來犯聞銃聲不敢近退劄清水溝在石龍山下霑炎適中處二十一日袁副總發沙源等佯爲疑兵援之是夜又發步兵於四山絕頂各舉火爲號賊驚亂囂聲不絕二十二日沙源等驅賊營止空壘已遯去矣追八十里斬一百十三級霑益城下之戰五日夜屢出奇兵殲賊炎方以木爲柵兵不滿二千賊環而攻之兩晝三夜不能克又引而向霑終不得志斬級共三百四十有奇效良敗回至得勒遇安邦

彥領兵到鹽倉阻之不許歸巢四月合兵列營分東西
二路東營由白木入交水西營由堀補入曲靖效艮統
木烏兵出木冲犯馬龍直上省城撫臣大集兵分布各
隘二十五月禾西十七營已到達𨻶離霑益一百四十
里又三十營至烏撒運糧不攻霑益徑出木冲馬龍袁
副總聞之引五千人劄松林遶中以便應援左布政謝
存仁統總鎮莊兵六百及景東象陳馬驃調度諸將
扼木冲要路五月初三日賊鼓行而前號二十萬實八
九萬共九十八營初十日至馬龍後山去省城十五里
袁副總於是日統兵六千至城下尹啟易亦於是夜兵

三千續到賊分兵四出燒搶諸將截殺共斬九十二級
十二日賊聚營磨盤山十三日道將會議决戰二副總
親立馬鷄頭山督陣分派沙源兵中路禄洪兵中左路
龍在田王顯祖兵中右路又以景東兵伏左路分家丁
禦其左右老營賊恃衆分八路衝至我兵僅萬餘偃旂
不動俟賊將近銃炮并發賊死戰不退景東陶明卿等
數陣從左衝出狂跳捲踏賊驕始驚諸軍齊進賊大奔
勢如山傾追逐十餘里賊走據山頂共斬二千餘級頭
目數十人把總施鶴齡等入落竜𨻶路截賊糧道并獲
級以獻賊自敗後將兩山新營撤入大營劄高山我兵

挑戰不敢出十五日猶投嫚書我每日發哨必有斬獲
諸將刻期以馬龍兵攻其前曲靖兵從木冲襲其後十
八日早宣撫沙源領兵到賊營賊先已拔營走尋甸即
統兵往救賊于上流渡河十九日攻城諸將兵僅二千
直衝其營賊尚數萬從山馳下圍之沙源即圍中飛馬
奔突砍殺無數賊爲開西南一缺放出即燒營走廖梧
山二十二日乘夜遁去其地係界東川將取道爲守備
金爲貴結寨甚堅東川亦斫樹塞路不許過仍自霑益
歹補爭渡溺死數百人追兵斬獲又五十餘人是役也
賊悉其精銳空巢而至我衆寡懸殊摘各路鋒銳集松

林偵賊向往縈與之持故賊初至先成列以待賊不得
長驅分兵㲹其游騎首挫賊鋒比大戰踰時乃決得景
東戰象之力滇以一隅當三省劇寇輒一戰破之千年
來未之有也撫臣已陞兵部侍郎尋以新銜嵩任則天
啓六年二月也因奏數年以來次第收拾渠魁已盡殲
渝疆已盡復滇之事無弗了者乃黔氛震鄰未能即安
獨計兵憑城則守可堅炎方以木柵當賊三晝夜此豈
穩著議於炎方松林各建石城炎方以都司吾必奎主
之松林以都司毛聘選主之繼與白木城工次第告竣
仍招出霑夷四十八枝於城外設街場使貿易通往來

每月六衛來者日益多或至二三千人諸酋各具狀遣所親信赴撫臣投訴慰諭開曉各給免死印票遣之內夷略定大約官兵領袖鼓舞土官善用之皆爲盡力境外切近諸夷東川酋祿千鍾暫就緩索烏撒安效良難得要領曾縛獻安應龍因解功之人見殺於曲靖遂復跳梁近兩敗之後輒又使親信尹維鼎來欵姑責之獻賊曰不獻賊不成撫不合三省不獨撫效良孤疑不定願先獻滇賊尚未許益弄賊於撫不撫之間使賊徘徊於堅撫未成撫之際目前以息滇屏將來以就黔局即前緩叢活著之說最爲得策而所急惟餉用兵五年幣

金六萬廣東五萬貴州三萬湖廣一萬合之十五萬接黔安普畱兵戍守者經歲費餉四萬七千有奇滇所用者僅三之二前冬匱甚値河南解到六萬暫揆部覆撥給湖廣加派銀二十五萬兩亦未即至撫臣請依數依期解發許之未幾陞南右都掌院謝存仁代巡撫尋叙功加太子太保蔭子錦衣指揮僉事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十九終

朱國禎輯

黔孽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人民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掣肘自泗城北寇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撓交嚷播亂喜禍住戶每一梗阻滇南中斷其民雜夷漢供應衙門給使驛遞皆出于此官其地者率非正途多貪墨激變朝廷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畔不顧婚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尼酒于綏驅之卽往我利其自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事畢解據結好如故而水西爲最水西靄翠火濟之後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以靄翠爲水西宣慰使宋欽貴州宣慰使各統所部而靄翠居大方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主之環列險隘六年七月靄翠言部落有瓏居者連結犵狫負險抗拒官軍乞討除之　上以瓏居反側由靄翠所激不許仍勑邊將豫防等以其恭順位居諸宣慰上欽死子誠立十五年誠母劉氏名淑貞入朝　賜襲衣米鈔十六年劉復入朝十七年靄翠遣妻奢香率土酋朝貢加賜甚厚二十一年長與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安等衛兵三萬二千人并水西兵屯戍雲南六月靄翠及貴州宣慰使宋斌貢馬賜鈔幣斌誠之弟一曰其子也九月靄翠以鑰迪租貢馬謝恩明年進馬者爲奢香遣其把事人等則翠已死矣

田叔禾曰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儀羅羅夷民之號馬點王靄翠死而奢香代立燁將盡滅諸羅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撻燁械至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羅爲兵累諸羅果數敢叛及聞宋欽已死其妻劉氏多智謀奢香部羅日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駿見　太祖自事　太祖召訊之

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靡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語　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顧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遂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見　太祖自陳家世守土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閒王乃爲三婦子坑耶悔不根薙爲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害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護送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世世供也又云永樂初有頭目成者守貴州修燁政奪羅

興之號曰老虎
王弁州曰馬燁都指揮非罪皆也都督詐死史必書之
今關不載而奢香之不服在何福請討之前子婦奢助
之入朝在奉詔不許討之後若劉氏入朝其時高后
尚在後宮之見或有之而奢香人朝則高后已賓天
二年矣奢香之代任與馬燁之在鎮又五年矣奢助之
入朝又三年矣後宮之見與葺益殺之宴何人也馬燁
爲都指揮而顧成爲普定衛指揮使其時成已著勳進
都督僉事鎮貴州至永樂初復以鎮遠侯鎮之成之威
名豈燁所可擬又且非顧成也今貴州所隸驛分有云
奢香者疑即其所首建二十四年事耳右弁州以大
明一統志爲據蓋夷酋生死不書而朝賀賞勞一端可
考其說要且詳矣今並因之更有進者高皇最嚴宮
闈之防西洋進羅斛國再用金葉表進中宮皆不許寧
有一夷婦遣入宮中相見之理謹身殿居正朝之後二
豈有皇后于此賜宴夷婦之理是皆當考正者

十三年宋宣慰奏苗蠻亂遣延安侯唐勝宗等討平之
二十四年置永寧至霑益郵傳四十八貴州都指揮馬

燁巡視請未有郵卒請以戍軍應役二十五年都督何
福討畢節囉囉諸蠻寇之尋奏奢香桀驁請討之不許
十月奢香遣其子婦奢助及把事頭目來朝賜銀鈔錦
綺二十六年正月貢馬方物奢香不知死于何年靄翠
之弟安勺（一曰安的）立子孫遂以安爲姓繁衍鄰近土司弱
者即納其族據之因授土職効用自黔而川而滇皆有
之弘治九年四川馬湖土知府安鰲淫殘虐姦淫嘗遣
四千人運木于大汶溪歲暮逆歸疑爲妻父夷人祿慶
所誘令叔驟率楊黨等百餘人邀于途執而支解之其
弟祿佐告撫院鰲紿驟獨任其罪又令人曲證之擢事

露遣黨執驟子孫及其家男婦四十二人囊沙壓死滅
口驟瘐死獄中又欲置祿佐于死聞妖僧百足能爲壓
鬼術乃生割十一人依法呪之不驗嘗遣夷長文昌保証
奏一僉事不從怒滅其家土人前後殺害者無慮數百
塚墓遭掘者八十餘廬舍遭燬者三百四十餘屍讐家
屢奏有司遷延者餘二十年至是巡按張鸞按得實捕
之招土人抗拒父之無有應者乃就擒鰲殊死餘皆從
坐家屬發戍邊遂改流官知府十五年米魯之亂霑益
州土官安民實助之久而後定（見第十卷）蓋安氏恃其強
世驕蹇雖聽調率徵厚賞所過劫略諸羅皆獷悍恥官

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瑄彩壘塞耳傳至貴榮
勺之的派未知世次何如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
爐山加貴州參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
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方謫龍場
驛丞貽書責之乃止宋氏部羅阿賈阿扎等叛人言貴
榮所嗾而督撫檄其兵輒違約守仁再與書乃行貴榮
死子萬鍾立驕縱聽漢民張紈及頭目烏掛等敎誘每
遊獵酣醉輒射人爲戲嘗撻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慈
等四人因爲所殺無子其叔從弟萬鎰宜襲烏掛與紈
等請之萬鎰以兇犯未獲恐後坐累固辭烏掛等遂謀

保其疏矣普者自爲萬鍾親弟萬鈞告襲指揮朔遠朱番祖勳前後承勘受賄匿情報鎮巡等官遂暫委萬鍾妻奢播攝事待普者年長繼襲萬鎰悔不得立使人說烏掛不聽恨之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合數千人將詰省城投牒及烏掛覺之亦集兵讐殺而角蔡抹鬼阿内三人先爲亂兵所斃惟抹葱逃免烏掛因誣萬鎰殺萬鍾而萬鎰亦誣萬鍾爲烏掛所殺凡數十疏皆下鎮巡等官按之至是巡按胡瓊等上狀言萬鎰應襲但與烏掛互訐令輸贖免罪統以漢人結交夷人宜永戍邊奢勳奢爵宜逮問角蔡等梟首示衆抹

葱令萬鎰捕之因劾左布政趙文奎納賂爲普者遊說都指揮許詔亦納烏掛等賂皆宜顯罰報允萬鎰遂收嫂爲妻管宣慰事頗得夷漢心乙丑九月凱口苗阿向等作亂都御史陳克宅總兵楊仁討平之盡逐殘苗以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群苗不便餘黨王聰楊先等復奪而據之官兵輒敗參將宗禴以孤軍被圍請援不至遂執以去求還土田復官印乃釋還事聞仁革職克宅歷去奪官聰等得志愈肆猖獗佯言乞兵隣近諸土司進攻鐵官等營都御史汪珊遣使撫諭再三終不降乃調萬鎰兵至以指揮李木佐之都指揮朱文協謀

集漢土官兵三萬有奇皆逼圍下萬鎰親率花鈴手與賊相距賊敗走渡河萬鎰兵尾其後朱文等三面並進因樹招降旗賊黨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賊據險下矢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免等聽自雨潰圍出爲萬鎰部兵所執已而賊首王祜等復入據圍隨執之前後首虜二百六十三級降苗洞一百五十餘寨夷民男婦二萬餘口都勻府平州長官楊進雄貪殘克惡土民苦之進雄初無子以兄繼祿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珂怨望進雄欲殺之不果乃盡奪財產并其父子逐之珂用事久得土民心一旦見逐遂與群苗爲亂據唐宿

囤再攻大田等處進雄珂各上疏訐奏詔下撫按勘處都御史趙鉞以進雄不法失衆逮下獄檄獨山土酋蒙繼武禁諭珂令歸命而許司民更土爲流以安之治安計不便乃陰許繼武以司轄六洞地借兵自護繼武不聽發兵攻珂斬首二百復平州珂走廣西泗城繼武遂耕墾六洞地洞民不服復助珂與繼武相攻久之繼武兵疲轉餉亦不給走還獨山珂復據平州然創殘之後不復能軍矣及是都御史吳維嶽遣都勻府推官胡鼓招之許以不死其父繼祿及苗長四人皆來降珂不得巳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維嶽請改土官爲流[illegible]

患從之諸酋皆視萬鎰爲上下然兵不輕動即撫按謝
發時有可否衆多者以抗違參奏衆相與共明之終不
能害也未幾鎰老歸政于國亨亨鍾之孫也鍾死子仁
尚幼未幾亦死鎰老居臥這二子智信爲阿隗織金頭
目亨既得立與信交惡誘而殺之智懼合姊僭永寧土
官奢效忠攻亨殺略互相當於是鎰妻疏窮訟于督撫
言國亨謀反前巡撫趙錦檄畢節兵備楊應東治未決
錦去代者王諍有言應東受國亨賄陰持兩端諍遂疏
請罷應東聽勘而發兵誅國亨　詔從之智喜畫進勦
策且約以兵糧數萬爲內應時總兵安大朝已調四川

奏留之大策漢土兵萬餘人將以進至陸廣河智兵糧
無出助者諍聞之頗悔仍令人撫諭國亨密止大朝毋
輕進兵會大朝已渡河至水西國亨使其守監目祀阿
弟得背筌許以三千人內應衆喜疏往迎之一老卒力
言賊狡謀未可信不聽既接衝散敗死者過半是役也
大朝子榮在行卒所部苗兵鹵掠師無紀律故輕進而
敗諍上疏自劾御史蔡廷臣請治失事諸臣之罪給事
中溫純亦以爲言諍回籍聽勘大朝革職戴罪殺賊時
智母子居省城依督撫爲重國亨屢檄不出王方侯代
高文襄在館以太僕少卿阮文中往諭夷族自相殘殺

非敢犯朝廷也縱抗命不赴只是違拗何爲叛逆乃遂
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
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也此行止究讐殺與夫挖提
之罪彼必自出聽理一出理則無叛逆之情自見只以
本罪罪之當無不服阮唯唯既至狃於浮議不敢突變
前議亨疑畏益甚託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
恐安智兵來掩殺益復擁兵自衛高乃題遣給事中賈
三近往勘益勘則欽犯人不敢害且有開釋之機也亨
果喜曰吾生矣挺身出先是阮諭以五事一獻擄置人
一罰夷俗賠償安信等人命一分地居疏窮母子一削

奪宣慰職其子權替一重罰以補中國軍興之費悉聽
命將英犯王實吳璒阿弟等獻軍門願認六犯名下賠
償罰銀六千兩其敢殺官兵雖不與知認罰銀三萬五
千安智歸阿隗織金二處智退閑從母以子國貞代疏
窮歸臥這亨自願革管事子安民權理而疏窮安智猶
堅挽不從揚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
已阮諭以朝命已定違者治罪乃伏益科臣未至而事
已平矣委三守備一住大方一住臥這遏二家隙端而
私鬭自如復以地吩交訟督府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
十四莊與智仍各輸罰仍許亨立功贖罪時諸盜倚險

公行亨一一擒送威清平壩間道路無阻商長者普犯
十二營酋土婦瓏氏亨即逮捕以獻悉修舉廢驛給厨
傳益令部下關甕察下貧者賦牛具種子流夷自還者
千五百餘落事聞復冠帶行宣慰事如初兩守備皆罷
歸是歲萬曆庚辰也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鎮
廵劾奏請逮　詔免之姑罰木以贖獻木四十株賜飛
魚衣一表裏二運至涪州爲豪何賞所略撫臣奏飾詞
誑上奪賞賜亨辨貴奉撫臣指索于先囤絕于後廷臣
惡之請下亨御史逮問不從兩淮使者言亨所言不實
至冒稱宣慰使不敬亨憤復稱兵攻翁拔西堡人之論

解乙未亨死于囚先死孫疆臣立疆臣弟堯臣初贅於
鎭雄土知府瓏清妻者氏因立爲後改名曰瓏澄
上于所司督臣李化龍判云瓏澄之爲堯臣久矣何執
奕爲兩司委管伴若不知幾于掩耳盜鈴按臣崔景榮
云川省土官以貴州土舍繼襲殊非事體此實據也而
安楊據地世傳世婚姻嘉靖時播州宣慰楊相欲立其
寵子被逐走依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不與多關供
費銀求以地贖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瓏乾
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
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券已無存安氏計窮而地終

不肯歸後告督撫勘明亦終不歸楊自以兵取之由是
益搆隙相仇殺朝廷決計討應龍黔撫郭子章念事急
安楊必合合則決不可破以先離安氏爲上策移蜀檄
堯臣兵合疆臣同進召至省城與盟厚待之許以歸所
侵地安氏始盡力應龍厚餽堯臣立斬使餽儀歸于官
郭奬賞甚厚李總督給大紅段旗書忠清二字褒之始
有大水田之捷并燒桃溪衙之捷遂挫賊鋒方進戰奏
開　旨下有安疆臣堯臣若絕楊氏朝廷不惜土地之
語事平叙功堯臣繼襲鎭雄而地終不與蜀闘斷齕黔
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擒叛便擒叛責索印便

得印猶遲疑黔撫屢爭之未決比王總督象乾至乃勘
明與之王因此以棄地被彈撫蜀者喬璧星復奪其地
奏夢始闘會匿印事起（在永寧一則）則堯臣實爲之蜀撫責
問將用兵安氏素歸命黔撫詭陳狀云鎭雄與水西原
一家後安氏絕鎭雄瓏富來繼遂名安瓏富（蜀按臣錢桓云乚夷）
（攻並無安瓏富）鎭雄絕堯臣自水西回繼遂名瓏澄堯臣原瓏
富之後非冒姓瓏也堯臣初入鎭雄各府土官土民保
結奉蜀省院司道批允原非私相授等云黔撫郭子章
方侯代未行念邦政條例有武官無子侄及僭皆可代
且大兵後未宜輕動姑緩之文時時謂人曰黔省貧瘠

諸夷恐有它釁并以罰科恭堯臣之謀占鎮雄始終以為當兵者蜀也始終以為不當兵者黔也群議亦各有然有不然謂當兵者惡奸雄之僭竊謂不當兵者慮時勢之艱難譬之投劑然蜀治其本黔治其標甚至謂蜀用兵而終撤竟收其效黔令堯臣歸推赤心以待反開用兵之端文謂疏稱者氏禀詞不能理諭勢禁顧設疑啟堯臣徼幸之心是堯臣非真退也以退為進我非真勒歸也以歸為與衆皆和之蜀撫復奏堯臣產于黔而肆惡于蜀黔以無兵無糧會勦為辭若能勒之西歸永不再入鎮雄臣亦何難收兵堯臣竟赴黔撫之召居省

城諭備臣念手足情撥地安插其妻祿氏鎮雄人夷俗婦人不越府獨得留當立隴氏子孫黔撫奏其族甚多必須審明宗派方可申報不料小吏阿章子阿固原非隴氏親枝又非衆目公舉通同奸惡妄意畱裝以致隴氏不忿屯扎界上力拒近奉　新旨以立隴之權歸四川臣等不當干冒但本府糧馬專輸貴州是四川固不可視為度外之夷貴州亦豈忍視為鄰鄰之隔其利害切于黔而遠于蜀知府得人則黔衛可保無虞額糧可保無逋不則黔任其害匪旦夕所能瘳乞早決斷以安地方部覆隴氏自隴飛沙以來世有鎮雄之地阿章一

枝係隴氏正派當立奎自土知府隴勝既絕親弟瓚參祿墨二人泰先有子阿章入贅嫂奢氏而生隴清等以所贅之子為長枝先出之子為次枝夷風固然則阿章之與故絕隴清異母同父三司詳議足為斷案宜更名隴自得為鎮雄土知府承繼隴後阿固即阿章之子也初議何以舍章而立其子今舍固而立其父立阿章則服立阿固則不服豈非結勘未明人人生心以致異同如此乎將安疆臣已死無子堯臣代為宣慰從此不復戀鎮雄千房皆撤歸祿氏為祿墨之孫所得府中兵馬之半堯臣時時往來皆摘之而去奎徑以隴為外府也

是年五月貴州兵勦路苗山苗大破之斬四千級三十八年七月貴州巡撫胡桂芳巡按張爾基題馭苗綏邊事紅苗為害黔東尤甚先銅仁里民赴京具奏四川邑梅長官司申部皆極言苗賊稔惡荼毒督撫特陳撫銅議以杜窺竊頃者馬孔英輕舉失利已經褫革今當速為處置部條六議以上曰兵力宜增曰同事宜協曰信地宜嚴曰隣貧宜借曰公費宜增曰應援宜速增兵力者貴州總兵標下不滿三百平頭思石二守備兵各不滿百至為寡弱標兵宜增二千守備各增五百將湖廣鎮篁四川遵義各抽五百餘令設處召募足數通行三

省至相策應四十二年黔撫以敘瀘三府并鎮雄一土司烏撒東川芒部烏蒙等四土府錢糧逋欠乞改兼轄蜀撫吳用先謂紛更必至啟釁六府不隸黔而隸蜀蓋有深意黔之與蜀疆半屬之安氏若四上府隸黔彼焉啟疆何所不至昔年已見端矣舉而入黔則四府一司之土官多安氏私人適中其計而投虎口以肉也又并敘瀘兼督十羊九牧益非事體至錢糧逋欠實有由然在鎮雄烏撒等府半為安氏魚肉敘瀘則蜀之有司督之自有三尺其又何慮于是其議得止而安氏為黔附癰贅疽必潰之勢亦可槩見時黔兵雖小益其勢卒不

能自振楚蜀亦遠不及事思南民焦月瑞復來告苗劫掳之狀撫臣遂生口語又為貴陽太守錢策所抗病卒于官張佃代佃去張鶴鳴代未至巡按毛堪還自雲南奏貴州山川險遠甚于蜀道且苗狆作孽魚肉官商有且異而月不同者臣之往也清平縣城外白晝遇各夷搶劫商夫盡棄其貨血肉淋漓者十餘人擁輿泣訴各苗且揚揚嘯聚山頂自恃莫可誰何其他經過郡邑皆然稚滇兩年滇土民之受禍者不可枚舉鎮遠徐經歷之遭劫殞命元謀徐知縣之受劫去官慘毒極矣臣之歸也關堡村屯較前似為嚴緊而偶值撫按兩臣一時

並鉄各夷益無所憚下役人人自危日行僅五六十里最可駭者當午抵威清衛城門晝掩俄而報兩百戶被殺楊指揮被擒臣亦停車為之終夜不寐嗟嗟鬼方之民獨何辜人命至重動至數十命數百命甚且幾村落地方有司多匿不以報諮詢父老有謂川湖之協濟宜議者不謂水西之縱寇宜懲者水西兼併強盛縱賊劫畧收其奇贏時出緒餘餌不肖有司遂以過路官商委之縱虎深山白晝食人而已若無與焉安可養成大患不為早計哉鄙覆黔之苗夷號為鬼方種類日煩播惡日廣至于今日而慘益甚矣此非水西之故縱陰為奸

利當不至此水西之力制此諸苗易同反掌乃坐視其亂而莫之遏此其罪豈在諸苗下故為水西計非誅鋤盜賊以清地方即百口何以自解責令速擒倡亂首惡獻而正法以警將來蓋黔無民惟有各衛軍屯寨苗狆俱依菁占險各另有寨即黔民也益屬土官提調管轄絕與有司無干有司多與賊猫鼠同眠何能防其出沒從來苗狆無一人肯出見官府者錢糧拖欠亦付之無可奈何間有客民投入盡川湖廣亡命之徒為之主謀有甚于賊黔中既貧所仰蜀楚餉又多逋負兵愈弱愈不能制苗狆死命一味以撫支吾朝賞而夕殺人為常

官其地者日延十日歷轉事故去卽爲幸誰能收拾撫
之害黔又異然黔川湖皆與苗相錯馴暴緩急不同自
清平而上接滇界種類如犵狫青苗白苗木龍蔡家子
之類甚多俱不爲盜往來剽掠爲偏鎭肘腋之患者黑
苗卽紅苗十分之一楊應龍餘黨攻奪各司土官而據其地故名客山苗實黑苗也出入無
時爲辰沅門庭之患者鎭筸苗也在黑苗則貴患急而
湖緩在鎭筸苗則湖患急而貴緩川不與焉盤據聯絡
穿三省藩籬者紅苗也屬湖廣者十七屬四川者十二
屬貴州者十一爲患于思銅辰沅酉陽等處二百餘年
江苗在黔楚間兩無所屬爲患于鎭遠施秉清浪偏橋

與隆石阡等處五十餘年狆苗係廣西流來猺獞種生
苗獨多據黔腹心殆遍無一非賊劫殺皆以報仇爲名
黔自平播之後用兵狆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
王山波羅清水等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
悵者貢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四十二年五
月撫臣胡桂芳殁後至四十三年二月殺指揮楊可久
守戶劉應武把總徐伯勝尤致雲王瑞等綁縛貴定縣
典史沈懋教百戶陳明餘焚燒慘毒不可勝討高家堡
去會城僅四十里城逕峻而人精悍男婦可九百人近
地諸堡倚以爲重賊深惡之當晚陽時火攻三燬而四

統之其人盡炙爲鹽腊其屋盡化爲烟塵四月鶴鳴屢
任見地方殘破決計大勦勦後行撫撫而再動者方行
雕勦請于 朝得馬價銀六萬兩以其間平三山賊斬
賊首之殺楊指揮曰阿回者其餘藏獲甚衆紅苗虜平
茶司土官之母掘石耶司故土官之屍二司隸蜀而遠
貴州兼制而近移文求給火藥火器請官兵協力夾勦
給與之且激賞土司先進酉陽司爲盟主會兵一萬餘
刻期並發一由脫生一由兒放一由平南一由允江石
耶司兵一由播州邑梅平茶二司兵一由水道共六路
于八月初八日進勦移會總鎭鄧鍾檄行銅仁哨官兵

併力沓川湖二撫勦兵境上防奔逸初八至十六日酉
陽石耶兵攻剋地演平地等七寨破苗王石老耳石七
斤等巢擒斬數多賊勢幾平乃石七斤等竄擇各路軍
兵遠札糾集湖苗馬步數千獨衝崖門一路兵寡難敵
酉邪之兵大潰各司因而盡奔苗卽尾攻劫沓播中寨
二處燒掠房倉甚衆安堯臣亦縱賊出掠各土司效尤
皆責堯臣擒解或應或否應者執遠夷充數受賞而去
一切大猾盡皆藏匿毆魚毆獸安氏愈强而狡謀愈不
可測堯臣尋死子位尚幼妻安祉輝攝事賊首班鵬龍
糾衆千餘焚殺茨堡等處進圍平壩甚急六衛爲之震

勳平壩衛掌印指揮黃運清于八月十三日半夜深入
賊巢擒獲勝龍正法餘黨復嘯聚為亂威清參政楊松
年撫捕都司李上林并黃運清各率所部聞八月十三
日出師至後寨遇賊十四日齊進攻克團坡岡苗二寨
十七日運清自督部下攻破牛丫麥六二工寨凡連破十
餘寨斬百餘級生擒三十人九月間復出征漢土官兵
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名內除安兵蒙兵張鶴沖土官
共七千三百五十名自裹行糧外一萬二百四十九員
名共日支京餉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二分七釐蒙昌蒙
丘有大賊巢十月分四枝進勦總兵陳寅自壩陽由羅

男進李上林由改窯進旗鼓官劉范积督安兵由擺張
進黃運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瑄督蒙兵由翁貢進甕
安知縣袁大化督五司等兵由鼠場關進二十五日齊
到蒙昌割營分攻着囤丘花鴨孔擺革等十數寨斬十
百三十六級又宗角生烈翁忙者貢一帶大賊巢陳副
總督蒙兵由天台進李都司黃運清等兵及五司兵由
焦山進攻宗角生烈十一日進攻翁忙者貢陳副總兵
黃運清等兵札火雷安蒙兵扎陽城囤下李都司五司
兵扎者貢分攻囤箐婆把大山谷精谷隆　馬打狠羊
容銅筭等數十寨擒斬一百六十六級又於是月二十

五日起至十一月初六日共擒斬一百八十三級通查
翁忙者貢在賊地為心腹今已列營其中定廣壩陽之
間一帶賊巢多所損傷獨大箐囤及勁險寨尚未盡下
蘆山木瓜大華麻嚮四司尚多賊衆程番等十二司尚
未滌盪為力尤難撫臣又因賊北走洪邊復委思仁道
按察使黃文炳監軍分兵進勦南北夾攻克巖孔穿等
洞後山深飛熊飛塵壘祿滚等塘長冲杉木土那賽老
虎𤢖潭雞董紀雞腳等囤擒大賊首八十五人威清二
十九層巖賊首蒲三等三千餘人任大山保箐搭蓋茅
寨千餘間攻城長梯百十架打殘堡寨四十餘處夜入

箐藏日出劫擄分守安平參政謝存仁僉事楊松年都
司李上林等兵十二月初十直清大山箐口燒寨入箐
盡燬其房斬首五十級而自六月後所在報功又數百
十級蓋分兵出不意累有斬獲餘賊皆堅壘自固時出
攻剽急則走險我亦卒未能乘而更有旁撓卒未能展
者黔本兼制湖北川東東則重夔二府烏撒鎮雄東川
烏蒙四土府酉陽平邑等土司湖北則辰常靖三府郴
麻陽鎮簞九永各守備辰常沅州九溪永寧施州六衛
并攸轄平谿清浪偏橋鎮遠四衛永順保靖二宣慰司
施南散毛忠建容美等宣撫司簞子坪五寨長官司湖

南所轄長沙二府湖北川東兵備守巡府縣官員及新設平越府黃平州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四縣遵義新府衛所川東在上勢本易及蜀亦以遠恃黔彈壓每事不甚介意湖北在下地廣而雜文武皆以楚兩院為重視黔如贅疣然黔撫氣高事皆專決凡號令湖北叅備無一應又永寧保靖二土司抗違縱苗楚常責備亦若不聞甚忿之奏請大征

四十四年楚按臣彭宗孟頗駁其說且言大征宜審輕舉非宜湖北按察使蔡復一有才情考卓異初見業已相失後文移提衝及叅將存設每每牴牾黔撫發憤叅

其推阻馮陵去之楚撫臣梁以孟與按臣頗駁且加抑揄互議疏並四上而湖北請屬東益偃蹇不用命餉竭兵不能出小有斬馘不足報功先與按臣毛一鷺不協凡事掣肘頗亦束手苗亦揚息不敢大出為患姑與相持者歲餘

四十五年新按臣楊鶴核功以多殺為戒疏臣奉命入黔急勸進勦夷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寇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土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捉衿見肘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總在無餉有餉則權在我伸縮自如無餉則權在賊兵散勦固不能撫而愈恣乞發二萬金為固守之需二萬金為善後之用然此特就省上下狆賊言之耳其他無日不報劫掠客山兩江之苗見圍施溱處處告急雖不能一舉振槁亦欲以狩銷萌至于紅苗綿連三省尤未敢輕動由此言之雖發帑金四萬百孔千

瘡不知從何補濟況能為無米炊乎撫臣亦言川湖二省額納貴州歷年協濟糧銀共拖欠二十萬八千兩米一十九萬四千二百石乞即追補部議四川借動三萬兩湖廣五萬兩速解接濟已得　旨矣湖廣撫按以叅蔡復一故具疏支吾復言所欠之數必應解黔所奉之旨必難反汗無候再替催起解錢糧必由撫臣藩司例不肯專竭撫新補饒景暉尚未至湖撫新故未推黔兵二萬七千逼在賊巢乞徑自藩司解發楚按臣又以為嫌然勢固不得不與也蜀餉先至又得滇餉一萬五千軍氣稍揚貴陽省城四面與定番廣順威清平壩陽洪

邊十二馬頭狆賊猖獗根本之地幾于動搖都勻麻哈
平定高塞等賊去省東五百餘里截餉殺官道路阻塞
賊首無慮百十人皆積惡元兇久叛負固我未能察彼
之情形而彼一一知我之虛實撲于此則聚于彼搜于
東則匿于西始如黠鼠故作死形漸如瘈狗到處狂噬
用力既難久持非計初議進勦止于定番廣順賊勢散
漫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而定廣邊
掃甚難洪邊之役始而勦終而撫業已底定廣順之賊
最先用兵亦漸安插獨定番強寇俱聚撈平奎方求撫
即又殺人難以解散撫臣經畧洪邊仍親出定番相機

調度一鼓下之先後斬六千餘級撫歸農者萬餘人賊
狡甚常視勦為虛聲以撫為定局欲盡勦則十年二十
年終于不盡不得不參用撫欲撫可呼吸散然轉盼間
仍復作賊故又不得不仍主于勦此地此苗與此兵要
之相為終始者幸賊貪而相殘狠而相夷漸次芟除首
惡如蒲三王三等俱已擒獲狠倮擾安南安籠二所安
南近在腹中普安州土官隆文治所轄猶可節制安籠
去安南又深入程狠倮相鄰在不黔不粵之間屢以田
土占殺本所土官岑洪父子相繼被害方在酌議撫勦
而兩江惡苗界在黔川楚之交去省正北七百餘里為
施秉縣鎮遠偏橋清浪平溪四衛之地施秉屬黔四衛
綏其尾本屬楚後以皮林之勦改屬黔苗叛二十餘年
久當會勦而道將又皆楚屬議論參差未果近攻施秉
發兵五百餘名防守卒不能卻日來告急各處土堡無
不屠殺而糧餉不給兵難復進再上疏請三省合兵大
勦先遣都司馬如錦兵七百往救屢戰互有殺傷楚撫
臣宗孟奏惡苗因馬都司督兵進縣以為勦處大肆猖
獗圍城殺傷官兵已募一千往援互相策應至于大勦
未經會議未奉 俞旨嘗試召釁致悞疆塲必有任其
責者楚不受也然黔撫徐發已至新推楚撫徐兆魁未

得 旨宗孟復言征討大事即撫臣至治兼簡關非數
月不集今突然隔省調發無論 明旨有違抑且事勢
無及邊計安危關係不小在黔視楚可倮楚可自倮委
民于塗炭乎再添募兵一千既無旨會議之明 旨又
可壯鄰國之聲援力固止此別必不敢附和也黔既牽
于江苗大軍征狆苗者不可分烏蒙亦時有殺掠因疏
言烏撒隸蜀遠宜改隸黔并帶及開鉛廠充餉一事而
畢節烏撒軍民即乘機入奏專請開廠蓋撫按意在控
制不在于鉛此輩意在鉛取利為久計且欲通賊聚而
為難竟得駁止

四十六年施秉圍尚未解庶攻破總場韋利巴鬪巴鬪
居兩江要隘爲施秉四衛咽喉亟發兵七百餘名調撥
兵共一千餘名防守苗又聚千餘埋伏截劫日甚各兵
無糧難以輕往石阡司安宜尉土兵并威清募兵盡散
歸農不得已又委原任副總兵陳寅督奇兵營把總官
兵并未散募兵共一千六百八十八名發駐鎮遠凡五
千一百四十七名寅到後兩江苗在四山相持兢見施
秉鎮遠兵多又出清浪劫殺楚兵環列以兩院未調爲
辭無片甲來助黔撫疏楚按臣謂新撫臣未下會議未
行待其至而議定具聞過之非晚苗圍施秉如在水火

屢遣兵防守楚何能知待其議定索府縣四衛于枯魚
之肆矣平日鎮遠安危緩急楚視之若秦越人肥瘠黔
萬不得已權其急圖之乃攘袂而起以爲桃哭黔之黎
庶何不幸而隣于楚乎臣方剖明宗孟又謂于　明旨
有違以臘場兒戲夫有事用兵悉聽策應奉　旨久矣
宗孟何嫉妬也且勦計兩江何至于糜不貲之金錢戕
兩省之民命乎又何詩張也宗孟自謂去楚黔中或釋
其仇楚之心此言待臣良薄自待亦殊欠厚臣黍蘗復
古爲朝廷憲典邊圉重猜宗孟護庇不已鬱爲忿恨忿
恨不已結爲冤仇屬宮望風迎諛瑣碎不可多狀之事

日與黔爲難臣但據理據法應之所茹無名之苦多矣
安敢瑣瑣盡瀆于　皇上之前宗孟又云黔方委楚于
苗吻　皇上又置楚于度外乃此方劫數所值臣未動
楚一糸一錢未用楚一民一卒何遽至此豈不可笑甚
耶而苗間遣頭目求撫撫臣本意招降三年來不啻諄
諄數十次知府周世臣亦親撫數次陽聽陰出劫殺益
兩江生苗無所管轄從來兇逆如此又江有大小之分
既兵集遣人撫之大江巳聽撫不動小江苗不過二千
報有七千行馬如錦查明言小江苗能塘等寨約千餘
人大江涼傘等處陰來助戰者亦約有千五百人下九

股平背平愁等寨龍家苗童家苗噲家苗約三千餘人
横坡平甲苗七八百人小江兇逆大江同類助逆從來
爲患彼皆生苗無足怪者下九股苗即臻洞司所轄與
横坡苗皆鎮衛屬苗亦廿與兩江表裏而九股尤多九
股上至都勻下至施秉近都勻者名上九股近施秉者
名下九股不知幾萬人多耕種不出行劫楊應龍當日
多藉此中人作殺手倚傍兩江者間出應之所以急急
當撫因横坡係兩江下流要路恐苗逆入雜夷心不可
測撫亦未必定然不得不先事而討于是黔撫奏九股
楚苗與横坡楚苗俱出助逆兩江生苗不過彈丸之地

勦之不難無奈梗者衆且不肯盡力隳壞十事楚按
臣疏辨謂挑難日深不可解者亦十事兵部兩解勸和
東為地方討御史徐卿伯奏臣以黔人言黔事其情形
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而又有倡為苗可撫而不
勦之說者臣請悉之計苗之倡亂至於今當其初起必
擒必誅豈遽不可嚮邇而今日獲一盜賞之酒肉明日
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誓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
撫自愚今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不
能撫者遺之張佃張佃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
鳴盡翻前局始為之湯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眷往事

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寬者歸咎于
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劫詔使警代巡戕職官戈擠道臣
之輿亦創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遭層而手被
刖也是亦輜重阿堵為之媒而豈馬戶店戶發之蹤乎
又如昔之剽舞嬰兒刃剖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
土官堡一劫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
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為祟乎其可詫
者尤在青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局
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
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

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
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劫彼李
一鳴吳江龍馬如鏘牛可耕諸人皆提一旅之師建專
閫之節者而束手坐嘯不能制賊死命而以責之於無
兵無餉之府縣談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十所
每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
節皆賊可出沒之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
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
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敵臺欲
何為異時黔立有背手稍可以拖賊而為賊眼中之丁

者必去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抑且通賊
又安能保臺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　先以黔功普加
內外諸臣官賞甚厚然紅苗終不可制黔撫委之無可
奈何凡三年境內苗伏不敢動因奏狆賊蕩平報捷錢
擾銷算當明解到十萬五千兩之數所存僅三千有奇
今定廣洪邊雖平兩地周圍二千餘里一隅稍安而善
後尤須多費况今又有下衛刀吟高寨平定天成叛逆
兩江惡苗又來攻圍施秉上衛安籠不時告徽毛口六
堡不時劫擄尤須次第舉動并可草草結局以貽日後
之憂所募官兵或住定廣控禦且圖修築或調發入營

時出哨與賊相持見在用命勢難盡撤所需糧餉全望
各省奉　旨未解餉銀不啻燃眉之急各省餉目下解
到收功甚易如其不繼則前功盡棄臣甘償事之罪其
亦無益于國事明矣又言紅苗事諱之舌敝頴禿不但
竟成築舍抑且屢致反唇當三緘不敢復言矣然事係
疆場黔當剝膚又不容已于言者自本年三省惡苗入
犯凡四十八旗行查各苗何省何寨由某路出劫由某
路回巢何土司管束如地㴠地陀等苗凡四十四寨係
四川酉陽宣撫司石耶邑梅二長官司所轄沙苗頭龍
等苗凡九十八寨係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及鎮溪

所土千戶段惟漢等所轄地甯頭尤等苗凡二十三寨
係貴州之苗其出入之地之時與殺擄之數皆有可據
慘害黔獨當之積困之黔久爲隣壑今當大壞極敝之
秋欲爲改絃易轍之計必仰藉　天威嚴勅川湖二省
撫按藩臬諸臣各照所屬要隘委官設兵嚴加防守凡
遇苗出劫即查何省所轄如湖廣即責湖北道嚴行永
順保靖二宣慰及防守員役切責勒限擒緝追賠在四
川者如之在貴州則當自治即或用撫三省各照寨分
委官撫處務期歛跡均得寧謐毋縱彼順此逆以釀禍
端夫事須畫一謀貴萬全不幸與蛇虺爲鄰如用防也

各照隘路設兵守禦不許藉口分疆推諉亦不許苟希
本省無事遺害別省用勦也各照苗寨多寡計出兵餉
分之各界一齊進攻如毫然之勢庶苗害可寧而黔不
至獨受禍矣益隱然有設總督之意落落難合不可行
也七月再出兵洪廣平定以上悉已受削勺哈以下亦
旣大加焚除清平長田及新添龍里附逆諸巢求撫再
得十日糧可破奈糧竭不可盡取不得不聽其撫旣撫
復乘我退戍心漸弛劫掠復行往往突出爲害而鶴鳴
亦以久勞報陞兵部侍郎矣此時尚未移鎮夷人憚其
威名猶有顧忌不敢盡肆再奏黔地環處九夷從來慣

習劫殺雖醜類故態然不有漢奸挑激勢豪窩縱其禍
亦不至慘如今日者蓋勢豪奸民營築私莊招集廝勇
狆賊盤據于中陽爲耕作分其花粒陰縱剽掠受其賍
私及官兵隨跡追逐至彼莊外莊主挺身庇護比獲賍
告理莊主恃勢倚財百計賄緣有司曲狥體面眞賊盡
皆漏網于日又請旗號于衆遊索禁約于操捕甚有違
法之尤自置黃榜大書良民二字揷于莊外官兵至彼
畏禍禁足不敢入寨一切慣賊盡匿于中大征有卧賊
携家財妻女竄入巖城中投莊主之家兵息任其漁奪
效尤成風黔民瀉析黔地蕭條而于此輩終莫敢誰何

亦嘗核實被碎私莊數處賊或獲武逆莊主反赴京控
奏當事者仍以原奏送黔正法此又撫臣任怨取憎之
一端也八月峒兵徵至偏橋缺糧大噪　詔軍士鼓譟
苗衆劫擄大爲地方之害張鶴鳴着用心撫處毋得推
辭楚蜀餉銀作速解發不許稽遲誤事再按差朝命難
得貴州如之秋試入主監臨并覲察疏黜直臣高桂人
不謂然十二月李檣撫貴州其年大旱米貴死亡幾半
火延燒七八千家請賑不報
四十七年水藺之爭起黔之水西蜀之藺酋分壤相接
水強而藺弱輒欲吞藺廣其地蓋自安國亨謀烏迷安

疆臣覩播州安堯臣據鎮雄欲東西襲封已更數輩此
二十年前後兩省撫按司道勘處載之奏牘文案班班
可考而蜀酋實未嘗一日窺黔此其大較也會奢世統
世續構難堯臣擁阿利爭襲以收漁人之利又取隴氏
爲妾即今奢社輝見機有可乘故恃其兵力名爲助奢
而實欲自取賴蜀黔撫按請勘擇襲奢崇明奉有　明
旨可阻越志而崇明子奢寅善用鐵鞭魚肉百姓殺劉
謙祖父孫一十八人毆傷署永赤廳事貴陽府推官張
崇慶將趙舉人弟趙三鞭死黔兵數千欲殺雷安民傳
訓百姓紛紛奔避又劫殺宗目妻隴氏逐奢崇德奢崇

儉等奪地百里劫其民數百家安民訓赴永西訴獻訴
業社輝大喜命目把把弄撥置倡言沙桶洶載是奢酋
正枝當爲更立即用安民訓爲嚮導分七路兵深入蹂
躪四十日焚殺甚慘黔撫初亦謂非後盡變其詞反歸
咎崇明挑釁蜀撫按爭之謂崇明居宅被焚逃死無所
而安酋崇居密嘩安邦彥王加猷李希堯時在黔省彙
門聽事承寧一塊舊土奢獨不可居乎事乃得解而養
虎貽害蜀實自貽之矣三月鶴鳴與檣交代未幾爲蜀
人給事中韋蕃所論疏辨全黔之苗約二十餘萬而紅
苗兩江不與焉勦一寨誅其渠魁即撫一寨之衆招降

入籍男婦共四萬八千七百三十人餘皆從寨中投狀
自言從來未嘗劫掠求免允之功級九千八百餘誅賊
首四百餘名費止十三萬兩有奇遠近肅清安于屯種
臣何負于蜀哉蓋鶴鳴用兵川人大不喜故主事熊文
燦司丞劉時俊與蕃等群起攻之而雲貴素受苗禍以
爲能除害洩忿傳宗龍一疏稱之不容口亦各從所見
當折衷者　四十八年鶴鳴轉右都總陝西三邊
天啟元年遼東之變朝廷徵水西兵一萬巡按沈珣極
言不襲者五謂行糧衣甲之費非七八萬金不可黔安
所取足設欲別處幾何時而到到矣不知幾何時而得

行矣不知幾何時而抵遼水西勝兵不過二千人矣不肯輕發將夷民逐戶僉定但圖充數責富差貧妄訐勇怯不便者一南中炎徼遼東朔漠指之時其人亦無禦寒之具隆冬亦嘗露體遼左早寒春月必須重裘夷人一遇朔風便欲僵仆不便者二永西故分三水凡征調中水下水一月遞代故任關責者但稽其實數不能得其姓名今驅之萬里能依輪番之舊否當輪便走不便者三夷性獷野不識紀綱所畏惟一宣慰社輝一少婦抱五歲兒決難親行必領以頭目頭目與兵名分相去無幾安能約束縱有將官統領夷漢不相習僨塞迍邅

急則他上又安能制不便者四楚地去京稍近前年永保援兵四千到關僅七百餘人行糧猶如飄海此五千三百人者大半為盜不能禦寇而為寇何況于黔不便者五至沿途搶掠作亂意外之變又不可言盡臣因是且有進焉夫今天下非前于祖宗之時也一隅蠢蠢何至遂騷動中原甚至于原之不足而借力于萬里外鬼方靡莫之鄉臣竊惑之揆厥所由緣我　皇上沉沉深處重關又以居積之癖舉天壤間有用金錢盡擲而空投之于何之整遂至以全盛之寰區弄成于羅擁幾疾之世昨一遇事變舉朝倉皇為此無可奈何之策亦可慨矣以臣計之　皇上一朝悔悟因宇內之富貌皆必有孫吳士必多貢青東■小醜制挺可撻而紛紛引犬羊以入戶內何為遼陽屠殺之後臣固不敢謂零星殘卒遂足以禦■亦不敢謂經臣所請幾萬之數可以少減但計中原尚自有人宗澤一出若巨盜王善擁眾七十萬人楊進等三十餘萬人澤意氣一鼓盡收為臣用汴梁如此何況燕趙若以迢遞萬里調用土兵之費擇一有智識有膽力文臣主張其事假以便宜無拘以文法如九萬雄獅自可立致況生長其地可以久處詎有千古中華之地反出獷鬼下耶昔諸葛亮街亭之敗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不及破賊乃為賊破此病不在兵少也今欲破賊在簡卒若眾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兵多何益斯言也或亦可助今日朝議之萬一乎

延綏[illegible]四川調永寧石砫酉陽三土司兵共若萬坐名調大小將官陳策一十二員各馳赴遼陽聽經略分布戰守蜀兵屢調以為常永寧奢崇明報挑精兵五千有奇戰馬八百四十五匹親兵六百餘名守營猛虎三隻親督赴遼效力石砫宣撫司女官秦氏應募土舍馬祥麟報稱臣等屢奉調遣自將前驅探穴刺虎首于

請將■酋犯順撫練總假令奉坐謂節以選就三千五百人候發酉陽宣撫司報如之凡千五百人立司領行糧即發惟崇明請糧而不領亦會巡撫饒景輝被論求歸久之姑允新撫徐可求至九月變作明年二月水西亦反初巡按楊鶴疏黔之土司惟水西安氏為大昔年征播議者皆謂陽順陰逆實有反心廟堂之上夙聞跋扈之名恐其難制而要以穴中之鼠無能為也請給臣勅專治土司臣謂古之治夷狄治之以不治今當治之以必治蓋古之夷狄介在荒服其作臣作叛不治則門庭之寇也今之夷狄服屬郡縣其跳梁反覆不治則腹心之疾也治之以必治者非激之叛也小過必懲小犯勿赦小懲大戒小人之福若至大而後收拾之晚矣何也法不必行則損威法必行則生變故當防之于微而杜其漸臣請　勅控制意正在此然可言不可行也李橒至貴州苗縱橫不可制屢戰後兵疲弱不可用安氏之政在下不在上頭目皆狡詐不可信凡官府初任衙中供帳皆安氏率衆土司所辦副使邵夢弼至其鄉親先火衙盡攫以去邵纔入見無有恚甚安位在城外置之補辦頭目大呼擁去傾刻而散此金盆之說所由起橒旋亦請告推王三善代奢久蓄異志蜀人共知之惟

以水西為難尚未敢動蜀制府助吝稽水西于是二司復合而其省縉紳切齒巢穴懼禍不利不與酬往且有因而取利者奢氏既反尚寶司丞劉時俊循明其不然且潛入成都欲假巡撫重銜往撫巡按薛敷政信之命三司官往數請左布政朱燮元以為不可力任戰守事賊至城下攻勿能克將水西方觀變安崇尊聽成都信息橒候代未行勒兵好語慰之亦佯應願效力不知安邦彥已狎視黔在掌握中矣明年邦彥反橒與按臣史永安御之巡城苗猓羅拜夢弼守東門數為苗所詈發宮聚兵破門取而鐍之一夕大譟將躍而入自縊死朝廷驗實僅以病聞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十終

靳史三十卷

〔明〕查應光輯

明天啓刻本

新史序
嘗欲曠覽談綜之士
縱披羨宛披剔錦
環宇精闕庬誇為資
談玩之不以蠹魚故紙
為其慎之所嗜猶夫習
領其踞攢眉結眠無首
世務而好之不置蓋逸
韻雖羈披灑其英爽
之概耳余僅寡滄

通拈類易馬能談謂
追天步總執曠觀第
比養在山間門無撤
跡雲烟空家之色依
約庭抬時興因方徒
新史序　八
膝椒手一編縱情揭於
每見古人因事達衷
迎機寄諷或送折而激
或諧通隱或旌或摩情
寫悔或釋誼解紛筆

不謹謹娛神纔六修
捷窮手矣釋不窮繁
芳花生口吻餅茶墮媚
快與肝脾把詠旁皇
隨行登錄歲久積為

斯帙親友傳抹勝集羣
以佐觴每閱頁章不
覺歸寧心寤則時絕倒
矣或者謂許撥韓雖
勤未閱典要於湛會

八音迷其韶濩凌遲
丹影豪石膏燕不武
玉卮之無當手亂余以人士
研精國史類窮典文
是矣莊之間鄙國襲

章名賢瑰琬採龢古
或當意體巖高瀾畏
校節以放神情纖柔
捲抑未彰心術精微
詎能畢顯權秦之別

錄則斯人生平紀類
跡在長貢之動因偶露
其真寫照傳神實在
乎此論之甚所不逮也
至凡諸子史下及稗史
不將廟堂山澤名流所
闡揚釋稱有資辭特
趣咸加採摭英華
美致中語用備延英碩
同寶室遺忘志期以異

日議之暇次中前筆法
曾猶自詫雕腹易吾敢
云態踏獨美世有覃思
該博淹徹子車厥飫才
夫以探奧把山腹海錯披
啖色韻是我子期信徒
謂花樹留賓謀錄驊騮
相將樹掌僅以消松老
日新耳則大曾論半
刀衛風善禮何以播

諸汗簡頂戴藝林不辭

罪我請以兩絕為解

嘲

旨

天啓乙丑仲夏浣望

斤十七字

摩詰居士唐居久識

蘄史凡例

一編輯彙書。必分門別類。便閲者參稽。茲集事詞既
一難以品分。故不論人物妍蚩。情事淑慝。爲後先。
惟以時代相次。

一採取群書。自歴朝正史。及諸子文集外。下逮稗官
野記。有单辭特趣。堪雋永者。不論口自何人。統皆
登録。蓋斯原屬雜組。非以瑣琬相繩。識者辨之。

一前賢嘉言懿行。世傳編集。已見充棟。茲不復贅。惟
掇取其餘姿逸韻。用爲幽閒鼓吹。世有峨冠矩步。
作大頭巾語。謂爲違經導詭。則請以度闍寘之可
矣

一史傳所載。貞邪行事。僅舉大綱。然其人或生平芳
躅。而偶露遺訾。或終始穢迹。而一節可取。備爲載
之。考古論世者。不爲無補。

一世所集諸史等書。務在解頤捬掌。事無根據。詞不
雅馴。斯編非出於名賢手筆。悉擯不取。以故該載
詳洽。文藻燗然。博雅者藉以錯綜。操觚者掇其金
粉。是在同調者賞之耳。

一諸書節其事類相合。方著於編。非屬全文。恐初登
藝苑者。未辨來源。故於每條之下。註出其書。以便
參閲。

一昭代群書。凡有語言關涉綱常大政。悉寘不採。蓋
是役原供幽人逸士。揮灑烟霞歲月。不及囂紛。故
廟堂掌故。俱非斯集本意。

一是集廣搜史牒。傳採遺編。頗爲詳盡。第慮中或屬
耳目常見。人所厭聞。不妨棄寘。博賞名流。毋以遺
珠見哂。

蘄史凡例終

蘄史目錄

蘄史目錄終

蘄史所採書目

左傳　晏子
戰國策　新序
史記　說苑
列子　晉史乘
莊子　韓非子
韓詩外傳　孔叢子
呂氏春秋　於陵子
前漢書　桓譚新論
洞冥記　賈傳新書
幽冥錄　野客叢談
西京雜記　拾遺記
劉子　獨異記
趙后外傳　九州春秋
風俗通　何氏語林
後列女傳　論衡
卞子　漢官儀
後漢書　世說新語

華陽國志　魏略
邯鄲氏笑林　三十國春秋
小名錄　魏志
晉書　吳書
符子　賈充別傳
蜀志　晉中州記
青田志　幼童傳
南史　十六國春秋
北史　隺林玉露
宋史　載記
齊史　續世說
酉陽雜俎　洛陽伽藍記
三國典略　南齊談藪
顏氏家訓　賢奕編
隋史　古今說海
啟顏錄　文苑英華
隋唐嘉話　高僧傳
芝田錄　朝野僉載

舊唐書　唐語林
群居解頤　新唐書
松窗雜記　大唐新語
明皇雜錄　景龍文館記
避暑漫抄　本事記
樂府廣題　白孔六帖
浮休子　天寶遺事
易齋笑林　唐溪詩話
御史臺記　開元傳信記

三

唐會要　王文正公遺事
羯鼓錄　退朝錄
渚宮舊事　侍兒小名錄
逸民錄　珊瑚詩話
談賓錄　乾䐑子
鉄圍山叢談　玉泉子
青箱雜記　尚書故實
過庭錄　南部新書
桂苑談叢　廣陵妖亂志

國史補　異聞總錄
本事詩　五代史
談苑　晋公談錄
善謔集　聞見錄
賈氏談錄　薛史
南楚新聞　默記
青泥蓮花記　三楚新錄
虞初志　襄陽記
柳氏舊聞　盧氏雜記

四

合壁事類　摭言
雲溪友議　汝南先賢傳
因話錄　嘉話錄
比夢瑣言　侯鯖錄
幽閒鼓吹　才鬼記
龍髓記　資暇錄
樂善錄　幽怪錄
南唐史　後山談叢
南唐近事　國老談苑

江鄰幾雜志　東軒筆記
畫墁錄　石林燕語
夢溪筆談　宋書
江南別錄　該聞錄
泙南野錄　冷齋夜話
歸田錄　行營雜錄
蘇子瞻集　曹溪筆談
百川學海　王介甫集
佔俾　古今詩話
螢雪叢談　石林中詩話
瑣綴錄　聞見雜錄
泊宅編　嬾真子
墨客揮犀　談淵
玉照新志　貢父詩話
資治通鑑　桐陰舊話
桯史　避暑錄話
金玉詩話　儒林公議
東坡志林　六一詩話

道山清話　塵史
烏臺詩集　老學菴筆記
捫掌錄　澠水燕談
明道雜志　龍川別志
蒙齋筆談　孫公談圃
高齋漫錄　墨莊漫錄
東萊詩話　清波雜志
燕石齋補　可談
長公外紀　王直方詩話
續前定錄　北窻炙輠
詩林廣記　艾子
清夜錄　聞燕常談
蘓苑卮言　彥周詩話
避戎夜話　温公詩話
王氏揮麈錄　竹坡詩話
養痾漫筆　江行雜錄
白獺髓　朝野遺記
山房隨筆　紫微雜記

古杭雜記　錢氏私記
稗史　癸辛雜識
艷異編　三朝野史
夷堅志　席上腐談
談資　夷堅續志
朱子綱目　夷堅支志
封氏見聞　金樓子
丹鉛總錄　東谷所見
松漠記聞　隨隱漫錄

所之　書目　七

白雲詩議　南村輟耕錄
三朝國史　元史
遼史　皇明世說
金史　野記
焦氏類林　金臺紀聞
雲林遺事　剪勝野聞
碧湖雜記　聲儁
樂郊私語　天順日錄
西樵野記　立齋錄

水東日記　書蕉
閒中今古　病逸漫記
皇明紀畧　譚史
復齋日記　客座新聞
瑯琊漫抄　東園友聞
菽園雜記　四部稿
續藏書　緑雲亭雜記
見聞錄　駒陰冗記
甲乙剩言　華萱記聞

書目

紀異錄　皇明通記
弇州別集　[illegible]隨筆
治世餘聞　涔宦紀聞
蘇談　閒窓括異
山堂外紀　銷夏
商芝小說　近峰聞畧
稽神錄　志恠錄
李氏焚書　閩川多士錄
避寒　硯箋

玉堂閒話　珍珠船

孤樹裒談　詩話類編

浙史所採書目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三代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新序

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于務光以掩過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恥之因自投於河 韓非子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韓非子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于胸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

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說苑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于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說苑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譴之曰汝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譴之果然乃誅之 晉史乘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列子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 新序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肢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

色曰善說苑

魯侯睹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符子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新序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于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韓詩外傳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闒然投鐮于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韓詩外傳

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左傳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

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左傳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呂氏春秋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之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韓非子

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戰國策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韓非子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凉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列子

邾人莒人伐鄅臧紇救鄅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
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
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左傳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
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
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

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孔叢子

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薳啟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左傳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
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
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
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
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
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
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
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左傳

陳惠侯起陵陽臺未終刑者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
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觀焉曰美哉斯臺
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陳侯默然乃赦執吏
白孔六帖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

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旣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
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
許 左傳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
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
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
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于
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

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
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
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韓詩外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於朝嘗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左傳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
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 左傳

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于諸侯焉用
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
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

王使速殺之 左傳

景公飲酒移于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
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
馬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
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
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說苑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說苑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之佯問者亦佯對晏子春秋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麁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致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說苑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

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晏子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

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韓非子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公湎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與。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

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晏子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呉、呉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呉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説苑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

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内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説苑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

吾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
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
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
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
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
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
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晏子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
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
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然吾欲祠河
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
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
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 晏子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
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
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遊悲孔與據皆從寡人
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
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
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
竊笑也 晏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
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
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
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新序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于君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說苑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非貧也符子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于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韓非子

昭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韓非子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說苑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

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
光葬之于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
天下久聞也。優孟傳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
傳而從至望邑曰子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
有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從之人以爲蛇之
行者耳必有殺子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
爲神君也乃相銜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
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

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
逆旅逆旅之君遂待之甚厚因獻酒肉。韓子
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
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
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
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
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
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
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

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
夫賢人者如此乎 韓詩外傳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愼無失吾言使者受
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
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 韓詩外傳
齊宣王時有人死而生能言陰府閒言乃云方在陰
府時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因
問曰何人曰魯正卿季氏也其貴人再三不服閻王

曰某年齊人侵境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
敵必無功汝愎而不從是以齊兵衆萬人皆死又某
年某日饑汝蔽君之聰明而不言遂不發廩因此死
數萬人皆汝之罪也貴人叩頭乃服王曰可付阿鼻
獄艾子聞之嘆息不已門人問曰先生與季氏有舊
耶何歎也艾子曰我非歎季氏也蓋歎閻羅王也門
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得獄空耶。譚史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

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戰國策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貲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戰國策

齊田文嬰賤妾子也以五月五日生嬰教令勿舉之後母私擧文長成因兄弟以見嬰嬰怒文啓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爲孟嘗君 史記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深起連即且經太行接轘轅下武關逶迤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豈不大利耶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征戍侵虞之患可以永逸矣聞吾下令孰不欣躍而來耶艾子對曰今旦大雪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之問其故答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在何人也 譚史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弓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 呂氏春秋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于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于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

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韓非子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盻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韓非子

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飮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議王以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楚王曰善有信士若此厚賜之倍鵠在也 史記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飮幾何對曰臣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飮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飮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飮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飮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飮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飮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 淳于髡傳

新史卷一終

新史卷二

海陽香應光賓王父輯

三代 附秦

淳于髡至隣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直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隣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隣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嘑髡知士識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桓譚新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所未聞者獨鬼事耳代曰臣固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岍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岍之土也土則復西岍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以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辟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新序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琊王與太后奔於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于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塚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

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桁矣
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
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絫
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
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傳新書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說苑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
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
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
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
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
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
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
王嘿然無以應 說苑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
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
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

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列子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莊子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萬里釣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鰲吾所未見也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於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鵬者羣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捕之一攫而得渤海之深才及東里之脛顧何以貯也於是挽左伯之巾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鬬之久不已東里之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逡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眩人宜其困也 譚史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

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莊子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耶 莊子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
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無
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
無恠哉 列子
鄒忌子說齊王齊王悅之遂命爲相居數月無善譽
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譽何也髠曰

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摑之某人遂
忘乎生忠直默默而已豈謂是歟艾子曰君言過矣
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摑之 譚史
趙且伐燕蘇代與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
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有死鷸蚌鷸兩者不肯解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
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
也 戰國策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
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
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
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
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新序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
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韓非子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

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
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
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韓非子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
居也得失子且焉今二國搆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
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罪而輕重之然般湯
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
且首干而麾悔焉矧蔑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桑

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王、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爲楚雄、於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於是悲憤莫勝、而枯於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於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於陵子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墨子之説、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

三蝨相與訟、一蝨過之曰、訟者奚説、三蝨曰、爭肥饒之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韓非子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韓非子

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韓非子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睞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睞、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睞、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荊王、駟之于欺人、瞽也、

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韓非子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人朝爲後魏王曰子

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 戰國策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眞得鹿是若之夢眞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 列子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戰國策

范雎一見秦昭王而怵之以近禍昭王遂幽太后逐穰侯廢高陵華陽君於是秦之公族與羣臣側目而憚睢然以其寵而未敢害之一旦王稽及鄭安平叛而睢當緣坐秦王念未有以代之者尚緩其罪因下令敢有言鄭安平叛者死然睢固已畏懾而不敢寧矣艾子因使人告之曰佛經有云若被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雎一撲終在遲速之間耳雎聞薦蔡澤自代 譚史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

之其狗嘗溺井。其隣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隣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戰國策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戰國策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放之。戰國策

腹擊爲室而鉅。荊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戰國策

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見鬻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在前。子攫何故。答曰。取金時。不見人。徒見金耳。列子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于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于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戰國策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

久於歲數今我爲蔦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
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韓非子
有獻不死之藥于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
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
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
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王乃不殺 戰國策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

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
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
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韓非子
宋有田夫曝日於野美之不識廣厦綿縞之麗謂其
妻曰吾負日之暄以獻吾君將獲重賞 列子
貂勃嘗惡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
酒而召貂勃曰单何以得罪于先生故常見譽於朝
貂勃曰跖之犬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
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于王 戰國策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盗於耦沙之中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盗
退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盗曰嘻賢
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
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

戒曰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敎俄而其弟適
秦至關下果遇盗憶其兄之戒因與盗力爭既而不
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盗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
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盗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
其黨四五人焉 列子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
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
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
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

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今亡汝南乃即與為梁餘子同也臣何為憂 戰國策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韓非子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願王逐之王召陳軫告之曰儀以子為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陳軫曰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也 戰國策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新序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 呂氏春秋

楚襄王既令諸大夫造大言賦賦畢宋玉受賞王曰抑未備也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輕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緜乍見乍泯唐

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糠以爲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繩蚋背以顧眄附蟣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准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王曰無内之中微物漸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外紀

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邯鄲幾敗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梟而去原上兔起擲之使擊梟不能飛投於地又再擲又投於地至三四梟忽蹣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抵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梟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搦得他兔否 譚史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 呂氏春秋

趙有樓煩之地齊縣入秦秦欲得之趙弗應也秦王使使以好請而以兵繼之趙王謀于公子勝曰若何公子勝曰洧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屍富人請贖之其人需金甚多富人懇問鄧析鄧析曰安之此必無他賣矣得屍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必無他買今秦無他買而王無他賣也秦不善策而以急索王毋許也

緩之而後要之而不失利也 短長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于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貿騎盈不止 新序

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遊其父雖善遊其子豈遽善遊哉 呂氏春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

艾子使于魏見安釐王王問曰齊大國也比年息兵何以為樂艾子曰敝邑之君好樂而羣臣亦多效伎安釐王曰何人有伎曰淳于髡之籠養孫臏之蹋毬東郭先生之吹竽皆足以奉王歡也安釐王曰好樂不無橫賜柰儉國用何艾子曰近日郗告得孟嘗君處借得馮驩來索得幾文冷債是以饒足也 譚史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請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綱目

鄭有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買之及至市得履乃忘度急歸取之頃返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韓非子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韓非子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

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韓非子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巳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 韓非子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韓非子

有人獻木履于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聲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韓詩外傳

衛人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 韓非子

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毆盜持衣出縣其母嘑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於殪 劉子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韓非子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韓非子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吾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衣服以發寶華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韓非子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非子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序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韓非子

秦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哀之謂之曰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 優旃傳

周鼎入於泗秦皇帝制詔善遊者萬人泅求之不獲盡蔪死獲之以千金若萬戶邑賞客有見者曰臣固能獲之臣少嘗見之錯彩如縷而色飛九州之山川民物都兪怪瑋具爲皇帝曰善如布式曰獲之請銷而器之皇帝曰惡爲其鼎周也如秦則折鉤之喙足矣客再拜曰主臣陛下之欲得鼎也而不忍毀也昔者得周之故王胡不以秦而縻之夫陛下易火德而水易王而稱皇帝金人傀俄萬世師秦唯鼎是周令

天下有以窺見其餘夫三川之陽豈少爲文武昭穆者哉秦皇帝曰敬罷客吾不復問獲鼎短長

斬史卷二終

蘄史卷三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西漢

漢高帝誅淮南王還張飲沛懽甚已而酒見羣臣倨謂曰吾孰與古帝王稱酇侯曰堯舜帝不懌曰相國過臾吾吾焉敢望堯舜哉鄂君曰唯陛下過損以不如堯舜即堯舜不如也夫堯唐侯也舜天子之介壻也陛下起布衣無尺寸之藉其不如一也嬴項之強難爲力故百倍水爲堯使禹治之九年而南畢陛下五載而大定其不如二也唐虞之甸不千里而近今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其不如三也堯舉共工鯀驩兜而僨事陛下拔三傑而將相之動若響應其不如四也臣故曰陛下過損也非相國過臾也帝大悅曰雖然請舍是而儗我鄂君曰秦始皇哉帝怒甚按劒而叱曰豎子吾提三尺誅無道秦童子知之始皇何人而辱我鄂君再拜曰始皇聖之威也以不足辱陛下乎則可然愚者任目覩迹從耳程響陛下幸赦之請得舉其似夫始皇稱皇帝陛下因之不改始皇斥郡縣湯沐之奉大于王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立丞相大尉御史九卿陛下因之不改始皇築巽宮象天闕陛下之未央崔嵬不改始皇爲黃屋左纛千乘萬騎陛下之旌旂鬱然不改始皇惡儒陛下亦惡儒始皇斥太子陛下亦數欲斥太子然而始皇不好酒陛下好酒始皇之誅韓趙灌魏鹵趙斬燕滅楚因齊兵不留行陛下血濉水而跳滎陽始皇使蒙恬北逐胡築長城萬里之內無馬跡陛下之困白登七日不食單賂以脫始皇下五嶺拓南粵陛下不能使尉佗解椎而正襟始皇之世六王之裔脇息黔首陛下不能使臧荼黥布之毋反始皇之世剪信終牖下而陛下不能使韓彭之毋族繇此言之陛下殆不如也帝默然良久乃舉爵自罰曰敬以謝鄂君之規 短長

客謂蒯通曰先生之于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諸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毋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且去過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毋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

矣。郎東緼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毋非談説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于曹相國。漢書

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嫂疾之不親家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而逐其妻。漢書

太后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漢史

淮南王之椎辟陽侯也、免冠詣北闕謝。文帝以親親故不忍誅、而怒不已也。入見太后而請罪曰、臣有弟不能訓、而擅僇高皇帝之大臣、臣不能屬司寇而寬之、敢謝不法。太后曰、帝毋忘高皇帝耶。曰、何敢忘。曰、帝亦知呂后之人彘戚夫人乎。曰、知之。曰、高皇帝而在也。其能無人彘辟陽侯哉。淮南王代帝而行高皇帝誅者也。何罪。其速賜王冠。短長

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丞相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即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漢史

張釋之爲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帝稱善。漢史

武帝時、東方朔射覆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烏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前漢

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方朔傳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請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西漢書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馬返。繞日三匝。然入漢關。關猶未掩。臣于馬上睡。不覺而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爲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駑蹇之驢耳。洞冥記

武帝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鶵。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外紀

漢武帝對羣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帝大笑 別傳

東方朔爲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漢書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詣風姿音氣殊爲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卽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變化爲老狐蹶然而走 幽冥錄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野客叢談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得省見久之紿騶朱儒朔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上過朱儒乃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 漢書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于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旁人言之蓋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西京雜記

君山有道與具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

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拾遺記

漢黃霸爲封谿令部人陳廉攜酒弃猩猩以獻霸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弃僕耳霸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獨異記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 桓譚新論

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帝卽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漢書

中書令石顯威權日盛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 漢史

趙皇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國致貢其使者舉茹一偃息從不臥噓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讖后爲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鬬鴨水池上苦獺齧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眞似此也后大笑曰臬夷何足汙吾絞乎 趙后外傳

趙皇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裾曰鼠子能齧人乎

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於人乎昭儀素卑
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 趙后外傳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
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說苑
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都尉劉宇等移檄郡國
舉兵討莽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
燒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級爲
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
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
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
遭此變不章聖德 漢史
王莽簒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
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爲之
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外紀
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
縈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
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耶於是掛冠
而退時人謂舍爲蜘蛛隱 談賓
王莽末漢兵起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
始將軍以世祖行大司馬事後更始委政於趙萌所
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中爲之語
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
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新史卷三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東漢 附三國

光武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漢史

宋弘為大尉時帝妹胡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於屏風召弘問曰貴易妻人情乎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帝廻謂主曰事不諧矣 白孔六帖

世祖與嚴子陵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子陵云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子陵共臥耳 何氏語林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世說

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 漢史

明帝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漢史

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為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為郡臣雖居日南未曾向北看日 漢書

明德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為妃又前見陶唐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如此者為君帝顧而笑 外紀

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后深納之（外紀）

周澤永平中爲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外紀）

井大椿高性清高未嘗俗狎候人時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大椿不能致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盛使人要劫大椿既至就故設麥飯葱葉之食大椿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左右進輦大椿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令去輦（何氏語林）

朱穆字公叔幼躭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族勢耶爲有令德耶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大奇之（漢書）

南陽扈儉少失其父隨母流宕後居鄉里鑿井得錢千萬遂致富用錢二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牢牛羊耕種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誌曰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頭泣遂爲夫妻時人曰鑿井得銅買奴得翁（談資）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談資）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泗流連懿怪問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何氏語林）

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

宗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職然後發喪邵還
至洛陽李燮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
大署帛于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
遂廢錮終身 漢書

左雄爲尚書令奏崇經術郡國耆儒年六十已上爲
郎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
之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
詔書曰有如顏子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
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聞一知十孝廉聞一
知幾耶淑[illegible]能對乃譴却郡自是牧守莫敢輕[illegible]

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嘗[illegible]
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
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
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桓帝初封蠡吾侯質帝無嗣大尉李固欲立清河王
蒜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已功乃白太后策免
固迎立帝是月固幽斃於獄暴死道路而太尉胡廣
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京都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外紀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鷄舌香使含之自
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眎其藥
更爲含食意遂解 漢官儀

羊元羣宛陵人桓帝時罷北海郡贓汚狼藉郡舍有
溷軒制作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
羣厚賂宦官膺竟反坐輸作左校 通鑑

陳遵每飮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大急終
不得去時比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飮刺史大窮
候遵霑醉突入見遵毋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
狀母令從後閤出 漢書

黃香有奴號髯奴常有辭責其鬚曰我觀人鬚長而
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波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因風披靡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
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細線潤之以芳脂莘莘翼翼

靡靡綏綏振之發嗲驅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鬚奮髭
則論說唐虞鼓鬢動髭則研覈否臧內表瓌形外閩
宮商相如以之閑都顏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髭說劉
且赭枯槁禿瘁劬勞辛苦汙垢流離汙穢泥土傖儜
穢孺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
惣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此不
尻其四體爲彼不能慌其形骸顰顣鬚頰而常如
習不如大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髭者不亦
乎 外紀

桓帝之世更相濫舉人爲之謠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外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
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
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
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邯鄲氏笑林

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
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
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
與馬齊好爲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
費 漢史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貫以買司徒烈子均
字孔平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
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
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撾而走可謂
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
不義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 司馬彪九州春秋

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功曹涼部
云三牲備具 風俗通

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美而貧
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
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爲兩
袒者也 風俗通

邴原欲遠遊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
知乎原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
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

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談資

何休字邵公作公羊傳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劇

袁隗妻者扶風馬季長之女也下車禮畢隗問曰婦之道貞順而已何輜軿僮婢數下黼黻玄黃珠璣之飾耶夫人答曰女有三從之義在家係于父母情愛無已欲其豐麗故不敢違命今君欲擬鮑子都之風不受婦家之送此皆清高異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還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隗又問曰弟先兄舉猶以為鄙高士不為也賢姊未嫁而新婦先行有何汲汲乎答曰家姊有宋伯姬之風梁高之行節操槩於青雲貞介皦於白日家君庶亮之配舜孔子妻公冶長之義世乏此賢故躊躕不若妾固陋不才遭人則可隗嘿然悵恨外聽者曰使君努力如何為婦所困隗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 後列女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刺謁見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漢書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飲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卞子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嘗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長陵田鳳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外紀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外紀

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末云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外紀

趙元叔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遲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幔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袁司空共稱薦之名動京師何氏語林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世說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憂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履著腳堅亦曰履著腳也笑林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孔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通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乃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爲客之禮但讓不須謝主融曰不然教公爲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慚乃嘆曰吾乃將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

善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
告煒煒曰夫人小時了了大未必奇融曰想君小時
必當了了煒大踧踖 後書語林

獻帝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孔融以書爭之其辭
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
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
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
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
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
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
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
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
不哺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漢書

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
卓爭權及爲中丞見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
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
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爲鳳凰卓
笑以卿早服不得不拜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三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
走狗其叔父數言之于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
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喚操
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
不中風但失愛于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聽

三國史

司馬德操括囊畏譏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毎
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疑于君君一皆言佳豈咨君
之意乎答曰如君言亦復佳 外紀

陳矯李獅謂陳登曰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登
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源王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

趙元達博聞強記奇材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焉足錄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談資

陳登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許汜與劉備並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君言豪寧有事耶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久不與相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所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 魏志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何氏語林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何氏語林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何氏語林

程普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漢史

曹公以楊太尉與袁公路婚姻誣以同逆孔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曹云此國家之意文舉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 世說

虞龢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龢龢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吳書

諸葛瑾爲豫州語別駕向臺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比往詣恪恪不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

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各
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 外紀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
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
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世說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
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
況但眇是兒誤我 世說

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
自將擊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
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
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
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史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
與釀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
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
譚槩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爲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
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世說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
財污良家邪 世說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蜀志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人
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禮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
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
當以其方也 笑林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
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
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何氏語林

魏太祖嘗因宴會嘲王景興曰不能効君昔在會稽

折杭米飯也王仰而嘆曰宜逆難値太祖問云何王
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
何氏語林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既竟曰
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世說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敎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世說
晉幼安少便恬靜常笑郗根矩華子魚有仕宦意及
華爲司徒上書讓幼安幼安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
老吏故榮之耳 何氏語林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
曹公一日詣於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
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
也於是太子遂定 世說
劉巴不與張飛語孔明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
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共語 何氏語林

吳主權嘗于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喚入謂曰
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
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遂罷酒 漢史
司馬建公嘗舉曹公爲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
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
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何氏語林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
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
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
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嘲之 何氏語林
劉公幹辭敝無對既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太祖
至尚方觀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何如劉因喻已
自理跪而答曰石出荊山懸巖之顚外有五色之文
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
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公笑釋之
吳主忌勝己者張尚爲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

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
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殺
之 綱目
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故未
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
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
忍殺其子丕釋弓矢為之惻然 漢史
孫權大會將佐命諸葛元遜行酒次至張輔吳前張
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元遜

曰卿但令張公辭屈乃當飲耳元遜卽難張曰昔尚
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
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不養老也張卒無辭遂為
盡爵 何氏語林
諸葛子瑜面長似驢孫權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
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時元遜在坐跪請筆益
兩字權聽與筆元遜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權命
以驢與元遜 何氏語林
孫權使太子嘲諸葛恪曰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
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明太子未敢權曰可恪曰云
太子食鷄卵權問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鷄卵
何也恪曰所出同耳
朱桓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王拍几前桓進
捋鬚曰今日眞可謂捋虎鬚權大笑 談薈
吳主權嘗燕見費禕逆敕羣臣使禕至伏食勿起禕
至權為輟食而諸人不起禕調之曰鳳凰來翔麒麟
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應聲答曰爰植梧
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

鄉 外紀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慼容帝問曰我應天受命卿何
以不樂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華歆曾事漢朝今雖
歆聖化猶義形于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嘆息良
久遂重異之 談薈
嘗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吳主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
老疑元遜以鳥戲之臣三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
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

而蘇試使輸吳復求歜父張不能答外紀

吳主擢引蜀使費禕飲使諸葛恪監酒恪以馬鞭拍禕背甚痛禕啓吳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護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兒執鞭之士恪啓曰君至大國傲慢天常以鞭拍之於義何傷

毛嘉魏明帝毛后父也封博平鄉侯嘉本典虞車工卒報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三國志

張君嗣在益州爲雍闓縛送孫權武侯使鄧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之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吾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何氏語林

張奉使吳以姓名調闞澤澤不時答薛敬文下行酒因勸奉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君吳耶敬文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何氏語林

薛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

蘇文師拜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時蘇同郡有吉茂者爲冗散見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何氏語林

吳遣中郎將張溫來聘報鄧芝也將返命百官餞焉惟秦宓未往亮累催之溫問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學何況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在何方也宓曰在西詩云乃眷西顧知其在西又曰天有耳乎宓曰詩不云乎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無其耳何以聽之又曰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又曰天有姓乎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又曰日生于東乎曰雖生于東終沒于西答問如響之應聲溫大敬服華陽國志

周泰爲司馬宣王所知泰屢在鄴中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元常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

馬耿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
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獨候騎士牛又何遲也 何氏語林

初楊洪爲犍爲太守李嚴功曹去郡數年已爲蜀郡嚴故在職而蜀郡何祗爲洪門下書佐去郡數年已爲廣漢太守洪故在官後洪祗俱會諸葛亮門下洪爲祗曰君馬何駛祗對曰故吏馬不爲駛明府馬不進耳 華陽國志

司馬景王與鍾毓燕飮時陳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在坐共嘲毓王以毓父諱戲問曰皐繇何如人毓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外紀

司馬昭輔政引阮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何也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 三國志

高貴鄕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世說

嚴翰字公仲善於春秋公羊時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故嘗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翰訥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爲明公服爾公羊未肯也 魏略

庾純與賈充志趣不同一日賈宴朝士而庾後至賈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忽在後庾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庾之先嘗有伍伯賈之先有市魁因以相譏 何氏語林

沈叔山在吳有美名性至儉吝張惠恕使蜀時詣沈別沈入內良久出語惠恕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絕無麄者惠恕佳其能顯非 何氏語林

鄧艾以口喫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而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外紀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偸服藥酒其父時覺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飮會飮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

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後主禪既降魏。舉家遷洛陽。晉王昭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illegible]其目。會昭復問。禪答如前。昭曰。何乃似郤正語邪。[illegible]

鷟覘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魏史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嘲戲。未嘗困蹶。毓嘗語令開安陸能作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抵。二鍾多何。故以為戲。何氏語林

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酷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誤以為夫。仲偕問曰。今日粧好否。伯偕曰。我伯偕也。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告之曰。向誤認伯偕。

此葉清華配補

是卿。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新史卷四終

晉

海陽査應光賓王父輯

晉既平吳武帝引見孫皓帝問皓聞南人好作爾汝詩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外紀）

王濟嘗與武帝圍棋濟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剝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于君者則剝之武子大慚遽縮脚（三十國春秋）

阮咸字仲容性任誕不拘小節私姑家之貉婢姑從居初云留後乃携去咸時居喪聞之借客驢追之連騎而返獲議於世廢棄者久之及孚之生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語曰胡遙集於上楹乃字曰遙集仲容每嘆曰我雖失三公然得遙集（小名錄）

晉武帝問司隷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晉書）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唯一人王大有慚色（世說）

和長輿性至儉畜家有好李諸弟往園中採食皆計核責錢（何氏語林）

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後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晉書）

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世說）

武帝語何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世說）

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

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晉書

山巨源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者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 外紀

盧志於衆坐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士龍失色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世說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世說

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世說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充別傳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伯倫以宇宙爲狹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何氏語林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客有誚者見而譏之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 晉紀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屛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賈充問孫皓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語林

王渾妻鍾氏生子濟一日渾嘗共鍾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曰若新婦得配參軍 名倫渾弟 亦當不減於此

畢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茂世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茂世遂引主人宴于甕側、取醉而出。何氏語林

王佛大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平子之爲人。婦翁嘗有慘、王乘醉弔之、婦翁慟哭、王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何氏語林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世說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晉書

陸士龍陸士衡入洛、而士龍不詣張華。華問士衡、雲何以不來。機曰、有笑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見。俄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龍嘗着縗幘上船、因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能已、落水中。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來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世說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已、欲以分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世說

荀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晉書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鳳字、凡鳥也。世說

惠帝爲太子、在華林園聞蛙鳴聲、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太子令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

地爲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廩先是有謠云蝦蟆當貴。晉中州記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衛玠[illegible]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世說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世說

陸士衡在坐潘安仁至陸便起去安仁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衆鳥集鳳凰翔。外紀

懷帝永嘉中梁州雨十旬麥化爲飛蛾又荊州久雨粟化爲蟲蚕。中郎王義興表曰尭生神禾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晉書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外紀

丞相王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周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世說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晉明帝諱紹元帝子也初元帝鎮揚州時中原[illegible]

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陽消息潸然流涕帝年數歲問何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說以此答明帝又以爲日近帝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答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日以是知近帝大悅 劉昭幼童傳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姸少必加誚責丞相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于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皆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討丞相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乃謂丞相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丞相爲信自敘謙志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丞相大恚恨 何氏語林

孫興公綽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晉書

丹陽尹桓景諂巧王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晉書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盌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世說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世說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于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

公。世說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世說

晉稽含爲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象、命含爲贊、含援筆爲文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托非其所、可弔而不可贊也。談資

王丞相辟謝仁祖爲掾、到府通謁、丞相以謝有勝會、語謝曰、人謂君能作鴝鵒舞、一坐盡傾、寧有此理不。謝言佳。便著巾幘而舞。丞相令坐者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何氏語林

謝澹字景恒、從子聯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聯色自矜。澹問聯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聯色甚愧。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于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敦以震主之威、一坐畏敦。擊節而已。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晉書

周僕射以雅望有海內重名、後頗有酒失、爲僕射時、畧無醒日、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庾太尉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何氏語林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世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世說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世說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污人。世說

釋道温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張邵鎮襄陽、子敷聽温講、還問温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復從容謂温曰、法師倘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温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高僧傳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

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
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
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瞑
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
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旣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世說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
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人不
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
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耳無爲
遂負如來也世說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
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
旣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
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
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曰興公向來忽言欲
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旣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

知興公之詐世說
鍾雅語祖士言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趙之士鈍
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
得打祖曰旣有神錐亦有神槌
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
患灸瘡痂落在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
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
舉體流血何氏語林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爲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
嘲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答曰丈
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共飯草
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並着青衣劉嘲之曰青羊
引雙羔嫗答曰兩豬共一槽道真無以對外紀
孫興公作列仙商丘子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
飮寒泉饑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逢風雲爲
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
作文道何物眞豬也外紀
溫嶠姑劉氏有女甚麗姑囑嶠令擇壻嶠曰佳壻難

得但得如嶠比如何日何敢希汝比數日白姑已得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悅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吾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世說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有小相忤逆於螭螭便作色不恰司州覺惡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與凡老計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強來捉人臂 小名錄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 世說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憾容 世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世說

支道林造郎色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世說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世說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絝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世說

邢邵妻弟李節亦才學之士謂邵思誤書何由便得邵答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 [illegible]

石勒治門關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翥惶遽忘諱誤對云向有醉胡乘馬馳來郎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

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羖之皮邪世說

王令明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令明意甚不同嘗謂鑒曰尊何用田爲鑒曰無田何由得食令明曰亦復何須得食世說一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世說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起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

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褚太傅南下孫長樂于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世說

新史卷五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晉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世說

阮德如嘗于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世說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世說

王安豐頴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騎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世說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蒲、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世說

有人譏周僕射顗與親友言戲、穢殊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河、何能千里不一曲。談資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出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于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王恬小字螭虎不作爾。世說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掾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歎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泠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歎曰、顛何預盛德事耶。外紀

袁羊嘗詣劉惔、惔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袁故嘲之。惔尚廬陵長公主、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外紀

習鑿齒嘗與孫綽共行、時綽在前、顧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外紀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卽答時郝
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
草謝甚有愧色外紀
謝傳夫人劉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立妓妾令侄等
微達此旨共訊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妬之德夫
人問誰譔此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
耳使周姥譔詩當無此句外紀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靑天就
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托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
靑天不以爲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
之所保何足自稱世說
于寶向劉眞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世說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世說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欵雜劉夫人在壁後聽
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
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世說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
人周旋世說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
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
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退世說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
西子也世說
石季龍將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
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
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宣於
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載記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
薄乃復驅使草木世說

謝無奕性粗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世說）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世說）

晉司空桓豁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鸜鵒舌教令

[illegible]

學語遂無所不名頑參軍捉弦琵琶鸜鵒每立聽移時又善能學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絕似有生齆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甕中以效焉遂與齆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如廁鸜鵒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其物參軍銜之而未發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曰以新荷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灌殺參軍悲傷累日（幽明錄）

王凝之羲之子也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晉書）

王徽之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桓又嘗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王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外紀）

[illegible]

習鑿齒孫綽不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習襄陽人孫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外紀）

秦符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載記）

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爲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

耐乃槊不堪杖箠洪曰吾以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晉書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淸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遣之錦袍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載記

秦主堅遷慕容暐及其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戸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日與僚屬宴語及燕吏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晉書

趙整性好幾諫無所迴避符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整因歌諫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淸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詠棗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外紀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有才氣工畫而痴時稱其有三絕謂才絕畫絕痴絕也每食甘蔗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談資

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寒復遇雨凍濕還令不在解衣入令被中臥令欲誅之逸曰若不甦溫必恐凍死白孔六帖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世說

謝幼輿隣家高氏女有美色謝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何氏語林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

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釁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何氏語林

顧長康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嘗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于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謝亦遙讚之、長康彌自力忘倦、謝將眠、語搥腳人令代、已長康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何氏語林

戴叔鸞才既高逸、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叔鸞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何氏語林

南燕汝水不冰、燕王慕容超惡之、李超對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大悅、鶴林玉露

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何氏語林

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吳國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何氏語林

顧愷之見謝萬、因論神仙、顧問云、仙者之乘、或羊或鹿、使君當乘何物耶、謝曰、居家若逃物斯乘、卿輩郎轅中客也、何氏語林

謝康樂父瑍生而不慧、爲秘書郎、早亡、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何氏語林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卿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予拙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何氏語林

殷羨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喬不能作置書郵、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爲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世說

王獻之善隸書、變王羲之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有問羲之

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
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
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長史語劉眞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長史
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
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
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
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

斤之晉　卷六　十一

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
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
臥不怡者數日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興晉陽之甲往與
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
汝患耳 世說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愼
犯我尚出汝詩示人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確然之志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
何深爲憂嘆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耶 世說
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
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
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穿
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卿頸 外紀
慕容儁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儁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三十國春秋
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

斤之晉　卷三　十二

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
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
無妬心 晉書
陶範侃第十九子諸子中最知名王修齡常在東甚
貧乏陶胡奴 範小字 爲烏程令送一舟米遺之却不肯
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不須陶胡
奴米 小名錄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後傳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

明答曰我有奇術鄉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旣
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世說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
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
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
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
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
也玄自此小差 世說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
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
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來前耳無事可咨今已
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世說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漉畢還復著之 世說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郎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欲勝得重喚奴父名 世說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
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
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
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
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
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
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
都盡 世說

王凝之謝夫人旣往王氏大薄凝之旣還謝家意大
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
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
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說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
不如甚以爲忿乃夜往鵝欄閒取諸兄弟鵝悉殺之
旣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
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世說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

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
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世說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荆州國寶主簿夜函
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
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
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世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
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
臣進退唯谷 世說
所已 十五
郗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
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傷害
寢食者可呈此不爾即焚之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
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
不復哭 晉書
南燕主備德嘗問羣臣朕可方古何主鞠仲曰陛下
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也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
匹仲以多辭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韓範
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

範絹五十疋 晉書
燕主熙爲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
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
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至是苻氏卒熙哭之絕
而復蘇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
張氏爲殉 晉書
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
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固爲太上皇號兄休爲征東
將軍太爲征西將軍假署公卿誑動百姓德遣車騎
所已 晉 十六
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謂之曰何爲
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太上皇蒙塵在
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
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
華始答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破之家
不亡之國哉行刑者以刀鐶築其口始曰朕今爲衛
所苦崩即崩矣終當不易帝號德聞而笑謂左右曰
熒惑之人死猶狂語 十六國春秋
顧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

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晉書

桓車騎中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談資

劉爰之少為殷中軍知稱之於庾公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比之談資

十七

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貲貨從事至郡服膺名不效盛與桓溫牋辭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溫怒遣按䑸私檻車收到州不坐白孔六帖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晉書

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營署市肆不以為羞時在桓公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于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桓大笑之何氏語林

謝長史庾左丞既免官二人志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何氏語林

十八

刁彝於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應曰卿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卿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復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桓公大悅一坐歎以為佳何氏語林

劉遵為殷仲堪參軍桓南郡嘗過仲堪於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劉時在坐謂南郡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何氏語林

伏滔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為人

作父定何如

顧虎頭人笑爲痴桓玄嘗以一葉梆詒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顧引葉自蔽玄就溺焉顧目覩醜穢故云不見以珍重此葉何氏語林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不傳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絹五十疋

魏將軍張袞以才謀爲魏主珪腹心袞薦中州士人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及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附計於羣臣逞對曰桑椹可以佐粮飛鴞食而改音者也珪雖用其言然銜之晉書

斬史卷六終

新史卷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南北朝

宋太祖嘗面許思光張公爲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卽除司徒長史何氏語林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儉操常往妻江氏家喫食多見侵辱不以爲恥一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何氏語林

張思光既免官爲詩與何徵士有高尚之言何答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思光久病之及何後婚孔氏女思光始爲詩贈何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何亦病之而無以釋也何氏語林

王准之字元曾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

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于文辭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訥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宋史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何氏語林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孃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既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鯉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深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遂回青田志

袁貞爲監軍時范玄平爲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還不失爲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云益殷尊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輒勗曰何無忌諱

南史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一日同遊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此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眞猴。（何氏語林）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何氏語林）

宋世祖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語林）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劒、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劒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世說）

宋文帝山陰公主適駙馬都尉何戢、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數百、而妾惟駙馬一人、太不均、帝乃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吏部郎褚彥回貌美、公主窺見悅之、白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彥回不爲移志、公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宋史

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基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意何若、義基答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何氏語林）

顏延之少有令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何承天爲著作時、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母、何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奶母耶。（何氏語林）

江從簡是江光祿子、小時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何氏語林）

顏延之遇何偃於途、偃遙呼曰、顏公、延之恠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外紀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語林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何氏語林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何氏語林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齊書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袁山松少有才。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袁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酣醉歌之。聽者流涕。又好作挽歌。每出遊。令左右唱之。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王延之阮韜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聲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爲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何氏語林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何氏語林
范蔚宗撰和香方。其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于中土。及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况也。何氏語林

路瓊之是太后父興之孫與王僧達隣居嘗一日盛車服謁僧達僧達不與言直語曰身昔門下騶路與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訴于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何氏語林

張暢以陷南譙王義宣見原孝武宴朝陽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爲元凶司空義師至

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訊之 南史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 南史

宋世嘗目莊周爲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 世說

孝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延之對曰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拊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外紀

丘靈鞠嘗詣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外紀

張吏部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何氏語林

廢帝狂悖無道因諸父殿中以明帝肥壯用竹籠盛而稱之號爲豬王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穽實之以泥水倮明帝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豬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肺肝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休仁傳

庾杲之中行純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爲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南史

宋主子業幼而狷暴及卽位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嘗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 宋史

宋明帝棋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奕抗紿曰皇帝飛棋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愈篤 宋史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世說

劉韞弟述字彥思亦甚清劣從子俱疾危篤父彥節母[illegible]對之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俱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既嘗新有緦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慘深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 南史

范柏年漢中人常謁宋明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中復有此水不答曰臣州中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居廉讓之間帝善其對 南史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族人

何勗以韻語序臨川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五六句輕薄少年演而廣之一時人士並爲品目書加劇言苦句臨川怒以白文帝除爲廣州增城令 外紀

劉韞字彥文道欣子也人才凡鄙特爲明帝所寵在湘川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 南史

袁尹在郡時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逍遙

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款洽俄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何氏語林）

袁尹嘗步屐白楊郊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南史）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遺廢為蒼梧王（宋史）

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蕭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指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堋何如（齊史）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嘗謁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不悅（續世說）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

一帝笑曰卿善爲詞
沈瓚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嘆曰一見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
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
誰瓚之擧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南史
齊王儉爲吏部尚書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
其善據卒得職焉帝嘗幸樂遊苑宴羣臣奏樂帝曰
卿好音樂就與朕同儉對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
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
齊大祖嘗置酒爲樂淸河崔思祖侍宴謂沈侍中曰
羹膾爲南北所推沈答曰羹膾乃吳食非卿所知思
祖曰炮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沈曰千里蓴羹豈關
魯衞之事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 何氏語林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入朝以
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擧止羞面見人扇
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能戮
寒士 何氏語林

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令左右銸白髮問王我誰耶
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
髮乎即擲鏡鑷 南史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
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傳 何氏語林
王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擧袂不前融亦擧
手嘑儉曰歐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
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嘆云不恨我不
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南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彥回子賁往問訊
彥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
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
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軺車給之彥宣大怒曰
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世說
褚彥回送王僧虔赴湘州闇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
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

回出水、露濕狼籍、超宗先在側虔觥、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
外紀

李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僕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

仕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薄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洛陽伽藍記

王奐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何氏語林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爲参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尚闌干耳。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嘲爲天閹、崔湛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卞田居爲平越長史、嘗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賦

蝦蟆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以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何氏語林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邵陵作牧郢藩、規隨在江夏、時張纘出之湘鎮、邵陵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燕。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信次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何

釋法願出憩湘宮寺文惠太子嘗往問訊願既不命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鐃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伎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 何氏語林

何承裕嗜酒狂逸歷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爲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何氏語林

齊世有席毘唯鄙文學朝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嘗有風霜劉答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何氏語林

祖元珍爲彭城王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勁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彭城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卽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元珍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外紀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 白孔六帖

魏高祖子名皆恂愉悅懌翟光之子名皆勵勗劼勉高祖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力答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 談資

齊謝朓爲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鎮嘲曰卿人才無懸此邊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張瓌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謂閑職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復欲委去之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 齊史

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雖之風華性甚強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冗名耶

齊孔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德璋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晏嘗鳴笳鼓造之聞羣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 南齊談藪

齊主昭業性辯慧陰懷鄙慝爲太子時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疾居喪憂容號毁裁還私室即懽笑酣飲常

令女巫禱祀速求天位世祖有疾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世祖不知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殮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諸樂 齊書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飯一斗號爲漏巵後與孝文會食羊肉酪粥孝文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不中與酪作奴彭城王勰曰卿不愛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明日爲卿設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孝文大笑因此號茗爲酪奴 外紀

巴東王子響武帝之子爲荊州刺史要直閤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帝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爲仲舒巴東王嘗問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外紀

張融嘗乞假還武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無屋舟居

無水上未解他日問其從兄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外紀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城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城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取奇註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
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
沌之奇，擴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
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
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
令食菜。胤末年遂絕血味。南史

源師字践言，為尚書郎，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
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
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
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
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北史

給事中劉鎬慕王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
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
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
奴，以此言戲之。洛陽伽藍記

高敖曹酷好為詩，嘗作雜詩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

夜天圍棋，閙壚甕張口，卷席床剝皮。又云：相逢重相
送，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難按滿胸愁。又云：桃生
毛彈子，瓠長棒槌兒，牆欹壁亞肚，河凍水生皮。時人
往往傳以為笑。外紀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貴敢不校。

會稽孔闓初有才華，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表，以
示謝朓。朓嗟吟良久，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
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獎人才如此。獨
輕江祏為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
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己。後祏及
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
流。祏轉不堪，後遂搆害。外紀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為火來
者，答云：惟恐損竹。　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十石，有人寄載　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
我百五十斛。詵　恣其取足。

務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周彥倫少往外氏、藏車騎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彥倫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就彥倫換之、彥倫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外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陸驗爲少府丞、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以驗、爲生犀。南史

齊東昏卽位、多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倒、賜藥酒、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卽擲甌、投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齊史

齊主殂、太子寶卷卽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齊史

東昏侯宮中女侍、多病懷春、帝謂侍臣若何而可愈其疾、內侍曰、必得二十歲少年三四百、醫之、乃郎下詔命選入、既半年、宮姬皆肌膚充美、各向御前謝恩諸少年、憊甚、輿拽而至。伏于宮姬之後。詔問宮姬何爲曰、蒙聖恩賜藥瘥。特此拜謝、然則後伏者何物、曰此藥杳也。聲傳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徹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稗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齊書

盧詢祖才辯機敏、主客郎李庶、身短而袍長、詢祖腰麄而帶急。庶曰、盧郎腰麄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

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外紀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晡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痴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痴柰何王約柰汝痴何

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誚以僞亂眞也顏之推共人言及王莽形狀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南北朝

齊杜臺卿，字少山，爲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不曉論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北史

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裴云：從來未嘗食姜。舍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絕倒。

梁武平齊，獲侍兒子餘輩，頗娛于目，爲郗后所隔拗，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殺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妬于禾，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英華

初梁武帝與任昉相遇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語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故也。後帝既登大位，與昉語次，因及此語，昉俯謝曰：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於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何氏語林

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梁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日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拌，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疏其骨肉。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練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

沈休文常侍梁武帝宴，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沈少帝三事。約出語人

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何氏語林

謝莊子瀹劉勔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何氏語林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屛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梁史

誌公謂[illegible]曰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illegible]了

李[illegible]高陽丙兄崔謝侍勢乞麋角鴿羽綺答書曰[illegible]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劉孝綽辭藻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諷誦嘗爲詩曰塞外羣鳥返雲中侶鴈歸高祖見大怒郎奪侍郎又爲詩二首其一曰鳴鑣響夾轂飛盖倚林廬其二曰城闕山林遠一去不相聞高祖嗟賞復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黃門還以詩得黃門孝綽曰此郎既爲風所開復爲風所落也外紀

梁蔡撙爲吏部尚書女爲昭明太子妃武帝設餅撙在坐武帝頻喚其名撙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撙放筯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談資

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暯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悅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外紀

[illegible]

呂僧珍爲冠軍[illegible]侯其先以販葱爲業及僧珍貴兄子棄業[illegible]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談資

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袁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

劉覽字孝智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

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
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
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 梁史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
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談藪
釋寶海嘗因講經執鍮石香爐梁武帝曰法師雖斷
慳貪香爐非鍮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
非纛不戴帝大悅 高僧傳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
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南史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
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彥瑜答曰陛
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 外紀
劉蒨在晉陵高爽嘗經途詣之了不相接高甚銜之
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
自答人問其故爽答曰劉蒨自餉晉陽令耳何關爽
事 何氏語林
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

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
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帝以示恪恪大慚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外紀
到溉被武帝賞接毋與對棋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
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爲笑樂
外紀
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
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初
溉祖彥之微時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到洽一
日問劉孝綽吾甚欲買東鄰地以益宅而其主難之
柰何孝綽曰但多輦糞於其旁以苦之洽怒 外紀
到溉子鏡蚤卒孫藎早聰慧嘗隨武帝幸京口登北
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
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恡
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于少藎後溉每和御詩上輒
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外紀
郭祚以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保祚嘗從幸東宮明

帝幼祇持一黃瓤出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祇私事之時人謗祇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瓤少師 北史

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閤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於新林姥廟為妾求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 南史

昭明集諸名士賦大言細言沈約等並應令為之昭明大言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細言曰坐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約大言曰隘此大泯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細言曰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王錫大言曰欲遊五嶽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縮橫海之鱗細言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王規大言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細言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張譜大言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宜羅微物動落雲鵬細言曰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殷鈞大言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黿欲持探遂古細言曰泛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掛辰問南北 外紀

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外紀

魏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為魏收驚蛺蝶文襄會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途恐翩翩遂逝當途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北齊史

李安世天安初為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

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
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
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魏收
魏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陛而坐、帝問左右、此
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
如今者、直備位、但耗筆耳。魏略
庾杲之常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
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克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齊已上南北朝 一 卷八　九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
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
人交帚拂其坐處。南史
河間王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碗、
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
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
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
積其內、繡纈紬綾絲綵葛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
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
三日不起、江陽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產、應得抗衡、
何爲歎羨、以至于此、融曰、常謂高陽一人寶貨多于
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
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洛陽
伽藍記
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
多儉恡、惡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崇客李元祐
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
齊已上南北朝 一 卷八　十
一十八。洛陽伽藍記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
已是大愚、文又愚于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
媚。何氏語林
王瑩字奉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如郡、與瑩交
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
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
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恥愧、懋

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鯢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
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
忿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棄廢久之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
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徐常侍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
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還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徐曰
吾爲魏公藏拙 何氏語林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

何府超宗怨望荅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
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南史
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並年少戲狎慈方學書超
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鷄之比鳳
何氏語林
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
示于衆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
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
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餘

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朝野僉載
齊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文襄言其常醉不可委
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
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何氏語林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
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
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
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
息 酉陽雜俎

邢劭脫略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
屬嘗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
客或解衣擇蝨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閤爲犬所吠言畢輒拊掌大笑
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人術世傳其業祖孝徵戲
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
頓居其兩
楊遵彦典選二十餘年獎拔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
多以言貌時人爲之語曰楊公用人如貧士市瓜取

其大者。何氏語林

蕭韶是梁宗室初爲幼童庾開府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開府所給遇有客韶爲開府傳酒後爲郢州開府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開府甚薄坐清油幕下引開府入宴坐開府別榻有自矜色開府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語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曩日時賓客滿座韶大慙恥何氏語林

王元長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佑因過沈昭略元長與沈先未相識沈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元長

十三

殊不意因語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元長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何氏語林

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劉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乃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外紀

丘車騎嗜酒弛縱不治形儀好臧否人物嘗在沈淵坐舉王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

進。何氏語林

徐之才聰辨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徐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墟生男則爲虜養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征何氏語林

祖孝徵放縱不羈嘗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

十四

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于孝徵懷中探得又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爲深恥孝徵怡然不屑何氏語林

祖孝徵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祖甲狎嘗於衆中嘲祖曰卿珽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孃子于時喧然傳之何氏語林

侯景之篡也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

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拜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
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
伊那得來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
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
即下賁欲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 世說
瑯琊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文襄遇諸
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爲文襄謂崔季舒
曰爾由來爲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
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于前文襄問何用此爲暹
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
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
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 北史
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
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
曰是將正卿 外紀
楊遵彥典選時以六十人爲一甲楊令其自敘訖不
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爲士琛士琛自
辨其名遵彥曰盧郎潤所以加玉 外紀
簡文時費昶詩有句云不知是耶非殷芸詩有句云
飄颻雲母舟帝大笑曰昶既不識其父芸又飄颻其
母 外紀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
忌之日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覽之云項
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元
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腸臠肉偉顏色自若 何氏語林
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
弟掞私通掞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
繫書於鵝頸信視之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何氏語林
元帝徐妃諱昭佩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
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帝
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
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
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
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

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南史

新史卷八終

新史 南北朝 卷八 十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隋

胡僧祐梁元時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恆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恆須見耳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元帝母阮修容嘗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呑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灸魚眼厭之信宿之閒珠逐便出帝尋一日致眇蓋魚之報也邵陵王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

汝南周捨學通內外兼有口才嘗謂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鍮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戢蠢貧道何爲執鍮 外紀

宋游道使氣俠黨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蹔然如舊 北齊史

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人號爲入鐵主簿又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爲長鬣公齊文宣常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惇懼因而不敢復長時人又號爲齊鬚公 三國典略

徐摛文體輕麗春坊學之時人謂之宮體常有一人病癥摛戲賦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蟲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見是罾又曰狀非快馬蹋腳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臥 外紀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柳惲爲吳興太守召吳均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效之謂爲吳均體嘗爲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隱侯語之曰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卿已印訖 外紀

柳惲薦吳均於臨川王王稱之帝即日召入賦詩大

惋詔著作均爲劍騎詩曰何時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帝笑謂曰天子今見關西安在均默然無答 外紀
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陳遣主客蔡儔
宴讌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爲啾檳
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原答曰此是天保
初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
頭弄姿不聞漢世頓禁胡粉 三國典略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
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
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射著是也又曰汝等諸人爲
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云卒
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高
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熱鐺子更
作一箇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郭璞遊僊詩嗟嘆稱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即起云此
詩有何能若命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
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
即云大家即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
之動筩曰郭璞遊僊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臣作云青谿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
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
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
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
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
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
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
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王晧字季高少立名行性儒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
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得須
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劉逖爲開府將軍文宣廢文士並令作挽歌楊
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中書侍郎
李愔戲逖曰盧八開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
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
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如何呼劉二時 談賓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瘞錮中。嘗晝寢于尚書
省下、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爲譖賢所致。陳書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
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世說
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謇作郡主簿、以何見客勞損、
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
存。存時爲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
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
林宗者、當如所白。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世說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
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釃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
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至死不覺。顏氏家訓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謇曰、卿既姓封、是封
豕之後。謇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談比
尉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意在引接名流、而不知別。
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謔比之
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璯自
臨井上序云、兒出關者皆笑。北海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
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
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世說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
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
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
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隋唐嘉話

熊安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
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在山東時、或
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舊有碑、爲村
人埋匿。安生便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據稱去熊
生七十三世矣。冀州刺史鄭譔判曰、七十三世、以今
揆之、乃是羲皇上人。且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
率族人向塚而哭。外紀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留者譏北人云、
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

有此句思道卽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煎魚謂南人無義同炊異餜也吳人愧之 談藪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知禮曰盧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蒲疾何如織錦遲 紀外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病醫者云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續世說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註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顏氏家訓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鬚者頗謂散騎常侍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東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北齊郞基世業淸愼無所營求爲穎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者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基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也 談資

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後主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 北齊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飜成吠堯帝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旣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盡持酒去文帝大笑

陳初江東有童謠云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其後陳主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謠相應兵初入臺城後主將走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曰吾自有拼乃

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所謂胭脂井是也、楊修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倉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外紀

周左領軍權龍褒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御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朝野僉載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為金牛御史、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窗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子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僉載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倉卒無處覓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

臨漳侯白、性滑稽、尤辯俊、好為俳諧、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為牛羊下來耶、外紀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關中人槐回同音）何敢死、外紀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

子兒律 隋史

侯白在散官隷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晩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便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願郎君且避道 啟顔錄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慙而去

侯白與楊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惟孝有之矣

侯白仕唐嘗與人各爲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盞碗許大衆云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肚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飲衆皆笑白後至俱命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命白解云此犢子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隷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鷰泥否煬帝爲鷰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隋唐嘉話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辨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茶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毘

舍、闇鬼、乃在、其、中、僧徒悅服、[illegible]紀

杜、公瞻、嘗邀楊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玠、貧實、滕孔子、玠即謂杜、伯嘗射、宜王、時有太倉令、名策者、與玠嬉狎、相謂、玠曰、卿本無德、甚忽、共叔寶同、合玠抗聲曰、鄭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譚一時傳、以為癸[illegible]紀

李子雄明辨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事、竟坐免 隋史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貲不殊、何忽相怪、時人以為敏捷 芝田錄

新史卷九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武德中崔善爲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外紀

貞觀初杜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爲賢當時何不自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 唐書

唐王顒與太宗有予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顒曰王顒王顒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顒因謁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賜以紫袍金帶是夜卒 談資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遇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 外紀

太宗行幸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問房玄齡聞緯拜尚書謂何答曰惟稱李緯好髭鬚帝聞遽改授洛州刺史 何氏語林

房玄齡嘗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久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何氏語林

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于殿廷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于受刑而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唐史

太宗得鷂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與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謹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

鎖死懷中 舊唐

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閤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

升二唐 三

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壻鬦之無辭以對 朝野僉載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甫義甫登時進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唐語林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 隋唐嘉話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祕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隋唐嘉話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績求爲丞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 唐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

升二唐 四

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頭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大唐新語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爲斗酒學士

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獨異志

裴玄本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大唐新語

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俒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邪、無忌后之弟也大唐新語

唐散樂高崔嵬、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爲來。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爲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澀口無以應

温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畧被放、乃自贊于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畧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扳公肋、何敢傷博。博慙而與官、大唐新語

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白孔六帖

魏徵寢疾、太宗夢與徵別、既寤、涕泗沾臆、是夕徵卒、後爲製碑有云、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今失良臣于覺後、談賓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

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廻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上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隋唐嘉話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唐語林

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朝野僉載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隋唐嘉話

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唐史

虞世南兄世基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使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銜之何氏語林

楊德幹爲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侍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倩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世說

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賢奕

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貞大帝賜諸王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朝野僉載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諫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唐書

權懷恩過汴州時刺史楊德幹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恥焉用此德幹慙服 談資

長孫玄同嘗爲攝祭官于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內坐有犬來遺糞穢于牆上玄同乃取支床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徹支床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外紀

楊盈川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非號爲點鬼簿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筭博士 外紀

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爲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矣 隋書

禮部尚書祝欽明頗涉經史不閑時務博碩肥腯頑滞多疑臺中小吏號之爲黿蛆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 俞載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大唐新語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嘉話

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上曰先生比佳否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談資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唐新語

蘇良嗣高宗時爲荆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干涉遂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唐新語

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

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鸝未解林間囀。紅蘂先從殿裏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景新。悅紅蘂之先開。訝黃鸝之未囀。循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醉欲奪平一所賜花、上于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嘆美、景龍文館記

則天初革命、悉萃心不服、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値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于。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唐新語

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鶵閣。以龍門爲虯戶。以金谷爲銑溪。以玉山爲瓊岳。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篠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飆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外紀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騙。去賊七伯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趁。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菶字、元一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菶菶。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本事記

張文成、工爲俳諧詩賦、時大將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勉之曰、公官卑、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嘗脂。外紀

張文成鷟、以詞學知名、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

登甲第。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棟萬中、故人號爲靑錢。學士。時有明經董萬擧、九上不第、號白。蟻。明經與鷟爲對、外紀

則天革命、擧人不試皆與官、起家至御史、評事、拾遺補闕者、不可勝數、張鷟爲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時有沈全交、于南院續四句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麵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紀先知、捉向右臺、對仗彈劾、以爲謗朝政敗國風、請于朝堂决杖、然後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天下人語。不須與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首面無色、外紀

周靜樂縣主、河內王懿宗妹也、懿宗短醜、然于諸武最長、時號大哥、縣主與則天並馬行、命元一詠曰、馬帶桃花錦、裙衔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縣主大慙、外紀

權龍褒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勑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外紀

權龍褒嘗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蜋。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聞者無不絕倒、外紀

宋考功、則天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來文濟父護兒本隋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杲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則天時有獻三足烏者、左右或言一足僞、后笑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讀書鏡

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本賣餠人、以羅告人授五品官、高元禮呼、爲侯大、曰、上不次用人、若言侯大不識字、郎奏云、獬廌、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

事識字無何后問思止以對后大悅舊唐
楊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
兄也嘗因宴集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
然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
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
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唐書
客有問于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何如對曰昔有獅
子王于深山攫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爲王送二鹿以
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者王曰汝殺衆生
斤二唐　一八三一　十五
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無對遂斷殺之俊
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之徒皆遇禍浮休子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災閻朝隱詔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譔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
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賞賚
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厚賜然
亦鄙其爲人易齋笑林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
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
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
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續世說
酷吏王弘義爲左臺御史嘗于鄉里傍舍求瓜主恡
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
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
史唐史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
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駭右金吾倉
斤二唐　一八六一　十六
曹楊仁穎奏其贓汙詔劉祥道并三司鞫之獄成長
流巂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
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
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
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
而死海內快之唐新語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市歷
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楚而走人笑
其不情談資

霍獻可爲左司員外則天法峻多不自保競希旨以爲忠獻可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裴郎獻可堂舅也旣損額以緜帛褁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則天以爲忠時人比之李子愼子愼則天朝誣告毋舅加遊擊將軍毋見其著緋衫以面覆牀涕泣不勝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御史臺記

常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羣居解頤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味進于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松窗雜錄

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旣去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明皇雜錄

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何以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于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狄仁傑傳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居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唐史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也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主乃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爲武官何遽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紹卒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乃殺武攸暨妻以配主

蘇味道爲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棱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棱手 唐書

宋璟有大節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易之等有內寵人皆不名其官呼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唐書

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勑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躍跳馳走以示輕捷時謂知一不伏致仕 談賓

崔湜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

求賍汚狼籍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湜不知之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湜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湜大慙 朝野僉載

元行中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資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也 白孔六帖

竇懷貞時政令多門縣尉由墨勑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多而縣辨否對曰辨于異日問其故答曰

佳吏在僥倖去故辨 白孔六帖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偉大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避暑漫抄

魏元忠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史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爾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 唐書

杜審言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將死時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何氏語林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遷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

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為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唐新語

郭弘霸為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侯弘霸獨後入發見顏問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驗疾輕重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慕語于朝何氏語林

婁師德奴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為有此庖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有此庖人曰豺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不食御史臺記

楊再思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扮麒麟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何氏語林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麞景龍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麞耶改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宋博臺中舍彼負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既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何氏語林

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熟狗

侯思止為左臺御史嘗命作籠餅謂膳者曰與我縮葱作之時人號為縮葱侍御何氏語林

蘇味道高乘王方慶魯鈍同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賢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或問其故曰得霜鷹俊捷被凍蠅頑鈍也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嘉話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希旨探心肝而食太后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

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所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慙謝而退 唐新語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 唐新語

中宗嘗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伉儷今夕爲卿成禮從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母王氏

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爲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倩曰阿𤕦從一每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𤕦欣然有自負之色 唐史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者爲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外紀

唐玄宗好擊毬內廐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于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之丞相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乎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即得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客師曰肉爲酥氷爲漿穹廬爲帳毡爲牆

崔瞻性狂狠崔封愛其文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瞻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曰某有請請崔瞻坐中大笑得免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而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曰無以過密陀僧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隋唐嘉話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掣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唐語林

中宗與羣臣宴祝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眄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廖凝好滑稽裴說嘗經杜工部墓以詩示之其句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凝覽而笑曰吾謂足下爲詩人不料君是刼墓賊耳說甚慚外紀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嘉話

明皇召諸學士宴于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尤姦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者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唐書

寧王嘗獵于鄠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女也自言姓莫氏庄居昨夜遇賊刼某至此賊中二人是僧王命載以后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酉陽雜俎

開元時宋璟爲相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于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

不出衛上心以爲然璟于是罷相 唐史

兵部尚書姚元崇長大而行急魏巴乘目爲趂蛇鸛鶴黃門侍郎盧懷慎好視地目爲覷鼠猫兒殿中監姜皎肥而黑目爲飽椹烏母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無鬚髭目爲醉部落精舍人齊處沖好眇目視目云暗燭底覓虱老母舍人呂延嗣長大少髮目爲日本國使者又目舍人鄭勉爲醉高麗目拾遺蔡孚小州醫博士詐諧藥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醜黑目爲烟熏地朮目御史張孝嵩爲小村方相目舍人楊伸嗣爲熱鏊上猢猻目補闕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目員外郎魏恬爲祈雨婆羅門目李全交爲品官給使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蟆由是坐此品題朝士自左拾遺貶新興縣尉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于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兎懸于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曰兎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玄宗平內難日夕制詔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唐語林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于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嘉話

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徐常侍久在中書常叅李右座議右座被廢常侍恐爲罪累逃隱衡山爲東林寺拔蔬行者詐爲喑啞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染已二三人忽徐行者踦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使題數行諸僧皆

悅服因盡書之時李北海遊獄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言曰朝列于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釋以簪裳因戲徐曰徐侍郎曾吟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否徐曰喑啞之時亦默詠之卽與同載北歸 何氏語林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飲不赴 何氏語林

柔汲清河人力能扛鼎殘惡少恩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忽不清凉便斬扇者并州大姓田蘭薄盛斬于平原士女慶賀奔走道路而歌之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雄兒田蘭爲報仇中夜斬首謝并州 樂府廣題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頗切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釁隙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當來弔汝其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何氏語林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俟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楮床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唐語林

進士楊光遠惟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勢者撻辱略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云楊光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天寶遺事

靳史卷十終

靳史卷十一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天寶遺事）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唐新語）

盧藏用始隱于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唐新語）

玄宗欲命蘇頲為相，前一日，上秘密，不欲令人知。逮夜艾，方令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遽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頲姓名授之。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斥其父名，卿當為刊削。嵩久之，復獻上，以前詞非工，謂沉思既久，必當精密，不覺前席。及覩，惟改曰：國之珍寶。上擲其草于地，上曰：虛有其表爾。左右皆笑。嵩顧大多髯，故上有是言。（唐書）

明皇時，薛令之為東宮侍讀，久無吏職，而俸廪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無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箸見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唐溪詩話）

蘇晉，頲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談賓）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

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騎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爾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别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眞窮薄人也。授以

春官衛上左焉。開元傳信記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踴、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酉陽雜俎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污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唐語林

明皇常宴勤政樓、獨安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唐書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温柔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凝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

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唐書

安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于路。其在上前、應敏捷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唐史

李長源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訴于明皇、謂爲譏己、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

可采。外紀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本事記

高郢、字公楚、九歲通春秋、能屬文、子定切聰警絕倫、年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宗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唐書

將軍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寵、遭母喪、左金吾大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二人、直就力士母喪前、披髮而哭、甚於己親、朝野聞之、不勝其笑、

明皇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有誰詩為好、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貴妃曰、粧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談資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皤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外紀

王元寶、富而無學、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談資

張九齡見朝士趨附楊國忠以求官、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于溝中矣、談資

明皇以李林甫為相、一日曲宴近臣于禁苑中、帝指示張九齡李林甫曰、檻中盆池新魚數頭、鮮活可愛、林甫曰、賴陛下恩波所養、九齡曰、盆中之魚、猶陛下用人、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天寶遺事

李林甫將三宰相就位、其二人罄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以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鵰挾兩兔。

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聞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于膝上、親為畫

眉、總髻、宮人、授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尋聲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唐語林

唐玄宗友愛昆季、呼寧王爲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顧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賀知章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

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邪、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耶。開元傳信記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時示邕曰、此乃王右軍真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談資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隈暎、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

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暫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

度玉門關濵之郎椰歙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諸笑、虞初志

道士葉法善、精于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爲、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傲睨直入、年二十餘、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法善私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魅魅爲惑乎、容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開天傳信記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群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嘗以甘言誘人之過、譖于上前、時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謂曰、李公雖面有笑容、而肚中鑄劍也、人曰、㑹怨異口同音、天寶遺事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虗懸、足人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酉陽雜俎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綰新除丞相、玄宗于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唐語林

梓潼縣有上亭驛、明皇幸蜀、聞黄幡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言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故又名琅璫驛、安祿山之叛、玄宗播遷于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黄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于上前曰、黄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槅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顔、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

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槁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次柳氏舊聞

代宗禮重郭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耶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上福畤子勔勵勃皆著才名其後劼助又以文顯劼早卒少子勸亦有文福畤常詫韓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誇也 新唐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斫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宗武笑置之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 唐書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世說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侯之橫子儀嘆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有一里長範令門内二百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急救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像五寸半其貪皆類此範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其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兎之命 合璧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

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其軍。唐史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位一動。天文足矣。唐史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于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寬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于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滔等三讓。乃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邪。唐書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別畫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公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左婦人。無敢棄其夫者。雲溪友議

關播盛稱李元平。用爲汝州別駕。李希烈作逆。使李克誠禽之。又募亡命爲内應。縛致元平入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何氏語林

釋皎然與李蕚顏真卿張薦諸人戲聯樂語。李蕚倡云。苦河旣濟真僧喜。顏真卿云。新知滿座笑相視。皎

然云、戍客歸來見妻子。張鷟云、學生放假偷向市。又戲聯醉語、劉伶白云、逢糟遇麴便酩酊。顏真卿云、覆車墮馬皆不醒。皎然云、倒著接䍦髮垂領。燕羽云、狂心亂語無人並。又戲聯嚵語、李蕚云、拈鎚舐指不知休。真卿云、欲炙侍立涎交流。皎然云、遇屠大嚼肯知羞。張薦云、倉店門外強淹留。又戲聯滑語、真卿云、雨裏下山踏榆皮。皎然云、莓苔石橋步難移。劉伶白云、蕪荑醬醋喫煮葵。李蕚云、縫靴蠟線油塗錐。李益云、急逢龍背須且騎。外紀

郤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溫于街中、溫問何此倉遑、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嘆。惟韋陟遂與之絕、何氏語林

劉司徒玄佐爲相日、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投之、司徒不欲以私權居將校之列、又難置于賤卒、盡署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于公者、其一聯云、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没。益。公覽之而笑、各改署他職、因話錄

顧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云、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若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杼織種花、牛、翰林覽而絕倒、莫諭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北夢瑣言

女冠李季蘭、與諸賢會集烏程開元寺、知劉長卿有陰重疾、戲之曰、山氣日夕佳、長卿對曰、衆鳥欣有托、舉坐大笑、以爲美談、外紀

朱泚僭逆、姚令言與源休、同知政事、群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于右、吾比蕭何、子爲曹参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酇侯。何氏語林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

撓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盧氏雜說

于頔鬬葛皋進奉聖槳。亦稱順聖槳。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緩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諷頔爲襄帥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樂府雜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麄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絕倒。北夢瑣言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作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寘柀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摭言

喬琳好談諧。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其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何氏語林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盧杞與馮盛遇于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雜驗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龍鬚記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爲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嚬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隣醜婦法之。見者皆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襄陽記

敬宗時。李逢吉用事。私怒厖嚴。遠貶之。于敖爲給事中。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觸宰相之怒。以辨朋友之非辜。其仁大矣。及駁奏出。乃是論貶嚴大輕。中外無不大噱。敖即還工部侍郎。唐史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

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爲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叛、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唐史

裴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相別之、庾捧玩良久、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盧氏雜記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白樂天能全其名。摭言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慚色。幽閑鼓吹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諮問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稱疾而去。汝南先賢傳

牛橋莊小兒坂、茂草盈園、晉公每使驅數群羊散于阪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談賓

劉乂少爲俠、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步歸韓愈、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之爲獨拜、嘗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後去齊魯、不知所終。唐史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言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唐史

柳宗元與劉禹錫同年及第、題名于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題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閣筆曰、請辛先輩言其族望、辛君適在他處、柳曰、東海

人元茂曰爭得知柳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俄而辛
至人問其望曰渤海衆大笑 嘉話錄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鋩秋
來處處割愁腸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爲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
山矣 外紀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
以是補之 談賓

崔蕘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苗即崔從舅也乃私試
爲判頭毀其舅曰甲背有豬皮之異其判曰曾人之
祖重耳駢脅載覩相里之剥苗登豬皮斯見初登爲
東畿尉相里造爲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豬毛長數
寸故云又曰當偃兵之時則燧而無用在穴食之日
則搖而有求皆謂其尾也 外紀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
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
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傳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嘆班
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
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
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
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
佛袍集勝于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 唐新語

韓昌黎初貶之制是席舍人草詞中曰早登科第亦
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病陰毒傷
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
曰出語不是 何氏語林

陸長源以勳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
幕或譏年輩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
何遼之有旬日布于長安 侯鯖錄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
作賦云星鏈電火于萬緒霜鍔氷解于千尋擁抑爲
山攢抃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于子
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于紫庭測景入于朱戶
騰祥靈于鼈霧映旭日之葱蘢華曰其所自得惟括
萬象以爲尊特巍巍于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

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崔巍實不讓東西二都也。唐語林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得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絶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幽閒鼓吹

李尚書名益時有宗人庶子與尚書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尚書矜欲兼門地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語家人曰大堪笑今日之席兩個座頭總是李益。何氏語林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主文權德輿于簾下戲云三条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外紀

權德輿以文爲戲嘗用古人姓名藏句中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椎蘇則爲愜爪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亂利忌蒲寵生嫌養蒙恬勝智陳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凋谷末不讓山梁異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異。外紀

崔涯者吳楚之狂士也與張佑齊名每題一詩于娼肆無不誦之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于道傍

再拜戰惕曰端端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絶句粉飾之于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雲溪友議

元微之廉問浙東有劉采春自淮甸來容色莫比元與款狎遂留浙河七年因醉題東武曰因循歸未得不是憶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爲鱸魚爲好鏡湖春耳謂採春也。何氏語林

楊汝士以尚書出鎮東川白樂天是尚書妹婿時以

太子少傅分洛、樂天戲代內子作詩賀兄嫂曰、劉剛與婦共登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以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裙任嫂裁。嫁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何氏語林

元微之貶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伎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陽營伎與一胥相好、此伎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侯鯖錄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正郎乃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于能詩者。大唐語林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因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于此。一坐皆失色、何氏語林

張祜初未識白公、白刺蘇州時、祜來謁、才見白、即語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有款頭詩、祜愕然、請其故、白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有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耶。遂與歡飲竟日、何氏語林

白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詩曰、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爲、忻然得三友、三友者爲誰、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談資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梭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抛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例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外紀

張祜有二子、一椿兒、一桂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一日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外紀

溫州顏郎中不知弧矢之能、張祜覩其騎獵馬上、以詩戲之曰、忽聞射獵出軍城、人着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山狐兔當頭行。外紀

白樂天初至京、以所業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因爲延譽、聲名遂振、外紀

白樂天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絶句云、綠水紅蓮一朶開、千花萬草無顏色。貞元末、阿軟產一女、求小名于樂天、樂天曰、此兒甚白皙、可名之曰皎皎、有文士過之、見呼皎皎、爲釋其義、始悟樂天之戲、蓋其種姓不明、取古詩云皎皎河漢女也、外紀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摭言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賞、質、員、時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味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言最爲凡酒也、大唐新語

新史卷十一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張祜善吟妄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illegible]

鄴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才鬼記）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贊及給事中質及員賞尚未分官列事寧前時穆氏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值日必探求珍異羅于尊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修脩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修啖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羨色曰非惟免刑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于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如此味奚進之晚耶。（資暇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轔轡而歸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侍兒小名錄）

李公紳既治淮南決吳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有爰吏奸豪潛形疊迹然出于獨見察佐莫敢誤之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羈旅之年。

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㮚達之後。元將稱弟侄。
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與丞
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
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
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
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晩。相公尊重。非時
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
二十。送過秋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爲孫子。故
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
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掬麥乎。秀者在下。粃糠隨
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無踰境者。唐語林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
謂以宗繫祖也。唐語林

宋濟老于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
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
先問宋五坦率否。唐語林

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
中。對曰。是第三天子。唐語林

三

李紳鎭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檐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晩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
銷。及及第後。寄紳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
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
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渡金。十載長
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摭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群。群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
群妻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
年已置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
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唐語林

四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
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淸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
催粧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
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外紀

李紳性暴不禮士。鎭宣武。有士人過于中道。避不及。
爲前騶所拘。紳鞫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緩
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于帝都。尚書未尊
于天子。公失色使去。外紀

李德裕在相位、頗爲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爲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亦有惡之者、爲詩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晝閉不開梁燕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外紀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淞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于壁間

云、嫂橫北固晝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烟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俗頑俗且贖、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設坊毀之、徒使甘露寺祖風也。珊瑚詩話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畜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唐語林

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陝、元楷召德棻、河邊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騎乘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人以爲佳對、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大唐語林

京兆府試、與同州華州解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楚鎮三鋒、時及秋賦牓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惟盧洪正、獨詣華請試。已試兩場、馬植方下解狀、植將家子。從事輩皆竊笑。楚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珠賦、畧曰、文豹且異于驪龍。採斯疎矣、白否又殊于、珷玞。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鹾、俄爲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鹾務、又中老拳。外紀

杜牧之宣州幕、時有酒妓肥大、牧贈詩曰、盤祖當時

有遠孫尚令今日遅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臉、十幅紅銷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外紀

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曰、夜入真珠室。朝遊玳瑁筵。真珠、公侍妾名也、摭言一

張平叔、長慶中爲戸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私變侍多狎之、既有寵于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升。又有論奏、俛遏輕脫、上每爲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奕權監法。請宰相爲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輒疑棱巳。整衣以俟、後。人多笑之、唐史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貶、後將詣闕求宮、臨行、郡公飲餞于禪智精舍、狂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諸傭保處、薄給酬直、得數兩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紙裹、侯其酒酣進曰、侍御遠行、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遂進、長孺視之、忻然有喜色。如千金之惠。涎流于吻。連撮啗。合坐驚異、

乾腒子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鷰。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玉泉子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于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大唐新語

尹神童每說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畧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馬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御也。子笑乃止、僉載

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後爲儐、薛能爲儐相、乃爲詩嘲謔、其畧曰、巡關每傍樗蒱局、望月還登乞巧樓、第一

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爲空馱席帽歸、又曰、火爐床上平身立、便與夫人作鏡臺。外紀

李褒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褒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褒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褒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一破膱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因話錄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名姓、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于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脝、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遂足成之、有敵吟者、其聲凄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于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嬰之聲、既已酷似、識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本事記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爲諫院不受、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尚書故實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尚書故實

洛陽上高里有冠軍將軍郭文遠宅、堂宇園林、匹于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服婢之能、于是京邑翕然傳之、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童侲子諸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儺、燃蠟燭、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以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侲子之衣、而竊看宮中、有進士臧童老者、矣、偶爲人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

敢擡頭望覷執犂牛尾拂子蹣跚宛轉隨隊唱夜好于匝于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南郡新書

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放蕩不羈解褐鹽亭尉因考為錄事參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糺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有其辭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競鬬佪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焉 御史臺記

杜佑字君卿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後著一麄布襴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傀儡足矣後致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無意正欲衛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鬭常入[illegible]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illegible]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illegible]前索[illegible]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

日祖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酉陽雜俎

賈相魏在滑臺于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黄河于是潛使人于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魏聞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王泉子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閒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illegible]閑鼓吹

白敏中為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温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求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為壻必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為之止焉 王泉子

實蟠久不第晚娶宰文朔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火云因鼠尾薆火而作帝說因謂蟠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蟠大慚 瑣言

柳公權侍武宗于內庭武宗嘗怒一宮嬪久之時復

召謂公權曰朕恠此人若得學士一詩當釋然矣公權略不佇思而成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悅令宮人前拜謝之 談賓

柳公綽善張尚書正甫柳之子仲郢小字壽郎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却之不從他日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大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于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

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氺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氺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添却雙鉤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何異哉 桂苑叢談

李程一日以五色賦擢第爲河南尹日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慮掩其美伸覽之次伏其才麗至末韻使曉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大咍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能凌邁 北夢瑣言

李程在夏口日有過客辭焉李相留更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程曰但相信住那漢口不足信其客盧胡掩口而退程又因與從祖弟丞相留守石不飲石誤收骰子糾者罰以大白石曰何罰之有程曰汝向忙鬧時把他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酒家謂重四爲堂印盖譏石太和九年冬因李訓之亂倉卒登庸也 雅

趙璘員外爲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戲之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作醜子因此一定 北夢瑣言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世說

柳公權凡公卿以書眖遺盖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

常貯盃盂一笥、賸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白孔六帖

馬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曰、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白孔六帖

高越燕人、舉進士、文價藹然、鄂帥李簡賢之、將妻以女、越竊知其意、乃賦鶚子詩于壁而去、雪爪星眸衆所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談賓

湖州叅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岓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業慙而退。談賓

裴慶餘佐李北門爲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爲國取卿相爲狀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卒、宋往見許曰、國家不幸、姚令公薨。盧氏雜記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飲爲飯、佶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佶曰、憩學中、佶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絁十匹。史補

寶曆時、有客詣青龍寺、寺僧不爲禮、客怒、題門而去、詞曰、龕龍去東海、時日隱東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詳、有沙彌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砂、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沙彌乃懿皇帝朝文皓供奉。桂苑叢記

鄭世翼弱冠有盛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矜其門第、頗蹇傲自伐、多所凌轢、常賦詩吟嘯、

自謂文章獨步過于李百藥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
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有餘篇世翼覽之未
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
去舊唐

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
親張璪嘗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
時三絕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
白孔六帖

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凱曰阿公為

汝經營有項門夫著新鞋凱廳前樹上有鳥窠遣門
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著鞋而去
門夫徙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僉載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
啓詞語一出於元者俯仰疾除尤宜精審時稜首冠
有故不至次稜也稜口喫又形體小陋外見則
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藉然發汗鞠躬移
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
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
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玉泉子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于天
獄焚醉日于秦坑摭言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
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
寒畯未嘗有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
錯認顏標作魯公摭言

姚嵒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闊
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摭言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負山首
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
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摭言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人不見幸者
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密乃與小吏
為密乎帝聞敬憚之白孔六帖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每至勝
業坊角有伏磚車轍之則翻塵土涴其餅駝苦之乃

將鑁劚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數斗于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子善時人語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爲錢相知僉載

李固言生于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于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揖之儀俟其磬折密于烏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俶賃相國及出不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號曰貂却固不能爲人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于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某官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彩雖然已藏之于心又覩烏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李相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北夢瑣言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柰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邪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玉泉子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機天下仰望文皇不悅旣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唐語林

韓皐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惨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而痛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語林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剳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酉陽雜俎

李丞相回少嘗遊覃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齎家諜來謁丞相曰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銜參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illegible]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illegible]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因袖中何物取郎告

身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唐語林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段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鏁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酉陽雜俎

裴寬子諝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猫兒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傳信記

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美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 北夢瑣言

張郎中又新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痴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耶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我聞耶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本事詩

王嚴光有才不遂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線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懞漢爲餌張祜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鰲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日月爲鈎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談苑

姜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施度一心穿地傅之以爲口實 舊唐

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斵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斵窗舍人 僉載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 僉載

道士陳于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喬之又喬 摭言

崔堯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堯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堯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唐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摭言

進士姓單者就試有司誤書爲單生訴曰雖則陋宗然姓氏不欲爲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辯單生曰若不足辯則台州吳兒縣改作呂州矣兒縣可乎主司無以應 善謔集

唐傅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在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胯不遂爲人所得 僉載

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故時號禿角犀 談賓

溫憲天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猨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摭言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于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以至終身 何氏語林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閏娘、妓之尤者、摭言

卷十二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唐

劉蕡精于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而言曰，才非上聖，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于六籍如何，蕡曰，若以人望人，文中子于六籍，猶奴婢之于郎主耳，後人遂以文中子為六籍奴婢。賈氏談錄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戲語云，徐家肺，沈家脾，真安穩耶。何氏語林

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云，牡丹帶露真珠顆，佳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只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挼花打人，時有婦人斷夫兩足者，上戲語宰相曰，無乃碎挼花打人邪。外紀

溫庭筠見蚤蜓得句云，蜜官金翼使，偏示知識，無人可屬，久之自聯其下云，花賊玉腰奴。外紀

李群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云，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群玉自以春空遂至秋色，欲益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遊，俄而影滅，李遂禮其神像而去，至于涔陽，太守段成式素與李為詩酒友，具述此事，段戲之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後三年，群玉果死。外紀

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小松七本于庭，自號七松處士，嘗曰，異時可對五柳先生。外紀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責童兒采擷，有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外紀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有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旣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浮萍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唐語林

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于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希爲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謙其

麟賈之子請改爲誠字時閣然受而許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恥而交集也 摭言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俊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摭言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旣心有所慊而動形于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時仁紹亦有諸子俏孫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即聞之因伺其復至乃于刺字皮志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斜

砌作毬火中燒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外紀

裴相爲宣州觀察相謝後未行曲江荷花盛獲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興接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間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空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

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郎位裴爲丞相因書麻制回謂左右曰諾郎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語林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旣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

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差愧遂著毀茶論 何氏語林

度日休詠螃蟹呈浙西從事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又題金錢花云陰陽爲火地爲爐鑄得金錢不用模謾向人前逞顏色不知還解濟貧無 外紀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嘗策羸赴朝値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乙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摭言

陸龜蒙卒顏蕘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塵 摭言

方干爲人唇缺有司以爲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攔未見口唇開袴 外紀

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怠于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于公卿間行之有詩云春娘愛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誰道那家娘臥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其詩篇爲妳嫗輩怪罵騰沸盡要摳其面 北夢瑣言

鄭昌圖肥偉咸通中登第時以進士服用僭俊不許乘馬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路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鄭畋盧携同在中書議論不相入因喧競撲碎硯王

鐸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也 唐書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常譏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還自求押到何也 寉林玉露

咸通中荊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旨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也第

二變爲蠹魚、謂齧書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北夢瑣言

李戴仁性迂緩、娶閻氏、年甚少、與之異室、私約曰、有興則見、忽一夕聞扣戶聲、小豎報云、縣君欲見太監、戴仁遽取百忌曆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不宜行事、傳語縣君謝到、閻氏慙怒而去、荊湖遺事

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但姓方貴人、必認爲親戚、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豐邑坊、蓋造凶器出賣之地、新唐書

任轂有經學、居懷谷、累徵命、而蒲輪不至、郎入京中訪問、有朝士戲贈詩云、雲林應訝鶴書遲、自入京來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賺已多時、後至補袞、幽閑鼓吹

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布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哉、是于慶賀中、顯言其庶孽也、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北夢瑣言

進士科、始于隋大業中、盛于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摭言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獻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沆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南部新書

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者、確確無餘事、金錢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于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嚮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唐史

張林本士人、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採景于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

旅行時。他皆此類。受眷于崔相昭緯。或謁相庭。崔公曰。何以久不拜見。林曰。爲飯瓮子熱發。崔訝飯瓮不康之語。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邪。又寒月遺以衣襦。問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終始優遇也。北夢瑣言

僖宗皇帝。好蹴毬鬬雞爲樂。自以能于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北夢瑣言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獨先行到。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有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繼來。公索其笛。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北夢瑣言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之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紗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嘗遇醬豚之肆。見僧豕者。謂屠者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北夢瑣言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摭言

苗躭以進士及第。因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兒姪灑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躭復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兒或微刳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躭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卽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躭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柰何怪也。閽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躭亦終江州刺史。玉泉子

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黄門曰。自古聖賢數不

過五人伏羲畫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廼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人之命二也廼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廼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廼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廼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微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爲宰相微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頭大面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

王及善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驢宰相

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得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米省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邪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于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爲蜀相一曰興師忘其名格與興師昆弟俊邁而尚嬌謫皆有父風興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傳相國處分乞笞之其僧解後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懌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笞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懇謝以兒子狂騃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嗔興師責怒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蹤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笞之相國不覺失笑 北夢瑣言

侍郎張禕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增大阮之悲乃製浣紗溪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人終日兩相思好

風明月始應之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
黃昏微雨畫簾垂置于几上大阮退朝憑几無寥忽
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阿灰所作阿灰郎中楙
小字也北夢瑣言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乾符中盧攜在中書
歎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知禮
闈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闕僖皇播遷舉子星散洎收
復京都裴贄連知三舉渥有羨色趙崇大夫戲之曰
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北夢瑣言

所之唐　卷十三　十二

冦豹謝觀同在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藻相尚豹謂
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
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六言曰僕已
擅名四海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㮚思厲聲曰
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觀大駭服外紀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象俯近宴關請假往洛及
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彫幰載妓微服韡韃縱觀
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攙席冒落耿氊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摭言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
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
間言于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
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
何人福郎指所獻之女奴裴許諾　小過執衣侍
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云設夫人沐髮
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即僞
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
郎白所以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
福既紿以疾爲言郎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
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
郎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
虛咽一甌溺耳玉泉子

所之書　卷二　十四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姚僕射南仲廉察
陝郊峴初釋褐服侯見以宗從之舊延于中堂吊訖
未語及他事陝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有
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

子弟客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嚬眉久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趙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因話錄

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丏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謂[illegible]從姪龐之俗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懃[illegible]兼命對舉七箸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龐氏之事[illegible]龐方訝之因問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龐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龐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因話錄

李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將周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以待之及愿至數燕李公寒温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得發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李責曰郎君未官家貧産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愿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慚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也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也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愿一日後洪之屬邑民産一子有三首李公覽狀惡之久不懌愿曰留待長大令試幞頭 因話錄

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鄭綮每形于詩什中人或誦其語于上前昭宗見其激訐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綮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綮笑而問之曰諸君大誤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綮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表遜讓不獲既入視事偘然守道無復恢諧 唐史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于昭宗遂有此拜對颺之日列西城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内優穆刀陵作念經

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北夢瑣言
昭宗愛羅隱才、欲以甲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
才、然多輕易、明皇聖德、猶横遭譏、將相臣僚、豈免凌
轢。帝問譏諷之詞、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
氣多、開元時節好笙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
解笑何。其事遂寢。外紀
薛昭緯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少儀、王蕘任小賓、
正旦立仗班退、昭緯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
旂。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
行綴。何氏語林

唐語林　卷之三　十七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
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淩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
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厨家、
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
逡巡舁撞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
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玉泉子
薛昭緯恃才與地、擠于傲物、常以宰輔自許[illegible]

稔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速
于傳禪、薛公命御梁國、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謁者
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廻、連轡前邁、既至夷門、梁祖不
獲已、須出迎接、薛公標詠詞辨、方始改觀、自是宴接
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illegible]、公秖對盛言鷙鳥
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illegible]、後傳語送鷂子
一頭、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僕曰、令公所賜
其鷂、愛惜可以紙裹、安鞴袋中、來人失笑、聞于使衙。
北夢瑣言

唐語林　卷之三　十八

薛昭緯氣貌昏濁、杜紫微唇厚、溫庭筠號溫鍾馗、不
稱才名也。薛未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士腳第
幾、對曰、與昭緯作腳來、未曾與立行第也。北夢瑣言
[illegible]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于浴斛中坐移時、或有
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嗇、嘗臠一羊脾、旋割
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于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
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于和嶠之流
也。北夢瑣言
薛昭緯經巢賊亂、流離絕粮、遇舊識銀工、延昭緯飲、

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棵㲪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何不當初學冶銀(南楚新聞)

薛昭緯郎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門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嘗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汝罪于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于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巾裹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遙見促召衫帶遍視方知其非因笞之(北夢瑣言)

崔胤五拜相權傾天下巉險可畏其父慎由入呼油為麻膏避其諱時號為麻膏相公

高千里駢鎮蜀嘗開宴召營伎薛濤侍酒改一字令曰口有似没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千里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没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又何足怪有黎州刺史作千字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濤曰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曰衡字尚有小魚字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青泥蓮花記)

高駢有所愛馬死圉人懼得罪求救于呂用之用之乃入見駢曰隋將陳果仁用之有事命之淮海果仁訴以無馬令公大烏且望一借頃刻廐吏報云大烏忽汗發駢徐應之曰吾已借陳司徒矣俄而告斃(廣陵妖亂志)

鳳翔李茂貞請入覲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使韓全誨與之交結翌日宴于壽春殿茂貞肩輿衣駝褐入金鑾門易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茂貞入關焚燒京城是宴也俳優安轡新號茂貞為火龍子茂貞慙惕俛首宴罷有言他日須斬此胡轡新聞之請假往鳳翔求救茂貞遙見詬之曰此胡窮也胡為敢來轡新對曰只要起居不為求救近日京中且賣麩炭可以取濟茂貞大笑而厚賜(北夢瑣言)

高駢鎮廣陵詔立生祠并刻石頌差州人採碑材于宣城及至楊子院呂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

牽至州南鬆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
楊子院中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牒之至晚云
被神人移置街市驛大驚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
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郎令兩都出兵使鼓
樂迎入碧雲亭至三橋擁閘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傷
云人牛拽不動驛乃朱篆數字帖于碑上須臾去石
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
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損其足
遠近聞之莫不絕倒 廣初志

天祐中路德延爲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
辟掌書記友謙甚禮之然德延浮薄動多忤物友謙
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百韻刺之友謙大怒乃因
醉沉之黃河其詞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
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肥膚軟勝綿長頭
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
朱閣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
行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折作鞭騎雛
金鑲擊猫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鵞入煖泉楊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
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甁丹砂煖茶鐺小玉煎頻邀
籌箸挃時乞繡針穿寶篋拏紅豆妝奩拾翠鈿戲袍
披按褥尖幘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隔屏笑七賢貯懷
青杏小藏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汙錦涎倦書
饒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蒸綃睆藏衾鳳綺纏指敲
銀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推雁柱偏棊圖
添路畫笛管欠吹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
窮屋瓦採雀遍樓椽抛果忙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

圍榾柮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牙誇
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戴碧牋遠鋪
張鴿網低控射蠅弦詰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窻
眉乍曲遮路臂相連鬬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
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前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
粘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趫上層崖逞捷緣嫩苔
車跡小深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
尋逕斸蜂穴遶堦塡樵隔堤深嶺牛歌下遠川壘柴
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跳峻塔塼忽

隣舍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曰。甘羅作相年。明時
方任德。勸爾藏狂顛。外紀

韓浦韓洎。咸有辭學。浦善聲調。洎能古文。洎嘗輕浦
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綰樞草舍。庇風雨而已。予之
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聞其言。因有親知遺蜀
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
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外紀

高駢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煉水燒鉛四十年。至今
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

所十一号　八卷十三　二十三

高駢嘗與丞相鄭公不叶。呂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
僊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
駢驚悸不已。問計于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
學斯術于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肎更爲之否。若
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虀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
曰。老夫久不爲此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
及期。衣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于駢卧內。至夜分。
擲一銅鐵于堦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彘血。
灑于庭戶簷宇間。如格鬬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
豢仙公再生之恩。眞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
天犀帶以酬其勞。虞初志

高駢嬖吏諸葛殷。足患風疽。每一躁發。命一青衣交
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侄輩皆不得侍坐。唯
與殷欵曲。未嘗不廢寢忘食。或促膝密室。同杯共器。
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膿血沾漬。駢
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
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殷腥穢
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

所十一宫　二十四

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虞初志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
忘返。苟得一聯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
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
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
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
處閑爲客。松栢被人伐作薪。外紀

閩有一士人。以周朴僻于詩句。欲戲之。一日跨驢于
路。過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

處河聲流向東邨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士促驢而去畧不回首行數里追及邨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頷之而已 外紀

有不調子嘗以滑稽爲事嘗與一秀士泛江湖將欲登路同船客有驢瘦劣尾仍佳不調子堅勸秀士市之旣揞攞登途尫弱不堪乘跨秀士甚尤之不調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時忽值雪不調曰得之矣請貰酒三五盃然後奉爲話其故事秀士又僶俛貰而飲之及畢爵言曰君不聞杜荀鶴詩云就船買得魚偏

析二唐 八卷十二 二十五

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乎請君買驢沽酒非無據也 外紀

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才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姬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黃巢 北夢瑣言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濶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于陸唯一條湘川而已前輩

詩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首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諸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劄押衙抑揚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游也 北夢瑣言

王公遠軒因遊苧蘿山問西施遺跡留詩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回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

析旦唐 八卷十三 二十六

軒知其意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巖花自開落猿鶴舊清音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幽情入天幕西子曰詩美矣未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詩曰高花巖外曉相憐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旣暮已散期來日會于水濱翌日軒往西子已在焉自是留踰月乃歸有郭素者聞其事亦遊苧蘿留詩泉石間莫知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隣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 異聞總錄

山東一老佐吏前後縣令無不遭侵實至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試之即知強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將身點過有姓向名明府者有姓宋名郎君者有姓成名老鼠者姓張名破袋者此佐吏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處以觀明府強弱先喚張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縣令但點頭而已意無所問佐吏出而言曰帽底可知竟逐即賣之

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荊爲庶子分務謁珙珙不爲見荊乃求與珙素善者使候問之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豈可以珙兄弟作假對耶荊終不諭親族咸憂慄不安甥姪中有頴悟者探取荊文集詳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云黨緣雁序鼓扇澆風荊因爾感疾 玉泉子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以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言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誘之至家爲設酒饌徐問八錢之義負者答曰只是衣短七耳同列以爲破的紓甚慙

舉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紇干泊有同時今京兆府司錄賀蘭泊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適過府聞紇干泊卒泊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泊曰君文似鬼語也拂衣而入彬乃悟 玉泉子

新史卷十三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著

五代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斂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謁、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燕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梁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柰、幾至不測。北夢瑣言

薛廷珪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加禮。白孔六帖

羅紹威師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是勢弱、爲梁祖所制。乃嘆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個錯不成也。談賓

羅威賦咏甚有情致、錢塘羅隱有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酷嗜其詩、遣使賂遺、叙其宗姓、推爲叔父。乃目己所爲曰、偷江東集。談賓

羅隱初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後下第、過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外紀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姍殊麗、便是嫦娥、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主公驚曰、嘗記識嫦娥否。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嵩欲譏隱、故有是言。外紀

羅隱與顧雲同詣淮南高駢、雲爲人素推重、而隱性傲睨、高公留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於雲亭、時盛暑、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因謔隱云、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上、即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蓋譏雲也。

羅隱恃才傲物、落第、契濶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官之、韋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也、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

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藉。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北夢瑣言

蜀主建。二年春。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貫休欲諷之。乃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侍皆怨之。外紀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摭言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于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晉公談錄

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云。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線長。談資

馬涓舊唐名士。雄才奥學。登進士第。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縻于幕中。性耿槩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僞蜀主。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答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祭判爲之。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遂請復職。便亟脩廻復。涓一筆而成。大稱旨。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涓飲袒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矣。王許之。曰。涓少年多游謁諸侯。每行。郎必齎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憊。遍體汗流。迴顧馬曰。驢弟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爲弟搭取文書。馬兄諾之。遂搭在馬上。却迴顧驢曰。驢兄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誚。聞見錄

王建在許下。常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涓爲從事。涓好詆訐。建恐爲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涓對曰。有之。汜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涓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涓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涓晏然。史補

莊宗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忌之。莊宗燕居宮中。

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
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
允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
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白孔六帖

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
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
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
獵乎奈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
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

新史 五代 八 卷一 五

復共唱和于是莊宗大笑赦之 五代史

鄭珏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于中都長驅趣汴梁
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
猶豫不決珏對曰有一策可以緩寇不知陛下能行
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懷之以
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叚凝梁帝曰爭急矣此物
固何惜但卿此行得事了否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
則不易了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百官馬前迎謁是
日責授萊州司戶 薛史

蘇循莊宗將即位循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
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
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抃泣而稱臣翌日又獻
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續世說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
成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侍者教吹笙及笄
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
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
宮見上稱夫人之父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

新史 五代 八 卷十四 六

族誇尚劉氏恥爲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
死于亂兵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于宮
門笞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
日自負蓍囊藥篋令繼岌破帽隨後以后父劉叟以
醫卜爲業也后方晝眠岌造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
女后大恚笞繼岌 北夢瑣言

四月朔王衍會群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
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有憂臣
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能吊伐彼

有不爲臣子、此所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
何憂、退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在文以進、曰、只如
興土木於禁中、選饒雄于手下、爰持斧鉞出鎭藩籬、
飾宮殿于遠方、命鑾輿而遠幸、爲衆之端、爲禍之原、
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
心、斷性命于戲玩之間、戮仇讎于樞機之下、有功勞
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
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
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宗
新五代 一八六一 七
弼在、謬陟烟宵、殊非謇諤、興亂本則遲違章程之妙、恣
姦謀則事頻舌之能、必召傾亡、尚居左右、有韓昭在、
性懷慘毒、又恣貪殘、焚爇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喧騰
于衆口、惟思自任于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
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大恩、瘡痍已徧于陽安、蒙蔽
由乎于內省、有田魯儔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
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于上苑、珍珠未
滿于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謇諤
以佐君、但唯唯而狗言、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

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唯誇于便
捷、佐時不識于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在、
唱亡國之音、衒趨時之後、每爲巫覡、以玩聖明、致君
爲桀紂之年、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
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
開封府、默記
盧質、字子徵、爲莊宗管記、會醫官陳玄補太原府醫
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句云、旣得厚朴之才
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父爲啓齒、紀異
新五代 一八六二 八
後唐馬郁事唐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
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菓陳列于前、客
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
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
日、靴中出一鐵楇、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
勿敗吾案、續世說
楚馬殷卒、希聲立、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
十雞、以供膳、葬殷、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
潘起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五代史

洛陽有歌婦楊苧蘿、聰慧有才思、解嘲辨、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着奉絹五匹、歌者不思應聲嘲之曰、吃得肚嬰撑。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意不離雲辨、辨體充肚大、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辨慙且笑、與絹五匹、

青泥蓮花記

莊宗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五代史

伶官敬新磨、嘗奏事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怒、彎弓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帝笑釋之、

馬希振、湖南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僧貫微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微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蟻子緣砌、希振曰、蟻子子嚙蟲子子。致雍曰、猫兒兒捉雀兒兒。外紀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鋌而返、五代史

明宗入篡、安重誨用事、取謀于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圜力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弃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北夢瑣言

江淮間、有娼徐月英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又云、枕前淚與堦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没亦帶焰、時號美戲也、

北夢瑣言

孫光憲以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煖家 外紀

馮莚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雀省 玉泉子

李郁爲荊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體殊惡李寄詩曰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謾勞寬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示子孫潑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外紀

江陵有杜民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書五丈夫皆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 北夢瑣言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冊來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教童蒙以是譏之 北夢瑣言

盧延遜初投贄吳子華其苦吟篇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覔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乎子華讀至末二句笑曰上門罵來 外紀

徐仲雅有清才周行逢素聞其名及據湖南召爲節度判官時行逢欲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稱司空太保者無筭仲雅曰公管内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座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于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氏信服之故不敢加誅後竟以忤旨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味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沖天 外紀

馮道與趙鳳同在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妮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今日好雪 外紀

新史卷十四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五代

初楚王馬氏之強盛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紿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三楚新錄

馮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亦名道于禮可乎李抗聲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外紀

馮相和相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歸田錄

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于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爲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于廚中取餅并豬肉令相毆者對餐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于豬肉中加之以酥三楚新錄

楚王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烝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三楚新錄

晉高祖崩馮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朝來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五代史

盧文進鎮鄧賓從祖餞舍人常吉年老無力控馭既醉馬逸馳桑林中被橫枝罥挂巾冠露秃而奔僕夫執從則已墜矣舊患肺風鼻齇疹而黑臥於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賦一

韻嘲之賦項云當其贗子潜窺衙官共看喧呼麥隴之裏偃仆桑林之畔藍攙鼻孔直同生餓之稚覷匍𦙶偃宛是熟銅之罐。外紀

和魯公慷慨厚德毎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郎謂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永符曰予忝事筆墨方揮掃之際亦謂太傅手怒耶 外紀

桑惟翰身短面廣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illegible]各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illegible]短陋故謂之半人 續世說

扈戴畏內特甚未仕時從[illegible]謁假于細君細君滴水于地指曰不乾須前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掐至某所以爲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戴色欲逃遁列友默曉諱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illegible]也吾徒人換新句一聯勸請酒一盞衆以爲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冥香三令能遵水五申通戴飲盡別云細彈防事水短爇戒時香別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別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別云食繫逡巡水時牽央定香戴連沃六七巨觥吐嘔淋漓既上馬群譟曰若夫人怪遲但道被水香勸留住 外紀

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樹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于木而焚之 五代史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王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illegible]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受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許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白孔六帖

孟蜀兵部尚書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郎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豔 何氏語林

吳堯卿僞朝授御史大夫託附權勢苟有歧啟縱廝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歷汚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illegible]

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啗之軍帥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佗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 虞初志

金陵北有湖周迴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擧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得後湖亦暢得平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馮大有慚色 南唐近事

馬胤孫廣順中卒于洛陽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而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五代史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有逸才爲小詞尤工與陶穀素不叶屬世宗欲以爲知制誥穀奏沮之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日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 五代史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南唐近事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舅案上捧燭鐵人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廄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掇過我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外紀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書賀之

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于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勳比宋者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外紀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外紀

李先主欲諷勸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指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謀 外紀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群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南唐近事

南唐僧謙光有才辯而無拘檢性尤嗜鱉國主常以從容語及什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鱉長兩重裙足矣 五代史

張崇帥盧州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常入覲江都盧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嘗因燕次一伶人假爲死者被譴當作水族陰吏請于主者主者判云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崇因大慙 南唐近事

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韓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 南唐史

鍾傳鎮江西有以射覆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橘致袖中使射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嘗帶洞庭香 南唐近事

史洪肇他日會飲王章酒酣爲手勢令洪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洪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洪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已大怒 白孔六帖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遺巳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南唐近事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須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晒之、南唐近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淸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江陵幾雜志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幾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群事亦賴以濟、南唐書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黷貨無厭、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棋、其力粗贍、安輒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巳。鄧生倦立、見饑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効而自求退。鄧生然之、以金十鋌獲免。北夢瑣言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汭見賞、又有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爲王先主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兒狗子也。北夢瑣言

盧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硇砂發、非干駿石傷、牒多身上職。盌大背邊瘡。人謂此是打脊詩也。世傳逸詩云、窗下有時留客宿。空中無事伴僧眠。號曰、自落便宜詩、北夢瑣言

唐主于宮中作百尺樓、命群臣觀之、衆皆嘆美、蕭儼

曰恨樓下無井耳唐主問其故對曰所以不及景陽樓唐主怒貶于舒州 續世說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于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啖之潘大噱而去 南唐近事

貫休初投詩于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麦烟閣豈羡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諭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相見貫休喟然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去 外紀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鴈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瓮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寄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瓮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 畫墁錄

江南宋齊丘智謀之士也自以謂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已當十萬江南初主本

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丘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丘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置燕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目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丘第中詩曰化家為國實良圖總是先生計畫謨一個小兒拋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 夢溪筆談

南唐李煜嘗以韓熙載盡忠直言欲用為相熙載後房妓妾數十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右庶子分司東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

之巳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亦無如此何何氏語林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醖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避暑漫抄
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立后妹爲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
新史 五代 一八六〇一二 十三
參議互有不循議久不決後令文安郡公徐游詳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長月餘遊病疽鉉戲爲人曰周孔亦能爲祟乎江南別錄
孫魴有夜坐詩爲時所稱李建勳因匿于齋中俟沈彬至乃問云魴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誚彬曰何誹謗之甚彬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
孫魴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遂有能詩聲終于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徹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火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外紀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南唐近事
韓熙載父爲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妾數十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屩作瞽
新史 五代 一八六〇七 十四
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手板挽之就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姬第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爲觀覓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趣過而笑曰不敢阻興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外紀
李家明善滑稽爲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苑登臺見牛臥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云曾遭甯戚

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聞背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謝。外紀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瞥俛首而過。時關司歛率頗煩。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後主宴北苑。家明從登臺。後主曰。畿甸雨。都城不雨。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家明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後主大笑。即下令除一

外史 五代 卷一五 十五

切額外稅。外紀

後周鄭儋性吃。常逐鹿于野。失之。過牧監而問焉。牧監答之。其言亦吃。儋怒。謂其効己。遂射殺之。

林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耶。其人俯首不能對。

芝田錄

李後主酷信浮屠。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爲瘤贅。親爲桑門削作廁籌。子試之腮頰少有澁滯者。再爲治之。其手不輟。學佛握印而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王師討池州。令僧俗兵士念救苦觀世音菩薩。江南野錄

韓熙載性好詼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即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何氏語林

李後主于清微樓上歌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小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

外史 五代 卷一五 十六

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江隣幾雜志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林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驟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愛之。外紀

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人摘下耳。幽怪錄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常携近詩、詣韓熙載、韓托以目病、請置几案徐覽。明曰、侍郎目昏、請自爲吟之。韓曰、耳聾加劇、竊恐不聞。南唐近事

新史卷十五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太祖之受周禪也。百官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穀意希大用。及范質拜相。穀草制詞曰。十年居調爕之司。一旦得變通之術。質泣訴於太祖。由是薄其爲人。終身不復大用。外紀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用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外紀

太祖將築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秖書朱雀門。著之字何用。普曰。語助耳。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外紀

蜀平。二曹潘美自蜀還。既對。太祖爲内燕。惟三將與秦晉兩王爾。既入。乃福寧殿席地而坐。陳彘肉。曰。孰情意款狎。酒終設飯。三將皆曰。朝廷事力寡薄。致陛下燕設不豐。上曰。豈止寡薄。此飯乃乞來。三將莫測。曰。近從江南乞此米也。後山談叢

陶穀妾本黨進家姬。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煎茶。問曰。黨家有此景否。曰。彼麄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避寒

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爲罰爵。陶穀後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於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濱。欲令人傳誦。與掩前詩之失。國老談苑

陶學士家有魚英酒琖。中陷園林美女像。又嘗以沉香水積飯。入盌清馨。左散騎常侍黃霖曰。陶翰林甑裏薰香。琖中遊妓。真可謂好事矣。外紀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館伴驛中。族謄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蘭。衣弊衣爲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

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韓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僊，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侍女小名錄）

太祖北征，羣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綏，承旨陶穀牽衣留戀，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兩拜，回來難為揖酌也。（畫墁錄）

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為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闈。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

意搆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為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恃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樂善錄）

權某為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於權。權曰：學士有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為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權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受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卽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二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惶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拜馬券取之。（國老談苑）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之宗，然其為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

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為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東軒筆錄）

党太尉名進，性愚戇。常過市，見縛构欄者，問誦何言。優者謂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卽命杖之。又寫真，寫成，大怒詰

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太蟲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耶又罷衙見其子裸跪雪中問之知其得罪大夫人被縛太尉自裸體命左右縛於兒旁母夫人問何故太尉笑曰你凍我兒我凍你兒又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也 外紀

宋主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宋史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沈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却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个翰林學士 石林燕語

宋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請見上急出見之及所聞奏乃常事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於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口兩齒墜焉徐伏地取齒置懷中上怒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怒解賜金帛慰勞而去 宋史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李相濤常因春社寄詩求酒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喫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蓋俗傳社日酒喫治耳聾兵部小字社翁每於班行呼其名字云 外紀

陶穀小字鐵牛李沆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過中流潛聞令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外紀

蘇易簡特受宋太祖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

年纔逾壯有不勝閒冷嘆贈老僧詩曰憔悴二郎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彊仕而卒 讀書鏡

太祖與趙普論事不合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則塞破屋子矣 談資

開寶中神泉縣令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內則貪黷自奉其事甚多一日榜縣云某月某日是知縣

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
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也言
不獻送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續壽衣
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
生日吏莫將來無不喜者時王嵒以鷺鷥詩諷之云
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最爲中的 諧聞錄
江南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
每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於外後主多
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王歸朝後與金陵舊宮
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 默記

新紀 宋　卷二六　七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
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
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遂稍稍損
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
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
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
人以爲口實 歸田錄
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

舜何太宗可比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七德舞詞
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之遽興
曰朕不及朕不及 外紀
曹翰事周世宗爲樞密承旨性貪侈常著錦鞾金綠
綠鞾朝士有託無名子嘲之者詩曰不作錦衣裳裁
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腳慚愧絡絲孃 外紀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啓云白首窮
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
書監 [illegible]

新史　卷二六　八

太宗第五子益王元傑每有過失姚坦輒盡言規正
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
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
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
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僧贊寧辭辨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泰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

高英秀嘗與贊寧共議古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
王莽弄來僧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
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
語詩羅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
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
衞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外紀
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
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旁其
中有一物猶帶漏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
新史宋　八　卷十六　九
裹綠橘一枚也又太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
四句云鷀鷀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
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云有頭有足不石卽玉欲
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外紀
呂蒙正父龜圖好內寵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因淪
躓窘乏或謂其嘗處破窰中自嘆有撥盡寒爐一夜
灰之句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
因誦灰撥灰詩諷之又嘗有鵙吻詩曰獸頭原是一
團泥做盡辛勤人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

窰內時
初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
薄客有譽呂者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
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
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
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
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外紀
郭恕先善畫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
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新史宋　八　卷十六　十
曰聊以效顰坡仙集
太宗作開寶寺塔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
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云衆謂金碧熒煌臣以爲
塗膏釁血帝亦不怒宋史
張後裔在幷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
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
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獎贊一人卽爲
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談賓錄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

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太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眞、眞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死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乃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冷齋夜話

太宗時、魏廷式任陝西益州轉運使、因入奏、帝謂曰、有事具白中書、式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爲宰相來。談賓

新史 宋 八 卷十六 十一

王元之七歲能文、父本磨家、畢文簡公士安爲州從事、元之適代父輸麪至公宇、立庭下、文簡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嘆息曰、經綸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 外紀

太宗時、待詔賈玄者、常侍上碁、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出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於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旂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崇之弟子嘲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外紀

新史 宋 八 卷二六 十二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鐵有蝗虫、盧笑曰、某聞所有乃假蝗虫、賈應聲曰、亦聞不傷稼、但盧多損耳。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刃刺丐者死、遺其刃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大怒、謂猶伪

五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攜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惟命即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鐵圍山叢談

曹翰常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

學詩亦乞應詔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睹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惻然即自環衛驟遷數級 青箱雜記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何氏語林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歸田錄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 牒一作 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 歸田錄

真宗時畿內蝗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因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 宋史

真宗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羣臣入賀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

帝默然、宋史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眞宗自註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性、歸田錄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少長禮、陶納之、後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

太過、過庭錄

丁謂因寇準稱薦、得致通顯、雖同列兩府、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恨、遂成釁隙、宋史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求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王文正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歸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求、公不見、堂吏言陳以有事啓白、公曰、令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王文正公遺事

宰相丁公謂在中書暇日、語同僚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或曰、奮布衣取天下、觀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田舍翁耳、晉公談錄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

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笑而易之、歸田錄

楊大年方與客碁、石中立自外至、戲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答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何氏語林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杜村夫子、鄉人有强大年者、令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擧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外紀

楊大年與丁晉公遊、處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大年、因晚候晉公門、方伏拜、而

髯拂地晉公亟謂之曰內翰拜時髯撇地楊起視其
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丁默然外紀

劉曄嘗與劉筠飲茶問左右湯滾也未衆曰已滾筠
曰僉曰鯀哉曄應聲曰吾與點也外紀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
處迎丞相驛使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
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秘
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聞之遂以林下之語公
爲已發且有稱快語聞者笑之外紀

劉子儀嘗有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
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學干祿之事或有除去官字
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外紀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希望大用意頗不懌賦詩云
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
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
一服清凉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凉傘也

焦守節眞宗時奉使契丹館伴丁求說指遠山謂曰
此黃龍府也守節應聲曰不知燕然山去此幾許求

說懸服宋史

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蒲博時士安
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其事使加貶斥方啓口臣有
女壻皇甫泌適値邊庭有急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
面奏値上內逼遽引袖起遂語畢曰卿屢言壻皇甫
泌得非欲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
郎轉殿中丞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左丞致仕青箱雜記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
當若敎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百川

丁謂參知政事眞宗嘗問唐酒價幾何謂對以每升
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後余因看李太白詩有金
樽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句所言
酒價頓異客有戲噱者曰太白謂美酒耳恐杜老不
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佑畢

前輩常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
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
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

褻、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螢雪叢談

祥符中、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令學士張居房爲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种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爲閑忙令云、世人何人號最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外紀

夏鄭公竦在翰、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傲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東齋記續錄

靳史 宋　卷十六　十七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何氏語林

張詠知成都、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何故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以詩留別、有曰、秋光都是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嘆曰、吾過矣、同僚能詩而吾不知、遂慰薦之。淡資

州東王文公寢疾、眞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半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厮繫絆。與一服藥。且大家厮離。畫墁錄

符建間有杭州學敎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釜、作金字。一學生知其非、佯爲未喻、懷經上請、敎授因立義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是釜字。敎授大慙、鳴鼓自罰、三直無名子以十七字詩云、敎授太昏沉、將釜却爲金。萬福你說易、龔深蘋原字深之、嘗著易書、舒王稱之。泊宅編

丁晉公初釋褐爲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伍環、公笑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

靳史 宋　卷十六　二十

千貫物耶。懼、我撓之故、矯耳。於簡尾書一絕戲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闕、朱洪崖打白洪崖。人以爲朱崖之行、已兆於此。外紀

鮑當善爲詩、及第後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暎知府、當失其意、初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遊宴無不預者、不復以椽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抱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

見髮影大懾以公服袖掩頭而走。外紀

石參政中立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彘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耶。墨客揮犀

石資政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辟土）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秖爲大（音拖）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歸田錄

斬史 宋　　八卷十六　　二十一

張齊賢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耶安得以此待之。談資

張齊賢改秘書監致仕嘗出謁其子曰昔賀秘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大人盍衣羽衣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齊賢曰且作白頭老秘書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爲名言。談資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昴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然矣楊毎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如何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昴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王文正公旦性量寛厚不屑細物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惟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曰然於是厚贈之蓋平日控馬公但見其背不見其面故因去見其背方省也。談資

天禧三年開府解榜出有廢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十餘人復亦預焉時號還魂秀才前發解官皆謫外郡

斬史 宋　　八卷十六　　二十二

泊宅編

石資政中立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又常於文公家會葚坐客乃執政及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嘗得羅襴衫盡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

也、
楊僕善詩、眞宗召對、自言不能上旌之問行時亦有
人作詩送、郎否、楊曰、獨臣妻有詩一首云、更休落魄
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府去。這回斷
送老頭皮。上笑放還、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爲學士、有乞
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欲作若敖之餒鬼、自後
乃得判他局云、
王旦薇服質素、人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

新史　宋　（八）卷十六　二十三

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
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急還之、
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歲
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嗣宗至郡、集諸邑獵戶、得百
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
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
者朝廷所尊禮、每師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
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
是眞宗有敕書、令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
放遂乘驛訴於上前。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
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
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
誌、但石刻此詩、置於墓旁。吾其榮矣。行營雜錄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 陽一作 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
黃宗旦應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上旨、天下以爲姦邪、及稍進
用、即啓迪眞宗以神僊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
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爲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爲判官、

新史　宋　（八）卷十六　二十四

一日宴官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盌注者、獻藝
於庭、丁顧語夏曰、古無詠盌注詩、舍人可作一篇、夏
即席賦詩曰、舞拂桃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
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東軒筆錄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喜
爲外官。常怏怏不自足、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
吾乃於許州過了二年矣。東軒筆錄
蜀人魏野、隱居不樂仕宦、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
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灤。

一聲離峴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所居頗蕭麗當世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僊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夢溪筆談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不塵昏滿

新史　宋　一六　卷廿六　二十五

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青箱雜記

蘇舜欽石延年輩有名曰鬼飲了飲囚飲鼈飲鶴飲鬼飲者夜不以燒燭了飲者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頭圍坐鼈飲者以毛席自裹其身伸頭出飲畢復縮之鶴飲者一杯復登樹下再飲耳 畫墁錄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在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夢溪筆談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

新史　宋　一六　卷廿六　二十六

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夢谿筆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峰修行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一日下山於道傍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古今詩話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

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歸田錄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歸田錄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座稱為的對歸田錄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列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夢溪筆談

蘄史卷十六終

斬史卷十七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丁晉公爲玉淸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卽奏有僊鶴盤舞於殿廡之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僊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展事而僊鶴迎舞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僊鶴前導是時寇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鴉數十飛鳴而過寇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僊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東軒筆錄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談時政而共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仁宗曰卿等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論聖旨不識小人爲誰仁宗從容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 東軒筆錄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杆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 談苑

胡旦作長鯨呑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流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東軒筆錄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泉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爲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驢內復曰廳前捉到須依法合內盛來定付庖 退朝錄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敕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襆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君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叅此去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夢溪筆談

石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繫進舍望曼

卿號哱請救因駐馬召邏卒問之曰昨夕里閈閒有
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
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於馬前曼卿按轡占絕句以
誚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巨耐一
雙窮相眼得便宜處落便宜外紀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
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然臂香以禱宮人內璫
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
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為其

姑乃陰諷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
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
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柬之曰陛
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
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
京雨遂降聞見雜錄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退朝仁宗獨留呂公
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呂公曰士
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如何呂公曰與

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許州仁宗曰不虧他
否呂公曰聖恩極厚呂公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
主上獨留公必是士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沉
吟久之曰使弼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
閤子內物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
盡般合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趁待漏院只就審官東
院待漏既入朝張公唯祗候宣麻呂公唯準擬押麻
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大驚於是
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大傅知許

州談苑
呉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
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
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
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餚來李二謂李
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為豐腆有一薦醫適
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惟
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敎戒就使
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

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啗之曰倉卒遽行嘗何所論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夢谿筆談）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闊也王曰適此霖雨瑀曰今後轉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逢這短髮蓋譏王之侏儒（談苑）

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當時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盛度嘗為人撰神道碑石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菱角（外紀）

陳亞與章郇公同年郇公將薦之為言者所阻乃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蘇木）旋占凌霄路（凌霄花）自是鬱陶人（桃仁）險難無夷處（蕪荑）也知沒藥療孤寒（沒藥）食蘗何相誤（黃蘗）大幅紙連粘（大腹皮）甘草歸田賦（甘草）（外紀）

都下鄙俗目軍人為赤老莫原其意緣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西府迓者累日不至問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既云未至因謾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號為赤樞伯庸常戲其涅文云愈更

鮮明狄答云莫愛否奉贈一行王大懿惡（江鄰幾雜志）

陳亞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相思子）（薏苡）白紙書難足（白芷）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檳郎讀（檳榔）（狼毒）分明寄得約當歸（當歸）遠至櫻桃熟（遠志）何事菊花時（菊花）猶未回鄉曲（茴香）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糧）石竹風生砌（石竹）羅扇儘從容（從蓉）半夏紗廚睡（半夏）起來閒坐北亭中（柏亭）滴盡珍珠淚（珍珠）為念婿辛勤（細辛）去折蟾宮桂（桂）其三曰浪蕩去來來（浪宕）躑躅花頻換（躑躅）可惜石榴裙（石榴皮）蘭麝香消半（蘭麝）琵琶閒後理相思（枇杷相思子）撥朱絃斷（蓽撥）續斷朱絃（續斷）待這冤家看（代赭）（外紀）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羊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挽車乘者皆著韋褲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察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陳亞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著藥名詩百餘首行於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棊怕臘寒呵子下

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曬作葫蘆羓之類極爲膾炙又嘗知辟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界足親知借借尋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覽者無不絕倒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思耳或曰胡延索可用乎亞曰可沉思久之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謁窮措大（青箱雜記）

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

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大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夢谿筆記）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詩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官館職自君玉使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齊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石林中詩話）

宋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依者密請曰陛

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薛簡肅公立朝蹇諤於簾外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談賓）

天聖中鄧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鄉中長上率後進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鬚鬢皓然當贊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先生無渴睡既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筆不下乃復至簾前啓曰前日無狀後進輒

以妄言仰瀆先生果蒙以難韻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諸生諾而退是夜主文遂遜去車運司云鄧州滿場舉白是年遂罷舉 賴真子

禮部引試舉人常在正月末及試經學已在二月中旬京師適淘渠矣舊省前乃大渠有三禮生就試誤墜渠中舉體沾濕中春尚寒晨興尤甚三禮者體不勝其苦遂於簾前白知舉石內翰中立乞給少火炙乾衣服石公素喜詼浪遽告曰不用炙當自安樂同

列訝而詰之石曰何不聞世傳欲得安三禮莫教乾乎 東軒筆錄

周月僊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郡造翫江樓於水滸每召月僊至樓謌唱調之不從柳緝知與陽渡黃員外暱每夜乘舟往來乃密令舶人至半渡強贏勾之月僊不得已從焉惆悵作詩一絕云自歎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酒半柳謌前詩月僊大慙因與耆卿歡洽耆卿喜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卻駕

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 [illegible]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何氏語林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陳驚懾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岡第

中特珍賞之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徧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 外紀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於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一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夢溪筆談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

語曰、既飽、不會、用、則不錯。夢谿筆談

祝侍詔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宇、有尺、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方圭好爲惡詩、宋公庠知揚州日、圭來謁、讌於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宋欲[illegible]已之、顧野外有牛、就木磨痒、謂坐客胡[illegible]曰、青牛恃力強挨木、恢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歛至客散、欲[illegible]擊恢、衆救而免。外紀

新史宋 一八 卷十七 十二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蓋、鄆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夢谿筆談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原自不由人。夢谿筆談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

新史宋 一八 卷十七 十二

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賓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姓不罵、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師不諭其詭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范希文讀書長白山、日煮粟米二升作粥、畫以四塊、

斷虀數莖啖之嘗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外紀

梅聖俞有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時盛傳之劉厚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軸云是胡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梅遽避而過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為 何氏語林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夢溪筆談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鴈相挨此下讒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夢溪筆談

文潞公知成都時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幕客張少愚與聖從同郡請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抑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謳之聖從為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作樂張讌迎其妓雜府妓中謳少愚詩侑觴聖從但醉而已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外紀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章郇公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叛命即寶元康定之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方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白郇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和焉當時輕薄少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年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

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鶺露蹄 談淵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時否祁答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是爲甚的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遊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借所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一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爲眞反以才叔所收爲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哂坐客赧然 玉照新志

莊敏公諱縯字王汝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王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慍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蓋詩中王欲王女但音發作汝也 桐陰舊話

昔一僧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牛馬之類是也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曉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外紀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外紀

吳門蠡口瀨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汎五湖也鄭毅夫有詩曰千重越甲夜城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郞合鑄西施 外紀

滕甫元發視文正爲皇考舅自少侍文正側文正愛其才待如子視忠宣爲叔毋恃才好勝忠宣未嘗與較皇祐元年同忠宣貢京師是年忠宣登第滕失意

歸文正責怒滕欲夏楚其無間如此愛擊角毬文正
每戒之不聽一日文正尋大郎肆業乃擊毬於外文
正怒命取毬令小吏直面以鐵槌碎之毬爲鐵所擊
起中小吏之額小吏護痛間滕在傍拱手微言曰快
哉文正亦優之 過庭錄
滕元發少居鄉里寺中修業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
烹之僧歸覺笑曰能作滕先生偷狗賦即不申理其
破題云僧雖不淨狗也宜偸轂藍宮之夜吠充絳帳
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
新史 下 卷十七 十七
兔之頭又云既欲思於實腹遂乃設於空喉即日傳
播諸郡
熙寧未改科前有吳儔賢良爲廬州教授嘗誨諸生
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
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儔姓吳
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外紀
劉原父晩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僊家千載一何
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
劉郎原父得詩不悅歐公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

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姊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
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原父思報之三人
會聚原父曰昔有一學究訓學子誦毛詩至委蛇委
蛇學子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字
毋得再誤明日學子觀丐兒弄蛇飯後方來問何晏
也曰適有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
以來遲歐公亦爲之噱然 外紀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
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俳諧題其傍曰混元
新史 宋 卷十七 十八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夢溪筆談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
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
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
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
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
李誠之爲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
漏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
不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

塡游盆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稱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公聞其語嘿然 何氏語林

宋元憲始名郊文價振天下既入翰林有言郊姓名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元憲令易之遂改名庠一日具奏劄先書臣庠時李憲臣爲翰長見奏指宋名曰此何人耶吏具以對旣而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略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何氏語林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爵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已諠播遠近竦大慙阻 何氏語林

蔡君謨爲歐陽修書集古目錄序刻石歐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蔡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后月餘有人遺歐清泉香餅一匣蔡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 夢谿筆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是曾公所引心自不安往曾許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税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燕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

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來遠矣何足校耶許憮然而去 何氏語林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於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夢谿筆談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崇寧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以安國嘗
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闒
冗臨事冬烘蓋以某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
而尖喚每掉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
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 避暑錄話

彭齊吉州人未第時常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
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咥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
以會客彭亦預翌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班入縣
來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去些子猪羊引

便來令尹聲聲言有福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
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
見者無不絕倒 青箱雜記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
心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加意豢養熙寧元年段
忽繫獄及歸問鸚鵡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
家餵飼以時否鸚鵡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鵡
幾時籠閉豈亦不生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放之 樂善錄

謝絳具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脣
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
諷所薄及龐籍訟諷兩被黜時王堯臣當制絳求代
草其詞藉詰末云季孫行父之功予不忘矣蓋指諷
爲四凶也論者益畏之 儒林公議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
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
職例嗜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
有授此職者遂嗜龍圖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
市舶張苑進篤蘇香得之時號篤蘇學士運判蔣彝

應副朱沖墓事得之號仵作學士越州通判魏志崇
獲盜黃烏嘴得之號賊學士

裴鎮崇班者晉公之後監華州赤水鎮酒段少連領
漕事巡過督其職事命去幞頭既而曰且與幞頭以
待再來點檢裴曰此幞頭是受官日朝廷所命之服
運判既命去之不敢擅裹須候朝廷指揮自爾露頭
治事凡出入見賓客以至迎送露頭穿靴者三年朝
廷亦聞之有旨段少連不合去命官巾幞罰食裴即
日復冠人方貴焉 畫墁錄

謝無逸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衲子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不無逸曰文章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在傍聞之匿笑而去。何氏語林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寵鶴夫妻。江陵幾雜志

太子中舍柴餘慶談其從叔內殿承制蕭蔡州日掠

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嘗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嘗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貴幾錢 江陵幾雜志

杜祁公衍享客多用採漆器客有面稱嘆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元昊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備舉故事時韓魏公為首相在宴和詩卒章云曾叅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內侍都知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仁宗愕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 談資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六一詩話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叅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秉間問公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道山清話

范希文知鄧州是時法網疎闊監司尚預遊宴張去惑為點提刑獄醉中起舞既而曰啓諫議壞了提刑也 談苑

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謔之介曰貢甫非登弟君子乎貢甫曰雖非登弟君子卻是打爺知州常州

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爺橋 談苑

范仲淹富弼同在中書嘗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宋史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以狀元及第判州事持國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是改呼僉判彥終身卻之 宋史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詞句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

新史 宋 八卷一一 二十五

郎命二僕舁苦海於前共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宋史

宋庠留守西都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以畝試之自旦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雞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自養令民悉呈所畜雞既集紛然而鬭莫能間止百姓喧門塞路共觀兩雞相鬭罷之 歷史

馮當世慶曆中以鄂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春來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

承平時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 老學庵筆記

王洪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綱至八百里杜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澠水燕談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頗傾張掞叔文亦新貼

新史 宋 八卷一二 二十六

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貢父詩話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 後盛也 臣拜洗 受賜 兩朝厥荷 通好 情幹勤 厚重 微臣雅魯 拜舞 祝若統 福祐 聖壽鐵擺 嵩高 俱可忒 無極 主大笑遂爲釂觴 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麥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illegible]

不佳沉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貢父詩話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水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故云 貢父詩話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夢溪筆談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候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世說

韓王汝平生喜飾廚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師長安錢穆父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王汝不悅 談資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焉穎公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耳 談資

韓魏公留鑰北京日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官頗慢公公不與較俄潞公代魏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談資

仁宗時廣中抄沒巨商得大珠帝以賜張貴妃諸嬪御羨之爭於市中求珠珠價頓增帝聞之一日後苑

賞花貴妃以所賜珠爲飾帝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無忌諱妃急易之帝悅珠價遂平 談資

新史卷之十七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宋胡衜盧祖皐在翰林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二學士不如依舊畫胡盧談資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度其不可留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乃引陳文惠曰無如陳堯佐仁宗然之遂大拜揆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擕酒過之申公使之歌

爲詞云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爲隣瀟湘煙暖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軒畫梁時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談資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題詩於壁云公子乘閑卧繡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談資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常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塲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金玉詩話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

金盞盛釣餌棊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談資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踰再浹日會宗袞自汝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同矣且莫北去欲識壁云郭汾陽會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及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退朝錄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泛舟湖中、常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王是南人、知行舟之節、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横。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何氏語林

石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鹽兩船、至壽春託知州王子野貨之、時禁網疏闊。曼卿亦不爲人所忌、市中公然貨學士鹽。何氏語林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竭。船中有醋斗餘、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何氏語林

歐陽文忠知貢擧、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不變文格、蓋至日晏、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閒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鬨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爲學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時傳以爲雅謔、然是擧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爲詞場刷恥矣。程史

穆伯長好古學、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於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何氏語林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何氏語林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剪虫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王文康公善淋、百療不差、洎爲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

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東軒筆錄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中途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得罪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從城上問官軍漢人兀攃否。或仰而答曰。兀攃。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慚爲兀攃也。東坡志林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既貴。時相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宜諭之。對曰。非不能去。姑欲留以爲天下士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湘宅編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東坡志林

張宗誨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何處居。對曰。兩岍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外紀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

夢溪筆談

丁公度晁公宗慤同在館中。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墼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歸田錄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郡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院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

喫糞。歸田錄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歸田錄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敕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歸田錄

新史 宋 卷十八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僊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夢溪筆談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致、所以至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以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

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溱知杭州、時張紘為御史、因彈呂溱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語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淫風。尤為人所笑。東軒筆錄

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致乘船至廣東、廣州被圍、凡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嘆曰、此皆士卒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驅、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信有之也。東軒筆錄

新史 宋 卷十八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雄所在、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已癡矣。西人嘩土窟為空。尋為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吼賊風。

帳中驚起密翁翁平明不待金師出連着皮裘入土
空張亢嘗謂密翁翁無可爲對者一日亢有姪不幸
敘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嘷曰安能撻我但堂伯伯
耳亢笑曰可對密翁翁釋不問東軒筆錄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
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
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使侵
隣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虫本是天災
即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却請貴縣押來未幾

傳至郡下無不絕倒避暑錄話
柳三變既以謌作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
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祇如相公亦
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綵線慵拈伴伊坐
柳遂退畫墁錄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
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
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
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我

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東坡志林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
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後
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爲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
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雖日尊經
然坐斥君父之名亦未爲允上嘗詔其修國史瑗乃
避其祖諱不拜道山清話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
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

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詠赴裴度會但云園
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鬧談資
李建勳出鎮豫章一日遊山田間茅舍老叟教授村
童公觴於其廬遺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
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斧乃離別之離非
梨也蓋謂離別之慘戕伐胸懷有若刀斧耳
談資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
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戲問

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冷齋夜話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墜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冷齋夜話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

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老學菴筆記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東軒筆錄

湯安國累官至天章閣侍講、為人言行鄙朴、每進講

則雜以俚下鄽市之語、自辰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盧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唯安國受之而已、東軒筆錄

彭乘為翰林學士、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之詔曰、當候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況之成都府、會西蜀荒歉、饑民流離、況始入劍

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罪、乘又當批答曰、才度巉巉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琪情滑稽、及乘死也、琪為輓詞、有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東軒筆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着題也、歸田錄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

飲綬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
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又官局正門裏皆
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
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
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石林燕語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
掇摸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
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
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

斬史 宋 卷十八 十三

無酸餡氣也 石林中詩話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奇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
無日不攜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
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
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
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
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石林中詩話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名嘗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
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
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
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 六一詩話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荊公時爲館職頗祐
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臟敗劉攽侍讀以書戲荊公曰
要當如宋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荊公答曰天下之
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
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軒筆錄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

斬史 宋 卷十八 十四

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
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
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
云此是人家失卻猫兒詩 六一詩話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
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
用草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
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
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

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欲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東軒筆錄

劉禹錫博通子史百家作證類本草而訥於爲文時

新見宋一八 十五

賢頗以此鄙之嘗作詩曰風定落花深一寸日高啼鳥度千聲又云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歐公謂忽作人言 過庭錄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以髯置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

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別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待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翔董令回車擊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尹可及肩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王曰不用臨坑推人

吳人孫山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過庭錄

李太伯素不喜孟子以爲孔子尊王孟子教諸侯爲王嘗試制科六論不得其一曰吾書未嘗不讀必孟

新見宋一八 十六

子注疏鄉筆而出後檢視之果然絀不中第 談資

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校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畫墁錄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遊學文談不悉是非然居揚州凡各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

敢睡直是怕那溘然。畫墁錄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其日有奔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青箱雜記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荊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從暨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趍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

已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笑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石林詩話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章章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涂事字子山稱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其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貢父詩話

蘇舜擧知臨安縣獻役鈔規例於轉運副使王庭老庭老不喜命急足押出城後遇蘇軾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蘇問訓狐事舜擧云自來聞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人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日出爲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語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却是訓狐權攝意以譏庭老等如訓狐不知是非也烏臺詩集

緒歸應治平中省試有大舜善與人同賦破領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卒見黜心甚不平一友戲慰曰公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曰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睹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捫掌錄

黃裳踏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捫掌錄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嘆者乎。行營雜錄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談資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爲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去餓烏臺上噤無聲未幾魯公亦致仕而去 東軒筆錄

靳史 宋 卷十八 十七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治道後世所當遵行者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等素熟荆公論。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又益兩參知政事。談資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墨客揮犀

御史有閽吏隷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余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喧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闕望甚峻閽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閽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

靳史 宋 卷十八 二十

曰爾挺忽直豈睹我之失邪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嚀之復丁寧敎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東軒筆錄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之詩乎。東軒筆錄

滕甫之父名高官止州縣甫之弟申狼暴無禮其母
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鬪政多紊人譏笑不一
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語之曰公多類虞
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東軒筆錄
章相性簡靜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
先朝嘗聞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
聞乎曰不知不知匆遽別出一題曰斂由寒暑既非
巳豫先杍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斂乃樂斂也當
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云上在諒陰而用樂恐

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城廟裏沽良玉閤府舉人說武王廟試良士不孫賦 大子門牆弃筱笄同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賦
惟有人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江陵裝雜志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
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奥有大
德其名曰坤亢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尚
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東軒筆錄
或薦王迥於荆公介甫唯唯既而曰奈奇俊何客不
喻或哂曰此介甫諧也王迥字子高有遇僊事六麼

云奇俊王家郎也 畫墁錄
陶隱居註本草蒲萄北人多肥健諒食此物却不知
有羊肉麪也 畫墁錄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
以芍藥謂此爲淫泆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
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
若覗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
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 外紀
傳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

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
視笑曰七上八下人材 外紀
孫巨源從劉貢父乞墨吏送孫莘老巨源復來乞乃
知莘老誤留也以皆姓孫又同館職故吏輩莫得而
別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別也劉
曰既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
中以莘老爲大髯孫學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 外紀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
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

問珊曰、和尚接泼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泼勃然、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迓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看是塼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常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諢語、而胥吏每一

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明道雜志)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常有詩云、錯綜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中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鶴林玉露)

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輟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久之、乃悟其戲已。(東坡志林)

王荊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源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

解報恩。(老學菴筆記)

陳繹晚爲敦朴之狀、時爲之熟熟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爲翰林學士、語於衆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熟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熟熟、皆當時鄙語。(東軒筆錄)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

之名者。嘗號其里爲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
京。呂天姿清瘦。每説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説
法馬留。時邵箎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捲
髯。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昰亮又從而轃爲七字對
曰。説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樂善録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
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
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鬩。荊公知其子失
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

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
人也。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薄不肅。荊公
奏逐魏氏婦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
侯工部死後休妻。東軒筆録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王荊公舊
交。公作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遥
想郡人臨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値風。即
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
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正直聰明神
鬼畏。死時應合作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
任也。東軒筆録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喜謔玩。屢以犯人。熙寧中。爲開
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
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請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於
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
而牓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爲臺官。彈
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嘆曰。既爲馬嘿。豈
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

荊公惑黨人之説。反以罪三司。會既隔下。朝請而嘉
問治事如故。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乎望之。嘉問字也。東軒筆録
臺官蔣之奇。以浮語彈奏歐陽公。英宗不聽。之奇因
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久不起。之奇仰曰。此
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大臣。京師傳以爲笑。
龍川別志

新史卷十八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熙寧中高麗人使至京語知開封府元絳曰聞內翰與王安國相善本國欲得其詩詩願內翰訪求之元自往見平甫求其題詠方大雪平甫以詩戲元略曰登意詩懸來鳳沼爲傳賈客過鷄林 東軒筆錄

杜大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挺定曰莫要剝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押送

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衢州興寧尉 余公武園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阜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侯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蓋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爲戲也 東軒筆錄

唐垌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鷄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鷄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荊公又乞留班傾喧於殿陛上

怒降垌爲太常寺大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垌歎曰射落之鷄乃我也 東軒筆錄

孫莘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興孔夫子孔宗翰宣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爲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外紀

荊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

看。荆公聞而嘆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外紀

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怨。太師戒之、因作啓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虀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餐倉米老衙官。外紀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治平初、濮安懿王冊號、其原寢皆用紅泥雜飾、攽謂同舍王汾曰、比聞王墳賜緋、得非子有銀章之命耶。東軒筆錄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雖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謂其可千里遺人、如鶴一飛千里。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恐難便作酒用、其下有餽鵝設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請過共食右軍、相傳以爲戲、傾白墮得無與食右軍爲偶耶。避暑錄話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

於予、澡豆其如予何。夢谿筆談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靑靑、竹之所長、故名曰靑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靑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侍兒小名錄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

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外紀

蘇東坡嘗云。爲我周旋寧作我。眞一好句。只是難對。時王平甫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外紀

陳輔輔之。丹陽人。能詩。荊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墨莊漫錄

滁州西有高塘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

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遇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輶軒來往。莫不吟諷。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塘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南部新書

王荊公嘗舉書句語劉季孫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應聲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外紀

祥正一日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外紀

王荊公嘗題江寧道中驛舍一聯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王介見而鄙之。書其末云。金陵村裏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荊公見之。亦不屑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蘆花起。恰似春風柳絮時。末句又譏介之輕狂也。外紀

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相往來。季常喜談

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一病亦彌月。雖使皐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墨莊漫錄

東坡在黃州。而王文甫家東湖。公每乘興必訪之。一日逼歲除。至其家。見方治桃符。公戲書一聯于其上云。門大要容千騎入。堂深不覺百男歡。墨莊漫錄

東坡夜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於窗間云。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

燈花落茶毗一箇僧 墨客揮犀

李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飲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謳烈併酒掷於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艇逆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覯本無士行輒遊賓筵試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外紀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譏其官職自妻而致 清波雜志

王丞嗜諧謔一日論沙門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進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云投下云脚豈不的對也 外紀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為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穎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凡歲幾朝溫公未嘗盼睞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妝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麽明日穎公幕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孫兆曰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鼈廝趯 畫墁錄

蘇東坡謫監黃州市征有一舉子惠簡求免稅書札稍如法乃言舟中無貨可稅但奉大人指揮令往荆南府取先考靈柩耳

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王夫人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嘗舉似章子厚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

大笑別外紀

熙寧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談苑

紫姑者廁神也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灰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談苑

魯直在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乏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于尻骨上做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凑放野同人竟無所濟 過庭錄

王荊公在熙寧中作字說妄意杜撰東坡因見而及之曰丞相贖微窮制作厶不敢知獨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不勝其鑿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何也又戲謂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並無以答 外紀

熙寧初議行新法蘇子瞻力言不便乃乞外通判杭州每以公事臨西湖理訖則與黃太史輩縱酒賦詩笑談間各以姓氏名諱相揮謔蘇公首唱以所載舟中檣賦云木蘭舟上篙聲自咿啞未曲腰黃曰何謂公笑曰此檣直也太史即以蘇公平日所作詩檃括之云北山始與南屏接西湖十里蒲東橋此非蘇低乎 外紀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南為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黜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既乃招降予官朝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恩至三班院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為廖恩事勒停 談苑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遊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

幸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灑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時王待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避暑錄話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寧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德繽繽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載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石林中詩話

朝士趙杲有兩婢善吹笛知滕州日以丹砂遺子瞻子瞻以斷笛報之并有二曲其詞甚美云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斜風裊又云自桓伊不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君洗盡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杲曰子瞻罵我矣杲南雄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談苑

李公擇於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談苑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於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賻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止乏資由是獲美醞盈室焉談苑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妓掖侍見客於堂中諷以好色致疾既廢尤頓須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數倍於未病時何氏語林

魯直爲禮部試官或以柳枝來有法官曰泄漏春光有柳條魯直曰榆條準此蓋律語有余條準此也

王荊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

農師學易（以豉切）於龔（古勇反）深之蓋譏士之寡聞也王無咎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談叢）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貴儋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驗當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冐海隅四郡士人亦向進雖云登闢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耳（可談）

新史　宋　　宋二十七　　十三

朝士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不甚持重間爲狎邪輩所謳播入樂府今六公所謂奇俊王家郎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可談）

蔣之奇既貴項上生疣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元與蔣相善一日見蔣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潁叔在後（可談）

南岳李巖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笑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全無一物（外紀）

舒亶嘗夢入空中見樓閣金碧輝煌有瓊裾琅珮者數百人揖亶請詩且曰此間文章要似鸞鳳隱起與織女分巧亶吟曰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却還家一人曰未免近凡（外紀）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哥哥欺殺宋昭宣嘗言井口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新史　宋　　宋二十七　　十四

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或疑有他疾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景仁絕不置疑即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得實弔恤之未晚

乃走僕以往子瞻發書大笑故後量移汝州謝表有
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未幾復與數客飲江
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
謂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
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辭挂冠服
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爲
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
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避暑錄話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

新史 宋 一八 卷二九 十五

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
故東坡詩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冷齋夜話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
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
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
飯滿桉 冷齋夜話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儼然一榻
枕書卧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
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

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僊詩曰授我碧簡書
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
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老學菴筆記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荊公絕不樂之一日當
世力薦於神祖荊公即曰此孺子耳當世忿曰王鞏
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天節同日也
荊公愕然不覺退立 老子菴筆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

新史 宋 一八 卷十七 十六

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
甚衆即日傳之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追東坡至前
途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
一絕却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
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咁不可漱幾
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
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
甚故妬而去徑至棲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礱石
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 老學菴筆記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世說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世說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

新史　宋　十七

傳一時貢父被召在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過庭錄

相士黃生見魯直懇求數字取信爲遊謁之資魯直大書遺曰黃生相予官爲兩制壽至八十是所謂大葫蘆種也一笑黃生得之欣然士夫間莫解其意有見魯直者因問之黃笑曰一時戲謔耳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錢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蓋譏黃術之難信也 過庭錄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毎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鸚鵡堤吳撫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減 可談

新史　宋　十八

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色髑髏否余欣然爲王勾得對 可談

丁石與劉莘老同里發貢莘老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後失途在教坊中莘老拜相與丁隷見同賀莘老莘老以故不欲廷辱之乃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本無面見相公又朝廷故事不敢廢誠負慚汗線見因啓莘老曰石被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

上劉爲大笑 過庭錄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譚書鏡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事多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槖駝之項多綴鈴鐸其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路相逢則難於迴避以藉鳴聲相聞使預得迴避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而使相避耶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鵲多托高以 新史 宋
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鵲也豈以車駝比耶營丘士曰鷹鷂之尾亦設小鈴安有鳥鵲巢于鷹鷂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之縚線偶爲木之所綰則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也抑不知綰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慍而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故鼓鐸以樂其尸耳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嘉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遂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絛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立纍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譚史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摹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 新史 宋
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過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晝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過去較其所藏宛若刻楮不復能辨 譚史

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多

諫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 續編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靑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謌是枝上柳緜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illegible]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得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眞壻也以女妻之 譚史

新史 宋 卷十七 二十一

米常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譚史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未爲僧日乃儒家流書無不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在宋神廟朝因禱旱乃詔在京名僧入內修設道塲須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旣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啣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師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靈隱寺僧名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不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于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

新史 宋 卷二 二十一

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案筆判踏莎行詞云這箇禿奴修行忒殺雲山頂上空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外紀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着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

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繫一葫蘆巳傾潘
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外紀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
王也凡龍之産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多暴
又以其類同必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又其性尤
戾若吾女更與龍為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
者不可得于多智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
雖龍亦水族也求壻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
魚彼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黿鼉其狀

新史　宋　八　卷十九　二十三

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
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為
壻也王曰善 譚史

承平時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
談謔時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
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
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
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
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
之介如言方共嘆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
亨利使睢盱欲起辨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閟而
舌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出
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坡逆敓使自愧弗及
迄白溝往反齚舌不敢復言他

米芾崇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
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
深不樂之每加彤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
巳也走利僕愬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

新史　宋　八　卷十九　二十四

司五字仍降旨請洽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
之遣僕持敕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淩晨拜
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
卽均敵之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
一生澄淡今日乃使着矣 談史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
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愧隣婦青脣之動桑間
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
交夷狄奏上神宗顧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問

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隣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脣動添新玉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其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効之夫乃爲詩云吹火青脣動添薪墨腕斜遙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老之強記雖稗僻小說無不該覽云

澠水燕談錄

王介甫論揚子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他日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荊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云否聞者皆笑 北窗炙輠

新史 宋 二十五

黨翰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翾舞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勳歸去南柯崇寧間又遷於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於相國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指爲怨望重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爲十詩卒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 程史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遊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往往得詩宜獨以語訥不能請及坡將移臨安於飲餞處宜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宜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仰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宜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 外紀

蘄史 宋 二十六

艾子之隣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麄糲故少智也其問人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爲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腳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往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大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嘆曰肉食者其智若此 談史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有詩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外紀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下梅花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亦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外紀

東坡一日攜宅眷遊西湖因往靈隱適見佛印臨澗掬水怡然忘機坡詰之答曰聞此中有花紋小蚌可愛欲得數枚置之盆池間以供清翫猶憾未獲坡戲之曰佛印水邊尋蚌吃佛印應聲答云子瞻船上帶家來。

新史 宋 卷十九 二十七

米芾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談史

米芾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林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洩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不敢止相

譚史

蘇子瞻嘗戲作吃語詩云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挂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外紀

東坡作硯蓋銘即離合硯蓋二字云研石猶在峴山已頹妻女既去孟子不來。外紀

艾子出遊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麻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

新史 宋 卷十九 二十八

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艾子

新史卷十九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史應之嘗授館於人爲童子師山谷詭之云歲晚亦無鷄可割炮蛙煎鱔薦松醪蓋古詩有曰來朝爲從先生飯一夜沿溪捉鱔魚山谷用以爲戲 外紀

秦少游自矜髯美語東坡曰君子多乎哉東坡應聲曰小人樊須也 外紀

孫公素居京師大病趙德麟數往存撫之又數日見

東坡云聞曾見孫公素病如何趙曰大病方安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後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孃意下恨則恨無柰思量坡大奇之 外紀

東坡在杭州與陳季常遊季常自以飽禪學而妻柳氏頗悍季常畏之至或詬罵未已聲達於外東坡因以詩戲云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外紀

黃魯直有痴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嘷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外紀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末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 東坡志林

熙寧七年四月王荊公罷相鎮金陵見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 稗史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嘷其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於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使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寅雖免一時之禍殊不憂一眼胡奴見此賦也 東坡志林

元豐六年冬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東坡志林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在黃岡時嘗戲作食豬肉詩云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賤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外紀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此叟蓋自知頭方命薄必不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兩日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東坡志林

王安國性亮直嫉惡太甚王荆公初為參知政事閒日因閱讀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豈止於是耶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為議已自是尤與平甫相失 東軒筆錄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唯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曰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東坡志林

斬兒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武能言不過數句耶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了矣 東坡志林

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談史

元祐初章子厚簾前爭事無禮責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雖甚安敢輕行

杖。外紀

章子厚謫雷州、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迎謁、子厚見之、既而倚檻看雲曰、夏雲多奇峰、眞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章默然、外紀

楊次公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公作河豚羹飲之、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公笑曰、此贋本耳、迨其行、送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公曰、公言無乃過歟、次公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顚子、外紀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稿、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石林燕語

侯元功少遊場屋、年三十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忽不加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僊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躋政 外紀

顔于政爲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爲之不難、當出其上、了齋戲曰、君作尹、須改姓顔、曰、何姓、曰、姓茅、嘆作茅廣漢、墨莊漫錄

哲宗初卽位、契丹弔哀使入見、蔡持正以虜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驚見或懼、前一日奏事罷、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荅、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既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石林燕語

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爲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云得

體蜀公性眞純暮年文字尤簡直不甚經意時文潞公方以太師入爲平章軍國重事覽之笑曰景仁也不肴脚下 避暑錄話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頴悟絕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戲之曰予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 東坡志林

東坡之妹秦少游之妻也一日妹歸集晏因食焙栗

新史 不 卷二 七

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 借意古内中黃見 坡恐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坡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也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何不言藕斷鷺鷥飛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予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淸以水對山最爲的對

東坡云西南地溫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谿堂山深氣嚴陰嶺叢薄無夕而不雪毎一賞玩必命諸子賦詩爲樂既而襲蹈剽略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四字離爲四章止四句仍效歐陽公體不以鹽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聲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牕撩亂撲春虫 色 閑來披氅學王恭姑射聲儂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遶庭無處覓行蹤 氣 半夜欺凌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怎得山村酒價高 味 兒童竃手握輕明漸碾搶旗入鼎烹擬欲爲將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淸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

新史 八 卷二

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遊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於官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談史

元章得一硯謂周仁熟曰此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眞僞居半特善誇耳芾起取於笥周亦索巾滌手者再作敬觀狀芾喜出硯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公何先恭

後倨硯汚矣不可用爲公贈

柳三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圃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柳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 貢父詩話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東坡志林

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爲童子狀貌肥黑矮小子嘗戲之曰此羅浮茯苓精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庸物也 東坡志林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惟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起矣又聞主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道山清話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 石林中詩話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黄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倣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取詩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冕

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又奚爲山
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使天年俱自遂
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爲口實余聞閩州人祠陳
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
爲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
苟僅得豚肩巵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
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 蒙齋筆談
賀方回嘗作靑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
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騭一詩
王荆公嘗爲書之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
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
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眞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
君可謂郭訓狐矣功父白髯而鬍故有是語 竹坡詩話
郭恕先有美名郭從義鎭岐下延置山館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醇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郭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
大怒與郭遂絕 何氏語林
陳文惠堯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與石少傳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
牀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
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
飯牀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貢父詩話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
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旁乃不可服如僕服之
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道山淸話
曾子固性矜汰多所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嘗白
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

明堂禮成表眞天下奇作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
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 何氏語林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晝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
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
也 貢父詩話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州令同試

永興軍進士劉元父爲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illegible]歡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魈爲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僊遊潭下臨絕壁萬仭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高齋漫錄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名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察使知米好石廢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汲汲公務猶懼有闕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米徑前以手於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迺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左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何氏語林

趙悅道罷政閑居每見僧至接之甚有禮一日有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正色謝去後再往閽人不爲通士人詣閽者曰參政便值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尋常僧來相見亦只是平平人相公道只是重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襴衫直是不直錢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便那般不得娑少來看孔夫子面 何氏語林

宋朝翰林學士多以知制誥久次而稱職者充之劉原父居外制最久既譽望素高一時咸以爲宜充此選劉亦雅以自負然久不升進出典郡淹還朝復居舊職頗怏怏不自得一日顧官屬曰諸君聞殿前諸揮使郝質乎已拜翰林學士矣或以爲疑者徐笑曰以今日之事準之固當然耳

章子厚爲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子厚出詩示客指其頌德處歎以爲工門人皆不平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爲之既又以爲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illegible]模樣滿座烘然 何氏語林

齊地多寒春深未萃甲方立春有村老輩[illegible]一筐

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曾鞏知襄州日朝廷遣使按水利令從官各辟三兩選人充勾當公事鞏一日宴諸使者坐客云昨夕九星墜於西南有聲甚厲又有小星隨之鞏曰小星必是天狗下勾當公事也何氏語林

東坡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

公李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顔顧公久之談記

司馬君實與呂吉甫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拏上曰相與講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箇陝西人一箇福建子怎生廝合得着道山清話

沈存中名括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云死矣夫盆成括衆悟其爲戲何氏語林

錢穆父嘗言頃在館中有同僚曹姓者本醫家子貪緣入館閣不識字且多犯人錢一日因誦子瞻詩曹矍然曰每見諸公言此人不知何謂或言其文章之士也近得渠作詩皆重疊用韻全不成語吾錢恐人僞作命取以觀之乃子瞻醉中寫少陵八僊詩錢曰此少陵詩子瞻寫耳曹曰便老陵也好喫棒一日諸

公過其家觀其所藏書畫其家多貲雖眞贋相半然尤物甚多有閻立本粉畫羅漢橫軸上各有贊字畫皆眞楷可喜乃唐時帝王製標首題云應眞橫軸曹問坐客何故爲應眞或對曰眞卽羅漢也曹曰好好地團甚謎亟命易去自題云十八大阿羅漢道山清話

徐德占與曾子固同鄉素不相接子固流落外郡十餘年還朝日德占驟進御史中丞中丞法不許出謁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

子固曰君便是徐禧頌之而去 何氏語林

劉貢父作給事中時鄭穆學士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答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曰慎不可遂其請問其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潞公聞之甚不懌 何氏語林

王荊公爲小學時嘗訪蔡君謨君謨聞公至喜甚自取茶之精品親滌器烹點以飲公公忽於夾袋中取消風散一撮投茶甌中併食之君謨失色公徐曰大

好茶味君謨大笑且歎公之眞率 何氏語林

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倖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蹔偷閑卧老僧牀驚回一覺遊僊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後山詩話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喫皛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毳飯奉待貢父雖知其爲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食抵暮乃去 何氏語林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

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雖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厮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

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顚願質之子瞻長公笑答曰吾從衆 何氏語林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 何氏語林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卦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朋從目爲活卦影

溫日觀嘗在朱宣慰家畫葡萄遂題一詩于上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皆金紫貴朱欣然曰朱清果是賣蘆柴出身和尚說得我着酬以賥資五錠 何氏語林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里且從容蘇答曰奈這事須當歸

郭功甫過杭州出詩一軸示蘇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蘇曰祥正此詩幾分蘇曰十分功甫喜又問之蘇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元城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先生再三論列不降出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曰若遂回不去當率全臺論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

者劉應聲曰將謂杲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

蘇東坡自元祐初爲獄官挫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入偶遇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遂免良久牽一牛至云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所活數人矣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生嘗殺人今當還命其人妄言亦有黃

賓官大怒詰之曰蚍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黃何功之有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耳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眞妃於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坡仙集

東坡因子過讀南史卧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篤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趙胡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坡仙集

子瞻書許敬宗硯云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硯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浙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眞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死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懿死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堪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硯之不幸一爲敬宗所辱四百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研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洗之坡仙集

田衍魏泰居襄陽郡人畏其吻譴曰襄陽二害田衍魏泰未幾李豸方叔亦來郡居襄人憎之曰近日多磨又添一豸墨莊漫錄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遺逸舉授文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却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峰前只一家嫩眞子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子厚坦腹卧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坡仙集

蘇文忠五帖其獻蠔帖極言蠔之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南海以分其味

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拊掌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

蘇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皆有姿色內有一善謳舞者容質雖麗而體幹甚偉乞詩蘇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大慙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一人獻策曰決梁山湖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介甫喜甚沉思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適在坐戲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湖則可容矣介甫笑而止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樗蒲之儔咸列為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迸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眾賢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坡仙集

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子瞻云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也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脩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釀宜哉新罰至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為主司而失李方

叔玆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又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 長公外紀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常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東萊詩話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 坡仙集

黃魯直浣溪沙詞云新婦機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清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纔出新婦機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耶 燕石補

東萊公嘗與羣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酢無他物令衆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與應聲對云出門蒸餅便無鹽衆服其敏 東萊詩話

予瞻語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實篔偃竹記尾云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作洋州園池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是日與可與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燕石齋補

文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言曰吾將以爲襪材聞者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 長公外紀

劉貢父一日問於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

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嘗說日月也。續前定錄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讌。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爲游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寔揑細浪魚吹日。手弄黃花凉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斂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喜。坡曰。但恐他姬廝賴。故云耳。詩林廣記

靳史 宋

二十七

子瞻知湖州日。嘗與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閫熟睡。坡戲云。髡閫上困。有客即答曰。何不用釘頂上釘。坡仙集

靳史卷二十六終

海陽査應光賓王父輯

宋

大通禪師者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妙妓謁之大通愠形於色公乃作南詞子一首令妙妓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搥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丐兒子由晦默少許可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不交一談惟指口以示之 長公外紀

子瞻書孫叔靜諸葛筆云久在海外舊所賚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蹬者今日忽于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嘆曰此筆乃爾蘊藉耶 長公外紀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子瞻言公禪人亦復能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瑶柱豈免一朵頤哉 長公外紀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絶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脱藉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 坡仙集

東坡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别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 坡仙集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蘇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劔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要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辨慧命楊次公接伴一

日趙延出令因要兩古人爭一物僧先曰古人有張
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公曰古人
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由葫蘆錯曰錯葫蘆
學士秦太虛爲賈御史彈不當授館職文潛戲太虛
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蘇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
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事矣
韓子華王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
郎持國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

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即名二相
公廟　坡仙集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
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泛湖中望
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謌正擁紫髯翁誰
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珠簾捲
落暉水沉煙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凉甚擁髻無言
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
已完不回執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　長公外紀

魏文帝言中國珍果甚多蒲桃當其末夏涉秋尚有
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
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曲蘖善醉
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溢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橄
欖正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乎坡橄
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俗諺傳南
人說橄欖回味清甘北人云待他回味時我氣兒已
甜半日矣坡詩蓋用此意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青熒熒

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貢父曰前數
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子瞻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儉
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
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
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坡仙集
東坡嘗言題趙昌蘭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

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至云豔姬踏筵舞清眸射劔戟
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矣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飲
人與俗子同科
東坡有詞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
彩虞侯欲出來祗應也
子瞻邀劉器之叅玉版和尚至簾景寺燒筍食之器
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
要令君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為之大笑子瞻
為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叅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
籜龍兒 坡仙集

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
於應接乃目杭倅為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
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人曰酒肉地獄今值
獄空
子瞻過濟南龍山鎮監稅宋寶國出王氏華嚴經解
相示子問寶國華嚴有八十卷今獨解其一何也寶
國曰王氏謂我此佛語深妙其餘皆菩薩語耳子瞻
曰予取佛語數句置菩薩語中復取菩薩語置佛語

中子能識其是非乎曰不能也非獨子不能王氏亦
不能予昔在坡下聞沂陽猪肉至美遣人買之使者
醉猪夜逸買他猪以償吾不知也而與客食皆大詫
以為非他產所及已而事敗客皆大慚今王氏之猪
未敗耳 坡仙集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嘗與論佛詰其所以不信之
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
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脉曰寒則服熱藥曰熱
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脉而信之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
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汝試叅禪琴操
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
水鬢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景對曰隨他楊學士
鼈殺鮑將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
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泣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子瞻云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精舍起題其
壁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

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豈見者乃謂予謟之也耶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 長公外紀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仁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長公外紀

子瞻以天廄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又爲跋宗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才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 長公外紀

珩之宋 一 三 二 七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荊公公曰好箇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鞚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撫人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氣有聲熟視而嘆曰你早作聲我不至此 後山談叢

元祐中黃魯直與趙挺之俱在館閣魯直意常輕之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爾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讀書鏡

坡公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此詩譏諷朝廷鹽法太察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此譏諷鹽法太暴也又云杖梨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此譏諷青苗助役不便也 長公外紀

王介甫乃進賢饒氏之甥其舅黨以介甫廣理如虵皮目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售耶介甫尋舉進士以詩

珩之宋 一 八 八

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虵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子瞻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詞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 坡仙集

子瞻跋南唐挑耳圖云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胸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

我耳。晉卿灑然而悟。言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技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坡仙集

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八

靳史　宋　卷二十二　九

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優人之言。便具褒彈。坡仙集

王荊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荊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贅牛耳。荊公言取其順德。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謂鼠無牙。荊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不蔡嘗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孫公談圃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春衫誠可脫。鄰得詩。戲語坐客曰。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既半截入土。猶爭高下。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請紗總大士着此一轉語。坡仙集

東坡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侯鯖錄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

不容見（鶴林玉露）

東坡云蘇州有僧璿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卧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沽（侯鯖錄）

子瞻與姪孫元老云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僧（坡仙集）

子瞻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以檳榔因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問秀才何往母言入鄰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尚在嘗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坡仙集）

米元章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船欲墮攸遂與之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徧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嘆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寃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坡仙集）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璹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疏辭漢去以兄弟皆補外也璹應聲曰大老入周來對偶親切又善迎合公大喜

子瞻嘗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以笙簧易鼓吹也又曰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

王和父守金陵荊公退居半山每出跨驢從二村僕一日入城忽遇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戸家避之老姥自言病痁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遺之姥酬以麻線一緌云相公可將歸與相婆也公笑而受之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題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何遵緣此知名

子瞻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滑䭔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團能言當須稱屈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涴既坐轎為頂蓋所礙遂徹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晁以為戲何氏語林

元祐末宇文昌齡命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頻齡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渥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無供璪怒罵不足果病噤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人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不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唾之退語近臣曰張璪生還奈何至其家婦孫聘覗阿翁剝地又却來也畫墁錄

東坡歸宜興時道遊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仲益年在髫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屬對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翰苑神僊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眞璠璵器也時天微雨坡緋衣金帶又命對曰雨濕紅袍蘇木氣仲益應聲曰風吹金帶荔枝香坡大奇之外紀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士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十主女亦配九龍外紀

雲峰悅禪師與興化詵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於悅悅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枝猶有九百九十九又南華示長老與悅同嗣大愚有書來叙法禮悅作偈戲

之曰與師萍蹟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
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外紀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
州郡以水土美惡較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
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潁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
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
去昭州試命一廻。墨莊漫錄
王陶樂道哲廟居東宮時師傅也。哲廟登極時王退
閑上力欲召用陶表謝云豨翼已成四皓不聞於再
斤史 宋 癸二一 十五
起田園麁足兩疏那見於復來遂不出又有謝賜夏
藥表云陛下樂忠良之諫而臣無入告之嘉猷陛下
錫藥石之良而臣無盡言之苦口。一時稱之陶美姿
而長身時謂之沒興眞武。過庭錄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
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
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惶恐自陳湖
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
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

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
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
岸而已。老學菴筆記
吳興陸蒙老元光常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
陸曰君既能詩可咏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
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声溪詩話
斤史 宋 二二 十六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
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鬬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
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
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
雀鬭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
喫潑飯聞隣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未畢閽人報建
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
故云打死又何妨。
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救命未敢

祗受乃以抵爲祗以授爲受劉安世奏曰唐有狄獵侍郎今有祗受賢良。清夜錄

王舒王慈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眞率毎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可還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稱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食餳也子厚啓齒。王照新志

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老學庵筆記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頴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役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何氏語林

徽宗取升山奇石置之艮山名曰艮嶽時米芾爲書學博士召令書一大屛上指御前一端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外紀

徐遹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崇寧二年爲特奏名魁時已老矣赴聞喜賜宴於瓊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爲羣倡所求惟遹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墨莊漫錄

吳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過省以爲舉字說之勸及作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賢奕

袁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敢薦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爲肩上短下漏又廣顙尖頷面多黑子望之如灑墨聲嗄而吳音哲宗一見連稱大

陋刻錯愕不得陳述而退縉紳目爲奉敕陋 可談

舒王退居金陵結第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氓張姓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即呼張翁張應聲呼相公一日王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字一不同耳 可談

蔡京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勉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宋史

蔡京專政日久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甫入遽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者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宋史

謝石善占字徽宗書問字筆勢兩直飛開命一隸持往問石石占畢密于側緘付之戒其到御前方可發封隸歸奏上啓讀乃曰左看是君右看是君聖人萬歲遂補承信郎有道士聞其事亦以問字占石曰門雖大只有一口道士愕然蓋所住觀無他黃冠唯童僕數輩猶未以爲奇復書器字倩俗人往占曰人口空多皆在戶外於是大服之 鐵圍山叢談

謝石既以相字着名常遊丹陽見道姑行市中執巨扇其上大書折字如神石笑曰此術豈有勝我者何物老嫗敢爾噂入室書石字示之姑曰爲名不成得召卻退逢皮則破遇卒則碎石視之不樂然心服其言明日訪所在無識之者蓋異人也建炎中石爲利路一尉武將王進邀之飲使折其名石曰家人欲走若圖事必敗時進以謀叛結黨欲發不以其語爲然將起亂之夕乳嫗踰垣告官逮捕下獄始嘆息曰悔不用謝石之言郡守疑石同謀而知厄不告亦逮治坐削籍懸配蓬州後詢王進鄉里乃滄州南皮且起於卒伍悉如道姑言石起配所道復遇之道姑靠山而立令石折之人倚山爲立其非僊乎道姑批其頰

曰爾以多口致累、仍復肆乎、自爾蹤跡盡滅。

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夜錄

李端行字聖達、毗陵人、崇寧間太學屢中魁選、聲名籍甚、大觀丁亥歲與諸路貢士舉試、李士英作魁、聖達第二、意不平之、嘗曰、天下清氣無南北之異、但吳中清氣十分、鍾於人河朔清氣爲稀、我占了八分、以士英河內人故也、士英銜之、其後士英拜相、聖達方爲大傳、坐小累罷、坎壈失志而死。閑燕常談

許彥周云、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垛死屍、能如往之毛筆詩云、平生幾輛屐、身後五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彥周詩話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溫公詩話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纏、世人那識是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竹坡詩話

周重實爲察官、以民間多壞錢爲器物、乞行禁止、且欲毀棄民間日近所鑄者、銅器時張天覺爲正言、極論其不可、恐官司臨迫、因而壞及前代古器、重實之言、既不降出、憤懣不平、謂同列曰、天覺只怕壞了、他兒磬兒。道山清話

政和殿試何㮚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少年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恠、唱名日、呵出御前、時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潘在庭、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冷語冰人耳。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太師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道學不容於時、胡陽章疏、併及蔡某、謂之妖人、坐謫

道州以死。蔡喜地理學。每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吉凶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間好丘壠。究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

溫公之任崇福。每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公先瀧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

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江行雜錄

錢中道師太原。一日武官謁見。叙舊累數百言而退。錢語坐客曰。適來官人口不稱名。但稱賤迹不已。欲面折之。便是要人避己名也。客問似乎門下有舊。錢曰。舊識其人。公客曰。某亦識之。佳士也。錢曰。只那老賤迹。閑燕常談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

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

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謔乃耳。朝野遺記

子瞻在儋耳。嘗從黎氏乞園蔬。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以折菜錢。坡仙集

子瞻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

鼈廝踢。溫公不解。曰。鼈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鼈廝踢。

子瞻云。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出郊迎。問海南風土人情。余謂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其登舟。執手泣涕而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坡仙集

東坡自錢塘被召。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藉藉聲名不負公。高山白蚤。瑩骨冰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淸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坡仙集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

可以一笑坡仙集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晁美叔每以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已。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備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因浩歎者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坡仙集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老學菴筆記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裏頭有災福坡仙集

東坡叅玉泉皓禪師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秤天下長老輕重師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坡無對於是尊禮之坡仙集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老學菴筆記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是鹿鹿邊是麞夢溪筆談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墨莊漫錄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坡仙集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語言不竊、一日東坡謁之、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任教誨之言、答輒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語、紫微雜記

士大夫筵饌、率以餢飥、或在水飯之前、予近與河中府蒲左丞會、初坐、卽食餢飥、予驚問之、蒲笑曰、世謂餢飥爲頭食、宜爲群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序、久抑下列、頗欝鬱與論、爭復位耳、皆大笑、澠水燕談錄

政和中、何執中爲首台、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時有以舊印行吉觀國所試爲君難小經義、稱爲上皇御製者、會大宴、伶官爲優戲、相謂曰、官家萬幾之暇、何所爲、曰、不過燕樂耳、曰、不然、亦如舉子作文義、問何以知之、遂舉爲君難義誦一過、乃以手加額、北鄉贊歎說聖意俛同常布之士、留神經術、天下幸甚、又問宰相退朝之暇、何所爲、曰、亦作文義、問何義、曰、爲臣不易義、乃批其頰曰、日掠百二十貫房錢、猶自不易、俚、蓋俚語以貧窶爲不易也、閒燕常談

東坡子過、范敦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下矣。坡仙集

毗陵有成郎中、宣和中爲省官、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岳母陋之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命成作催妝詩、成乃操筆大書云、一床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高齋漫錄

康待制奉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倩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人緹縈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請縣投牒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牒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竹坡詩話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一達官効顰云、

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鍾。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錢氏私記

宣政間。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嘗出入禁中。善作臨江僊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寓調笑。徽皇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萬歲山。命俊臣為臨江僊詞。以高字為韻。末句云。巍峩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

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上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欲知勤苦為新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髭。上大笑。師成恨之。譖其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疎。明日攜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窻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末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亦是滑稽之雄。藏花庵言

李氏女。字少雲。本士族。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子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

能勝也。笑曰。恐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艶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彥周詩話

金人既出境。朝廷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為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道路之言。切中時病如此。避戎夜話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之福兒。蘇之呆子。常之歐爹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鬪擊。宣和中。真州倡

迎新守於維揚楊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鉠耳真州諱火柴頭楊自侍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爇火而有烟燄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貫官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火不謹却着柴頭咄置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邪沒耳朵邪楊倡大慙 青泥蓮記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慕容邢武者三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飲食之類問之蔡氏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之稍息元長轎中獨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在天涯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日卒門下呂川卞老醵錢瘞之 王氏揮塵錄

祭攸嘗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

孫薪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碣光爲太學舊遊宣和末黃以侍御史出守虔州薪不肯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杯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薪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贓 外紀

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錢氏私誌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奏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老學庵筆記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建炎中呂元直作相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奈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旨待先去爲相公蓋一宅子奉候 揮塵錄

高宗時褻人淪餛飩不熟下大理寺優人扮兩士人

相貌各問其年一日甲子生一日丙子生優人告曰此二人各合下大理帝問故優人曰餠子餠子皆生與餛飩不熟者同罪耳上大笑赦原襄人（外紀）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公賞稱從軍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黄河立功第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楊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一次輕于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功一次近於一次武臣無辭聞者稱服（錢氏私誌）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晃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高宗爲之改色（養痾漫筆）

紹興辛巳金遣使來脩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扃驛門絶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景盧等催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使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太學諸生衍作南鄉子詞誚之曰洪邁被拘留稽首垂哀告彼酋一日忍饑猶不耐堪羞蘇武爭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辨村牛好擺頭時便擺頭（外紀）

汪彦章在翰苑屢致言者作點絳唇詞云永夜厭厭畫簾低月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横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盃手君知否曉鴉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何（外紀）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今

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鶴林玉露

關解有俊才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倨坐關揖而問之彼疑關爲攫徒因詭關曰太子洗馬高番魚良久復詢關關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鱉朝士駭曰是何官稱關笑曰且欲與君對偶精切外紀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鞵宰相呂元直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外紀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惝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揮麈錄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于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鶴林玉露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illegible]以反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書室出[illegible]賞[illegible]面日鄉搜行步[illegible]人言托住半周天[illegible]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豢豕成群叢穢狼籍肥腯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揚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鶴林玉露

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徑入房中明日大生九子皆黑臘遂生邦彥故小名十狗貽宅編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老學庵筆記

張孝祥父祁與胡寅交善秦檜惡寅并祁下之獄既而什之後孝祥由鄉薦得試集英考官定第二秦塤爲冠孝祥卷文墨皆精妙上覽之喜甚擢首選實以抑秦也秦不能堪陰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秦謝問

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當觀誰詩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外紀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香班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且鍋月廩仍襯身章甫遍刑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倅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徤羨不撓孤爽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老學庵筆記

紹興間秦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乃罷諸將兵柄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宋史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世說

楊愿與秦檜善至飲食動作悉効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宋史

紹興丙午正奏名第一人王十朋副奏名第一李三錫時居榜尾者不樂或以詩戲之曰舉頭雖不見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談資

紹興中陳楠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外紀

京城既陷虜遣使籍帑藏至軍器庫點閱兵仗時莫

壽明以內相爲館伴。因白自念兩朝和好當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虜使應聲曰我曹脚轉後不請云左屬
櫜鞬右執鞭弭與君周旋 閒燕常談
趙公衡宗室居秀州性和善與人欵曲但天資滑稽
遇可啟顏一笑銜口輒發因寡髮俗目爲葫蘆洪景
盧戲作減字木蘭花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枝依樣畫
吾事無能只去籬邊纏倒藤 幾回水上輒捺不翻
真箇強無處容他只好炎天晒作巴 外紀
陳莘叟憶內辛稼軒作尋芳草詞嘲之曰有得許多

淚更閑却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
生睡。 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
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外紀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
提州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塘娼
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
字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
敗其守也。已而璜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昕然不
交一談次日報謁璜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

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妓樂大作璜跛蹐
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
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璜昔日所贈之詞璜聞之
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斯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
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璜心益急妾曰司諫
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當即出也璜
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
於地鈇亟命索轎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醉殺五更酒
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

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
青泥蓮花記
秦檜爲相日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着實檜嘿
數焉。忽忘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顧謂左右取
斧代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可惜檜
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何氏語林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
昌也戚彥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
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

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與之乃說書

史人。白獺髓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盖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鶴林玉露

樓宣獻自西掖出守永嘉。以首春觴客。甄龍友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蓏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大笑。爲罰

掌吏。外紀

汪聖錫爲秘書監。食罷會茶。一同舍就枕不起。或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個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合辭稱美。外紀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爲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爲韻。即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山房隨笔

陸士規布衣。上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干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

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鶴林玉露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美。至以選階一二年爲執政。人懷速化之望。故任於朝者多不肯求外遷。重內輕外之獘。頗見於時。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於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

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之以其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其官厚、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面白、以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程史

范石湖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賦詩曰、家山隨處可松楸。荷鍤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外紀

楊誠齋與朱晦菴善、晦菴病足、誠齋以詩戲云、晦菴若問誠齋叟。上下千峯不用扶。晦菴覽而笑曰、我病在脚、不若誠齋病在口耳也。外紀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老學菴筆記

隆興間、有楊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未暇及此。它時功成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老學菴筆記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溶者、爲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方就席、子溶遣縣吏呼妓樂伶人、郎皆馳往、無敢留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爲客、郡治乃寂無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必面見守、醉中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縣酒渴、聞有獻虀、欲覓一甌。守亟取遣人遺之、不敢較也、

謝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伯益面黑而狹多髯希孟入其書室見寫真掛壁上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髯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此語喧傳伯益病之而莫能報希孟後避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於是以兩句咏其名曰炊餅擔頭挑取去白衣鋪上喝將來聞者笑倒 外紀

顧敦詩起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汝陰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訖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啓甚工云夢焦中之鹿冥辨其真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汝陰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外紀

新巳 宋 一八 卷二十二 二十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老學菴筆記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嘆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至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耶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 老學菴筆記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老學菴筆記

行一未 一八 之二二 二十二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劊刀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運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挈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避暑漫抄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綰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

曰、吾、晉、裝、也。公、何、㤪。老學菴筆記

蘄史卷二十二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

嬾真子

段少連性夷曠，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耿，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木星亦不甚得力也。

東軒筆錄

虞雍公以西被賛督議，既卻逆亮於采石，還至金陵，謁葉樞密於玉帳，留鑰張忠定及幕屬馮校書、洪檢詳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天風欲霽，因留郡飲。酒方行，流星警報沓至，蓋亮已懲前衂，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時劉武忠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恃，議遣幕府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回顧久之，酌卮酹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爲國家卒此動業，義問與有賴焉。雍公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敢爲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爲橋，與鼈約曰，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爲我再渡一遭，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大笑。已而雍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斃，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

程史

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嬾真子

秦禬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

取泥盡堆積府牆及門。有無名人題詩於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黃金。笑談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牆陰。（白獺髓）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老學菴筆記）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閏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

誥於高宗。漢旱欲蘇。京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外紀）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藝苑漫筆）

洪文敏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而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某大父嘗爲吏。童時從入。是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坡仙集）

姜堯章居苕溪。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又號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姜答詩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

僊。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峰生肺肝。（外紀）

徐淵子。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茶參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併遺以阮郎歸詞云。茶寮上。一頭陀。新來學者麽。蝤蛑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　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雖然無柰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外紀）

洪文敏文惠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吊焉主人受吊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群妾岔出素粧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家官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 談資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談資

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鬢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 墨客揮犀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犬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嘶聲可禁何嘶聲之喻蓋昔人曾有爲驢哭牡丹賦云展侶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嘶聲驛吏之意出於此 墨客揮犀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古杭雜記

妓女王蘇蘇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侄因與同詣

焉飲次標題憁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
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
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
之曰惟得大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
閒人到留住靑鈇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
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古杭雜紀
或傳得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
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
潘閬四詩人名也 墨客揮犀

戴石屏薄游江西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
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
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行仍錢以詞云惜多才
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
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掟月盟言不是
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
石屏旣別遂赴水死世俗有謔詞云孫飛虎好色柳
盜跖貪財這賊牛兩般都愛石屏之謂此 外紀
三山蕭軫登第榜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

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
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
歡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古杭雜記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後爲女道士浪遊湖海
間欲於東門外化緣造菴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
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煉不回
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遇醫人李恕齋乃
欲尋舊好遂從俗嫁之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爲韻榜之

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
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
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竹坡詩話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
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
云我有一疋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
零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
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
妙古今無何如莫惜鵝谿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

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竹坡詩話

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吾豈妄言哉 吳溪詩話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

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桯史

崧山隱者閉戶著書不接世事忠宣造其居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持所業謁見嘗有字說解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可否又解母字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過庭錄

孝皇時一州官得郡陛辭有官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所以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錢昭度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若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嘲之者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李覯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李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

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遺懷

三水林覲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罵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

音若自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秋試神童科不甚達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卻來乘馬不乘牛如今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褫其衣 白獺髓

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與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慶又曰姓王靜怪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總姓王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於祭齋榜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絛代之謂之叨冒爵中有數鴨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速化之心可發一笑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貫老爲近親賦見龍鑠之黃若思彷彿于吾觀試官掩卷大噱傳爲口實 江陵幾雜志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云口無擇言 江陵幾雜志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月花發惟樗樹二月鶯啼是老鴉 江陵幾雜言

洛京留臺有舊案言國初取索鹵簿法仗報言本京鹵簿因清泰間末帝將帶逃去不知所在人傳以爲笑今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单狀稱本院元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等擊碎不曾搬取前來正與此相類 癸辛雜識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 鶴林玉露

張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其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

有士人好食犬肉主人知其意命賦一犬詩以鹽字爲韻士人立就口占云幾年辛苦伴王鹽長夜巡行護短簾戀戀見人渾識舊依依向主肯趨炎臥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向山中擒狡兎拔毫與筆與君拈主人喜遂殺犬食之（瑣綴錄）

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聾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既聵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無所聞番嘆賞之以爲知音之妙（江鄰幾雜志）

潭州試經童試官舉經頭一句云三千大千時一閩童誦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無世界耶聞者大笑

劉潛夫初學晚唐少時作十老詩其老將云昨解兵符歸故里耳聽邊事幾番新偶逢麾下來猶識欲說遼陽記不真兒覓寶刀偏愛惜奴吹蘆管輒悲辛夜寒或作關山夢萬一君王起舊人老妓云籍中歌舞昔馳聲樵悴猶存態與情愛說舊官當日寵偏呼狎客小時名薄鬢已脫梳難就半被長空簾不成却羨隣姬門戶熟隔墻張燭到天明老儒云向來歲月雪螢邊老去生涯井臼前舉孝廉科非復古給靈壽杖定何年空蟠萬卷終無用專巧三場終未然猶記兒時聞緒論白頭不敢負師傳老吏詩云少諳刀筆老尤工舊貫新條問晷通閒智固應雄鶩輩論年亦合作徂公孫魁明有堪瑞處包老嚴猶在套中祗恐閻羅難抹過鐵鞭他日鬼臂紅（外紀）

楊成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後論詞科可罷曰

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即孟子在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談資）

宏齋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恢喫五十年獨睡丸（三朝野史）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年踰九十而有嬰兒之

色傳正接之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惟絕
色慾耳傳正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
少疎妓疑之翁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以踏莎行云說
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
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
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古杭遺記
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
杜十姨以五撮鬚合爲一廟問杜十姨爲誰曰杜拾
遺也五撮鬚爲誰曰五子胥也 席上腐談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誚之
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雖知汝是歐
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夷堅支志
王思微性好潔淨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指在宅
有大汙杜思微令門生洗之意猶不已便令亂削復
言未足遂令易杜 金樓子
陳晟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徐氏爲諸寵所
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云兩家老夫婦方結同
心一夜惡因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
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徐氏女青春過了亦
須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
小小思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夔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數擊鮮於慈福后
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位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爲趣
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閒語官家也好早取樂
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孩尚小未經歷故
不能即與之後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

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論乃翁渠所見又
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尚以爲童則罪過翁
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朝野遺記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
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
爾枉自呼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朝野遺記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
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
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

是瑚文墨幾點燕支濆綠苔 鶴林玉露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云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鄉人嘉其誼 行營雜錄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宷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

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鶴林玉露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 行營雜錄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

有一主一僕久行役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撇撇官人

不識字只是太行山安得太行山主叱之僕姗笑不已主有怒色僕謂試問此間土人若是太行山其罰錢一貫若是太行山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太行山僕曰却某之言是請錢即往沽飲主佚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太行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等輩永不識是太行山 東谷所見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談苑

何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髋空

靳史卷二十三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宋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
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鏤刻工匠十數輩然字畫不
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與
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字徑八寸旁題
姓名漫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
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

石即令刻石墨客揮犀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
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
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隨笏失儀兩學齋
舍裒金作絲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
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
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白獺髓
歐陽修謚文忠京鏜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
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

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外紀
慶元初趙師𢍰爲臨安尹嘗請畫以西湖爲放生池
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
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
魚鱉咸若商曆以興既已鋟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
攻商爲夏痕刻猶存輕薄子作詩以譏之云高文虎
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着
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
幾夏王却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外紀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
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
有爲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獎帽持扇過其旁邀使談
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
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
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
頸匿笑時有宗室就試南宮者題詩邸云蹇衛衝風
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

今不似韓外紀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
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撰得
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遊他所忽聞村中雞犬
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有太學生嘲曰堪嘆明
庭鴛鷺甘作村庄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
封。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武舉
杜荀鶴詩稱賞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

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
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
叔為諫議大夫昇陵眷之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
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
可入乃以白玉為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于大合中
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
妾亦在傍恠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
見玉合益恠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
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撻妾
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癸辛雜識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齋長甚聊
小而好作為動以奇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
林叔躬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
材短小久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
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撇錦文上元無勞
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又私試穿關門門賦云
想帝女下嫁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肯幾成太子

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竟窺其所從
使曹交入見從當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恥乎小
儼亦皆叔躬之所為也。癸辛雜識

嘉泰癸亥歲劉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爽疾帥越聞
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傚辛
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酒彘
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
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

臺諸人者都撮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裡崢嶸樓觀開看縱横一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遮日不然時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晩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亹亹皆似之逾喜垂别賙之千緡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出唐王勃體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飮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刃圭藥療君白日見鬼證耳 程史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内出會内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白獺髓

趙師羼爲工部侍郎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羼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脩觚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謝 宋史

韓侂胄專政宰執侍從皆其門廡之人威行宮省程松諂附之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問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府 宋史

韓侂胄嘗以冬月携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末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土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黄胖韓顧族子詠之即賦一

絕云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侂胄怫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外紀

侂胄擅權日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叅知政事饒象祖嘗諫用兵與有隙史彌遠因與合謀既得罷祠之旨遂私謀批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漢神立兩傍文殊普賢自鬭象祖打殺獅王 外紀

郭倪師淮東實築二城郭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

在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恠之以爲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侂位殿岩賓客日盛相與慫慂真以爲卧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與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侂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耶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

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爲不誣也俾既潰於符離僨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傳師爲法曹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 桯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鄰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羡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之資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 桯史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返是以知其佳也 桯史

蜀伶多能文俳語率雜以經史凡制帥幕府之讌集多用之嘉定初吳畏齋帥成都從行者多選人類以

京削繫念伶知其然一日爲古冠服數人游於庭自稱孔門弟子交質以姓氏或曰常或曰於或曰吾問其所涖官則合而應曰皆選人也固請析之居首者率然對曰子乃不我知論語所謂常從事於斯矣即某其人也官爲從事而繫以姓固理之然問其次曰亦出論語於從政乎何有蓋即某官氏之稱又問其次曰某又論語十七篇所謂吾將仕者遂相與歎咤以選調爲淹抑有從慂其旁曰子之名不見於七十子固聖門下第盍抑十哲而受教焉如其言見顏子

方在堂，羣而詰益子騫蹶頞曰，如之何，何必改。充公應之曰，然同也，不改。衆撫然不怡曰，無已質諸夫子。夫子不答，久而曰，鑽燧改火，急可已矣。坐客皆愧而嘆，聞者至今啓顏。桯史

中都有談天者，居於觀橋之東，日設肆於門，標之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慴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嘆，其人愧赧，亟徹不敢留。桯史

宇文忠惠紹節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杖，嘗袒而示其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瘢，唯噬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瘢立消，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胝足之藥售於市者，輒揭扁於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於上，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雔售。桯史

四明倪君奭臨終賦夜行船詞云，年少疎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生向空來，死從空去，有何喜，有何煩惱。說與無常二鬼道，福亦不作，禍亦不造，地獄閻王，天堂玉帝，看你去那裡押到。隨隱漫錄

宋坦齋謂曹東畝曰，君生永嘉，詩學江西。曰，興到何拘江浙。然則四靈不足學歟。曰，靈詩如啖玉腴，雖爽不飽，江西詩如百寶頭羹，充口適腹。隨隱漫錄

京口韓香除夜請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以其姓爲對也。隨隱漫錄

余童字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以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婿，其意未決。余一日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余應聲云，黃鸝百囀曉風清，宿酲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游宦紀聞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當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

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獨者 墨莊漫錄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
一株謂之歐公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
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
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爲人伐之 墨莊漫錄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
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
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
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

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
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
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
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鶴林玉露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
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
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
多多出賞錢州府遂夬捕人而遣之 白獺髓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
成一日馬生殂姬出嫁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
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
諦聽郎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
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嘆而主人憮然不樂
無幾梁亦死焉 癸辛雜識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
假有時相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

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
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
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
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博得一官歸恁時賞
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艷異編
理宗時丞相崔與之歸蜀建第甚麗里有豪商李姓
者亦從而效之即用崔府匠人規制落成崔往視之

歸、召匠問曰、汝與其建宅固佳、但少兩枝梁耳。匠曰、此一依相府規模者、崔曰、一枝是沒思量、一枝是沒酌量。夷堅續志

裴子羽爲下邳、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兩賛府卽道晴、賛府稱晴、長官卽道雨、終日如此、不和。封氏見聞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

新史　宋　一八、卷二十一　十三

之出、足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索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史彌遠比周楊后、出入宮禁、外議甚詳、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儔。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究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外紀

史彌遠初及韓侂冑所爲、時頗稱治、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憸壬、以居臺諫、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稅、官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嘆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朴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舉座弁栗、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外紀

裴談爲御史大夫、素奉釋氏、妻悍妬、談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

新史　宋　一八、卷二十四　十四

盤茶。安有不畏鳩盤茶耶。

史彌遠欲占育王寺地作墳、衆僧俯首、莫敢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主何意。用是題於通衢、史意遂息。外紀

車駕幸景靈宮、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有作十七字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譏其幞頭襴服、歲糜廪祿、不得[illegible]身、年年迎駕也。外紀

鄭越公淸之託王命出高爵合文房四友例有除授訓詞甚美門下客林肅翁希逸劉潛夫克莊各擬謝表人爭傳誦林代毛頴謝云楮知白嘗反面以臣黙汙而見疑石虛中侍寵才欲臣流落而後已獨蒙拂拭未忍棄損豈非以內劄施行無漏言於片字中書進擬或任怨於一勾忠粗竭於毫芒恩久居於掌握對揚麻卷幸冀元銑之封期效秉心時進公權之諫代石虛中謝云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堅石不轉之心莫效璧俱碎之報幸不折於屢挫幾見買以一官從我而無所取林小器偶叨於承乏掌制而不善爲劉拙工未免於包羞劉代陳玄謝云上恩甚渥月瓢給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研精游艱摩頂酬知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剩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代楮知白謝云臣無他技方虞剳惡之譏帝有恩言迺示衮褒之意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萬番之富大事則書之東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愧成章之狂簡外紀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古杭集記

端平間真希元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外紀

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飮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於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鶴林玉露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棒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有人作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古杭集記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
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
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
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
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氣
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
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况土地分張又百年正
西蜀巉岩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煙宰相弄權
奸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
千焉 古杭集記

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
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盒又不解鎔蔗糖亦刻木
飾其色以代一客欲食取之方知贗物便失笑覆視
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更胡盧也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
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厠張戲
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欲尋屬對無有
其事後李彌大似矩嘗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
撫使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
走宣撫尚書取常輸字同音聞者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常爲
賊所窘也 墨莊漫錄

淳祐間史嵩之入相以二親年耄慮有不測預爲起
復之計時馬光祖未卒哭起爲淮東總領許堪未終
喪制起爲鎮江守臣里巷爲十七字詩曰光祖做總
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 外紀

馬裕齋尹臨安日有士子踰墻盜人室女事覺到官
裕齋試踰墻摟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
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摟謝砌應潛越藍
香許暗偷有情生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
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裕齋喜甚即判
一滅字木蘭花詞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
箇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作青蚨三百
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歸生一旦厚贈
之 外紀

彭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言曰行師
頻嘗毋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于是

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
掘鑿孔穴棊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攢額曰吾觀爲
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
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
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
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
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
樂書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
叔在故溢美也余曰淵才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

十九

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
觀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鄺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
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爲完傳也
又於子房傳載之者欲隱實也余何言禁蛇開井乎

墨客揮犀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
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
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
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
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
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
卓技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言
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
何笑之乎耳毫未至天也剃眉人也君子脩人事以
應天奈何兒女子以爲笑乎吾每欲行古道而不見
知於人所謂傷古人之不見嗟吾道之難行也 墨客揮犀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又以書促歸
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君

二十

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餓之厄囊中所
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也
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墨竹一
枝歐陽公五代史稿草一巨編 何氏語林

賈似道當國舉行推回乩田之令文及翁作百字令
詠雪以譏之云没巴没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
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
只恁施威鉄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苦是鶴
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揆

上門見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的 外紀

賈似道一日招馬廷鸞陸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犂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二十一

元人圍襄陽五年孤城援絕告急於朝賈似道當國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

吳履齋爲人豪雋在相位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有隙遂爲飛語於上曰大蜈公小蜈公盡是人間業毒蟲夤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謫秦州中毒死後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 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 外紀

賈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賈聞之遂以士人付獄 外紀

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禀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蘇筆記

二十二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燕江柳不待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緡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需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

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故迎陸入。即闢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讌之過。陸慨嘆。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讌送別詞。陸大嗟賞。再登席。陸舉詞示孟。且詰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讌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解於陸。并召讌同宴。明日。列薦讌。且除柳名。陸遂將讌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文幙僚。讌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山房隨筆

余安裕爲國子正字。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坐。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堂。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官。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爲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檄畏而稱頌之於。客大慚。

劉玉川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廼紿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去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廼獨去。至元丙子。爲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爲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矣。[illegible]諸君知。無効劉玉川乎。青泥蓮花記

新史卷二十四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遼金元

遼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塡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老學庵筆記

鄭所南善墨蘭獨不畫土人問其故荅曰土爲番人奪去題詩其上云一國之香一國之殤懷彼懷王于楚有光 外紀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韓正歸朝受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外紀

章宗建梳粧臺於都城東北隅與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卽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聲妙誇之 外紀

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脩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松漠記聞

明昌中孫振之擢戶部尚書時已有相望及考滿以戶曹繁重未有可代者特旨進一官再任而同列二

人俱入相矣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老柏院布衣張在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事有以詩送之者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 外紀

金國有一太守得巨魚令庖人烹焉熟而薦之求魚之舌庖人曰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背數十 白雲詩讖

南渡後王南雲居上蔡遂平郾城之間在郾城爲最

入麻知幾張伯玉與之游最稔說其所作詩以百分
爲率可曉者不二三耳射虎首句云風色偃貂裘郎
闕筆自戲云此虎來矣樂府云唾尖絨舌淡紅甜又
自戲云欲下犁舌獄耶 外紀

獨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
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
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
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
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

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養痾漫筆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爲美
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他且如有一狗自卧於地
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
而去却有甚好聽處 南村輟耕錄

貞祐初术虎高琪當國專以威刑肅物士大夫被捃
摭者皆辱與徒隸等醫家以酒下地龍散投以蠟丸
服之則受杖者失痛覺此方大行于時死極之有戲
云嚼蠟誰知味最長一杯卯酒地龍香笋來紙價長

安貴不重新詩重藥方 外紀

王伎浴房中被打王和卿作撥不斷詞嘲之云假胡
伶騁聰明你本待洗腌臢到惹得不乾淨精尻上勻
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外宣無病 外紀

熙宗皇統十年夏龍見御寨宮中雷雨大至破柱
而去亶大懼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當肆
赦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顧茲寡昧及眇
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冲之義
乃曰漢兒强知識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亶驚問故

譯釋其義曰寡者獨孤無親昧者不曉人事眇爲瞎
子小子爲小孩兒亶大怒亟召鈞至詰其說未及對
以手劍劈其口棘而醢之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奸也
程史

孔退之幼在金陵郡庠從戴表元游表元每因暇日
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
字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又命
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担子肚裏飢打火又無
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

能求食以養小人。按宋末人多戲爲之。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梳、閑在綉幃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宦、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强欲以樂人之樂。外紀

姚牧菴致政家居、年八十時、夏日沐浴、有侍妾在側、公因私焉。公起、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肚圍、題詩于上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外紀

呂文煥游潯陽琵琶亭、龍麟洲見之、呂令賦詩、麟洲即席爲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恨付哀絃。江心正好看明月、又抱琵琶過別船。呂大慚。外紀

潘滄浪者、坐有一人扣客姓字、客曰、僕姓陸、字伯瑒。潘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貺。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三朝國史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孛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焦氏類林

許敬仁、祭酒魯齋子也、學行皆不逮于父、輒以門第自高。每醮及乃父奉旨之祭、口稱先人者不一。袁伯長嘲之曰、祭酒許敬仁、入門鞋靼嗔。出門傳聖旨、口稱先人。蓋敬仁頗尚朔氣、習國語、乘怒必先以阿剌花剌等句叱人、人咸鄙之。外紀

皇慶間、孔某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

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許敬仁時爲參知政事、惡其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慙。外紀

范德機掘冢歌曰、昨日舊冢掘、今朝新冢成、冢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舊鬼未出新鬼入、舊鬼還對新鬼泣、舊鬼丁寧語新鬼、好牠不用多子孫、子孫綿綿如不絕、曾孫不掘玄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外紀

胡汲仲名長孺、號石塘、嘗應聘入京、世皇召見于便殿、趨進張皇、不覺笠子欹側、上問曰、秀才何學、對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然怜其貧、特授揚州路儒學教授。外紀

嘉興林叔大爲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饌甚豐、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子久作畫、多士畢集、復以此供客、諸人不能堪、譏訕大作、叔大赧甚、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即僧家懺悔、闔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箇吳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

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箇你、塑一箇我、將咱兩箇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箇你、再塑一箇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箇衾、死同一箇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外紀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外紀

趙子昂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花飛眼雪生髭、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臂拘攣巾

不眾中腸慘慽淚常淹移床獨就南榮坐畏冷思親
愛日簷 讀書鏡
白雲平章求仙于燕京西山頂一日適出滕王霄訪
之不值因戲題于壁曰西風短褐吹黃埃何不從我
遊蓬萊振衣長嘯下山去後夜月明騎鶴來竟不留
名白雲公疑呂仙過之朝野輻輳罷登山積後知爲
玉霄題白雲公戒以勿泄厚賂之 外紀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且絕一日鮮于
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

遍公出自內曹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
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
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叫王羲之也
趙魏公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窗以瑪瑙寺
行者對之趙遂不用此印後見草窗同郡崔進之藥
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趙以取死軍醫人對之崔
亦不復設此牌趙語人曰我今日方爲水晶宮吐氣
揚州瓊花天下祗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
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絕句

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
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山房隨筆
明本學博而好滑稽嘗詠胡蘆云秀結團圞帶晚秋
偏從根本易綢繆墻頭彷彿懸明月架上依稀綴碧
旒朝引神仙三島飯穩乘羅漢五湖遊將來剖破成
雙器半贈顏回半許由 外紀
明本嘗過蘭溪見爲亡者故呼亡妣爲云叫僧笑之
乃曰吾有詩請聽之遊方幸喜到蘭溪偶遇村齋不
整齊亂盛碗中糙米飯蹴翻盆內臭酸虀魑魑婆子

扶材哭鯉齪孩兒傷壁啼休笑老僧不識字故將亡
妣作云毗
貫酸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
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
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搖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
始波火候春初熱土牛兒載將春到也 外紀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也周德清有
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麼人
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撤

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
艱難怎生叫我折柳攀花
嘗有問于虞伯生曰楊仲弘詩如何曰仲弘詩如百
戰健兒范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揭曼
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先生詩如何笑曰
虞集乃漢廷老吏揭聞之不悅嘗中夜過伯生問及
玆事一言不合拂袂遽去後以天曆年間秘閣開詩
寄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秘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
公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方竭矣就荅以詩云故人

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
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揭召至
都果疾卒　外紀
一日省相請大欣看潮其日寺火時恩斷江住虎丘
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峰本是
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翰留峰下火先紅靑
霄有路干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
兩心握手泣西風　外紀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
沉而歸行至霅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
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
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
是保　何氏語林
初文宗以順帝爲明宗子忌之遠竄海南詔書有曰
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爲非其子虞伯生筆也文宗宴
駕寧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
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伯生時在江西詔以
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嫉之者

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
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藁呈順帝覽之曰此我
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　外紀
劉婆惜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
時有全普菴撒里字子仁爲贛州監郡文章政事敭
歷臺省但未免耽于花酒公餘卽與士夫酣歌賦詩
帽上嘗喜簪花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時賓朋
滿座全帽上簪靑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淸江引曲云
靑靑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衆未有對者劉歛衽

進前曰能容妾措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棄捨全大稱賞納爲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于家

松楊詩人程渠南與覺隱同齋食蕈覺隱請渠南賦蕈詩應聲作四句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秖宜豆腐與波稜釋迦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外紀

至正間上下以墨爲政風紀之司贓汚狼藉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司官則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强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外紀

潘子素嘗作輥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輥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輥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輥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鋏轉象曰傳于鋏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

日輥輥厲無咎象曰終日輥輥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輥象曰六五神輥老于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揶揄之象曰以輥受爵亦不足敬也外紀

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有鄧文龍年八歲穎出諸童子右方岳巨山守南康欲祝爲子父謂之曰汝予所鍾愛太守固欲祝汝將若何文龍曰第許之巨山一日招諸名士如馮紫山深居兄弟者而鄧父子與焉席上太守及諸公秖服褙子文龍以綠袍居座末坐定供茶文龍故以托子墮地諸公戲以失禮文龍曰先生衩衣學生落托眾爲一笑酒酣巨山戲曰口紅衣綠如鸚鵡文龍應曰頭白形烏似老鴉又令賦君子竹即誦曰瀟湘子猷宅平将風月分兩軒渾似我一日可無君山房隨筆

陳雲屋嘲翟兄之姓云失足如何躍無光耀不成若非身倚木爲擢亦難行時翟館水南楊氏蓋嘲其倚楊也山房隨筆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爲女冠文采艷

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爲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板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去覓雕梁張悚然而出 山房隨筆

詹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李傳正端初爲少卿以俚語詬曰子嘴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在法當釋自此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爲淮南轉運使及瓜堅老自郎官出代端初頗省其面目第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新史 遼金元一八 和三三五 十五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隣有尚書某緋袍出送客則成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綠襖美目盼兮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如也 外紀

顏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公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懈恨而歸晚年始得領教岳陽高昭褫先生以詩送之云豪氣欲吞天下士冷官初到岳陽城切中其實淵白自出一對句云天下秀才爺有刀鑷人對之曰村中和尚種 外紀

元制任胡族爲正官中華人官佐貳至正間任非其人酷刑橫歛台溫處之民樹旗村落曰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方谷珍因而擧亂江淮紅巾遂相繼而起 外紀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何氏語林

新史 遼金元一八 叢三三五 十六

李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於器中花亦不散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玄笑而與之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縑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免命左右重加箠辱當撻時噤不發聲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聲不發何也元鎮曰出聲便俗 雲林遺事 志林

倪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用核桃松子肉和菊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有趙行恕

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既即席童子供茶行恕連啖如常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風味真俗物也自是交絕 雲林遺事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其迹本末乃黃使君之女原未從人惟老嫗同居 碧湖雜記

含春柳氏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於延慶寺關王神而愈因繡旛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姿而悅之因以其姓戲作呪語誦于神前名曰回回偈其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軟不堪輕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而械之歸

告于父時乃谷珍攝明州父因訟于谷珍谷珍捕諸僧至訊作詞者姓名對曰姓竺名月華谷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將納僧以沉諸江謂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筒付與法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惶恐伏地叩頭告哀云死吾分也更乞容一言谷珍許之僧復吟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鉤如鏡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谷珍知其以名爲眷笑而釋之且令畜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外紀

倪元鎭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胥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鎭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顏貌粗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鎭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是以當吾之雅是以斥之也 雲林遺事

倪元鎭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于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强辨爲竹真沒奈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雲林遺事

倪元鎭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坌集元鎭逃去潛于蘆葦中爇龍涎香竟蹤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 雲林遺事

楊廉夫寓雲間李貝廷臣以書幣爲蕭山令尹本中乞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題咏楊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啟扉視之則皆嘉禾能詩者也余從壁間窺之舉人人執金繒乞楊留選其詩楊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運筆批選止取鮑恂張翼顧文燁金炯四首楊謂諸人曰四詩猶爲彼善于此諸什尚須更託胎耳然被選者無一人在諸人相目驚駭因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楊揮出門外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樂郊私語

張氏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于時者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

皂羅辮兒緊扎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外紀

僞吳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黃參軍敬夫蔡參軍彥文葉參軍德新圖事三人皆迂濶書生不識大計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來乾鱉洪武丁未春天兵下江南三人皆伏誅剐其腸而懸之至于枯死 外紀

先福徐逵左搆養賢樓于鄧尉山中一時名士多集

于此、雲林爲猶歉焉、嘗使童子入山、擔七寶泉、以煎、
㭠者茶。後㭠濯足。人不解其意、或問之曰、前者無觸。
故用煎茶。後者或爲泄氣所穢、故以爲濯足之用耳。

雲林遺事

倪元鎭嘗留客夜榻、恐有所穢。時出聽之、一夕聞有
咳嗽聲。侵晨令家僮遍覓。無所得。童慮捶楚、僞言窻
外梧桐葉有唾痕者、元鎭遂令剪棄十餘里外。蓋宿
露所凝。詭指爲唾。以詒之耳。雲林遺事

也先不花、本北人、以至正三年、至海上、時方八月、秋
濤大作。潮聲夜吼。震撼城市。不花初至、聞此夜不敢
臥、起問門者、門者熟睡、呼之再三、始從夢中荅曰、潮
上來也、及覺、知是官問。懼其荅遲、連聲曰。禍到也。禍
到也。狂走而出。不花誤聽、遂驚跳入內、呼其妻曰、本
奧作達魯花赤、榮耀縣君、不意今夕、共作此州水鬼、
遂夫婦號泣。合門大慟。外巡檄聞哭、傳報州正佐官、
皆顚倒衣裳來救。以爲不花遭大變故也。因急扣門、
不花愈令堅閉。度水勢不得驟入。同寮益急、遂破扉
倒墻而入、見不花夫婦。及奴婢皆升屋大呼救我。同

二十一

寮詢知。不覺共爲絶倒。樂郊私語

倪元鎭母疾、延吳門葛可久治療、以所乘白馬載之、
馬遁、元鎭所極愛者。可久素憎其癖。俟雨中往。途中、
上下。故以泥汙馬。入抵其家、元鎭見馬被污、心已不
悅、迎入書室、復故亂其文博之具。元鎭作大惡、拜其
母曰、兒欲母速起、故忍之耳、兒疾雖死、不願其醫矣、
馬洗數日乃罷。雲林遺事

一錢太守劉寵廟、在紹興錢清鎭、王叔能過廟下、賦
詩曰、劉寵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
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外紀

二十二

至正初、張仲舉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
膳、隣齋出對云、豕冠熟餼。是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
云、驢肉作羹。御史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奔揚
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其名、皆延致之、仲舉肢體
昂藏、行則偏竦一肩。韓介玉爲詩嘲之云、垂柳陰陰
翠拂簷、倚欄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
樓盡下簾。坐中皆失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
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雨霽則冲霄矣。外紀

趙東山里中有二執友、其一因投荒過家、其一以磨勘需調、皆棲棲桑榆、猶念鷄肋者。一日同訪東山、見庭下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詩曰、一條黑路兩全忙。傍晚相看鬢已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拽度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己、相與感嘆罷去、

張士誠據有平江日、松江俞俊以賄通僞尹鄭焕、署寧華亭、用酷刑朘剝邑民、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滚滚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

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賣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爲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喫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一人娶妻無元、袁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准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性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文東懲景文故、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靡恃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教得猶子比。外紀

張明善、元之遺老、能以詼諧語諷人、僞吳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邀明善詠雪、明善走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吳民都是你。難道國家祥瑞。書畢、士

德大愧、西樵野記

陸伯麟、側室青子、陸象翁以啟戲賀之曰、犯簾前禁、尋竈下盟、玉雖種於藍田、珠將還于合浦、移夜半鷔鷔之步、幾度驚惶、得天上麒麟之兒、這回喝采、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脉、深嗅得鹽油醬醋之香、盖蘇東坡詠婢諢詞、有揭起裙兒、一陣油鹽醬醋香之句、

張明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

脚。猫。渭。水。飛。熊。外紀

唐伯剛戲題邾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人做官。兩隻脚、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曰、是你是你。外紀

同郡有富室池館、芙蓉盛開、邀雲林飲、庖人出饌、拂衣起不可止。主人驚愕、叩其所以、曰、庖人多髯、髯多者不潔、吾何留焉。坐客相顧哄堂。雲林遺事

至元丁丑民間謡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自中原至江南、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爲婚嫁、皇迫紛擾、經十餘日纔息。柏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外紀

柏子庭作可憎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蝇鼠賊僧、船脚車夫并晚母、濕柴爆炭水油燈。外紀

顧阿瑛延楊鐵崖教于、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二三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之。外紀

張士誠據有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朝廷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酣、廉夫以指寫塵卓一絶云、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頭易水數十次、冠服著時數十振拂。嘗眷歌姬趙買兒、留宿別業中、心疑其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項至踵、且捫且嗅、捫至陰、有穢氣、復俾浴。凡再三、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徒贈以金。趙或自談、必至絶倒。外紀

鄭景璧云、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毎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叔林有鸞銅酒器、其首爲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爲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

隨時坐石間兒子輩環側輙倚杖使以𠍓酌酒而進即爲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蒙齋筆談

歷朝新史卷二十五終

海陽査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天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大喜，蠲其役。外紀

鐵冠道人張景和，結廬鍾山下。藍京公玉携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盃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言，相與一笑而後。玉竟以謀逆伏誅。外紀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桱入謁，安以押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桱爲翰林侍書。皇明世說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爲舒徐。上隔屏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甚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野記

劉伯言有遊玉笥山詩一聯曰：洞天明月一雙鶴，潤水碧桃千樹花。宋濂見而愛之，乃以詩人薦入京。廷試鍾山曉寒詩，高廟愛其中二句曰：鼇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以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惧疑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甦。次日授翰苑清秩，以老疾辭，放歸山。外紀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少俟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皇明世說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皇明世說

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偁戲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世說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於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老妾其及固宜 皇明世說

兇鍾謂一勢閹拜下不荅欽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且長揖 皇明世說

洪武間某御史松人也僞爲聾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與同居校尉逼一旦尉自其室出復錯愕有聲御史了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猫跳下樓御史曰諾及後

朝時已老歸鄉自疾稱愈或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否婦悟即自經 野記

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嘗見數丱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手抛書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狡其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曰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復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 瑣綴錄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南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酬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人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荅曰是古方爾元禮求得其書乃餳字耳元禮急爲正之 金臺紀聞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于殿壁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陛下草建規模臣然後潤之帝即操筆倏成大勢令玄素加潤玄素進曰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搖帝笑而唯之 翦勝野聞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太祖重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筯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怒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翦勝野聞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墜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欲殿下易黃瓦耳 皇明世說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令成捷徑矣 皇明世說

任丘邊氏其墓自漢相傳至今外觀之原隰而已入

林乃見基靜雜兵至邊氏出迎獻茶授官百戶世襲
而無俸給俗謂之乾百戶。聲傳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
自爲贊解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
曰當時若同死誰爲爾父作傳邪天順日錄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令覘胡
見胡如厠何問家人餧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肯
捨性命乎瑣綴錄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告之曰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擬爲義爲論以待及舉于鄉登進士竟無
驗後官膳部郎宣文廟與羣臣宴出語曰流連荒亡
爲諸侯憂屬羣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上大悅即擢禮部侍郎外紀
徐存齋致仕歸值誕日顧中翰善畫窮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諳者曰得非
泰山梁木耶徐即撤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某之母乃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慚悔皇明世說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琥
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
弟並爲都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
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主在屏
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
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野記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
胡不由科目譏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

笑曰彼固亦有僥倖得之立齋錄
蘇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
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
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日道
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老僧
一見乎賓荅曰吾在割蘄忙不暇也皇明世說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量叩門邢曰吾方治飯
與羨未有五尺應公奈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
然後進謁皇明世說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與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皇明世說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皇明世說

李至剛嘗以罪衣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役徒、乃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且操鄉音、於是館中胥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野記

永樂間、命儒臣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

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曰、譬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箍桶。都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今脫土墼也。水東日記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上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有能對者賞、生忽悟壁間之句、卽以對奏。得授右秩。外紀

永樂間、姚廣孝領敕往蜀雲臺觀懸幡、抵姑蘇寒山寺駐節、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吳邑曹三尹、見而訝焉、撻之二十、姚漫不爲意、頃而撫按會集、少師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少師以爲生前所負孽緣耳、衆知之、遂成大笑、外紀

華亭李志剛尚書子源初登第、孫桓垂髫見客、客曰、令尊新進士。桓對曰家祖舊尚書。水東日記

解學士十歲時、其母居孀、苦于里胥催徵之急、解具訴于縣宰、弁系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

判筆頭之句。邑宰意其假手、卽指堂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文皇嘗謂解學士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應聲曰容易。文皇不悟、顧謂解曰、既云易矣。何久不屬對、解曰、適已對矣。文皇始悟色對容、難對易、爲之大笑、外紀

解學士自幼能言、卽穎敏絕人、郡守今至其家、或抱

至滕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嘆一日婦翁某過某家
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遽荅
㛐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偉偶解亦遽荅云有
幸遇良媒翁奇之遂聯姻焉 外紀
解學士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
畫禽獸友甚不樂于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
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解學士九歲時其父携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上命
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急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盆歸
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尾拖銀掃箒對云烏龍項
帶玉絲環 外紀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
永樂戊子士人王英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綴雲端
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
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又士人袖芭蕉葉
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曰兩手懷來一
葉靑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藏却窻前
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來扣其名詩曰蘇武當年膽
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
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 才鬼記
胡文穆與楊東里善胡病篤時人投詩假楊作云漢
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奸宄
天教名姓正相同得詩慙憤數日卒 外紀
林誌高才博學鄉會試皆第一比殿試深以魁選自
負迨傳臚之夕夢有馬奪其首既而同邑馬鐸第一
誌次之甚怏怏不服一日互爭于廷成祖試以對曰
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鐸應聲
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許誌踰時竟不能對遂
愧服蓋鐸幼時夢有以下聯語之者不知何謂至是
用之 外紀
陳諤爲人剛介然賦性詼諧嘗直諫文皇命爲坎瘞
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鱉所苦問其故則
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
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皇明世說
袁廷玉善相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太
宗曰英武之主自眞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自

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
又是秀才、皇帝也。皇明世說

李校尉者、口奏宣廟、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
二事、其一云云、其二陳符乃奄人、爺爺賜與二宮人
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爲大。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
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上令持去餓七
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上曰、豈
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爲李神仙。野記

高舉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
府。一日棹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
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令其供不合狀、
舉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
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爲高
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去、外紀

泰和劉伯川、楊士奇、陳孟潔往候之、因留款、是日雪
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春風楊柳陌。紅
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
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
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
耐、子大用、尚勉之、皇明世說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少年狂生、談
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
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
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
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趣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
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外紀

屠滽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
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亦
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爲此、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
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
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皇明世說

應履平、初授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赴吏部考滿、試論
云篇文頗優、以貌近侏儒、不獲取、乃題詩部門前曰、
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髭鬚及胖長。更有一般堪笑

處。衣裳槳得硬綳綳。未不書姓名、闕者以呈宋宰、家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叅陸考功司郎中、外紀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蓄妾數十人、厥妻嚴甚、中憚之不敢犯、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愧而不能免也、一日迎誥于家、其妻拜畢、呼子弟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歟、抑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乃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淸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强爲笑容而已、古穫雜錄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詩爲贄、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手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閒花草、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外紀

齊亞秀者、京師名娼也、嘗侍長陵宴、出語人曰、知音天子也、吾每唱到關目處、郎爲擊卮、晚年有目疾、其女曰江斗奴、以色藝擅聲宣德間、于時海內淸謐、上下皆以聲妓自娛、英公張輔尤奢、嘗延三楊公飲、命斗奴佐觴、東楊頗降詞色、西楊儼然、南楊乃舉令、各取古詩句有月者、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春月飲、東楊云、舞低楊柳樓心月、夏月飲、西楊云、金鈴犬吠梧桐月、秋月飲、斗奴亦跽而請曰、妾亦得句、敢言乎、英公曰、女當歌各月、毋徒誦也、乃拜而歌曰、梨花院落光如雪、犬吠梧桐夜、佳人楊柳腰、舞罷銀蟾滅、者春月、者夏月、者秋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于是諸公各稱賞、西楊極歡、東楊至擁之膝、盃覆、斗奴以羅裙拭之、云、血色羅裙翻酒汚、東楊連沃數觥、以餘瀝賜之、英公叱曰、總爲胡孫害事、斗奴應曰、妾所接皆公侯耳、衆人一噱、明旦三公各以綈羅一贈之、聲傳

宣正間、有御史茂彪者、舌禿言澁、侍西班、有東班御史、誤入西班、彪乃西糾曰、臣是西班御史茂彪、有東班與臣一般御史、不合走入西班、然彪言爲包、班言爲邦、滑稽者因其言爲一絕曰、閶闔門開紫氣高、含香嘗得近神堯、東邦莫入西邦去、從此人人憚茂包、外紀

吳偉髫年收養湖省布政錢昕家侍其子于書齋中便取筆畫地作人物山水之狀弱冠居金陵其畫遂入神品未嘗究心吟咏達所欲言若有超悟嘗題自畫騎驢圖云白髮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 外紀

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情致淸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貪黠慧利于多得其詩而已于體方本

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耄被詒而欣然每談于人以爲奇遇焉體方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 外紀

黎文信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値桑今之爲令織布漆花吾不用妖服也 皇明世說

東楊晩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鄕人爭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决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鄕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鄕人上塚耳 皇明世說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誣聰至死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卽命釋聰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皇明世說

于肅愍公爲弟子員日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在

座者曰可令小秀才對時于應聲曰一介書生攀龍攀鳳攀桂子旣對而出寺衆軍官問何對于卽曰偸衞小軍偸狗偸雞偸莧菜 外紀

于司馬謙一日與俞司寇士悅偕其僚佐會坐司寇侍郞戲司馬侍郞曰于公爲大司馬公非少司驢乎司馬侍郞卽應之曰俞公爲大司寇公卽少司賊也 外紀

宣德中慈谿一新知縣因縣小風視事之日進里長老人而謂曰汝等知得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否

意欲瀟消此風老人桂姓者荅曰此間生員多讀詩經其等只聞得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知縣默然（開中今古）

藏文進畫本朝第一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有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上郎揮去（皇明世說）

正統時有鴻臚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超邁聳聽而每當讀奏必至蹇極失儀其頂寡髮而美髯有戲爲詩嘲之曰傳制聲無敵宣章字有訛後邊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歸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爲誰遽荅曰此王少卿也（野記）

郭登咏蠹魚絕句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乾向書中過一生（外紀）

徐聯既貴顯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恥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命諸生句云壁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諸生久不能屬聯代爲荅云破襴衫杏泡衣裡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外紀）

湯胤勣嘗有守宮詩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鞲寒何時試捲香羅看笑語東君子細看（外紀）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而許一大魚來莫測其旨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皇明世說）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錮不容入寢偶留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詬循掀案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恆陸容稱之曰生恆陳公一怒之力也（皇明世說）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illegible]曰數事爲衆所傾謫閑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若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涼水已吞之矣（皇明世說）

徐司空逵齋名陞文貞公弟也初宦都下[illegible]臨張江

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及江陵、聯騎而行、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特不知張老死和存。張大銜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已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笑謂曰、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有爲公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壻、謁見太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當朝宰相爲岳丈。其俗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調謔談之、

見聞錄

余肅愍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皇明世說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僕自脈、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皇明世說

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爲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爲慶壽寺書記、皇朝紀畧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云、用顏苦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大服、見聞錄

僧會郭師孔、少嘗與陳芳洲同硯席、及芳洲自翰林歸、以鐵雞爲賀禮、而誤書鐵爲綫、芳洲改示之、僧會謝以一絕云、泉糸不與散金同、錯認鐵雞用綫縫、不是獻芹將鄙意、肯教一字化愚蒙。瑣綴錄

正統中、有一侍郎與一都御史同飲、適有犬繞卓行、左右叱之、侍郎云、休叱、他在這裡巡按、都御史荅云、你看他是狗也、是狼近時都憲倡鍾與通政強珍在南都同飲、強自執壺勸倡酒曰、要你飲四鍾。倡荅曰、你莫要強斟、蓋前二公以職事相戲、此二公以名相戲、瑣綴錄

董越之祖、爲一大姓主家、其妻死、求茔地于主、云、吾山多地、惟君所擇、董老云、安敢覬此地、只牛眠地足矣、主許之、乃告曰、君無直、惟有斗酒雙鵝而已、請公

親書爲証主乃書其衣裾云門前有[illegible]牛眠過道與董公莖董蓌後世子孫若問價。一壜煮酒一雙鵝莖後生越仕至禮部尚書。聲雋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之水東日記

淮南處士陳既有詩名五十方娶自喜得偶謂人曰僕少處山谷莫預世褱不知衣袽之下有此珍美耒幾王以幣帛召之或問處士赴召將行細君宜置之

何地對曰暫寄于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何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既曰鎖匙已付之矣

夏考功愈清介而貧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祭在夏宅嘗作一春聯求沈寫之曰座上無氈且喜才安心內樂方搆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illegible]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飢蓋其家對倉而居故也[illegible]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

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郎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衆什然時謂得體瑣綴錄

商閣老罷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員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妥帖一日士夫家會宴優呈東窓事犯之戲中

見岳武穆械係下獄之狀艴然呵止之蓋傷于虎者也瑣綴錄

松江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囘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璫之思爲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教諸小奄今懷璫是也舉實其力懷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之教留以轉奉溥至京懷置宴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溥答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客座新聞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署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皇明世說

新史卷二十六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費善周堯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諂奉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二觥、呼民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皇明世說

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王偉時爲兵部侍郎、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洗不乾淨。我固當洗之。衆聞之噱然、後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外紀

韓襄毅公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敢對、公曰、汝能對、貸汝死、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撫掌稱善、果爲減死。外紀

江西古論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徧歷亭館、以觀其扁、至一洞、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洞、蕭爲不懌外紀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勞苦、是以讐而殺之、無他故也。皇明世說

景泰中、一粟監不學、判蘇州、誤寫石人爲仲翁、滑稽者嘲之曰、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讀欠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王威寧尤善詞曲、嘗于行師時、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塞鴻秋一曲、綠楊深鎖誰家院。見一箇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來。就地金蓮。淸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綠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外紀

聶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書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忤達官。天順初被徵修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翰林諸生多惜不獲見者。時童大章在座因曰不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衆爲閧然。蓋大年姓聶而眇一目也。外紀

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又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亦有私印曰翰林東牀。一時以爲的對。外紀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竹侯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耳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諴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傖言汚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

嘗爲脩書鬧幾塲。瑣綴錄

錢塘俞鳴王琺。杭州前衞軍餘也。善詩字。多辯才。然其性狙獪貪侈。弘治初投身爲鎮守內官長慶掾史。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其末爲掾史時。亦欲如富貴相。張海觀作詩譏云。輕羅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外紀

金陵陳榮知仁和。適虎爲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獻詩詞冊秩以賻。俞珩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語。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

河。張慶兄弟三人皆爲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爲慶所親任。故敢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戍海邊。初珩嘗至海南。適有人爲子行賄。得中鄉試者。會試卒於道。珩爲詩弔之云。門外長旛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黃金散盡買科舉。不見賢郎着紫袍。外紀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覺禍近。欲免無計。其門客謝昭者做黨敎蔡京招龜山故事。敎以徵臨川處士吳與弼以收士望。弼至。朝廷遇以重禮。權貴宦寺公卿士

夫皆往候之初相見時官無尊卑與郡皆稱大人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貴權要厚贐輒造門拜謝又藉朝紳名刺爲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朝廷授以論德後乃辭歸矜肆無故態人有譏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眞不眞巘巘氣象好難親不知東魯吾夫子循自循循善誘人他日羅狀元倫休官往見拒辭至再意待倫三往而後見之倫怒遂次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眞轉見巘巘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郡見詩大慚悔遣人追之不及 瑣綴錄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眞節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開仁既是無顏子酡祭如何有太王告子目名嘗聞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郎眞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來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瑣綴錄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所帽取鑷剔指失墜於地怒其鑷不得已而起坐自拾鑷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鑷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莫及也又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之狀少頃候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 天順日錄

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合中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太常少卿白若珪

性謙下投諸權貴人刺曰耿耿小學生一好事者作詈云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

閬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爲儇遊縣令及受代一吏醉酒郁怒曰吾儻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盜銅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鉗鎚因決而遣之 談資

大司馬王竑薦岳正張寧爲內閣李賢所嫉吏書王

翺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即致政柯潛送之詩云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翺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皇明世說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郭賣簪沽酒以澆之人問何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東園友聞

莊伯和磧澳名醫一日李無易遣家僮持簡詣伯和家僮誤舉伯和姓名伯和紿之曰若翁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且書片紙以復曰來人面稱名姓罰馱藥磨兩遭無易得之大笑即令仍負磨以還 水東日記

忠國公石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朕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 續藏書

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等奉上皇復辟恃功益干朝政乞請無忌上亦厭之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

不應續藏書

余尚書茂本燦父嘗爲鑷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爲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其爲縣學生時與諸生會餞一徵行老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滴菜熟諸生有能對此者乎茂本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水東日記

黎淳性淳厚不事遊冶自言絕跡青樓同輩欲戲之使人先約妓曰若遇吾輩同行須可呼黎淳吾輩當至也一日相邀過之見一妓以手招呼曰黎淳黎淳諸友哄然排之淳不與辯即口占曰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底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外紀

吏科都給事中樊景瞻儀狀魁偉應對捷給英廟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於外郡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即陞及竣事還攀髯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賓先是按蜀坐贓貪逮繫錦衣獄論不可測適遇赦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

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汝則好矣我將如何衆皆噱然景瞻亦不覺啓齒瑣綴錄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睿賜祝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鬬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宸豪元夕宴客作五道士偏其冠三獅子銜錢而出末一炬燭使優人唱云五道冠不正三獅口銜錢末云一燭照青天其見推重如此聲傳

劉髦者來新人篤學古道行事多迂愚爲鄉人所笑遊鄉校數年畏水程之險不肯赴鄉試友人再三強之乃一詣省下中式而歸將北上京師必由長江而進與舟子約船不得離岍三尺離則不往及登舟見波濤湧沸大怖束裝而返曰吾寧不得進士耳安忍以身試不測之淵終身不赴以教授爲業夏月與門生浴於池先令門生張繩繫其腰衆共牽掣俟浴畢乃解次及諸生已亦爲之生三子皆教使成立定之先生舉鄉魁大宗悅曰倘爲讓人一步答之三十先

生曰必取會元以贖罪乃釋之明年果冠省試其二子亦登科長子婦就京公遣其婦登舟以手授之知府見而匿笑公顧而慍曰府君笑我乎若跌入水尤爲可笑也其第二婦人京公時卧疾噂之牀前曰老年頭風過臨清爲我買手帕[illegible]四曰諾明日登程諸親畢會公忽噂子婦曰新[illegible]忘昨夜枕上之囑也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笑倒）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

靳史 卷二十七 十一

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見聞錄）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卻曰倪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讀書鏡）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杲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郎第外隙地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佳殽美酒不惜所費一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爲之傾圮客有戲之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新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叅政矣其居轉與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村人一時戲語有數存焉（客座新聞）

天順間冢宰王公翺左侍姚公夔一日試該選監生

靳史 卷二十七 十二

出論題曰道盛德至就試者不敢斥言題目之差但告云題目甚難姚又不得顯言惟體試士之意從容請於王曰此題果不容易監生廢書已久望易此題王曰汝可一易姚曰只易了盛德至善則諸生便可下筆王笑而然之（閒中今古）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紿學士薛瑄云子苦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于其語午時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上問言何事瑄

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上不悅而罷。（記病逸漫）

詩人史君實見一老尼還俗。贈詩曰。脫却羅裙着繡襦。仙凡從此路岐分。蛾眉再畫當時綠。蟬鬢重梳昔日雲。玉貌綏將鸞鏡照。錦衣更把麝香薰。屏幃午得輝光寵。更沒心情戀老君。

武進翟永齡在鄉校日。儒師日以五更坐堂。士人苦之。永齡曰。吾能使之已。先其師起。伏短牆下。伺其過疾取其帽。置之土地神首。師初疑非人。遍覓得之。以爲土偶作也。大懼。不復早作。赴試金陵。患無資以行。乃置乾棗數十斛。每至市墟。則泊舟嘑羣兒至。兒予一掬棗。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自常州至丹陽。民謠載道。聞者爭覓其邸訪之。大獲贐貲之利。又平旦不詣學宮。教官責之曰。爾昨何所如。答以有親戚相延。學官怒罰論一篇。以牛何之命題。齡操筆立就。結語云。考之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御史吳某頎長。俗號吳橙鷄。嘗往問齡疾。一見遽哭曰。死矣。吳惟悶。答曰。方相已在牀前。

尚敢望活耶。（聲雋）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嘑之。母應諾。又嘑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嘑也。永齡曰。吾嘑母三四便不悅。母日嘑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皇明世說）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常起一堂。翟永齡顏之曰闌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皇明世說）

淤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爲鬼語不足憑。間爲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傳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爲所竊。猶藏廨後灰中。乃悟前語。（外紀）

勸學詩有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化間。馮御史徽以事謫戍。馮易前詩云。少小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衞。盡是讀書人。（外紀）

翟永齡與陸年伯並以才學馳名。後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顯之

倒之反在諸公之上蓋以自嘲因嘲陸云 外紀

翟永齡偶過清江人咸以相公稱之時有一吏在坐亦稱相公翟意謂人不加敬後有出扇求詩者此吏捉筆竟題于前次至永齡故爲不能之狀題曰山不山水不水一片板上兩箇鬼(扇景一船二人一吹笛一搖櫓)一箇吹火通一箇搖大櫓嚇得鷄婆飛上天(扇上畫鴈)世間名畫見萬千不知此畫出何譜詢知海槎衆人甚赧 外紀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攜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慼復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俟湖上久矣余欲捉之偕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詈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已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佯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柰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曰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歃血盟余因大嗟曰余方慨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賈技藝華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寅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于二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 瑣綴錄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惟石紺冰(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書蕉

成化間林聰敏公爲司寇一日與陝西楊司馬鼎會坐林戲曰胡兒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遂答曰癩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闊地有癩也 外紀

卞榮在某閣老坐、適外報某廷試首選矣、閣老曰、狀元却是瞌睡漢、卞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諷之也。外紀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病逸漫記

陸杲為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朝士歸見之、知為杲也、亦逝一帖云、西番進象人來、蓋杲黑面白齒、人皆嘲為象奴云、杲與麗水金文二人、皆景泰二年進士、文嘗嘲杲曰、黑象口中含玉齒、杲應聲曰、烏龜背上嵌金文。外紀

盧陵陳文簡篤不飾、及病革、其門下士謂人曰、昨夕二夜叉來取公、一夜叉挽之、公不肯去、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舍得去、乃挽之曰、若此去、即為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為閻羅王、夜叉嘆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鹽王而何。復齋日記

吳伯通為浙省提學副使、士子專取功夫、時初學作文、多不根、為其罷出者衆、羣往御史臺求試、御史復

十七

發吳公、吳公出題、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論題、乃一滚出來文、難措辭、而論又涉于性理、取者無幾、甚為吳所厭、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選英才、督學無名告柏臺、誰知又落吳公網、魚鱉蛟龍滚出來。外紀

陸式齋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鬧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曰、可惜張給事、閉戶常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外紀

莊定山詩、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有滑稽者改作外官答京官苞苴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

勒史 明 卷二十七 十八

他一匹好南京。

陳白沙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亦投時好、競出新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外紀

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召紫姑神作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訪、意後生輩偽托以誑人、弗之信、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僮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際書曰、德林素不

相信、曷爲索詩、謾贈一、絕云、米豆應急用。眉榆登充
欲。嗜好脊趙張。倉皇救文叔。不曉所謂、復禱曰、願明
以告我、又書曰、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
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漢書馮
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者、家世賣
粥、人以藍粥嫭之、楠與狎、故神戲之、德林、楠字、才鬼記
會稽有評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
曰、惠英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謌曰、梅花似雪。剛
被雪來相挫、拆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
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且與梅花作主人。謌
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雪者亡賴惡少也、官奴因
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
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青泥蓮花記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
柱云、烏音人人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白畫白
畫。外紀
成化丙申、某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恩
于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某掖起之、一鶚遂以病
告某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
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
鶚默不應。明日報卒、某因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
慮俸當住。警齋瑣綴錄
龔侯本棹人、成化庚子八月、行次揚子江心、會大風
雨震作、棹一富商溺於水。盡擭其有而歸。乃棄棹舍
於揚州某處、建高樓巨室、改事生殖、以享富焉。侯後
生一子、撫育既長、視父甚如讐敵、一日里有祈鸞者、
侯乘箕判未已、即叩首曰、敢請大仙何吾父子不相
得之甚也、判云、八月強風何大惡。揚子江心波浪作。
二十年前即此人。請君試把心頭摸。侯稟然懼、生大
禍、盡貽其有於子、遂竄更不復返、才鬼記
成化中浙江嘉善知縣林某、捶死一家十三人、事覺、
時鄆城侶公鍾爲巡按、治其獄、林妻子以厚賂鎮守
中官李文、文爲宴、宴公、欲援其事、侶公已知、預令樂
工爲滑稽語以白、李因扮一官人賞雪、作獅子、令藏
陰處、俟後會爲賞。一卒云、何處可藏、一卒云、除非山
陰可藏、曰、不好、其卒又曰、江陰可乎、曰、亦不好、其官

人高聲曰但藏在嘉善縣可也卒云未見此地有陰處何以藏之曰汝不見嘉善林知縣打殺一家非死罪十三人不償命豈非有天無日頭處一座皆驚李遂默然 客座新聞

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瑯琊漫抄

御史職司風紀中書舍人供奉絲綸近時一進士素出入閣老萬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萬陰痿吉士自舉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爲御史翌聖夫人之姪

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僚濟寧人與通友善長得歸省以篋寄通所封鐍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舊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篋舊衣下皆土塹夫人大怒曰他日欲誣我家邪命毀之通跪謝乃以二篋令其擔去時人爲之語曰洗馬御史挑土中書 菽園雜記

錢選舜舉有蔡琰南歸圖今在前臨海丞夏佑存質家元人多有題詠偶記其一絕云二鷁回首淚千行腸斷胡笳十八章三嫁流離身未老至今人借蔡中

郎 水東日記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卽援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棋出端觀二韻卽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 外紀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來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卻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 皇明世說

李西涯程篁墩同朝見適直隸貢蟹至英廟卽試以對句曰螃蟹渾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終於學士竟如其對云 外紀

李西涯與程篁墩同教習庶吉士每至院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西涯口占一絕云廻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除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看督

東郊巡按蘇州刷卷許御史宗魯戲之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余私爲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小兒學課予偶得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墨雨代爲屬云蒲牌買枕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江西有語云孤雁渡江孤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答予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亦庶幾前人一二也聲隽

西涯嘗得良馬以贈陳師召師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惟而還其馬西涯問故師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西涯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

外紀

新史卷二十七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尹旻偕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皇明世說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立梓楔於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皇明世說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皇明世說

李西涯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外紀

焦閣老芳面黑而長如驢嘗謂西涯曰君善相煩一看李久之乃曰左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尚書必至此地位馬與盧合乃一驢字始知其戲一日西涯與焦公及禮書傅公瀚早朝焦見校尉有露卧者焦戲傅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以傅爲新淦人時有江西校尉之號傅不能答李頤指焦耳傅悟遽云秋風正貫先生耳蓋俗有秋風貫驢耳之說焦像驢故戲之外紀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鋪店茶食所造看柈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皇明世說

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

成化末上病舌澀朝臣讀奏答旨多以是字而尤弗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上喜擢爲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野記

程襄毅公參贊南都日左璫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

席中爲巳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中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旁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外紀

丘文莊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猶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外紀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淸者如此李西涯時

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并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閧然 外紀

弘治丙辰科進士有孟春季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卽席命對孟仲季春惟少仲已而卽應聲云夏商周鼎獨無商 外紀

李西涯子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一日過其書館中適外出不在時弘治甲子當大比乃書其几曰今日花街明日花街秋風桂子秀才秀才明日兆先亦書四句於西涯几上曰今日東風明日西風陰陽變理相公相公 外紀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有美女子在旁因請咏手卽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幙偸回雙舞袖綠窗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却放針信筆而成頗有雅致云 才鬼記

憲廟時太監阿丑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方朔諷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太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

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越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譴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於是憲廟密遣太監尚銘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刑政

頗旆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瑯琊漫抄

陳師召、官四品時、夫人爲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李西涯適至、因乞爲贊、西涯遽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其鬢、更其衣、嗚呼、庶幾、西涯嘗戲陳師召擲骰子、得么則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也、各色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實之天才也、或諭之曰、彼紿公耳、上么下六、自是定數、何足爲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告之、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商不中、乃嘆曰、兄眞不可及也。外紀

陳師召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李西涯大學士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師召後召爲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爲誰。乘馬漫行、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又嘗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師召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會邀陳也。又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其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爲亦在此。外紀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郎欲干撓選法者、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弘治壬戌秋、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

十八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遷以在內閣張昇爲
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并南京爲
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
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時盛傳以爲的
對且有譏讚外紀
程敏政以神童至京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飯李
指席間果出一對云因荷而得藕偶程應聲曰有
杏幸不須梅媒李大奇外紀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黃

節程即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外紀
弘治間樂平有趙尹考滿遷任邑中士夫皆趨送之
彭懶農獨投以詩云泪陽纔財使君標本欲趨迎懶
折腰莫怪野人疎禮節好從陽畫說陽橋人皆莫喻
其意一日編脩程念齋見之笑曰綴之譏我邑中人
深矣蓋用宓子賤事也外紀
陳檢討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一日見同官於碑志
中敘還金事太繁者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爾却之
則曰嘗得白金於道何其主而還之又嘗以文示後

進託之曰吾此文何出後生應聲曰氣脉頗類下武
詩嗣初默然水東日記
蔣芝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
之說一新耳目如鮑魚鮮筍肥美爽口盤飣屢薦味
如嚼冰若久而厭飫依舊用鵝鴨羊豕矣皇明世說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握
筆久之不動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
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上命內侍舁几一揮
而就皇明世說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爲
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皇明世說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命題班鳩文祥奮筆作詩
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恩皇明世說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懼
諸公有言乃曰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宜多
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更不召
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

呼萬歲而已。反見譏誚。皇明世說

王騏以進士授吳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為人傷目。瞼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宮墜下馬。又清江引曰。醜猢猻眉稍上松油。扶桑椹子掠。畫過半邊藍。凝粧一堆青泥汙。醜回回婆眼窩兒到像我。外紀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雍。雍請識中官解之。明日。偽為封識。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啓之。讀數語。即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謝罪。中官反為救解。歡笑而散。皇明世說

王叔承母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黎藿甘而獨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之。母悅。為進一觴。皇明世說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椶棚。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貿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宣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椶棚即拆卸矣。誾聞大慚。皇明世說

弘治中。朝士共飲。各舉鄉中忌諱者為令。如江西曰臘鷄。湖廣曰乾魚之類。衆笑謔已遍。至吏部馬尚書凝視。以手摸左右坐者。故問公何以不言。答曰。我揀一肥者偷之耳。蓋河南諱偷驢賊。而公反以詆人也。[illegible]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亨。嘗見上。嘉之。更嘗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云。獻萬世保豐永亨。嘗見天子。改為策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皇明世說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以某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即託頭疼謝去。皇明世說

吳閣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殃。未幾清寧宮災。有謂

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太皇太
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廣
懼飲鴆死訃聞上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
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
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
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
因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
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
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簪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

轎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
醜顏惟甚 [illegible]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
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嗣其亡投以尺素公歸落之
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
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緑雪亭雜言 [illegible]

蘇郡隱士王賓遁蹟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
之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
人

張真人彥頫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欒巴噀
酒成都火滅彥頫想乏酒故有此災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
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倘鬼趣
異人豈不怒耶

一士從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
物黑耶白耶弟子哂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
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上饒劉亮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君能見
否

東平王錫老貧甚毋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
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
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嫟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
神郭毋顧之略不與所嫟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
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岍花酹曰春風入林豈為

松栢。

呉中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掏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綠雪亭雜言

李西涯耽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詞翰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大書云、草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皇明世說

有一士人、盡擔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値、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鎗有聲、問得其實、乃罵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

喫。

李西涯當國、二編脩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結、執事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宮坊。皇明世說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屛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這箇老子、官曰、正是這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衞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拔、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鉦作聲、若稱冤者、上特命勒碑祭之。皇明紀略

中丞東橋顧公璘、正德間知台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

廟神鉠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於神神許
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爲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
權喜土地嗔旣期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
復卜於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駒陰宂記

王鏊少遊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翺新逝
盛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皇明世說

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
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曰奴手爲拏此後莫拏
奴手王卽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外紀

彭憪農落職家居縣當大造其子囑司書者飛稅他
戶憪農知之招司書飲戲贈之詩曰洛陽城中桃李
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司書答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憪農曰旣不飛上天飛入地不過飛
入百姓家耳安忍爲此乃爲詩謝之曰洪水推沙塞
兩涯推來推去只交加誰知二世官中鹿走過劉家
又李家飛稅竟止 外紀

貝江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
要洪大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貝果努
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橫走下御街西孝廟爲之解顏
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一對句云高吽一聲驚動兩
班文武橫行幾步笑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謔云
外紀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
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
眇者羝者瘍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
佳人之一種可乎 皇明世說

潯州張尚書潔爲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

单字公成句有衝雨邪飛燕子单時服其當焉端肅
以燕子单學士稱之 外紀

楊一清爲冢宰日有設爲選官求改事爲口實者曰
有選人旣註官意弗慊思改將決於神籤其妻曰君
儒人當聽命于儒之靈者選人於是求禱於仲尼旣
至廟乃先詣從配諸贒首至閔子曰某欲改官何從
而可閔曰何必改問顏子顏曰也不改問宰予予曰
於予改問其自則曰鑽燧改楊號邃菴其所註除遷
擢皆由賄賂鑽刺而得故云 外紀

王狀元未第時醉墮汴河爲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士人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虀無處消破耳 合璧事類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嘗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蟻綠 皇明世說

劉源豪宕不羈值湯胤績廣生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皇明世說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蹐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皇明世說

楊邃翁冬天氣盛而李西涯怯寒二公並坐涯翁屢以足頓地作聲邃翁曰地東馬蹄聲得得涯翁見其吐氣如蒸遂云天寒驢嘴氣騰騰 外紀

劉績咏楊花詩譏楊邃菴云點鬢縈眉西復東悠揚無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眞兒女到處生虫不殺虫 外紀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 皇明世說

李東陽在京邸欵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皇明世說

一大將乞某翰林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歲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云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皇明世說

沙河朱裳字公垂正德九年進士少厲淸節貧困裕如也提學御史顧潛知裳檄府資裳學京師裳不受躬自炊汲爲御史寒約如故巡按山西山東有風采人稱裳爲長齋御史 續藏書

錢塘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職有學士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韋昭王是何代之主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也何以獨言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孝四時長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

孝。既曰、夫子沒、而又何以鯉趨而過庭。合璧事類
故事邊郡納粟三千斛、授本州助教、岐山王生、納粟授官、以厚價市駿馬、猶不愜意、每以爲恨、嘗騎過市、醫工李生盛稱壯健、以爲價賤。王怍、問之、李曰、馱得三千石谷。豈非壯健耶。華爐紀談
林廷玉醉中戲作清江引曰、世上人心眞箇歹。牽鬼街頭賣。哄了白尚書。聽過陳員外。漢鍾離看見通不採。　沒嘴葫蘆就地滾。好歹休相問。花粧扮、戲棚。紙做盛錢囤。陳摶華山閑打盹。　春花正紅春酒美多

少蟠桃會休做看財奴、枉着金銀累、死到黃泉纔是悔。　勝水名花和我好。每日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褒陽砲。宴時間虛飄飄都過了。外紀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耶。皇明世說
徐廷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屋角方。乃古人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皇明世說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藝褰時過史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皇明世說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上所鄙、謫高州。徐遷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皇明世說
正德間閹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咏喇叭朝天子二首

云、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擡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麽眞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淨鵝飛罷。外紀
正德某科士子中場、用徐幹中論、全篇而得高第。明年海內之士交相謂曰、徐幹中論、翰林先生所最重也。於是購中論而讀者紛然。京師爲之語曰、秀才好請客。徐幹偶撞席。也只好一遭。良會難再得。外紀
舊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姻屬與試、俱請廻避。正德

辛未、楊少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愼會試、既列名第二、將殿試、廷和亦以迴避爲請、不准。卽如常以入。是年愼遂爲大魁、京師目爲面皮狀元。有無名子送一詩于楊宅、末云、假使四公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塡、時內閣有四閣老故云。外紀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多以巾易帽、四方效之、販夫走卒、亦有僣用者。郞瑛有口占曰、忽出街衢不奈春、今時人物古時冠。望塵走俗人心厭、況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孫體時、一日戴巾來訪、恐瑛誚之、途中預搆一絕、瑛見而方笑、孫對曰、予亦有巾子詩、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紗巾透柳風。不是風流學江左、年來塞馬不生騌。二人相對一笑。外紀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皇明世說

巨鐺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意、卽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流亦以此言問令、令答曰、某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衚衕買的。直大笑。皇明世說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出、錦衣牢獄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皇明世說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嘗熟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皇明世說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江曰、先生驟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先生者、非頭陀也。紀異錄

正德中、御史按浙、以龍宮海藏命題試士、且云、記出處者東立、不記者西立、退東西各半。已而東立者、所作不稱意、無賞、西退者作詩誚之云、東廊且莫笑西廊。我笑東廊枉自忙。海藏龍宮無你分。大家隨我渡錢塘。聲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或以爲即瑾昆季也瑾本姓且因與瑯狎遂冒其姓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毎事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無算瑯有玉絛環值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僊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絛環 外紀

平原陶丘氏取澂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聓女聓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 雅笑

新男 皇明 八卷三十八 二十三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爲使內批還着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瑾嘗以爲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宜勉之 皇明紀略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爲能俟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流臣民駭覩 皇明紀略

武宗南巡道中見一村婦令後乘載歸因賦詞曰出得門來三五偶逢村婦謳謌紅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這裡停驂駐蹕他那裡俊眼偷睃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有豔村酒醉人多 外紀

揚用修與諸才士宴集戲作五色賦一客作黑賦曰孫賓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衞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賦赤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靈均之嘆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曖落英霜清彭澤黑賦非佳況余居兗山堂與家兄春甫偶談及此春甫應聲曰驪鐵成羣雲暗陰山之北烏鴉作陣風霾栢府之旁洗硯而墨池渾廻車而檀林暮益不作點鬼簿語因相與鼓掌大噱 外紀

新 八卷三八 二十四

漢世有人年老無子、家富、性儉嗇、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文、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効而來、老人俄死、田資沒入內帑。笑林

有頑民因大旱、盜決人水灌田、爲主者執赴、伏罪狀云、右某只因天元律呂調、切慮田苗宇宙洪、遂偷某人金生麗、致得其人寸陰是、念某不識始制文、今來甘認弔民伐。一聽本官忠則盡。合璧事類

康德涵既罷官、居鄠杜、葛巾野服、自隱聲酒、時有楊侍郎庭儀者、少師介夫弟、以使事北上、過康、康故契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爲道地史局、語未畢、康大怒、罵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相見。藝苑卮言

傳文毅公珪爲禮部尚書、當是時、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而無徵、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禁公佯不知、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續藏書

都御史毛伯溫征安南、其國王以萍詩諷云、錦鱗密砌不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層浪打誠難破、萬陣風顛永不沈、多少魚龍藏未見、太公無計下鉤尋、毛伯溫依韻答之云、隨田逐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寧知聚處爲知散、但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無尋、國王見

詩大驚、由是貢服。外紀

王文成公封新建伯、戴冕服、有帛蔽耳、方入朝、朱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世廟見蟹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蟹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張璁、跡其故、乃太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也、文謫南京。皇明世說

桃源楊褫位冏卿、冬閒、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諸買來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桌餅錠、必收曰、分給兒媳、可抵養飧。皇明世說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攜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耶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䵷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皇明世說

叢蘭巡撫淮安、究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敎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良久曰、得無難於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皇明世說

靳史卷二十八終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唐皐在歙庠日每以魁元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誚之曰徽州好箇唐皐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柰京城剪綹多。唐闈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皐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皐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綱魚題曰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

淵空嘆息泊正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外紀

唐皐以翰林出使朝鮮其主出對命屬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皐即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主大駭服。外紀

嘉靖乙巳上一日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復召夏閣老言之旨。外紀

長洲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大慚即輟鼓吹。皇明世說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吊楊守陳欲警之于其來謁

令閽人辭曰適聞吊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君良久不至歸矣。皇明世說

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燒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嘆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

老饕焉。治世餘聞

崔銑作南祭酒，忤旨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皇明世說

粵西韋廣為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必來訪，無所得餐，自漁於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廣登岸，即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汗流潰鬢。廣曰：昔在近村，聞公至，竭蹷趨迎故耳。左右竊笑曰：竊似江中打魚人。皇明世說

嘉靖間，有進士作令楚邑，為詩自嘲曰：巴陵知縣是區區，三甲元來不讀書。忙裏偷閑淘冷飯，鬧中取靜喫乾魚。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推官也上司。寄與榜中京宦者，巴陵知縣是區區。甲榜作邑者，多稱以自慰。其人後官至按察使云。外紀

方獻夫賜告里居，遂以廣田益宅為務，有緇廬地，方因規為己業，假官府法，驅逐僧釋。一空，主僧瀕行，大書一律於壁曰：慌忙收拾舊袈裟，點檢行囊沒一些。袖拂白雲歸洞口，擔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松頂新巢鶴，孤負籬邊舊種花。分付大猫隨我去，莫教流落俗人家。外紀

霍尚書韜，嘗取寺基為宅，免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牀。外紀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熾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須刻死矣。母忍恥雪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皇明世說

嚴介谿語徐存齋曰：貴谿再相，每閣中會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餚甚豐，飲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皇明世說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曰：丘何事栖栖者，與當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二人。皇明世說

彭脊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焉。皇明世說

楊繼盛諭劾嚴嵩，上怒其引用二王為辭，杖公百，或

遺之蚺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皇明世說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爲咸陽三月火復讐耳皇明世說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翟鑾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
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皇明世說
凌某拜嚴介谿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
抱他人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皇明世說
理學家文字往往勦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
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皇明世說
陳笠川以貢爲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爲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於陞轉正如衆口鑠金耳
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近時言官言宮闈事嘗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
敢言有孫御醫者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
事中餂之問故曰不語噤可治疥也崐山有徐生善

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寫畢欲題
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舜鳳
或云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
不成舞也舞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菽園雜記
靜閣老晁歷仕三朝始告歸田里世廟慕其賢使使
三聘之不至肅制詩一闋須云聞說江南一老牛徵
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
晁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
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
外紀
北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待士條刻庠序甚怨以私
取房中所寘石爲牌事發擬侵盜園林樹木以石寘
近皇陵故也是年七月間彗星見東井自辛巳至是
已三見有旨令大臣自陳張少傅孚敬遂致仕有爲
句以紀其事者云石取西山胡明善殃從地起星行
東井張孚敬禍自天來又曰彗孛掃除無駐足石碑
壓倒不番身外紀
方獻夫湛若水家居時邑有發塚多貲有色欲改適

方湛皆欲納爲妾兩競妾奩婦曰吾將自擇所歸方湛乃各放舟遊湖婦潛覰之語媒曰吾欲適方以方雖龐年則少方遂納之湛亦小有言湛語人毎以隨處體認天理爲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庄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自殖計皆得兼於門生官其地者經營鄉人嘗曰此甘泉隨處體認也天理外紀

韓邦奇作乃弟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闞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麤野乃爾世說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迯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處好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皇明世說

張禺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楊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思齊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皇明世說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屈焉稟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皇明世說

江行人甒以進士授素有心疾憂貧雅經王御史弘道以小事拂意自戕夏公言即事爲對曰自經溝瀆其何以行之哉孰其鸞乃不可以入道也人以爲警切外紀

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鄰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鄰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與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任見之嘿然外紀

嘉靖中火災後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官

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駑駘能割股願同鷄鳴可消災司空惟見如無物村僕何如歎破財安取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謔之詞然有諷有諭人以爲切中事情云外紀

張嘉猷爲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鄉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合與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强就試王以秋江晚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

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外紀

金璐與珊兄弟齊譽，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百物騰湧，時役大行，餓莩橫道，珊除夜作二轉語云：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謂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謂殺我也。外紀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言不聽，惟有怒氣嗔胸而已。皇明世說

秦廷善性憨梗，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几，已碎其八，柰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汝與秦檜通奸，故相爲至此。痛撻之。皇明世說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皇明世說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揚州儀眞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皇明世說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皇明世說

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中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曰：君家何凶禍重併如此。廷彥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偶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莫廷韓過袁履善家，逢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大笑。適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袁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爲莫逆

有取嘉靖初年大臣名爲詩云：穆穆文孫交景運，路居喬宇撫清時。絲綸遙起山林俊，化雨重陶琰琬貢。部樂楊廷和舜呂，豁毛澄水薦先師。功如嘻費宏謨遠，壽比錢彭澤慶垂。其詭天王守仁義，萬年磐石璉

圖雜聲傳

陸貞山幼善屬對。錢濟湖秋日過其家，指堂前樹曰：
秋聲在樹鳴金鐵。即對云：山色當窗[illegible]。詩經全
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眼上。應聲云：錦繡羅於胸中。
時年甫六七歲耳。稍長，同陸象孫會客，曰：圍棋賭酒
一著一酌。客無以應。象即云：何不對坐瀟觀書五更
五經。又棗棘為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閒門起屋，移多
補少作雙閤。外紀

陸世明、陸俊明同宗也。俊才藻思，聲稱藉甚，累於鄉
赴省試下第，歸遊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納稅。陸即
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
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
愧，亟迎入，款贈甚厚。外紀

有裁縫衣者，以賄得獎冠帶。顧霞山嘲曰：近來仕路
太糊塗，強把裁縫作士夫。軟翅一朝風盪破，分明兩
箇剪刀箍。外紀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為松江知縣，同時有俊
聲，然議論雅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候人報士瀟

秋試無中式者。聶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
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為妙
對。聲傳

朴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與葉尚書琦、史知州確飲，各
以名為戲。才首曰：作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
鼓響軍不動，拽旗。至史，笑曰：吾言左矣。乃曰：拚死喫
河魨，屎灌。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
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稱以擊木魚自通，主
事不可，乃共候於旁廳。公戲曰：有何請公對之。乃曰：
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公曰：吾自對。即云：簷前
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公抗聲曰：如此大喪不
一、人亦可。聲傳

崔副使元務登第，與李侍郎之子領鄉薦，觀榜一同
年不識崔，問李。李曰：此即崔駙馬之弟，乃兄駙馬，此
為駙驢。崔答曰：此李侍郎之子，乃父侍郎，此為侍狗。
聲傳

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役。
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瀝塘

遼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 瑯琊漫抄

史明古修吳江縣志欲列山川爲一門吳江本無山循吉因論閒及此問之明古曰橫山亦在吾邑境內循吉曰橫山是吳縣山吳江但得一角耳豈可相割與乎 蘇談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致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誚之文襄笑曰郎郊以年齒論之彼長吾盖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人拜一二拜也行之自若 蘇談

潁州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是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墓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遂不

割碑 綠雪亭雜言

莘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望者學士譴之蹙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脊爲黃之第今敗瓦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旅里 綠雪亭雜言

富陽俞克明既宦而貧家有田與他壠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得萬年人 客座新聞

穆宗在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敢請用甚窘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世蕃忻然受之命戶部即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子兒行金于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真膽大于天 皇明世說

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 皇明世說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直爲之翌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學

心、者。自此結怨尤深、皇明世說
衆悅、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吳人
誤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癡乎、何得若文而令
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濬嘗饋
以豬項、悅詣謝、濬曰、豬項美乎、如生固甘之否也、對
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豬項、何殊草
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
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道生袁家紫、對曰、此公
知、亦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見聞錄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
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皇明世說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莞爾
曰、恨世宗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皇明世說
莆田士人李澳、請夢於神、不得報、其神爲范侯者、面
色墨黑、手執鐵杖、李作俚語誚之曰、一面黑緞張、手
裡執鐵杖、特地來求夢、做箇野模樣、既而遂夢神答
詩曰、舜目生重瞳、堯眉生八彩、聖賢相如此、笑汝眼

釣攷。蓋鄉音也、釣攷者、眼皮反起、李有此疾、客座新聞
常熟顧成章、能以俚語爲詩、令人絕倒、所詠貧家姑
嫂不合、以致分居者云、姑姑嫂嫂會藿糟、口口藿糟
要八刀、折散一雙生鴨對。分開十隻小鷄逃。換灰豆
亦論夥數、博糞油還逐滴擄。只有喜神無用物。大家
都把火來燒、又詠人家不檢束、使女云、兩脚麼猪拖
破鞋。囉乖像甚細嬢家。手中托飯沿街喫、背上馱孩
看處揀。間壁借鹽常討樸、對門兜火不擔柴、除灰換
糞常拖拽、扯住油瓶撥撥篩、此等語、皆吳鄉音奏合
者。客座新聞

楊廷秀、謝傳尚書茶書、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
溪泉、東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
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
菜園耳。鶴夏
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
覬殊擢、大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苛等耳。
皇明世說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今廢廢矣。皇明記
河南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詩謔
嘲之曰、邢先生初官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差
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入太學、復夢土神賀
曰、喜中青錢選才高歷俊英、追錄事、又夢云、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賠加錢字、蓋邢甚
嗇之。客座新聞
吳康齋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皇明世說

穆宗升遐、留都國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持
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馮希樂善佞、嘗謁長林縣令、贊云、仁風所感、猛獸
境、昨初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西去、有頃、村吏來報、昨
夜大虫食人、令詰之、馮曰、是必掠食便過。
故事、御史出按郡邑、博士侍左右立、竟日、桑悅[illegible]
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為禮、亦不能久任立、御史愕
且使得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
子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
頤、公幸賜清燕畢項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
悅除襆跳、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召之、遷
長沙倅、再調柳州、悅意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
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詎奪其上、不安
耳、為柳州歲餘、不堪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
得、杜宇勸人歸去休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起。外紀
祝枝山在金陵、春曉與客步秦淮、客指園林誦曰、紅
杏枝頭春意鬧、枝山即眺落暉曰、烏衣巷口夕陽斜。
少間、枝山自書所為文、客戲曰、君之富學善書、應以

多損爾、枝山猝應曰、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外紀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
禿嫗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
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
吹出太平歌、諸公媿服、由是其名遂著。外紀
沈石田有化鬚疏、其序曰、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然
存道為之告助于周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
鼠、補諸不足。請沈啓南作疏以歎之、疏曰、伏以天閹
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

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趣因人而畢。康樂著舍施之
迹。崔諲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
毛之不拔。惟有余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
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稍
稍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
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葵。豈敢易撚于空。何
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外紀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吳公友也。嘗屬對。嘗思的頸
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話也。

新見 國朝 一 卷之二九 十九

喜而躍浴盆。盆爲之頓破。聲雋

陸文量參政浙藩。與陳啓東飲。見其頭髮。戲之曰。陳
教授數莖頭髮。無討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鬍須。
何須如此。陸大賞嘆。笑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
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陣。
此畜生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聲雋

陳孟賢素吝。同列造一謔笑之云。臘月廿四。天下竈
神皆朝上帝。衆竈神衣皂。獨一人衣白。上帝遂問之
曰。爾服何獨異。曰。臣蘇州陳孟賢家竈神也。諸神乃
爲煙煤所薰。故黑。臣在孟賢家。未嘗見其延客。日不
舉火。臣衣何由而黑耶。聲雋

義興儲遇。一日過金沙鄧孺孝。鄧爲言絕糧狀。因口
占數語自寬云。有口無糧不用愁。有糧無口政須憂。
眞人解得其中意。煩惱坑中好出頭。儲曰。某去年貧
無穃。亦有口號。遂謂曰。西風吹雨聲索索。這雙大腿
沒下落。朝來出榜在街頭。借與有穃人家着。坐客皆
貧士爲之大哄。外紀

新見 國朝 一 卷之二九 二十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出扇求詩。唐
大書曰。破布衫巾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
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士大慙而去。外紀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埈曰。
趙老眞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
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授工部辦
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眞有抱負。
皇明世說

王稚欽少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遊。厥不可

馴父每挟扑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輒虐海內名士耶。
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故事學士
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
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
佯爲不知也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
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召益驕甚臺省
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豈擬
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師蔡潮
適他藩便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我固厚而分守從

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即分守君命也。稚
欽曰諾乃前迎分守而分守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
稚欽詬之十稚聊大罵曰蔡師誤王先生見辱挺身
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一。府中慴伏亡敢留者
分守窘不能且朝餔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
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稚欽益
甚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 藝苑卮言
唐伯虎嘗見降乩令對云雪消獅子瘦乩即書云月
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

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刑部郎中黃暐亦嘗令僊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
丁家巷田大口。公明日往試之見一耕者鋤土恨恨
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鱔血黃泥土也公始信其果僊
降云 外紀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其因妾在
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
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嵩大錄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有老人寫眞乞題唐索飲題
之曰精神烱烱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
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
有隸卒乞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其人大
喜具饌飲乞足成之唐書之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
傑頭簪野雉毛其人悔恨後以詼諧黜儒爲吏口占
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係縧頁領君
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嘗爲州長書門聯云架有春
風筆門無暮夜金州長喜大加禮敬 駒陰冗記

有妓女失其名于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妓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抛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伎得一聯云故國三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藝苑卮言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靳史卷二十九終

新史卷三十

海陽查應光賓王父輯

國朝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詞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鄉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出矣 薛寒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往訪之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我譬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笑曰使石尚出京便是譬忌出宮沈遊擊去頭是膏肓去體相國默

然 甲乙剩言

莫中江先生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李于鱗迄客河南詩云惟餘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可謂詩史而語意含蓄有味 筆記

張靈與唐寅俱爲郡學生博古相尚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抱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棄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于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虫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斷鬢落耶 外紀

陳壽嘗遊市中值丙追出于旁舍主人偶見不及拭以遁主人知爲壽追及以此爲題令破壽應聲曰內有所急君子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君子不潔身而去 外紀

明月卅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所有壁間有某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桃花生子菜

生吾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都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外紀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皇明世說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罪於伏羲氏之一畫耳 皇明世說

屠隆自言才早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然桂驅車過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蹟却五侯之請

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爲顏駟。毋爲虎圈。寧爲崔駰。毋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鷄香可羨不忘明河。雲霄無路。不[illegible]石可盟不抱荊璞。以此謗嫉亦以此得名。皇明世說

吳人楊生者落魄不肖罄其所有其父商於汴生往祈乞而畏笞責乃衣縗絰哭拜曰阿母于某日亡父大慟因問何以殮答以貸銀若干今歸償之父以貸額不可釋予五十金先歸抵家又衣縗絰泣告其母曰阿爹某日亡已借貸殮訖逋負牽挽未容返櫬

是以徒手歸母大慟又予五十金發喪成服吊者踵至父亦戚戚而歸及家夫婦相見各爲一笑。聲傳

嘉興某丞善睡嘗訪一鄉貴坐候其出久而不覺睡去主人出迎恐驚丞也對之默坐亦睡丞既覺不欲妨主人睡坐待其醒又睡主人既覺丞猶睡不忍呼又睡及丞再覺則日已暮主夢正酣不復能待而去賓主竟日不得一敘。聲傳

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飣餖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于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綴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少卿曰吾爲此銘[illegible]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藝苑卮言

豐坊舉進士高第爲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狂僻縱口若含沙之蠱類得心疾者嘗要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

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眥者也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蝨蚊也。藝苑卮言

崐山葉文莊公盛爲禮侍轉吏部禮書桐廬姚公夔治宴于公臺賀之及暮復於私第宴葉公公謝曰何勞鄭重姚公曰某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公唯唯而已無何姚公進太宰公置酒往賀執杯獻於姚公曰今日充鄉里還先生矣。客座新聞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遇節略施薄粉李狀元公旻即對曰落梅如老妓下稍猶帶餘香。近峰聞略

淼扁里王君鑄、嘗獨臥齋中、夜將半、有笑于前、其聲類鴨、鑄聞之無所懼、但云汝吽自吽、吾不管汝、但勿近吾牀、聒吾耳也、鬼乃作、鵝聲、鑄笑曰、不過是此等聲耳。鬼終不去、復作、鷄、鼓翼聲、庶幾其一懼、鑄曰、吾且熟睡不聽汝矣、鬼必欲動之、遂以其牀帷覆鑄身上、鑄曰、吾適寒、覆之、甚宜。鬼無如之何、不復作聲 志怪錄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嘑而前曰、汝不聞吾名而敢犯乎、對曰、名命于父、不敢更也、公思久之曰、我且出一對句試汝、能對則已、否則終不恕、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如、相其人思不久、輒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汝無忌、我也無忌、公笑而遣之 外紀

毛汝礪爲御史時、河內宴、承差奉酒大溢、曰、承差差矣乎、邊庭實時爲副使、應曰、副使使之也。一時以爲的對 外紀

朱凌谿爲陝西提學時、校文至遼陽、與一士、有龍陽狎。瀕歸、朱贈以詩曰、欲發不發花滿枝。欲行不行有所思。我之所思在涇渚。春風隔樹飛黃鸝、後竟以是罷官 外紀

康對山里居時、最好聲色、嘗蓄一伎、名狠架子、伎適被罪當罰米、康以事在劉憲副大謨、廼柬劉曰、狠架子、是我表子、馬公順、是他老子、拜上達父先生、乞望饒恕草子、劉笑而從之、馬公順、乃馬憲副應祥字、亦嘗狎此伎者。達父、乃劉字、外紀

何仲默少時輒能文、善于破冒、鄉老長見其破無不善、疑之、因出不擬題梁惠王章句上一句命題、即應聲曰、以一國僭竊之主、冠七篇仁義之書、嘗過端午節、隣族相餽角黍、號羊角粽、有出以爲題者曰、羊角粽東家送西家送、破曰、以物之象象乎物、以人之惠惠乎人、又有出其鄉謠爲對者曰、張豆腐李豆腐、一夜思量千百計、明朝依舊賣豆腐、破曰、姓雖異而業則同、心無窮而分有限。外紀

俗諺云、大樹大皮裹、小樹急彌彌、乃宋僧行持作也、全詩云、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花也過年。近峰聞略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皇明世說

梁時使臣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劉孝標集天后朝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大曆中新羅國上書請以蕭夫子穎士爲師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洪武中日本安南俱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文嘉靖初朝鮮國上言願頒示關西呂某馬某文以爲式所謂一解不如一解

花宛巵言

江州朱原盧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盧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盧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捲夜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盧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盧如事父焉

才鬼錄

蔡子木酒後自詡其夔州諸詠甫發聲吳國倫輒鼾鼾聲與詡聲相低昂詡竟鼾亦止人諫之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何不可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奈生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其門候二日不至忿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槩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恭嚴色稍斂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詞窯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己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錄雪亭雜言

吳儈月冊索米口號去歲河橋氷凍有米無人相送
今日月冊上門莫作一場春夢 詩話
吳人章政者腹枵然而好談詩書語常不繼或嘲之
曰此非出芝蔴通鑑上乎蓋吳人好以芝蔴點茶市
肆鬻者必裹以紙一家紙為零殘通鑑一人頻買蔴
裹至數張而以其中語掉舌人問始末輒窮曰我家
芝蔴通鑑上止此耳
吏科祝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嗔
其抗直曰汝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為君一節曰以
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公曰吾亦有一破
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毋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
地遇大不相干之人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外紀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儉每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時以微貲取奇貨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
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可談
孫太初王立美鬚風神俊邁嘗寓居武林費文憲罷
相東歸訪之值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對坐語[illegible]

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嬌首東望曰海上碧
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
未嘗見此人 藝苑卮言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濃明月照人
歸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
馬躍簫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遊却憶少年事笑
擁如花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然至末句
乃自註云欲盃理還之喻蓋此公作美官講學恐人
得而持之也 藝苑卮言
何仲默有回文詩云絃中曲怨不同調早見相如病
骨銷眼獨夜烏啼渺渺夢多春草碧迢迢煙生暗閣
鶯沉鏡日落空樓鳳罷簫年往恨花飄水逝傳書有
鴈一停橈 外紀
方棠陵以廣東憲副入覲張崐崘山人餞之方曰君
詩雖佳而非情實如無山稱山無水賦水非歡而暢
不戚而哀子詩雖劣情實具在答曰詩人婉詞託物
若文王之思后妃豈必臨河洲見雎鳩耶即如餞行
何必攜百壺而云清酒百壺惟蔬及蒲若據情實則

老酒一瓶豆腐麪觔耳外紀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攜二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饋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僊以决疑僊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霹靂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外紀

王西樓有清江引閨中八詠暖帽云玉釵冷來雲慢挑按上昭君帽窓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花頭安將春護了寒裘云蒙茸紫貂籠瑞雪脂把香光借一團白玉溫兩朶桃花熱透靈犀險些兒輕漏洩汗衫云輕彩短裁防過暑堪可包香玉秋千打罷時謌舞收迴處濕浸浸似沾花上雨暑襪云凌波襪兒眞箇罕不肯教人看霜龍玉筍尖水浸金蓮瓣隔紗裙幾迴偷抹眼浴裙云溫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纖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睡鞋云惺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遍輕撥醒棕履云玲瓏結成雙翠蝱兒的弓鞋稱苔沾翡翠根露滚珍珠面下瑶臺不愁春醉軟蒲鞋云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凌波韈青蓮兩瓣開玉筍雙尖蹻踏青去來天氣早外紀

孫太初談導引人疑其僊晚婚吳興施氏妻妹李空同聞之輒詩嘲曰范子無端出五湖西施竝載有耶無詩人只合鶯鶯伴施家今是大姨夫外紀

王西樓生平無喜慍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憔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只睡得日頭高外紀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銜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擱筆

明達累觧於乎忌則忌矣後世竟一觧忌入了不可得 藝苑巵言

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嘆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皇明世說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 皇明世說

盧柟阨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盧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閤人列榻鴈行盧乃舉械手揖張曰柟爲囚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皇明世說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皇明世說

眞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皤然不事涅飾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齒八十有二御史默然既退

同列問曰何以不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皇明世說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我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餚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寐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皇明世說

文徵仲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皇明世說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平日好謔居官不得復耳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皇明世說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進階妄自腰玉謁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座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皇明世說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皇明世說

陸平泉見贄寧翁譜曰禿翁老饞不惜口業好事人

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皇明世說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鱸出胯下以語
大人因爲句曰某人一夢甚蹺蹊黃鱸鑽臀事可疑
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外紀
陳全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得在冰凌上臥
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
節顫的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害殺
人也麼哥眞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外紀
饒州有女尼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爲詩贈之

曰頭髮鬔鬆綠未勻袈裟脫却着紅裙于今嫁與張
郎去贏得僧敲月下門外紀
楊用修才情蓋世所着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
情樂府流膾人口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
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
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髯任光陰眼
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外紀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
嘉靖間有一中書取茲悉卷而一鉅公序之信以

然有自京師來遍持以問楊用修曰此羲之草韻也
楊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得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
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
出于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更求得二書與此爲三
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楊曰孔子
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外紀
武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
賓戲旋側尚是嬰兒以爲業童子耽也出一對曰日月
風即應曰風扁間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

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
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乃大賓也
對語皆含刺云外紀
嚴相君誚蘇人面麻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
稿俚語俏蘇人曰鹽豆兒誚河南人曰驢二公相遇
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一
時捧腹外紀
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登鼎元有無
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

昭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採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外紀

嘗有召倡請作梅花詩倡箕遂寫王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者即承曰着勞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鷄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云鷄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才鬼記

應天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送名得入場一太監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文論只一對佳者送入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對云堯舜其病諸公曰好送去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搆訟延清愛劉希夷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爲任昉沈約之賊楊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撏撦義山今世何李亦遂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藝苑卮言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入帝王風其人見之大駭曰非送我也此煎人賀陳友諒登極詩李郎不宜偷以贈我

閩楚生邁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邁每對人哮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洲在坐言實是大成阿叔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召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妄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已與古人相況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尚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肇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熊神阿過子貢祠販夫綦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而今猶自居奇 皇明世說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皇明世說

袁宏道令吳下長安貴人一無問餽時其兄宗道官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訊以

爲家兄君不問傀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皇明世說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选供堂皁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皇明世說

毛栗菴謁楊南峰適浴閽者以告後南峰答拜栗菴亦以浴報南峰即題所投刺曰君來拜我我沐浴我來拜君君洗浴君拜我時四月八我拜君時六月六

何元朗嘗至閶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榼至友人家夜集元朗袖中偶帶王賽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足甚小禮部諸公亦嘗以金蓮爲戲談厭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謌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元朗擊節嘆賞以爲才情玅絕 外紀

李于鱗守順德時有胡提學者過之于鱗往訪方授茶次漫問之曰楊升菴健飯否胡忽云升菴錦心繡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于鱗拂衣去口咄咄不絕後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唯盛苑與其次爲宗子相時子相爲考功郎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忽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 外紀

錢同愛與馬承學同學承學好馳馬同愛戲曰馬承學學承馬汲汲而忝馬應曰錢同愛愛銅錢孜孜爲利 外紀

王雅宜嘲六十再娶詩云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鶯蛾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堂 外紀

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戊戌當試春官適田子秇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岳山人其自稱于亦曰山人田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陟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奥妙含腴咀雋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外紀

周行可續紋陝成王譴以詩云十分春色海棠開雲
雨漫天暗裡來可是東君勤愛惜煙䍐乘夜護花臺
行可多鬚故嘲之云 外紀
金編修璐未仕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
不書婦姓婦家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己而背言詆
之張子與卩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
書婦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
氣韓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
畢竟門前駡不休 外紀

新世說 一八 卷三 二十一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
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
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
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皇明世說
江晴涤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
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
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
之類耳惡乎答 皇明世說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蘇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恭絹短少畫
前騶令亦兒矣 皇明世說
王相國荆石宅爲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
公爲啓聖夫子王却之 皇明世說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今
復有稚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家不
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下牛馬
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生沐恩小

新世說 一八 卷三 二十二

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皇明世說
劉生者好誇詡嘗與華氏子弟遊惠山扇上書光祿
丞華某詩華知其僞也不發時光祿養痾山房乃徐
引入其所揖讓坐生不知爲光祿也因示以扇詩光
祿曰此華某作耶先生安自求之生曰與此公交遊
廿年何事於求光祿曰先生得無妄言請矢之生曰
某敢妄言者當刎其舌衆笑曰公誓不免矣此即華
光祿也相與哄堂 [illegible]
常明卿多力善射譴爲[illegible]文法吏時韎韋跗注兩鞬騎

而馳於郊諸徽侯子弟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
起角射咸不及問稍知爲常評事敬之奉大白爲壽
常引滿沾醉竟馳去弗顧又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
徐起或衆會不及長吏訶之赦然曰故賤時過從胡
姬飲不欲居薄耳竟用考調判陳州庭罥御史以法
罷歸　藝苑卮言

從前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王化按浙一衆人大帽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
舉人應聲曰即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皇明世說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訟於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
云祗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
皇明世說

曹時中作壽藏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
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皇明世說

陳孝廉琮構別墅實邑之北邛前後塚纍纍或造陳
譏曰目中毎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日
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皇明世說

先君中條公見貴綠每貴者笑曰一措大止書字熟
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皇明世說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繫名理於[illegible]乞燔日
挂山林於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皇明世說

秦與令胡逢髮一門子忽見一椽挑之與密語以爲
椽問椽何語椽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
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illegible]椽即應
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illegible]

吳明卿叅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奇取民間豆腐食之

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進膳聊侑
食耳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
叩九閽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
排崐崘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轆轆然東西馳也
余然後爲生抒煩懣乎　皇明世說

吳下一舉子姓章喜作詩自揭廳壁聞一日會客其
兄于衆人前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
梯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梯躡之以舌舐其詩曰有

糖氣何爲不甜。

太倉王內閣荊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皇明世說

唐荊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實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木竹當盡減價矣皇明世說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安用哉皇明世說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越朞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問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蔣性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過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至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爲伊哄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豆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巳過會元巳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巳過學士巷矣

徐文長爲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于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來。

新史卷三十終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一）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兩朝從信錄序

臣懿典昔從史官裒事

神宗皇帝時閣臣南充陳

文憲請修

國史臣實分其任會中

格不果

累朝業未竟洎

神廟登遐傳

光宗皇帝亟旬遺澤薄海

蘇悲號歷

熹宗皇帝七載賓天餘黎

戀慕凡頌述盛美者謚

已家擁貞珉人操椽筆

而金匱石室之藏旣不

輕下傳人間叢談稗家

之紀又尠可上參筆削

求其編年無漏叙事有

章燦然成一家言者迄

未易得此其故何居步

澤所聞朝家故實一憑

即抄而省直流傳詳畧
已異其它遺散益復無
紀苟綱羅或闕即薈萃
不光其難一也取材欲
博而義例欲簡多棄則

椵柟亦斷溝中賅存則
瓦礫何當席上三長質
重識莫先焉其難二也
朝廷是非得失之林甲
可乙否朝佞暮賢自匪

持平折衷何繇覿若畫
一其難三也而以語于
兩朝則更有難焉者隱桓
則彰定哀則微自孔氏
著書不無避忌而余之

載列多屬生存即勇于
筆而健于舌其能皆直
達無婉轉乎此數年内
良未易有成書沈生國
元乃能殫見洽聞芟繁

舉要博采獨斷爲

兩朝從信錄四十卷介門

人吳生天泰以序請予

自惟壯不如人討論蓋

志已付往事復安能爲

是編重也一再辭則沈

生固以請沈生先有

皇明從信錄自洪永至萬

曆稿創于辛酉歲刻竣

于丁卯春已不踁走四

方時璫燄方張忌者幾

借以行贊是秋生試浙

闈感有異夢逾月而闖

今上自信邸入登大寶纔

堅志復爲是書因自言

其叙述洋纚惟斬徵信

襃譏參伍不介臆私即

或因方爲珪遇圓成璧

猶之垂堂飄茫不來褊

心之怒虛船觸艋適國

無意之激其果若是則
雖序之庸何傷昔陳東
莞著通紀既懸書累代
我郡支司理著
永

昭兩陵史亦貴紙一時彼
皆服官涉練退食餘閒
詮次成編猶易爲力坐
雋才未售屈首治博士
家言則其專勿如家固

富于牙籤尚未獲弇觀
中秘盡讀左右史之紀
則其藉勿如而筆冢研
穴旋巳脫稿且上下[illegible]
七載而簡帙過于前編

經營止三朞而淹悉有
如舊業倘意在詳今斯
無妨軼古抑心存體國
不必若練都耶是編也
行無論弇陳東莞支武

水方軌越駕即以備它

日

國史可也觀者其毋忽

稗官而慭置且勿以典

册而求多云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

學士陳懿典謹序

兩朝從信錄述意

首以年月爲提綱。而以事實條貫其中。俾覽者一徃了然。絶無分雜難稽之厭。一尊旨。凡事有彼此互執而不得歸一。一經睿斷。則可否劃然。故錄中悉稱。

諭誥勅制以重綸綍次則因述。凡心品邪正。言行得失。任議虛實。或就當身而畢露。或於衆論而反觀。悉本邸奏。非同勦說。次則全錄。凡在公奏議。有事關重大。必積慮于中而後披

瀝于言。如可法可傳。何敢字增句減。次則節摘。凡言可以覩指而竟其歸。事可以挈要而遺其散者。編中稍加刪訂。次則彙纂。凡軍國大事。如會議公奏。或各一議一疏。悉載則冗。遺漏則缺。故取其詳確不移之議。聚之一

章。以便查考。次則存信。如奏捷獻俘之類。要必的確于何日攻城克堡。于何處擒斬眞夷。庶有分別。不然。浪誇戰勝。溷上首功。如海上之游踪。邊徼之弊習。何足盡聽也。次則是非。凡是非之昭然一定而不可易者。無須置

辨其或似是而實非，百非而一是，不憚剖陳，以彰公道，次則達觀，世局如棋，原無定着，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既未能掩其瑕瑜，人自徵其好惡，東隅桑榆，吉始害終，在事者可默照，評論者可參觀，要

遣意　三

必不能驅蓋世以徇意，逐一節以求全也，故時違而結獨知之契，俗賞而抱衾影之慚，愜輿望者標風軌，犯衆怒者懍鑒戒，筆墨無私，隨人本等，甚勿以疵美而岐貞，喜見即此錄不言，要必有能傳之于後世者，幸毋惑，次

則平論，如熊王之獄，重在封疆，言者雖紛，要必以司寇之讞爲鐵案，挺擊一事，有

神宗皇帝處分，情法兩全，進藥之案，票擬失當，葛藤不了，

宮未移，自應謹愼，既移，適安其常，而

遣意　四

一時懷千秋萬世之慮者，急于持法，抱全倫彌釁之思者，曲于調停，以致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橫生功罪之疑，忽角玄黃之戰，人情不勝反覆，世道頓成嶮巇，試究竟靜思熟審，自有一至公至平千停百當道理所在，當惘

然嘆穴鬬之非。室戈之慘。頃刻之間。和風唱而慶雲見矣。奈何其不然也。子丑之際。令人有餘悲焉。次則缺疑每閱邸報中。有妙絶奏章。一經抄報人錄寫千差百訛。讀不能竟。亦竟置之。良可恤也。次則採輯。凡稗官小乘野史塗歌有則必訪。眞則必錄。次則就正邸報差落。不能一一憶度。或是名公鉅筆。可以信手而更。或是后賢遇目可以簡遺而改。無分遠近。祈郵

致

明敎以便訂補。

校訂

劉羽儀　陳際泰　張明弼　吳天奉
吳佩　周銓　周鐘　丘子旦
常奏　錢應金　孫耀祖　程子吉
郭起鳳　劉斯陛　黃維藩　[illegible]
周立勳　朱隗　余小星　甘鳥侯
王以繩　周章　吳思穆　柴獻肅
項世平　呂三錫　周延諫　沈耀辰
程定國　沈超　王節　王一[illegible]
尹任　夏金式　夏瑋　尹鑰

楊廷樞　李楷　沈榮　尤瀹
王徵　朱羽　顧夢麟　楊奭
劉芳　朱廣　岳鐙　嚴名世
于王前　支如增　陸圻　沈循
沈中台　周吉士　梅鴻中　沈坡卿
唐元瑚　唐元塏　沈昭達　沈期昌
夏之鼎　沈泰來　沈立基　沈嗣駿
沈果邁　沈蘗　溫以介　溫儼
姚廷脩　唐鐘瓏　沈鑄　沈鍔
包鴻逵　沈瀹　俞允懷　夏之璜

兩朝從信錄卷次目錄

十月乙酉

閏十月丙戌

十一月丁亥

十二月戊子

二十一卷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己丑

二月庚寅

三月辛卯

二十二卷

四月壬辰

五月癸巳

六月甲午

二十三卷

七月乙未

八月丙申

九月丁酉

十月戊戌

二十四卷

十一月己亥

十二月庚子

二十五卷 乙丑 天啓五年

正月辛丑

二月壬寅

三月癸卯

二十六卷

四月甲辰

五月乙巳

六月丙午

二十七卷

七月丁未

八月戊申

九月己酉

二十八卷

十月庚戌

十一月辛亥

十二月壬子

二十九卷 丙寅 天啓六年

正月癸丑

二月甲寅

三月乙卯

兩朝從信錄卷之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庚申八月丙午朔（後改爲泰昌元年八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廣庸

海内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永惟

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觀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氷

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推是邦家爰憲是訓是行屬茲

蒞祚之初宜溥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西酋來貢

時西酋卜石兔擁王號而力不足以制諸酋各枝部爲爭講家私之討先是四十六年來邊酋刺麻不許邊兩空歸竟未貢市今卜酋已到邊而刺麻與其母斯夫人尚無起行之期彼急此緩欲速欲遲情事之許多端恐卜之爲孫不耐戍恐激而爲變或聞爭鬬局不能保無不變而我内顧之防範不可不倍爲嚴備貢市之遲速不必論也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偷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款以安士心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發于腐不以教化堤防之遂令敎化之地即先爲鑽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賤撲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

萬曆四十三年駙馬冉興讓被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神廟以出位貴矣革職爲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已蒙綸之仁乃冉猶未沐賜環之仁故宰臣方從哲特疏陳請并及當日誤議監生人等得一併叙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江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廢官吏部奏曰臣等伏讀

詔書内一款一建言廢棄并譴謫諸臣已未

遣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

錮沒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
廢錮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于溝中無復雲霄之望
矣
明綸一頒當宂生色亦諸臣殊遇 清朝之盛事也臣部
仰奉
明詔盡用此諸賢于一朝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
窮岩沈瘝姓名嘗不着齒黃髮老成存否亦難具悉倘
既朽之骨復點啓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
褒衷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恐也再三躊躇仰懇
明旨除事關

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沒另本奏聞外而建
言詿誤臣灼知的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序採訪未盡一
兩月而咨訪當無不盡進用亦不相遠況施爲有序負闕
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祈
聖明晀上即下用如流水人如積薪則浩蕩之 恩普
可廣而師濟之美于焉立見矣
防遼
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
少卿朱一桂太僕寺少卿米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
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卿

五月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
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
蠹賊不去嘉禾不生爲喻時論偉之
六日辛亥周朝瑞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
變佞
上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體
勅主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即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
撤如何擅行虧損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等
節孫典禮等項及各官賞賜武職官軍俸糧用之
朝瑞遽爾要譽妄言本當查問朕哀思

皇考姚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
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
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疏曰頃聞
皇上于哀次中而許枚卜是
皇上于政本之罪慮亦既留心第未知閣臣方從哲奏行
如何臣感恩錄用願效葵誠敢以卜之之說進蓋大聖立
賢無方
爾制三途並用意自深遠 國初爰立閣臣間從徵辟乃
今承訛襲舛衣鉢第傳于詞林藉引多出于知己此不
開端何日作俑何人誠習舊規牢不可破此必閣臣專

以欺誑，謂舊例如此，
本朝相業彪炳，如楊一清、楊士奇、張孚敬等，而當時起家
何不專在詞林，不特此也，黃文簡以中書舍人入，金文靖
以給事中入，黃穀懸薛文清以御史入，李文達方文襄以
主事入，又何嘗單用詞臣之為拘拘也，臣謂不敢謂詞臣
概不可用，亦不敢謂詞臣必可用，遠不具論，即如近世
先帝靜攝三十餘年，一切軍國重務，悉委之閣票，然而閣
臣與中官相為表裏，一切彼格溫綸，固有閣臣所不能得
之上者，中官曲為擬奏，是中官固陰操人主之權，明制閣
臣之命，又安敢與之爭，夫閣臣而至不敢與中官爭，天下
事尚可言哉，在
先帝方自聰明，總覽左右，不敢道一字，然而伺喜伺怒，乘
間進言，閣臣心膽俱裂，端在于此，今
聖天子即位，榷稅罷織造，燒造並停，用人于朝，勞軍于邊，
二百萬之金錢，不難立發之內帑，種種荔政，日無虛報，此
時中官亦無所容其技倆，此非閣臣洗心惕慮之時乎，第
恐沿習既久，遽難更易，間可臨之，款洽閣臣不過供閒體
面，而閣臣之謙卑遜順，更為過之，蓋緣閣臣起家翰林，初
路淡薄，直至進步黃扉，始為穩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
慾無剛，轉身便成軟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長安謂言詞林

入閣，謂之喫蔗頭，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閣而既嚐其甘，
又思其苦，故富貴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氣妻子奮
之所以含垢忍恥，寧死不去，但憑乞靈于中官，及不顧哄
罵于人世，人之好修，誰不如我，表表藝院，寘閣有人，臣非
敢謂詞林入閣者，盡出于此，但據目見，沈一貫、朱賡、好
貪鄙瑣猥，無樹立，其意在習于清高，遂于風塵盤錯未經
紛華易溺，一旦遇大投艱，不覺手忙脚亂，若外臣清議既
重，糾察亦嚴，磨礪之久，頗多諳練，等到大位臨頭，時亦倦
游思返，願力就列，不能則止，故圖之徑儘可歸息，何必閣
臣之競競之業之，始愉快，而日仰中官之鼻息為此一關臣
也，在外宦處之為宦成，在詞臣處之為始進，夫宦成易捨，
始進難割，公私自應易見，不捨官便不能做官，故今日之
枚卜，惟卜其能捨者而用之，斯過半矣，從哲獨相七年，人
言頗多，臣方以枚卜事，厚致望焉，姑不細舉，以冊善念，俱
乞
陛下而論同事諸臣，今日之事，決不可仍襲舊套，止用詞
臣，務于中外歷歷中，求才識老成、德望隆重者，與詞臣並
推，疏中先計外臣應用者某某，後計詞臣應用者某某，並
收其衆力，請並用，苟其才德可以救時，則名位可以不拘，
能足稱以御史而用經略，太遼數月半，辯保全，此亦近日

不拘資俸之一明驗也蓋閣臣名位既不相下則首次相
可太分一切軍國大務唯唯伴食自處後輩蓋亦大之體
明有限衆人之識見無窮萬一首相而有偏主于其間雖
沈一貫等即一日而用十人亦丁人等耳何益哉
先帝以靜攝而安于廢弛閣臣以將順而不能救正是總
茜之叛逆
先帝釀之
先帝之廢弛實閣臣誤之也蓋枚卜之事舉行雖在吏部
而主張獨在閣臣若閣臣肝腸既易則部中之推選自然
不然則外舉之而中格之無用也
聖主勵精圖治若聽諫從從諫開誠布公在此一時轉移
救過亦在此一舉若追隨積習曲徇體面
聖明在上人言再及恐從哲亦自追悔不及也然則卜之
之術如何必有係不揚之執持而去其俟有張居正之作
用而去其驕武二人而衆妙俱備武幾人而才德相資務
令銷忍廣益之餘得收俊偉光明之業矣政方新難得波
水于西江謀之于國豈無清而有幹者雅孚救時之名羽
儀既著雖聽久臥于東山求之于野豈無直而有聲者幾
係蒼生之望俾而訪之獨而斷之是又在部臣若心不然
此日推蔽不惜臨于幹局無濟又令詞臣貽笑謂外臣相

業亦不過俯爾則亦何取于兼用爲哉臣言若激臣心欲
嘔臣草疏畢忽接邸報見閣臣方從哲一疏乞亟補閣員
奏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悃方今邊方多事正賴卿運籌帷
幄主持匡勷所請閣員准將先點閣臣二員允用還着吏
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的七八員來簡用該部知道
欽此夫先點原無內外之名再推又無兼用之旨然臣之
忠不敢以既奉
明綸遂寢不以告故乘閒而畢其款款之愚如此伏惟
聖明垂察另
勅該部內外並舉施行
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十日立東宮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朝儀十二日御門行禮舊三六九日視朝
造曆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議爲枚卜推舉疏曰上謬切言路崇

皇上奕風解雨之滌渾冠結紱之初此眞千載遭際因以
皇上御極以來新政畢舉而元氣通用人行政皆下令流
水之源善言善行有機決江河之勢此又一時唐虞但服
今最喫緊重大者無踰卜相諭云天子之職在于論相又
云相道得而天下理則今日正
皇上首論相臣之日而亦相臣奮發可為之時也臣稽往
牒見國運之否泰全繇相業之汚隆故畫一規隨蕭曹以
之基漢謀斷相資協心輔政房杜姚宋以之造唐司馬光
韓范富歐諸君子相繼登進而宋成慶曆平明之治殆至
操莽進而炎運歇張九齡不與李林甫共容而唐室亂至
呂張蔡之流渫根固蒂更迭起伏于宋而宋祚衰繇此觀
之相臣之關于人國何如而可以草草議登庸也頃奉
明旨速推枚卜又思及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以煌煌
天語固夢卜之遐思而無方之妙用也諒當事諸臣固不
至恣胸臆以負
明綸抑才賢以辱大典然臣之過慮與其成事而爭之後
孰若先事而愼之于前臣竊妄意以為今日之景象雖入
朝政改觀而邊庭之匪茹正熾雖草茹繼登而草埜之隣
鳳尚多則今日之議枚卜必其望足以服衆才足以濟時
學術足以匡時而致主者畫是以集思而獨斷者聿觀相

司馬而夷人為之戒嚴韓范富甲兵而西賊為之破膽今
果有通國之輿論僉之卿大夫而無間衆正之公評達之
四海九州而無異議是亦服衆之類也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時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故事變之偶庸衆駭為
非常大任之投豪傑當之裕如今果有胸中見定彌天地
而不惑眼底看眞搖泰山而目不瞬是以衆人因著以知
彰智者見形而察隱故李沆之進水旱預防後心寇準之
拔眼釘終嘆璧廢寂桑未雨杜侮辱于下民曲突徙薪防
焦爛于未見若夫我非堯舜不陳王前平生所學止此四
事則致主之猷可知博聞强記尚友千秋周爰咨諏[illegible]
當代則集思之量可知矣如此才品識力而又[illegible]
容賢利國元化在手一夕之精神實注必用調燮引躬四
時之氣序贊襄無窮甚至都俞吁咈不違道而違君可否
是非不信心而信理凡此皆偉哉名臣事業卓然大臣事
猷也有一于此將見開誠布公以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
下人濟天下治何太平之不可立致哉此言詞林之內朝
野博求也若夫內外兼用尤不容已焉
國朝相業燗然彪炳者內固不乏外亦間出
國朝如楊士奇李賢張孚敬楊一清等皆以郎署起家一
時表表此非

祖宗之故典而已事之明效乎如昨歲廷臣建言亦皆會
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苟移露于岬頭則以玩贅黜
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淺勞點綴抑亦時不
能待旋歎河清使果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
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揶揄外廷之無人此
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爵銜安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
翰林者若而人係外廷者若而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
用黜則並黜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强弱虛實其呈
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illegible]平分叉銜
覆餗之患哉繇此推之起廢亦大關[illegible]行將黏雨露勿[illegible]

偏見各秉虛心使　上不虛賜環之恩而下無苦佩玦之
歎不更稱　新恩之盛事而熙隆之美觀哉　臣亍得之愚
懇懇自效如此伏惟
聖明採納焉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
起太常少卿程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
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充仁義謂空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
宜嚴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驅入破降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榮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
者在虛公三字所願于
聖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范
國稍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
才以濟遼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乎擇相可謂君臣[illegible]
吏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愼枚卜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
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去議論以收眞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彦士謹陳要務疏曰臣聞
先皇踐祚之初勵精圖治者二十餘年及後臨御日久
漸積倦勤乃至升遐之日人心愛戴無易者則以
積累之德澤可懷也當日之　威靈可憑也即深居靜攝
而聰明睿德之

聖質難敵也然而搖惜官爵爰積財賄寢殺批答天下事
其頹廢于積弛者玩者亦不少矣
皇上替在青宮儲德有年而　龍光未耀所習見習聞者
旨
先皇倦勤之近事非勵精之會則今奉
遺命承丕嗣數日以來用人才下章疏發内帑撤税璫申
外歡騰軍民鼓舞誠足以副
先皇付託之重矣
九廟靈長之福即成康之美不過此矣臣竊逢盛際敢[illegible]
聖極而慮其裝頒難而維覩規乎用是列爲十條敢[illegible]
[illegible]
清覽焉其一隆孝思臣竊觀事
先皇太后喪臣嘗以服制疏請留中未報然聞
先皇俯賜聽納宮中不解衰服臣竊歎
先皇之孝古今之純孝也四十八年全盛之業傳之
皇上思光爲難志臣謹封前疏呈　覽伏乞
皇上下禮臣條具所宜者爲定禮權于易月之中不失三
年之愛不惟
皇上不敢忘
先皇即不敢不爲求治道以安
先皇之靈而于一代之典禮亦有光矣至于

先皇崩逝貴妃尚有數人宜正其名位均其恩澤居處
稱號毋偕毋凌愛其所親孝子之心諒應若此耳其一曰
攝
聖躬邇者
登極之日諸臣見
皇上膚質清弱不處切心憂惟恐有傷切思保攝之道
無如
親御講讀而講讀之官惟談吐清白訓釋明瞭欣然入耳
不逆于心者方稱妙選錄是辭遠婦寺與聞[illegible]
之頻嚴就略識意緒[illegible]訓則可以養心[illegible]
[illegible]
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illegible]
身益固君志清則豎萬幾而不淆君身固則應萬機而不
困盛德大業令名永壽未有不基于此者其一備輔導謂
曰時當無事庸夫爲枕而有餘及其有事賢哲馳騖而不
足遭易世之際古稱艱鉅而晏然無警亦値其時然也而
謂今天下非有事之時哉臣考
先皇初年輔臣多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獨相累年可謂
闕負之極矣蓋緣
先皇慎于用舍之過久或厭棄人才抑殆于中斷今之
沉淪下僚者皆當年卜相之地望也

謹關寺

論亦然正途若此雜流亦然循非銓宰獨爲提衛諸員裁
相振例而又以
皇上嚴責申飭欲以挽風會之流莫踰矣至于武職之途
狼很特甚人地莫問賄賂是聞將領何繇得人邊境奚能
無事所當一體申飭者也其一謹關寺
太祖時關寺但供洒掃之役今已極重難返矣惟是驅使
不離左右而嚬笑必不可假借也僕御各有紀綱而政事
必不可干預也倘幸必施恩數而錢粮必不可破冒也[illegible]
此輩雖間有賢者而[illegible]爲私暱之則[illegible]
斂而遠之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所[illegible]
何名色祗以開乞恩規利之竇在
先帝末年幾至橫決
新上當陽正覲望意嚮以爲行止之時若萌芽不剪將濫
觴難圖矣其一嚴武備

嚴武備

國家都會重地惟恃一京營京營兵十二萬冊籍半虛其
存者皆市井備數一旦有警求其禦侮必不得之數也說
者謂營兵不敢汰汰則激而成變不敢練練時亦激變然
則不汰不練遂可聽其無兵乎一旦有警又別求兵用之
而徒留營兵爲坐耗太倉之具乎皆苟且遷就之論也若裁營

其總也總之則十二萬散之各營則千百之衆也總之能
爲變散之亦能爲變乎其能爲變者必其健悍者也汰老
弱必先汰其健悍者健悍者汰則樂而用命矣老弱者能
爲變乎營兵攏簿緣久則慣坐其計是矣然今之練法務
日不暇亦復何用必使精好技畧弓矢期于必中刀棚期
于必利行陣步武期于合度金鼓旗旆期于應節毋徒虛
行故事日日習之歲以再舉何憂于不熟乎
先帝末年習于惰窳士氣難振若
新天子赫然震奮文武大吏各供其職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而何令不行何禁不止不受其[illegible]而憂其[illegible]
[illegible]
之存也其一周邊防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今亦極而[illegible]
之時矣遼左特其先發者耳故遼事決則各邊之謀寢
事不決則各邊之妄動必然之勢也臣切料各邊之勢宜
以備爲正法以款爲權法今
新天子振長策而馭宇宙正華夷仰望之時邇者犒賞忞
發已足以作士氣矣更宜傳示虜酋各安境保民勿相侵
犯
先朝撫賞俱無虛濫以昭恩信悉如
明詔諸虜懼
新主之威靈戀撫賞之厚利必不敢動而我出其全力

意于遼遼之事則惟經略之是聽而斗而齊心内外協力以赴之必兵馬鱗集于堡塞糧餉輻輳于遠近官屬足資任使將領足備驅策乃爲濟耳蓋使經略而不足任也則[illegible]誤人使經畧而必足任也則不可掣其肘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至于經略之才尤不可不亟搜至夫死生之患人不可知亦無可奈何者也邇者經略以病告中外惶惶莫知領屬倘此後病可尋愈則臨敵非卸肩之時自不得不以身許

社稷倘此後病果難支則總戎非臥理之地豈可以身試封疆經略之職自處甚明[illegible]廟堂所宜長慮也恒聞[illegible]

令主賈誼效痛哭之危言唐宗英后而魏徵列中謝[illegible]戚蓋忠臣愛君寧言于未然而不中毋寧言于已然而難挽也況今日

宗廟社稷其責萃于

皇上之一身其機決于

皇上之一日故不揣愚昧僭陳私悃伏望

皇上採納施行

上諭内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隨從執步洒金大扇同至省愆居忽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喝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嚴肅豈容褻慢本當重治姑且從寬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愼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此疏入即蒙 留中 俞納可見 言路無之 妙

十四日巳未御史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疏曰臣受

命以來仰窺我

皇上至仁浩蕩地厚天高大政流通風行日濵發内帑撤稅使下枚卜補大僚久視朝用科道俞冊立種種徽懿莫可彈舉清寧宇宙立見于旬日間矣夫復何言第思堯舜之朝未始無都俞吁咈而文武之世且需于旦夕弼承況人臣生當不諱之朝自奮敢言之氣則曰直何所不可哉

故未相機宜妄希披瀝設爲未必有之事過爲不必然之防欲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疎堂陛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爲今之計人臣所當自靖者有二焉一曰嚴章奏之體襲因否塞日久諫路龐襍累牘無非鱗甲聚訟幾成蜩沸甚且鄙俚之談恭之白簡戲謔之語達之 紫宸拔靡至此 國體大乖矣夫辭尚體要自古重之況章奏何辭也可無體要乎惟曰寧簡勿煩寧顯勿隱如指陳一事達其事而止枝蔓可以盡裁如舉劾其人無滋射復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

九重之上萬幾之暇一覽無餘不愍而得則聽者樂聽言

官之設欲因事而納言非欲言而索事如必按人而詭誤
日而奏則人未必與事合事未必與日偶揖值泛而步遝
爲支强而貼之爲躁言不繇衷何以徐聽今批答及時對
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滋培正氣不當言則瓶可守當言
則鱗可披勿頫遏而失可言之會勿激裂而阻納諫之路
寧就事而修違意之辭勿恣意而飾不情之說大抵言期
于利
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　國事不必附清流使天下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則得矣斯天下者
之所以承上也至若
聖明在上原無藉于人言而進言者未已也豈爲嘵嘵哉
蓋臺諫職言司馬職兵司寇職刑不言則不職焉有不敢
不言之責且數年壅結一旦遭逢二洛題留奮庸百年希
遇曠典是當不得不言之時也此而不濯腸浣肺獻可替
否縱
聖度包涵可託緘嘿而清夜捫心何堪愧汚是又操不容
不言之心于是不得已而有言于
主德清明之際欲益濟其清明于
朝政粹美之時欲益臻其粹美本將順也未免推廣其端
本宜揚也乃至預杜其萌則獻言之心彌苦矣故體下之
心勤納之所望于
當宁者亦有二焉
人君其尊則天其明則日其喜則和風淑雨其怒則震霆
迅雷故以艸埜視明廷則言難以庸職視
聖主則言更難卽形之章牘欲言者十不得其七倘使之
面奏所言者十不得其三今
皇上厲精聿始圖治正殷方且　臨御日親　召對日舉
尊嚴之下少有逆耳誰不神懾而意沮乎且
溫旨而詢
和顏而受固受言之第一義矣是
陛下之威宜屏也晉設鐸建鼓周非求言惟揚善隱惡斯
成大智故人有假言豈無醇駁惟于數十疏而得一疏
即爲可采之蒭蕘于千百言而得一言是亦可備之藥石
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所不可聽以示山澤之
虛則感荷悚懷者爭効涓埃衆思所集不既多乎是兼收
之益宏也斯二者上之所以體下也如是則上無遺聽
而後下無擇言
明良喜起風不在唐虞而在今日矣臣際會明時不忍自
負因獻一得之愚而陳其悃款如此惟
陛下留神奉

聖旨，這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儆之道。知道了。著該部知
道。
十五日庚申，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文書房王體乾恭捧
聖諭到閣云：朕皇長子年尚幼小，體質清弱，不奈勞煩。明
年先開講學，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釋服之後，擇吉
舉行。特諭卿知。欽此。臣捧誦之餘，即宜遵
諭傳示，已復思之：自古帝王為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為
首務。頃
皇上即位之初，首允禮部之請，臣民莫不以為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恒必繇之。茲奉
稍稍非復昔[illegible]
明諭，臣不勝驚惶無措。考
祖宗朝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
日者。僅萬曆四十三年，
先帝召群臣，于時元孫 在側，竊見丰采岐嶷，已葆衆
者成人之度，何至今日而猶云氣體清弱，不奈勞煩，宜暫
輟次奉
書明啟遵奉。

遺詔為言，播之四方，傳之外國，誰不聞且見之？赫赫
王言，倏然反汗，豈所以承先志而示天下信耶？況釋服之
制，在民間為二十七月，在
朝為二十七日。該部取擇九月初九日之吉，已去釋服半
月有餘，正與前日之 旨、今日之 諭兩相符合。其當允
行無疑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
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illegible]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荅薄海臣民之望。為
國家幸甚，士庶幸甚。欽奉
聖諭，臣謹藏之閣中，不敢宣揚于外，徒使人心生一番驚
疑，諸司增一番奏擾，致我
皇上靜攝之中，又增一番煩瀆也。
漕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軒
宗爵既於御史劉光復
神宗登極時遣例起閉命擾莲臆諸名節恩齎直錮繫高
皇五歲時年已六十七衰病侵尋髮鬚如霜齒因衰絕
天日慘淡行道淚下至是丑繼潰訟宥之其豈宵切據
內揃
快。

上尊號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帝昔王有無疆之大烈勛華以降
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尊號匪獨嗣王對越顯揚之至
意亦臣民報功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孝格神明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迄于
以道化成就勉勉之周綱解恢恢之殷網用能使吏稱民
安府脩事治愷澤無微而不被威稜靡勁而弗摧曆數
享四十八年永祚隆于百千萬祀所謂生民希有天載難
名者矣不幸
龍馭上賓攀號莫及嗚呼痛哉爾予寡昧嗣纂丕基屬難
[illegible]
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慕難寧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追思共識乾坤之大欲傳
盛美宜協羣心爾禮部其集文武諸臣定議尊謚擇日恭
上寶冊以昭我
皇考之休于罔極欽哉故諭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
禮部進呈諡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閣臣
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

嚴朝體

欽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臣已點用了其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舊輔
葉向高臣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
協贊與尚書朱國祚一併差官召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
擬來行特諭卿知

特召葉向高朱國祚

十八日癸亥楊漣奏四事
禮科署事楊漣申明禮制疏曰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尤兢兢受之何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快睹太平之
盛不敢輕瀆仰混
宸嚴惟是臣攝事禮科念禮為四維之經辨上下定民志
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
朝廷矣切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成弛威嚴日成陵
替幾不復知有
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
列為數端以佐邢禮之隆以維　新政之綱一曰正
朝廷嚴肅之體大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章丁外城
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時尚能彈治諠譁肅清班

四者皆禮之大要不可不首明者也

失宜與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聞一出班面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通此尤　新政之要務也一
曰明人臣進退之體夫進退貴于自決臣子之節也所以
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希聞凡舉世所
號爲大奸大貪頑夫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
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
然其有事體正人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
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

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至
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究多且抱頭而縮頸或
腓蹻狗猤而不赴部坐待華遷或巡行者方而竟自颺歸
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寛將來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
無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大小臣工自今已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核
奏如屬風聞諷亟勘問追賍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
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空處者處空去者去
幸懇概從裁奪毋賜勉留毋日曠位毋庸人但謂

先帝有擗事之臣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
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
則賢者何以連茹繼登此尤邪正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
本也一曰申章疏奏請之體夫古來文章有體要況于奏
對尤貴疏明旨備昔先臣韓文屬李夢陽具疏艸而囑之
曰是勿可簡簡則覽弗省也是勿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
言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
先帝時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言一事而旁及他
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或稱其地或稱其官捉風捕影若
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者原其本意秖在邸報之
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注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推
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亦
付之不知試問唐虞以來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申飭諸臣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不容
連篇累牘每人直載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
須撮其大要其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廉貪特異治

不足以副其言。有貪酷萬狀而罰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illegible]
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當[illegible]
奏之宜申飭者。
先帝之厭弃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今[illegible]
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忠之心。此臣所拳拳[illegible]
先爲
皇上告。并爲羣臣告也。以上四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illegible]
幸茲
朝政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煩聒。亟爲申請。倘能[illegible]
俯採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illegible]
不錄于此。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illegible]
學士孫如游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太傅兼太
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恭擬。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鴻稱顯錫。揭日月之光華。號[illegible]
易名。永萬世之垂。謚宜盡制。隆　一人之孝。稱天而爲率[illegible]
土斯安。恭惟
大行皇帝。秉神聖之資。履昌隆之運。乾行體健。精收朔作[illegible]
之功。保太持盈。端拱欽和之福。奉

天　道　恪　肅　敦　簡　九文　章武　安仁　立孝

天祇。若而裁成。爵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弛于焉合節。即
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而仰。若乃機神內
蘊。智臨無方。發言盈廷。臧否靡遁于鑒別。明見萬里。遐陬
畢屬其情形。哲莫大焉。謀不遍詢。權無旁落。獨裁之斷。杜
窺瞯以靖紛嚚。干紀之誅。有重持而無錯貸。肅莫凜焉。藏
納闕洩。不以攖鱗而動聲色。踐脩純密。不以清燕而懈儀。
圖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豐裕自如。無宮室游畋之娛。綱紀
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也。意章則標不
高皇之宸藻。表
文祖之宏圖。誦法則析戴禮于經緯。著賁觀文政。要以至
銘齊頭箴。省巳弘制。額以作人。經天緯地之文。不在茲[illegible]
安攘則經堡塞之款。封遏外藩之侵軼。武定則崩賜張予[illegible]
川播殄豕突于朔方。用能威四裔。厥間不質。大定武功。不
謂是乎。緩刑宥過。因昇無究濫之嗟。發賑蠲租。役歲拯溢
亡之厄。湛恩所沛。溢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矣。
崇居離冑之極位。而
兩宮賓天。備奉祧思。舉服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焉孺
慕。即周文承先之孝。無以加矣。維茲功德之崇隆。總屬輝
光之著。蓋惟昭明厥德。翳中闡而外揚。以故章變有成。用
安人而立政。詢哉優躋聖域。而克闡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恭稽令辟堯舜運乃神之德爰號神宗成王賛惟顯
之天尤期斷行前儒且載執跡可遵有如我
大行皇帝運際啓承道兼述繼粤自冲齡嗣服迨夫大化
覲成敷德澤于
累朝而以久道滋培元氣為之益深繼精明于
世廟而以深仁固讀洪圖用以瀾昌詎惟揚烈覲光爍日
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昭百年磐石之安夫非迺百
五而獨超稱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
惠之稱
大行皇帝尊諡宜[illegible]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祗協彝章求光宗裕臣等
拜首稽首謹議奏聞
上依議命送翰林院擬冊文進覽
欽天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奉
聖旨是
皇帝制諭禮部朕惟古昔正位中宮求宜陰教生而儷體
沒則同尊粤有常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母儀天下四十餘年恪踐闈彝賛成化理
于憲萬方發祥未裁朕首蒙儀仰荷恩勤宸曆訓以[illegible]

體宸慈而調護德莫大焉不幸
先考上升嘗尊養之勿逮興言風木深疚於衷欲展孝思
宜遵故典須我
皇考雖定有謚號而備稽徽美恭薦鴻稱尚有
先朝之成憲今將届祔葬祔廟之期爾部其會官議合行
禮儀來聞欽哉故諭
皇帝敕諭禮部朕惟古昔踐天位者必追崇其所生誠繇
因心之孝莫解於衷亦以不匱之思用錫爾類也朕荷
皇天眷命奉
聖考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之源則我生母

溫肅端靖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青宮既莫親於溫
凊今居禮幄徒有痛於懷惓欲伸罔極之思惟有擧稱乎
厥禮昔我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妃尊謚曰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永陵建奉慈殿於大內歲時享禮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
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飾閟宮而孝享爾禮部其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故諭
三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東宮

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上方求孟晉恭惟老先生閣
下數載端揆一朝生事業中分已有清評史冊自無定論
職等固不敢拾吐餘以附忠一旨亦不敢飾詞以分論
忠惟是日下人情惶惶所欲一節望于閣下而閣下亦
決不得不操心慮患獨肩其任名有調護
聖躬一事而已職等請安日從而閣下試一番聽焉切念
先帝英明神斷度越千古所以悲愛
今皇帝者猶諸臣矣
天日于闕庭實
先帝主
神器于宮府故獨留昕獨以
今皇帝託重閣下
遺旨昭然朝野共知適聞
聖體稍稍違和而閣下問安之頃亦屢上矣。
今皇帝毓德青宮志氣清明精神強固從未聞有疾
之疾也今
御極甫新即用人行政未免煩勞而左右起居必當
慎閣下其知今日
聖躬所以違和之故乎以煩勞而致猶可言也若閣下
防慎而致不可言也閣下知而悠悠忽忽失防慎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猶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觀不清宮闈杜隱
先帝之危尤不可言也方今固是藥欽養益倚
謂鋪張過當務爲老成鎮靜之說則情況監口難防
事關宗社礙有影響能任閣下首尾兩端晏然
入風議而已乎
九廟有靈天下忠臣義士有砥礪閣下熟思之也
宮甲言輕妄爲閣下計惟有亟請
皇上早晚冊立東宮斷不必執九月初九之成命
國本早定宮妨潛消我
皇上踐此大典非與形帶交讓如岡如陵萬年永貴
儲貳勿藥之喜哉而閣下遂展經綸響答中外照耀史
冊繫輸之狀恭閣下決無容爲此矣職朝諸擬世等
請
皇上思詔讓引諸人直言無隱之例事告閣下惟新
奪
宗社幸甚職等幸甚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謹揭本月十六日職謬從諸大夫
先生疏候
萬安傳奉
聖諭覽卿等奏知道了朕今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

冊立　與醫

動履且回各衙門辦事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欽遵
職一閱此旨不勝憂懼惟明主以苦言爲藥忠臣以
剖心見志頃
聖體眩暈四肢軟弱至不能動履是何因德是何急迫
傳聞
聖躬不安實以御醫不得其人用藥太乖所致事傳
宮闈中有意無意職不敢知推求
皇上一身乃
天地
祖宗之所托重四海九州之所係命當此違和之際寧
人臣子自宜萬分敬慎可于溫涼補泄之間漫不究心
而輕試于
君父之藥耶所幸二三元老會議椋栩慷慨矢志
皇天后土
二祖先帝在天之靈式臨之恭捧
聖諭有待召御醫時召卿等來見之旨今靜聽三日矣
寂思維何以即安且
聖諭中有知道了三字
皇上睿哲天授職固料
皇上必知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矣亦知冊立東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宮之不可斯須緩乎夫亦知
皇長子必不可不速移慈慶宮夫亦知朝廷之多
危漸皆之多隱憂一人孤立下情不得上達爲亂安危
之大本大原乎故欲安
聖躬則以亟請召見輔臣爲第一義欲安皇長子
以速行冊立速移慈慶宮爲第一義藉口
聖心方在靜攝不宜驟陳然昏定晨省孝子所以事親
排闥直諫古人所以決塞
聖躬安則大本安大本安則天下俱安諒二三元老
忠報
去必有卓識遠慮然決不可不加意者防微杜漸使
小知列庭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遲此亦安危呼吸之幾
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職犬馬微誠即欲具疏奏
聞然
祖宗大計恐非小臣可以口舌爭之敬聽愚見候
明當處若曰此非不言則義之所不敢出也謹揭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曰臣切見
遼左有事以來出賦供籌借資民力而剝民者則滋甚乘隙

守隄借資軍力而剝軍者則滋甚軍民兩困而求國之無
危不可得也臣請言其甚者夫民之剝也貲官為甚所以
用貲官者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為甚所以
用債帥者則文職為之開釁也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
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
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彼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
累朝輸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佰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
惟所足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貲官此與自取何異
堂堂
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幺麼胥為民害臣
願
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
皇上以撤稅之心推一視之仁一切事例悉為停止庶民
生不窮蹙海內猶可為也至若沿邊軍士荷戈防虜風霜
砂磧所恃者將領得人恤寒慮若猶可得其一臂之力耳
乃官之得也以債而取之乘其償也寧不以剝而填之故
列賢錄功未必得補其補也必關通於要路積功累勞未
必得遷其遷也必重託於主司將習既久副將游守悉有
定額腹裏邊方俱設成價賄不入寧懸其缺以待其人其
人既列又勒其數以稍其候夫稱貸而來欲無遂剝以

借乎哉又不顧
聖朝有此相煎之敝習也伏乞
皇上天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將帥得人遼鄙不但危也不
然仍而不變邊隙日生其于國又何利哉至于遼東一事
天下視此安危故遼左安天下亦安遼左不安天下亦搖
動矣今之羽檄徵兵飛芻輓餉水陸兼輸召募並用者蓋
為遼也一歲之中所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
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僅存者無幾也
使期年而守鐵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耶
莫發陽更假安撫如此則用兵之期將不下數年脂膏[illegible]
秋潦易盡此[illegible]
奴雖強也比虜兔[illegible]之敵又何如如必[illegible]
功為元宋久矣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愚所知據其告奏
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伏乞
皇上物下該部急簡素望之臣可任遼事者四五人預蓄
睿覽分別之部內為贊襄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旦有急
猶可取資左右不致張惶而失措也不然疆場重寄祇此
一人之身豈萬全之慮哉臣區區鄙見不勝　社稷之憂
為此曲突徙薪之計伏望
皇上採擇施行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緣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機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獲[illegible]
藥之効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愼重昔人謂治病者以
服藥有効爲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盖欲寡心清[illegible]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倘用藥不當致有别傷為
害反不可言矣臣一念犬馬之忱殊切[illegible]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
餉司楊嗣昌奏曰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徑將本部坐開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illegible]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謬題於義不敢規避[illegible]
面呈驪請
闕外臣于四十八年二月[illegible]程前往南直臣惟
聖諭一則曰屢有明旨着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
行盡心料理以致部庫匱乏之顯是各官坐視不理漫不經
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等項銀兩便差官立限守催
解部應用欽此仰見
聖心于臣部匱乏孜孜鑒憐若謂差官一出當有勝[illegible]
按等官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illegible]
撫按等官臣入境初撮其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嚴
飭督目爲一事內庫本折爲一事舊欠京邊爲一事詳其
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時撫按諸臣幸同心共[illegible]
催徵刻期完解有不待臣詞之畢者臣身離地方復亦[illegible]
出驛陸續分發各府州縣催督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illegible]
查取新舊已完數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期揭帖以[illegible]
囘部起晋進呈
御覽南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
已完臣即親具揭帖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屢督施行
此不過奉宣一紙
王言稍醒閭閻耳目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徵地方之官有此不敢後之
功令耳臣誠仰負
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久江南則歷應
太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臣寄[illegible]
徐觀殷憂滿腹非職所當言而不敢言者臣在應天聞淮
北居民食以樹皮至盡甚或數家村舍合門婦子併[illegible]

于豆萁麥稈北渡江後灶戶之搶食稻飢民之搶漕艘所
在紛紛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至于江南米嘗有赤地
之災猶天之浸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人鎮江斗米百
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販不到開米
肆幾于罷市小民垂橐偶語徘徊大都妄意私家思圖一
逞爲快甚有榜帖路約堆柴封燒第宅幸賴當事齊之以
法一時撲滅無餘不然遼左凶殘近在心腹矣 臣爲催餉
之官非敢爲地方稱告但念東南財賦之重國家緩急所
賴只謂盡藏頗厚爲
巳從此將耳豈意公私蓄積大抵無餘習情無改乎

衡務力日趨于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
之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
定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
者幾希矣 臣謂今日不獨遼左師行糧食當商結局之期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之術是在撫按諸臣
隨地講求自當幹辦以足食足民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難停遼東
索之 臣部 臣部索之地方地方索之百姓百姓索之何處
豈可不爲料理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
自巳作賊誰爲我

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
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 國恥可雪 臣謹因催餉
舉其大端伏乞
聖明垂察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悉桂
二府改于荊州衡州
禮部奏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著
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巳巳

御史王遠宜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
綜核吏治而總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每郡每邑
俱有正賦而一錢一穀皆民脂膏若苛罰侵擾是小民片
詞之受祇爲官胥囊橐之資耳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關問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璉奏曰 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子
三親友猶爲覓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相責逐更求端士不
忍以主人性命付之庸醫而漠不經心聽之造化而不爲
設法何況臣子之於
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哉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兼以禮節勞頓
且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病也乃
本月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遇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耳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履動之語諸
臣各湘鶩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廿
七日大選有鄭內官出同吏部監打選官印子啟聞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庭所言進御不節流
宸衷如臣等理度純那相乐論是用藥若悞所致遲[illegible]

不得食用藥者之肉詎心以自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
廷不敢虛指蒙昨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爾頃至此臣乃不顧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
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
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日日萬機煢煢哀痛精神不無煩費于法正宜清補
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預若之事以消
宸聽以頤胖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豫前日之間勿輕
之慶定自
天保定之矣唯
皇上採納臣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
竊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illegible]
假借之端一開希覬之念非止請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禮之上尊稱告
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則于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則于
本生皇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
當年主鬯未定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
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上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宮嬪
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貴妃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君辛苦劬勞二十四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宜崇上此皇后二字之追尊如[illegible]

當年今日來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心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回成命正所以養安
其分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院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
啓請 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當若大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沾濡
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容亦願
詔旨無所輕發閣臣從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觸忌要致愛[illegible]

皇上保民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體耳它固
有所不知也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illegible]
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聽[illegible]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鄴
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諡。加封恭靖端
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

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
外。則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為不
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遼餉御史萬崇德上言。臣惟遼自被兵以來。民間蓋藏搜
空。欲盡田中耒耜。停閣俱空。惟附近之村屯。恃兵馬之枚
[illegible]按時播種幾希。有秋詎意六七八月間旱魃為虐。[illegible]
盡枯無穀。則民[illegible]食枵腹立斃。無少則馬腹絕食斷芻。即
倒援兵雖資外[illegible]。海運終為艱難。況運餉無幾。其何能濟
倘後輸不繼。恐民有飢色。兵有離心。內若倒懸之莫解。外
若攻掠之莫捄。此時即竭太倉而往餉。罄全帑以往犒。而
亦何救于危遼之數。我在廷諸臣。[illegible]鯁攄讜無不謂討欲
救危遼。當先飽士馬。臣愚謂計欲飽士馬。必當備糧餉。蓋
折色之糧尤易。那處而本色之糧實難猝辦也。先是督餉
侍郎李[illegible]本為今歲海運達通。明春運餉未備。懇懇截留
糟米十五萬應濟蒙下部允給矣。此言明春之新運未至
開暇可以運發而來于今秋之旱災民事尚多可慮[illegible]
請經按遼旱之疏。始知遼方[illegible]賊押境。僅兵秣馬[illegible]
[illegible]之方。豈復容米黍之用。查得遼東一歲約用本[illegible]

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郭崇議請召買
米豆六十萬石。今遼既旱荒。無可召買。所議之數勢不得
不借資截漕矣。但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
已多。即增之不過二十萬石而止。今勢急燃眉。無可為計
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失
夫漕儲根本之需。臣非不知其不可輕截。但內地與外遼
安危存亡相距懸絕。且軍士赴倉領米出即易錢。每石不
過二百文。今扣新餉抵搭配發。利及倍之。軍必樂從。實出
兩便。故謂之漕可截也。至召買馬料。必于五府地方酌量
發銀。勒限報竣。今方秋成。亟勉從事。乃克有用。然餉以贍

截漕派合

軍、而并以運餉有槩槩之米豆必借槩槩之船隻開寧前
道臣王化貞監造運船整木扣底不畏風濤體既堅固價
亦省便板木不難于構求工匠難于徵調所當亟取快巧
木匠厚其廩餼俾機以造又募善占風汛之長年以便其
撐駕麻灣一路當不患船之不足矣淮安抵隻果如 臣議
添一道臣專理其事廣造廣募可必無悞若浙江協助淮
安之船至今尚未發到寔為玩愒倘別有效尤遼事去矣
以無急公之念何望滅虜之功故意逗遛悞遼悞 國家
臣查得該道每官另行參處外 臣謹同督餉侍郎李具疏
懇請截漕二十萬石仰祈速下該部復議乘今漕米到津

便於截留過此津頭須煩轉搬機不可失是在該部之速
為復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船隻并祈
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遼東旱災之極俟按臣查勘明
白發賑以濟廐三韓累卵之地士馬得以飽騰而奴酋游
釜之魂旦暮 闕下 臣等拮据遼事亦大有所憑式矣其
于危遼未必無補哉

二十七日壬申

以李騰芳鄭以偉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

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

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首注意東征將士慨發帑金
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其周且渥也不知寒奴酋之胆而壯
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算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 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
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遼陽赤地千里屍
粟斗空人馬倒臥道路枕藉則今日遼東之患政不在無

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
旱荒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三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
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丁得六兩于銀不
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
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
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
日騰月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挨過冬春不出數月遼
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何所用之
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
二十萬石乘風汛之便運至本處令河西河東一體分給

恭杭　可備　恭策

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穫再行區處
此今日救飢第一急着也項徵調各兵皆以春間起程夏
秋過邊衣裳典盡赤體癯形大類病鵠不惟無堅甲乃更
無寸鏤父戍客兵大率類是轉盼寒冬餓死之餘又將凍
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勅下該部令廉幹司官作
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
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赶車雜役亦量加賑卹庶挾纊
之惠行而褁革之忠見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奴
酋殘極驕極勢不能不決一戰我以飽乃可以待飢我以

煖乃可以待寒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聞經畧
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鄉亦以速
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既溫且飽矣而不能一戰
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赤伏乞
皇上敕下戶部令截漕粮二十萬石接濟啼飢再發帑金
二十萬兩置買花布以救號寒鼓人心而壯敵氣在此舉
矣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賈以利民生省徭用屯以
樂民業何專主兵何專主屯庶幾有備新撫臣表應泰自

能辦此槐
明主一申飭之而已矣
追奴酋于互濮
防邊

外甥女即昂愛台吉所生次女

延綏總兵蕭如薰報曰套虜吉能屢謀調兵聲言搶黃裡其實陰懷異志挾求逐年無例之賞入秋以來時有零竊今聚兵祭旗乘我徵調空虛役馬嘶鳴鍋釜動爲備兵端今報稱夷地爭鋼鐵此起營當此秋高馬壯惟所欲爲在我內地時不可玩先年吉能有母太虎娘子所養外甥女啞不言者朱許婚與延綏佑孩火落赤男庶兒台吉爲妻後太虎娘子病故吉能將外甥女改婚與河東順義王下盤市小頭目尔鵲拓不能長男小拓不能爲妻比尔鵲拓不能帶領妻小馱帶筵席及牛羊在東路明愛台吉帳內與本酋女婢姻火落赤猾的慣供嘶使長男抄胡兒把禿兒帶領部落夷三百騎賞夜赴[illegible]留拓不能男小拓不能固[illegible]

向落赤索報知吉能又差第三兒子并吸喇麻僧大亦台吉席台把禿兒等帶領部落前夫討出火落赤堅執不與又有尔鵲拓不能開得伊男火落赤提去即帶部落兵馬往吉能帳內坐要伊男如不允還必要動兵廝殺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
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剎、○是日李可灼進藥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先朝入行政遵明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末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弗疾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繼述，總屬後賢。皇長子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登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登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藩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衙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皇長子令旨：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討議，從優厚具儀來看。又傳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計各宗室。又傳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皇長子令旨：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揀選官軍，于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署正陽等十六門，并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道。又傳皇長子令旨：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皇長子令旨：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坤寧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罪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罪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慨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旨倒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三月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師長之教不可不嚴從圖之體不可不重可謂格論

吏部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啟恭惟
殿下暫居慈慶已十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
此宮闈嚴邃外廷迴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侍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闈嚴密臣等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撫愛之心目不無形迹之嫌且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紛飾粉黛狎溺耳目而萬一防護
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 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 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
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閫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
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 選侍諒臣等一念之忠惻若
忻然允從臣等私衷為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為真愛護
先帝付託者始為終付託而於社稷萬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
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乖故
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即[illegible]
先皇貴妃之請，亦許在[illegible]之際，其[illegible]知，且行于[illegible]
先皇則俯錫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
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宜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清而名位
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首發李可灼罪狀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君
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輕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賓天之事。此[illegible]如劉[illegible]，但見眾論紛紛，[illegible]不知誰為[illegible]
可灼者進紅鉛，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
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
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
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賤，不恭眾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真可
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此膽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
倡為妖言精知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夭壽貴賤
無能逃者横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
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須以賞格果厥其藥術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
回生乎竊謂不過藉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揚揚得意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露
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
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薦之是不可容也夫使此
覬覦非常[illegible]
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貨物小臣[illegible]
臣益不能嘿嘿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
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
亦知机關已成言之無補公論之臣不足以厚白簡但事
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
所不敢動耳奉
令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
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曰頃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illegible]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操錐 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illegible]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覬覦非常[illegible]
属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軌即使無心亦當亟斯以謝[illegible]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奸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値大喪哀思勞
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目
切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月庸虞不幸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問遠近
殿下以冲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講
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欲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拮据不遑亦弟私恩何忍獨急
兵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
緩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拮据鄭重既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
詔之時東班文臣常濟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
慢咎無可諉然亦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舉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成服千官鵠立既慘慘其哀慕復凛

凛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賛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
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揄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
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
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爲二
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
王臣而分爲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
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半
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决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
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
度無洞垣之識不可嘗也先知有膏肓之急亦不可嘗也奈

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灼宜席藁待罪而煌
煌金幣畀然拜承寵賚
兩朝顧命遭此殊恩公歷賞功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
令衆庶見矛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
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
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威靈可以
嚇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斷脛
七尺以如膂濱九死而不悔者畢竟衆怒難犯防川必决
身名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
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呂維祺啓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駢矜
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隷無不悲悼擗踴號慕殿擘
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膺 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覩

殿下粹淵之姿聖成之容俱于額稱慶以我 君有子社
稷之福也雖擇吉其儀本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器
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
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視膳左右不得嚌笑于
傍問誰匡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關院大臣此
際必費苦心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
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貽而萌之消者無處不
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嘗移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量大禮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
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呵護抑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
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嘗
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
由閣票擬大者覩面商確輿情必協中旨必慎蓋防者不
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
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
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
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又
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 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旨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慎重至意或即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
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愼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
事必由外擬頭奏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畢藏之
恍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大聲爲
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上言曰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治輿情而遲迴愼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
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
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爲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期 而遲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之意也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具公疏奏
臣復有專疏冀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
殿下正位乾淸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
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旣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恬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遍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躭延豈眞欲中外之 共主遜避一
宮藉乎人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 貴妃庶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別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新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選就宮殿而悍然敢撓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俚恪遵
天語即是吉箝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選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爲當輔
宜矢公愼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
神强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矣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選侍亦以保護爲名
不離乾淸宮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躬隨即遺而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
入言藉藉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即

選侍亦當退遠嫌疑當年郭　妃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
之無得多生修顧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决毋容泄泄再
爲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爲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說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
直駕前奔走淸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淸楚則從
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識
臣職寡諫垣並無短長祗以論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受

遏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
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
須發義宜祗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
美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爰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遜避之名位並亦以成　先帝之寵
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愧尊

下大戒乎臣謹歷其罪爲
皇上縷言之獨相七年欺賢妬國罪一驕蹇無禮失儀樂
臨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
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趲斷送全師罪八徇情
罔上鸞鈕貽羞罪九代管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
也不容于堯舜之世而況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
不忍爲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皆因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封后之舉
先帝蓄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僅爾奉責假非
先帝神明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僭之爲禍何可忍
言是從哲狗平日之交連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鄭氏私
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因緣近幸之故獸詭
先理母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
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寄穀必欲封爲　貴妃封號不得
又欲占住于乾清宮初池移宮是視登極爲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君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泄剋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自是臣子追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
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弒君
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皇諸臣憤不容已求從
哲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臥東閣不知應也詩講授見之禮以拒衆
議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奉奉之貴妃等
知有
宗社遺憂知有逢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
若懼禍不言聽從哲掠得爲之表裏奸臣自爲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爲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
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保身

克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其不勝雲就日之悦
非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夙表龍姿翱翔天際　登極之晨天清日霽皎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爲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懇款款之忠謹以最關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　上帝之所歆饗　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鍾愛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嵩祝萬年者也實
任誠重且大矣沖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爲力情竇
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爲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
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膳每典文籍每典啓閉
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
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戢不見可欲則心不亂
元氣固而神氣凝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曰定志夫
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
志于聲色不志于進德則志于貨利而[illegible]

講學

國運之隆替關焉我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兆
其時矣乞
勅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虞荒于嬉也
勅儒臣取古今興亡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諷
閒則歌帝制諄諄時時入耳儆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說
稍加修飾列于左右几席朝夕觀覽俾時時觸目儆心我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剖決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成

矣一曰講學我
皇上年踰志學之則未行就傅之禮頼
先皇帝延訓最嚴脩習已久然教有作輟學未緝熙[illegible]
國計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乞
敕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亟開經筵援古証
今力爲開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輟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嬖孽罷倶不足以惑

忒之矣一曰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即兢兢業業尤虞
有叢脞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焉在躬
先皇帝未盡之鴻猷待之丕振加以水旱日聞民生日蹙
戎氛日熾邊防日弛此正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　朝廷政令
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面相策勵而振舉之諸
練久而天下不患不治矣一曰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
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今何繇知所行之得失故臺諫
以充耳目耳目通而身安言路通而八國泰頌　宮闈
請諸臣合疏單疏以請類我

皇上英明六且掃而清之讜言亦既效矣此從有懲拔擢
以作奸借叢神而營私者言官不難披擿以躡所恃者
皇上納諫如流耳包衆帝王之包擴包荒之度言路恐蔀
朋疑其沽名詬犯當塗冊令其中制臨上陛下提于轉圜
庶人知感奮士鮮隱忠而　國無壅蔽之患矣一曰謹微
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頒稱之惜正名之先又審深
愳焉
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如一日蓋其慎也我
皇上寶曆方啟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務以嚬笑無私假
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槩斷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己與焉法行自近權
不旁落而尤有楊烒以干斧鉞者乎若落井業已奉詔落
府一定急令之圖永祈屏斥于以府翦桐之愛而杜楓大
之漸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
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
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慎今皆小覷而中之大事去
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
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
堅冰大小聯為一心宮府合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

斡旋而靡不如意闕臣能亦有舉筆中書江陵張居正
為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勳業
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末一段精神不用以奠安宗社
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
名兩潰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不可有
重臣不可無噫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權縣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
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登不朽嶽休哉惟閣臣實圖之以
贊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月甲申御史許紹昌恭進體道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
宜一以
先帝爲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
修
十一月乙酉刑科魏應嘉奏仰恭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冲齡踐祚臣民手額歡呼乃初五日
雨露之澤雷霆之威正當其儀肅戎收捕盜關之會豈非
玄穹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雨霽雲開天淸日朗臣民
舞蹈萬口歡騰于都盛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可兹兆矣臣等忝班侍從咫尺[illegible]

天顔當此極盛之時敢不[illegible]
啓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向惑出閣之期今正[illegible]經
之會卽
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關萬分吃緊是在
輔臣首爲請行愼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
有叶宏暢者始勝其任而寫倣作對之戒規似不必拘假
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卽
淡古今敲金戛玉何裨于
皇上之始事臣愚謂亦當講斯願以
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illegible]條或

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詞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閉是
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聞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
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
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　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肥以爭
皇上轉圜而聽拔去根芽復何所慮然乾坤匹配首重人
倫況在
皇家尤爲鄭重豈可一日無　中宮以冊天下耶且慕
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爲請行在事諸臣必躬詢博
訪此中機竅毋再令人關通令人闖入以爲後日假借之

地雖親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illegible]　容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　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卽
窺伺之奸何從生盜耳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亦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嬪嬙有數[illegible]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廣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強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人項劉遜李進忠等盜
竊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已擒拿正法人人痛快夫竇玉
大弓之盜其意叵測春秋所嚴兹舉毋無有包天大膽歟

爲游說者但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總不外此閹寺之流其中爲名强
爲張承業讀書知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陽
乘機思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啓天躬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厕足其間近
日
聖旨沛如章奏疏通誠爲快事然此間有發有不發意恐
給人可窺而至規切救正之疏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
聖上之意乎抑有爲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次成在旦邀取賞對區畫御批不敢而數鋪疏奇推托延

便于巳厭聞于人者而停閣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并發下
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放一得者皆獲自伸。行其私者動
有所畏大家稱
皇上爲聖人。而巳亦垂芳名于史冊如　先朝懷恩諸宦
寺流芳至今不猶愈于徐取富貴恣竊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
測者耶。以此保護于內外廷之所望而我
聖上之所宜亟爲留心而覺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
從理新政倘見其勞而近事多舛未强人意如票禁可繳
以罰係人皆謂其不畏以盡太胆之辜崔文昇者止查進
藥出期及方法有無錯誤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爲執奏

如票自閣臣不知其解文昇之罪上通于天猶爲寬假他
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誤當速爲救改從前一
切葛藤當力爲斬斷寧負人毋負國寧負權豪貴戚之家
毋負
祖宗先帝之恩提撥精神洗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
可盡掃前愆若享此大富大貴恐于負
國負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
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
向後何等神明概洋猶然搖動從哲等念及此乎保護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瀝血敷陳仰祈
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慥奏曰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秉乾履泰適當
皇考厭務畀舉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匝月之善政易徧有
道之靈長儀啓臣未敢縣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聽但願
皇上恥遺詔中所稱恪守
祖宗親賢勤學出入起居倍宜凝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
等語揭之殿廷觸目儆心。遵循省察參密

天語即是　典謨。率奉服膺即成
聖孝無虧大曆。恒必由之此
聖明之首宜注意者也若乃時事之足廑宸衷者無如遼
左一事竊惟奴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
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守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
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視全遼之情形但
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
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
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輙出輒利未聞我兵
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餉

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
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鐵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
劉綎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
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
此
先帝激勸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吾將犯撫
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
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
專制閫外胡匪不以聞將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
獲一盔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誦功于部院揚詡其雄
謀此何等擧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　朝廷而貽蚩夷笑
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
兵折將殺掠之辜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
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畚插挑濬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
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瀋城之無恙四方之調集孤此
捍一孤城而遼陽之我守竟當何日解嚴也撤諸邊以禦
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
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同心剪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
在見告此不啻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

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況大衆雲集能
不生心及爪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
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怨懟而不敢前此時何以收之此臣
精神不知當何時同結何如蘋傷若以馳馬躬歷爲勞而
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　朝廷方便也今臣
之事盡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土廷
弼既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
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議論恐不乏人無擬定懲臣
不敬則經臣之言外矣議者之愚誠不若任者之難抑在
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任敎捍

貴敢没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遼之局作何收拾幾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爲容謀所當決計可頭言者宜即拮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容成者不妨秘揭以紓

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遷儒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弼失心報

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涓涓于乞告也[illegible]

皇上奉天啓泰運景象昭宣茲此幺麼不難朴滅第[illegible]成而豈宜更養防巳久而慮其漸跳伏乞

皇上敕亟廷弼速爲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悮國事

全遼幸甚〻〻宗社幸甚

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爲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酋入撫順大掠而去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中廷謨請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馮三元奏劾熊廷弼

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况虜特逢之知專閫外之寄驟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誑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遷聽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悞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難巳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爲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又固之言何容易信但廷弼不聚衆言白是自高則致大事爵論皆然也

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乃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場碎首曷足以報

皇恩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爲功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扯偏用以覆短種短而咎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直以殺爲威以復拒諫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丢之巳壞乃謀欲卸担而卸之也此可爲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臣以爲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去一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巳晚乎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千里餽糧丑石勞費

何不省名宜以大軍禦敵令民自收而歸之粟此數縣衣難以收拾藏人賣之民死老矣敵資取則食罕焚則暴罕不可也

何如善戰者因糧于敵、況自有而自失之也、開鐵被陷、遺
禾滿野、蓄貯場積、皆爲外儲、廷弼有謀、必且選鋒簡騎、倍
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衔後、裝糧而返、奴將不覺、此其覺
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祝融一炬、猶可不爲敵資、乃計
不出此、而今日恣搬運以當奴、明日恣搬運以當奴糧
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拒
敵、于此依賴、散隊客防、猶防不測、乃以萬之資、一朝而棄
嘗無防閑、何其疎也、向使敵人有悍輕騎、驟臨人心、既逞
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非闕
奴內患爲我外援、猶自不來擧、燕自在金白告急、其勢孤

兩朝從信錄

孔隨恐負遺信

得不救、闔道臣欲以千百萬爲恐應援、而廷弼不能釀
坐使奴去腹心之患、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罷與
守不同、情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備甲士、授田戍期、布代
此計也、浚隍增壘、減爲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壬

此不足罪成之

甲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頓、乘機設會、惟敵是求、又何守
之專事乎、乃徒免不以禦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
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賀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
敵乎、此其無謀四也、瀋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
管、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循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
制敵、正在今日、乃賊來而聽其蹂躪、賊去而謬曰擒

萬或行安在而數敗衄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撫
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勿撓吭之勢、誠難委矣
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
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爲守者得力乎、代人守者得
力乎、安家行糧于客兵、費乎主兵、費乎、遼人可用而不
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嗜惡食聞以遼事寄遼之
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
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
遼也、今之請數有翦主分之一矣、而救之地有楚函之
乎、據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

兩朝從信錄

不聽遼直

者或一百、或廿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若跪處
臣殆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數倍
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
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交
時之選、而足已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
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
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
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廟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請規

之亦以爲謝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者暴而自用闇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乘遼事之阽危假寵自恣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悞不過螳臂當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嚀飛脫殼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才一籌莫展非疆場才鼯鼠之技已窮黔驢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罷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將臣此章亟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爲廷弼必才可用請速名列保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若猶止爲廷弼惜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復敗之禍入百萬之脂膏常此消剝十八萬之貔貅何時取盈哉外假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感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流首條論取禾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首叛也第四條參熊乞下可移且使軍士對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欺君三條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肯才悞國一疏數職入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詐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勞嘆職怒人不慈虔也去秋開鉄委弃根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辛收潰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碾研起燄

星廷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鉄嶺八月酋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屢央按院道爲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瀋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六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誰否者避也罪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累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兼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裝賀

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即貼修濬華亦其步軍乃各帥自
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
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拔馬上之拖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
謀職當承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將截徒以無斬獲功証
爲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
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
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賠後所在檢驗務
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遁活者盡搬移外難
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搬在別處無終
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亟得[illegible]

謂職無謀職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
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
高鳥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
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閭江
潮發作賊至而奔潰欲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
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發丞
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皋一番
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
徵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
識秦楚事且聞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寧播用兵[illegible]

十餘萬今奴酋視撫何勢何地而許職用多也謂職無
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以
因職請往益發推衆獨職一人附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
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倘出危道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
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務
駐亦不得一時齊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寧前
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藏
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壬遼道
豈可哉伏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
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得
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疆
上日蹙失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嶺山城邊事臣查發
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王太人屯邊事
不勝後慮借緊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而復薄責
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爽然改圖也其設心甚厚而
中外之人亦皆知閱臣欲借事陳言之日久而今始得聞
其議論也花嶺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據帶管分守道事熊

軍道邢愼言詳報殺擄人數在該屯住民李職回鄉及光
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胥日乾
當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隨詳其真花數
一事刑廳粗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廳詳上人無姓名詞
多約略具稟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
徒欲照舊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將按臣據此查參
而臣猶駁批仍委胥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查某處實有
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
方違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乃
遼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報屢

疏上 閣至今日而旋復生聚遼中邊事雖憑道廳開報
然而道廳雖履其地第憑衙役視聽增減情實有何的確
昔臣按遼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
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脊邊之疏又曾言之地方
之事若不躬到那到無以知村屯之有無定搶奪之多寡
欲約按臣躬巡瀋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目見好得商量
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爲此而發假使臣欲隱方以按院
不出門爲幸何肯勸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三日之遼
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其稟職及回按臣稟
說在冗長不便入疏另爲繫抄與中外共見之從各道勘

邊事坐家懸擬今邢愼言在瀋親見遇虜爲諸將分散稱
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道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叙錄
以示鼓舞臣疏猶云不除罪愧而但以配將勢而用權机
一句結案未嘗借駁山城之案爲叙功之舉也本無後慮
而閣臣代爲臣慮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訓威有時而窮廢弛
功而難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勤職
罪狀閣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傷雅道臣攄
感服但閣臣凡七閱月臣曾屢書言河東兵馬召募老羸
脆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

草之匱乏將帥之恇怯道廳之惰窳皆賴查閱以新一番
氣象惟請早過遼陽料理助臣所不逮顧僅以一日教場
一日虎皮驛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操之套數臣不勝失望
計住遼陽城僅十六日其隨從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
而此後皆海上遨遊賦詩宴會之日恐于臣之訓練部署
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者
三四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愧天下萬世則
揣乎其不欺不愧矣臣待罪年餘形疮萬苦半現殘土右
而復存本無東隅之失何待桑榆之收今已久病衰頹後

丕許

聖慈放斥外惟是花嶺王大人屯甯起邊事有無欺蔽犯
開將領隱蔽之門皆監軍道那慎言柔詳報前疏專行奸
按御史勘議此是從來法體非部復會同經略再勘惧也
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逮 賜敕下兵部復請行監軍御史查那
慎言花嶺續詳王大人屯熏揭事情親往失事地方堅來
奸一按查以定尤世功等之罪此必待再勘而後明者也
況臣病雖萬分沉重欲擬第三疏懇求 允放不料叙遼
韃賊復來犯搶只得扶病料理萬望
聖鑒速推經略前來代臣庶邊事無悞而臣亦得骸骨歸
鄉矣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刼人民淵
摘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
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惜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
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
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為廷弼者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
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
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上一策也如或以數載之封疆必

名言

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祗念封疆絕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
之邊警沿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
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illegible]
國家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盡
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尋一得當之者試循資或破格擇
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猶豫以特
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今其
擇諸將否猶旅觀棋須某也[illegible]
馬用若干資糧置營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稗經綸無
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
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
令沿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以忠愚
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鉏統惟
聖明採擇若夫兵馬傍偬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
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甚
急此狗謗時也亦是從容省蒙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壯
督推到狂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敕下施行

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
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韃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
迤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
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鶴等臺隨
將原設撥夜趕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臺被
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數
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illegible]難爲
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衛怯之勢當方張之
虜屢殺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咸令難行不幸瀋陽失
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措

就既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爲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練
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殊
一智勇大將統領念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
以爲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着仍乞
勅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略一人
面諭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略諸
凡具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追
悔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容職另疏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悚惶待命之至奉

入大罪既勸後人欲風林不得爵辦不得如此論人論事殊心等服

聖旨遼警甚急速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
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即會議來具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醜虜
外侵邊疆禍結因之而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
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策無事爲豫予之謀有事爲
緩焚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
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詞牧然以至今官
方其被命催卧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來不難
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既退受事
則邊臉寄其身主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驅如

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栢之不能任大
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
以俯應援而茫然無主酒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
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
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空無一設試問
長安二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誓敵之不審因之震
倣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
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
鐵嶺相繼陷矣乃拾等寨之殘毅遼然止消勒叔數

神宗、當時將遼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争、而卯值
又敍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三
帥既蹻、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
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
馬上寿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益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然灰厥驕白日矣、從此
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貪
募民兵、所過州縣、封稼公行、其赴通州就秣若、安家之外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詐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
城、而主客分餉、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公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逍遥、是何法紀、御驭此
爲截搭邪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調、誠非得
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
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
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
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
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法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
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於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
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與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失
啓倖端日竄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發、暗地自喜、故祁光
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
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
公論乎、是嘉善之媢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總權家
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忌
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溫旨以拚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腳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守
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廪侍班、好者而他事事可借、是
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于榻前、奏曰遼東
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
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
竭力者安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叛嘉善亦有何面目以
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
中樞無人或以舉人進而毋毋狗禮旋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挨取封疆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一
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
能再得十二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
乎而各邊之逃將兵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以更理又
能當得本兵再悞情乎今

聖主維新邊事勅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
度者猶令頑負懸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
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二而簡令別部大臣
代署二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
警邊事尚有可為而在京營兵亦徵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
沸傳皆知為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
士受杖受譴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輩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忠
敢以陰餒之計復為醫藥所傷而身賴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殁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寸田之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死

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
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
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
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討逆黨于
近期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弒

其君正名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為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賞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敬慎即不應賜
但勿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輕一語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
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軏匿于無形
有毒而誹謗戮而非刎號 [illegible]

先帝辛崩之變當與先年梃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經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據人臣之德上
通于天主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河必千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世出蜀流之清不常見故河清難俟人有何言海不揚
波越裳黃耇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
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邊止稅撤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
棄允枚卜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追三並
五故天心效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
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蔚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至自至刺
時黃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
時照舊渾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
典戶部郎中黃家瑞蒞河橋目覩

考淑循德李熊青乱明存文墨而已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糾經略熊廷弼疏曰昔諸葛
武侯之在蜀也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切怪武侯寧靜澹
泊人耳何戀戀于漢而必欲死之及覩出師表乃知武侯
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
山星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
死如是今熊廷弼一荊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
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畀之司
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皇皇　尚方

敕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内庫蓄積内
府珍帑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廷弼試
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乎吾意廷
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次則斬將搴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
兵遏門庭之寇于方張爲　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撫
落搶矣屯保破矣虜嘗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
嘵嘵彊口臣猶曰遣將而中制者戕從古所忌且英雄舉
事不肯俛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
而伊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岌岌

土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淮陰侯曰
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
國隆重作幾許威稜令一旦抱頭鼠竄效童貫之太原乎
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
何處下手則惟
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
破壞遼陽而遺之
君父耶且遼亡則
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北孰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
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必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死又曰席藁待罪求賢速代彼知其必
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
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楊前恥
居李後也廷弼歸而出其橐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
可自娛如國事何如
主上何荊南父老或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以糊
耳參看得經略熊廷弼市奸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illegible]
復凌人之氣内恃奥援闇人言遂出則眉目張天外懼奴
酋聽胡馬驕嘶則肝膽墮地凡崇位隆恩攘爲己有將[illegible]
着蹤漏遺遂何人縱逸弊斂之典宜加貶竄之刑於法

救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褫其衣冠竄貶遐方急擇賢者
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
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言無可奈何則何爲負人太過

經略熊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緊[illegible]
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臺
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
無罪一任橫誣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
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然可奈何，修德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
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
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且冠蓋雍容，公私燕語，儼然漢
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況治瀋空城而逃，無論也。遼
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傾倒衣裳，或棄置妻子，
以先逃去為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熙熙然室家相樂，
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且填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
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羅圍，

哉，一土城湯池也，即瀋奉向為人跡所不到，而亦修守
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腳夫運糧，自臣與
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攢運，而軍
中始有糧草。三路之後，軍無片甲，手無寸鐵，臣討庫局器
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餘
砲一二萬，討而軍中始漸有盔械，揀絮製箭，買角易筋，調
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
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滅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
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帥三將，而將知畏法，斬逃
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捆責，不假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
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
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
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沈偕棄地，日肆
剽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臣轉發
花，諸營益其兇闖，又招撫幾酋二十四營，首張勇堡
開市賞各就我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兆之無
亦數月將聞，臣自有法，姚宗文送西人途之議，証無

德再貴，以夷攻夷之策，多送數萬金為閣臣積貯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守瀋奉，各戍重兵，賊遂為我
所綴，恐衆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奠，
至于近邊零落村屯，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賊
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為他人下手，修德何須過
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囊中金也，金從
何入？豈藏內特與援也，而臣生平孤介，謂臣聽胡嘉驕漸
掛胆臨地也，而冒險性無顧覓鬆，擐甲沖賊，圍援瀋陽，諸

獨何人斯、修德有耳有目、終當自悔、靡是臣以積勞積苦、
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虛危沉篤、七月初始請告、非
因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入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撑
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是困憊無奈、內二豎入臣
咽喉、掣臣手足、死不得死、活不得活、避欲不得 理皆言書與閣部諸人
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
衆竄去、則衆竄之耳、何必矢口矢人、遼陽推道哉、項臣遍
閱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為之消亡其大半、遼已轉危而
致安、獨且之生而致死、
天地鬼神實共鑒、即為公所抹殺、而一段勞苦公案自

有瀋水遼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公論、臣蒙
罪未輸、臣票擬定為衆口所挾、摧乞
皇上究斷、并職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
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當為後人代受其過病
矣、
詞臣張鵬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省
令、恤民、朴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失、又曰、天下分崩、又曰、侯臣在側爲亂矣、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蕭崇德奏議遼餉、曰、先是
皇祖軫遼事之苦、頒銀三十萬、聽經臣犒勞、此賞也、非餉
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頒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聽經臣犒
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救諭諄切、若無抵餉一字、
諭閣臣令旨云、今因遼餉缺乏、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
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
星夜解赴遼陽犒賞、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來
看、又

令旨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
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以需實
惠、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脚
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
復傳
三旨諄諄速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犒賞、其實不離
前旨之意也、惟前後詞語稍覺參差、衆 朝欣欣相告、面
面相覷、輒不言其沛發大賚、而疑其粘帶不明者、于是有
停徵加派之議、有俱作正餉之議、紛紛未定、戶部商酌數
日、乃定四六之分、今不論其併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夫計臣耻餉壘之不繼抵一分自幸免眼前一分之愁昼
孰知恨一番反貽日後二番之爭孰此二百萬兩自應任
經臣酌量犒賞者戶部定不得執此爲犒賞也若待發遼
東一百萬兩既有關餉充餉之　言不妨作四分六分之
用況合前六十萬與今分四十萬已一百萬矣即霜露鋒
鏑之卒飢寒死亡之靠優恤之格諒不嫌于過厚然賞識
則易匱匱則不可爲久酌量分別經臣饒足以辦矣六十
萬之抵餉業經奏　言揆之情理不得不然經臣亦不可
縣執之爲賞資也且經臣念戶部支撑之難力拒道將之
請增慨然湊給以發月餉戶部獨不念經臣彊場之委曲

接濟俾之饒足沛然急解以充額數乎但六十萬之不當
分而故分一百萬之當分而不欲分部臣經臣各執所見
殊失其平職謂其當兩酌爲今我
聖天子繼離出震不宜貨財軫遼發帑豈其獨後于
先帝加派停徵行且有日所患非餉獨不得有功者而賞
之犬逆左勇將如雲猛士如雨訓練日久心胆激烈其
豈無設奇制勝而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者有之百爾臣工何難合請封爵勞金百萬以酬
勲不然而能生擒李永芳及諸頭目者亦勞以數十萬金
事職隨其功之大小而給之不然恢復尺地齊賞亦自不
薄不然而虜至堵禦得定皆與攻城掠地封賞亦宜竟從
上格有功有賞而人知奮無功無賞而人知恥鼓舞之法
既明懋勞之典自當計一百萬不足當一日論功之需職
願經臣之更有進于是焉職雖非餉役事休相關讀經臣
抵餉之疏義不容無一言以指其互執之端伏祈
聖明審察如果臣言不謬速
敕戶部扣算六十萬抵餉之外亟多發無致闕乏寧存
餘以果三軍之腹無不足以失三軍之望仍
諭經臣將六十萬抵餉之銀通發濟急如欲充賞另行造
冊上　請庶于共濟之中不失同心之誼而遼事國事

賴之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

賀繼春致書三閣下揣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
無疆懇乞顧命輔臣思
先帝幾几之慯回叢嬌向閤之生以勿損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竊照天地之大德曰
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
源以達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
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務
先帝遺逐庶母爲嫂不休如李選侍之事
若其嫁踐先景而不恐言推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者
嗔陌泣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繇育史遺議
竊恐
皇上大繼聖明一朝揆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辦理
天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豈可謂

案和論王
稱賊其及

爲先馬殉之第一義矣曾暫半衰而曾于不忍食半
衰父有滅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忍今若此眞可謂之不
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廿之不聞
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處而
但以爲念
皇祖竟渙然冰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體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
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 諭以 選侍曾産數
有幼女欲斂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
先帝多少宏恩而玉體未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
欲上顯廷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恐遲三今而不
望閣下之臣輔也但願閣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
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職雖備位臺垣之勢[illegible]俟斧鉞俟命
手謹
[illegible]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
臣惟六軍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聞有
渭濱草廬時有所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
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
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搴旗以也臣詢之朝論皆言
得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寄
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
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
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救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寡奏廷弼度能得勝

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入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
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劍印視事李牧日費市租享士虜入
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固言
者志灰矣終不能緊罣于頸報
陛下矣則請令待罪闕外再簡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
許國之膽二載暴露之勞萬有臣測守國折敵之臣職次
城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蓋廷弼掛衆議有三以疑罵
氣總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
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
騷擾諸難切而于山東最苦楚綠芝不能成功三
[illegible]
河虜人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諸臣又
皆與廷弼均未經推鋒陷陣之事者即或勝負不常無以
爲劫代殺括代頗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爲請覽廷弼
罪使自決如其心謝事席藁塞上者奪其軍未晚矣至如
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
夫兩軍相攻士馬物故芻粟乏絕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
密揭樞臣令得從中調度臣詳覽左章奏獨廷弼疏言十
八萬兵餘疏第言十餘萬衆無敢指數者廷弼既目無加
善嘉善亦無能向廷弼置一喙矢一畫也夫自古中外不
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以存大體爲念便是眞忠眞義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公疏有旗
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廟定　社稷爲念，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禍幾
不測。頼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　旨了，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
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歡[illegible]

加額幸　廟社有靈矣
皇上既當還　宮，則　選侍之當移　宮，明白易曉矣。推
是自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特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能億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即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毋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
休直。此等體制，自有精義，至當不易之則。闗錦衣勘問該

璫時，語及宮禁，槩置不問，深爲得體之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
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與天下
共見。勿使播夷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
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
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　宗廟安　社
稷而已矣。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
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
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
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覷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
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
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
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
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

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諑實未知朕心尊
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因詔條皆係盜庫首犯
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決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
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贓賄當事擒奸脫罪波
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論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便入言不息輒
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
咸使聞知

從哲等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昔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兄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事
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一
先帝貴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旨編示諸臣並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
肉至情豈不注念非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
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意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封還夫封
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
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
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
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
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還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閭嗚太白漸背不行而嗚太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遼必
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門戶也關內謂遼必亡
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器火
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
師而晝夜搬家眷以避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
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伏為山東塘牌也
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閭閻
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
朝帑廢而回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綏專事工作
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

但合營裝塘沖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而試
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暮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
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為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
二十五人設一旗兒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
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每百回七八未
囘乃巳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
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
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為
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刑慎言又以積
勞成病其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時時親下操

遂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則什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為
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
見贊畫新兵無用撥供採草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
遂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閣臣因為之廣其傳
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
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扇皮與土兵不願
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薪撫
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散斜
嘉棟防鎮江寬奠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
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嘗一處一兵不調停但知閣臣

與職書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
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剛隊遼地
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為賊添中大鋪諸所謂
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
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
粮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
于總兵頗創錯縱恩威不測謬謂駕馭頗得其宜惟贊畫
與舊守道每事抵牾備閱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
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柵塌人皆知其難守
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挑濠

築墻從廿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又修理外城，自築堞兵巡
邏門鑰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
無不人人回城居住，瀋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務築
完固，商民居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修，軍無備
禦，那部立得住，如昨日瀋城為數萬賊兵所逼，若非緣墻
邏墻砲車打退，軍且怯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之[illegible]
爽民固守，孟氏自有主論，滿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設[illegible]
辭不必引也，查閣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illegible]
壘之議，事先條陳，有修瀋河西之議，至于邊關墻壘，[illegible]
復臣敎意而獨手跡搦根本之地，不肯修葺，豈臣[illegible]

[illegible]劄是任人為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為，以幸其敗，畜意誠
不可測，此工作無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
王文禹後，復拏問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細打送獄，
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畏，不操練，及印屯寡[illegible]
侵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于軍
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細打發伍外，惟
逃赴境外，及境內剽劫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必皆
開原遼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卅三餘
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
發斬之，曾記大起十六人逃出邊，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

十四人而逃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于叛法
皆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
見職講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
少望，適當閣臣將到遼陽之時，指此紛紜，移書長安，搖惑
衆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群策群力而雄獨
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閣臣所書
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甚
廢之耳，且閣臣以夷攻夷之疏自任必濟，已蒙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閣臣必措此下諭科
之命，護領專　敕以行，令所用所攻何在，是京且自[illegible]

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
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
五萬人，且謂職央按臣處報堵截，以為天理良心安在，不
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閣臣所造至于斯也，
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歿而去，何肯瞑目，當掠單案行
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査，嚴
參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歎，
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厘正之日，遽自爲
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貝錦投畀豺虎，魑魅魍魎黑天

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
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
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爲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
爲西虜所侵暴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動送
單者之裂甲腹戈力相驅逐況職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
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敕禦虜及爲地方所持日以爲虜使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
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閫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
青行勘而挾全承襲裝人罪過沒人勞苦何以切法伏乞

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單所從來証據明
實奏請行勘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死此亦彰公道
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
萬而不能大入大創小入小創斬賊擒王而殃民麼地爲
彼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
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
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
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雅
實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爲軍中白眉餘多庸疲殘見任

官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輩諸將屢
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
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
業併自己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于人別求好兵又萊
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兵幾
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顧用法何
如年來各邊匯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付邊
廢將或于總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衣
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抽承是
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狎游耗鋒下營不知站立在伍千把

總扯其手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
其手而又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死亦令人
嘆死川兵土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强弱各半而平原曠
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葢自河西義武營兵其
自河東及各營潰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
兵于逃亡惟替畫所募者號稱爲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
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嫉指奴酋李永芳聞之而畏懼
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過靉陽見王平
辭兵不受職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
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亡當十可戰者乎云裁哥

像曾在營伍當過軍者何能戰遼鎮江叅將吳[illegible]
星于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營兒溝胡國臣領奇兵[illegible]
步兵二十人教場扎營夜半驚江潮聲以爲賊至呐喊[illegible]
聲委弃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執搶掠[illegible]
閭財物且單聞平日奸騙諸狀乞詞回別用兔爲民害[illegible]
悟高麗見而嗤指者端是爲此恐閭臣亦不得借[illegible]作[illegible]
威爲賛畫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illegible]
實在堪于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選
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濾採[illegible]
馬以及汰兵之後至于馬匹疲損短少更若再[illegible]

者第見從中今日被賊收拾後之人情光景遂謂彼兵難
精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經略罪而抑知委兵
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今葡推而張帥頭令馬上推[illegible]
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剿小入小剿
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illegible]
土兵務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承
也今日之事惟有亟遣才望勿誤疆封羅爲急著然
乙
聖明立賜裁決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尚方席藁待罪疏曰職未將之

先帝知遇賜以東事且賜尚方劒一口使得便宜行事雖
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illegible]
國威須臺臣顧慥論職謂尚方之劒僅供作威逞志之具
職則不敢但職負　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詭者
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憾表裏爲奸流言騰
毀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
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
馬錢糧任意虛靡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離伍
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
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聞江潮聲夜半

啼來執富者而職不亡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
指[illegible]各營路知未往夸高供中等而職不能用
也職前尚方多矣升自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
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做近來頑鈍無恥行徑而不能
待諸將原賜劒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爲顧
慥過慮俏是劒爲
前廷威靈所係劒還而職已無所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
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如職前疏亟賜罷斥聽勘一面議遣才望來代一
面移撫臣于遼陽督臣于廣寧薊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辰泰昌元年

刑科禩應嘉會議疏曰臣叅列諸臣之後臣因見有詞及遼東經略熊廷弼歷代與否者衆皆曰廷弼歷代無疑有語及廷弼之功罪者臣因曰廷弼之經略遼東也雖文撐一年但虜不來耳看近日倉皇報擄隱匿不報不敢謂之無罪則不敢謂之有功臣似不佻於廷弼而臣不然也國家爲奴酋逆天犯順經營二年有餘而廷弼受命專征亦一年有餘此遼疆何等事吾定何等委任試問今日景象何如敢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包東之兵約八九萬有奇而言不足用用令廷弼之言日多首領所發兵馬即再添十八萬亦不中用心如何而後中用乎豈欲盡九邊精鋭盡交遼不留一卒以成己之封拜而後愉快乎有兵不練取曰兵弱屬亦不來來亦逃去皆有做工杠設之兵耳此臣爲皇上之兵計也非爲廷弼也以餉言之一隅患耳盡天下之陸者水者輸者輓者無不受害若楚除先帝所發二百萬外一年之外已用過餉銀八百餘萬兩兵猶曰餉不足也倘如是遼延必爲數數八百萬而後成

功耶夫一縷一粟皆以供軍廷弼何私焉但謂其忽計之兵餉而空靡費于日用不見料敵出奇有尺寸之效即傾東海之水爲糧恐亦不足不謂之坐靡糧餉不可也臣爲我

皇上之餉計也非爲廷弼也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鑄鎗府庫向兵部委一萬有零指數十萬金錢將所買馬匹甲不得其一用此固委託非人有孚不甚所當從重究處然皆以之供遼而徒見月削日匱如以次入犯則報殺官馬幾十匹殺奪極多報數極少即今瀋奉奴兵至城下據經臣所報殺奪馬匹又近六百矣果真六百耶抑尚不止此耶

耶臣料很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之火藥付之一炬廷弼曰何等嚴明竟不奏何人看守何人失火有無細作暗入潛燒乃混言天火一筆了事此等模糊在他官他處巳不待査申奏報而先除尚方之劍矣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痛舉朝共知何待臣言此臣爲

皇上之士馬軍資計也非爲廷弼也以村屯言之自廷弼受事以來試問保得幾處村屯否禁得幾處殺擄否花嶺臣大人等處之殺擄御史陳王廷幾一指點質據即欲剿刀貨賄若曰此邊疆常事願經略一年有餘不能遠其防

掠，皆其殺擄，而以為常乎。有樹無皮，何以為樹，矜 臣揚珪
不言之乎。村屯皆遼之土地，殺擄皆遼之人民，以盡地畏
城，如落如本日，此為遼彼非遼也，而可乎。血衂流離如此，
而廷弼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不無東陷之失，何有桑
榆之收，不如其清撫關鐵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
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此臣為
皇上之村屯人民計也，非仇廷弼也。以道將言之，道臣高
出等皆係酙酌其才望，以應遼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
名將，而又為廷弼所取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大將罵之
如奴，人人對憤，氣滿胸臆，而紛結鬱躅，都求解脫，只有告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三十月
病求去一路，如李懷信不勝其抑，厚決意病閉，茶入關一
月，一夜行三百里，此真病耶，抑鬱不得已而然耶。懷信在
今即當查召至京，以應遼急，至于道臣多有洋洋焉書及
于朋友，而不敢公言，如此失人心，雖令良平入幕，頗牧秉
鉞，亦無成事。廷弼因自知之，何必問曰某道某將也，不見
監軍御史令走角門，在御史固為自失其體，而在廷弼何
以伴然冥行乎。此臣為
皇上之人材計也，非仇廷弼也。且今日非獨無仇于廷弼，
而且有以相成者焉。據廷弼高言雄氣，自比何下伊呂，但
取漢臣諸葛亮，即以方廷弼何居，始而洶洶自用，以封拜

自以為是痛恨從前經略東遼亦妥強不設可惜以有用之才付起爽無用耳

為唾手，不能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以盡群下之情，摺而總
總首丘，以敗局遺後人，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畢公
忠之義，在今日為廷弼計，亦惟有日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
先帝之靈，如亮之所以自處者，衙亭一敗，削官自贖，廷弼
獨不聞乎。則繖 尚方之劍，鑄侍郎之秩，身伏斧鉞，惟愿
惟威聽之
皇上是所以報
先帝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即愛廷弼者曰，廷弼十年之間原有功詞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三 四十月
紀，則亦令廷弼自陳其功，以贖其罪，毋徒曰
國家負我，與朝負我，而我未嘗負 朝廷，如與友人之書
也，如此庶幾後之經略遼東者，有所懲勸感發，為
皇上愛惜封疆，不致為之以圖一去，以廿再悞耳。臣言官
也，有所畏而不敢言，有所隱忍而不盡言，有所觀望避忌，
巧為今日之緘默，妄討後日之營脫，而不明與
皇上言之，天下聽之，皆非臣職也，非臣心也。是以博採公
論，俯竭愚誠，盡言不欺，仰達
聖聽，侍旨
皇上天地之公，日月之明，在臣何惜區區之愁口哉。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懲劾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
臣魏應嘉謂其便口飾辨徧交章發之有欲罪以靡耗失
事者有欲罪以托病規卸者有欲罪以捏造逆榜者于是
廷弼又有行勘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疏互
相奏揭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
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
以遼撫袁應泰經略遼東
刑部主事董繼周上言海運募兵之効請稽遼左時者稍
之

十一月甲寅敗酋于灰山
科臣楊漣勘事勿遣言官疏曰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風聞
科劾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此難以懸斷時一行勘要于
事新核實以服彼言者之心夫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官勘
報或另差官公同會勘此從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
之官勘所言之事者頃臣接得遼東經略熊乞勅原參科
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
或因遼東之事即勘以當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人而議
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息更爭毀之口不知勘者
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眞心誰肯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
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何政體況日者奴酋恃强挾
衆逼處撫順奉集地方舊經略意氣已頹新經臣經營未
定乘暇抵隙儘有可憂若突遣科道三人往勘道將之
精神耳目不無又多照應驚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
也臣謂熊廷弼之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故聽勘
旣奉
明旨在舊經臣以被言離任之人祇宜虛佇滿朝公論靜
聽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但一面責成新經
臣以全付精神繫代舊經臣圖破虜無存誰先誰後之心
一面督推遼東新按臣張銓前來監督着令平心細心勘
明公案無開繼至之口無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
具奏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事大體致啟後來
交爭數端期于遼事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
人即作原事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曠
閣而建言者與被言者相駁而移不除心以從議論日紊
葛藤不已武傾
明主之聽覽而漸開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閣臣即不自

愛緣論職掌，其于封疆社稷何裁，事關國體。臣等不敢不言，仰祈
聖明裁察
御史吳應琦勘官必須另遣疏曰：慨自奴酋䵣茹，三韓敗衄，
皇上睠焉東顧，特起經略熊廷弼于田間，秩以司馬，賜以尚方，賚以金幣，誠不次之擢而希世之榮也。爲廷弼者宜之開誠布公，除克雪恥，以恢復
祖宗之封疆；次之稼馬誓師，用間設伏，而以保全中國之赤子；又次之而以鞠躬盡瘁，認罪引愆，以仰聽

朝廷之斧鉞，豈非分義所宜？然哉無奈其志大而量小，才短而計疎，內而司農司馬揶揄之若傀儡，外而監軍道將叱咤之若奴隸，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狡酋因而窺竊，肆無忌憚，小入小利，大入大利，殺擄村屯，長驅疾捲，人畜一空，疆宇日蹙，兵力日殫。於是舉朝臣工相對蹙額，憂結局之無日，恐一穴之潰堤，而科臣魏應嘉、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相繼具本糾之，非仇廷弼也，正所以爲封疆而忠于
陛下之職分也。不意廷弼盛氣未除，毒手隨發，遂請三臣往勘。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廷弼用師經年，付託不效，其城堡之修理、兵馬之強弱、錢糧之虛耗，與夫地方殺擄之多寡，非行遠勘無以明罪，洵如
聖旨就着魏應嘉等前往行勘，終竟未便者。臣等謹爲
皇上陳之：大凡兩造具陳，必取裁于主者。今三臣往勘，必謂以先入成文致，終無以服
朝廷之心，一不便也。邊情欺隱，積弊已久，所憚者勘耳。若三臣往勘，猶復以文致開展辨，則將來欺壞邊事者益何所顧忌乎？二不便也。風聞言事，科道職掌，即指斥宮闈，亦未嘗勘究虛實。今言及遼事，便擅扯借往，則後有擅欺爲功、指鹿爲馬者，誰肯復爲摘發乎？三不便也。竊謂此議從

也。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應嘉等業已欣然願往，但今科道之中，儻有風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公案。若必遣此三臣，是喪言官之氣，而生奸雄之心矣。于
皇上公平之政體、新參協贊之嘉猷，不無少有累耳。臣等共爲是慮，合詞以請，伏乞
聖慈收回成命，速下部院，公舉風力科道二員，前往遼東地方，將魏應嘉等與廷弼屢次所疏事情，會同彼中撫按一一查明，確從實具奏，以正廷弼欺隱之罪，其魏應嘉等

餉之弊

仍各照舊供職。庶言官益殫忠猷，而邊臣共加震懼矣。

山東道御史鄭宗周亟籌兵食疏。臣謝伯夷謨曰，儆戒無虞，罔顧法度。蓋衆人一時之安，聖人之慮遠，必規萬世之計。未有祖宗法度不修，而可以貽經久無窮之利者。頃者建奴肆逆，遼左垂危，擧朝蒿目，而憂不足者，惟是兵食二字。顧以足食言之，生財自有大道，豈其一意剝民，爲鄰借窮而搜括，搜括窮而加派，後議稅契，廣事例，青衿可鬻，鬻舖可括，一切苟且猥瑣之政，秋毫必悉，然錙銖之取，總本足供泥沙之用，于是今日加派三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又明日加派一百二十萬，焚林竭澤，任海內之凋耗而不

之憂。以此足食，可謂有制乎，無制乎。

兵之弊

以足兵言之，一方有事，誠不妨苗爲調遣，然就近抽補，不惟朝發夕至，抑且風氣相習，利害一體。張惶莫措，邊兵調矣，土兵調矣，又爲之檄水兵，又爲之募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乃紀律不嚴，刑政不立。未練兵而先準加銜，旣失律而猶令招撫，條而議，議條而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行糧衣甲之需，不知費朝廷多少金銀，而遼左曾不得一臂之用。以此足兵，可謂有制乎，無制乎。太倉一年所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而九邊年例舊餉共該三百八九十萬，至于在京文武勳臣俸祿廠局等項，覆約計四十萬，此額外不足之數，每歲當六十萬，何以供之。遼左援兵十八萬，計水陸脚價與本折召買等項，歲約用銀五百八十餘萬，今加派者僅四百餘萬耳。此一百八十萬之急需，胡以應。蕞爾小醜，驕遍海宇。今西虜覘釁而動，又胡以禦之。雖已潰而猶不救，舟已漏而猶不補，泄泄忽忽，徒委于莫可奈何，束手以聽禍亂之日至。與言至此，誠可寒心。臣愚以爲圖救時長策，莫若申明

祖制。

祖制明，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兵自强。夫京營兵，國初四十餘萬，嘉靖時尚三十餘萬，

今何止十二萬也。即以十二萬論，果皆投石超距，堪備戰守之用者乎。鼓譟偏多，餘勇荷戈，不勝恇怯，乃掛名虛冒，占役買閑，又復過半，兵不可用，與無兵同，即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餘，今止八萬一千九百零，此一萬二千七百之兵，何以議減遼餉。自隆慶元年後，原額十三萬三千九百餘，今加至五十二萬五千六百，此三十九萬一千六百餘餉，何以議增。餉日虛而兵日減，固已不可爲解，況兵半虛名，餉無實用，言之眞可歎息。即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至于年例日增，如嘉靖十年已前，邊餉共用六百八十餘萬，至萬曆四十年已後，頓增至四千萬餘，覆

任試之端行之必

引月增即未易遽言裁損然以此四千餘萬之餉輦以養
死士尚何不可守則固戰則强乎誠使
廟堂之上毅然獨斷
祖宗額兵若干額餉若干悉遵方策之洪謨一洗近日之
積蠹即或事勢難革不妨量爲調劑有一兵必有一兵之
用有一餉必得一餉之兵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者
將內順外威赫然奏中興之業詎非萬世之利哉宋藝祖
奉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　孝宗
日前此虞允文行揀汰之法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俄
今日秉鉞能力行虞允文之議就各兵見在幾選稽察裁

士馬汰其老弱虛冒必清浮費必減內而司農司馬極力
主持外而督撫道將加意洗刷倘有不足當亟復屯鹽之
法嚴行鼓鑄之條猶可濟于
國家不必避乎紛悠而又欲以小民剜肉之難邊軍枵腹
之苦國勢燃眉之急則用密附之欵誠明告
皇上慎儉德以懷永圖寬民渚以固邦本織造等項可停
者停之毋貽負薪之誚倉庫光祿等項可折者折之毋蹈
剜股充腹之譏懇納牖遇巷再三懇請我
皇上英明天縱超出千古當未有不轉圜聽之者因損得
益轉弱爲强亦今日救時之術也不然者玩日愒月徼幸

旦夕無事火已焚棟尚未知瓶罍之難支也而任其虛耗
如故明知行伍之日空也而任其頹靡如故徒措人情猶
急
國事黠鐵旣苦于無術衆人終不可爲兵禍切剝膚一旦
決裂流涕痛哭　臣　俱不知稅駕矣至若加派非所以壽邦
召募非所以敵愾　臣　請爲
皇上直窮其害可乎夫計天下奮戰之士不下八十餘萬
而京民二運與夫年例之費不下數千萬舍見在之兵不
練置見在之餉不清而驅赤子以矛戈竭精衛以塡溟渤
知

祖宗養兵以來將安用之其不可一也天地生財有數人
情惡死樂生今正賦尚且逋負而迭徵不厭再三雖遺餉
可以粗完而九邊必致虧闕兼以不肖有司政猛如虎吏
胥上下爲奸雞犬不寧室家難保疆圉未必寧謐而根本
先已動搖其不可二也節用則雖詘必盈不節則雖盈必
詘無制之兵不可以勝今養軍如驕子而用財若波逝道
左出入之數竟不可問河上逍遙之兵莫敢誰何聞風則
棄甲而逃臨陣則倒戈而授未弭外患先釀內憂其不可
三也邇來天變日新夷情叵測戎狄豺狼所在生心重以
歲荒洊臻民窮盜起潰決之形已見吓哉之禍且深而況

群工同心

不加意撫恤日事驅迫恐嗷嗷待斃之民將遑遑思亂之
衆即急下蠲租之
詔速罷徵兵之令其能收既渙之人心而輓方蹶之
天命乎大厦將顚噬臍何及其不可四也夫以
祖制之當遵若彼而加派召募之貽禍若此孰利孰害
陛下奈何狃因循之說而忘萬世之慮哉況遼事結局無
期　廟筭豈宜再悞暫行固已不堪久之必致大亂臣故
以爲亂遼東者奴酋而亂天下者則中國實自擾之非奴
酋之能中國難也雖然信賞必罰固人主勵世磨鈍之柔
權頃黃嘉善雖已去位然誰掌邦政而遼東疆土半淪雁

臚乃不嚴行譴謫尤然靡子慰婦紀綱大壞賞罰倒置不
知後之任事者又何以責其効死封疆也若詐臣李汝華
憂國有心匡時無術挨以陳力就列之義亦當速令自裁
以爲因循尸素者之戒至于四郊多壘兵且在額腋中外
大小諸臣嘗膽臥薪毋狃燕雀之娛而忘胡越之禍天下
事猶然可爲乎伏乞
皇上勅諭戶兵二部酌議經國長策開誠布公愼毋再襲
近日會議虛文徒貽虜馬渡河之笑也
命行人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何宗彥入
閣

聖典學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大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魏
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鍵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竊惟自古　帝王之要無如典學況我
皇上以冲齡握神器之重從前圖史未親則今日時習之
功毫不可緩舉朝鰓鰓然慮之如講期之當早定講官之
當愼選與夫進御當以何書開導當遵何法並蒙
聖採隨諭禮臣卜吉則
皇上自今庶從事于學矣故人　主非不學之患而收實
益之難臣謂學有日講講有日益願

皇上當自克其難學先立志古人可作今人亦可作日夕
乾惕必欲潛心講道論前王學病厭常今日進講明日
又進講雖鳴學孳猶望立見講臣再罔循問學戒自誘講
或信心講或未信心窮寐思服務期旁通講義不愧師承
以人主之尊下學則講之久惟恐君勞講之直又防君忌
而精神不鼓意氣全損奈何喜講官之片晷獨情浮言完
事荒如流之歲月貽莫追之悔恨爲耶君克其難而臣不
難矣臣有其難亦當因君之克而共克之矣綺語連篇聽
之神倦簡易說理明白敷觀反可煥發　天聰更可開拓
睿識並能補秘　聖修堂簾隔而師道益尊總宜勿令

君心太苦乃講習尚未終事可寬吾君之敬有退志而君
將罷席乎向前已費講解可以任吾君之過目即忘而不
一覆考乎情氣稍乘講期偶輟獨不可尋方振起盡其力
爭乎臣克其難而君受其益
君受其益而臣亦予其名順
皇上與日講諸臣交勉焉有如撰謨疏修辭文章何徒飾
耳目　君德成敗治道張弛畢竟何如亦大非
先皇帝憑玉几屬望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意臣愛君一念不能無言伏乞
聖明留神省察

吏部接出
聖諭令茂
皇祖考妣
皇考升遐喪禮相繼古今未有昕
山陵襄事
神主升祔太廟大典告成前
先帝嗣登大寶繼朕登極典禮綦重尚書孫如游以一人
獨任艱煩殫竭忠猷悉心籌畫勳庸懋著勞績可嘉今特
茲簡任著入閣與元輔方從哲等一同辦事以昭朕眷優
勞臣至意其該司官著吏部從優紀錄欽此

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接奉特從傳奉來勸陳敷
聽聞誠合辭科疏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貪緣以維廉恥臣等接得即報見
部接出內旨禮部尚書孫如游同入閣辦事一時大小臣
工無不駭異僉謂宰相乃第一等官須得天下第一流人
果當輔臣闕員之日要必明付廷推公協輿論而後宣麻
有色拜命無慚即其始進之端可望匡扶之效也若孫如
游何如人哉彼其龍鍾有年輭無骨臣等不忍苛求其
生平以傷雅道但就日前兩次會推皆不預名則其無品
可知漠幾于棄擲之時覥然履宗伯之任則其無恥可知

即日大典勤渠
山陵拮据亦自職分內事非有
先朝從龍之奇遇議禮之偉伐也
皇上覃恩頒賚業已酬待不薄何致以三公爲克賞之具
九重結獨契之知驚天下之耳目輕畀鉉之名器哉竊恐
不以金甌注而以瓦注之無令會推之典盡吐如游竟從
曲徑以進其亦何面孔踞百僚之上而對天下之士大夫
乎若輔臣者既從諛
先帝之中音累累而託之特簡又播弄
皇上之威福票票而忽擬得旨藉令不知是誰票擬藉咎

知之敢爾擅權，目無糾繩之臣，手携爵祿之柄，自此而還
勅斜封無所底止，亦可爲寒心咋舌矣，伏惟
皇上收回成命，庶于政本之地清，而登庸之典重矣，而禮
臣如游，寧恐掃盡廉耻，抹殺清議，徑入黃扉乎
廿一日，甲子敗酋撫安○右通議呂邦耀奏曰，臣 仰見
皇上天姿凝重，虛質安詳，具不世出之姿，真大有爲之主
主，臣諸臣陪 駕，召對不時，既盡會君相于一堂，自可聯
宮府爲一體，超三邁五，夫復何難，臣 所慮者，外氛未殄，內
難頻仍，
神廟之杯土未乾。
先聖之烏弓又墜
太后慈顏具臨
中宮敵體未逮。
皇上獨處深宮，隻形孤影，有懷誰吐，痛痒誰關，孰爲屬毛
離裏之親，孰是推心置腹之輩，滿宮宦豎，有賢而亦有奸
終日嬉笑，可窺而亦可借，或探
皇上微喜微怒之情，而順爲不逆之勢，或乘
皇上極重之勢，而藏其不可詰之情，我
皇上四顧躊躇，莫之適向，欲用人而不知其人之可用，欲
行事而不知其事之可行，欲賞有功，而妒之者或使不在

君側，欲罰有罪，而護之者或爲代文其奸，雖未必盡有此
謀，恐宵小計不出此，臣 願閣部大臣各合詞以請求
皇上將近習所奏之語，一一記之于心，于召見大臣之時，
一一咨之于衆，披誠以露其隱，霽色以歛其威，察其人之
言如此，是乎否乎，朕欲行此事，而一人贊之，一人止之，止
者是乎，贊者是乎，如父母之問子，家主之問奴，令其明白
條陳，大家商確，諸大臣受
先帝寄託之隆，誰敢顧惜含糊，不爲
皇上出力，且
皇上業已降志以問大臣，自然遜意以陳，司票擬者曰
皇上衆何事，臣 代爲分猷，司賞罰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功，臣 代爲旌能，
司糾慝者曰，
皇上的見何人有罪，臣 代爲祛黨，如孝子之事父，色色留
心，如臧獲之爲主，件件置辦，喜起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
在大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虞者一也，臺省有章奏，類皆讜論嘉猷
皇上不能一一而披，左右豈能條條而解，必須講官開發，
方可明白無疑，但不必褒浮，莫不切之講論，亦不必引高
遠難行之故事，擇其或關君德，或裨民情，或可嘿觀肯小

之陰謀，或可明耿乾綱之獨斷，人人可師，事事可行，庶幾

語常言閒發粗枝大葉，

皇上聽之不厭其煩。義正詞嚴，諸臣聽之咸有所憚，且每

日輪流給事中一員，專管六科章奏；御史一員，專管十三

道章奏，講官酌而陳之

皇上即將每日講筵光景，使科道信筆直書，當日發抄傳

播中外，則出口入耳，既可受益于大廷，虛往實歸，亦可警

心于燕處。他日相業即在今日講臣之中，今日空言即可

他日見之行事。啓沃盛事，不讓前人，此其責在諸臣，而使

皇上無孤立之嘆者二也。

皇上不利于左右

皇上聽之必喜，左右聞之必怒，雖至易者亦至難，斷之遂

皇上雖至難者亦至易，行之即是，又何疑哉。臣生長京師，

曾叨諫職，身依日月，心廑丹霄，出位沽名之嫌，臣不敢避；

近習側目之禍，臣不敢辭。懇乞

皇上採擇施行。

戶科張國祥上言：

皇上踐祚以來，言路太開，嘉猷日進，保護

聖躬者忠肝披瀝，不難斥 宮闈之親貴；肅清仕路者義

憤激昂，不難侵 宗勳之大臣；慮周邊防者直發氣概吞

難擒師中之長子。

聖主虛懷以納受，中外戢志而敬從，惟昌言之無諱，何啻

治之不臻。臣謹廣其義而申言之，則僻倖不可不預防也，

相業不可不更新也，將略不可不早定也。請竟其說，自昔

輔養君德者，惟慎選左右之爲急，有道之世未有不親近

忠賢者也，失德之朝亦未有不狎溺宵小者也。何者？彼其

地近而情暱，上之嬉笑怒罵無所顧忌，易開狎可乘之漸。

下之窺伺迎合無所隔絕，聲色貨利，狗馬戲獵，沉湎爵[illegible]，

珍奇玩好，一爲所中，始而蠱惑君心，繼而盜竊國柄，覆轍

相尋，歷歷可按，如

武廟初年，夾輔得人，固可與大有爲之資也，惟其寵信劉

瑾輩

顧命之大臣逐，忠直之司禮逐，太阿倒持，威福任意，濁亂

朝綱，流毒海宇，大盜藉以爲名，神器幾于震動，雖旋就誅

僇，而府損匪細矣，我

皇上英明天挺，萬一不至于此，然慮患當慎其微，蟻穴之

潰可炬之燃，尤泥杯水之弗用而滔天燎原之是憂，何況

之不早，此時

聖心如山下之泉，初出之日慮爲泥沙雲霧所彰，泥耳。願

皇上于從容暇豫之際，莊敬自持，老成是倚，如有倒媚庞

薄嘗先巧中者輕則降調重則罷寬庶幾
聖體清明
聖躬培養從此親信儒臣講明聖學堯舜之盛德大業基
于是矣臣所謂僻倖不可不預防者此也國有內閣之任
即古宰相職也朝政之污隆世道之否泰萬姓之慘舒四
夷之叛服詎相業者執此以定殿最輔臣方從哲獨相七
年試請自省必不慊于獨知何惟于人言之踵至也
皇祖之朝動輒以無力回天自解當此
聖眷優隆言聽計從之日豈非輔臣得效時乎如近日東
省傳宣益覺大排公論群情猜疑咸謂票擬之內懸寓[illegible]

陷言官之心職以為輔臣受
兩朝顧命無補浴之功而先行推殘之術稍自愛惜不應
如是臣不敢苟求以傷
國體但願輔臣滌心滌慮開誠布公勿聽佞而仇直勿專
靜而寒淵以精白事
明主以沖虛資僚友以至誠惻怛之精神疏通于宮府之
間明開其善念而默寢其非幾以廣大蕩平之赤悃推于
縉紳之腹融化其偏邪而合歸于中正以清介端嚴之風
彩薰被于百司庶臣四海九州之人心變其貪競而盡還
于恬靜將蠻夷慕義而獻琛反側稽顙而悔禍弭滅中興
之上理為中興之良佐勒竹帛而光青史是在輔臣[illegible]
念間耳不然僻息之榮華易過千秋之衮鉞難逃留責可
戀名節亦可惜也豈以輔臣之智而不見及此乎臣所謂
相業不可不更新者此也中國制戎之策不外勦禦兩端
勦非幸勝于一戰也犂庭掃穴雪恥除兇而後勦之局始
完禦非嬰城以自守也來則禦之使去去則不敢復來而
後禦之局始完今熊廷弼經略遼左修築開濟鼓舞[illegible]
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無用之兵糜難處之餉
不至疲敝閭左以為根本憂遲之數年未能滅功于勦猶
冀收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褊諸臣論列業無[illegible]

義奉
旨行勘無容再贅矣惟是臣所慮者經略更易之際乃敵
人乘釁之時正宜聚精會神料理防禦而三臣並出冠蓋
絡繹文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之策毋乃[illegible]
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明據臣愚見此時要
緊惟敵是求仰藉
九廟威靈剿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勞未
減不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僨國之
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此擾攘
之舉也今日急務亟令袁應泰條上方略或能任勦或能

任用若干兵馬若干糧餉限若何年月結若何局面遴
廟堂之上再加審擇如不可用速宜精選才賢者另簡賢
易勿貽將來之悔如果可用亦當寬其銜轡共爲供揆徐
觀後效之成順應泰精籌彼已速上方略令日之[illegible]取
後來之契券何不可早定也
二十四日丁卯殯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勖勤宮與殯鸞稍
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殯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 皇妹
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編脩錢謙益復官

南京御史傅宗皇奏曰伏惟
大行皇帝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俱起薄海
內外翹首歡騰鼓舞莫見太平悠久之治實孜孜矣詎虞
弛疾數日遂於
彌留遠邇臣民聞報之日無不含悲飲泣追恨當文昇用
藥悞
聖[illegible]思食其肉而寢其皮臣 因是以細詳之聞崔文昇之
悞藥爲無心耶何以調護有年不聞用藥悞事乃於
先帝聖體偶恙之日悞投尅伐之劑遂至興食俱廢脫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蒸適布流言謂

先帝與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悞聯之愆而爽然於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爲有心耶
先帝仁聖早著恩澤周被即如置文昇於禁近慨然託以
玉體之重待之不爲不厚矣文昇何忍遽忍爲此意者幾
微與竅之中別有爪牙憎結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哉
并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挾以至於是未可知也今文
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帝長君賤祚
鄭貴妃以
皇祖寵貴總住在宮未聞迁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多先宜引避遣往
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爲名今查浹月以來所屢遣者何
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帝於寢疾而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帝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司禮監應爲查出與文昇一併
勅下候三法司會司禮監閣部詞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
俾之廷鞫根因分別正罪然後家法不失
國憲以明縱
先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涵曉而毋留疑端於後世亦

經畧熊廷弼交代疏曰蒙
天恩允放回籍聽勘又蒙
旨着令新經臣袁應泰刻期到任管事而臣可以交代行
矣但往日交代止于交付印信令旗令牌冊卷等項一番
牒足以了事而今日交代則臺省諸臣象臣以彼壞遼遺
他人欲勒臣于關外自拔者既欲逐臣去又恐去後事體
難料而臣始不得不將應代事情一一清之于
皇上與新經臣交付明白立案而去矣去秋遼陽以北棄
城而逃遼陽孤城而今日自瀋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
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客商難民叢集
此交代之人民也前撫開鐵蒲伊汎等城咸爲賊陷或致
自棄雖未遂復而瀋陽棄城也今復守奉集棄城也今復
守寬奠靉陽長永寬奠皆棄城也今皆復守而遼陽無論
也此交代之城堡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
萬人瀋陽戍兵萬餘人今援兵數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
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海運俾貢車牛夫
役催趲置辦皆足供餽新餉與臣毫不相干非據餉司揭
報自臣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主客官兵料糧
并公費等銀止用過二百三十一萬餘兩兩府廳報本色
米豆止用過六百餘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兩之說

是從何來經畧徑于錢糧舊管宴賞欽賞賞功優恤各存
剩銀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新收職帶來犒賞問科助修餘
臺開原道募兵存剩地方輸助紙贖寄收南戶部等衙門
輸助并三次欽賞內除一百萬內分去餉銀六十萬兩犒
邊餉賞三十萬內分去十二萬聽撫臣分賞額軍外共計
六百十八萬四千有奇以上管收之兩項通共六百三十
九萬七千有奇職與撫按關臣陸續支賞開除過四十六萬
一千有奇爲新經臣犒賞之用俱問監軍道管糧廳細冊
存照而臣亦未嘗虛糜也此交代之錢糧也各色軍器除
疏請內庫各討各邊不計外打造過滅虜大砲[illegible]
色上者以數百位計百斤七八十斤以數百位計百子砲
以千計三眼銃鳥銃以七千餘計盔甲胸包臂手甲梁以
四萬五千餘計戰車以四千二百餘計鑄刀鏟又以二萬
四千餘計鐵箭大箭以四十一萬餘計弓以五千餘計鍬
钁斧鏟以九千餘計鋼輪火人火馬火鎗萬餘敵砲以十
萬釘撅牌楯刺馬鎗等項無算皆詳具各司營細冊中而
職不能悉數也此交代之器械也自丁家泊斬擒西虜而
秒花三十營不敢入犯自長勇臺撫煖兎二十四營而東
西虜不復交通年餘已來河東有犯搶否半年已來增報
東西合謀入犯否不知是閣臣[illegible]宗文五萬出關四千遺

慈之力柳職糯麋之力也此交代之西虜也去秋九月奴
賊立欲犯遼陽臣親往撫順指點山川佯示進取而賊奴
畏不敢出四五月間臣親督兵馬瀋奉修守以備賊賊亦
懼甚悉撤東邊反老寨諸夷于新寨合力拒守防我進勦
頃者搶掠棄餘村屯糧食乃窮寇坐守救死之計奪取遼
陽已絕口不道欲攻瀋奉又畏我砲車打擊計惟待我進
勦背城借一而賊亦情見計屈矣此交代之奴賊也然而
其大景也何一件而非職大聲疾呼爭口鬪氣所得來何
一事而非職廢寢忘食吐血嘔肝所幹辦何一處而非職
身親脚到口籌手畫所親按一切地方極繁極重極難

職自遼才數年經營不定者一年而當之而為臣者亦難
矣一特禍絕蠢隊虜勢漸定天時人事亦似有為之好機
括惟只將懦將虜兵弱兵少八字不得湊手額臣私與各
道議曰祇使將勇以智兵強且多自當建大將旗鼓整衆
一剪賊擒王滅此後食今兵將既未可以與此便當尋六
用慱用弱用少法與賊對壘相持漸進逼而別從他道擣
巢以殺其勢而亂其心可坐而困也七月習遣監軍道高
出親往瀋奉與諸將帥審議今冬揚兵撫順以張其勢明
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扎三大營于撫順城下衛以戰
車環以木城對賊五六十里彼此相持勿輕動別遣毛游

各兵出寬奠川土各兵出清河入搗勦此兩處賊無重兵
可衝衍無阻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不出一兩月
間必有內應而起者一應軍中稻棚帳鍋口斧鑊繩釘之
類已檄諸將秘辦停當即土城不能遽築惟用木城亦檄
諭每軍砍木一根聽候各道謂今冬宜進者職謂冬寒軍
士暴露冰雪苦寒當俟春煖且此時賊而有食度明年四
五月必盡有謂先出招降榜文者職謂人情不逼急則不
降我兵不臨邊則不急縱使降而我無以應適為賊所覺
察反以阻其歸順又有謂今冬當出寬奠者職謂不如重
兵撤撫順賊猶得分兵東應進賊非部落無食無糧無敢

又搬運木石包築山城甚苦填又縮新寨十數里另起一
城而諸夷甚怨之若我有舉動勢必內潰然職向不欲明
言以佚中外之應援速臺省之催戰今到此地位不得不
言而猶非臣做出機說初意也然撫順之相持自守其所
不能攻別道之夾擣攻其所不能守即明言亦不妨者新
經臣到遼陽時臣亦細細商說頗首肯而不以此為謬此
又交代之方畧也人家有盜刼火燒者垣墻屋壁什物財
帛僮僕焚掠罄盡其主人東丐西乞操作攻苦撑支成立
家當亦斌自己受用無奈宅不安人嘗生疾病又為官訟
誣擾而欲指之以自不得不舍之而他適如臣今者實難

于堤河東地方係臣重罪幾遼家當係臣新造豈不顧自
收其成無奈禍過災生勞積成病既爲二竪所逼而挑竄
文又爲劉國縉等內主鼓煽諸臣百方傾陷爲奴酋效驅
除首劾雖欲不家勘而去亦焉可得哉趙充國因兵成國
之大事老臣何嫌代之一時之闕不爲
陛下前言今日之事軍民不得言同事畏不敢言職臺書
諸臣益真謂遼破壞愈荒張亂壞阻制後來不得行事經
願諸臣勿以破壞爲他人慮也乃若臣爲他人慮則有後
年來
瀚瑩議論全不害軍中精實爲第恐嬉賊報緩恐[illegible]
前冬去春賊以冰雪稍緩輒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催戰
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比見職收拾緣定而撫
然者又復鬨然急急責戰矣畢竟矮人觀場有何真見竊
謂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子若如向前漸逼之法
雖武侯復起不易臣言幸聽臣言無輒催促而謂敗兵之
將不可語勇如進兵撫順清河定築土城爲二三年之計
前議未城乃進搶其外以修築而非其特也築城定須册
軍士勿以臣爲戒若又言軍只修工不殺賊則順必不可
操賊必不受偏雖守瀋奉十年何益豈臣之所爲新經臣
慮也今之兵馬多不中用且少亦足用乃臺省言再不可臣

以後調空諸邊兵不可一日不用則餉不可一日不備乃
臺省又言再不可騷費空海內信如斯言恐他日徵調更
多騷費更大遼必喪二者之手戶部新餉銀兩當應時給
發兵部馬價案蒙工部器械打造各銀兩尚設法處若
仍前咨討不理如工部不言不語俾批咨回兩字以搪塞
悠悠泰越遼必喪于各部之手如兵餉必不可再徵權兩
必不爲處給戶兵工三部臺省諸臣當責狀存案算發以
失悞專罪經略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一切調發完
須查例往節制各省鎮得從便挑選精銳以裨實用鎮邊
諸將有故推老弱搪塞不遵者即以酋簡從事請[illegible]
得發處以至器械甲仗馬匹軍役之類皆得惟吾所調而
無不如意無不掣肘前與撫臣黃嘉善言善謂各鎮有尚
書者作於豈有節制尚書之理問之但發一笑若自固其
權而不予經略專筭該部但發一咨出門便了已事各省
鎮但推老弱出境便了已事職詞再調十八萬亦不中用
良非虛語此又職之所爲新經臣慮也年來用杜松用李
如柏李如楨哉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
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事當聽地方官爲之彼既處
內地者重權自能區處停妥幹辦緊急何用拾帖括語徒
亂人意而一不從輒艴然怒謂人則復若爲同年姻親遍

央保舉不遂而輒參人以伕僨老成如此更覺新奇至于
領兵出戶遠制僨師自是大將之罪而必望經略以[illegible]
來文臣領兵而失利頗多並未見科此法至于寧[illegible]
有無隱匿自是道將之事猶不可爲經略過求書諾難從
議論不省文墨不覓則經略必無所措其手足此又臣之
所爲新經略與封疆并國家爲慮也伏乞
勅下兵部將臣疏立除仍將臣所慮事宜着
令該部議覆以便新經略展布此亦臣去後無已之思也
所有原領
勅書符驗理宜繳還乞卽
查收
給事中惠世揚遇災陳言曰邇者天心仁愛災異一號殿
之燒燬高勢甚可畏竊思
皇上登極甫日有異氣閼日之異滿朝臣子相顧錯愕然
未有言之者蓋以天心正恭
聖德方新變出偶然不當遽以危詞動
聖聽曾幾何時而火災又見告矣臣愚昧敢一言以[illegible]
于交修之實則爵賞之當裁也黨禁之當開也況[illegible]
議也武備之當修也民窮之當念也
聖祖

先帝相繼賓天
皇上應運嗣服爲人臣子喜痛並切竭力從事自是本等
職分而叨恩踰涯如方從哲人言以爲嘖嘖何物禮臣又
嘗鼎鉉異數也說者曰夜半宮麻已成故事何獨于孫
如游疑之則一長再慊臣有餘愧焉如游生平固無大過
當此非分之獲卽宜懇辭求去乃戀戀大物聽從哲秘傳
借
皇上親暦冠婚大典徽
特旨以爲進身之符多見其不知量而暗于大道矣古有
遇災策免三公之事此正其時也而名器可不惜歟[illegible]
剪除異己自許摒擯有指之爲東林之黨而處之者有變
而爲西北之黨以處之者又有目之爲
東朝之黨而處之者夫言東林則東林耳何必借事于西
北言西北則西北耳何必殺雞于
東朝乎
東朝危視
君父於親諸臣若高攀龍劉宗周孫居相劉策王之采陛
大受禁草木朽枯追不見用則貴論之所以憤憤不平也
聖朝無棄人何堪曠之途不可其游而傾擠無已時乎
國家多故非官之患而官不盡職之爲可患也巧用人而
掘程材器持議而疏課績至此特鐵亂不勝言矣劉國縉

之費，軍需以應軍冒資糧，所謂無益而反害之者也。節餘
光祿索貢經濟，竟以當事者處置失宜，練兵未底，遼遲長
安道上且資貝觀之，而又以添一海運，使無濟于轉輸，徒
滋其煩擾，是亦不可以已乎。奴酋犯順三年于茲矣，言策
者欲爲取勝于廟堂，而言力者未能決戰于原野，終日言
兵，兵不足，終日言餉，餉不足，終日言道將，道將不足，遂竭
天下之精兵聚之遼陽，曠日持久，爲自守計，庶幾其徼天
下之幸，以保有殘土乎。而賢寧而山海而薊鎮，何處不當
宿重兵，何處不當有重將，乃于京師根本之地，不一加意，
令陰巧險猾之許弘綱入司戎政，將以千二營爲委曲狗

人之資，脫且立見，而武備何時可修也。遼難一日未平，加
派一日不已，來我軍人竭力以事公家之急，而不肖有司
因之爲利焉，見年而爲逆年之徵，地不論肥瘠，糧不論遠
近，年不論豐歉，丁不論有亡，槩立科條，肆行督責，夫民也
父母妻子衣食，而能不相率爲亂乎，薪蘦而火滅，木實而
穴枝，衆隨之，是可不爲之寒心。臣言之止此矣，願
皇上當此多難之時，深思開國之道，勵精圖治，以養天和，
諭令閣部科道等官公忠體
國，毋聞俘門，隱伏其情，自處于可議，姑塞賢路，顛倒其術
示人以可疑，毋婚衆非而恣獨是，姑勁遂吝而忽近憂，將
見政本清，壅塞通，內外皆師師濟濟之選，順治歲嚴天威
奏效，何般憂之不可以終
聖而災異之不化爲吉祥乎
九廟神靈實式憑之，而
先帝默佑感格，又在尋常之外矣
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弼功罪
南御史李希孔糾閣科疏曰，方今縣寓之內，多未安者，而
最亟者無大于東事，調兵徵餉，所在騷然，此一時也。蒙
神宗皇帝特起熊廷弼于田間，不次之擢，不御之權，孫豢
史而蹴躋經略，

賜劍上方，洊加卿貳，從來臣子之遭逢莫盛焉，不虞廷弼
之負乘債轅一至此也，蓋其傲祀高踞，獨智于雄，群策群
力，嶷屈失算于是，而志益驕，虜騎紛馳，殺掠時告，躁躡之
餘，陰晦之夕，厲魄吞冤，鸞鬼哨聚，戎索日乖，邊計日短，青
瑣繡斧之臣，熱肝竪髮，白簡霜飛，前後嚴劾，殆無剩吻，
皇上赫然震怒，擇遣風力科臣往勘，竊計廷弼憂者之罪
狀，昭昭早懸之衆目，旦夕之罪案，凜凜將著之冊書，豈可
無庸再容，夫庇足者獨恨陸好閣臣姚宗文府與閣寄久
家莫發，臣靜觀旁覷，傷心結臆，居代謝稱已，稔而竟未見
有睿半紙一爲

皇上陳說者，臣心鬱鬱，不能自安，幸叨南臺之選，辯駁非殺，粗諳質言而縷數之，可乎。人言宗文生平詐為蓋世神奸，雲翻雨覆，鱗甲滿體，一切窮奇，臣皆不問，只就閱視而言。夫疆圉之任，畀之經臣，監察之柄，畀之按臣，而復添設閱科，儼然分席，且以踞于其上，寵靈之任使，逈溢尋常，擔荷之烜赫，倍難報稱，為宗文者，飲冰在念，當何如綜核，何如詳慎，庶幾不辱

皇上之簡命，爛然有光于任使。而宗文之意何如也，逐穢之啖，谿壑難填，巧借閱視之急，徵稱科之命，而膽落于出關，愴怳了事，有如遊子之急急赴家者，獨是借閱視提眼為

搦之轄而計精于鑽究，俯仰依人，有如駿商之孜孜登壟者焉。臣　迥其事之日，一味含糊，渾身躲閃，挈瓶之智幾何，坐井之窺不廣，以夷攻夷之策，有何劈畫，豈得虎豹之要領否，金帛之賚，有何下落，果得亡夷之種類否，四千之金，浪而擲之于虜穴，反羈其後，犄夫靡而廢之，不惜其逝波，還而按之，復落如捉影，如此等事，果其合了，欲取向與按挑引現之妙否，此猶其小者也。最可恨者，士事劉國縉主用遼人，事事決裂，遼廣之恨，不啻人骨髓矣，而挺身護法，絕無一字之摧敲，豈非背公之私黨，自棄賣國之隱衷與。周永春干沒遼餉，紛紛破冒道路之口，亦既講瀾翻矣，而

竭力周旋，更多危言之褒頌，豈非首尾牽制，不禁淥鼎之厚顏。若乃迷心失性，如昏如醉，不可解者，復三事，披甲荷戈垂二十萬，一旦而畢舁，論技長之參錯，工拙之懸殊，咄嗟之間，勢難猜核，今置宗文于前，從使之按籍呼名，從朝至暮，大約僅料萬人，而義御已入虞淵，餘多許將若之何。中外杞憂，斷斷訝邊儲之虛，掛尾閭易洩，漏卮莫供，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容草草作孟浪者，且何以詳于河西而獨略于河東也，一不可解。當其報命，謂宜米鹽細瑣，鑿鑿入告，諸弁或功或罪，功不蔽其罪，罪不蔽其功，士卒或勇或懦，或強勇而易以折，或雖懦而尚可鼓，器械或利或鈍，或

利鈍之相詭，城池為金為湯，或且為傾隍，若帶若礪而不可恃，諸如此類，蔽無一語及見，諸臣殫劾，延弼虜無完矣，觀望徬惶，懼將自及，始乃微吞數語，且復巧托處錄，而謂明轉之後，太常之班，非慨慷論列之時。夫太常不可譯諤，前此在閱，誰禁之而使不言，當言時既不能言，不當言時又不可言，閱視之體，毋乃為駢為枝，真濫竽者乎。二不可解，一切錢糧有無，虛耗不清，刷是何上危抑有別腸，及見計臣之駁查，復之曰，吾未有戶曹之款，不知所對，是宗文不能任閱，戶曹乃代為之任，重甲厚顏面孔，羞澀何以見人，有如戶曹不結，宗文欣然得計，將終不報乎。誰司閱視

而模稜若是三不可解又最可嘆者廷弼自知有罪百口
解免計無復之強臺省糾參公疏盡卸之宗文坐爲鼓煽
挑激宗文股慄嘵嘵致辨推而遠之惟恐粘着嗟嗟廷弼
愚矣臺省自臺省宗文自宗文臺省未嘗假宗文爲縱
之主廷弼何得借宗文爲護身之符也宗文亦愚也廷弼
自有廷弼之案宗文自有宗文之案經略之案作何緣故閣
視之如狀無計求寬亦不得援經略之罪狀相掩也此來
公忠發憤多爲此一方聚訟盈廷幾傷 國體而後倖得
另逆科臣符勘之旨職每訝之遂事之爭廷弼誠局中之
罪畧宗文豈局外之等閒前日之閱閱遂事也而國廷弼

亦在其中今日之勘勘廷弼也而勘宗文已寓于內假令
宗文前日之閱黜陟功過判若列眉何至復煩今日之勘
既有今日之勘豈無事而之有事惜譜而致牽駐又何取
於前日之閱罔上行私宿奸養亂疆場之隱蔽滋紛朋黨之
葛藤不了誰閱爲階宗文可勝誅耶總之年來賞罰不明
是非倒置即如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如禍之李維翰不
從逮繫之科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罷
鼫削之律國法安得不弛公論安得不鬱今若再置宗文
不一按核其罪異時有藉尤而效之富貴非惡誰肯孤行
分意矢公司直挺然爲縣官任勞任怨備緩急者而國家

尚可爲哉御史言事例得風聞乃職此疏[illegible]
身上行事指出或屬道聽之耳且共見共聞或就宗文[illegible]
奏牘自吐自露薄加指點即揭日月單詞隻語並非分外
假借粧餙而小人之肺肝全然托出于斯矣伏乞
皇上即勅部院從公查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姚宗文[illegible]
賜罷斥以爲人臣陰險不忠欺君誤國之戒職獨犯奸[illegible]
自知不免然蒙
聖恩拔置南臺思以此身報塞竟無所避推
皇上省覽施行

是時科宗文者科道毛士龍劉有[illegible]
[illegible]深滿劉有當屑不當之[illegible]

之以駁楊漣若照御李希孔一疏再疏至于三疏廣明
陰姚疏甲一人推敲各選唐升阻抑考選諸罪狀不遺
餘力但盈廷之議總之從閣道一事而起故存有疏以
見公論至十後二疏成心攻發可無錄以志消厚之道
給事中趙時用奏曰 臣惟國事之是非利害不塞于上聞
而廟謨之決計剖分無患于下阻者皆賚于議論然有塞
之而不間聞之而實壅求其下之無阻而勢不得不阻者
亦此議論爲之夫議論何常哉要在持論者就目前之緊
要施對症之針砭或急或緩當輕當重宜唱宜和可闔可
休毫不參以成心而
廟堂之上秉至公至虛爲之斟酌庶幾可以定國是而君
情無所搖若今之時事有議論无定而不必追尋者轉甚

之說是也。年來之搶擄不休，既已兩受其敗，今且之[illegible]
方定，豈可再觸其狂，非但不可張之口喙，亦且不可[illegible]
胸中，若有分別彼此之心，必且復激玄黃之戰，黨之一字，
爲害萬端，有議論未定而不當爭鬧者，勘遼之事是也。若
戰固先自守，長守便須用奇，以去年之瀋陽棄而復[illegible]
城危而幸安，不可罰經臣無勞；若今歲之村屯明明[illegible]
軍馬明明損折，豈可謂言出于虛誣，總之無謀之帥，不足
以遏強夷，或以前日之勞，不足以蔽後罪，但平其氣[illegible]
自明，有緩之實急而不可不議行者，屯田之利是[illegible]
之釁已懸，加派之法難罷，若不屬荷戈[illegible]

必使轉餉之民愈困愈窮，及今講求，猶慮其晚，非實任者
何以舉行，急之實緩而不可不議精者，練兵之制是也。但
說練兵，何曾得手，京營惟知吶喊放砲，邊士無一衝破鋒
敵，如奴酋之羣醜，計不過五六萬，而瀋奉之屯聚亦僅可
以相當，然此曹至于見怯而不敢往，彼且恃強而敢數來，
若使訓練扶戢，何以縮恇不前，有至重大而當執其敬者，
郊廟之禮是也。陟降對越，乃饗帝尊祖之精誠所通，而必
躬必親，猶[illegible]
新主攀稱之殷禮，當舉若必在衰絰之中，未可遂行郊祀，
則安有爲天之子，必待卽吉之處，一有寬假，百事凌夷，舉

朝歷訴事，豈雖偶有至郡至府，而不可覓其議者，禮制[illegible]
入閣是也。爰立必繇會推，資緣終是倖徑，孫如游素無[illegible]
望，不應驟躐揆階，若使半夜之斜封，遂爾靦顏就列，則是
枚卜之大典，可以聽人攘取，非褻其麻，何以勵耻，此苦議
者之事，爲臣輩所職掌，持其見而進之于
廟堂，至參各勿而主持議論者，則輔臣事也。輔臣雖賢，必
不能外臺諫而採公議，臺諫卽素望輔臣，亦必不求務於
公議之外。首輔既杜門請告，則新參二臣自當力肩其[illegible]
三輔初任，時人頗想望其丰采，乃近日有數事不無模稜
與外議相齟齬，甚且以票擬之權，移之于中官，混[illegible]

失職掌，不肯力爭，遂有交通之議。三輔于名節，當不致其
然，亦不可不防其漸而逐救之也，以
皇上沖齡，中外搆疑之日，惟是輔臣是賴，藉云輔臣能盡
其職掌，以爲主權重，臺諫諸臣各效其議，以左右匡扶，而
爲輔臣薰，大小秉忠，物議不肅，則
國是自然畫一，而太平不難力致，伏望
皇上責成二輔，使其每事秉公，奏關而
皇上亦宜虛衷聽納，無以內批爲慣常，臣輩亦得失忠于
聖朝也。
尚書黃克纘奏略曰：臣法官也，欲擬法款人，必使其[illegible]

罷于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illegible]
拾得珠結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實者[illegible]
首哉獲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過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　臣願
皇上爲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思母德[illegible]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illegible]
先帝欲册封選侍爲貴妃其匣中秋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乎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内犯王永福
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點差管事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
部如何輕聽姜昇等一面脱罪之詞不如昇等平日罪狀
多端今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再不
必瀆陳克續又上言曰臣于問擬王永福一招有擬充淨
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者八人監
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臣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

欲逆恩干[illegible]
皇上者擬辟
先帝之遺愛行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故有履后土而[illegible]
皇天之語盖以父母並尊事有出于念母之誠而遂有[illegible]
乎忘父之遺者必委曲周全使渾然無迹方爲大孝此[illegible]
嚴慮之恩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彰之今[illegible]
外本無事因靈犯而多事卿非黨李氏之人而遑詞偏[illegible]
不顧君父者僭有之耶朕論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illegible]
新論發處
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内蕭然景象以爲郡邑如是而都
部復然以爲城市如是而村屯復然凡父老相聚必曰三
五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矣思我
國家深仁厚澤超絶萬季二百餘年民不知兵謂宜生養
休息與日俱盛而乃云漸不如前其故何也或者水旱頻
仍民不堪命其虚實凶豐然不盡若陽侯之波祝融之焰
也或者謂民實淫巧自致耗損而其實奢者自奢朴者自
朴不盡皆輕衫花袖雕鏤器工也然則百姓何以日窮亦
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紀疏耳臣請得以細數之六
部條貳二十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爲外府收糧者[illegible]

爲性命覷性命如草菅如錢若糞其人者曾不見有盡洗
之遣遺資格一字眞如鐵壁銀山公道一言竟定土炭塵
飯吁可嘆也可恨也卽行取曠典而九載理官一塵不染
之鄭維璉尚爾棲身于冏署京堂與滿而三年學憲淸標
孤聳之鄒俊亦始掛籍于南藩而軟滑無骨晦默藏身或
占勝負以爲趨一似形神之無主乃取京卿如寄勸懲未
當此烈士所以灰心而礎夫所以滿志也伏乞
皇上念吏治關民生以激濁揚淸爲今日第一義內責銓
司外責撫按不問資格不立限期但有極淸者特擢六六
次以爲楷模極貪者立逮三三人以爲殿軍褫誅而併徵

前姑息奏數一筆盡勾耳目一新而又嚴諭在廷諸臣肅
然澄淸無恣外吏得以借口實庶幾吏民有起色乎以今
何事不苟且何法不凌夷卽如陷城隕將之遼撫尚鼓腹
而樂鄉園叱咤設焉之經臣又公然而過
闕下當局不言之閣視又安坐而享淸卿至若望三台而
流涎忘萬口之共唾者豈權後之彈章爲催官之占兆哉
以一日之黃扉償舉朝之白眼考之典故實未經見又何
推豫稼小臣齊瘖而逐臭也哉臣愚無所知識凡一切措
養
聖躬嚴杜中旨消異同之見追師濟之風諸臣言之已悉

無裨臣之瞽陳第見吏治日壞民生日迫故敢不避煩瀆
謹效其區區如此冒昧上聞惟
聖明採擇